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四册目次

青社黄先生伐檀集二卷 （宋）黄庶撰 明弘治葉天爵刻嘉靖六年喬遷等重修本 〇〇一
劉原父公是先生集不分卷 （宋）劉敞撰 清鈔本 〇三七
錢塘韋先生文集十八卷 存十六卷（卷三至十八） （宋）韋驤撰 清鈔本 一六九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三十卷 存十二卷（卷一至十二） （宋）馮山撰 清鈔本 五〇八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 （宋）祖無擇撰 源流始末一卷 清初鈔本 五七八

青社黄先生伐檀集二卷

（宋）黄庶撰

明弘治葉天爵刻嘉靖六年喬遷等重修本

伐檀集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黃庶撰。庶字亞夫，分寧人。慶歷二年進士。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後終於攝知康州。黃庭堅之父也。江西詩派奉庭堅爲初祖，而庭堅之學韓愈，實自庶倡之。其和柳子玉十咏中怪石一首，最爲世所傳誦。然集中古體諸詩，並戛戛自造，不蹈陳因。雖魄力不及庭堅之雄闊，運用古事，鎔鑄剪裁，亦不及庭堅之工巧。而生新矯拔，則取徑略同。先河後海，其淵源要有自也。惟開卷近體諸詩，乃多不工。觀集中呂造許昌十詠後序，稱造天聖中爲許昌掾，取境內古蹟之著者爲十詠。其時文章用聲律最盛，哇淫破碎，不可貴，其於詩尤甚。士出於其間，爲詞章能主意思而不流者，固少而最難云云。然則庶當西崑體盛行之時，頗有意矯其流弊。故謝崔相之示詩彙一首，有淡泊路久荒，其繪鏤檫膏之句。擬歐陽舍人古瓷一首，有蘇梅鸞鳳相上下，鄙語燕雀何能羣之句。原註：蘇子美梅聖俞同有此詩。而其古文一卷，亦古質倔勁，頗具韓愈規格，不屑爲駢偶纖濃之詞。其不甚加意於近體，蓋由於此。非其才有不逮也。其集自宋以來，即刻附山谷集末。然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古有明訓。列父詩於子集之末，於義終爲未協。故今析之，別著錄焉。

伐檀集序

江夏黃庶字亞夫其少而學也觀詩書以來至於忠臣義士奇功大節常恨身不出於其時不得與古人上下其事每輒自奮以為苟朝得位夕必行之當使後之人望乎已若今之慕乎古也既年二十五以詩賦得一第歷佐一府三州皆為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於君可以補於國可以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

見然而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而錢常七千問其所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暇日發常所作藁草得數百篇覽初省末散亡居多其存者或失首與尾或竄乙斷裂不可讀因取其完者以類相從而編焉題之曰伐檀集且識其愧然其性嗜文字若有病癖未能無妄作後來者皆附於篇之末云時

皇祐五年十二月青社自序

青社黃先生伐檀集上

前寧州知州婺源葉天爵　刊行

知州九谿喬　遷　訂補

詩

偶書

此心為地把書耕若問生涯指六經欲語世人真富貴胸中珠玉又無形

讀赦書

詔書一尺洗氛癘舒卷雷霆萬物驚天祇無私均雨露地緣強半是榛荊人間疾苦言堪療塞外豺狼腹未盈不是朝廷用桑孔丁寧淮只念蒼生

遣懷

六載紅蓮客差池又一年無人和白雪有意補青天肝膽論興廢詩書謁聖賢尊中古日月窮達付陶甄

山居獨酌

山寒未放春消息獨把單醪慰寂寥官對聖賢為客主竹兼風雨似咸韶醉鄉城郭燈前列愁賊戈矛盞底銷野菜溪魚隨分有不堪回首叫簞瓢

春日閒居

韁鎖身閒似未名方愚情性被春縱淵教筆硯因花廢路為亭臺與草爭野客笋邀煨短笛醉僧茶約煮新萌無時杖屨穿林去不是尋芳户一丁

贈山寺僧

犢飽浮圖山共僧蓬蒿卽獨養牛耕田務白石年常過

林印青薪歲旋生竹似子孫憐笋茁樹添松栢補風聲

眉頭粧得春來喜雨趁蔬苗粒粒成

寄子蒙授常寧令

疎率君堪愛無心宦又高身思眠白屋人勉着青袍（杜）

（溯官京師癸經史不得意賢致具官而歸予止之）號隱疑名福（前爲常寧尉自號東隱）貪

歸似陸陶常寧邑雖小應合得牛刀

靈竹（俗傳孟宗所泣竹也今爲那州地）

綠陰濃薊竹蕭然歷歷當年涕淚痕千古舜妃湘水底

必應憔悴有愁魂

山水臥屏

林泉生長厭塵囂更寫方屏幾曲間仕宦東西苦無定

此心長似宿家山

和劉卿材十詠

耕者

四海兵今息耕夫未得知黃粱不敢喫盤尚半蒿藜

牧豎

遂處隨青草坐來不識愁旱田乾欲死拍手也須謳

紅樹

幾樹濃於茜斜陽景最幽忽因風雨盡全減十分秋

野廟

中國浮圖盛祈禳漸不遏吾民非獨困山鬼恨私奢

猴子

一猴居市塵百猴居林莽士亦若不情山中亦惆悵

水鴨

憶在山中日溪邊把釣鉤相逢恐驚起招手却回舟

溪聲

至音不可收令人滯形器欲知古樂心山中此聲是

草市

衝市禁魚集應山鷄犬號問知人苦樂米價不多高

龍潭

寂寞真龍去雩壇血不乾世情多吟嗟對此鼻辛酸

溪橋

憶得別離日鄉橋挪脚斜讀君詩一轉全似到吾家

觀雪

疑是天公戲都傾海作鹽松筠知不變丘壑見無厭淸

爲詩家極寒因酒戶添冬溫成俗瘦得此勝針砭

酒

千載醇醲意長隨麴蘗新解將今日月轉入古乾坤

悶至勝良藥愁來敵故人幾盃聊酩酊五斗趣還均

登鄭氏閣

林泉無價自由身韁鎖登臨趣未直望處好山俱得力

夜應明月不孤人任從心外煩於蟻長對樽中別有春

當日若知風物勝定移鷄犬過江濱（前山皆秀可愛予家亭閣不能見故云）

立春

此日春方到春心亞舜堯勾芒如稷契大簇似咸韶衡

柄三陽把陶鎔萬物趨家家叨和氣剪綵作花飄

題八移牡丹

林上春來恰恰忙安排顏色與春裝栽培欲報應先發
根柢雖移不改芳紅藥便隨心減價黃蜂偷喜密添香
憑君剩釀看花酒待插花枝滿首嘗

探春

雪裏猶能醉落梅好營杯具待春來東風便試新刀尺
萬葉千花一手栽

節竹杖

琴鶴為交朋出入常拂拭生來節便高故有扶危力

題[illegible]來寺柱

竹風松月本於鎖閑閑人心物外情燕雀聞經俱已慣
歸來不怕讀書聲

教繼權學書偶成

文字有緣曾弄墨楚俗子生周一年其日陳食飲以硯墨金帛之具從兒戲弄聚家人觀以爲樂經時兒弄墨見采官小免咨嗟喜將筆硯傳生計不失詩書
作世家字識姓名能指點寫因梨栗不傾斜着鞭莫落
時人後三十塵埃監汝爺

次韻答王甫判官 已後長安

塵埃蹭蹬落儱官賴有詩書可自安人到聖賢由感激
國施鍾鼎為艱難須期燕骨千金價莫動黃陂萬頃瀾
窮達功名無早晚好山宜且醉吟看

致政吳侍郎晚歌詞

千里資井旨今致貞守原北淒涼一日遺為臣如廣受生子似
梟變筆硯諸孫哭謳歌幾郡思公爲養二千石秦人失太守翻

有怨天辭

荆棘二疎路幾人同撫衣[illegible]歸白髮國老歎形悕遺
愛[illegible]書滿行旌雨雪飛陝民淚落不見[illegible]輿歸[illegible]自
陝[illegible]

著中新栽竹

移作亭園主栽培霜雪姿不[illegible]桃李笑只待鳳凰知少
己留風往疎宜待月篩相看時一醉誰道小官卑

和題雲臺觀 用韻

太華疑挨帝回欲觀形勝上雲臺雪中也把銀屏立
雨後天將畫軸開景好更宜和月看客忙常是愛山來
我知遊者登臨意常恨西軒落日催

都廳誦書偶成

主人調鼎手千里刃迎虛暗使民如堵能容吏似樽無
苔眠杻械燕雀聽詩書刀筆慈無補身為白蠹魚

題公美庭前蘆

長安只說誰花好君把青蘆砌下栽鳴雁也知人好事
幾時銜得入關來

和公美李點書事

知君行縣樂經見飽朝昏禾黍富年戶牛羊落日村迹
雲者華沒衝雨渡涇渾頗得詩家助聊應慰旅魂

送石都官赴闕

為郎四十者堂有二親稀止仰官為養行應淚在衣白
雲偏行並黃犬好頻歸去有山公啓天心正似飢

長安賀晏相公生辰

衙鼓簪紳動蠻椿爲(小序)酬吾君令死舜此日降伊臯
詁文章老丹青事業宗乃朝尊柱石十里輟釣陶民和
謳歌借霖應夢寐勞案人下車樂遠迹賦崧高(公下車治五日)

次韻和旨懷

五常爲種耕情性天意字多有与無必解藝人惟藝古
地能埋死只埋愚卉莫易把詩書買白髮難停日月驅
顧我無才背時俗浮名早晩見歸途

和子玉病起遊書齋

蕭齋久不往筋力試節初窓戸塌泥鎖壁埃鼠跡書病
魔雖已去詩癖竟難除苜地欣重掃徘徊意有餘

依韻和舞陽楊令九日共川鄕同小飲之作

青帘白屋得新醅坐待村童買果廻旋撚野花爲泛菊
更尋山路作登臺世途已把灰心死罇酒聊同笑口開
多謝䘏禽知客意歌吟來往勸餘盃

謝趙太傅遺聚米圖經(圖經其子宣事舍人陶所作)

文武生賢子羌圖帝所多始於知馬援終嘆失廉頗(定川之役宜事死之)
苍鼠巢遺蔡黃埃鎖舊戈遠人猶偃蹇掩帙淚
滂沱

哭水丘隨州(無逸)

臥理隋民欲問安訃郵俄至廢朝餐泰川舊會歡如在
漢水新書墨未乾丹旐已歸人寞寞素車徒有淚沈瀾
時情冷暖元無味一臂相知在肺肝

席上送韋中舍歸襄陽

如君七十少樂采有堅牙琴杖新行李雲泉舊□
求栽樹法拂拭釣魚車獨羨今歸去青衫脫有涯

次韻和眞長新春偶書

東風寂寞掩柴扉時苦刪文筆滓乾尸把詩情磨世態
更憑酒力攀春歡塵埃不必頻彈鋏巖石終期共掛冠
歎息焚和名利有乾坤未似寸胷寬

伊川喜閒(府丞相伊闕省墳文公)

尺雨來春意望深家家倉廩一年心伊川父老還知否
此是隨車傳說霖

送眞長書記知舞陽

塵土淹沉客詩書夢寐身又辭千里幕去布一同春路
想多歸戶(舞陽地民多逃)責庭應絕澇民(舞陽地下歲雨河決部傍)大青衫
莫嗟嘆知已在陶鈞

飲張承制園亭

百年生計一張琴敝軫枯絃抵萬金世上幾人曾入耳
罇前此日是知音清風明月虛無境白雪陽春寂寞心
莫許南薰沉聽久致君基業用功深

和陪丞相聽蜀僧琴

小園豈是春來晩四月花飛入酒盃都爲主人尤好事
風光留住不教回

八日採菊

行遶墻邊菊躊躇賞物心秋風應有意明日是知音酒
惜浮花醉詩留把葉吟兒童欣佳節撚蘂試黃金

市得笛竹簟因成詩

八尺枯冰簟一筒小軒拂拭趣誰同罇前聲負千盃月

窓下光羸一桃風易向畫舷增舊意詩因仰看有新功
蟲壽園遶高眠處夢与塵埃路不通

廬山道中遇黃介夫因寄四十字

冷日蒼山下相逢笑又嚬文章已牕久名位尚埃塵昔
見纓管請今言稚欲馴介夫新授安邑令腥膻滿南郡忍醉解
池春

次韻和雪齋遊西湖

雪會遊人意元朝變物華辨鄉銀作界詩客玉為家魚
影紋冰縠禽蹤篆霰沙餘英恐銷盡目斷夕陽霞

次韻向元伯春晚有作

好花未得千場醉風雨飄零又一春自是勞生無暇日
芳菲何處辦孫人

次韻居正暮春感事

物報春光去已深殘紅滿地綠成陰晚花便好吟詩惜
餘景應須載酒尋歡意莫移時節挫窮愁自倚歲寒禁
亭園況是登臨勝何必流年動素心

次韻元伯西軒桃李

李白桃紅氣味奢早須分付醉吟家春風春雨難期信
便是無言做落花

望春偶書

信馬尋春上古原天工一幅繡平川花應笑我將詩句
便當遊人費萬錢

次韻居正四月牡丹時飲過客於蜥相後園

四月殘紅日日稀平陽園檻正芳菲春知東館留賓客
應是陽和未放歸

和元伯走馬看牡丹

城中走馬趁殘春詩別餘花句句新何似園家不吟醉
姚黃魏紫屬遊人

次韻元伯初夏南洋河即事

芳菲已去絕音塵臨水踟躕景又新應是溪源來最遠
落花流水洞中春

次韻子儀初夏偶作

醉紅方寂寞吟綠又叢成急雨荷宜聽清風葦可迎燕
忙諳物態花盡見時情獨有無言意不知枯与榮

看春牓偶成

每看春牓獨嗟咨蹭蹬塵埃已十朞韓老有知應笑我
歸時無計只癡兒

陪丞相遊石子澗

賓吏親携澗底行潺湲風逈似相迎只應山鬼知公意
乞雨新添瀑布聲時久旱祈得雨
澗下禽魚識上台聽泉尋跡遍蒼苔嚴遊不欲踟躕久
只恐商王夢遠來

次韻和真長四季牧童許昌

怯雨宜晴不識愁去隨青草牧春牛無人古路歌兼笑
歸去山花插滿頭
曉牧侵星大暑[illegible]芳樹綠陰眠惜牛不使銜殘日
歸帶黃昏[illegible]
角穿黃穗[illegible]詩人間有賞華[illegible]山西風歸去路

□黃葉兩三家

拈笛手持無律呂清風曲調逐時新數竿冬日渾無[illegible]
暖蘸牛眠不教人

次韻元伯晚出白門

山形雲綵萃屛曲溪色練鋪銀漢東樓臺一軸古今本
行者往來圖畫中

栽竹

小檻栽培得此君綠陰疎韻似相親從來風月爲三友
吟社新添客一人

嵩山 詩呂

峩峩鎭中夏峻極萬尋嶄突兀磨天頂盤蜿入地脈中
林興夏雹半空臥秋霓泉思連清漢峯疑擁碧圭雲高
四夷見雨到八方齊瀚澥看如帶青冥上是捫醉堪捫
日月吟可摘奎壓翠蓋何時動金爲玉檢泥

隱眞齋庭多怪石小詩求數株

曾經禹貢矯泉骨[illegible]今是蓬宮幾世孫知君
突兀滿庭下乞我雨中雲數根

和元伯中伏夜雨南洋河水泛

雨洗三齋中伏月爭龍撞夜起雲門（[illegible]）溪
聲斗似銀河落驚斷詩書一夢寬

登鄆州谿堂 （[illegible]）

仁智摸來物狀親登臨宜入古圖身慣看韓老詩中景
樹色泉聲似故人

中秋夜月

入[illegible]共當中秋月酒杜詩[illegible]
桂[illegible]潤盡艶有光

古詩上

[illegible]人子象歐

秋風吹客衣歸思入夢寐相逢在千里一飲勝百醉累
朋[illegible]列不藏到家味平生[illegible]心[illegible]倒獨莫𢪸何時
不摇[illegible]話醫國計[illegible]未得[illegible]欲把斤斧試[illegible]
[illegible]車馬地唯茲栖栖[illegible]可以慰

探春

春色[illegible]償黃金草山丘[illegible]酒吟浪欲開口[illegible]
朝[illegible]枝[illegible]折[illegible]色嫩落草木[illegible]
[illegible]春[illegible]已[illegible]畫秋擬酩酊遊

對花

詩昔[illegible]在造化[illegible]刀[illegible]生幾年後[illegible]自鑄[illegible]
花雖把筆好句恨莫得[illegible]与衆石孫墳[illegible]
肉白骨雨神風推[illegible]杯酒地爲一領[illegible]
萬物語出[illegible]乾坤[illegible]可[illegible]鬼神泣可滴人[illegible]適
意身是天地容精𦙶不可乾吟紙須強擘花落若[illegible]
有金貫千鎰

和白雲菴七首

白雲菴一

白雲無種滿地生有時出山爲雨露老僧[illegible]
[illegible]日庵前自來去

清風軒

老僧攜𢪛人不知獨与淸風事來去朝昏宴坐向軒中
此身便是淸風主

宴坐臺

老僧坐見萬物空往往終日居此臺破衣几坐若枯木
山鳥不怕行莓苔

醒石

老僧拂拭行遊者稟骨一片莓苔青㾏挾萬事心若醉
到此不覺令人醒

磬石

古樂破散鄭衛起走入萬物不可名山中悄悵莫能到
疑是舜時韶一聲

明月臺

老僧山中好月窄夜夜獨上高高臺四邊不肯著門樹
故要滿坐淸光來

白石澗

林間旋疊石為路日日自汲澗底泉老僧意趣似童子
洗手濯足聽潺湲

次扶風王宗元山亭

雲收南山頭太白青崔嵬我有泉石夢坐對懷抱開小
池漱斜水涉鳥來毰毸遠與行跡縱横在莓苔憶得
釣艭上到家如一廻疏畦參差綠採掇助酒盃痛飲不
能去遠竹獨徘徊主人林巖癖笑傲蒼烟堆心憂百里
病良田正黃埃欲知主人意兩抱山仰來

功名已為後世耳身入人間劃盡青數息汾國滿天下

賦得退之畫像

猶疑怒髮尚衝冠

遊石甕寺

飛泉自有迎客意聲到山前入人耳泉聲引行不知疲
石路磽确折殺驢長安塵滿車馬塵林宮夜夜來夢寐
雲烟刻依鋪古圖心眼開快明如洗渭流屈曲成大篆
書破野色為錦綵丘墟況吟古典廢秋風正入紅樹起
折碑斷柱臥荊棘意思紛亂不可理窮幽更下蒼崖根
把酒坐聽潺湲響山花似欲勸苦飲時散淸香入人鼻
奔走恨不身長遊喜寫姓名藏薜荔

喜雪

長安雪一尺朝來失南山坐喜疾疫消敢避衣褐單閑
中西征役所向饑粥悭去年新鋑敞千里成彫殘漫漫
豐穰候風俗開客顏秦人飽稼穡共望倉廩寬莫府俸
薄少穀食日滿盤明年麥定好慰喜聊加餐

次韻和松運

行人早亢旱共嘆蒼煙姿豈識雪霜心但輕螻蟻皮中
為棟梁用莫欲斧斤遲樗櫟盡議彖後凋終不衰

登大雲頂

區區覇迹欲知小試絕大雲孤頂看老僧指我日上處
勅面瀉出黃金盤青州去海尚有一百里寺僧云山頂日出時往往見海

送黃景徵西遊

先生古肝脾久恨不得識唯聞公卿家要作門下客千
載下和泱爭磨薦書畫姓名落四海發難車馬跡塵埃
十年衣幾度改顏色紛紛九衢中拭眼見往路散褐埋
衆人胸肺無丈尺從來飢渴心既見轉不擇千酒聽語
論今古吐白黑秋入汴栁枝買馬欲西適易方豺狼驕
似漢子弟國子知弱諸侯必得主父偃

謝劉簿李尉見訪

詩書臥蓬蓽柴門豈方開邑官劉與李馬踏破莓苔林
居厭囂喧喜㧞敬席埃見此六翮姿茅荊共㣲細我欲
駐車轍蔬果傾舊醅山花恨未饒無以助酒盃今古飽
夜話痛飲勝百迴春風旌旆消鞄瓜去難陪

送郭評郎判磨勘已後長安

塵埃衣襟改顏色獨洗青衫三十年足跡不入奔走途
来往銓户鞋履穿一時同上青雲人往往裨補造化掛
朝梳滿手見白髮欸息不置齒牙間只言歸田有幾畝
種林欲釀山中泉腰邊卽見佩銅墨我喜百里瘡痍瘳

登見山樓

太守終南為客主出入厭倦馬與車與山朝夕欲還往
作樓近在室一隅主人去久山寂寞正値青帘催焦枯
我拘簿書甚杻械擺脫步上提潤壺刻廃猶不見暮色
似撥水墨長安圖也知好景天更惜高峰常老雲模糊
安得風伯持大箒掃洒百里如厈鋪顯昧萬狀古詩國
此捻可禿千毫書我来頗作風雅户醉倒坐待明月扶

家若有巖下夢免復夜夜尋偶途

和題竹軒

小軒移得清風枝知君公退来忘撫山禽自識主人慣
客到有時驚不飛

下碁

古人欲寫得夜形萬事畫在方罫内黑白勝負無已時
目送孤鴻出雲外

暑軒夜坐

夜氣入窓樹小軒坐前簷清風動巨麓浮雲捲重羃月
雍待交簧蚊喋懵謔謔輕涼若可買金顆量谷嚴

聞蛙

伎舌兒女柔巽教蜩螗喧豈能聽蛙黽靜枕詩書眠

憶竹亭

蓬萊走山凡傍廬合竹四圍狂鞭入門戶亂笋爭墻籬
與竹事還往相對一東書壯長走世路驚駘強鞭笞塵
埃客灑涯遠憂夜夜歸小亭久不理濕榛生白芝偶放
簿書筆杖履改舊詩呼童誅蒿萊掃洒莓苔基誰庭無
花卉憎有兒女姿獨移蒼烟本慰我千里思坐生山林
趣亭園有光輝免使清風来留在桃李枝月明遶竹步
撚挽顚頷髭相何若知已動搖影參差人間欠磊石稚
乳驕羌夷青衫汙汙垢寸尺莫可裨忍作倉廩盜寧老
詩書飢養筍為釣竿早晚耕篙藜

和百塔寺四首

四間亭

亭前流水醒客耳亭上白雲開客顏毛僧有意屋來往
四面更令看好山

聽泉

五音入耳大聲旅情性破碎不可完而今虞舜欲韶闋
願獻泉譜為韶源

芳亭

峩峩佛屋瘦四海志士嘆息傷容顏高僧游拙有深意
獨自結茅山水間

水閣

山僧聽泉心不足鑿池汲引為蟾池自言猶欲洗俗耳
夜靜為聞鼃黽聲

和暑雨儒書

暑如煎烹欲狂走猛雨似洗沉痾瘳寧知詩書一枕夢
便作桃李二春遊蛙蜩叶噪若交舊蚊蠅凝鈍如悦雖

漁家

今君病起正高臥莊蝶處處宜相求
插屋數竿網穿籬幾尺船水鄉旋笑足不著免租錢

宿趙屯

蘆花一股水弭棹日已暮山間開雞犬無人見煙樹行
逐羊家蹤始識入市路菱芡與魚蟹居人足來去無家
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笞公私急聽眠聽秋雨

宿采石 李謫仙

秋風宿蒹葭花落若霜雪江山古興發荊棘壘出沒水
收鬼雁聲夜靜寒篇發漁舟句來去哭語截明月詩形
動筆墨悵望風雅骨謫仙為黃土冢中名實元句編天
下口千載宇不滅人間比興復泉魂魄悦坐誦姑熟
語酌酒當醉夢若可見好句當須乞

擬歐今人古篆

隸書滿紙繚繚法碎碎失本根中間陽水入篆室
下筆日與丞相爭劃古得篆勁體科斗筋骨千載新
泉銘學語童子知大曆缺字名忽然不知古人自負詩
碑峴巨石垂千古篆字與顏天下字晚得紙本如希琛
鋪舒墻壁動人眼在木甚可愛人為黃土文家寶
略不說缺絕雖紋我就山鬼恐漫滅往往鑴鑿施斧斤
公來醉吟江山傾倒之嘆歎何敢熟刻詞捐恨紀不足
句句與古風雅儕一旦紙貴文字市粥詩貫篆聲云云

大孤山

蘇梅霧風和上下離語燕雀何能群
彭蠡石里南國漾萬頃谷烟插孤岑不知天星何時落
春秋不書不可尋石柱下君兒所附茲乃與水司浮沉
鳴鶴大蕨樹下廟祭血不乾年世深軸轤千里不敢越
割牲釃酒來獻尉我行不忍隨人後許國肝膽神所歆
落帆夜宿白鳥岸脾脫石速寒藤陰銀山大浪獨夫險
比于一片崖鬼心宦遊遠去父母國心病若有山水淫
江南畫工今誰在拂拭來絹傾千金

汴河

汴都峩峩在平地宋恃其德爲金湯先帝始初有深意不使子孫生怠荒萬艘北來食京師汴水遂作東南吭甲兵百萬以爲命千里天下之腑腸人心愛惜此流水不啻布帛與稻粱漢唐閑中數百年宋年可以爲太倉舟楫利今百於古奈何益見府庫蒼天心正欲醫造化人間豈無針石良窟穴但去錢穀蠹此水何必求桑羊

樊侯廟

陰霧樊侯廟古木豊水傍茲民畏如生奔走豕與羊家奉侯諱若在父母堂（民間以女名爲諱）我來憩行役再拜奠公觴紛思英爽姿名與此水長風僵衆樹枝擬若爽鼠張陰官有兵師想在宵行今茲我處驕內爲府庫瘡安得七尺軀長戟再激昂橫行向奴中庶以療肺腸

游石池潭

吾家溪潭動百尺坐見遊魚可倒指月明無風水不動釣絲鑑中出朱鯉來問具酒席草岸呼網一舉常百尾鱠霜炙玉眠鵰爽樹掛落日醉不起數年手板須青山起魚無聲不入耳涼秋九月役吏事瘦馬奔走黃葉裏有酒不得好景飲訪古或問溺牧子指我石池十里近蒼苔畏崖碧無底楚王北遊歎宴寘刱奇造幽有遺址（舞陽民傳是楚襄王北遊河以石爲池）我來佛細知是否廢興盡可付流水旁鬚故溪在吾目濯手救菌有餘思開鐏喜與風景過蘆花入盃勸人醉漁翁有意助酒烹肯竹盡日垂空餌我疑溪靈斯異景不遣紅鱗滿人意人生天地未歸客計較貴賤盡大爲當須醉倒戴月歸不信鄉夢留不止

食鱠

秋風荀魚肥免罝曉涎落溪交入畫夢但苦青衫縛落日渡河水食柏相語覺宿夕治鱠具共作泛舟約網罟進青答老鮮膚無鱗玉軟飽下筯坐視肴果惡酒薄如瘦兵對此得衛霍廻首食五鼎適意均一樂人間軍浪後甑釜有藜藿井鮮豈敢事聊此慰寂寞

家僮來持雙井芽數數飲之輒成詩以示同舍

我疑醇釀千古味收實散在山茶枝雙井名入天下耳建溪春色無光輝吾鄉茶友若敵國糞土尺璧珍刀圭嘆一奔走車馬跡塵埃荊棘生喉脾炎雲爲腴不可見青泉綠樹應相嗤長鬚前[illegible]千里至百芽包裹林巖姿開緘春風若滿手喜氣收拾人恐知江南陽和夜欲試小齋獨與清風期石鼎泉耳火辨得混沌不死元氣肥詩書坐對爲客主一啜已見沉痾醨通宵安穩睡物外家夢欲遣不肯歸不信試來與君飲洗出正性還肝脾

靈井

何年清泉眼幾斛涵蒼苔甃盎日夜至長滿莫可涯天旱不竭衆流起黃埃淘綆乾未定能使沴氣開（大旱淘其井傍有精祠載井日靈公廟以水爲驗常得雨）廟祠失根柢故老莫酒盃民呪聚栗千斤意徘徊（民賽紙爲井中以祓除之其弊日齊起齊服卜斤）兒童慣冷暖預知春秋來臨之鑑嬪眉方鑑無煤炲竈穴若喉吭我疑吐雲雷何當椷孱蠕與國驅旱災

過建成侯廟 陽翟

嗚鵶古木未飢鳥啄腐柯下有黃侯宮清風在滕羅公昔爲刺史俗若閶門和德銘頭入心千載不可磨至今奉如生慢侮莫敢過破祠望道路卅瘖獨我我春秋賽脉有里巫日婆娑牛童不知此來往夕陽歌

過許由冢 在箕山上下穎水

稷契寧渴死不飲箕穎泉先生獨洗耳不聽天子言清風飽進退千載何悠然孤墳沒荊棘高名爭青山嗟我逃遭身一命行十年味薄無辛鹹璞頑廢雕礲朝行箕山麓莫挹穎水源竹帛何處所擬有熊魚間白雲要聞友尚苦兒女牽丈夫合勇決顧討羞面顏

洛陽道中

秋風滿巾衣洛水行飲馬山川氣象老身若在古畫嵩雲知客心峯色如掃洒荒草徧丘墟沉吟動舒瀉

過少姨廟 少室山下

陰森老栢少姨廟爐烟蓬敎疑行雲黍祭盤狼籍山爲飽巫祝生涯來往人

竹軒

小軒與竹事還往庭下寂寂無客塵閒書讀對聖賢語一畝清風爲主人

賦聞角 得德字

角本金鼓儔獨主昏曉色日收雲氣黃月斜霜露白征夫朝夕聞淚落歸鬢黑時平腐爨鞭白首眼不識殺城壃啓閉不廢角人職老農鼓腹聽安識天子德

賦小祠

小桐纔幾尺氣壓百梅櫻白露意未飽風月韻已孤鳳凰肯栽實燕雀空跡蹈天地有和氣想爲桐之腴我願剉作琴獻上九重居坐使薰風還雖死骨不枯

賦轆轤

火雲旱風苗欲死曲木直綆寒泉淵耕夫淚濕原上土老圃顧盼軽黃金

賦古佛

樹老枝半死碑斷壁底眠古壁顏色改有佛獨歸然蒼苔上兩足壞臂叟草纏野老每稱拜往往得如孔祠照四方制度卅體妍朝夕過其下孰肯爲苔度土木茲僕分吾民信益堅佛法入人心誰與斷其根苔蒼不可問用意或者偏木蠹罪豈大付與啄木權胡不啄佛徒使蠹民之天

碑 得分字

臥敗壁陰蘚苔入破字欲讀不辨展轉風雨侵塵冗夏蛙宿草蝦可礪老婦爽可礎伊非浮圖寺聞歧陽鼓篆法祗萬金存者泗瀍 周宣王十鼓陽刻石篆今俱存者九而已字猶晦可辨

次韻和中伏坐夜

觸炎昏雨過暑斗神雲傾老使溪蛭靜其交海月生遊風褰暮帘遠穎起旌英清洗塵埃慮幽通造化情酸鹹外味薄寂寞古途寧去象參真意無形爲大聲詩疑窺

社子文欲造盤庚身在清風國衎遊白玉城希夷秉浩
氣沆瀣飲元精坐久忘吾寐迴頭有啓明

炙贅疣

贅疣在予手累久至三四初視君外物於意不能置居
間或炙灼已沒出復繼贅出與贅沒曽莫生死異天地
贅一氣萬物贅天地贅復贅於人小大而已矣人之於
爲贅作爲有大盭至理本無事破真以爲僞善悪亂大
此賞罰亂大治宮徵亂大聲青黄亂大貴寸尺亂大刑
酸鹹亂大味大樸如瘡痏空虛無完理天地不爾仇爾
獨贅之汀恥指不若人孟子其有謂忘小略其大殆非
達者流秀火復杖芟兩忘吾與贅

賦八月竹

六 卷之一 廿二

我養一軒竹秋來成[illegible]物有衰意獨傲霜雪西
風稍叔臍明月白公吟延首看桃李何嘗費百金

遊雲門山

南山州之屏四時改顏色日夕太守宴供帳紱縉帛
更求東竭歓圖寫在四壁烟雲時藏埋景好疑變惜我
宮府中塵嚣与山相識泉石未還往愧負苦逋責秋風
促杖屨持酒窮勝僻莓苔轉蒼崖郡國在几席廢興賦
鳥牛羊自朝夕風物拳大句才薄徒嘌唯作酩酊
歸山月吐半壁沉吟又賦喜三次添飲客[illegible]
與虧[illegible]

攜家遊矮松

矮松名載四海耳百莊老筆[illegible]右兒醉樹下

[illegible]得日有葉其巔

庭樹聯句 [illegible] 王甫

婆娑庭中樹老大千年[illegible]百弓蔽赫日四座生涼飇
影怪疑能蛻聲和認墳麂其未被斧斤賞敢辭塵埃
歎輪囷壯士歎冷淡童子嗤其盤根得地固挺材本
天資[illegible]杪偷[illegible]尺杞柳徒一闡[illegible]節堅費刻畫莫訶
繩墨違[illegible]枝狂[illegible]蛟虬怪蹲[illegible]熊有時相摩擊往往
霹靂飛[illegible]碎玉散障日翠嶂[illegible]儼龍卧實
少飢飫[illegible]僕憎清陰兒女嬉堂[illegible]小人態皆築
老裀婆娑[illegible]笙夏蜩若羨[illegible]提孩[illegible]出户如特如
者獨[illegible]得成孤高狀敢忘[illegible]未時[illegible]身謝藤蘿蔽心
與松柏期[illegible]根烟拂秋起[illegible]倏梢[illegible]才蠹病其中

六 卷之二 廿

啄木爲良[illegible]公輸不在世志士空咨嗟其止知梗柟高
苦狀樗櫟[illegible]大屋必欲構老匠寧終遺其棟梁如椽
收散材安足知甫

班石枕聯句 白 宗道 [illegible]

斲得兩山骨磨礱露斑駁凝結一何備宗道形模萬雛
學直疑彩雲根其又訝紫琅玕中發斲蛟腹宗道外文
灼龜殼冷剖清泉斤[illegible]楸稽老龍脚學方君子性宗道
清純聖人樸有氣當補天[illegible]無瑕應並發定漬礬古苔
宗道想溺神衆彝堪作夢寐寶其尤是炎蒸晚眠月病
魚食宗道横風醒肺濯珊瑚後可唾其陶甄脆堪撲夜
儇兒戲宗道豈冷詩魔愕着慢無俗夢其心清去[illegible]
思新篇方敢友宗道蜀錦良可[illegible]河必繳侖風[illegible]

文驅瘧鬼任兒女唫〻〻須置僮僕譜枕沉固迂誕〻
籍糟徒落魄潤生齒符同字道煩發狂有狂髑髏莊生
狂荒虎魄宋武薄欲鎚中郎銘文章髓猶弱欲訟淮南
書神仙志非樂宗道我疑混沌鑲淮與嬰敷鑿可作耳
寢與華胥詣冥寞井子道足拖為我拙困嬰縛已謀其
巾屨行當老嵩霍子其乞我歸終焉臥雲堅宗道嗜好
我已癖須求子雖慈繵舊王固楷瓢陋顏不慱異時一
經子便當千金橐客退獨摩挲臥送山月落

送蘇田司理

秦人勇鬪暴獄訟號難理錙銖較罪法闕貴莫可避蘇
生決曹掾以明縛姦吏我見獄户因出入有平氣章章
三年課已在山公啓六月暑濕衣出汗若炊甑俸微迫
代擬上　二四
朝夕銜熱事行李一身不能閙送子腸胸沸

送李室長慶州守覲

我愛孟堅文學飽持筆去作將軍客鋪張大漢征北功
手携直上燕然刻千載事掛罩于眼至今猶若搶白黑
幾年羌夷瘡一方窟究咏掃壯士瘠我生南方長詩書
愛國區區肺如炙欲於塞外勒姓名往往夜夢賀蘭石
一朱長安事刀筆駑駘不展芻粟力峩峩李公邦之梓
聲載百郡理霹靂今年權佩慶州印上馬威至吞秋色
羌夷奔走若奴婢務面董子嘆可撾白頭慶民能記數
十前時太守有陰德君之祖知慶州前試求園中手栽樹遺人
應作甘棠情老幼事公如父兄妥帖不敢州擾才來
別我省塞上霜風漸著邊樹亦壓埃之迎衛往安轉

鑽眉生羽翼子今才華筆端富山川去入風雅國黃雲
白草牛羊肥區落雞犬晴歷歷將詩寫作聚米圖歸來
為我一指畫

和柳子玉官舍十首

心遠堂

一牀一榻無俗塵左置枯琴右開易重門不閉誰往還
明月清風是相識

思山齋

吳兒心嘗吳山深終南滿目不自慰有時蟬蜣書几邊
夢到五湖千里外君吳人

小池

清泉數斛閑幽事坐見鏡中魚往來浮萍蝕盡秋月面
代擬上　二十五
霜為一磨如匣開

新泉

墻根新洌寒泉眼風廊一股來冷冷燈花夜半知我喜
恰是舊山穿石聲

竹塢

笋隨人意疎處生清風如歸自來去雖然不與俗子期
陰過隣家亦銷暑

土榻一云擷前起吹哇一部韻上古木號風雨客來相奇曲就眠兒令不辭山公語

牀前一尺二尺泉牀後三枝五枝樹眠聞圖似在家山
夢魂不使東南去

怪石

山阿有人着薜荔廷〻小縛虎眠蕣苔手磨心語知許事

留見漢唐池館來一云山男水亦若對荔天機許幽隱空對心語口昔見漢唐池
幽來

茴香

隣家爭摘紅紫歸詩人獨行嗅芳草叢邊幽蘂更不凡
蝴蝶紛紛逐花老茴香多蟲

蜜蜂

秋成想見香粗入菊露楓膠蜜幾脾日日山僮掃紅粉
蜂衙知足主人歸君嫌酒邪入中出

芭蕉

有底春風能好事解將刀尺翦青天知君新得草書訣
旋卷碧雲供小牋君善草書

送楊侍讀自長安之蜀

伐檀二　二十六

西征七年四方病關中所向尤瘡痍欲令福星及憔悴
千里特輟廊廟姿公如手持天子德家至戶到人人施
秦俗鬪悍號難理列郡京兆猶非發公來寬假訟訴少
扭械頹倒生菌芝神疑公惠入人淺六月巖谷因雨師
雩壇滴洒上未乾滂霈已洗旌旗歸公今年夏郎公尹老農
笑呼刺史可敬粟穀好公所劳關中自用兵十年其地未嘗得大收今年豐
秋田高下盡豐民往往歲穀日此足待豐年指殺年罕須俗枯槁老幼不足
萬興黎薄田令亦夏秋稔賓客飽浦鷄豬肥公之去思
甚明白衆口已寫德政辭鐫鑱不要路傍石人心自是
長安碑今年爽馬飲瀘水苴土新佩黃金龜公所拜相國相
如才高去諭蜀檄矢故事重光輝公故蜀人雖人欲把寇恂
借蓋部巳歎廉公遅傳嚴今屬九折外作夢郎從西南

答王甫判官示遊興慶池之作

東池十里近遺迹風物飽南山若戶舟登臨四時好我
初來長安脚擬朝夕到鍾綿薄書間抱窘者因盆一歲
無發至程簿成吏考夜夜午頃月只供釣魚老平生林
泉心探奇欲傾倒咫尺還尚爾滿意寧可保君官苦近
市危坐若林槁偷閒吸吸中躍馬志誠暴登覽足意思
滿腹芳樂賓歸來成新詩使我愧懷抱

依韻和酬畱太簡見貽之什

生長討與書不信世道難出處愧古人章句得一字
強封戶不肯求閒口誦欲歡十年走塵土蹭蹬苦無定維
朱非良貴寧較算與單古心自突兀胸中鬱嶼端

伐檀二　二十七

兀於水今乃知其謝身世心已灰人事良可厭病臥得
君詩喜狀似敢看意逸辭淡泊稠重欲相究以言藥我
病吳鹽佐李飧大句牽勉酬韻高語難妥

謝崔衆之示詩藁

古樂治情性故使風俗完鄭衛入人耳雅正聲日彈穀
化走薄惡靡靡如轉丸全音不可見來往寂寞間我疑
至和意獨落詩人肝或以鳴道德或以傷憂患存者三
百篇興寄青與丹至今如清風留在喬木端敦厚久衰
落坐見王澤乾後世其得者或謂道之門失者抱大羹
競下賊與酸最晚李杜出遂將風雅壇內以康心胛胛
睨萬物根予昇酷愛養強把屈紛饋當食饌藜藿誦之
若熊蟠崔侯我同好韶宇嗟嘆意趣猶

桿椓巨軸踰百箱抵我輕[illegible]忘聽脈夜拭瞳朦
昏若道金鎔市胙兄太古冠淡泊深又第共約鋤耨管
當結明月期與君酌醇源

次韻和真長幕中偶書

人情歲時發鄉縣甘無訟公庭破藝苔日苦默徒送莫
府隱詩書黃堂臥梁棟幾字署紙尾朝夕寧倥偬塵土
安止足性情適吟諷牧心觀無始靜臥潤群動勞生憶
出處欲把清風鞚青山自無價夜夜有歸夢但知陶潜
畢窮誰貫生勸夜雨誦君詩一谷疗費用

次韻和酬真長對雪之作

西湖江人文未至雪雲我為開吟天倫闘把酒羅膽經
魚凍難趍煩鳴觥捲求野果向山巾倖僕覔路占平川

恍然白玉為飲國寒威醉思相翻翻觥盼萬景來筆端
滿渠欲寫毫已堅初疑禱滿會盟散斷送破壁盈枯田
翕集一一鶴上下冰殿打酒迎群仙又疑水官變雪鄉
次把衆庶為飛絲我思江淮有流民往往羽蜀僵道邊
朱門意氣與寒競上馬酒面紅欲燃天將景與富貴買
不知一費幾萬錢詩家把筆爭造化對此自恨才慳倆
他個嗅嚼醉還醒上來往但見鞋履罕歸來庭樹玉花
落稚子狂走皆華顛擁爐搔首有餘意喜與雞麥為豐
年夜闌更欲和月看坐久諷誦瓊瑤篇調高白雪古難
和思短強被詩魔牽章我欲溯洄下連茹固已知君
賢

喜雨上文相公

火神侵肉焦胸臆長安欲[illegible]春暄陽暴
不得秀風俗相顧無[illegible]我公[illegible]手乞許[illegible]
平[illegible]乘西湖景好天子借公調朝夕臨青銅[illegible]
顯庭民有旱色輟饌廢飯忘巾節[illegible]訪
求雩法得古本若可舒卷陰陽功阶壇胡士錚未動精
意已與神耳通雷官風師不敢息先時奔走鞭群龍稚
苗霑濡飽哺乳一夕換得千里豐老幼讙呼相公雨喜
氣醞釀為和風一封朝緘萬室意慰滅焦思究九重選
牲祀龍益傾倒大宅不滿猶忡忡樸愚慕吏能公意期
雨霑足環海中不以一郡喜為喜喜憂天下公之公

次韻和象之夏夜作

大暑巷虐如惡酒意思頹困不可醒日官我疑借炎熱

昊輸出大星熒熒忽然一雨醫晚景庭前洗出蝸牆壁
微雲掃洒供夜坐造化似解通人情清風明月作一友
趣君可買輕連坑恍然身在沖泊域日[illegible]退骸形
此特象之入詩國句句鍛鍊鑪錘精[illegible]心到混沌側
高處意氣捫日星詰朝携詩示我讀[illegible]口逢珍烹
義幽語險索究解如手捕虎不敢停[illegible]求[illegible]勉拾餘照
魚目愧傍蟾蜍明

和象之雨後望少室山白雲

壓埃奔趨插手板十年已貫山中閒相逢少室若交舊
白雲與我開容顏風驅烟氣去散幕天擐碧玉無瑕瑕
我疑[illegible]神宴天上掃洒伊洛為圖看又疑山鬼[illegible]
繚繞萬疊輸陰官色如可餐飢餍飽頰[illegible]

去去還觀不能已一里迴首百㩳鞍長安許生以書名之
閑暇揩拭新素紈能求山高水深趣常恐造化在筆端
每觀雲泉得意處擬寫男女衆其間今對異景較眉
愚若犬斑斕槽櫪君詩託我有深意明月一盃心往還

席上賦別南宮希元

十年眯車塵思歸入夢寐晨興見家山兩目如去翳故
人又過我相對有餘意當鐏話舊遊強笑搜吁歎君名
在鄉書捧檄不肯愧高堂去白髮有淚落鞭轡里人獻
吉夢四壁衆所義 希元將赴長安先寄以爲 里人獻言祥 我喜先子言在
耳若龜筮 [illegible] 人生老聚散酒薄淡遊
相見意最長強 [illegible] 飲不能醉

次韻和劉鄉材見寄之什

風波一相失倒指歲月耗交情見千里文字無教告胸
中飽耘鋤勉我穫以道跏跏竹帛間相期古人到十年
走塵土心不負於踈迹知鑄磨益不必硯席好 [illegible] 報君
居百里官卑趨而習蹈不使轍亦教人情自傾倒訟稀
禾黍登釀若飲醇 [illegible] 使者席未煖姓名達珥 [illegible] 者鈕鉄
[illegible] 麒麟躍起志遠無近報冀士獻獻者 [illegible]
較稱號青冥腳可揮泥塗迹將掃寧知西山民 [illegible] 璧
麗歸車恐君嘗我行省版與假途期問勞理聲如璧
歎息不可追 [illegible] 遥知詩書牢優游淼園徽
極目西飛雲徒使瞳子眊敢期枉佳作綢繆肺襟與大
句驅老意本古風雨暴驚眛無厭已敗者互還搞我輒
牽勉和徒手大阿月酌酒持君詩吟哦舌根燥

知幽湖雪中泛舟之作 [illegible]

冬旱種不入額人無努色上蒼霖雨姿福此千里窄公
來視民變身若抱病霖雨變飛雪萬室如樂石幕府
環鄉校共喜妖沴釋飲有瓊樹春避地得勝蹤刺舟設
湖冰坐泛白玉國持酒與寒號醉倒無顧惜餘霙入盃
斝似解勸飲客而我坐席末斗覺一石景值風雅匹
萬狀困刀尺爲鳳相上下獨愧如蟪蛄

送同年張明遠之興州掾

赤髭若頹貌我壯意氣揚人曰點文登玆事可降霜歸
來歐詩書蔡茬甘肉粱逅知吾同升喜此剛肺腸甘脆
迫朝夕拂衣莫安遑興山在何處蜀道難且長妻孥客
蓬華板輿獨彷徨 [illegible] 朱門腐鼎俎天理何茫
茫

皇祐五年三月乙巳齊大風海水暴上壽光千
乘兩縣民數百家被其災而死者幾千丞相平
陽公以同年李君子儀往賑之以詩見寄因而
和酬

鹽民没利家海隅奔走末業田園蕪天意似遺陽侯驅
卷水沃救煎海爐怒濤百尺不及逋老幼十五其爲魚
耕夫蠶婦未躊躇百金不易菑与鋤 [illegible] 者我公
偃息哀其愚埋掩戶骼賙惸孤吾黨子儀馳赤駒口宣
公惠人人噓日走百里嬉朕脯不飲不食顏色癯去時
萬樹如束枯回首綠暗紅紛踈寄詩百言舉其麤我愧
安能心如苴

元行示淸水泊之什因和酬
十年不踏故溪上有待夢去千里遊每思魚行鑑中見
青衫手板如俳優秋風鱸肥美無價莫怪張翰不可留
前日誦君淸水吟胷中突起百尺愁兒牽女嬰走塵土
百年一半如棄擲淸風明月無界畔白首願作山中僕
君詩寫出漁翁意老景一片在目畔淸泉釣舟來入手
聊可觀誦忘吾憂

次韻和酬隱直憶花見寄之作
春工不揀勢厚薄染成庭內花梢紅叉拘薄書似纖械
不得醉倒眠綠叢君時馬首正南走假有樽酒何由同
馨香修蝶似相譲顔色開落輸東風公餘徘徊獨遶樹
空有歎咨不可窮君雖不見紅紫落亦有惆悵環胸中
作詩寄我憶花意句老與古爭强雄其間摸寫景如畫
爛熳一片春顔容乃知詩家有刀尺裁成自奪陰陽功
誦詩酌酒無厭已韻險强續慙非工

代柑一 三十二

送劉孟卿遊天台鴈蕩二山
治深先生高七十山水病癖不可瘳竈無炊烟不顧計
窮幽極怪如仇讎有時淸風明月對好景霹靂拔却大
樹不廻頭四方泉石朝入耳杖屨百里夕已投大笑笑
山不敢出走避軒冕豈自由天台鴈蕩發上心着焦毛
髮不肯留縈紆長泄下平席側指計日觀怒濤君詩功
刻造化骨與越氣象當先愁古今吟力未到處好句願
備幽人收此行詩是圖畫二山筆歸日借我日一遊

次韻和元伯南樓避暑遇雨 一首
城頭歸烏噪擺翼夕陽掛十二字多長虹如劈報雨來
雲脚插下千里赤南山端正太古勢飛瀑掃雲爲潑墨
安得老筆描寫住白頭許生死已憶以長水墨許生名蔚八十今

次韻和子儀聞蟬
落日挂樹聞長我庭下陰圍林動秋意高蟬忽微吟請
風轉餘聲杳然下遠岑微物感時節鏗鏘吐商金古樂
久破碎茲蟲抱全音荒忽尚偃蹇激起壯士心願爲秋
蟬操被之朱絲琴

和子儀逃捕蝗
天子綴疏雨茲來澤東民感聲先公至暴撲客四鄰下
車生與事勸稗秋春物價以日減囷倉飽新陳俗愚
其何知訝不過公仁所至不爲災群飛亂翔靈公處種
上吾土且爲沴氣根討丁立捕法官行勞苦其勤老幼
千里督朝廢夕已伸我知公之德由此碑齊人

代柑上 三十三

求郭侍禁水墨樹石
塵埃與郤林泉閒家夢夜夜歸雲端知君弄筆欺造化
乞我幾株松石看

送元伯西歸
飮者爲量無大小要於醉焉而已矣乃知一飮一石從
醉鄕欲到無幾爾我幸量薄飮不多酩酊造次有餘壺
有時酒伯投客轄斗筲往往衆所鄙近得元伯課無酒
飮小好吟性相似山青月白得意時相對觴詠不記巡
直到千古醉者心名利莫可汚其埃乘興弄筆

混沌鑿竅可倒指須臾稼杵成區軸更唱迭和君宮徵
今公宮灑給我去獨有姓名碑石里呦躅預恐春風來
青草已長飲地起詩須數寄續有詔無使塵埃昏紙尾
同[illegible]和[illegible]唱

讀君謨讖蒙箴

常讀賈誼書愛其極理亂言入筆未乾絳灌舌如詆文
帝不肯為萬世為扼腕漢道先鑑觀席莫一日暖今讀
君謨讖句句列以見窺國見肺肝欲取以手撫何宮可
痛哭一一中其世患設施有條理如肉以布亦可作天
下藥其危亦知綏非獨起肉疾膀頭坐可紓理賈才相
達辨別絳與灌萬不使斯言以為後世惑

上知諫王刑部書　　黃庶　亞夫

刑部執事竊以古誅諫之君桀紂也秦也後世諫者欲
有言輒曰我必自納於不測之誅刀鋸鼎鑊無所懼
此是待庸君為如何主也不可古雖有此刀鋸鼎鑊
其臣出一口逆其君之鱗往往走竄戮至義君子奮不
顧身以救國家之倒溺之難萬死不動後世無有是
戮人之物人之事之臣或得貴天下過落一官其次出
散地而已尚不入九懼此不肯言甚人為賢與否何如
我宋起且百年自國初至今為諫者名聲卓卓可倒指
者蓋有數其道諫上下忌諱言一兩事塞人責而幸甚
聞者固不少也又常聞時之論諫官患在天下紀綱
體利害口未及一事而專以摭人短長褻私為故以此
譏其苛細不知務誠然也恭以
執事抱材通古以功名自許歷為郡縣有惠威莫不
思紀如射氏某十年間五六往還至今牛童馬走道之
如昨日故一年拜御史二年為諫官起執事道州某居
山中聞之竊幸欲以書賀僻遠不能自達為恨今者來
入銓門而執事知諫院某蒙顧待最厚且舊淺薄愚無
以補助謹書常所懷二者之說藉手以為獻幸
執事矯之旦夕丞於國初至今可倒指之列某至斯于
以俟

上宋侍讀書

侍讀閣下某嘗讀退之與邢鳳翔書曰誠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竊恠退之言如此過且君子何往而不自得彼所見果賢也必無有不合衆常人也其不見禮亦何足爲恥與悔恨在退之二時人賢未有比其書尚如此况其他人已乃脫然悟曰夫士以才自負不顧妄爲人知者其所欲往而見必時之卓犖偉人也苟爲以衆人疾之誠爲恥至大而悔無窮者也退之言信不謬某之身生三十年讀書者二十年慶曆初舉進士中乙第其文辭未有以出人其所懷未能大取知於時又常戒於退之之說凡三來京師足每欲之公卿之庭自疑而十常七八輒止誠恐無以取重於人而徒得褻薄也竊以閣下之門天下士莫不皆願抱持其業以來取見知如某自顧何所可若前世所以安危存亡與今之得失未嘗不留于心閣下凡假以咫尺地徐索其所有未必萬無一可取也某能言耳已得閣下之名略識文字口已誦閣下之辭固願見而恨無由出門下有日矣今日來入銓門適遭閣下處侍從論議之地謹以書道其所以見之意又合常所爲詩與雜言四十首以見其心之所存不敢以辭鄙無可采而輒廢不遽著手也唐突甚大愧懼

上楊舍人書

舍人閣下某嘗觀於漁大其網絕一淵而驅之舉以罾其得者或百若千數善魚常少而惡魚常多漁之人其意始莫不欲盡得善魚卒然惡魚并而又加多焉蓋其勢然也今之取進士大類此亦其勢不得不爾也某慶曆初進士也時閣下討文之重輕而某以淺薄隨四百人落閣下網中所謂善與惡未能自決然閣下取於某以言也某知書以來反覆窺古人所以皇皇不暇寢與食非以筆墨爲務要以所得同之衆人爾至窮賤不得施始寄其心於言以見於後之人而已也某誦此而慕之已久行一官六年視職才五月入俸才三萬而困處百端交來其姓名隸於國而身實居於閒無用之處故未能忘乎筆墨也前日謁門下辱以此問謹摭槀草書四十首以獻言鄙無取姑見其心若何也賜觀省大幸

上楊兵部書

某見古今人用不用賢與否常相半顧遇捨如何耳以直道偶退廢於一時在人未始不愈光也故卞和刖足其玉無價驥駕鹽車伯樂歎息誠所遭各有時也夫執事以公疾惡名四方在人耳目其著如鍾鼓白黑之處八音五色較然也雖舌而青蠅萬莫可汚乃以矯枉過於正齟齬一時斥不得當路而遠爲一郡然爲郡古二千石之重其任非輕也在執事則爲散地秉田委吏皆官之賤守以聖人處之宜莫可爲乃不失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矧連地千里且有民顧豈不足爲哉其不以進退輕重固執事素物也某五年時江東信之屬吏也執事一見遇之不在衆人後既居先人憂歸山中某之

乃剏弋陽劉宁常試執事內記姓名借齒牙之□上遊
自能也非俛仰戎价人之執往往白首塵土得上官
正目一顧剔齒公不忘耶嗚呼古相知之者〻作奔走
者不可復見于拙愚不能追迹乃不階一言之聊而得
執事受遇亦于小雖土木尚宜感動豈不自勵也邑人
莫景亦知而哉今亦某之友也某雖不得出執事幕下而
景爲倘也更與某之身在無異也方既賀景得係執事
爲令又竊喜執事得景付以民無疑也於其行因以書
道欣欣言賜擲者甚幸

代羅司理干薦書

某月某日謹齋沐獻書以干省判學士明公某聞明經
之選古最重今最輕也待士之禮古最厚今最薄也選

經由致之不得其術而禮薄由士自作不厚也夫人〻取
輕之術而走於禮最薄之途進以謟諛而得賤辱之無
疑也某爲經生雖愚常竊以此自戒未嘗一敢輕以足
跡歷富貴者之門前爲郎鄉尉官□□里也夫以明公
爲時相子奮才業驅名聲蓋且久待大位而屈节士之
釘於庭若出必喜且相告曰公以貴之色未常見雖
新進小生到門未常留得見未常不盡禮某聞此猶思
之累日始敢進自辱出門下遂接愛遇使某釋然不知
明經生之輕而身爲尉之賤也竊念某始以家貧甚力
耕不足以爲養糊口之計遂補君學明經既而得一
官祿以毋此又不足以爲累救之具任乳□□者□
飽退之曰□□寒餓之水火是某今日之□□□者□

人之毋疏于過雖紙夫凍婦過於其側而莫不哀而顧
囊中□□則□□耶□仁人耶且明公待於士之禮不
肯與□論高下以人之才不才也豈計於選哉某之區
區不能去焉不宣

上王□□河北都運啓

某□□內□□議出應煩劇未聞人用□輿望恭
以天□□運□□之姿自結日月之□父歎息見晚
亟登□從莫不謂宜大河以北早□之後水□爲患雖
猶爲魚□不得生民無以食老幼散亡未輕得復其節
在□仰口待是賦斂緩急死生所繫□處之難非材□
依上安□□公□此行一方之□□公爲□某拙愚無
能受遇□西來之人坐聽歡□□□眷召心實踴躍

憂國之重□食爲右不宣謹啓

上楊侍讀啓

某啓伏審上□侍徒以惠鄙遠凡□□屬莫不歡幸恭
惟知府侍□□以文□爲國□□□詣之風復之旦暮
肇端兩路以潤天下國家世□道德比□苦其人□大
平秋國易起上□蟋蟀于羽權息啟吟之聲未復故常
惟陝以西國之□□方佇碩德與人休息旰食眷選惟
此之賴□塵土之□得出幕下竊□千里不勝大□不
宜謹啓

上泰州李密學賀啓

某□人統下□萬物以新在易之□君子道長恭以安
撫□學□之資□此藩驥專□□雖以□□其□涵

一闊視無西憂古曰蠻夷中國之陰陽德日進大承逃
瀆四方臥鼓再基太平左右大鈞非朝則夕傾望之切
飲食于是不宣謹啓

謝擧官書

古之擧士得其人則受賞失則絀罰大抵受賞常多而
絀罰者幾希耳而士之被擧者其報禮亦重故四士為
知己者死後世擧士之賞未嘗有一不得人則絀罰與
之等其士之生於此時而被擧者宜如何報乃反不然
今日被擧矣明日持手板抵門伸一拜以為謝退而或
為罪無所不至甚者至竄流前後皆是而擧之者坐廢
放動幾年不得遷其為擧之難也如此自非土石宜當
動心某無所可乃辱執事擧謹持是說以抵門不敢區

區劾一拜之禮他日功名之途萬有一某之迹當以此
為謝不宣

謝運使擧官書

某聞驥立於伯樂之門僻木皆人必曰駑駘也剟常馬
邪楩梓列於匠石者之庭繩墨未及人必曰不材也剟
常木邪凡士之處世亦莫不然今執事使一方蓋士之
伯樂匠石也而長安執事之門庭九陝以西之地郡三
十二而縣百三十有三其為吏不知幾百而歲得擧者
三十人而已某拙愚無所可曰常馬曰常木其可也從
幕府于茲將二年是立而列執事之門庭者五百日其
短長固察之熟矣乃辱不遺而擧以充三十人之目某
意執事不忍使人視而指之曰駑駘不材也仁孰甚焉

今日執事拔而出於駑駘與不材之列又安知明日人
從而曰驥與楩梓也夫千里不宿驥之能也萬鈞不知
楩梓之任也某之齒踰三十亦他日無千里與萬鈞之
責則已也或有之固不足勉邪謹持木與馬之說拍門
以謝財覽大幸不宣

上城都楊端明啓

某生長委巷陶染文字朊朊為吏濫巾幕府庖丁鼓刀
親覩餘刃鞭箠之下駑緩不棄諒其樸拙終始一遇千
里之尾方蠅所幸九折之馭公車以西慶雲其遠荊棘
失望自此教語涉更三將寸紙變字不抵左右非心實
然夯走之勤自省僞愚跡屏所共恭以知府端明清譽
宜望玉壺朱絃賈生度越天子所歎內外踐更文武明

白蜀大最遠國之寶命旣無西憂公實此行下車撫御
人人自如崇學教導士之所向東來之人頌聲翕然論
議之盛旰食所渴烜赫大用匪朝伊夕禱戀之素不勝
傾倒謹奉啓問台候不宣

謝擧官書

某少之時讀古書見古人所為以為人之處世弗才則
已苟才也唯所欲朝巢由而暮皐夔無難也每讀史至
東方朔傳其言曰用則為虎不用則為鼠竊怪朔之言
以為誕妄無取及稍長走時之途見世人顯榮者未必
盡賢其困苦無聞久於時或至老死者亦未必盡無所
可始悟朔之意乃嘆息曰用之雖不才也可勉焉不用
雖其賢世莫得見與不才而死者均也朔之言然今世

俗以相知相而必俟其求而後知者有決介而後知者
有矣或不求雖其才不知者亦有矣故不介不求皆自
知者知之深莫深於自知知某不才者得一官顛沛而
困苦于茲已十年書吏考者一再而已得其所者爭第
之執事一見待而知之如平生則何嘗介而又俟其求
之哉古相知之道不出於此今又書其名薦之天子以
為可用夫士窮易失之某困如彼而獲莫深之知而不
才之用其德於執事當如何古人曰國士遇我則國士
報之如某也何敢讓不宣某再拜

賀汝州吳資政到任啓

右某伏審尚輟待從請麾問郡上意眷可世風敦孚
消剛吉斑告條教內外上下莫敢欣仰恭以資政侍郎

禮樂之器舜禹周豆文章體骨筆追三代何官二府
伊之資大平之期莫不仰有旋歎外補大器小施翹瞻
造化人以為晚繼由病告獨求散地區區汝穎未被仁
愛京師胥鹵實蒙其福某嘗吏莫府蒙顧之厚咫尺門
祭絆不得前馳心慣戀不勝踴躍謹奉啓事陳賀伏惟
鈞慈俯賜鑒念謹啓

謝舉官啓

右某近得本州進奏吏報伏蒙運使金部發章舉某充
親民官者明於用人不僚其備一言假借過蹈衆勸駑
鈍之質以報為憂伏念某妄庸之資短無所可徒以佔
畢不忘素訓遂緣變字偶玷科第家憂身處困迫夜來
歲將一周吏考無幾質薄售大兄神所賜再由莫府幸
吏連下邑炮海書未絕寸尺旦夕惴惴苟尸寮入澄清
之鄉[illegible]狀殊辱妍黃縲紲築然炮款段敢用公輸之家繩
墨所於搜搶捅懷拱把不廢如外房鴨過於[illegible]偷陰幽
之柱不棄而器茲盖伏遇某官開發材識上應倚任既
富於國又欲盡人先勸後懲狠及愚鄙以安能者以殿
慢惰深意厚德其在於此敢不仰止古訓視困為進險
易一心知無不為期有樹立以答待遇過此以往不知
所裁謹奉啓事陳謝伏惟尊慈俯賜鑒念謹啓

上富大資政書

大資閣下某五年時與客語當世名公大人之所為客
曰子識富公乎某曰識而足未嘗及門也客曰足未嘗
及門而遽曰識何妄也某曰不然世所謂識非拜於面

而出其左右前後也乃聞其言行事而識也昔周公後
堯舜千年始生其心與堯舜相識孔子生又去周公六
百年其心亦與堯舜周公相識其後孟荀楊韓文中子
其生也皆相去百年或數百年其心莫不相識者也今
某為公一時人其言與行事在天下耳目甚著而反不
能識在愚人何以異客以為然某平生讀堯舜周公孔
子孟荀楊韓文中子之書恨不得出於其時為其臣與
子弟親聖神居上卑賤在列而親從下士之後者耶方
年十四五時始接人事學習文字耳已熟閣下之所為
口已誦閣下之言其後十年舉詩賦得乙第走仕途之
塵者又十年其區區之懷欲以足跡至門下者蓋二十
年矣然未獲願欲以為恨雖[illegible]依依不求嘗念去年秋

某在許昌幕府事劉之蔡嘗一從爲首今者州官于齊
道莅麾之下輒以書布二十年之心代執贄以見伏賜
財幸不宣謹再拜

謝滑州文相書

相公閣下某聞之善御者鞭箠之下無駑馬良工斤斧
之側無棄材故必梗梓然後用非公輸也必千里之足
然後御非王良也故世之取人亦莫不然某安庸無所
可凡世俗之所採持以奔走於進取之途者非獨不肯
爲是亦不能直睨於古人之說爲可信而不疑故走三
州之幕而所事者數公其知之者有矣其不知之者亦
有矣知之未嘗喜不知之未嘗不樂何也知之恐不能
報以爲憂故未嘗喜不知之自顧其中所有者猶在故

未嘗不樂竊自惟念得一官十年其連蹇齟齬若其半
書所謂吏考者纔三歲而已其身之困也如此仕宦之
所欲恃以爲助者親故舊戚無一人其地之寒也如
此夫王公大人之門天下士莫不能欲撇不得而覷末
光其迫於貧賤而不得進者蓋十常八九某也恃如此
困之身而走於此寒之地乃一日猝然得出於大君子
之門以爲吏莅非其可遇之遇也誠不自知其幸恭以
相公治天下之公輸而御多士之王良也弛張五常以
爲斤斧鞭箠之具今者天子欲寬東顧之憂實爲此行
又學不遺薦其名天子挽而置之幕下以爲用某何爲
者而堪此誠閣下不獨不梗梓與千里而後取蓋收亦
之棄材而[illegible]廢故之駑馬無以異者豫讓因放爲衆人
至捐身以報智伯之遇如某其身困且地寒如彼又位
齟齬矣曾未立於其門下也宜如何報不宣某再拜

賀文相公啓

某啓伏進奏吏報伏承相公今八月十三日制書建許
田節移鎮長安者伏以入柄鈞陶出專斧鉞注意內外
莫顯於茲擧動[illegible]朝野所繫恭惟太尉相公柱石之
姿禮厚得君文武全器成就明白興遺補弊黜敵後來
留意消息避郄辭前一麾假仰股肱之邦國有大論朝
野何屬四方或憂倜席起坐得公之重天子洗然今歲
寒而以恩秦人家不其歸旦夕所歌再覺魁極日月以
冀某極陋無似早結守下驂遠論約飢渴不展大祁尚
祈霜露所勤以國自謀禱戀之切謹奉啓事陳賀伏惟
鈞慈俯賜鑒念不宣謹啓

述藥

夏四月暴得寒熱病視以醫具吊藥也價貴賤不相適
疾間掇其略書之按本草藥之品有三上即中也下也
上藥主養命自性和厚無毒無所之多與人不傷人中藥
或有毒或無毒能止病下藥之有毒其性專攻擊不得
已始用之今附子也雄黃也硇砂也阿魏也所謂中下
藥也乃大貴而朮也茯苓也蓯蓉也牛膝與芎也柴胡
也所謂上藥若也反其賤焉夫人一身百骸也內之有
甘酸辛鹹苦之為好惡也外之有寒暑風露之所感也
其味與氣一有偏則疾焉今爲藥貴賤視之時之人其
可知矣平日固未嘗視藥也一旦疾作或有不之醫其
所先惟禱也惟禱也不即諸佛則即諸老也而諸巫也
而請焉即諸佛即諸老即諸巫也不可為而疾日加深
始醫之求醫之至也視之且攻目加深之疾其勢不得
不用有毒專攻擊之藥也故中與下也常十九焉如此
不至于死而幸生者無幾人此附子輩來時甚貴而朮
等賤誠其勢然也噫使舉時之人皆知餌上藥也取康
寧為養命之術則朮附子其如何貴賤哉夫天下猶之
一身也君心也古之以其臣養天下可知矣五帝之臣
上藥也三王之臣中藥也五霸之臣下藥也每讀班氏
史見漢之所以養天下未嘗不為之根緊深之其人明
王道如董仲舒言治亂如賈誼推廢興如劉向得聖人
之道如楊雄用法如張湯杜周川川如桑弘羊惜哉

劉青霍去病及迹之竹事如丞相之小大若仲舒諸向
桃朮茯也皆醞釀仰鬱卒不得大有設施於時而湯周
弘羊青去病附子當也幸希世幸用事位不下公卿大
將軍其於藥貴賤與時高下非差也亦其勢不得不然
也且使文帝始大用賈誼武帝又大用董仲舒元成又
大用劉向哀平又大用楊雄自可相去上下扶持驅漢
以趨三王之治舜為劉氏壽矣奈何多任附子輩斲室
其夭也有來矣常聞餌金石之藥之有毒者始若
大益其酷烈之性積而久則發發則入常死如參非漢
發藥耶哀哉吁後之養天下也視漢之養天下其可監
時慶曆五年

讀子胥傳

古今讀吳太宰子胥事以為吳皆罪夫差痛員計不行
而卒讒死也予意為不然且子胥其先幾世臣楚至平
王齊身與其父兄北面事之雖平王虐不道實君也日
為讎至死破國戮其尸極矣初適吳言伐楚不可知公
子光有內志乃進專諸焉已而光果使專諸刺王僚殺
之自立為吳闔閭始引員為行人與圖事遂入郢云然
則光志篡專諸兵也員手之闔閭死事其子夫差其逆
策越誠善可用員如此其可信乎噫晉殺里克齊小白
用吳君人者睨此所以興如員其頸不污闔閭之刃
已幸矣有死之道焉耳無可信而有死之道屬鏤員自
來也悲夫且死也為有知可謝子胥使無賊
徐君廣七卷內以卷志附後

東海徐君履士妻周氏卒之明年將以某月某日葬于
某原使其客狀周氏祗事之能曰周氏其父以先世以
農自力稼穡於家分寧最盛鄉黨稱儒者出入人皆知
為可貴恭慕之而其子兩人業已剩之今可教衛周氏
幼而慧乃使授古女誡七篇習之既又稍稍氏事上撫
下皆有禮可安里人緩急必齊之以情履士少學不
得志而歸周氏恥之益欲教其子其至其家周氏
必手為具盡意厚遇之寒暑大日里中某人過
禮部以詩其門履士以故不欲見謝之周氏曰士必
門而處以事非君所以欲教子之意也比其子見之既
行又資其囊以若干今徐氏為邑之大姓其子皆好學
恥不若人益周氏有助云以慶曆七年十一月卒壽
代撰一
十四
二十有八年凡生十子男女各五人享年四十有九豪
士名道子弟其婿也遂為之銘銘曰男欲其有室女欲
其有歸此父母之心也周氏十子其幼六人呱呱滿室
孰室孰歸今其死不死者以此悲也

乞令疏詞 錄

乾祐令年六十為州縣吏今解官其家窮空欲歸其
孥京師不可行特十口寓于鄉之空將無以為謀久之
其某官長安聞三日或五六日請俸奏吏雖熟天下事
吏坐贓大則竄流其次廢棄終身最下免其官如此者
乃未嘗無凡天下之吏富者未必皆棄其贓而偶未敗
者又不知幾人今丘令官如此其罪而其家又貧如此
將不得為廉者耶夫吏在下以進一旦離其官
則有憔悴不得所之色其吏之貧者雖在位苟歲之
祿以活妻子莫不皆知他日飢寒迫切之憂不得免則
誰肯勉而為廉也嗣撫急之常人所欲為在下置忍且
不行丘令如此惟幾君子之仁謹疏

送與平孫隱知之新都序

關中風俗尚氣勇鬬訟縣邑小不得平必直于州未嘗
肯輒屈興平京兆大縣孫君隱之吾二年而某當其時
在幕府者八月邑之訴于府或日有而興平之民往往
越月至踰時無一人凡一府屬官皆知隱之而不疑每
案牘經平決者輙不複省今年夏寶雞民兩家爭里胥
甲户最高而乙其次甲曰乙未嘗役乙曰甲户高縣拘
文以甲充不服言于州又不服轉運使乃遣興平決之
代撰下
十五
隱之曰法兩相決以户高謂當應乎役者甲雖其户高
然嘗已役矣理不當引與乙比引與乙比此是甲歲歲
無息肩非法意卒以乙充議者以為然某嘗得其書而
讀之竊思西兵以來民緩急應用度破殘其業者相望
剝役不均欲書其說以遺為邑者而未能今隱之將得
稱以為別且賀新都之民其役當無有不均也為之序

善惡有餘辭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至於
堯而丹朱瞽叟而舜人惑焉辭曰堯之善及天下丹朱
特焉而日進於惡其慶不足銷故不肖瞽叟之不善天
下聞舜懼及其身而進於德其殃不足銷故名列五帝
孰謂堯之慶瞽叟之殃無餘也世之言曰瞽鯀有積善

又曰菩忠無餘異哉

復維識院記

予九月在鄭之[illegible]山[illegible]真名曰維識其僧洪
集曰[illegible]代府石識[illegible]龍泉寺[illegible]初更名義
幷其後寺發閑寶九年[illegible]僧志與卽其地廬之
始號維識院慶曆初西[illegible]謂寺不及三十室者皆
毁至是院又廢後五年[illegible]陝以西寺毁而今願復
者宜勿禁故洪榮實分之[illegible]貫出於民姚氏者七人洪
集有僧行且老誦經日常一鉢環視地數鄉之人趨信
之益如歸姚氏十人非巨家能得其不顧吝而洪集無
寒暑奔走能勿懈故其室不俟久而成凡爲屋曰殿曰
堂曰廚曰門曰閣者八區若干間皆壯宏可觀噫儒誠
佛本嘗爲尺寸地雖童子不肯輒屈曰國家嘗詔四方
郡縣小大皆立學本古庠序之法以爲教前一年學不
幸乃廢天下士反無一言發之者今維識再毁矣皆不
毁乎而復其不顧吝有若七人者其勿懈有若洪集者
其請而勿棄有若某者是儒果出佛下其誅也儒之人
視維識豈獨不愧其明年五月院成洪集以始來求乞
予言遂書之且以見其心之恥云時是[illegible]一年[illegible]黃
某記

呂先生許昌十詠後序

廣文先生呂公天聖中爲許昌掾取境內古之跡著者
爲十詠[illegible]時文章用聲律[illegible]其於
詩尤甚[illegible]出於其附爲辭章能主意思[illegible]
而最難先生之詩其不泯者與後二十有二年其子喬
卿又爲判官許昌按家集求所屬謂十詠者得於龍興
佛壁之小石慮其久或亡也又買石刻之凡文章非其
意高雖貴時輒不傳而必諷誦在人口者幾十一二位
下則其傳而又誦者愈少先生之爲人如其詩故仕以
不達某爲童子時已誦先生之詩如鳥窺明鏡心人踏
鑿鑿背至今在唇齒間如昨日則先生之文其可知邪
書其意刻於詩之末先生嘗講書國子監十年故士多
稱廣文先生其諱造字公初云

妬芽說

客有語予人有以桃爲杏者名曰接其法斷桃之本而
易以杏春陽既作其枝葉與花皆杏也桃之萌亦出於
其本蓊然若與杏爭盛者其主人命去之曰妬芽也客
憮然以爲性予釋之曰桃之實不美則易既易之則惟
杏之愛桃芽於其間其勢不得不去也不獨人之於木
爲然天之於人也亦然天下猶之巨桃也天猶之接工
也其實不美則天亦接之昔夏之實不美天以湯接之
桀其妬芽也不可去乎商之實不美天以周接之紂其
妬芽也不可去乎秦之實不美天以漢接之子嬰其妬
芽也不可去乎隋之實不美天以唐接之鄭公其妬芽
也不去可乎客曰當則當塗典午其實皆美與曰其實
夫吾不知也客三嘆而退

歸愚堂銘 幷序

人之生也惡乎本曰性而已矣智愚者性之質也善惡

者性之用也故性之品有三上焉者智人善而愚於惡中
焉者善者智之惡者愚之下焉者愚於善而智於惡夫
忠孝仁義善之大者也其不忠也不孝也不仁也不義
也爲惡亦莫大焉或曰小人亦智歟曰其所以爲智是
亦愚而已矣河内向宗道元伯以秘書丞爲盂都令郎
踰年其民事亦簡出則與其所往來而相知者爲詩酒
之約歸則休其心於詩書文字間未嘗懈嘗讀退之詩
愛其句有歸愚識夷途者因取以名其朝夕所居之室
其惡者愚之之謂歟予恐觀者惑其所以歸之之意因
銘其柱以見焉銘曰
善也邪君子之歸也惡也邪小人之歸也歸乎忠孝仁
義愚乎惡者也愚乎惡者歸愚者也夫善之爲途也廣

矣途之不治則或棘焉吾請五經爲之钁

過箕山說

予嘗出箕山之下望許由冢其日又過潁水與客休于
木交陰客有問曰許由何人也予曰古之賢人也客曰
堯嘗以天下讓之者三而由去之入箕山洗其耳於潁
水至死不出其視天下之人雖蹈水火不啻若越人之
父視燕子之瘠不以屑意夫賢者宜不若是予曰堯之
時天與舜之德矣十六子者舜與其才矣此許由所以
蹈箕山又洗耳示堯以不復出也且使丹朱不肖無舜
以堪天之命其下無十六子者可以任舜之事則吾知
由也雖焦毛髮濡手足以奔天下之急不肯辭竭其位
邪客以爲然既歸書其所以語客者以爲過箕山說

過韶石

韶石參錯布列崛起且秀遠近皆可愛爲川陸上下者
觀遊之勝舊說帝舜南巡奏韶樂於此因名焉古今往
來者莫不躑躅顧盼嘆嘉石之可愛又恨韶樂不可復
見至於嘆息者多矣且韶之所以爲韶也抑有以也舜
爲天下其治之大要舉八元八凱去四凶敷五教明五
刑而已卒至於比屋可以封而垂拱無爲故韶者乃舜
一時天下至和大治之音小彼獸率舞鳳來儀使無之
不害爲韶也假舜也其始一不能舉八元八凱與去四凶
又不能敷五教明五刑以五爲治且安能使比屋可以封
而垂拱無爲也則其樂也焉得謂之韶哉夫舉八元八
凱進賢也去四凶退不肖也敷五教納民於善也明五

刑去其惡也後世有天下之君能進賢退不肖使郡守
縣令臺閣之間廟堂之上無不得其人能敷五教使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得其和能明五刑使
其民悉遷善遠罪獄吏戎狄無不畏威如是而天下不
至和大治蓋未之有也從而播之八音飾以五聲文以
六律是亦一時之韶矣何必舜也予之官番禺道出石
下追古今往來者之意爲之說云

雜文下

乾祐丘令第三考詞已後長安

京兆縣十三而乾祐尤阻山其民喜鬪多盜賊前件官
至不能撓以刑常觀其所以旬禁書而獄或月二十九
日空三年矣聽於民無有留則治績固可嘉矣

涇陽丁主簿第一考詞

主簿掌凡賦稅戶口之事緩則失時急則民困而或散亡惟能得中於職爲稱前件官主涇陽簿一年而縣獻其狀賦稅曰不失時戶口曰無散亡能如是來效可待也

醴泉張主簿第二考詞

天子御民之猾者起盜賊而弱者流亡以爲常去歲陝以西小不收米斗至三百醴泉其戶萬二千不亡一口而爲盜者無一人雖長民者之力而主簿豈不與焉

祭王觀察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觀察王公之靈惟靈嘗遇先帝起身行伍今使觀察不爲不貴壽百二十七抗我人公亦實然可以無憾其師之行或嘗草野今全而歸何有歎嗟銘旌飄飄西風俱聊陳薄奠死生之別伏惟尚饗

祭神文

維年月日具官謹以時羞祭于天齊仁聖帝之神維神魯國之鎮四方所仰廟于此邦如山實在此夏六月不雨自日千里穀粟若不可望民聲嗷嗷天蓋聽惆一雨而足黍入忘旱及此擊斂禾穗溝野霑濡之賜神實佐佑某來守茲土遂蒙稔成芹意以物爲神之報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祭風伯雨師之神夫左右風雨之柄助天以生物而成之者惟神職也平時風雨順適神之功民不能見獨國歲兩災益□以爲祈與報也今年陝以西不雨且旱已而□□□□秋稼滿野凡十三縣之人莫不皆願操持其物以祭神既判史謹擇日具牢醴以爲民荐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祭于金山之神惟神生而佐理天下去大亂使黃帝得爲五帝先死而爲明神是亦必欲福四海擁千里也今年夏大旱秋視常歲爲倍而秋又已有望非神力而何敢以物報尚饗 風后同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紀侯之神惟神生與豪傑俱起而不得天下時雖功名無所見於世死而能福一方又能使其民以□而祭至今俎血不乾可以無憾今雖千里民無災禍士年登包稼穡滿野孰爲神報新酒大牲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濟衆侯之神國家以神常用風雨故嘗有功於前世故歲時祭于侯之廟未嘗闕如今之民親受神賜今年夏不雨踰三月常禱於神既旱而豐則感之欲報於神之心也當如何意不可見牲酒是其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廣惠王之神凡陝以西之民知神常以風雨塞大旱之望每歲少亢則老幼若婦女奔走於神之宇未嘗不朝禱而夕望雨至一禾一菽莫不得神夏實欲旱秋爲稔收祭民之食神其降茲尚饗 龍九

維大少以泰同源年月日具官某祭于露臺之神惟神合民之祭得所憑依國有祀典非功不在神備常享豈無物助鐏酒豆牲實爲秋賽尚饗

代祭致政吳侍郎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故致政侍郎吳公之靈惟公國之杞梓初走散地虎符出入為良刺史蓋晚始達者碩之臣公實有子請老以歸一陳道路父無轍跡公乃投足世風敦厚後來所仰名一教之力千鍾之養五福一身林亭池園杖屨往還其[illegible]之地若在門戶稚孫左右抱弄襁褓笑言在耳弔者勿悲采輔弼之子公如不亡身後光輝可以無憾見意以物非薄之薦嗚呼尚饗

祭致政吳侍郎文

嗚呼岳瀆之氣實為壽岳公蓋鍾之黃髮在庭不盡其器刺史而已天畀宋賢出一公之子左右日月公始歸朝夕艾綬以當綵衣始來[illegible]陝某廻馬首公在陝與孫

子在後觀者塞途莫不歎息公子下車政出人喜千里老幼如被公賜道途之勤未拜几杖而止一月哭于公堂素車在路湖風雨旗助陳薄酌泱落酒觴伏惟尚饗

書記考詞 公美

古記室之任在軍旅間文辭謀畫無不與後世往往施之簿書獄訟其職守益失前件官以名進士由幕府西帥不用凡文辭謀畫之事皆不得施獨書記所謂簿書獄訟以為吏課而已才美藉藉焉

周主簿考詞

縣邑古方百里之國也主簿且得其人雖其令不賢其簿書獄訟亦無有不治郡府緩急欲擇人而使者必取之其尤能者或席不得煖前件官其人也

西嶽祈雨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金天順聖帝之神惟神福此方之民國之屏也故天子歲而時署祝詞遣吏以祭未嘗懈陝以西自正月不雨至于今將六十日苗之在野欲秀而實者若不望秋穀與豆種不得入民蓋望望也某來守茲土未一月視此朝夕恐懼所以未至凡境內食民之祭雖里祠皆將奔走以為民請[illegible]神一方之望而天子所禮也敢不以告尚饗

蘇司理第二考詞

秦人尚氣喜鬭多大獄雖治而京兆訟訴最繁故理官視他郡其責最重前件官處最繁為吏鞫難治之獄而有獄重之責于茲二年其論之自殊死至於杖笞無慮數百人莫不皆得其情而無有究隱不伸斯能也已矣

特是以為吏最而不可

謝雨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人祭于[illegible]之神曰陝以西之民一歲之望麥與粟也天時未必[illegible]或夏穰則秋歉或粟有餘而麥不足今年春與[illegible]雨幾百日苗不得成齊皆請於神未嘗不三日而雨[illegible]而豈凡十三縣之人如神家至戶到而與之麥[illegible]也其德於人之心宜如何刺史有以之責也使千里力無有嘆嗟是刺史一身而追十三人之責在神之功愈大也其德於神之心也又知何以物告尚饗

張法曹第三

法家大抵多刻少恩以爲常廚件官舉進士爲掾曰持十二道與他法立刺史前論人之罪務以平反爲主于茲三年其所處者幾百人無有不當其情才也縱可以知

祭神文

年月朔日具官某祭于天齊仁聖帝曰五嶽天下之望而泰山尤尊山之出雲雨以福於民其功最著惟帝以尤尊之望而持最著之功以食於廟今年春與六月常不雨前後幾百日九千里之內奔走請禱無有不得其心麥在倉廩秋稼滿野神之賜其可見帝雖不德人心謂何刺史具肴酒薦其意以爲民報尚饗

九月日祭于風伯雨師之神惟神風雨之佐人實依恃

代擬下　二十四

廟于此土觀瞻如在其祭孔時旱不敢害今雍之野宜于歲年百穀茂好如無災害衣食之賜德其有歸祭民之具神其降茲

九月日祭于金山風后之神生爲豪傑而死爲明神福此方之人而食其祭某今年春來守茲土四方或大水或饑或疾疫至於死亡流離凡陜以西之民無有一於是非神之力而何敢以物報尚饗

九月日祭于澄源夫人之神曰惟神有風雨救大旱之功在祀典以食民祭雖年不善未嘗敢薄其具今環陜以西之地百穀之種無一不宜麤耕疎耘斂穫收稼凡此之人莫不皆欲操豚肴酒走神之宇圖所以報刺史以時享道民之意其鑒之

九月日祭于城隍之神曰高城深池不虞之備邊疆弗駭吏以致守不壓不湮以爲民勞擁護之力非神曷依祭具常典惟此之報

九月日祭于阿父之神惟神廟像之嚴民所依歸農占蠶祀香至交來茲年之善下田其豐人無疾病牛羊滿野繁神之貺家思其報厥祭不腆神食其意尚饗

西嶽祈晴祭文

維年月日朔具官某謹以香果之奠致告于金天順聖帝曰關中自用兵踰十年其地未嘗夏秋俱大收天特之不得而征斂百出中家下戶幾無以爲生今年風雨節適麥畝至數斛而秋稼又滿野是神憫斯人而惠之最大也八九月粟菽皆已實而雨晝夜不止民不得收

代擬六　三五

老幼嗟嗟若將絕望皆曰食已成之倉廩而耕不穫甯之奔也奈何聰明其德之以卒神貺尚饗

祭古帝廟文

年月朔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告于某帝之廟惟帝有大功與德在前世以食於廟至今俎豆不乾茲民瞻之恭嚴如生後世有天下之君雖相去數千百年而歲時修祀禮未嘗敢忽今皇帝以九月辛亥大饗于明堂禮畢詔天下凡古聖帝明王之祠皆遣吏致祭某茲土之守也謹擇日具物以脩天子之命明靈其鑒之尚饗

祭漢唐配享功臣文

年月日祭于某公某公命世之佐實天所畀遭時得君

功名莫先史臣之言若青與黃既廟而食惟帝之配生死[illegible]於茲無田季秋辛亥　國有大祀我我明堂帝闕不與徧于群神告禮之成來　薦豆籩天子有詔尚饗

文相到任謁廟文

年月日祭于至聖文宣王某　受天子之命來守許以今月戊寅視民事凡千里之內　有一物不得於其心某任其責思其識之初惟有未至　奠之相之謹以物告尚饗

祭某廟文

祭于某廟之神曰刺史食君　之祿而神食民之祭職之治否刺史實任或天時之不　得至于水旱與疾癘非政之為則民歸之神某來守茲　土與神同有是責於許之人今祇官三日方思其職不　敢懈謹以物告尚饗

黃司理第二考詞

國家凡天下之獄設提點官　以察其輕重不如法者而糾舉之州縣吏坐出入人罪　大則免放小則責罰未嘗無其人前件官治許獄歲再　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徙百三十有四杖百　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冤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　可書中

春牛祝文

祭于句芒之神惟神職此木　行生物之佐乃令甲辰是為立春陳根可拔田事其始　乃出土牛示民以時國有常祀吏敢弗懈農無災害惟　此之祈不腆之具神食其意尚饗

代祭黃丞相廟文

維皇祐四年壬辰二月朔四日具位文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漢丞相黃公之靈惟靈生稟於君德頻之民役食其祭福之無疑某來寄守茲土仰止高躅喬木之末清風如在伊春之仲農事皆作無有災害茲民之望祀有常典敢以物告尚饗

代祭宋令公墓文

年月日具位文某謹遣某官以清酌少牢之奠祭于故贈太師令公宋公某友公之子而公之室藏實在茲土今得請以省先子之墓道途之勤不得躬修奠禮牢之之下謹具物遣吏以其意告尚饗

代祭章郇公墓文

維年月日謹遣某官以少牢之奠祭于故司空郇國文憲公惟公茂德懿實映國之史焜燿前人後來所仰忝守舊許公墳實在喬木宿草令名如新邇今得請省墓于洛左右版輿出此便道涉履之勤意不能專牲酒勿腆敢以吏告尚饗

代祭張文孝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贈尚書文孝張公惟公沖泊之德抱藏英瑩器之渾粹白琥赤璋遺時得君亟為闕人出入三紀庭之耆碩必持物翰嬰云勿疑不極其有猶恨以沒巨梓偃蹇公輸欽嗟追惟曩初遊公之門堅卿輪囷公實斷之國士之報勉勿敢忽戶牖謂何興言愁恨乃今得告省墓先子道公之墳宿草實在音容如生恍在耳目敢以牲禮拜墓之下公

予有間令其區[illegible]尚饗

代祭建成侯廟文

年月日具位文某謹遣某官以柔毛剛鬣清酌之奠祭于漢丞相酇公惟公去思猶德頡民弗忘[illegible]祭血[illegible]恭嚴如生某祭守茲土庶幾清風今若[illegible]下遺光餘餐并見若聞禮公之庭行役勿咎[illegible]政以物[illegible]

代祭杜水部文

祭[illegible]故[illegible]水部杜君之靈惟靈仕官[illegible]始卒聞位止[illegible]未為達專城之惠古人所[illegible]二十七十無[illegible]然何有憾悵[illegible]不有敗𢇁[illegible]帥君益請老死生之光[illegible]自[illegible]銘旌在道[illegible]以見其意尚饗

代祭下

二八

箴陽衍第三考詞

舜陽人約地為它盜往往窺案於其間居一歲為禍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或杖或徙或戮或斥其亡者一向已矣夫如是非才為固不能其考可書

祭辛氏太夫人文

祭于某郡太夫人之靈惟靈四德具備宜于室家[illegible]姑之懿發聞于人善慶之報乃俾百年衣纓蟬運有子與孫啓手之日維呼耄耋蓋七十杖經[illegible]慕觀者左右莫不咨嗟誐誐之門人曰不亡莫禮不腆庶幾其意尚饗

代祭范大資文

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六月[illegible]丙戌朔文某謹以清酌[illegible]之奠致祭于大學士侍郎高平公之靈惟靈文武之資以時挺生出遭千齡並為名臣諫諍之風古人勿忘述龍之餘就不日難朝夕發發若欲與食餞或翩諸名益發謂婦人童子知君所為世實有言皐夔之姿或在[illegible]郡不逅益堅實元之間西夏弗賓君臨我師包義立言伐殷心奔走乞盟矢石出入天子所勤吞丑大用參國之柄君所設為不棄故常歆致天下堯舜乃紹弗種其有[illegible]不欺息刺史十年偏迫不施上閒左右議望以歸或者抱負庶幾一伸物理孰究志竟以殁嗚呼希文止此而已忠也不朽來或可期樞旌之東手奠莫前死生之別與言便結矢意以詞傷我奈何尚饗

代祭

二九

春祭祝文 已後青社

告于某神曰凡物不得其生然後可要於成若其生也燥濕寒燠不得其宜後雖有五日之風十日之雨欲其豎實成好茲莫可得故民一歲之望在於春某守茲土敢忘是心今有種皆作其生成之功繫於神其就依尚饗

殷都曹考詞

為吏患不能勤勤矣患不能廉廉矣患不能久故職舉為勤知足為廉終身為久前件官為青之掾三年凡刑獄租賦無不舉既勤矣而又能廉其背不久者耶審如是所謂能吏者茲後有他衍我其考可書曰中上

法曹劉昭遠考詞

次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illegible]人情不得刻者爲之刑杖
不少恩前卜官以通經眾[illegible]孫於此若老於爲法
有每犯且從必傳以經義然後屬[illegible]一不當其情其
到而少恩則[illegible]也其考可書中

臨[illegible]李正辭考詞

青之屬[illegible]胸最小其地介山寇偷往往窺[illegible]
其間故[illegible]錢十人以備盜今其令又用武人[illegible]
官爲尉[illegible]發輒得之未嘗亡一人非其才耶其考
可書中

臨淄尉考詞

尉能捕盜[illegible]知不可免而不敢爲盜亦去盜之一端
也山東大[illegible]多盜今臨淄獄一歲之[illegible]視他縣者幾
幾人而[illegible]件官爲尉蓋有助云其考可書中

益都縣尉朱康齊考詞

官無大小因其能而使之則職無不舉也三齊多盜而
益都青之劇縣前件官始以能捕盜得官今爲尉於茲
前後寇偷者發輒得之而未嘗亡一人豈非所謂因其
能而職無不舉者耶然則其能也豈止爲尉而已其考
可書中

代祭提刑陸學士文

絫于故殿刑陸君學士之靈早擢科第以才藻聞不擢
[illegible]進積[illegible]以遷器其遠到莫始度量既伸既知爲憂之
[illegible]官書林乃剌于泉事爲益著名能日香再試于外
[illegible]刑拄轡所至訊獄有條符移之來墨盡未乾曾
不疾云而以訃告善也蟻殯其誰莫嗟予線勿持室斂
勿親柩客于道觀者忍耶麾符所繫手黃交前矢意以
言侑此看觴尚饗

代檀集下

曾伯祖康州使君與
曾祖給事俱
高祖朝散大夫之子
康州生
大史
太史嘗刻大孤山宿趙屯二詩跋云
先大夫平生刻意於詩語法類皆如此然世
無知者小子不肖晚而學詩擢微言之或絕
故刻諸星子灣以俟來哲今家藏代檀集間
多少作又厄於兵火之變是以傳本尚未見
于世
紹興中我從兄吏部諱然將漕嶽內嘗欲盡
刻我先世詩書皆未果輦偶滋承乏於五十
餘年之後謹以是集鋟而傳之非敢曰成我
從兄之志而
太史微言或絕之懼尚幾不泯焉嘉定二年

秋九月望諸孫朝散郎直顯謨閣西浙路漕
運判官舉謹書

曾伯祖康州使君代檀集蓋平生著述之一
僅存于煨燼中字畫傳錄不無小誤屢加參
攷復得館閣藏本更相訂正但古律詩間存
參錯不敢以已意更定而雜文上下又多不
以類相從意是作序之後續作或不專用歲
月先後為次悉從其舊亦疑以傳疑之意云
諸孫嵤謹識

代檀集　三十二

劉原父公是先生集不分卷

（宋）劉敞撰

清鈔本

公是集五十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劉敞撰。敞有春秋傳，已著錄。葉夢得避暑錄話稱敞集一百七十五卷。據其弟攽所作集序，稱公是總集七十五卷，敘爲五種。曰古詩二十卷、律詩十五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文獻通考亦作七十五卷。則夢得所記爲誤矣。原本不傳。今新喻所刻三劉文集，公是集僅四卷。大約採自宋文鑑者居多，而又以劉跂趙氏金石錄序、泰山秦篆譜序誤入集中。即攽所作公是集序，亦采自文獻通考，而未見其全。故註云失名。其編次疎舛可知。又錢塘吳允嘉別編公是集六卷，亦殊闕略。考史有之序春秋意林曰，淸江寔二劉三孔之鄉，文獻足徵而見。今三孔集故在，獨二劉所著燬於兵。則其佚已久矣。惟永樂大典所載頗富，今裒輯排次，釐爲五十四卷。疑當時重其兄弟之文，全部收入，故所存獨多也。敞之談經，雖好與先儒立異，而淹通典籍，具由心得，究非南宋諸家遊談無根者比。故其文湛深經術，具有本原。攽序稱其合衆美爲已用，超倫類而獨得，瓌偉奇特，放肆自若。又稱其考百子之雜博，六經可以折衷。極帝王之治功，今日可以案行。學聖人而得其道，所以復出於前人。友于之情，雖未免推揚太過。然曾肇曲阜集有敞贈特進制曰，經術文章，追古作者。朱子晦菴集有璺莊記曰，學士舍人兄弟，皆以文章大顯於時，而名後世。語錄曰，原父文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又曰，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書中來。比之蘇公，有高古之趣云云。則其文詞古雅，可以槩見矣。晁公武讀書志謂歐陽修嘗短其文於韓琦。葉適習學記言亦謂敞言經旨，間以諧語酬修，積不能平。復忤韓琦，遂不得爲翰林學士。蓋祖公武之說。今考修草敞知制誥詔曰，議論宏博，詞章爛然。又作其父立之墓誌曰，敞與攽皆賢而有文章。又作敞墓誌曰，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薇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止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其銘詞曰，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則修亦雅重之。晁氏葉氏所言，殆非其實歟。

稷堂先生曰晁公作氏
父墓銘而亦大不然
其節惟其文云云者
歐公有謂其文章
不佳之語晁氏語不知
何從得來而道聽途
說皆不足爲前賢之
重而然無識甚矣而
不免爲世所惑之者
可以不辨也

晁氏曰劉敞字原父袁州人慶曆中舉進士
累遷知制誥出知永興爲人明白俊偉
傳記無所不通爲文章尤敏贍好摹倣
披時嘗食頃草九制各得其体英宗嘗語及原父
公對以有文學歐陽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學可稱耳
石林葉氏曰慶曆後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
敢抗衡者劉原父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
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書
梁入閣事之類原父即爲剖析辞辨風生文忠論春秋
多取平易原父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父間以謔
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後忤韓魏公終不得爲翰林
學士將死戒其子弟毋得遽出其文集後百年世好定
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謚曰公是
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荊公素厚坐是
相失及死弟子私謚公非先生
朱子語錄曰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
古絶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
父
又曰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公誠有
高古之趣但亦覺詞多理寡若無甚發明

竹溪林氏曰劉原父於諸經錯綜貫串自得於心不肯
下荊公荊公實畏之尚書義更定武成先後皆從
原父

劉原父公是先生集

賦

栟櫚賦　　蠲憂賦

騷

逆伯強文　　屈原擬辭
懷歸操

詩

擬京　　古風
閔雨　　荒田行
小孤山　　雜詩效玉川體

雜詩二首　　朝爽
示張直溫　　今古路
漁翁　　朱雲
晚至池上　　金山廨院
晚涼　　金山東堰北望海門
道聖俞讀其近文　　細雨
雉陽歎　　移蒂
秋齋讀比軒　　屏上兩蟹二首
寒林石屏風　　昨日風贈王舒
始聞雁　　貢甫在京口阻潮
冬雨偶作　　兩適前軒偶作
桐軒晚坐　　贈梅聖俞
潘道士　　野人致枸杞青蒿
登禪智寺贈同游　　蔣生
楊白花　　烏夜啼
涵虛閣玩玄猿孔雀過海舟
睡起　　和貢父仄步詩
兩霽同聖民登樓　　朱蘭寄王深甫
雷波勸耕作雜言　　李觀曾鞏飲涵虛閣
秋興三首　　疊韻

同永叔廬女奴彈啄木　　留城子房廟
出城　　景仁聖俞同飲景靈園
和介甫明君曲　　燈花
和聖俞贈狄梁公裔孫　　送曆元衡通州判湖州
贈聖從侍制　　雨中獨居有懷江梅
早至涼榭觀芙蕖　　同客飲滄州佚老亭
曲水亭竹間默坐　　野望
蕪城閑望二首　　秋齋望月
竹語楊州壽寧寺作　　招友上清宮
送張六太尉新安　　月下

聞范饒州移疾　小雨
城南雜題四首　春
淮上期龐十一不至　送人之洛
晏晚　聽鍾
畢捉　編杜子美外集
子司錄東園　城樓晚望
芙蓉池　觀城上梅花憶和
憶和　雨後登坐嘯亭
舊薔薇　清明後雁
西戎乞降　西浦阻雨

金山寺　江行寄隱直
始秋　山寺
琵琶亭　野望
椶櫚　觀南戍士卒作樂
小園春日　風雨寄張野人
題送亭副任回　獨酌懷和甫
聞梅聖俞移官　西城請平三首
晚涼　城南晚歸
城南泛舟三首　秋晴西樓
秋晚西樓　遣思

觀魚臺　寄王二十
聞從闕中兵備河東雪後登觀風樓
泛舟　觀陝西圖三晉
聞韓范移軍涇原　九日
寄隱直　重傷胡二
梅花　至日登樓
雪後　春陰
初晴　廣幾堂雨後偶凡作
和楊儀國傳帛屏詩寄聖俞
離京後寄貢父隱直並公祠大街

北亭　鼓角樓宴席
奉天門觀流水　鼓角
臨波亭　春晚
府公牡丹開不及觀夏日上府公
寄襄陽男氏龍園　登東望城樓
聞竹下小徑於居章瑞竹
傳師驛館　寄題歙州流盃池
涼夜　墨竹
秋雨　雨楚
表本勑　司勳推移曹州

澄心堂讀書　　送楊景修秘書劾烯
懷陳州舊居所種桐　　月夜
荷花　　七月二日
和同年時在爲福寺　　送王子直還行濮
重到謝氏園亭　　泥雨早朝
送隱直辟書州幕府　　和章伯鎮
寄劉景烈　　賀司馬君實
獨宿直舍　　送同年王殿丞知鄭縣
奉同隣幾詠雪　　再和隣幾
直舍竹下殘雪二首　　送晁殿丞僉判鄭州
送洛南周寺丞　　和直儒夜凉
雨中北軒晚寢　　送鄧武張學士
詠庭前箭竹　　月夜獨酌
月夜期江海二君不至　　五月望日赴紫宸
同持國遊江干三首　　和永叔禁中對月
又和憶幽谷　　爲李叔儒陪武侍宴
北軒竹甘露降其上　　劉永年部署淸讌堂
送李宙後守東平　　十二月二日
朝謁信武殿二首　　親文帝
武皇　　楊無敵廟

自入北界　　陰山
鐵漿館　　富公老人
原子嶺寄隱者　　寄書
留別永叔　　送范景仁李審言
過中京上安平奏狀　　朱稿
十二月二十七日　　檀州
紅玉雜家女四首　　冀州正月十六日飮席
雪後上城　　登平山堂寄永叔内翰
和貢甫遊禪智寺　　后土廟瓊花
無雙亭觀瓊花　　四月見梅花作
送張奕爲廣德省親　　同人獻芍藥
雨後同文　　轉運沈郎中通和州
城樓　　得貢甫巢縣書
雨中聞鐘　　喜晴寄彥猷
與楊十二赴平登城　　城下種竹今有佳筍
淺閣　　登城微雨
中秋見月　　雨中送孜入京
珍簟　　曬書
暑雲　　蟬
登揚州城北門　　臨雨亭

勸耕亭望田家作　和少述題虎丘二首
自淮南還東平　路上避暑
王屯田歸盤山別墅　樂知隱漁臺下
董相　受詔候代
丙申閏月　汾州有唐大曆
白髮　戲子華家
鎖宿禮部中夜口號　齋濤二首
探花送花五首　集禧齋宮雨後
同梅二十五　介氏錫及第
閣下紫薇花　答景彝對月

客有遺予云云　燈花
聽女奴彈胡琴　鷂碣中
聖俞挽詞　戲題
過湖城誦雋不疑傳　同河中簽判
正月初九日杜城集　答校書郎孫倖少述
和御製後苑詩　興慶池送客
送彭待制知瀛州　立春後遊杜城
獨行　晦日
風雨　渡河
永興軍作

勅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轉運判官勅

制

龍圖閣直學士趙師民包拯守刑部郎中
參知政事程戡曾祖守讓贈太子少保
曾祖母某氏追封郡太夫人
祖某贈太子少保
祖母某氏追封郡太夫人
父某贈太子少師
妻曹氏追封定安郡夫人

曾祖母平原郡太夫人田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祖太子少傅思義贈太子太傅
祖母彭城郡太夫人劉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母京兆郡太夫人王氏封某國太夫人
程戡檢校太傅宣徽南院使判延州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包拯加上輕
車都
尉食邑
祖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楚王彬封吳王
秘書丞范純仁父仲淹贈吏部尚書

誥

韓通贈中書令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建水軍録事參軍

太常少卿張錡可光禄卿致仕

無為軍録事參軍馬髙裔可太子中舍致仕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可諫議大夫

太子中舍通判衛州張兗可殿中丞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晉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苯妻某氏可封仁和縣君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宰相呂夷簡奏試國子西門助教王渊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孟可試將作監主簿

内殿崇班唐詢可内殿承制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規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沈披可衛慰寺丞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修可礼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奉政大夫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權梆州軍事判官楊可右替善大夫致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己可大理寺丞致仕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

屯田員外郎胡振除都官員外郎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户部判官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司門員外郎可開封府推官

奏疏

上仁宗論吳充不當以譴責礼生被逐

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第一狀

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第二状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第一狀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第二狀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第三狀
上仁宗論皇女生誕决賜予
上仁宗論天久不雨
上仁宗論水旱之本
上仁宗論災變宜使儒臣講經義以言
上仁宗論呂溱等補外
上仁宗論乞濶畧屬令之罪
上仁宗論石全彬不當除入內副都知

上仁宗論狄青宣撫當置副使
上仁宗請詳定官制
上仁宗請諸州各辟教官
上仁宗論龍昌朝學術乖僻
上仁宗論景靈宮不當建郭后影殿
上仁宗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上仁宗論孔宗愿襲文宣公
上仁宗論温成立忌
上仁宗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上仁宗修商胡口
上仁宗論城古渭州有四不可
上仁宗請罷五溪之征
上仁宗論輔郡節制

表

揚州謝上表　謝加學士表

序

送楊蕡林序　劉景烈字解序
春秋權衡序　送湖南某使君序
顏魯公文集序

記

待月亭記　王沂公祠堂記

東平樂郊池亭記　先秦古器記

論

畏天命 一本附雜文無論字　三代同道論上
三代同道論中　三代同道論下
湯武論　治戎論上
治戎論中　治戎論下
封建論　狂譎華士少正卯論
城郢論　非子產論
四代養老論　賞罰論

賢論　叔輒論
患盜論　救日論
箴
畏言箴　護箴
辨
君臨臣喪辨　寓辨
義
公食大夫義　士相見義
致仕義

議
張忠定謚議　趙侍首謚議
為兄後議　與為人後議
天子五門議　復讐議
處士號議　不舉賢良為非議
拳議
贊
西漢三名儒贊
策
策問二首
書

與吳九論武學書
啟
上鄭資政啟　知永興軍謝兩府啟
傳
祭法小傳
解
師三年解　御龍解
小功不稅解
雜著
續謚法　責和氏璧

諭客　讀封禪書
問南子　伊呂問
魯法　憫學
舜死　救疑
說犬馬　諫著八篇
雜說六篇一本作七條其孟通古一條　題魏太祖紀
投壺　說大射三侯
疑禮　疑東漢逸民傳後
碑
萊公祠堂碑

行狀
劉居劭行狀
墓誌銘
大中大夫行祠部侍郎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俞公墓誌銘
祭文
祭吳二先生文　祭梅聖俞文
告伯父瓊文
附錄
宋史劉敞列傳

賦

栟櫚賦

圓方相摩、絪縕粹精兮、剛健專直、交神靈兮、憑翼正性、栟櫚榮兮中立、不倚、何亭々兮、受命自天、非曲成兮外無附枝、應其容兮容葉森々劍戟鋋兮溫潤可覩廉而不傷兮霜雪青々不累僵兮壽比南山、邈其無竆兮被髮文身何佯狂兮沐雨櫛風寒無所妨兮苦身克己用不失職兮摩頂至踵、尚禹墨兮黃中通理、類有德兮屹如承天孔武且力兮凜其無華不尚色兮表英婁木々如絕塵兮擣棄變衷及自匿兮遯世無悶々々易幽嘿兮明

告君子吾將以爲則兮

離憂賦

抱戚々以長歎兮弔悼々以自盱視離々以毅邁兮精家々而就霸氣憤亂以釋鞨兮形貌淍而荒瘁信民生之多難兮伊天命之方摯知買性之無瀆兮是秦經而道蕤日月騰以漂忽兮春與秋其狎至卒撫心以抑志兮諒投棖以遺大哥帝堯之餘列兮歷三正而相仍下天漢而遐燎兮啟東藩於大彭胡亂宴以泯棼兮賢遯世而遐征適江介以幽處兮訖三從而弗擇求王明而受福兮祖來儀於太平（自彭城以來先三徙皆江南）支群龍以登績兮勑体

命於遠泰兆別子於郁邑兮更名毅於京師由清白以
象賚兮旻顏慶而歷蒞取長策而遄發兮同窮荒而不
疑敵輸歡以馴教兮獎変服而來娛中心實使生外兮
謖大道之惟摧惟保姓之蟬聯兮工參差以千歲裕後
葉之孔惟兮慄情申而事靡志殺揚之未究兮不克荷
而爲羅誨丁寧之在耳兮洵僶俛而違殆恩馳思於昊
天兮又寤辟而自慰發與齡以交永兮旦命請於罔宴
涼不育而遭逝兮曾夫人之髮鬒原本始而罔褒兮心
溶陽以崩潰趯履厚而戴高兮蔚生々其莊頓頓者人
閈以超舉兮後供養以拜慶一覩於顏色兮宜餘生之

足留中怳忽而自失兮恭閱兮手前倏天不可以志兮
道不可與謀毋苟殺匹婦以圖謀兮罔澤狗彘丈以寡
尤々

騷

逐伯強文 丙子

寶元二年予羈旅淮南舊來言曰今茲歲多疾疫予
因作文以逐伯強伯強厲也能爲疫者故逐之
皇々上天兮浩々后土厥生孔繁兮其施甚溥陶々仲
夏兮草木蕃蕪鳥獸孳息兮我民樂胥我民孔豐兮上
帝是仁天子聖兮百工日新工無秕政兮下無悴人隣
里其集兮樂哉欣々伯強何爲兮執畀以政反世五福
兮持柄以令我民不怡兮既喪其盛白黑眩瞀兮孰察
其正謂壽反夭兮謂康反病仁義無益兮苟且爲喜嗟

爾伯強兮其獨何心絕世和氣兮使民不任上天孔神
兮大德曰生天不可長罔兮民不可久侵天誅誠加兮
安所避匿公驕兮風伯遊嬉尔伯強兮何所詣南有蠻
兮爲冠爲通西羌戎兮特根自虞天子孔仁兮靡高畢
屠伯強往兮代天伐誅嗟中國兮不可以留子不去兮
顛倒忌予

屈原擬辭

梅聖俞在江南作文祝於屈原譏原好競渡使民習
尚之因以鬪傷溺死一歲不爲歉降疾殃失愛民之
道其意誠善也然競渡非屈原意民言不競渡則歲

楙悪者說也故爲帋作蝦辞以報祝明聖俞操艇淚

得神意

維時重憂吉日維午神歆既醉錫辞以嘏曰朕之初生揆於度嘉朕以名終身是守抑豈不淑不幸遭遇讒慝被憂天不可訴宗國爲墟寧取自殺朕爲忠生豈不永年悄〻荊人是拯是憐是水湘波哀不靡旃旣招朕魂巫祝皆先豈朕是私將德是傳諭胥及溺初亦不悛其後風靡民益輕死匪朕之心是豈爲義婦爲其夫母傷其子人訖其端指予以譬予亦念之其本有自昔朕娉眞不爲家下世予尚之謂我好忠昔朕不容自投於江

世予尚之謂予棄躬旣習而湖旣逵蓋繆被朕僞名污朕以等朕生不時亂世是逢民之秉彝亦是直道從仁於井朕亦不取汝禁其俗華懷朕忠好競以誣一何不聰我實鬼神民爲是主莫祀其祥予之所厚予惧天明爲事戲謔予惘極流爲事競謔予懷意舛爲事狎侮汝惟賢人曾不予恕猶俗雷同訖予以好履常狗直切諫盡節人神所扶未必皆福者邪卽正何以有罰曾非予懷可禁其爲毋使儀匡指予爲非錫汝多福畀爾麗曆使汝忠信於君畢宜

懷歸操

蟋蟀在堂歲去除今我不樂帶以紆豈不懷歸畏簡書

蟋蟀在堂歲云逝今我不樂濡以滯豈不懷歸朋友畏

序六行誤作一行

詩

覲京

上二十年，始建北京，以章明先帝巡狩之德，以孝思于
下。於時野之處士相與議曰：盖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
鎬之閒，不能數百里，文武之德不過五侯伯，而時人乃
以聖人之德天子之事歌之，有如聖朝德位相侔，述作
相維而無適駿烈哉之詩，此乃處士之罪，非公卿之過
也。乃考声譔辭，以繼大雅，垂之無窮。其文曰
皇作大都，大都雄雄，奄定北國，四方來同。皇曰卿士，在
昔聖考，祇遹文武，維慈幼老，天監在上，既有明德，乃命
于下國，有不後匪乞命之，亦章慶之，乖先服之，亦保有
之。時維獯狁，侮予之獲，靡靡鹿鹿，麐麐跳跳，時以狂紫紫，丞嵆
裁要義，騖侵覲及漂，群心不寧。帝奮厥武，百萬其士，匪
怒以蘇，于三十里，如虎如貔，如霆如雷，靡有遠邇，天子
其來，天子來止，士增其善，孰偷其生，以不奮厥驅之運
渾獲之音音，靡有軼張，殘厥軟𤢖，或獻其室，或請其命
帝狩于牧，維時既定，屹屹魏其山河之固，匪山河則固
維上帝伊祐，既錫尔弓，既豢尔弓，獲我臣之四方是依
皇曰卿士，聖孝之德，允于孝思，孝思維則，尔孫于覲，以
作我都，以赫厥靈，俾後嗣睽。皇曰卿士，維帝時功，時亦

維人維寇，萊公示敬，示止，弼予于治，翊示前人，用迪示
事。皇曰卿士，維帝作武，率是萬年，莫敢予侮，泰山之封，
后土之祥，予監若茲，維天是眷，翼翼覲土，天子國之禮
穆原廟，聖人則之，孰為穢暴，來覲來覲，俾警于威，于忠
是剖，頸頸天子，孝德自躬，率是依恕，罩之比戎，河水東
注，昭哉禹蹟，時萬斯年，天子之德

古風

子欲富矣，何用為富，農不若工，工不若賈，子欲貴矣，何
用為貴，德不若名，名不若聲，聲稱兮，統兮三五之人兮，終
窶且貧兮，孰知其珍兮

閔雨

臣伏見春首以來，天久不雨，曆官李用晦治大衍，執
革，太常趙從古治黃帝六氣，咸以謂風旱歲爲然，陛
下焦心勞意，側躬修德，撤樂損膳，讞獄宥過，以迎尊
善氣，爰及言事得罪者，唐介杜樞之徒，復特見甄序
小大之臣，莫不欣然，人情悅則天氣和矣，乃三月已
巳，日入而雨，至於庚午，詩不云乎，益之以霢霂，既優
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以此見聖人之德與天相
符，言出而物應，行發而神動，雖水旱之古有常數者，
猶不能違之，況其助者乎。竊觀詩書所載盛德之君

至誠動天之速未有及陛下者也臣不勝鼓舞之至
謹撰閔雨詩一首十二章章六句撰進以聞
堪輿絪縕一晦一明或沉而晦或亢而暘自古以然世習為常 民生蚩蚩靡究靡知其幸而吉不幸而災猖狂妄行惟所遇之 天命降監在我元聖兼受慶裕四方既定維民之恤無所疵痾 伊年暮春久旱不雨人曰時哉曆有常數禹湯之賢莫能不遇 帝獨曰是豈足言化育萬物若銘以誕惡在誠薄不能動天 退而齋心淵默以君鍾鼓不拒宴游不娛左右肅然二懷瞿瞿 疏獄省刑與物更始而怨孔悲引咎在己災及四海愚智咸囂 追悟讓真夤進滌滯舉色無廷式序在位變習攘逆懷戚屏氣 已已乃雨君有鬼神凄凄其風渰渰其雲自西徂東膏無不均 匪震匪接匪溢匪淺生我百穀豆萌畢達以享以食小大胥悅 天子之德視雨之施肇自京師達于四方無有蠻貊孚我君惠 天子之政視雨之時養老長幼遂我熙熙更化易俗而民不知 天子之度視雨之積自天降康錫萬時億眉壽無疆以靖四國

荒田行

大農棄田避征役小農挈家就兵籍良田茫茫少耕者秋來雨止生荊棘縣官募兵有著令募兵如率官有慶從今無復官勸農還逐魚鹽作亡命

小孤山

驚波觸而崖反照射比壁蒼山與相排所謂小孤石橋根萬仞淵聳甬百丈碧祠堂審精嚴行旅進粲澤或云婦女神盼繾頗有迹吾知定名意似欲旌介特流俗失其真傳聞莫闢釋居人私其利禍福妄損益競爲媚姑說以誑聰明德先王秩山川禮典有廟食黍何媚於竈屋已忘正直吾欲爲小孤作書解行客獲恐不見從嗟哉世多惑

雜詩效玉川體

毀巢鳳不至竭澤龍不游賢者有所歸得非龍鳳儔周公下白屋聖德被九州趙禹謝賓客漢朝以爲優澆淳不相襲用舍何其繆苟循一身利亦爲萬姓謀哀彼杖杜詩死生遺道周

雜詩二首

鑿井取泉飲上山採薇食豈不信甚悖所緬皆我力泉也非难致薇也不易得志士恥徒飽衆人苟所獲纖姓畏弱恭棋籠害羽翼悟理宜在早無爲晚更惑

二

道薄德亦散功名爲時須用力世所賢守正云愚智
者競蒿目小人疲迓圉悠悠三季後此風豈已渝安知
治未病祇痔而多車堯舜無能名越哉已矣夫

示張直溫

築山必使高鑿井必使深百工或淺近盛德差浮沉爲
有尺寸枝能棲垂天禽烏有升斗泉能容横江鱗借論
論物理足以開君心隘在容不足弱在力不任大道如
路然自無古與今

朝乘

朝乘日東出暮載星影返頹寘朝暮中出入咫尺間已
覺素志非更知人理類小利專欲速大德不踰閑

今古路

出門道路多縱橫不可測我今欲遠行須問習行客徐
徐逆路人借問青松側客曰今何往答之游京國客乃
指要路而言行有益古路雖大道不如今道直但行今
人路猶如假羽翼彼客别我去獨自躊躇直爲今見古
路信乃無昔式今路足輸蹄古路多荊棘欲行今人路
恐背古人迹欲行古人路今人笑迂僻又擬不出門奈
何飢寒逼哀哀此時路悠悠蒼天亦不遂今人嫌路猶
行古陌陌陌雖然遠且保無蹶失勉哉自勉哉前去難

云適不獲見揚朱萬古凝魄

漁翁

白頭老翁披敗簑求魚終日罩淮渡渡深水潤望不絶
網目雖密能幾何大魚鯉鯶入淵底小魚鯢乾登網裏
手殺足踏吁可憐何不爲網大如天

朱雲

志士不忘棄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伏雖博狸狗襲虎
威激只在精神存漢朝凌替外戚盛五岳振蕩三辰昏
臣强主弱上不悟廷中唯唯誰能言朱生節義邁金石
面勍不避師傅尊願求上方斬馬劍誅一屬百清其源

天威振怒不我受利刃接頭雷建斧當前折檻色不變
命在頃刻誰攀援昔時仲尼魯司寇七日行戮鶴乾坤
嗟哉此生心不就寘寘治土埋其冤漢家社稷変王氏
張禹虛蒙師保恩卑默先見在物表佞臣敗國雖復論
我願乘雲叙天閽亞陽宇要指其孫立朝搴搴辨邪正
無使奸人闖倖門

曉坐池上

宿雨墜高葉薄雲籠朝陽園林澹澹秋庭户蕭蕭凉水
淺魚唧聲荷深鷺倚昂幽懷欣自得佳賞契所望忽恐
群動作深林沸蜩螗

金山屛詑

門前松響亂頭上，疊工江國流眼前。松聲水響兩不辨，似有疑非心悠然。安得乘興浮輕舡

晩凉

落日蔽崑崙，微風起閶闔。蟲聲語悽惻，樹影翻離合。叅露結明的，圓蟾瑩塵匣。浩歌始自放，喟此匣中鋏

金山東崖北望海門

甇高仍一望，北固何崔嵬。地形東吳起，江勢通卭峽。英雄既已矣，壯觀空在哉。寂寞寒潮上，孤帆當檻來

過聖俞讀其近文明日寄之

昨日過君家，燮睡偶清劇。非無俗塵累，毒見秋陰鎔。任琴詩新聲，瑤音逸趣趣。神驚自來蹋，不爲天寒縶

細雨

小雨滿前軒，濃陰不時歛。隨風氣潛潤，竟日花微注。池光慘淡昏，樓色依微辨。寒添夕景長，坐過秋容晩。楚客歌六變，今懷孰云淺

灘湯歌

梁人猶未灘湯歌，隋人水調能相和。梁人池臺已平地，隋人岸樹空嗟哦。猿人隨人去如水，水水声日夜流不已。張旭廟前春草生，里人尚識將軍名。圖譽已滅心不死，憤氣半夜凌蒼冥。丈夫節義豈在小，願爲長劍刺長鯨

秋草

蕭蕭江上草，秋老叢已深。悠悠文王死，常恨牛羊侵。遶根湧潢池，悧我江湖心。清風日夕過，白鷺時見臨。跌響拂琴瑟，綠華曠衣襟。處卑節不改，習靜情更欽。炎輝已堪愛，秋景坐可尋。願及創明堂，甘心辭故林

秋霽讌北軒

北軒屬秋霽，晩見風葉零。豈觴命賓友，環坐飛綠醽。遇適輒歡笑，放言露中扃。兀然不省醒，起見天上星。勉強相劝引，我讌子宜聽。幸無兵農憂，稍寂散休寧。讀書業

文外，唯有醉句醒。世逐若波濤，富貴乃浮萍。置之無可稱，視彼鴻杳冥

屛上兩贊

謝公樂山水，不以官爵閒。天机有所賦，世俗從尒訕。上躡峴岩峰，下弄淸泠澗。吾生泰如此，敢避剝琢慢。寧爲迸中竜，勿作局下騶 謝靈運

二

人生誰不如，妄爲世所束。與衆當自往，與盡斯自復。大雪搭溪路，新晴月微燭。去非之子棲，返豈斯人辱。儫矜便所適，寒塌幽獨 王子猷

寒林石屏風

屏風畫山皆仕暇寒林石屏自然者奢紋紺脉乱交如
經樹高枝自蕭洒觀者寧知畫與非但怪奇妙非人為
又疑古昔著石瘦何得本末無纖遺桑田変海松栢死
寒暑不及崇枯期佳哉大鈞肖群類埏鎔精巧無鉅細
天真道貌皆生成俗師筆墨那形似吾人幽獨最相宜
摸摹遠謝雕鏤姿城中雲母屏更好慎勿浪示豪家兒

昨日風贈王舒

昨日風今日雨門前泥坑作夜土秋懷惨悽誰最多江
南秀才洛下旅十年麻衣走南北飢寒不比倉中鼠悠
悠暖日庇重雲舉頭看天不得語

始聞雁

冬夜何湧湧北風扇悽惻始聞南飛相鞘鞘過測来賓
無乃後恐非歲時忒翔風稻常貢物性隨变易衰者一
何屬路遠霜重積就湯既云侍厥義寧自然胡為堂上
士撫劍重嘆激

貢甫在京口阻溺未渡

向晦月滴魄楚濤為之寒枸堂無深涉客子鰻歸期今
遠涉步潤眺賞秋山奇大川限南岳暮日明西壹登高
既勇戟懷古殊瑾詩謂彼一帶限積此三敢思何當命
海若利涉魁詞飢

冬雨偶作

江上朝来雨城中起寒色凄凄混塵土漠漠寂空碧築
場看已晚及物恨無益芭蕉怨下泉客子長嘆息

雨過前軒偶作

江南羈客懷鄉暨晩起前軒對零雨清波滿目如鏡中
遠岸高松十餘樹砌旁芳草似汀洲㶕岩殿角飛紅樓
沉光倒影入浪底宛是君耶溪上頭蒼霧眩烟迷近遠
水色誰能辨深淺忽驚謝去塵中游不知正自居京輦
何人草服倚長柯迴頭誤問釣魚翁眼前景致偶相向
何異仙術游壺中

桐軒晚坐

孤軒遠花桐颯颯閉閑雨聲起眼前涂飛花乱如舞輕
香寨侵庵晚景寒當戶玉粉散游蜂珠華濺高宇紛紛
綠苔上半已隨泥土遊役丹究爲何年肅文利秀時不
可稼歲晏郵容奥

贈梅聖俞

耳聞梅聖俞交比將十載洛下聚英豪文華富如海聖俞昔
錢公倚畝州公日淡王樓館洛中皆名士
聲名動冠劍久合參朝案何意幕中客
新遷江上棠聖俞以詩信趣多知建德縣君□京師高材用雖晚大器終有在三

公識者多蓀梭可立待棲〻九衢裏塵土增厥殆相連
恨知晚亻似去貧餓憐居幸見逼沃此朐磊魂

淸道士

工清宮中老道士、曾從先皇去封祀、山頭候夜迎大輪
汾工搖鈎出金耳雲成龍虎雷翠華〻翠前導清泥汶
萬靈扶駕百神護襍沓仙侶推雲霞黃衣羽客千有餘
多能引說新蘇初漢廷儒士議迂闊天子自用申公書
金繩玉策埋石壇神光夜見連空虛天心報既宸意喜
白茅玉印旌其徒惟宮賜席接虎帳待之如賓盡誠悉
中書秘術使之覡神動精搖勞飛躍鼎湖龍去何超超

日月茫〻自奔忽龍髯墮地秋草生人世霜華滿頭髮

野人致枸杞青蒿

味薄時共笑野人犹相高春回有餘暇饋我杞與蒿酌
酒謝其意株之亦誠芳城中多好事逼半稱賢豪盃酬
具五鼎珠玉輕一毛將之獻門下皆有千金褒何故皆
此計而反從吾貴淡泊從自樂膏薌未能叩性知老夫
羨顏欲耕東皋田閑有餘力從人覓英婷

登禪智寺工方贈同遊諸公

重岡抱城起清川帶野回〻都遶陵谷遺寺空池臺倏
竹入聽蕭荒溪轢崖寬鳴禽畏人起故老驚客來豈過

感與麻浯欸寄歡衣伊昔游此今于今安在哉谷深春
光寬地爽景後顏遠適暇一笑觴君礙餘盃

蔣生 有序

廣陵蔣生死十四年矣尸犹溫其妻與其女閉門守
之未嘗與隣里通水火或者疑其有道而杜君懿實
之盡嘗有自呂來者以書一封畀其家蘇之蔣生之
迹也故俗以爲仙因作五言贈君懿

仙翁棄妻子往爲壺中客玉棺竟未掩人世已成昔白
雲無回期三徑滅餘迹猶傳有青鳥往〻寄消息

楊白花

飛〻楊白花隨風渡江水江水來不極楊花去無已稿
啼深深樹雪落千萬里春氣傷人心綿〻復如此

烏夜啼

城頭月出天正白宿烏驚飛啼夜色枝高風多露新滴
畏聲忌影不能息愁人感之援鳴琴拂絃成聲淚沾襟
嗟尔雛生八九子 游不過東西路白頭反哺無所恨
柏山分飛獨何心

涵虛閣玩玄猿孔雀

清池明夕景高樹含涼風巳猿戲前楹越鳥安深籠悲
吟激清灘文綉舞蒙茸翡衰不自非全生或爲客□□

[illegible]

遇海舟

秦王好神仙東工瑯琊臺蛾眉綠髮五千輩去乘長風歘過蓬萊此時秦人海旁立生別死分不敢泣但見高帆雲中没野鳥悲鳴為翔集遇海舟何時還火焚荆棘空驪山

睡起

日午吏稍休池工道還眠水木淡相映庭户清無喧時有山中禽來鳴高樹巔微風拂衽過會意成儵然有生滯形役萬物安靜便悅無涯湯積高卧亦終年

和貢父公步詩

江介多悲風川廣不可越畏塗非吾土游子愴明發群山起楚蜀中水會深渤地險自始然天塹豈緣設撓陵三國際傾塞五胡末（魏文至江曰固天所以限南北 唐馬殷江水倒埋死如是）非無英雄姿于此智勇竭疑城尚虎踞膚馬餘欲處人謀雖工拙神物有予奪請陳真人翔顧事丹浦從風雲掃氛埃雷雨救焚溺禹功東漸海漢使南啃粵犬平自兹始盛德信賠厥

兩霽同聖民登西北樓

兩餘暑氣滅日出淺雲開高樓極遠目百里無纖埃山形西北鬱江勢東南來舊都尚能記壯觀多可哀微風激清嘯浩蕩 寒杯亦知非吾土聊徙樂徘徊

采藍寄王深甫

采采澤中藍制為金翠衣春風為君舞婉轉有光輝良辰古易失麗色世云稀嗟嗟不盈匊日暮空來歸

雷陂勸耕作雜言

陂蓋江都之地吳王釣臺在其旁先時民耕三千家其中後猛為吏所奪廢不耕者十餘年矣予持地籍老召還耕者使縣大夫授之地如其田舊

君不見江都宮昔時有何崔嵬下臨雷陂水前路吳王臺臺空無餘級水竭空尾隋淪人已曾顧此長嘆息今世更為隋人哀乃知天地間一盛亦一衰但從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未有書契勝言哉堯舜是非可兩喜哉欲功人闢草萊種稻水一方藝麻桑四顧無嬉之樂非我有耶独亂比由無言未知百年間更復誰當奚且欲及閑從賓客省耕詩歎時徘徊

李觀以太學助教曾舉以進士及第歸侍會郡下素聞兩人之賢留飲函臺閣

孤鸞言北遊感憂復南翔遲遲中道還乳音何鏘鏘太平向百年此回多羡祥擾擾都人士今先覩輝光雖無醴泉流江水清且長雖無朝陽桐翠樹茂且芳今將萬里遊顧得少徘徊為君所奉何自以謝楚狂

秋興三首

微風起閶闔秋意日已滋陰蟲群悲鳴草木同變衰天
道雖茫昧平分爲四時功成自當去搖落何独悲

二

魏年貴公子流從功名間一浮江湖水悽戚顏朱顏凋
運接萬衰路海如忘還棄世脫敝屣風流安可攀

三

耿耿秋漢揮中夜西南流牛女永相望婉戀悲素秋安
知乘槎翁徑出海外遊天路或（若作幽）陰神仙非所求

疊韻

圖書如遠廬吏事累志意指邈聊消遙辭家自棄置

奉同永叔於謝功曹家聽揚直講女奴彈擊未見
寄之作

空林多風霜霰零吹木朝飢悲長鳴口雖能呼心不知
誰彈琵琶衆其聲雄雄切直相丁嚶欲飛未飛皆有情
琵琶八十有四調此曲独得玄妙工翠鬟小女態自殊
能承主歡共客娛轉閑揮撥意淡如坐人雖多當若無
醉翁引觴不泣餘詩老彈鋏歸來乎兩君韻高如此何
況櫪上之馬澗中魚我生不覺世俗樂頃卧江城更寂
寞園中有樽開樽奉雖有高下無宮角未聲年然當人

心寂寂之風殆可學淵明無絃非無意白髮秋來自少
樂得公新詩濯我愁因問楊子更借不我欲醉聽江城
樓

留城子房廟

大風起豐沛海水群飛揚逐鹿未有歸飛龍犹道旁一
見契千載立談開八荒拔龍不可羈鴻鵠得翱翔昔爲
黃石師智策無与双說蹈赤松賞功名忽如忘由來神
仙流理与天地長陵谷自有遷若人豈復亡我行覽遺
跡城邑空蒼蒼感古追遠遊白雲杳無鄉

出城 八首 已東接水江湖塘田墓多居民更以捕魚種蓮藕自給後丙申以來四年矣

出城得自便下馬事幽討曠野荒不耕蓁蓁生滿道往
往逢飢人群輩掇野草不惟黃頭兒亦有白髮老問之
指積水此去殊浩浩室廬久漂蕩樹木多立稿食之且
餘死竟年亦久詩不能去墓壇更欲依蒲藻昨來詰連
茨顏不減粳稻明年當大穫妻子或相保

與景仁聖俞飲景彝西園

髻髮今欲白山林未能往每逢負郭趣嘿有歸田想置
酒於栢下当春更蕭爽欣欣二三子相与晉一賞早花
何娟娟秀色頓背養翻禽声喧呼永不忘羅網物情樂
非遠未必在深廣曾曾井中魚胡然困俯仰往哉主人

翁示我以天壤故懷寓一辭益愧鳴佩鶴 園中并有鳧數十頭

同永叔和介甫昭君曲

漢家離宮三十六宮中美女皆勝王昭君更是第一人

自知寺輩非其倫恥猾黃金買圖畫不道丹青能亂真

罰君上馬空反顧胡風吹沙關長路此時一見還動人

可憐悒々使之去早知傾國難再得不信傳人謊自誤

黃河入海難再來昭君一去不復回青塚消魂栽迹絕

唯有琵琶声正哀

燈花

大中有芝孫幹連葉頃刻三秀慨其燁々耽爲而生耽

爲而榮既富且壽君子正之

同介甫和聖俞贈狄梁公裔孫

陳平智有餘周勃勇無敵兩人相提衡終復漢社稷梁

公拄石姿独立謝群力民君多直言薦士有深畫既扶

將頹運復起未然業事業兼二子浩然雪霜白偏材或

獨往特達見全德誰謂十世遠風義猶不隔末孫何夫

離畝畝有飢色明詔問樂卿布衣列士藉名垂天壤間

氣使懦夫激聞君高声歌更若出金石

送胥元衡通判湖州

平生笑山詩非隱復非吏今更欲似之頗將老將至矣

君自請識於世寡所求能從親闕下遲取江湖進扁舟

駕長風千里破高浪倚檣一清嘯俠氣橫雲上釀碧香

下酒紅鱗苕溪魚綠衣趨爲壽此樂天下無誰不慕軒

冕願多困朝市人生雖自謂祿仕當若此

贈聖從待制

君居御街西我居御街東如何百步間十日不相從君

非國中植蒼々千丈松我亦湖海人應隨孤飛鴻俱游

人間世俛仰豈不同蕭々鬢向白蔑々嗟轉蓬仕固不

期達貧亦不辭窮行當一麾去牽識樣寧翁

雨中獨居有懷江梅

表起風雨交蕭々秋氣寒出門無所詣行道如此難思

我平生朋相得何日歡共來來嘗約趣舍不待言潟酒

有與醉孤琴能一彈時々商声歌磊落千百篇浮雲歸

無期宿草秋向殘独咏鴒鳴詩一唱三四嘆

早至凉榭觀芙蕖

林深池亦深日出光晚反粲々花尚含濡々露猶浥良

魚潛復躍飛鳥翔又集物情況如慕心賞詩難載誰能

贈遠人來々空佇立

同諸客飲清州薛史君佚老亭

百尺井底泉激射作飛流羅漫入庭戶宛轉如奔虬主

蕪城閒望一首
宮

人三署即持節西南州棄之眇故里富貴安足留却掃長閉門羸餘非所求客來坐林下樽酒相獻酬未嘗語朝市餘事良悠悠乃知獨往意不必山林幽衣冠多偶才縱蹤公與侯誰能懸其車五十未白頭嗟嗟賢大夫此風可鎮浮為問三輔間何如禹少游

曲水臺竹間默坐

杖屨不能遠消搖池上林微風起衆響炎日隔繁陰斐亹激泉流閒閣語鳴禽放懷在離人寄賞欣會心既謝朝市喧亦忘山谷深雖知非吾室猶以開煩襟

野望

重陽去寥落小雪逼蒼芒歎起疑枯草爲歸棲夕陽薄雲依孔白寒菊暗消黃佇立何為久愴人非故鄉

蕪城閒望

幽尋古城上秋景日凄凄落照映原没陰蟲當路啼隋宮變蕪蔓楚兮失端倪自是傷亡國非關醉眼迷

二

春草忽更綠荒城陰霧滋風存鮑昭賦秋益宋生悲慨想秦兵出傳聞羽檄馳江湖歲將晚空羨逐鴟夷

秋霽望月

明蟾此夜新佇立爽精神幾日隔霖雨相望如故人風生疑折桂雲欲埋輪應有潤山客長歌哭滿巾

行指揚州壽寧寺作 周世宗嘗幸此

隋宮老荊棘淮地阻山川天子周王狩諸侯楚杜遷宿車江上水休甲古城邊清蹕仍過此高臺亦宛然殿堂生影響西古刹丹玄欽鶩驚跳鮒遺碑共記年廢興真可感耆舊每多傳一詠蕪城作斜陽聞暮蟬

招友上清宮

修竹高松無俗塵全然不似近城闉黃冠習靜多藏客野鳥忘機却傍人高閣切雲銜落日廣庭霏雨濕清珉北窗固有逍遙地來讀離騷戴角巾

送張六太尉新安

新安好江水想復似桐廬吏隱應相稱官卑還自如洛

塵趍走衆同俗敝爭餘會自求知己頻飛一鶚書

月下

蟋蟀滴露浸石垣松檜吟風如澗泉夕夢未窮山寺遠
自疑衆月弄潺湲

聞范饒州移疾

沒顯憲平漢主知淮陽移病苦清羸偃藩政事應無反
伏閤精神定未衰天欲斯人身必乏帝疑飛將數多奇
何當半夜問宣室獨使疎客对受釐

小雨

春城頻過雨一望一增新欲晚雲成錦初晴草似茵和
声散喧鳥若意屬游人何晚車馬息東風飛暗塵

城南樸題

當日龍船校五岳旋聞池沼學昆明近來封棹和平久
舊地分教百姓耕 講武池

二

垂楊冉冉籠清蘗細草茸茸覆路沙長閉園門人不入
禁渠流出兩殘花 玉津園

三

盤姍不稱三公位偃蹇空妨數畝庭只有老僧偏愛惜
借人圖画入書屏 短棍在水陸院

四

早時風景愛東吴一到京師興益殊偶问城南疑澤国
夾川垂柳滯僧居 水寺

春草

春草綿綿不可名水邊原上乱抽榮似嫌車馬繁華處
才入城门不見生

淮上期龐十一不至

淮上稱最早朝晨光滿兎譙有懷空悵望無如獨行謠
水色全含鑑林花半隱樵雲烟平宿莽鷗鳥破春苗野
俗陽歌發游人白馬驕先生惟寂寞至樂亦逍遥洙泗
風差遠川原景幸饒思君不得見何以助簞瓢

送人之洛

逢人問萬少千里駕征軒倦馬夜未寝鳴蟬秋尚煩風
烟新邑洛冠蓋上東門合有西賓問歸時許共論

夏晚

閒餘時候早夏晚似新秋月出空堂静蟬鳴深樹幽健
逢鷹寺習喜見火傾流早晚涼飈起重修白羽裘

聽鐘

随苍客回轍夕陽鐘送秋寒声漏(疑作滿)空谷暝色下高楼斗
逐悲風起徵無遠角收旅懷傷急景聽此愧淹留

軍捷

捷報旁龍關書從白豹城（豹中城名大軍所至）關河開地利雷雨肅天兵氣攝千山動威加萬里平獻俘多寶玉馘首悉長鯨杜稷今何遠嚴廊策自精餘妖暫呴沫壯士待鞶行天馬來西域駱裘貢上京遥知舞干羽冠劒賀公卿

綸杜子美外集

少陵詩筆捷懸河乱後流傳簡策訛樂得戴公全廢壞書從曾氏幸增多斯文未喪微而顯吾道猶存歟也歌病肺悲秋情自失苦吟時復望江沱（子美詩云病肺臥江沱余亦有此症）

子司録東園

辟疆園圃歷城闉閒道池臺事事新自置一罇消永日别留盤石待幽人雨添蜀色迷三徑風散花香入四隣亦欲肩輿乘興去主公何必舊相親

城樓晩望

長夏淮天却似秋居人未解白鷺裘雲起岱山時漲雨風迎滄海欲横流日边渴問長安使天際頻占賈客舟自是乜哀宜寫望不閑非土故登樓

芙蓉池

緑葉青蓋滿方塘雨洒風吹著処香净掃釣磯双樹下酔歌涼枕弄秋光

龍城上梅花憶和

城頭梅樹花初發每到花前憶劉中白水碧山應有（疑缺）與君携手逈春風

憶和

楚澤茫茫白芷生春風紅樹語流鶯高樓不見千岩路落日空含萬里情

雨後登望晴亭

風捲高花舞成雪雨滋芳草緑侵雲層軒獨立時惆悵淮北春光過五分

黄薔薇

緑萼黄花相映深水边臺畔結浮陰何人解賞傾城態一笑春風與萬金

清明後庭

晋滞江南久今來萬里歸春風稍和暖作意入雲飛

西戎乞降

南国傳消息西戎送好音懷柔知帝力啓佑亦天心御酒蒲桃遠離宮苜蓿深仍聞編旧札五嶽望君臨

西浦阻雨

黒雲連海面急雨漲淮潮稍稍洲渚沒昏昏城郭遥畏途仗忠信高舉幸扶揺不作圖南異誰當慰寂寥

金山寺

水面塵土少山頭泼景微蛟龍能護法魚馬各忘機（有山龍穴及山禽巨黿之屬皆馴）空寂見佛事幽閑滯客歸遙莱似咫尺擬縱海帆飛

江行寄隱直

自念復遠遊與君仍解攜天文鷄首尾地勢陝東西江漢饒風雨関山盛鼓鼙羈憂吾易老秋意欲淒淒

始秋

秋色忽已改旅程殊未央水雲含變態山雨送凄涼杳杳青楓暮菲菲白芷香多才悲屈宋搖落近滄浪

山寺

野竹擅蒙翠孤峯杳靄青山樓隨詰曲石路上青冥雲色移時合鐘声隔岸聽似聞堪避世游子未蓍絲

琵琶亭

江頭明月琵琶亭一曲悲歌萬古情欲識當時腸斷處只應江水是遺声

野望

江水才可越扁舟浮夕陽高秋霧寒落遠樹出蒼茫潤水清兼濁山茵綠映黃漁翁豈招隱何待唱滄浪

樓櫚

蕭影龍光竿影直雪中霜裏伴松筠可憐憔悴淩雲色還勝昂藏獨立人

观南戍士卒作樂

蕭鼓軍中樂旌旗嶺晚過激昂還劍舞慷慨萬人歌睥睨荆衡小騰凌虎兕多北風隨殺氣横絶洞庭波

小園春日

草色初新柳蒂長宿烟斜露濕朝陽東山雲起西山碧南含花開北含香

風雨寄張野人

天地初閑泰雲雷未厭屯泥深長謝尹謀拙若晏貧狼

籍千林雪空七一半春仍愁三径裹草色斷幽人（張好周易陰陽之說故詩有泰屯狼籍字也之語）

題送别亭任四

北飛鴻雁南飛燕擾擾俱非自在身莫向孫亭南北望野花江草最愁人

獨酌憶和甫

閑宴一樽酒獨酌静無言夕陽不可駐流水且東奔對犬迎虛吠舟人争渡喧嗔然此時憶不醉已消魂

聞聖俞移官雲上以便歸養

親老不擇禄此心如古人戴星摘吏事戲綵適鄉隣箸

下開新酌汀邊咏白蘋醉吟俱入手亦未負青春

西域請平三首

西域請都護崆峒獻凱歌兩階增羽籥萬里肅山河甲第旋裹小春宮首蓿多雌雄双匣劍弃置欲如何

二

棄戎傳上策不戰屈人兵遂斷匈奴臂何須萬里城出車非遠略高枕得昇平戰骨猶冤死吁嗟壯士名

三

單于貪漢物中国避天驕賜予金銀貴行來玉帛遥悲傷賈太傅慷慨嫖姚慟哭將韓第英雄未可招

晚凉

楚山何處雨天氣晚來凉返照郊原静清風松桂香高樓半雲霧遠水入滄浪幽意鷩飛動身浮酒散狂

城南晚歸

高秋変搖落遠水露澄明飛鳥江中度孤帆木末征送風吹帽側踈雨逐雲行無盡聊當返窮途眼自驚

城南泛舟三首

乘興隨所適出郊聊汎然清波能照髮白鷺巧迎舡老樹悲秋雨高風急暮蟬孤城隱不見落日暝浮烟

二

不踏城南陌從春及素秋蕭條非復昔顏貌旁堪愁白露蒹葭老清風蘭桂幽佯狂驚楚俗應識接輿猶

三

高岸看為谷通波幾度城積草非太古野宿競偷生兩逐雲行過山休返照明楚欽搖落際更動北歸情

秋晴西樓中秋

清風卷氛翳廣野露秋毫木落山覺瘦雨晴天似高閒亭置樽酒看月湧江濤高臥滄湖海非關氣獨豪

秋晚西楼

微霜欲墜木葉脫積凉已収天宇清皎々日華映林莽

策々風色閑染判正憐戎馬秋防塞何處悲笳暮遠城回首浮雲滿西北乜哀還見古人情

遣思

淮上秋光凝客恨城頭暮色斜暉獨醒未必能勝醉遠望由望未可當歸

觀魚臺

落日含古意高臺多遠心魚龍潛凍水蟋蟀有哀音江漢南浮遠閩山北望深張衡四愁意歷々起登臨

寄王二十 先借王杜甫集今病未及録近從吳生借本增多王數紙因丟抄寄予為王叢又为作序故報之

昔借吾家杜甫集無端卧病又曾編近從雲上吳員外

復得遺丈四百篇夫子删詩吾豈敢古人同病意相憐

子昊亦有新書不識傳持去悵望秦城北斗邊

聞從閑中安儁河東壬午歲

胡兵絶當路戊卒下河源烽火飛狐口旌旗積庭門和親故下策薄伐本中原誰斷匈奴臂非無國士恩

雪後登風觀樓

雪帶郊原濶城横碧玉齊夕陽寒似落遠樹望如迷旅雁情更急棲烏飢亂啼孫歌非郢客竟日恋危梯

觀陝西圖三首

險固非天意承平恠主憂三年勞將帥萬里問旂裘尚記安西道空悲定遠侯大河知何日夜正東流

二

憶昨傳消息胡來渭水旁信知秦地險未覺漢兵强青海通西域長城起朔方分明見地理悵望隔要荒

三

秉摇漢使者聚米馬將軍閑塞他年阻河山此座分悠悠戰傷骨処處怨妖氛未分儒生老深希筆硯焚

聞韓范移軍涇原兼督関中四路癸未

涇原非遠塞韓范各名卿地尽三秦固身當萬里城指塵沙漠静談笑鐵山輕報國心如石憂民病若酲終軍

材冠世没□直如名風雪隨車騎鷹鶻起旆旌年年戰頻紛事事渡堪撗會刑蒼生恥重肴鑄劍耕

九日時保州軍乱殺守尉河北置烽火憂警未平甫中防秋

采采黄花菊飄飄閶闔風醉從紗帽落興與古人同北岳烽烟隔甘泉候騎通悲歌傷遠目不獨為青楓

寄陰直

江漢相思山萬里君家少室定西東年華過去如流水心事差池似老翁一世共爭蝸角上微生分付酒杯中途窮何必多垂淚吾更寘寘笑阮公

重陽胡二首前寄詩與此篇並同時所寄而使我不能以字詩送家遂持也而書似之作此詩之方[illegible]而死後無妻生女故末句及之

今日寢門側涕流手不堪伊人竟長逝回使邊空函知覺知音絶深懷挂劍慙仍聞身後事生女不生男

梅花

澤国春還早山梅臘競花繽紛迷雪意浩蕩過年華驛使紅塵遠江風短日斜芳菲惹高失愁思乱悲笳

至日登樓

南極陽生天地新高樓氣色已含春得無鴻雁翻歸蘂應有龍蛇動蟄鱗久久復書雲占楚歲不辭為寿引湘醇甘泉從杞雖能賦悵望鉤陳擬北辰是日上親郊

雪後

飛塵暫消息春意日沖融野水涓涓綠林猗靡靡紅耀
魚輕泮凍鳴雀舞和風出處驚時節悠悠看歲窮

春陰

江上浮雲聚城中暮景薰東風酒味溢小雨客愁添寒
色端侵牖斜陽不滿簾滯留成楚老異濕意無嫌

初晴

雨餘春更好日出望還新嗟鳥啼驚客林花笑向人年
華如過雁世事劇飛塵置酒陶嘉月滔滔醉任眞

庶幾堂雨後偃几作

短夜推微月流雲濕太空蕭蕭篩竹雨颯颯舞松風形

影明燈裏叹娛隱几中吾衰倘未甚夜復夢周公

和楊傳國傳吊屈詩

知音不恨遠異代或同心更覺自識路幽遇亦含情性
記識楊子臨淵悲賈生高文激頹俗令使衆人淸物前歲中

夢作此詩後數日拜除知江守沈署事過楊居子而想見物色如夢中故覩作文祭之刻于石

寄聖俞

徘徊帝城裏獨詠有所思故人音別北秋風今若茲流
水去不已新鴻來有期寄声可相及見樹天一涯

離京後寄貢甫隱直來生眠後一日雨中作

淸川如帶屢回環信宿挽君百里間敢恨淹留同杖潘

正憐風雨似梁山月殘虛幌無由共雲映高樓不可攀
却怪夢中翻識路化爲蝴蝶一飛還

壺公村大樹

若人既羽化伊樹亦千年委幹龍蛇蟄此樹枝垂下入土中交陰孔
翠鮮流光駒過隙浮世海成田信有壺中藥能移物外
天眞游鶂何許神理直茫然會見遼東雀悲歌感市鄽

壺公所居近市今此樹乃在郊外亂漢時城邑也

芷亭

籍甚離騷後芬芬楚澤濱移根煩老圃北異得佳人秀
色誰与玩清香不自珍吾今故可愛況及物華春

鼓角樓宴席

周城百雉擁中軍阿閣三階麗白雲燕雀總知依盛德
山河相与助雄文此樓府公作自爲之記桂梁緩帶居多暇旨酒嘉肴
客易醺還識魏牟懷北關正逢長日扇南薰

奉天門規流水

流水回環縈雉堞亂山蒼翠擁層樓令時綠蟻消長日
幸有高風送麥秋

鼓角

落日孤城閉高風暮角愁邊声亂歸鳥物色向新秋尚
有弟子怨仍傳出塞憂時來翻感激不悟看層樓

臨波亭

綠楊芳草日云躍竹塢花原敞對溪水影時翻高檻動
天形略抱郡城低逶迤野與鷗双下點綴春愁鶯亂啼
宿雨楚山雲正滿高樓莫上使人迷

春晚

芳菲不少住白日空長遲樹暗射綠春衣生晚涼
々句時節細々倒壺觴誰使風前紫未涔醉後狂

府公說牡丹發閑是日過晚竟不及觀

落日含明艷清風襲暖香傳聞亂人意想見弄春光醉
裹歲空要愁中夜未央异時驚麗絕秉燭正難忘

長日上府公

紅芳過盡綠陰多宗莫無如長日何午影遲留成蔭暑
薰風飄蕩作清和事雲餘欲驗松生腹棊罷真知斧爛
柯遠想高吟暢美景訟庭容寂長青莎

寄襄陽日氏龍圖

虎符龍節鎮方州天祿先生尚黑頭南紀山川殊壯觀
高陽賓客故風流沉碑幾処書遺愛非土他時恨倚樓
想詠王君樓屢薦為寬三袞寄綢繆

登東城樓 時与李文使著

高樓望不及野與遠相追宇宙一長嘯山川多所思遙

寒才勝酒短景不禁春俯仰哀群動遑々見爾為

閑竹下小逕招君章

翠竹先無數蕭々一徑新陰繁催短日地僻斷飛塵砮
石兼容客幽禽不避人君能爛熳醉當及之覽真

瑞竹 双幹同本性采省因以瑞名

貞節偶相望雪霜終不迷應將古人比孫竹有慈齋

經師驛親先帝所植兩松樹又錢丞相壁記

華封耆老望車塵故以青松祝聖人雲去帝鄉暴變海
日枝重疊長龍鱗

寄題飲流盃池

公子愛客意高山流水聞清波無斷續翠竿自迴逐野
與四時浮葉陰終日閑何當竹林賞醉耳聽潺々

涼夜

疎雨洗明月清風生晚涼動搖星辰影汎灔河漢光蒼
茫覺草腐虫吟知境荒端憂易達感不眠疑夜長

墨竹

翰游念此君子墨慰幽人洒落不經思蒼筤如出塵丈
加月下影濃淡霧中筠試作吳山想蕭々意亦真

秋雨

采蕭過晚歲飛雨度高雲暝色寬見秋聲墜葉聞過墻

低似滅遠岫望如分惚蟀悲 纖莖絲葩欲勞

西楚

楚劉淮西自不怪元王賓客亦迎生重捐醴酒迷高士
末路翻七五十城

袁本初

橫刀長揖繫廷中健者寧須屬董公酈竭無勝真假手
始知天下有英雄

周鄮推移曹州出君凡換五幕府

珠履幕中客棲々不倦遊當歌一長鋏歷聘五諸侯棒
撒為親喜問津輕旅愁誰憐在陳士無友重悲秋

澄心堂讀許渾以下諸詩

許渾詩後三百年長嘯空堂覓舊篇落日孤城曾不改
曲池高樹復依然塵埃猶想道路客文雅村迢今昔賢
魚躍鳥飛殊有意卜居仍欲近湖邊

送楊景修秘書郎歸

武林曾孫塵外仙手攜桂枝歸故山本鄉始信一經是
衣錦不須三組還蓬萊現書郎復爾枳棘棲鸞殊未然
野人放蕩尋先進慚愧竹林諸阮間

懷陳州舊居所種桐寄黃翁

忽憶南軒樹春風空復來陳七韶已矣孔老鳳悲我不
作溝中斷應隨爨下灰旧居阡陌並君到為徘徊

月夜

月出浮雲聚盡風生中夜清星衣競搖動河漢湛虛明
老樹稀疎影驚禽斷續声秋懷先已乱蟋蟀（一作夜）定宵征

荷華

水国非人境芙蕖五月秋乱香清宿酢艷濃破征愁魚
戲多堪数鷗飛絕自由會須窮一賞詰曲任扁舟

七月二日

西風進庭樹天氣颯然秋山雨捲成洞高雲淡不流乎
分感一葉遠興憶扁舟蟋蟀何須急羈人始欲愁

戲和周年時在薦福寺

迸暑涓々酒闌襟細々風過雲催急雨落日澹秋空樹
影經行熟泉声笑語通少年與不淺尋与老人同

送王子直还竹溝

薄々雲蔽日淒々寒中人飛々燕歸墊漠々雁來賓暹
子獨有友悲秋空病身登山復臨水便覺二毛新

重到謝氏園亭寄裴博士伎叔王主簿宗傑時其

徘徊遠林下香尊為誰芳前日同遊客今朝俱異鄉東
風吹淡蕩隨遠似淒涼何用江千里春心故易傷

泥雨早朝

雲氣卷舒東復西月華明晦曉兼迷正憐盥服坐假寐何忽蒼蠅來誤雞高卧山林勞夢想出門冠帶混塗泥人間氣味故易厭宣若從容歸治畦

送隱直辟青州幕府

全齊七十城表海寄名卿何府馳黑雁除書得俊英借箸心感激憑軾氣縱橫浩蕩軍中樂從容謖下生士由知己用標以及朵攀送別羞長鋏能無歸去聲

和章伯鎮

南上湖潭推記初北還宣室受釐餘共憐賈傅才無敵真作揚雄老著書調笑群雅飢欲死去來千騎樂何如洞庭木下鱸魚熟三歎新詩重起予

寄劉景烈 前寄新詩未答近移為陶部署

漢設重關作塞垣詔移飛將護秋屯胡人無復窺南牧燕客時應笑北門清酒肥羊宴長日輕車精騎獵平原少年真得軍中樂況復詩書盛討論

賀司馬軍實河濟川得麗公辰

上府愛才天下聞西君素出將軍門欲正大爐熙民望顛排寒氣作春溫不煩束縕賓游說聊復優賢報國恩自笑野人卧窮巷夏瞳方擬獻天閽

獨宿直舍

談笑從容宮漏稀高軒去盡掩重扉風含玉宇霜威勁月墮珠窗燭影微周衛相望喧夕警爐香不斷護朝衣塵山驅更覺仙山峻旅夢端從江海歸

送同年王殿丞知鄞縣

同日大梁客共登青雲梯逢時方躍馬往政暫驅雞萬水會東海千岩閱剡溪遠遊極壯觀肯為傳書迷

奉同鄰幾詠雪

侵旦蒲城雪從天萬里風陰沉朝日交條淡宿雲同徑渡湖沙遠群飛海上空崩騰兼上下眩晃失西東帝外銀為闕河濱貝作宮瑤林高不及璧水潤無窮巨麗神仙境精微造化宮霏花爭爛熳噴霧拉溟濛掃洒埃塵路甘心含物象充牛衣愁病客寒鬢似衰翁倦帽銘餘黑貂陵大似紅屬盛深刻轉正色坦明融姑舞多珍鷺連群有斷鴻陽微壯頻復陰老志驕雄奇屢貪奢等輝煮畫夜通嚴華驚朔易古老識年豊占賦愁賓右聞歌累郢中閒門徒自喜衆異力推崇

再和鄰幾

冱寒調暮節大雪冐神州氣象齊千里光茫混六幽度前蚑通日隕曠葉驚秋烱熏長誰引雲羅薄自浮勢輕

低更起影乱去还留玉石均朝采珠璣共暗投圍城明
組練格野乱旗旒模象群形富甲龍蛇陰周雁空語蚊
縱騁望快登樓插壁含珍帶叢叢耀寶鈞洶應河澤比
甘豈井泉併萬物紛同態繫陰慘共愁波声増澍澥原
色借來筵邀醉時吹雨欺貪屢洒裛驅除旻蟲蠹排迫
楚氛収人謝沍塗孱家戒汗濠淵画圖餞粉埊比巽拄
歌謳積久風遍屬酒逸歲聿遒短才非子敵秘思為君
抽为韵侵渠郢頌言不可酬

直舍竹下殘雪二首

阿閣三揩敵井幹宮墻十仞遍雲端故留殘雪侵春事

欲伴孤篁老歲寒

二

重疊空揩委玉塵簇疎碧篠凍浮筠地寒自称孤高節
不共陽林競早春

送晁殷丞僉判鄭州

世德緇衣美天倫玉樹溫于君如舊識贈子欲案言東
里賢能宅成皐戰伐原往客詰者老遺跡尚多存

送洛南周寺丞

不知南洛道空慕紫芝歌從子老將至送君情猶多双
見尚方去駟馬故鄉過想見揮絃樂春風和爾知

送邵武張學士

待詔勤寧履承明歎直廬一麾從此去千騎上頭居歲
事畬田早風謠鵠舌餘斑春急隷傳知不為鱸魚

雨中晚 晚寢

樹色禽声相与閑吾廬仍共一枝安浮雲蔽日綿綿雨
積水嬰城慘慘寒还恐百苦從此歇不知何土幾时乾

月夜獨酌

閉门高枕交游絶一夢江湖意緒寬
凉月破雲烟碧宵皆憐塵宇敀塵置露充高樹光明感
風度疎星影乱搖驚鵲似投人如息暗蟲舌恨歲華凋

短歌薄酒清樽裏百感先秋不自聊

詠庭前竹

冉冉東南美託根如在筎鳳皇不可待歲月方屢移非
復山林意空餘霜霰姿清風有时至猶与逸人期

五月望日赴禁宿渴待旦假寐

半夜北風天夏寒側衣驚問禁宸班雲密不辨陰晴際
月色扰迷夾腋间猶喜鳴雞識鐘漏正憐殘夢失江山
湿嬰霧筆和無補空愧紛紛數往還

月夜期江梅两君不至聞在李二寓言索飲

日入更酒埽倚然庭檻空杯落明月白前来清風屋巽

自不淺幽人至与同俳佪水林下重露沾蘭叢

和直儒夜凉

急雨逐雲過微風吹月生寥〻天宇潤綦〻葛衣輕展
轉漏將永昭回河正橫秋槎舊有信怨憶泛滄瀛

同騎園過江干新作池塘亭三首

築榭因高柳疏泉激淺沙登臨容展席游泛足浮槎露
罍泛醇醴冰盤餉果瓜愛君雖屏棄未醉醉惜還家

二

菡萏千枝發池塘五月秋香繁初過雨影密欲藏舟魚
躍知人樂鷗飛為客留江湖未成往愧此意悠〻

三

吏隱由來事郊居故自宜池臺隨意定泉石象天為珍
樹移時語清風竟日吹市朝情久厭野老不相疑

和永叔禁中對月

珠宮銀闕閟金扃獨得清輝盡夕看冷奪雪霜浮刺骨
瑩分毫髮凜冲冠通中夢覺爐香歇方底封餘玉滴乾
佳句客傳天上景世人空仰向雲端

又和幽谷

早聞幽谷未曾窺翠碧入夢思到眼惜無名多西醒
心欣得醉翁詩種花舊比甘棠樹刻石今成峴首碑使

我一麾從此遊勝游當不減君時

駕幸禿山教場閱武侍宴

冬令三農畢時巡萬乘行川源分壁壘貔虎望麾旌玉
氣雲成闕天光日繞營風隨鼓桴急塵絕馬蹄輕發石
機投捷彎弓矢激明響振催列鈇影墮落探槍令下疑
霜肅恩如挾纊平寒旗揮俯仰尊舉妙縱橫壯士前歌
勇儒生縱觀榮柔行烽燧靜鯨海濤傾清道遙傳警
鳴鞭夕白城欲知威略遠屠外聾天声

北軒手種竹兩竿近報有甘露降其上作示同舍

秋來手種竹憔悴不成林從此雪霜晚空驚直心如
何沾瑞露似欲慰窮陰珠華綠將墜玉色潤遠深含春
作萍苒戴日尚菁森主澤非人力樵蘇幸見侵

劉永年都署清燕堂大丞相爲作之

漢連謀帥用詩書丞相今來擁虎符帳下偏裨皆緩帶
罇中談笑亦投壺故開高廣謝宣高會自有清泉入座
隅三楯衣冠鈇鉞似五陵豪傑壯規摹推牛釃酒稱長
日無管弦歌舞艷姝射取天狼作乾豆莫推衛霍擅西都

送李尚復守東平

少壯去人如水流似君那作詞侯高談每及功名際出
守真寬聖主憂塵下百城邑海岱道傳千騎推貌狀家

声时論祺輝赫世将寧為升時羞

十二月二日（自此以下奉使作）

十月黃河氷未澌柳條若〻草離〻寒聲速馬爭相續
都是江南秋䓁时

朝謁信武殿 二首

旌旗千里自天來投策黃河飲馬回聖主驛安方外服
東巡日覲望蓬萊

二

天下安危寄老臣帷中談笑靜胡塵丹青未傳雲臺像
微官猶悲道路人

魏文帝

江水由來一帶橫魏文何事畏疑城不應天意分南北
自是無人敢請纓

武皇

武皇英氣古無儔解道平城遺朕憂汗血龍媒十八萬（作十）
單于董下獵清秋

揭無敵廟（在古北口西下水雲處）

西流不返日滔〻隴上猶歌七尺刀慟哭應知賈誼老
世人生死兩鴻毛

自入北界𦗕人侯逆候帳舞進益恭少當至契丹

者皆云異他日示陳副使希元

和親虽復用諸儒聖德由來化服胡天子今成大丈行
匈奴自號兒單于女真守獐獨用馬渤海西道策前驅
塞外始知漢使貴爭擎椀酒直臣〻

陰山

陰山天下險馬道上陵層抱石千年樹懸崖萬丈氷悲
歌愁倚劍側步怯扶繩更覺長安遠朝光午未升

鐵漿館

行出雲龍塞回看萬里青曠原開磧石別道入松亭（館北以南爲蕃山漢深險以北爲契丹衙平衍渺迤矣別一道自松亭向入幽州甚捷而虜漢使知不許漢使行）
盧馬寒隨草裘車夕載星思悲回子泰取寞向千齡（人矣以車帳爲生晝夜移徙）

富公老人戚用自云本京師兵士戍守中沒番五
十餘年矣

白髮衰公吏涕零曾隨諸將戰咸平一損左稚逆歸路
都問中華似隔生思報漢恩身已朽恥埋胡壤死無名
今朝縱現非佗意得見官儀眼自明（時在越中）

鹿子嶺帳館寄隱直

離腸易感歲華催更席龍沙望紫臺持節不眠宵自永
聽笳無事漢空催痛毋何処山陰雪驛使他年嶺上梅

欲寄一書愁已亂天边塵候客星回

寄書

匹脱逢帰驛作書憑寄声那知夢識路先入大梁山

留别永叔

回車欲度幕南庭此地那知眼觧青老覺鬚毛俱種〻
酔看風物尽寛〻平時慟哭休論事遠别悲歌不忍聽
且共春風同入塞憶君時計短長亭

逢范景仁李審言二諫議

怪来原隰满光華不意相從天一涯久别崇班情未易
少留傾盖日空斜山連木葉千峯雪地遍龍城萬里沙

深愧壮心猶远邇白頭憔悴聽悲笳

過中京走馬上平安奏状

驅車終歳极河源（華夏在推水北自云天潢也）状奏今朝款帝閽目断白雲
浮魏闕心先飛騎向中原揣摩詎試衡人術感激空衡
國士恩殆使匈奴戴黄屋南帰漸予陸生魂

朱橋（鹿兒館前）

朱橋柳映潭想見似江南風物依然是登臨昔所諳犬
声寒隔水山氣晚成嵐留恨無人境幽奇不尽探

十二月二十七日宿柳河聞永叔是日宿松江作
七言寄之自柳河直路趨松山不过三百里然虜
諱不肯言漢使常自東道更白隰長興折行西北
屈曲千餘里乃与直路合自此稍西南出古北口
矣

相望不容三日行多岐無奈百長亭欲知河柳春来緑
正似松江雪後晴

檀州（正月二日）

穷谷四肴盡拔城平望遥（自古北口至此都尽）市声街日集（北州常以日市集）海盖
午時消（每旦海氣如霧至午消土人謂之海盖）冠帯才通漢山川更入遼春風解
氷雪最覺馬蹄驕

紅玉誰家女（路中所見四首）

紅玉誰家女双瞳如水流映花看漢使不覺墜搔頭

二

紅玉誰家女明艷奪青春羞人不得語含笑却成嚬

三

翠霞金縷衣獨立倚斜暉無奈春風蕩吹人只欲飛

四

春風能吹衣不能觧人意使吾為朝雲与君從此逝

冀州正月十七日飲席

月缺雪残雲乱飛千燈相照續長輝寒欺短夜禁杯酒
春入東風試舞衣老惜佳辰經歳得酔驚陳迹出門非

漁陽鼓節尤悲壯 知我新從萬里歸

雪後城上

雪後原野曠春生風氣和藹〻林表色輝〻池上波形
閒境逾静望遠意更多年華這可玩不醉將謂何

登平山堂寄永叔内翰

蕪城遠地隔人寰盡借朝陽萬疊山江氣攏朝飛鳥外
嵐光平墮酒杯間主人寄賞來何暮游子銷憂醉不还
無限秋風桂枝老淮王仙去更難攀

和吉甫游禅智寺

崇岡斗上半浮雲行遶芳叢日已曛紫頂川原眼中見
揚州歌吹竹西聞荒王重壁臺光毀古佛双林火亦焚
會看栴檀重滿地 巢窠麋鹿向成群

后土廟瓊花 本是土今載同花 就少此四揚州作

擎香簇〻三株樹冷艷鮮〻六出葩移植天中來几日
欲看憔悴老江城

無双亭觀瓊花贈圣民

東風萬木競紛華天下無双独此花〻有靈霙凌曉日
不爲琪樹隔流沙〻柯城寂〻春空老江雨冥〻日易斜
仙品固香俱妙絶少傾高與畫流霞

四月見梅花作

臘前芳樹暑前開笑憶周南摽有梅 王色还如雪中見
天香不減嶺頭來黄鶯未識休頻頋彩蝶初逢亦自猜
應与靈芝共三秀碧城瑤圃隔塵埃

送張炎進士歸廣德省親

南北旅遊三十年相逢依舊孝簾舡千鍾不泊今吾老
蕭灑歸安二頃田

園人献芍藥

淮海由來草木天春工殊復自嬌娆如知隋苑多雅麗
未覺吳宫久寂寥冰雪肌膚明綽約雲霞衣服鬪飄蕭
一枝涓取堪推贈老去風情不自聊

雨後四久

綠水池光冷青苔砌色寒竹声啼鳥乱庭暗落花殘

轉運使仇郎中歸和州墨墅堂

寶軸手藏三萬餘中圍華字麄清渠風流復見郊居賦
莘規歸來使者車俯仰江山樂無有優游文籍若誰如
何當去此從君語 尽得平生未見書

城樓

新晴獾入意步上西城樓雲烟詞井邑綺繡錯回畴離
〻麦秋熟翳〻桑尚柔懷歸感初服覧物悵隆甸

得貢甫菉縣書云阻風

別離常作悉衰老異他時望〻風波苦〻兒女悲江
空人迹絶天迥鳥飛遲若復無雙鯉何由慰我思

雨中聞鐘

疎鐘不隔雨迢遆入重城倦客未能寐歸魯初不驚霖
微隨莫色帆背隱秋声蕭幕鮮風起昨朝應早晴

喜晴寄秀献

積陰何十日不見江南山何意浮雲盡依然庭户間若
草晚已歌瑤華初可攀故人在遠道悵望凋朱顔

與楊十二延年同登城東門

綠樹浮蒔合青山画係間登臨共今古壯觀雜欢哀長
日消碁局微風弹酒杯浮雲滿西北客易雨飛来

城下種竹今春枝有筐笋

環城密篠舊檀栾春笋新成幾萬竿池上龍蛇驚蟄起
軍中矛戟遠營看烏啼竊〻千重碧風過簫〻五月寒
緩帶輕裘客自暇屐綦多向此林端

蟻鬪

擾〻嗟何息營〻若有侵由來穴知雨非爾旱為霖王
伯強并弱吳亡古到今頹　推達觀安得異機心

登城微雨

雨映寒空半有無重樓閣上倚城隅淺深山色高低樹
一片江南水墨圖

中秋見月

微風送雨江南去涼月銜雲水上来暑氣須除秋暗入
忽疑淳漢弄樓回

雨中送孜入京兼諸親舊 義下疑有寄字

江外五年別齊中三日留何能慰衰疾正是乱覊愁泝
国今時兩淮山桂樹秋思归與招隱一〻謝交游

玲篁

玲草平鋪水珠簾半捲風勞生高枕裏多事劇養中性

僻非朝隱民淳賴歲豐備然对松菊但覺訟庭空

曬書 先祖賜書法帖甚多

藏書不啻萬幽蠹亦时除丄有翔庭副多從秦漢餘山
川迷禹穴雲海隔蓬瀛持此貽清白歸為林下居

墨雲

乍雲黑如墨萬里積空浮白日變玄夜朱明成素秋疾
風動屋瓦急雨落河流倏仰騐神化精微难與謀

蟬

微軀定誰惜清韻不知勞屋宗悲秋苦夷齊卧隱高風
林含咽絶露黨動蕭騷何必催搖落人今已二毛

登揚州城北門予昔侍親寓居此城下弊舍十八
年矣愴然感動
昔釣城下水今來十八年居人能几在里巷独依然予
種成喬木躬耕有廢田悲朝顏千騎不乘梁倫連

臨雨亭
秋至感人思登臨成惆然浮雲亭鄉外落日古城边归
雁声相别出花邑可憐名山負独往觸物見祖年

功耕亭晚望田家作
田廬非一處小徑自相通日下耕釣息林逕言笑同此
雞人間俗独有方外風吾亦畢婚嫁還作擊壤翁

和少述題虎邱 二首
吳壚秦塚滅遺踪誰見千宮鎖梵宮化作樓臺双樹外
寒搖天地一壺中石形虎踞森相向劍氣龍蟠冷射空
霸宦無由蠟山屐用君詩句費江東

二
崑閬塵沙不可攀蓬萊涉海去無还寧知勝絕神仙境
近在青林錯字間

自淮南遷東平務治土廟瀛花拉杜灌纓亭此花
天下独一株尔永叔為揚州作無双亭以賞之後
土人别號八仙花也或云李衛公所賦玉蘂花即
此是聊以小詩記其所從來
淮海無双玉蘂花異時來自八仙家魯人來比天中樹
乞與春風賞物華

谿上避暑
清陰枝下雨清微萍滿風欲然此時賞我與斯人同僚
馬徑水上淮魚翔鏡中不上句間群動未乘幽興窮

王屯田歸望山别墅
谿陰宿雨霽汶比秋風遒独往余所慕躬耕人謂何林
間雞黍具日暮懷想微却望青山郭應知惆悵多古詩青山
不可上步步常相依

樂卻陳台下梧林中结茅作小亭命曰幽素本諸
臣荆卿之書也嘆且歎之
結茅更何好列柏自成林素履宜独往幽人欲宿心矣
輝翡羽盖清吹和瑤琴指與事物遠忍如卻塹深泉無
山水安得契知音

董相
江都治後從膠西窘之諸侯并棄之為問平津相天下
尚有東閣欽賓從

受詔侯代先達家人南歸後一日寄内
年久淅雅禁遠別胷長初信有相思天寒展轉不得寐

一夜風吹庭樹枝

丙申閏月領揚州與京師諸公別戊戌十一月受詔還閣首尾僅三年爾然原叔伯庸德甫子奇公南清卿之黼昌言八人者皆已徂謝感之愴然作此言寄滑丞臣家學給諫

冠蓋如雲笑別時亦知陳迹易傷悲歸來未似鍾山醉零落多于鄴下詩人事可憐駒過隙秋風哉許鬢成絲何須更聽山陽笛欲逐西州淚自垂

汝州有唐大曆中崇徽公主嫁回鶻時手迹在石壁上李山甫作七言詩并刻之予華永叔內翰皆繼其韻亦同賦 古傳回紇恩女沒君帝子与新豐事同

錦車西去水東流漢節何年還解憂獨上青山自惆悵強歌黃鵠少淹留遺蹤不逐哀笳斷舊句空增此路愁君念平城三十萬謀臣奇計已堪羞

白登

白登計秘自堪羞相印猶歸曲逆侯安用熊羆三十萬平城更遺子孫憂 武帝詔曰先帝遺朕平城之憂

歡子華家醉翁不來令蘩英彈醉思仙

翠眉紅袖得樽前捻弄春聲入四絃坐上少東公還不樂為君重奏醉思仙

鎖宿禮部中夜口號

浮雲不動月微明錦帳香寒夢易驚猶意春風花未發獨聞宮漏出重城

齋滿 二首

長日薰風春欲困啼鶯鳴鵲亂相催不嫌柳絮多飛盡惜許酴醾取次開

二

白石不知天上樂殘芳可惜逐東風誰家酴醾花正發走馬平明看醉翁

探花郎送花坐中與滿戲作 五首

兩部探花如潁山紅紫黃白俱可憐春風過此即歸地亦漢縣〻樹眼前

二

兩部放蕩不自羈春物安慘寧得知氣讓離騷歎美酒頭白江翁殊後奇

三

春服始成天氣新沂水風起如燕鶴由來舞詠吾與點童子与公凡幾人

四

溱洧芳藥堂背臺凄江稠洁相映紫鄭衛之風久寂寞

生無詩翁誰後言

五

酴醾薔薇香最奇古人不閱今始知世間此草後可恨
零落深林方是悲

集禧齋宮雨後

雨餘風露似新秋灯燭情〻十二樓高枕江湖時獨往
蓬蓬河漢正西流人間亂迹顛迷客物外初如汗漫游
拂露却趋青闕路蓬萊回顧五雲浮（是日事畢俗趁早朝）

同梅二十五歇永叔家兜所抄累近事

陶公一畝宅尤愛北窓風心遠地偏辟客來樽不空晚

書太史氏金性市門翁予亦何為者于蘇情賞同

俞氏甥及第後赴香春尉五别

尔門大父行俱是雲霄人諸孫自殿骨高第復青春試
吏小山下遵家芳桂新當成我宅相寧肯滞埃塵

閣下紫薇花

宮中萬年樹天上紫薇垣此地飛塵隔從時弾雪翻過
香過後閣密影半層軒已後陽春節無辞白霞紫

答景樊對月

正憎蟪蛄況夕露忽傳鐘鼓送秋晴浮雲四卷無餘迹
斜漢西流亦自明危檻釣篇吹独夕薄衾高枕夢迴清

幽蘭丹桂沾新露的〻珠華滿翠莖

客有遺予注輦國鸚鵡素服黄冠語音甚清慧此
國在海西斯中州四十一萬里舟行半道過西王
母三年乃達書異也

四十萬里外孤州天與隣塵考王母使更過越裳人素
質宜姑射黄冠即羽民群將籠會此華洒楚挟塵

燈花

寒燈不及隣花艶鼓爭新更疊芝三秀分明桂半輪東
風從受律芳意自當春苗玩渾過夕長眉莫救顰

聽女奴弾胡琴

女奴能為馬上曲一弾〻〻復一弾我醉已眠都不曉
半天落月微霜寒

鶡鴇巾（金亭書作主以贈余香集鶡鴇如是之）

遠思意而予因作鶡鴇巾處世存遠物全生迹近人輕
凉便肌髮蕭洒外埃塵山林有独往此亦陶唐民

聖俞挽詞

孤宦衆人後空名三十年交游一時從詩筆四方傳归
掩江湖永藏書日月边應封文通手他日慰窮泉

遊戲

藻宮運百舌不如归去來提壺沽美酒泥滑〻於皆過

過湖城謁傳不疑廟作一首
北闕公卿如堵墻誰持一語判兵亡君知京兆無人及
正用春秋侍帝傍
同河中府簽判劉狀元遊平許華陰雲臺觀陳摶
先生故居是日雲霧不盡見諸峯
平舒道士望三峯翠出浮雲几萬重通客仍迷五里霧
真人與我二茅龍
正月初九日杜城集
雪霽春容滿舊都尋春寫興杜城隅冰消流水相縈帶
日出南山半有無從事廢興悲故老扁舟江浙想江湖

詩今應笑山公醉此興同來屬衆徒
答校書郎孫作少述
金華劫濤愧道途銅虎分符強請行千爵久知翁子貴
一塵誰意仲容輕西賓落莫空遷俗北斗闌干有舊城
欲作過秦無與語故人高論憶盱衡
和御製後苑賞花釣魚詩
四時熙典拂楹開九重芝蓋帶春來御雲共和光華旦
瑞露偏凝沆瀣杯池蘖躍魚波浪蕩林花傾日景徘徊
淮陽閑臥頭今白夢逐鈞天惜未陪
興慶池送客
紅蕖千頃合碧樹百年藤長日宜泓沂清風破鬱蒸別
離情易惡衰老醉那能迷望邯鄲道悲歌不自勝
送彭待制知瀛州
趙北燕南如掌平定知臺選寄長城雅歌不廢軍中樂
緩帶能令塞外清傾蓋由來欣意氣著鞭從此想功名
鳳池送日邯鄲道倚瑟空多惜別聲
立春後游杜城陳丞相郊園
韋杜勝遊誰可尋相君舊隱對雲岑冰蕖宛轉蛟蛇合
霜竹參差孔翠深故老能言卧龍地兒童不用滿籯金
郡齋殊負青山郭空把芳樽慰客心古詩朝朝青山郭暮宿青山上青山不可上步步常

惆悵衍眺之云不到芳春從近望青山郭
獨行
南山半雪雨天氣雜暄寒野興宜獨往春愁無定端鳥
聲來靜聽柳色入遙看卻訝芳樽淺淺誰與歡
晦日
是月佳游勝芳辰舊俗同会須陶一醉相与送詩窮江
柳參差綠林花點染紅春期猶大半作意競東風
風雨
春光從此半無復強淹留風雨仍何急鶯花各自愁登
臨非故土搖落似清秋物物驚人眼應須無行謀

潞河（以水自代北來匯爲潞字疑未敢吴紀所名近之）

飲馬長城行且謳雕鞍金勒映春朝潞河正月冰初孝
不惜障泥走度橋（左號城内）

永興軍作

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誰渭夏夜短已覺秋意多艷
霜鹿革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黃奈此槃者何

敕

罷某路同提點刑使臣置轉運判官敕

國家兼四寓内疆理天下分州立邑十有八路惟吏之
不平民之失職政之頗類獄糾紛未能獨察也故設糾
虔之司作奉欽恤之寄專屬朝乘貳以武吏誠欲審疑
察枉釋冤決滯納民于不寃沉化于無訟而武吏或起
世家或由軍功文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皆須選擇其
某夫非其習而望其效違其方而冀其功不亦難乎其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令樞密院勘會已及二年者
卽令赴闕未及二年者與就移合入差遣及於河北河
東陝西緣邊兵馬多處相度添置路分都監以次稍用
庶几人盡所長官不虛受夫轉運使之任所寄耳目治
財賦集事功也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廣東西福建益
梓利夔等十一路比其去京師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
或蹊帶山海嶇崎蠻夷而皆一員主之處則無與參虞
出則亡與僇力設有緩急之警調輸之煩机會一失民
受其敝其亂豫慮虞先事之策其各增置轉運判官一
員以三班爲一任選差第二任以上知州資序人俟一
滿日與提點刑獄差遣初入知州及第二任通判資序
人俟滿兩任日與提點刑獄差遣若居部無狀隨廢職致

事亦重行其罰盖士常患任之不当其材無以見長用
之不久其任無以見功今朕别異文武使得自試選擢
賢能使迪次進吾于士大夫可謂无負矣其各竭力悉
心勉哉功名布吉中外咸知朕意

制

龍圖閣直學士趙師民色極刑部郎中

任莫重于有土功莫美于宜民故周設加地進律之典
而漢著增植賜金之令以勸能者朕析衆吉極識清氣
勁直方介挽卓乎有歲寒之操師民經明行修敏而好
學浩乎若天府之富俱備顧問並參法從屢献切直之
議講閲絶出之業而勤請為郡期于報政曾未期岁然
治声昔望之自以諫臣耻于補外而襲勝進以儒者啓
于擢殖我國倚材于愧任哲宜程功次之久俾践刑曹
之属袞善防翊予我休命

叅知政事程戡曾祖守壊贈太子少保

德厚者流廣德薄者流狭朕親建配天之祀对越祖考
而股肱大臣思不及三世則非重本追遠之義也某以
隠漸之易冀屈和之政治加其民而擅蘊不盡敎施其
族而慶鐘方遠肆爾曾孫毗于大政朕嘉奥之同德惝
義王天宗廟故若稽貴始之典推本貽謀之實且欲申
人後之顯教天下以孝褒加慈册列於孫卿九原而有
知也其必榮我丕顯休命乎

曾祖母某氏追封郡太夫人

廼者朕以戴育英濟之冕謨民之望故選于衆置之丞

衍而中外翕然咸以為宜夫源深者其流永根固者其
枝茂以此知程氏之世家声壹蕤必有積仁累慶發而
不朽者矣夫用人之子遺人之先豈示民訓俗之道哉
戡于国制得贈三代故以榆狄顯爾庙室和氣猶存歆
於有光

祖某贈太子少傅

人之情為父祖則欲其子孫之貴為子孫則欲其父祖
之榮朕所登式大臣表顯先正申錫累數追加寵爵庶
曰有以慰其孝思乎某処幽履素抱德埸和才能見道
于時文采不表于世然而于公仁恕高門有待大卯道

廣爽葉方起不有褒懲之册豈稱燕貽之心哉有司其
判察章以少傅之報禮之雖哉哀往奉光可以無憾也

祖母某氏追封郡太夫人

礼之意推親〻以及尊〻其義一也某氏柔順之禀慈
惠之教施于其躬妟及後嗣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
孝弟〻至通于神明哉之世婧含德不息能承其祚盖
有自然之符宜循舊典率之等以隆小君象服之報申
告其第〻克顧享

父某贈太子少師

朕聞天地之性人皆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夫立身揚
名以顯父母士之难者也又况積德累功致位二府貴
亮天地之子一人者乎不有異数安迪蕤教某秉哲自
若挺材以出貴可以濟世而位不足澤可以救物而勢
不迨者〻識之士所以興歎夫極蘊而發其遠必效勳
也濟〻継志登翊王度宜非道德之符哉盖古之論謹
先烈致孝享者有昀蕤之命而亭爵服之賜朕甚薄之
故發渙號濟于上孫使哉為祿楠室道揚披視尚曰其
卞如存有爾申其左右耳

妻曹氏追封安定郡夫人

召南敎賢者之風而鵲巢美夫人之德斯言朝廷之教

必先始于近而公侯之貴得以榮其家也某氏生于茂
族有温恵淑慤之稟歸于君子有夙夜警戒之益夫善
同者報苛体敘者礼均今哉積德累行参榮宰路而其
妻車服命號未之能稱則礼不答豈典也哉詩不云乎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則疏善郡之封以章有家之慶

曾祖母平原郡太夫人田氏追封某国太夫人

樞机之任下所其贈以使澤副其爵服稱其体而後可
以一統於美風俗矣故君子股肱之良加礼貌之重申
錫寵数〻于曾門某氏具体至善作嬪良　與宫無違
聞教異儀既成蕃衍之祉宴起燕翼之訓肆其裔孫服

在近輔原鍾慶于有後知積善之攸從俾疏大国之封
以極小君之寵褕服愍册浘書寀章足以光賁泉壤流
美厥後人

祖太子少傅思義贈太子太傅
卿士之芳念祖修已福禄従之朝廷之遅尚賢報功而
典敎偶奇若其不懈于位与夲於生膺受光寵增益天
秩宜徇追逺之志以著尊親之典某德懋昭融業履純
茂大出而不改有閑而無声乃其元孫弼承休緒陟降
四輔之密左右萬事之微懿厥勲勞既章三錫之命惟
夫燕翼宴甶先世之謀是宜崇餙愍章增賁幽穸陟眷

宮前傳之烈茂 具時享之華忠氣尚存膺我休寵

祖母彭城郡太夫人劉氏追封某国太夫人
朕聞自仁尊親重於祖而義備立愛廣孝始于家而道
達然惟位宗者可以充其數德盛者可以如其志眷吾
考臣進執机柄俾增寵命以副具瞻某氏幽閑柔淑婉
嫕孜佗行珮之節光孝女園山河之貿宜是象服吾假
褕翟之寵領湯沐之封未従開国之崇尚献宜孫之慶
函疏奥壤之蕃錫愍章庸俾寵光增賁泉路

母京兆郡太夫人王氏追封某国太夫人
褕翟小君之命湯沐六郡之封王澤下流国人稱頌在

乎多士可謂盛矣其有閫敎甚茂于貴增進蕃錫寵章
以輔孝治某氏淑順之質稟乎天性柔順之美君為女
師委蛇山河之德積累閨壼之慶呂萬鍾之養而侍而
二南之風誦存是宜疏戚国之榮加褘服之貴將俾海
内化母慈之善遂自怀于養之極往昔其室尚兹攸領

程戡檢校大傅宣徽南院使判延州
西戎即序方外無擊然而襟帶之地重兵所集欲守衛
中国宣明威信非股肱舊德惟懼宿望豈足与朕同西
顧之憂哉某識量閎傳猷為靖密政事之幹長于治人
忠厚之誠形于事上陟降二府勤勞歷年所以翊亮国

体裁戎机畧為益多矣其諠閒然乃若辞劇就閑委权
謝事處嘉沖尚之意俾还侍從之列而風力克壯問譽
攸屬方且修边備以懷遠俗豈宜輟老謀以罔外慮參
掌四貴視秩三師衍以爰田之封付以元戎之寄文武
惟憲尔其勉之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权三司使包拯加上輕
車都尉食邑
祀者国之大事也而袷又加大焉朕既章鄉祖考承致
多福慶賜所被自公卿大夫六師庶衛執干戈之人外
薄四海罔不畢及縉紳歡呼士卒鳧藻其調度費用一

出大衆固亦勤矣其强志尽瘁夙夜匪懈任重权尊不
可以乱理挠使吏謹其職下安其業民不加賦而国有
餘財以戎朝廷之大礼可無褒乎古者叙六勲之典藏
乎天府者固以旌有勞頒五爵之封衍以其食者固以
優有德有司其明按舊事申錫休命以稱朕意

祖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楚王彬封吳王

古之礼于晏姓固重矣而况国有大祀恩被天下而椒
房之貴别子之宗積善遺德鍾美儲慶而無漏泉之澤
及祖之宗則非王者之制矣其元精所生佐命之首昔
王業始基固命犹弱而能宣力股肱敎虜吳蜀謀無遺
策忠協成算外之濟干城之安内之保帷幄之勝功兼
三傑声冠群后朕躬執圭瓚親祀太空現于廷享之列
藉于景鍾之銘慨然叙不朽之迹思可作之感嘉褒崇
義極襃樣礼備犹欲追以異王之封稱兹元勲之舊吳
大国也尚云享之

秘書丞范純仁父仲淹贈吏部尚書

朕衆執圭瓚昭見祖考还御端門發號施慶昭天漏泉
恩靡不洽誠欲慰士大夫立身揚名奉先追遠之思况
王室舊德功在盟府在者乎其英亮特達宏正深雅文
孝自奮忠義事上故入贊机政出董边師 朝廷以尊

戎狄畏之可謂股肱心膂大臣之表矣不幸早世棟折
梁壊奄然俛之至今不忘聞其有後庶能濟美夫積善
必報顯〻無遠追命之典自春秋固行矣曷可以旌忠
呂之節申孝子之感宣孔宗勵風教通于神明者乎其
以天官冢宰御告其封樣

誥
韓通贈中書令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殉主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
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霸府委質前
朝荷戈共歷于艱危錫壤迭分于戎律朕以三靈眷祐
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崇異禮蒼黃遇害良用憮然追
什洛風之池式表潛龍之旧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温可漣水軍錄事參軍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修孝弟之行甚善而猾惡民
起為盜賊拏攘以侵擾之郡邑所患者也汝以邑尉捕
擊如律尚書條上閥閱還爾紀曹拭服明命益思自奮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官
張鑄履尚夷粹足以撿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能積
礼畏義願上印綬朕閔勞以官職之煩今聽其請夫佚
老之士虽不輸力于朝其矯厲風節不忍过絕保祿持
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祇若休命思底終
譽
無為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控搏祿利者至於遷籍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期
尔齒未耄仕無缺行能大于去庸非廉乎自下郡椽升
東宮屬歸安鄉閭足為榮觀矣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畧使王素可
諫議大夫
朕臨御天下賴宗庙之靈方內乂安元元蒙福而往者
戎狄窺間緣隙時入為暴患皆在守圉之臣文不能附
衆武不足威敵使貪暴之民震驚朕師具官王素假節
剖符居边三年內鎮撫百姓外教戰士令行禁止惠於
鰥寡及彊外羈縻之虜咸懷服集不失朝貢中国以

安朝廷益尊此著衛之勲也詩不云乎大邦維翰其議
還秩升於諫列以慰吏士出車東山之思
太子中舍通判衛州張攽可殿中丞
郡有停貳關決衆務所以優民事示慎重也俗吏不察
大體而矜勢怙权以爭重輕吏民反苦之甚非朝廷意
尔居職自若奏課亦善通籍循省以時歲苦方天之休
其勗哉
前邛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
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古之札珪璋特達而璧琮有藉寔礼不同也所從用之

異豈惟寶我士亦宜然育用文章進有以自見林宗田
吏材選稱於知己夫蓮幕圖畫之府廷尉法理之本往
爲之屬各踐爾位思所以報毋忝所守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孝某氏可封仁和縣君
棠棣之詩其辯之亂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知其爲治
内之本也今夫宗婦則有湯沐之邑封君之號此其所
以稱宜且樂不亦光大章顯乎具官克孝妻某氏淑慎
良與作嬪懿進柔靜之操足儀閨閫莊肅之風能承祭
祀俾既列壤且擇令名尚無懈于夙夜思能对于休寵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
轄時明可文思使
執干戈與甲馬之臣當以戰多勇功受賞於朝而但累
歲月計資考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乂安
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列以觀
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而守之蓋亦竭節顧义
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
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
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冶萬物長育人

材者非丞相與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
毋辱已知
内殿崇班唐詢可内殿承制
邊吏欲其奉法守職以安吾民而不欲其徼功生事以
撓王略也故歲滿無負者輒遷其秩爾有治狀協於賞
格進承制命無廢常守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規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
官沈擬拔可衛尉寺丞
昔有唐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
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
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
行己而有立皆一時之選已故吾亦且命以九卿之屬
使漸而升于朝規與拔也既歷試于外又丞薦于知己
得人之声庶必能勉焉
翰林學士給事中制知誥歐陽修可禮部侍郎端
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
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
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
賢校理宋敏求可禮部員外郎並依旧職任
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于己制度文物可觀故也

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朔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
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
使其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
旧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脩宋祁創立統紀裁成大体
具官范鎮王疇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
年大典乃立閎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校讐有功朕將
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遷秩
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覩焉
礼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
開国公食邑五百户賜推忠佐理功臣

朕承七廟之光繼三聖之緒惟慎祀時享未足副盛德
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稽謙典歷吉日親率公卿躬
執豆籩昭見宗祖並受祉福若乃哀時之對申錫無疆
天寵之内莫不受獲而況一二耄老肅雍顯相者乎具
官曾公亮德器渾厚智謀宏達乎欲觀乎雅頌參互考
清廟之詩以追孝乎前人汝明乎欲謹乎王事極四海
九州之美以備物于大饗汝圖乎欲時和年豐以薦厥
嘉生登黍稷之馨汝謀乎欲制礼協樂以對越大室交
神人之雅汝助夫貴国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頌爵
上公衍食加田勤忠甲令使百執事察然皆知輔德致
治之報焉不其偉與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自周以來稷為大官今書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宜
居其職者未能知乎其官林洙資禀通裕臨履修潔擢
正卿位尚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之任以迪文考
今年穀未充達人望哺尔其勤身敬行無黍名實乎以
勸穡即民庶有賴焉濟尔世美不其多乎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岳州
平江縣張正己可大理寺丞致仕
年至而致政典也而貪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礼者

也吾於以褒自嘉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承也礼而正己
也廉恥而不録何以慰其子弟之心或藉蔭刻開或承
事卿寺端崇鄉閭以示耆齒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
察御史裏行
御史執憲轂下紀綱国体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參論
議廣聽明極與景初吾可信也使之慎簡厥僚必皆其
人而極也以起聞景初也以夢臣可稱之開閑察之望
譽人咸曰允孝乎甚嘉之夫鑑以明故可正容繩以直
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体毋忽近務而暌常守事

君尽礼其可以報知己乎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

京師衆大之居其俗兵五方而諸侯所視法也號稱難治蓋自古記之為之尹者専用撃斷則綱密俗敝宗之以寛則威信不立故常擇精明疏通之人以参其職兵官張中庸材剧而用博行修而志堅處煩決疑必有餘格俾賛浩穰之政当逢寛猛之中根本之地尓惟欽哉

屯田員外郎胡擬除都官員外郎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国貴于息兵而不務佳兵故常申敕邊吏毋邀奇功五嶺已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

為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判軍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胡擬承用詔旨悉心趨事終擬之任恬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而不達大体以侵迫驕奪之為故至大乱賂憂吾民則若擬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戸部判官

財賦大計一出于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逆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故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譋能盈虚則吾不以為人僚具官李碩常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敵以為政精于検下所到而治有迹可

紀使之参計耗登耆與籌筴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郎會府毋乏乃事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傳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同沆可兵部郎中依旧

岐畢吾西土也故山帯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虞燕亳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戦之地而有獯犹之警賂足兵食綱領郡守将命宣指甚難其人具官傳求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君以名検並委傳節予按州郡皆有述職之勤美俗之風夫較考陟明其来

尚矣或正諫者之列或還夏卿之属所以褒著功能尓其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掌可開封府推官

京師者擧衆大之辞名之者也風俗雑而獄市繁治稱浩穰君今褒為尹急吏綾民甚有文理其僚虚席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掌嘗使行河決川滌源衆工胥作輓漕以通其精力幹用效在已試俾賛肇轂之政尚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方是則無習苟且違道于譽則予一人汝嘉

奏疏

上仁宗論吳充不當以譴責禮生被逐

臣伏聞同知太常禮院吳充鞫真卿並除知軍差遣館閣補郡蓋是常事資序之間亦無重輕今者在外論議皆云鞫真卿曾因自陳先有指揮而吳充只緣公事譴責禮生以此迕旨不審虛實但此聲既布此體可惜何者吳充官則博士職則禮院朝廷欲有興爲詢求宜遣而胥吏輙敢擅發印狀曾不稟問此則豈惟輕侮吳充而已寔亦上忍詔旨在於事體不得不怪而太常寺長官初不糾按聞封受牒又曲爲容庇觀此首尾乃是禮生可誅太常寺可責開封府可劾而吳充可賞也今既未然禮生一以贖論禮官隨而升罷自然衆情不能無惑也 朝廷久安之習因循百司庶府處處苟且稍微厲振戢尚未知如何更行此事恐淺近之徒因以爲戒且元吳充以振舉職事被譴以謹刺胥吏被逐不如苟且豈不傷事豈不害政哉先王許以下盼民言釋疑止謗蓋爲此也伏望 聖慈追正前命臣初拜官謝恩而蒙閣許有不便事得以奏陳奉承以還不敢失墜切謂外間此議實稱不便（至和元年十一月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第一狀

臣昨聞吳充黜官馮京落職將謂其人可行寔有過當可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 聖意不蒙矜恕及於延和殿奏事而奉宣諭充乃是振戢吏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咽前者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陛下慈仁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勝將順聖意之美頗排逐言者令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反謂陛下不能聽諫口語訛騰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所必怒中書卻欲必行是啟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而要作威驚動朝望今後雖有不必不直入不敢言得以利己得以固上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按大陸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者皆爲不忠陷于刑誅況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聞陛下欲爲善而牽于大臣臣臣敢作威而不憚陛下朝必相率皆以自私牽去權門矣此風一動此勢一失是爲君與臣同困聖人之至戒也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而叔之右而洪範五行傳則臣驕發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逆于倫理必感動陰陽或能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眚望陛下留神深察此言臣以淺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報竊恨此一

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尽謹手書具奏慶曆元年十月七日

知制誥

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第二狀

臣前者一日延和殿奏公事因論吳充馮京請官本末面蒙宣諭云中書怒其太直不知含容臣其時曾奏言若如此則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权而擅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陰陽有地震日食風霧之異今日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內尔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後多風埃太陽黃濁此皆災異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事雖正專之必震況其不正乎又尚書洪範蒙常風若而京房易傳臣之蔽君則蒙氣起以此數者合之必有異也然皇天保佑陛下至深至厚以災異隨事觀變啟陛下親受自戒永綏四方也不可不思不可不憂今陛下推誠委信大臣而大臣依势作威政事不平如此甚衆在外畏憚已非常时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权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臣前已奏陳故敢再述干聞特乞留中詳加省覽至和元年十月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第一狀

臣伏見宰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乞加上尊号准批答不允此誠見陛下恭遜持滿惡盈好謙之意且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復加徽号近二十餘年矣沖遜之德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此上天所以保佑聖躬安福無疆萬民所以感戴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寔不須稍增数字示人自滿臣願陛下固執雅意辭罷群臣十上表堅遜勿受足以益見積年沖遜之寔必大得天人之佑且陛下尊号既已云体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書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君自矜今百多困倉庫不寔風俗未清賢否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群輩水旱継有西四夷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而服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遜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今群臣皆以加上徽号為請而臣独望陛下以固辭徽号為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然望陛下裁之聖慮参之美志斷而行之則有萬世之名与道同符豈数字可尽哉嘉祐四年十月

上仁宗乞固辭徽号第二狀

臣近上封事欲望陛下堅遜尊号今已兩奉批答不允陛下遜執此意斷在不疑且陛下不加尊号已二十冲謙之德超絕前古簡在帝心人臣歸美夫以二十年行之一旦改之于義不可蓋推善歸美以尊君父者臣子

之常節也遜德愈丕以保天下者聖人之至道也臣謂
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新
字未足發揚光輝宜思及累陛下二十年明作之美又
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
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
可于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今臣此言逆于
心者也而群臣之請遜于志者也誠望陛下求諸道而
已嘉祐四年二月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第三狀

臣兩貢愚忠欲望陛下辭不受所加尊號似未蒙采納
臣豈敢阻衆人之意豈敢損主上之美竊以為崇陛下
之稱號不如明陛下之謙遜徇臣子歸美報上之心不
如廣君父克己畏天之道此事至重至大在陛下力能
行之不當復詢左右之臣今群臣五上表請之則頓失
二十年謙遜之美不聽則合于嚴恭寅畏之持盈克遜
之義亦令四方無以窺聖德之淺深臣愚狂瞽竊重惜
此舉不敢不再三陳聞嘉祐四年七月

上仁宗論皇女生踰次賜予

臣伏見今月二十八日踰次推恩在京繫囚並恩出一時然
在外群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慶澤恐非王者之
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赦降尚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
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前世明君
賢臣論此詳矣豈或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作
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花果
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臣謂無益之賜無名
之賞殆無甚于此若奢求奢靡以為道德輔主為耽奈
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致使事不諫臣願陛下戒之伏
惟皇上聞祐聖祉故後宮有多子之祥陛下尚明謹政
全躬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建無疆之業不宜行姑息

之恩以損政体出滌冤之費以隆儉德臣雖鄙野竊惜
惜此故敢觸冒陳聞惟賜裁幸嘉祐四年四月上

上仁宗論天久不雨

臣伏以古今之通義主逸而臣勞陛下親聽萬機日昃
不倦與群臣等勤矣今又聞以天久不雨之故降服徹
膳躬自暴露夜瞰件禮禱祠達旦不寐此則至躬之勞
過于群臣群臣宜未有及陛下者也臣竊謂之不勝其
憂且水旱之數未可前測設復踰月連旬不如聖意陛
下何能尊以萬乘之体為群臣代勞哉如令萬一冒風
寒霜露之苦有所不怡陛下當使誰受其責而宗廟社

稷之憂獨在陛下陛下不可不自愛也詩書百家聖賢精論皆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和則天地之和至矣近者大赦恩及四海解宿逋裁減常税宥过除罪与之自新德厚如此和海氣宜應而愆亢尤甚者臣之愚竊意今日政事所衰進所刑罰所施舍所廢置猶有未合人心不當天意者故令陰陽否隔也陛下誠少加聖恩延問正直日新其德則和氣可致時雨可望何必降服撤膳躬自暴露步風寒霜露之陰增宗廟社稷之憂非計之安者也陛下視群臣百姓如子群臣百姓望陛下如父〻以子將失所之故深自克責不避災疾而手足晏然自若不可謂君臣胥戢切不勝犬馬之心又以謂救旱之術在德不在此敢敢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皇祐四年上

上仁宗論水旱之本

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衆多皆扶老携幼無復生意問其所從來或云久旱耕種失業或云河溢田廬蕩盡窮閒至懇惻其如此多方救濟此誠陛下為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群心臣猶謂但可寛目前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醫療病必先審其病源病源不除徒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可見矣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鰥寡孤独不能自存强者流轉弱者死亡所以致此者其源在水旱也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修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何不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詢議臣以其本使之述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君陛下所委任皆已得人所施皆已應天則水旱者蓋無妄之災不足畏矣若天人之際少有不合豈得晏然坐視其痛心知其源不思救之哉臣言似迂其理實切今群臣為陛下東謀者不過發粥糶米名為救濟其實亦欲欺聰明自解免而已非謂國之體也又今天氣當寒暑反寒章多當風雨澤愆候秋成不可必願陛下速思所以救其本者召致和氣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至和二年七月上判諮

上仁宗論災變宜使儒者日講經義以言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于災祥民情于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燦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須而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君疑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於戒懼吁俞理似

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為五經災異之說最
深最切凡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診疾有非常可疑
者宜使偏考之臣擬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
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聽如近日雨雪鬚寒人有
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智深思遠慮臆
時譴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本竊覩前
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
于此臣不勝區區（嘉祐四年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呂溱等補外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
邪臣當疎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
廷若正臣聚于朝則奸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于
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者不可勝察也臣伏覩太平
積久賢能眾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公
正憤發或朋黨比周背公植私亦有循然自守不能為
善又不敢為惡者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資
監臣下所為固無遺形亦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
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
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故以難進也言或不用
不欲自顧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惟利所在
言則逆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
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故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
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者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
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
襄繼出典郡今有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
知制誥賈黯韓絳共乞補外此六人等皆有直質無邪
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
有以窺朝廷而奸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邪正分
別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總

明恐陛下忽于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不
容也臣甚不勝其愚謹獻此聞惟聖采擇（至和二年十月上時制誥）

上仁宗乞寬恕唐介之罪

臣伏聞陛下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言事狂狷責授
春州別駕尋又聞陛下以春州險遠瘴癘之地憐其孤
危將不生全改授英州此誠陛下聖德厚恩容忍臣子
萬萬無窮也臣竊觀詩書所載帝王之君德莫盛于知
過仁莫大于好生名莫美于聽諫陛下皆踐之且唐介
居下訕上至論于庭而陛下察其本心忠以信為之故
曰知過既責介身投之遠方而復憂其不全故曰好生

當今初得罪之時中外震動以言為戒及聞徙还英州人〻忻忭知陛下無意殺之忠義者更思竭盡故曰諫臣不勝幸甚臣聞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商所以保乂四海格于皇天者也臣所論謂介之所言是逆耳求之于道亦当有合者陛下幸覽全不誅矣若復竄累其罪使游其身使得肖通道登復塞朝列子以開廣言路劝來者則聖德与彊高視上古臣不勝犬馬之心（皇祐三年十月時為集賢院）

上仁宗論石全斌不當除入內副都知

臣竊見入內押班石全斌為入內副都知臣謹按全斌

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有若因全斌自陳探其不滿之意曲徇所求以悅其心便是朝廷恩與本無定制唯繫宦官臨时徼乞宣布天下必以為惑傳示後世必以為笑何則陛下賞罰当信天下當敬後世不知全斌功勤凡有幾何昨者猶外之行已曾受責今復温成葬畢賞又不薄不知厭足愈求遷進朝廷亦當愛惜事體無宜輕改成命全斌閹閹之臣尚如此姑息若一復有权重於全斌者如何待之臣至鄙賤冒昧此体不敢緘默告

詞（至和元年十月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狄青宣撫當置副使

臣聞朝廷以狄青宣撫荊湖經制盜賊而議不置副臣以謂不便或曰置副而使中人為之臣又以謂不便臣聞上古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為之設介二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所以達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建四路之事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專車臨之孤共獨主辦有疾病不虞之虞無所依託莫相維持非计之得也狄青起于行伍而近播天下識未見其美方以盜賊之急擁兵而出故人〻想望風采願聞

成功宜得正固材畧之臣参联其事設以中人為之必大失事理是以示隨非朝廷之光也臣故曰議不置副不便置副而使中人為之亦不便此臣所以拳〻也蓋先事而言者常若迂闊後事而言者常若不及惟陛下留意焉先達重事孫之任（皇祐四年九月上時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

上仁宗請詳定官制

臣等昨奉勅為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家奄有四海承平百年官制未修方者其隨欲望討論歷百官制及本朝官制品秩事件量加裁定正其名体著事奉上旨差臣等同共詳定臣等累曾懇辭不蒙允許尋具劄子陳

乞且未置局案目等取前代官制酌今日宜任職任爲
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各條三兩事先進中
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有施行即置局辟官次第刪奏
差官依奏臣等今詳定到事件如左
一漢置丞相其後改置三公官皆公府辟召掾屬唐
制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爲宰相尚書令僕
射侍中中書令是也官品未至者同中書門下三
品今平章事即其比也參知政事唐初以是正相
寔遂等嘗爲之國朝之制下宰相一等者用唐制
正其名作則四補之任當悉用平章依漢制即使

立丞相府
一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三人國朝之制大夫不
置以中丞爲臺長他官或以給事中諫議大夫权
之若欲改正官制置丞相者則大夫當復輕重乃
寺
一唐制無公卿爲樞密使五代用兵興與中書對掌
機密即欲改官制當以院爲遷中書及尚書兵部
一尚書省二十四司既爲虚名所以官冗員衆即欲
改正當制兩廂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
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得職爲者並以前資及散

官處之其藩外任者或依唐制置上中下等州刺
史及別駕之類隨官品任之或欲輕其權則曰知
某州刺史之類
一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勳爵實封等在開元已前
頗有實事于今唯散官猶敘服色粗類輕重其餘
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即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
若以假虛名而任實職異等亦可
以上所謂改正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
則推此數者正之
一大理寺決天下之獄刑部覆之於事已是又加審

刑院則爲繁冗即欲裁損官制當以院爲省屬還
刑部
一吏部尚書侍郎亦銓事則當量以輕重分別流
品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差遣而流内銓推典
州縣官幕職唯作制不備即欲裁損當制出以審
官院職事歸尚書銓州縣幕職官歸侍郎銓
一群牧司提舉司觀察司之類皆古無此職即欲裁
損當制悉書省罷還屬尚書九卿
已上所謂裁損者也略舉一隅若於今可行
則推此數者正之

一左右史蓋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以記言動今史官之任不及聞前殿政事故德音善政多失紀錄欲申明復此舊制

一中書出制敕唐制並經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唯於中書取敕處置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關於令文具載

一國朝近制觀文殿大學士惟循舊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至天章閣待制已上其間多有無員數除受浸廣者由進恬不主也諸舊有員者宜依舊數未有者宜著定其員著為定制以革濫員之濫

一唐制舍人六人分判尚書六曹事務以佐丞相謹政令欲乞申明此制

一舊制九卿之職不隸尚書今嫌避既為三司關缺者宜取還旨六省侵官之弊

一唐制左右丞相判尚書省事中書判門下省事中書舍人判中書省事同給門下省起用近臣判之中書省印舍人年深者判與唐制略同惟昨來言者稱近臣判省太重考按唐制初不如此惟宗袁自以同中書門下事即並兼判中書省是時在樞府以舍人判省謂袁侵官士論由此本平衰也

一二班自供奉官至殿侍差使之類唐判武選皆無此名目宜徙置於外以臣別事冗

一朝廷若從政事之說即依政事之後設官分職如周唐乃可仿六典著書垂之後世若未能如此而欲著書惟可將會要及諸司編敕并格令刪纂取要因今日官名粗書職分而已

已上所謂申明者也畧舉一隅若於今可行即推此類具奏之（嘉祐三年十二月同翰林學士胡宿上時和制詔）

上仁宗請諸州各辟教官

臣伏見近歲吏民貢舉條約欲令四方游士各歸其鄉里而有司得以覌行能言絕僭進之弊此誠上近古制下適時宜然臣私謂少教人安其居皆有常心術之於仁摩之於義化民成俗則莫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弟子以教誨之月考時試以勸勉之教定俗成無後異不肯主見而異偽不雜矣今州郡率皆有學學皆有生徒而終患無師以教之但令椽曹雜之其事既不專教因不明自古儒學之官不異治民蓋為此也臣欲乞州郡有學處聽長吏各奏辟教授一員於前任判司簿尉中選有文行堪為人師者充仍令以四年為一任與理考數官資俸祿同之椽曹則學有常師教有常業士

子競勸矣於朝廷育人材之意誠未失也今欲游士歸
鄉而不為設學則無以收之設學而不為置師則無以
率之置師而主課試講習之法則無以成之三者名在
實亡則學者不歸雖欲勸矣不肯共肅遜崇鄉黨之化
不可得矣惟陛下裁許 嘉祐二年十二月 上時知揚州

上仁宗論龍昌期學術乖僻

臣聞人主所建一嚬一笑誠以示人所望視天下所倣
倣也古者聖王之行賞也服物之章不可倖得庸庸之
財不以假乎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下兩制臣等
觀其學朦朧僻說詭不經甚毀周公疑悞後學難以示

遠乞下益州毀棄版本未聞朝廷卓然有所施行今忽
加賜五品章服及絹百匹臣未知誰主為奸邪稱談偽辭
廣啓下聞上以惑陛下聽政又曾不能達重破律厥果
公議苟懸薦人情薰蒸因恩其失實特啖笑之間哉按
昌期之書違古背道所謂言偽而辯學非而博是王制
之不聽而誅者也陛下寵其衰老未使服少正卯之刑
則幸矣又何賞之哉昔孔子作孝經以非聖人者無法
乃比不孝之罪要君之罰而朝廷顧重昌期之毀周公
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既
而棄其言焉重以臣等為疑矣而害能事天藏矣而害

能人臣之大罪也願陛下因正臣等之罪而大表昌
期之書使天下皆服誦而習尚之則可以釋謗于萬世
矣自非然者置臣等之言而不用退昌期之妄而不誅
乃反褒以命服崇以重幣是非貿亂阻勸顛倒使遠國
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之依倡於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章服因天所有而財力
又民之所出也陛下柰何曲狗大臣之意而苟崇小人
之身乎將使遠方寡見淺聞之民奔走于辯偽之學流
沒於非聖之論遂而不反非國家之利也伏乞追還詔
書斷天下之疑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之淺深臣不勝

拳拳 嘉祐四年六月 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景靈宮不當建郭后影殿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集公文稱奉聖旨送函到景靈
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詳定者其圖
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靡耗
國用其數將深究其本因乃為善內臣盈倍利於偷賞
賞微及說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
其甚則說以祖宗神御殘皇事勢近年以來漸漸興造
寡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
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

陛下奉先處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瀆神靈莫此之甚臣竊謂事決不出于主意皆小人私與興作有所覬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别為廟享以追奉宗祖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廢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為一時之利不思損虧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嘉祐三年十月上時為編排中書諸房文字判太常禮院

上仁宗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臣伏見古之正禮諸侯不祖天子公廟不可設于私家所以明正統尊一人也今睦親宅興建神殿不合王制

不合經義竊聞聖意以天寒人勞權罷役徒臣謂君子孔當作則不可以人勞之故而止何則祖宗至尊也徒至賤也惟至賤之衆而役至尊之廟非所以為名也若孔奉不當作則不能遂止之耳何必權罷哉伏乞全禮宜詳議其可使下不爽于名上不愆于禮嘉祐四年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孔宗原襲文宣公

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為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而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襲褒成君平帝元始二年更以二千石封奉為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侯公者爵也褒成宣尼公者猶曰河間獻王云爾蓋推宣尼以為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為宣尼謚也唐世不深考此義以褒成為夫子之謚因疑霸等封褒成者皆襲其祖之目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考校本末甚失事理因循承襲至今不改先帝既封泰山親祀闕里又加以文宣王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足名書在此矣尤非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謂無擇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代孫

孔宗愿伏乞改賜爵名若褒成奉聖之比足以尊顯先聖有不僭之勢下不失優孔孔氏使得守繼世之業改唐之失法漢之舊傳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此數之謂也至和二年四月上時為判禮院詔文宣公可特改衍聖公

上仁宗論溫成立忌

臣伏聞勅旨溫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切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採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郡臣密啟睽惑聖聽導陛下以非禮助陛下以拒諫若此

無實尚非美事設有其實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所也猶不主於奉何以溫成私昵之愛妄古越禮則夷姜于妣尊嬖于嫡上無以為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陛下奉先祀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毋篤于嬖近之寵毋安于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毋枉宗廟之正禮回意易慮割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復追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所承據備館禮樂之失臣因預言

至和元年正月有司請立溫成后廟上此奏時直集賢院

上仁宗論折安當隨土地之宜

臣聞聖王之養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以魚鱉而賦川衡不以材木為貢蓋順其性者知天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先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易貢其取不匱今之財善言政者莫不欲富民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於是或以穀為金或以蜀為帛耕非精也而求之不旨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謂方今國度不足之財欲足如

古蓋亦不可且教有司毋責魚鱉於山毋索材木於川則有姓亦庶民矣臣非敢虛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稗桂而有司乃使以稻與粟為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若此者上則不順于天下則不因于地中則不悅于人去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職百以治民為職語書所可以寬民者臣竊疑其先於此夫賦稅固自古有之臣願勅諸轉運使必不得已而折安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責其所可得毋安其所不可得則民疾不困矣

慶曆七年上時為通判泰州

上仁宗論修商胡口

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與天爭時不與地爭勢下與民爭力則功成而事立今朝廷以河決商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雨滂溢山谷發泄強川橫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澶魏之埽如商胡者多矣莫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也淮汝以西閩陝以東數千里之間罹於水憂者甚則溺死不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控告略計百萬人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塞河強疲病之餘以極其力重殘耗之後以畢其財重為事而罰所不勝責為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為

患於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々之爲仁不塞不爲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爲君以舜爲臣以禹爲司空十有三年而後僅能勝水患耳今朝廷之無禹明矣而欲以數月之間塞決河不知於時不察於民不亦甚乎議者以爲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使水不爲冀州則已矣既決之後冀邑則已溺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虚矣雖塞河不能有救也今且緩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者彼因而可以息民何傷而不爲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守國者固四方之本也惟陛下留知道者慮之

皇祐三年九月上時直集賢院

上仁宗論城古渭州有四不可

臣今月二十二日奏公事自得揖上殿親聞德音以渭古渭州存之則爲害棄之則傷威而有未決詢及左右指意懇惻臣誠独美陛下聰明謙遜好謀無窮也臣雖不肖以公卿之議然臣之愚以爲棄之便何者朝廷与羌戎約和久矣今一旦摩其地而城之棄明信規小利使羌狄有以窺中国不可一也羌戎種落非一族也自見稍侵必人々懷疑交謀間諜以新城爲比或能相率大爲邊患不可二也自始築城到今半年其所費已鉅萬計秦州爲空竭而調發饋運不可勝紀設使屯兵守之日引月長財盡力竭則關中皆可憂不可三也向者虜出爭利多殺官軍數千人後雖擊破其衆足以相當而虜怨益深其志復得故地而已矣若不解憂患方起不可四也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胡之虞雖竭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戎能棄之以窺邊圍雖竭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棄因財用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此尺之地計功則可辱言利則可恥慮患則可憂形々甚明而決者不思決之謂爲傷威臣所不論也昔者舜伐三苗々々不服益贊于禹班師振旅而有苗來格由此觀之帝王之威在使物畏之不在使物恐之故動以義順于理則物畏之矣動以利逆於理則物恐之矣畏之則服恐之則悔自然之道也武帝盟而相御史之諫而止不田車師輪臺則天下復平元帝用賈捐之々策而罷朱崖則中国復安故以德言之則不遜舜禹以強言之則不過漢武帝取羌狄也患於義不患力不足也患逆於理不患威之損也惟陛下察於此兩者以觀利害之端在謀之賓吏所之變独明堅所以見察古事所以知今臣不勝狂直之重

上仁宗論請罷五溪之師

臣聞舜為天子禹為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曾不能得咫尺之地困班師振旅而歸晉郤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執公子捷菑以攻邾妻年候不設城門不閉以帛通語言諸侯皆罷故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實不尔克也斯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廢王伯盈郤缺不以其故損其理有收逆義有王直也今五溪諸彭父子諸急而逆目稔發矣得為子討父得無非春秋王伯之累乎臣以為過矣智者殺騁其巧勇者殫用其力鑄箭蠹磨劇貫戰以課入為事甚非待天下之大体臣聞古者二王之伐征不

貢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一旦之命者乃自失職不得朝貢也臣以為可聽以休遠民此舜禹之眾盈郤之義所以明于與漢春秋也往年歲星在鶉尾則宜厚仁義以行之而始誅五溪逆父子之節雅以治天今盛夏動衆下濕上霧多毒沁惡草之害雖以治世天地之道者自古五帝三王之所以務通而收也雖有孟辨莫之能変無說而況假欲貪功徼一時之勝者乎然此為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願朝廷謹之加祐元年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輔郡節制

臣伏覩詔勅建置輔郡改張官司實欲尊崇王畿增重京邑垂制久遠強幹弱枝者也然臣竊有所惑以謂許鄭陳滑曹既在寰內則不為復存軍號然稱節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寰內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爾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弊者孔融疾曹操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逆恐融終於害之然斯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亦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強臣何由因緣以覬覦今朝廷有欲建設輔周衛都內識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剛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

重于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五變之京主於民無所措諸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畿千里之內為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京兆之吏偽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為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者皆方而治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事体固當法之太武彰化寧軍數尽可啓罷存其州名于理為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表

楊州謝上表

一介之材君無所取千里之地任爲不輕仰戴恩華還
增慚愧臣聞事上之行莫若愛君而愛君之臣莫重去
國汲黯遠言李息達之致惠本朝古今美談吾恪餘事
况臣本以薄技遭於昌辰幸得出入周衛之中優游侍
從之末將棄簪筆虞手素尤帶劍佩衛足以自效宜其
輕去席幕之奉徇一己便安之私蓋引其遐親中外者今
周事循史朝廷遣規幸蒙賜可之書殊殊安治之選伏
遇皇帝陛下天度容物至賢盡人擇其忠誠非爲遷忠
觀之意察其淺識就是寄民社之安佈崇德音委以符
竹敢不勤恤人隱奉宣工恩自飭固陋之心庶幾樂考
之政

謝加學士表

常人之情得所求而喜智者之遭遇其任而憂今迎膺
雖羨師表君子學者雖乘儒還實難望有含就右之
求怨惡非分之任忪忪失據欣懼兼懷固欲辭榮未獲
承命伏念臣猥以薄技起於諸生内之無子產潤色之
才外之無山甫將明之用久與訓誥若蒞舊垣七年於
茲徵叙不出就以侍外廷之末聞長者之風向蒙下章

平議臣之奏時引大体正宗廟之儀昌國論忠於敢進
物然而諫人飾詞以巧詆法吏枉怒以中傷當是之時
幾無以免至心先重公義尚存凌侮之說不行衆瞽之
念不止風波可畏天幸實多由私自講惧久陷罪衙旬
千里之守虞擊一麾之行不謂尊號皇帝陛下生成曲
全愛露等臣進預金華之講增重儒林之光委以西州
適其素願望非所及幸不可涯夫匹夫一飯之恩庸士
猶知以信況顧猶存生出死成功立名况臣遭數十城之
封華四千石之重於以宣明威信撫養細民盡其懇忠
庶免大悔以報國報效爲處言

序

送楊翥林序

翥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為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良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刺州治書先生刘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陞事運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到賜錢十萬中時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沉然不以為毒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為憂蓋他日為人皆曰楊侯誠丈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猶奢々之臣忘恃意偷生而暮安以饕富貴其君長者一旦有竟外之事憂畏首鼠望以免辭君常者之夫不可使往春秋好書君無君子何以治也吾以楊侯誠世之君子春秋之後可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子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刘景烈字辭序

刘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未可以斃牛其無長短刻無單複六敵施巧倭忍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々不失節似儒者乎是以嘉之

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畧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鼓為不見今刘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尚多逆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遠乎哉而久廢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同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為釋可也以為訓則下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害而可以永年則安有吝累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仲行之臣吝累之害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孰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游乎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暴然作廢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之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厭以求試功名者也故一死於義而後身安之金石錄其声丹青狀其貌簡策叙其實是可以永年矣予以是乩如何序容相和稱善刘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春秋權衡序

刘子作春秋權衡々々之書始出未有知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々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繇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

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故權衡者天下之至
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
以其善惡相反其襃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
輕重耶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盖嘗相與爭此
三家矣工道堯舜下揖周孔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
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耶故利勝説者寡
公議便私學者防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
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
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覌之矣耳牽于所
向而目迷于所習懷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

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厭權之盈或利其
多而視權之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雖
然以俟君子耳孔子不云乎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
以春秋於權衡何傷哉於是卒定其書為十七卷

送湖南集使君序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
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羣后之師
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堯朝猶得已
之乎夫今夷異類者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狙
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群其險阻函絕非人境也然
而驅中國之士衣三件之甲負弩荷戈加粮糗其上夜
則冒霜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以之勉遑是以難也
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
義明佈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發兵以守之逸其抄略
之詠而身為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窟固
可取也若夫恥不能退而探其巢不爲教人而致于人
寨於曹而禽子福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徒俾也非國
家之利也顧使君不爲昔者三苗之事盡焚於尚故其
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逝書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
非盖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矣何畏乎有苗

題魯公文集序

魯公稚忠不避雄强雖不違義是其歷指類執犹祗節
而講習之將以功事君况其所自道之文乎然魯公既
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其在田史施之行事盖僅有
存焉而雖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印堂疵
於山川則十而一二非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遍
知而見徵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
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是畏沈侯哀魯公之
忠而又佳其文恨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於是
收摭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為五十卷

學者可覩焉盖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
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〻如不足者豈其
欲傳公之文使必傳於天下必信於後世可謂守之以
約而尚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
書諸閒曰原父文字簡嚴平生不肯為人作婚送序
記此文亦不多置其詞甚自重可知矣予家藏有原
父文集十卷磨滅斷續不可讀故集中不及列之書
以志恕

記

待月亭記

春卿劉侯監兵於尭之明年作新基移舊亭於園池之
東名之曰待月一日燕賓友之酒三行客有長起主人
請問待月之旨答曰先是署有西園〻有舊亭昔人戶
之荒榛與并棲雞於垣國焉於樓或覆以革或宿以兵
有風至止林薮少清有月來照池光不爲一日植是於
園從觀而嘆曰是物也閒久矣將祈泰於予乎緣是時
亭夫其舊者揭革棄穢鈕薔茅一之日培竹與松言美材
也二之日浚池及泉暴滑穢也三之日閉池土以封其
基四之日即亭材而廣其搆不役於民不擾予公以清
於厥成魯山岩〻患我蒼翠尋水湯〻道予濬浚而又
陶公之守仲尼之鄉至矣遺跡尼畫於壁若有神物陰
來相之或疑化工私以界之夫亭以池遺盡能事也月
以水鑑取善數也予今是亭西南去天宦躍乎天不植
草木為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為工洵予清池
嬋娟淪漣相與為一物全在錄物主在廬恩懷湘江之
流若洞庭之波登斯亭對斯景俯吾人誥歌則待月之
名不有當敎主人之詞既畢客有奉觴而言曰春卿者
南士閩甌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矣者志其遠者大者君今揭亭待清月宜乎礼其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說與文武之用内則思建明堂與辟雍與三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湟平薊環靖漢庭之舊服用之則為事業為功名垂光册書不用之則有享在道以畜其實與夫宴安之流游西園寢此堂同心而異志焉主人曰晉人善禱我訊輪奐同人落成祓美寢與吾子傳吾以王道勸我以功名君子言古人不以頌謂敢曰先生業文為我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亭成之歲月故因不讓云

王沂公祠堂記

齊魯雖習貴文學尚礼義之風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含尊之執之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與讓其失盖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良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弛宋受命垂七十年矣天下得養老長幼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為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為魯人建學由是二州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樂

獻自以後見三代之美礼讓曰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至於道者非耶沂公蒞於鄆且二十年鄆人受恩而悲思之愈回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於世前太守錢公子飛因之因即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去任之五年齊乃成其屬吾子修若子宗吾子飛皆錢公之業也甞之詩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序其語於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隆周天命郅隆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大公尚父遂厥啓宇惠於齊魯維此齊魯聖人之緒尊德系道四方宴莫不枝不競雍則

雍定既晦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師嬪嫉於外俾民不遑乃設學校乃敦詩書翼翼齊魯君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嗣之二公之位文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寔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祖徠之松新甫之柏我作此堂以告無斁

東平樂郊池亭記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鐘鼓之好池臺鳥獸與翼之樂然後乃能為國非以娛意崇不善也以合士大夫交賓客吳者而同吏民也嬉娛山梧車鞍勁鐵有驗之詩是已不然則散之者墨術也不使于孔樂不釋

于度數曰人我々慕舉足而必於濟矣夫東平蓋古之
建國又有州牧建率之故于今爲重其地千里其四封
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
其民樂業其君子好礼其小人趍本其俗習周公仲尼
之遺風餘教可馴以詩書而不可誘以朱墨誘以朱墨
鄙矣鄆故有多城之園其麻蓋文士大夫無所于游四
方之賓客吏者無所于覩吏民無所于樂殆失車馳駟
鉞有勢之美而況于嵯峨山樞之隨敬以爲非數訪出
節禮樂之意也據曰造新築之聲之樓之堂之閣之有
亭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亭曰燕琴

臺曰陳獻池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稽廿亭曰玩書館
曰樂游南門曰舞詠北門曰迎春其制名也或生于礼
或因于事或寓于物或適于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樂
郊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藉松柏槐柏榆李
梅棗梨栗樗柿石榴林檎木瓜櫻桃蒲萄太山之竹
汶丘之篠嶧陽之梧雍門之荻蒲圃之棘孔林之楷香
草奇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萱黃菊蘭
荇茆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
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賢乎抑亦庶幾乎後世將
必有述數吾述者矣吾請以此謝

先秦古器記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爲古
學者莫能盡通以他書參之逾十後五六就其可知者
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
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考太息者
矣獨器也乎哉兕之戈和之弓離婁崇鼎三代傳以爲
寶非特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
知之次也衆不可盡安知天下無能書辨之者哉使工
模其文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
此意者礼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
乃爲能盡之

論

畏天命論

傳曰畏天命夫天命可畏而未有能知者也惟聖人然後知之所謂天命者非諄諄然接乎人者也害於民謂之孽變於常謂之異動乎氣謂之沴發於色謂之青達於類謂之祥雜於俗謂之妖著於天謂之象是故有以興有以亡有以敗有以成惟聖人然後能見而識之識而名之所謂性與天道者也非聖人則不能知之故古之君子務畏天命而不務知天命也夫非聖人而務知天命者吾見其不能且不信矣古之君子其畏天命也

聞一異則恢然懼見一祥則悚然懼未知是之為善歟為惡歟悚然懼而已者吾知畏而止矣是故其守也約其行也慤妖祥之事休咎之說付之著龜瞽史而不由吾心者非不願知天命也天命固不可知也強求知之是不誣天必且誣人昔夏之衰也龍降於帝庭其漦為物而卒喪周周之衰也麟獲于魯其卒啟漢沙鹿之崩也晉史卜之曰後亦百歲而王女興夫若是者其誰能知之此聖人所獨知也故曰莫若以畏仲尼在陳聞魯有火曰其桓僖宮乎夫聖人之於天命有不待變已湯之時八年七旱湯親之南郊而禱焉曰政不一歟民失

政欤宮室崇欤女謁盛欤苞苴行欤讒夫昌欤由是觀之湯且不知也然而古之君子有曰天命也可推類而得可見象而察自董仲舒咸有是言雜之合之文之飾之大者纂乱其次賊虐然則非寔敵之其敵有向矣夫天命決不可知求知天命者以謂尊天也然而不得其指不給乎以天欺人乎古之君子莫惡乎以天欺人以人欺人猶不可而況乎以天欺人者乎是所謂南面之禍也北面之賊也故善畏天者莫若成湯為國家者若成湯可也

三代同道論上

古者有言夏后氏尚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救野莫如敬商人尚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救鬼莫如文周人尚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救僿莫如忠三王之道若循環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聖人之道同而王者之政一同也故能同不同一也故能一不同者道也不同者物也一者德也不一者俗也故自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天下之生久也一盛一衰一亂一治然而所以盛者常同所以治者常一何以言之凡聖王之後而至於衰者非其道衰也物使之衰也其使之亂者亦非其德亂也其俗使之亂也從而

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衆遠矣立德以訓俗則亂遠矣故
可以革物者道也而道未嘗革可以變俗者德也而德
未嘗變夏后氏有天下四百餘歲桀為無道顛覆禹之
典刑夏人不忍成湯伐而放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
判夏也以成湯為能復禹之績也故仲虺稱之曰天錫
王勇智纘禹舊服此之謂也商有天下六百餘歲紂為
無道顛覆湯之典刑商人不忍武王伐而殺之四海之
內歸之如一非判商也以武王能反商之政也故武成
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此之謂也故湯復禹之績則得禹
之天下武王反湯之政則得湯之天下當是時也禹沒

而後起湯滅而後見同為而已矣一為而已矣安得忠
敬文之三而異之且夫忠也敬也文也是三者之於道
本末也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
而以為千歲而代異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歸之也
實以謂之此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親賓友之好
長幼之序此所謂人道之大端此人道之大端非忠則
不足以相懷故先王之為禮必本於忠忠也者禮之本
也然而不敬則忠不見故先王表之以敬敬也者禮之
體也然而不文則敬不昭故先王寄之以文文也者禮
之成也是先王非尚此三道也其變節次序不相緣則

禮不生然而相緣之甚密喘而言懦而動一皆繇於是
有儀有表有左有右而已矣是以發于內者則隆于忠
隆于外者則隆于敬摩暢曲巧極物之變則隆于文唯
君子能體之能體之則能言之能言之則能述之未有
文而不原于敬者未有敬而不同於忠者也未有忠而
不敬不文能成其忠者也故曰三者之于道本末表裏
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然而以謂千
歲而代異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歸之也

三代同道論中

古者有言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商

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此非君子之言好事
者飾之也夫聖賢之治國家天下所以尊尊而教之有
達貴者有公貴者有私貴者有專貴者德者其達貴也
爵者其公貴也親者其私貴也至於富則無貴也所以
謂德達貴者德之于天下無所不貴在朝廷貴于朝廷
在鄉黨貴於鄉黨在市井則貴于市井在夷狄則貴于
夷狄是百王之所同故謂之達貴所以謂爵公貴者爵
之設在朝廷則伸在宗族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
謂之公貴所以謂親私貴者親之處在宗族則伸在朝
廷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私貴此數物者人

情之紀王事之本聖人所不能奪也是以推而任之推而任之故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以德王天下故天下不可不貴德以爵尊朝廷故朝廷不可不貴爵以親宗族故宗族不可不貴親三者不失其處則王道成三者失其處則王道不成是以有九德者治天下有六德者治一國有三德者治一邑有一德者治一職此所以見德之貴也治天下者爵天子臣兆民治一國者爵諸侯臣萬民治一邑者爵大夫臣陪隸治一職者爵為士臣輿皂此所以見爵之貴也雖為天子必有父雖為諸侯必有兄故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期之喪達乎諸侯大功之喪達乎大夫其在宗廟則皆以齒此即以見親之貴也其義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錯之而安施之而通王者之盛也未有能尚其一而遺其二者也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所以謂富無貴者彼富非德之修也非爵之隆也非親之懿也以世祿多財先人而已矣則為義者必耻之為政者必疾之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無貴然而商人貴富則是以商人之為商者始乎秦之為秦者也昔者秦有天下本貨而尊利以勝於獄吾未始知秦之所以滅非蔽于商人貴富焉之禍也昔者親有天下尊親而宗勢以昉於濊吾未始知親之所以滅非蔽乎夏后氏貴爵焉之禍也昔者晉有天下侵親而滅制以昉於亡吾未始知晉之所以亡非蔽乎周人貴親為之禍也故聖人不然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三者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有偏而不起者則亂矣寔及於虞夏商周異世而害之教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三代同道論下

古者有言夏人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彼謂命者四時政令所以教民云爾是非夏之道也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其數得天於以下政令宜此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為道而尊之也彼謂神者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云爾是非商之道也夏之末山川鬼神莫能使寧而商伯不祀成湯誅葛而放桀正天地之祭定社稷之禮修山川之典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為道而尊之也彼謂禮者君臣朝會所以摯交接相施于云耳是非周之道也武王伐紂天下之諸侯会于孟津者八百餘國既入定商殺奔走執豆籩受命于周廟武王于是班宗彝分寶玉寄貨以懷諸侯〻〻禘冕搢笏射乎太學養老乎東序耕乎藉田此亦有由

然者也非固以爲道而尊之也若夫聖人之治王者之法宰制萬物兼安天下則此三者無不修也無不謹也不能以一廢矣故當其尊命則雖周猶夏也當其尊神則雖夏猶商也當其尊禮則雖商猶周也何以言之耶民事則尊命鬼事則尊神王事則尊禮同時可也同日可也同月可也當其義則令所尚者先不當其義則向所先者後々者後先々者後後一物不者而亂起矣豈及于夏商周異代而尊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術之也夫好事者知三王之異物而不知其道之同也知三王之異俗而不知其德之一也道者所以舉物而

非舉于物者也德者所以變俗而非變于俗者也故三王之所改者不獨緣于曆而改律呂緣于聲而改都邑緣于地而改徽號緣于色而改樂舞緣于功而改官職緣於事而改田賦緣于俗而改械用緣於便而改及夫以性爲內以情爲外以名爲制以禮爲倚此所謂道德之本也夫所不可改則忠也敬也文也三代同尚矣德也尊也親也三代同貴矣命也神也禮也三代同尊矣奚獨三代哉吾以此推之昔者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封於泰山禪於梁甫者七十有二君其實一也

湯武論

說者曰湯武非放弒是不然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疑其有利天下之心疑其有利天下之心是以惡其有放弒之名是以有矯爲之說傳爲之諱其惡則善矣其義則不可通凡惡放弒之名者爲其利之也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非其所以取之之狀賤其所以尊之之罪今湯武者聖人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無利之之心無求之之意然則何疑焉果不足疑尚可諱夫有放弒之名已哉以謂湯武非放弒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卑其私心而

爲之隱者也是蔽惡之說非湯武之本指也湯武之本指在乎除至公之道以至放弒之業受放弒之名以一至公之義是以昔者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作大武之樂盡其美不敢盡其善苟不以放弒爲名湯尚何慚武尚何未善哉夫帝王之事有變有常々事禮也變事權也堯授舜々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是皆所謂權也權者反於經而後善故必自貶損然後中權矣故堯舜不諱外禪之非湯武不惡逆取之名貶而益明損而益隆者也尚何疑而諱哉說者曰湯武非放弒問之曰湯武之實而桀紂大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湯武爲非臣以

桀紂為非君子夫放弑者正君臣之名也非正善惡之
名也桀紂〻〻雖不善其位君也湯武雖善其位臣也以
臣伐君而不謂之放弑是去君臣亂上下之道也苟無
君臣焉可也如有君臣則桀紂乃所謂君湯武乃所謂
臣也故桀紂天下之惡而已矣湯武天下之賢而已矣
湯武之有天下不利之耳不求之耳至放桀而伐紂誰
得而遁之哉故謂湯武非放弑則去君臣而亂上下矣
天下之皆者將起而援其君以奪之矣深非其君以罪
而學自崇以名矣故善言道者不然被湯武者真放弑
者也明白其道所以存聖人之心貶損其名所以愛天

下之始受天下之始而名不奪百姓不疑萬世下非是
乃聖人之所以為聖也謂湯武非放弑是不及知聖人
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率其私心而為之隱者也
是去君臣亂上下喪名實者也嗚為之說偽為之辨者
也昔者晉靈公為不道誅國人象士大夫辟勝寧逃
大臣趙盾〻〻出奔趙穿因民之不悅執公弑之然而
董狐書曰趙盾〻曰弑者非我也董狐曰子為正卿亡
不出境入不討賊非子殺君則誰哉孔子曰董狐史良
也趙盾良大夫也由是觀之盾非不知弑君之名也為
法受惡也為法受惡者所以崇君臣之義厲上下之叙

也然而謂湯武非放弑者是謂湯武無趙盾之德無孔
子之志也

治戎論上

世言兵者莫求於德世言德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
謂兵不足以任言德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
本者莫近於春秋〻〻之事無大乎兵者聖人所重也
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時之不宜不精試考之
以其文物之以其義擬而類之比而貫之僅可見乎聖
之工弗察弗能辨鍼角也堂之下弗察弗能辨馬牛也
而況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向治戎奈何曰王者

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于中國言入而不言
勝中國之于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矣大本
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于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執
曰王者則固無敵王者則固無敗云耳夫王者既以處
大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衆如天地其動如神明四
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
苟天之所覆地之所養舉入府廩以為貢賦是其富且
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其職失職不任
則死及之是其眾者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
日入南至交趾北至松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

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
無敵也將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
至貴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卑擬至寡
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
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
勢也將無敵之形四據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
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將
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一吾衆也吾必
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
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

而已矣是故昔者聖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
命未討也修其志意修其名訓修其文告序成而後震
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韙言敗者
非不恥也自我有以取之也然大經之責無嘗之富懷
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悖之

治戎論中

夷狄之于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却之也
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夷華之变
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入中國者矣御入未有言敗中
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盖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
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至貴也至治也至
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
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忘遠不幸而不勝春秋書之適
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
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耳其名猶
遠之況其實乎其言猶惡之況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
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
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
其禦之具素修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修則夷
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

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甲兵是之謂也政而已矣春秋
之禦戎也外而不踈內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
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役以動
其俗毋示之忽以動其体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
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礼以示不
可以淫從爲也謹吾身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淫溢入
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
入于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体毋入于怠以示
不可以偷惰居也彼其近觀中國則若焉之窺淵獸之
窺叢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人服

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
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
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爲夫之害亦大也已矣不能硬
之切棄而踐以追之爲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
賤夷狄而不諱其入寇中國也雖甚貴中國而猶貶其
敗者絕吳類也夷狄之敗中國惟善戎達於隱（僖之十年）非
善戎賢也晉襄公帥而与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
學々々者患其不思々々者患其不廣思而廣々之要有
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
之是亦曰習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寇是一貫也

治戎論下

中國之于夷狄言勝而不言戰是何也非以威服之也
中國之於中國則有戰中國者禮讓之所出仁義之所
治道德之所懷也是雖有爭鬪不過以其禮責無禮以
其義責無義以其道責無道非有利其皆之心非有病
其民之意是故詰日而後陣成列而後出不以詐取勝
不以幸圖功不以威立名斯中國之師王伯之治也彼
夷狄者不然其來也爲寇非能以禮讓仁義道德相率
屬者也直將剝人民以盈其暴持府庫以足其欲斬樹

木以逞其害殘百物以快其怒而已矣譬若虎豹之搏
長蛇之噬蜂蠆之集也有國者肘其至而應其害苟可
以捍之毋待于信苟可以絕之毋待于人曰除患而已
矣效力而已矣是故言勝而不言戰者其義猶曰責于
勝不貴于戰也之耳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
夷狄之患侵伐之變多矣未嘗有得言戰者非無其事
而不言蓋雖有其事而不書焉且以謂戰之道以待中
國勝之術以待夷狄中國不戰則訊之夷狄雖不戰不
訊也其不訊乃所以不言戰也此吾指也甫山伐山戎
公羊以爲桓之已歷數數得且敗狄于鹹穀梁以爲惡

重劍是皆不然是皆赴寇而捍之以爲護僅尸而去之
以爲仁者也非春秋之治戎所以言勝而不言戰之々
意也向者曰聖人之仁無所不受聖人之信無所不孚
一人之禮無所不教今獨謂夷狄則外之惡之絕之何
也曰不外則不能全吾仁不惡則不能全吾信不絕則
不能全吾禮也聖人不貪于服遠以爲名不恤于費遠
以爲義是故德澤不加則正朔不及也正朔不及則德
澤不加也一之于鳥獸不以鳥獸殺人春秋患人之莫
能知義故明其文而申之曰狄來々者來朝々不足以
崇尊不朝不足以尊者也此之謂也故不明春秋之義

明于自治者不足以治戎明于治戎者務勝而不務勝而不在戰以春秋勝以春秋道也

封建論

三代之王也擧天下以封建秦之帝也破封建以主郡縣二者孰是乎曰封建者道也郡縣者利也封建者公也郡縣者私也然則奚以爲道奚以爲利奚以爲公奚以爲私曰非聖人不能王天下非王天下不能封建非封建不能尋世是以古之封建也不主于公亦不主于親主于德而已矣德厚者在封大德薄者其封狹車服以明之制度以一之禮樂以傳之仁义以結之祭祀以

教之襃紀以厚之朝貢以勸之聘享以懷々懷其未也於是爲服璽以賞其勤甲兵鈇鉞以禁其惡刑法奠其教誡惡然猶戰々以持之翼々以守之如畏其傾如吾其生非以其貴自驕者也非以其富自溢者也自天子至於諸侯自諸侯至于大夫自大夫至于士庶人上下率是其化深矣其俗成矣其意安矣故可以傳世故曰封建者道也及乎秦則不然其取天下以詐力其治天下以苛簡其仁義不足以相懷其忠信不足以相恃有功者疑之有德者忌之自其子弟不能信也是以權天下之貴以厚其己歛天下之富以厚其身滅絶禮樂

以逞其心發刑濫罰以快其意皆以封建爲害己也故秦之有天下也便其私而已矣故曰郡縣者利也利用其私則道用其公者亡矣故封建作而仁義行爲郡縣立而刑名制焉由是觀之非聖人不能封建審已周之有天下也太王々季基之文王武王成之周公成王守之是以其化民也深其俗也固九牧之君千有八百世守其法異之殺散至于穆王々愆于德深遊無度而諸侯不畔至於厲王淫亂專制天下勿堪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謀王室二伯共和以相王事宗廟之主二十餘載而神器不移至于幽王昏于嬖妾虐害于下々弗堪

命王以亡死周遂東遷於時政教凌夷不能及遠故齊桓晉文率天下諸侯以服事天王桓公北伐山戎南破楚召陵西討孤竹東定海濱功業大矣然齊卯之令第仲一言動色下拜文公討叔帶之亂敗楚鄭之師救宋之危係曹衛之罪小國奔走大國懷恐威力遠矣然適而請隧天子不許稽首趨退故亂如匪屬而不能遠也強如桓文而不能謀也孰使之哉由是觀之非封建不能長世也審矣或曰周失之弱此不足以知之夫周之失也其在廢文王之法而已矣無守其法每布其义雖有齊桓晉文之強莫敢不率又況如吾滕杞之小國乎

然則周之失也非封建弱之矣三代封建咸分於外而享國長漢魏郡縣咸專于內而享國短其享國長也封建之效也其咸分于外也則非封建之罪也其享國短不封建之故也其咸專于內也則非不封建之力也其亦可知尔已然則謂封建不若郡縣者妄也其曰非聖王不足以封建而郡縣者因世無聖王而用之者也與其無聖王而封建不得其理不若去封建而為郡縣可苟而治是則可矣

狂譎華士少正卯論

世俗說曰太公封齊誅狂譎華士周公聞而非之孔子

為魯司寇七日殺少正卯兩觀之閒門人見而惑之論之曰是皆不然也齊無狂譎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必不誅也太公誅周公必不非也魯無少正卯而已矣如有仲尼必不殺也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惑也夫世俗之說狂譎華士者齊高士也不降其志不仕非其主如是則伯夷叔齊之比也昔者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以臣伐君不可以訓左右欲兵之太公扶而去曰義士也不可殺夫太公猶夷叔齊為義則亦必以狂譎華士為義矣以伯夷叔齊之義為不可殺則亦必以狂譎華士之義為不可殺矣夫武王伐紂從聖智之士與

天下之諸侯舉國而東伯夷叔齊沮解其意非毀其事三軍之衆莫不怨者太公獨以為義而不誅也罪莫大於誤軍遏莫大於非聖人伯夷叔齊暴此三者而太公不誅齊無狂譎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不誅也夫狂譎華士不可誅則所誅者非狂譎華士也非狂譎華士則必巧偽以証世誣法以惑衆者也夫巧偽以証世誣法以惑衆是王政之所當去者故曰太公誅之周公必不非也夫世俗之說少正卯者魯之聞人也與仲尼並居於魯仲尼之一人三盈三虛獨顏淵不去夫言猶顏淵不去是閔子騫之徒皆去之矣少正卯能使閔子騫之徒

去聖人而從己是少正卯非細人也夫以閔子騫之智足以明善惡決去就猶深悅少正卯之義則少正卯之非細人審矣故曰魯無少正卯而已矣如有少正卯仲尼必不殺也且仲尼與之並居不能以義服其心與之立教弗能使弟子不叛已是魯國之人莫不以是人為賢也民以為賢仲尼始為政七日而誅之百姓不知是仲尼嫉賢也嫉賢而惑民何以為政故曰仲尼不殺也然而殺之者必非少正卯也非少正卯則必巧偽以証世誣法以惑衆者矣夫巧偽以証世誣法以惑衆是王政之所當去也故曰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惑也此人好

言聖而不知其道好言政而不知其施夫聖人之道不出于孔義而王政之從不出于順民心違于孔義逆于民心者聖人不以為道王者不以為政也故聖人作而後天下之禮明百物之義設取予之分次向背之趣使百姓闇然而服是故移世易俗而不見其迹此之何不然而難哉

城郢論

子囊為令尹城郢君子稱之曰忠矣能衛社稷囊瓦為令尹城郢君子譏之曰畢矣必亡楚國夫楚一也子囊囊瓦事也城郢均也子囊以取褒囊瓦不免於貶何哉

君子者同譽成而毀敗乎曰否昔子囊之為令尹也修法制舉賢才附百姓親鄰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遠矣唯郢之未城於是城郢則懲患而已矣安得不謂之忠囊瓦之為令尹也則不然遠忠直比讒諂貪慢無厭遂適不更百姓怨之諸侯怒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小矣唯郢之可城於是城郢則外民而已矣安得不謂之畢夫外民者民亦外之此囊瓦所以亡楚也事固有同功而異情同迹而異論者此之謂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設險之與恃險豈得同哉設險者強恃險者亡先王制城廓溝池所以直固而非固之本也制師旅卒乘所以建威而非建威之本也本之所在、德義在知人在安民必有其本然後勤城溝池可得而固也師旅都鄙可得而守也軍旅卒乘可得而威也故政有本末事有先後無徒其所先而本其所末則天下可知百官可任萬民可附四夷可服唯明者而後及之者也非囊瓦之所敢見

非子產論

子產聽鄭國之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烈子曰權而不義子之事親性也子之事君忠也以性合者諫不入不去也危窮禍患不避也有功不報也以義合者諫不

入有以去之危窮禍患有以避之有功有以報之有功而報之義也未有無功而賄者也無功而賄以為悅也父不親以使子則不父子不可使也則不子君不能使臣則不君臣不可使也則不臣故父有使子而無報君有報臣而無賂賂臣而使之不可謂國三卿五大夫下之士可勝使乎使而賂之可勝賂乎臣未見利必貴之功也是君臣上下相率而為利也又不足以動之仁不足以存之忠不足以諭之信不足以結之禮不足以明之哉何相率為利而國不亡乎君子為國家者修其義達其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安有不行者哉或曰子

奚不得已也對曰然吾固曰非治世之法也

四代養老論 卅年十五

養老蓋以尽孝慈也劉子曰以養老莫善于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于食而燕次之周人脩矣所謂養老者養其体者也故擇其柔加遲其書香潔其酒醴品其豆邊修其簋簠奉其犧象謹其被襟於是乎体解折薦而共飲食之又為折俎加豆是以惠豈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為尽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氣体也物其物為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凡而不待一獻而百拜志在其惠也故莫不善于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貿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為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為至恭也莫不加畏焉故莫善于饗夫養義者奚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晳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崇無一獻之勸與所謂養口体者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易也故曰莫不善于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彼養又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又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為而晏然也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修而兼用之蓋之是謂大備不可改也孝之道達則子成若悌之道達則幼成若登歌清廟則君成若下管象武則臣成若所以慶之以大賞之以慶申之以禮修之以孝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事奔而中矣吳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斯之謂也

賞罰論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急乎罰為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急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左之曰君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為公乎抑謂闢土疆兵之為功乎乎所謂罪者壞紀失序之為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為罪乎乎賞之功也將功其至于善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乎罰之懲也將勉其至于無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將其戒民功其事物安其所無獄治之名無倉庫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急且緩之有古者催東賞不適時東罰亦不適時用命賞于祖顧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為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

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平府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以勸善也爲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於急矣則是雖爲善未嘗不偽也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沽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爲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爲人父者莫歡其子之孝於己與其子之孝於己莫若己爲孝於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己歡其下之順于己莫若

己爲順天者主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下之所爲而大夫士爲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爲而諸侯爲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爲而王者爲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樂也故賞以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事天者臣爲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患盜論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爲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問盜源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爲盜矣二源慢則挾兵刃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宜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正末而不

實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救焚而從以斧膏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底寧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自廉恥風加其心雖惟恐不得爲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動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

料固未有盡也今有司本原之不恤而倚辦于牧守此
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
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以教以禮義所以使衣
食不足收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
盡而漢武詔命之故路復起矣暑乃尚極獄之術任坊
論之教者未足以絶奸而欲雍回以見殺于晉故仲尼
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
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盗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盗乎盖亦反其本而已矣晏因元昊犯邊
中國頗多盗山東尤甚天子使得御史晉稍且指情之不
能居得輕是令刑節盗發而不赦得者長吏坐之晏重
其重予以為未足於防故作此論

叔輒論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訊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
嗚呼叔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魯國之大季
氏强臣也然者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与也一旦君
不得使為一民君不得有為實罪遣于魚而刑勢歸于
外子家駒逢于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于天
者也詭辭不敢正言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變必將及
君欲諫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謀則遠于禍將隨
則失其守發憤壹鬱而無与誰語故慨感激至於號咷
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擢忠直退奸邪破朋
黨之蔽禁發僭之臣魯可復興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
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其國顏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
之者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逆不查悟長惡壽亂
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于乾侯終身愁孫從者視之豈
不可大哀而痛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臣之
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春日書
不尽言言不書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書
而況乎無形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於
當世任為不仁者也嗟夫

賢論

人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為賢也人臣之賢其身
賢也不若其舉賢之為賢也聰明辨慧伎藝敏給此可
謂賢矣然此謂匹夫之所非人君之務也人君者目不
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聰者效之口不自言智者效
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百官當而已矣此人君之
務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聰者聽之則聽必微智者言
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力不能治
也雖欲治之不然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為賢也忠信

仁義剛毅有主此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也人君者以其宗廟為心焉以其萬民為心焉以其後嗣為心焉大為之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為之略而使仁者守之今世飫其澤後世蒙其福世讀其勲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舜賢之為賢也列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秉而用者二十二人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者晋周公相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昃不倦勞於求士所執贄見者十有餘人所友者百有

餘人智者相與德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餘年故君莫盛于舜臣莫盛于周公不為舜之為者非賢君也不為周公之為者非賢臣也列子曰君之不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辯慧技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主而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君者禁討於天下以能為人臣以聲則是不聰明辯慧技藝敏給惟其自賢而已不知用賢是子亡也者臧文仲相魯國魯國以強其言必曾則是是不忠信仁義剛毅有主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於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

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獨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所為所謂吝者非獨吝于爵人吝於分人者也吝於教人者有所吝故以材驕人者慢也人吝之者於教人愚也人棄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為驕與吝也求為人君者吝於此矣求為人臣者吝於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為君也詩云樂只君子從父命復言臣之所以為臣也君為君臣為臣雖至萬世不知其可改也

救日論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又曰非正

陽之月不鼓臣以為過矣夫聖王所正畏而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下者衆陰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於朝非慕為迂闊而塗民耳目也明其保侵陰柔乘剛臣蔽君妻凌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寧救之不救之畏災不畏其亞明之言使謏臣依以媚其君翱翔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夫至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矣安在其不為災者乎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為不鼓者乎由此觀之

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姦邪之臣出則朋党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詭伪欺罔以濟其欲因日在無災變之間惟恐君之覺己也曰有食之是將奚爲庸昔亦言灾異以儆于上哉是以或至于夷陵而猶不悟魯季孫漢張尚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爲魯知日食之爲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於南之在漢知日食之为害因而不告也卒成王氏篡呼安所從来微矣为人上者可不察哉〻〻〻〻

箴

畏言箴

吾甚畏言〻〻可畏也而不能默〻吾言悯〻倡而後和人損以為過吾言踵〻譽而不譽人犹以為非〻吾言之畏惟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〻而人实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向而唯乎磬之於物其为石不为水乎水之滔〻往而不来有陷而渊有塞而汩有激而在山叔曰水哉〻〻

讓箴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学士又讓翰林学士又讓樞密副使凡三讓所讓若尊所守益堅禁然有古人之遠風故作讓箴以語世礪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为名欲先信吾道于有六试讓如何其讓非为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〻其弦達在天直尋奉附于奉世有常患〻其在得肆小受大享役於直公旹聖之公沈迷之敌之闹〻俾世明之曰吾宜恶富貴〻〻雖德人以摩己哉以摩同特宜身人受夜乞憐從或得之〻何如其吴财宜無人秉机射利滑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〻孰视富公而能勿媿孰拜富公携手以游者朱孝父三命益恭嗟此富公

千世与同作詩戴美援如淸風

辨

君臨臣喪辨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爲臣爲使之斯爲君爲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尒寄宗廟焉尒寄人民焉尒夫吾是其執經之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弃生也而事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忘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皆死也禍莫甚于皆死而忘生焉乃皆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乎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何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子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吾是固亦周末之記也昔仲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弃之爲有勞也夫不以死而厭之爲有生也昔雖賤不弃也死雖狗不厭也而況于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侯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故

君乎於臣使巫祝先釋采于廟門然後入釋采者吉有
事也或失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昔魯襄公嘗朝於荆
之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襚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
桃茢祓而先襚厥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為之也曰
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
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國必有衛之者矣況諸
侯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于宋將弁壇使兩人
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為君也如為惡之
而已令于宋何為惡之哉

寓辨

刘子論則左辯士或曰刘子安得疾乎辯夫辯者非患
難解紛排或立談之間而致知乎此雖孫武之師伸由
之材賁育之勇不怕于此矣乃可善也故刘子未能耳
何邊而疾之也哉且夫秦破趙軍長平進圍邯鄲之危
若滾貌者諸侯畏秦而不敢救秦趣諸侯不敢進也故
馳辯之士深計而無所用多言而無所佃旨欲存趙而
抑秦秦諸侯以救閣中然而諸侯之兵不出于境彼亦
智者之慮有所未尽也及魯仲連責新垣之策而秦兵
退舍今刘子識能造意設辭乃可以動諸侯之兵者則
刘子于辯固易而可非之矣今刘子未能窮吹者之慮

又焉能存辯者之通刘子哭而唐之曰夫邯鄲之圍諸
侯莫敢勇者不得進其說者不得伸其意彼諸侯畏
秦之勢則固然又何足怪雖然諸侯未睹秦滅趙之患
也今請說而出其兵于其為齊楚韓魏之王吾請說子
遂說齊楚之王曰秦圍邯鄲〻〻日亡其大夫之謀曰
請以天下帝秦而趙固奔臣于秦趙帝秦之使旦夕且
行矣臣竊為大王憂之夫趙入于秦則秦益強秦得其
尊號而歸必釋趙而合諸侯秦趙合歡則楚有河南秦
有山東秦因下兵崤谷伐其從帝已者趙亦出兵而佐
之伐其從帝秦者如此則齊楚先危矣且夫齊楚之不

伐於秦者以趙遮而齊楚遠也今趙先下秦〻必不外
于趙矣而與之謀諸侯之事則齊楚必先伐矣秦貪其
尊號而欲并天下兵不至邯鄲臨淄不肯止矣是齊楚缺
趙而受其兵畏秦攜其患也何楚之智而齊楚之愚也
且趙之帝秦社稷之效其計必果已而秦有并天下之
心其兆必從矣秦從趙請又責于諸侯則王能遂帝秦
而臣于秦乎王曰不能曰然則王之不救趙亦過矣今
日趙下明日兵必至齊楚齊楚天下莫強焉秦必欲先
其強者而後其弱者臣恐齊楚之禍又甚于邯鄲之圍
也王曰然則奈何曰今夫齊楚之地方千里帶甲數百萬

車數千騎馬數千乘萬乘之國也而秦亦萬乘之國也
秦圍邯鄲而不能救圍畏之也但擬萬乘之國而肯楚
獨臣于秦臣竊為大王羞之臣聞秦戰長平民年十五
者必赴為秦王之爵民于河内以與趙戰違時而不解
臣竊度之秦名勝趙其東國以困矣非十五者不可用
其民困已措矣王于此時以奇楚之強選將授兵因秦
之敝以救邯鄲臣見趙之寶器重賂必入于王而秦必
以信使舍筆以交王國不出之務而善兵以俟帝秦窮
為大王不取也於是春楚之王曰善者又因見韓王而
說之曰韓趙世〻之與國也而秦天下之仇讐也秦圍

趙而韓不救者必以秦為強而趙為弱今趙自見其弱
而諸侯莫救必請效國事秦而以帝〻秦〻得其帝已
必從趙而與之連謀以圍諸侯趙之怨王也必深則必
以兵伐韓而秦又出兵宜陽而責于韓曰何為後帝我
是趙攻於北而秦攻于西也韓不割膏腴要郡以事子
趙不此而委贄以事于秦韓趙不得息是韓并与國之
好而受仇讐之禍也假使趙不帝秦〻不假趙〻必折
而入于秦矣亡趙以益秦于王何利哉背楚救之我不
救之是王獨招怨于趙也且夫秦久留趙而不肯直鬪
無畏諸侯之救哉故宣言以懼諸侯而諸侯遂疑之假

如秦兵伐韓則韓能遂為之臣哉王必不欲為之臣則
願王之以兵救趙也王不救趙則秦趙之患必至矣願
王聞之韓王曰諾已說韓則見魏王而說之曰臣聞魏
遣晉鄙將二十萬之軍以救趙也休于秦而止臣竊以
王謀之過也夫秦人貪而多詐故竭國之兵以牽邯鄲
邯鄲未下而其兵亦困矣故恐諸侯之救趙也先宣言
況赦之假雖名雖實懼王耳今王又止晉鄙之軍而不
行是王之謀也秦之計也且夫以声威魏者秦也王狀
畏之有如秦既勝趙以實伐魏則魏能留于秦乎秦見
魏弱必以魏為不能用非尽臣魏其兵因亦止也臣因

以謂王之謀過也且救人而止其兵以觀望成敗使秦
勝趙則秦之兵必至于魏矣使趙勝秦則趙之兵亦必
至于魏矣而秦必反為趙之助也臣請言之昔者秦伐
韓之脩魯而楚救不至韓之君臣謀曰秦欲伐楚久矣
不若与秦和而伐楚則秦必聽韓而捨韓矣是韓矣哉
秦而取于楚也楚人聞之大恐命載車滿道士卒滿野
而告于韓曰寡人將救韓也然卒不救韓〻大恐因請
和于秦〻為楚之先欲救韓也使將〻兵伐楚至丹陽
新晉之萬而歸夫當秦韓之相持楚兵不至故秦得勝
韓既勝因而伐之其勢然也故楚雖不救韓而秦兵猶

至者秦會而危共事也向使楚兵救韓則秦必喪師而
失衆矣今大王之兵君爲救趙雖未嘗與秦戰然而趙
已解秦必移師以臨大王前日之楚是也臣故曰使秦
勝趙則秦之兵必至于魏矣夫許而不與失其所以與
怨而不從失其所以德今大王之兵有救趙之名而無
救趙之實使趙勝于秦則王何功于救也夫以無功之
多招失許之怨故趙勝秦則趙之兵必至于魏矣而秦
欲和趙故必及爲之助也今王何不使晉鄙進兵以明
救趙秦久畏趙勢必不能固從畏王之威必引而去是
王而抑强秦而北存弱趙天下之諸國必請服弱國必

入朝則王之王業成矣不務以此而務强楚也近趙秦
之禍畏趙之怨甚爲王不取也王曰善如此則王國必
從之則邯鄲必勝矣或者曰善今日乃知列子天下士
也而辭因列子之志也請謹爲左右夫邯鄲之圍諸侯
莫救辯士說者萬端安莫肯出及魯仲連知之秦兵退
爲公子無忌遂敗秦師夫秦師非不然敗魯仲連也
畏其說之害也非不能功其公子無慮也知其師大而
敝也所以列子深求焉特之爲說以利害之趣奪列者
楚南動韓魏可謂王當之理必然之致矣

義

公食大夫義

食礼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〻〻故養之〻
〻故食之〻〻而弗愛猶養之也而弗敬猶畜之也以
礼敬之至也食礼愛之至也養而愛弗勝其敬食而敬
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
經則畢之已重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礼
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雖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
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礼也臣之意雖尊其君
子之意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之內所以成爲尊君之
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子席

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于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
明之故志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主于東夾南西面
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
夾北西面北工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
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降西
然後宰夫薦豆醯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
啟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備祭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
羞以殷勤也賓三飯〻粱以湆醬比君之厚己也賓必
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其加
厚已公拜送揖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不敢棄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饈二十其餘豪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因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恰焉唯恐其是不于礼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于我而已矣故礼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者也孔子食于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既有礼哉故君子雖觀也

將親之舍礼何以哉

士相見義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贄贄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贄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圭也者言一度不當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礼也雁者也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礼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所乎志之異而天下治矣故執贄贄也者執其志者也君重贄以事神臣之贄以養人惟君受贄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贄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礼必依乎介紹以言其不可苟合者也必依乎贄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惟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執贄主人三辭贄所以致尊讓也大夫以礼相接士以礼相喻庶人以礼相同然而爭奪興矣于未者未之有也人苟為悅而相親者者未必爭爭為苟而相親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礼者人道之大端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近于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毋近于禍也惟仕于君者為而往未仕

而見于君者既而奠贄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北面之寅千乘之富士之所諸者礼義而已矣刑不足慈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逾七十而不致仕請引疾按年而劾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于渭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告戒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

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犹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有几杖之賜安车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食于人之祿不可溷于人之朝不可塞于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强焉义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义也此之謂上下有礼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功此道也是以古之为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仕四十而祿为不惑也五十而爵为知命也七十而致仕則以养

衰老也不惑故可与谋大事矣知天命故可以度大義矣养衰老故可以全節備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为道也非為食也为君也非为已也为国也非为家也是以时進則進时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高位止不慕其权也凡致仕之义君曰高犬馬不可尽其力而况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誠智也吾不可尽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为人臣者不竭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事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冒風霜之憂而蓄旦暮之利矣全而归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食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

然仕非為道也而為食也非為君也而為已也非为国也而為家也是以進而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試發之犹莫領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于恩而毅于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仕而害天壽因均之二者莫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司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司其齒焉彼知賞不出于有功廢不遠于無功也則震而自潔矣震而自謀則莫不自去与就決矣此是上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

而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于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形其畏義由孔以自褻于繩墨之外是非能也先王之治也非義礼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以法亦不廢其孔義之指故此法之設也嗚呼為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吾亦出于不得已為之者乎然則又何惮而不為哉

議

張忠定謚議

大常禮院議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尚書曹翊啟要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任俠自喜破產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及讀書為文析辭受學則其屬明白務求道直至于策名試吏御慨奮發思自見于世不今已夫時蓋有古昊之風而神宗至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書斷于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成功名者也夫其偉卓犖之人固自有其材不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富利取之尚書再有召及他臨涖皆朝廷所取重或矣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到於今稱之蓋君子固任一則士之根柢重不其然乎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衆其直己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並焉末年以疾害于朝謂不至大位士君子以為恨今皇上欽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謚而曰康公正安大慮宗以為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元太史之錄謹議

趙傳質謚議

議曰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寄聽遠聲者聞其疾不聞其好此桑戮之害也少得公居仕之朝嘗列田補漠謀之益施為之效蓋嘗有矣然而入則直論出則讜詞是以人無間焉雖推美讓德大臣之宜亦其天性素慎然也今太常多君謂之傳質指論拂戾密以為之謹議

為兄後議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于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取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多取故不以諸父為嗣父尊也不以諸兄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五廟七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凌逆毀不相害也至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也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矣春秋傳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弒僖公書即位明臣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子一体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敘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

不可及取兄弟則正其禮使後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正其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爲昭爲父不得不以嬰齊爲穆既正其昭穆則遞毁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而已故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者春秋本不欲重爲後者則嘗書曰公孫嬰齊矣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齊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

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而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數不子而輕所統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譏也然春秋周爲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遞毁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爲昭獨以孫爲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言也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奈嘗以父子叙之元帝以昭穆正之而漢時議者皆推文帝使上繼高祖

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于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爲元帝後皆循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紛皆曰兄弟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爲之妄也若不以昭穆序之則有所受之統乎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爲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無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父子予之死則以兄弟治之本生性死不可二也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令當自繼先君者不惟奪後君命已之命又當奪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取

不爲不可四矣孫毓曰若兄弟爲昭穆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矣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存故也鄭氏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爲君者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五而君後爲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哉孔爲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爲嗣義不可知數其親何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悉其

論射君之甚者曰蓋廣宗廟大書之本而不釋從受之
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
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道事其君曰非吾父也
至令宗廟猥亦昭穆顚躋而恩有不詡推生嗣死抑何
悖哉

與爲人後議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子路揚觶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
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敢問何以斯
謂之與爲人後矣與之也者予之也求之也處子尊其
宗非于欵嫡子不後族人支子後族人嫡子而後其族

非于欵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偏也義不可以爲後非于
欵禮不後異姓異姓不爲子異姓而爲子非于族虐子
而尊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統也諸
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禮昭穆也異姓而後于
人則背其姓也當周之衰貴君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
人後者蓋多此仲由所惡也曰禮不後異姓異姓何以有
爲人子者曰禮所言者方其治世也世衰禮廢必有子
夫婦之間夫死子幼莫之安其室妻子以適人少則妾
其居長則從其姓貧則利其祿富則利其貲而莫之自
外矣此亂之甚者也或曰從父期曰從父者有義道而

非其實也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而與之適人所適
者爲之築宮廟于門外使子以四時享其先妻不敢與
爲築宮廟于門外者遠其宗也妻不敢預爲正其族也
如此則繼父之道矣故同居則服期異居則服三月未
有能易其姓者也君子不易人之姓人亦不可易姓也
或曰昔之言禮與予異曰然昔之言禮者以爲人有後
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見
有兩後者哉且人唯無後故求後焉未有有後而又求
嗣焉者也此非子諸之指或曰立後者立族人族人既
爲人之後矣而彼父有子立族人族立子欵曰諸侯將

立後必告于諸侯而見於祖傳爲人後者爲之子爲之
子也降其私親所以重之也如有子則及當代匡乃已
非立後也

天子五門議

禮說天子五門曰皐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
此有五門之名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
有皐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有畢門無路門諸侯有
庫門無皐門有雉門無應門有路門無畢門天子三門
諸侯三門門同也而名不同三同也而制不同何以言
之緜詩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書

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
內此皆道天子之禮者也無道庫門雉門者非天子門
故也雖然畢門或謂虎門謂之路門〻〻者建路鼓于
此門之外太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虎門者王
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
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
門之外當是時呂伋為天子虎賁也指虎賁而言故曰
虎門其實一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
門此言魯之庫門制如皐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
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

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無道皐門畢門
應門者非諸侯門故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子家曰
設兩觀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識兩觀不識雉門雉門
者諸侯之禮兩觀者天子之禮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
天子外朝在皐門之外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天子治
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天子內朝在畢
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
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者
也禮說以謂右於庫門之內誠然者仲尼助祭于廟事
畢出游觀之上觀者雉門也雉門在內庫門在外當言

入進不當言出也祭畢而出遊乃得至觀之上彼廟在
治朝之左雉門之內也郊特牲曰繹之于庫門內失之
矣繹當于廟郎廟在庫門者無失也又曰獻命庫門之
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百官疏故戒之於外
朝百姓親故戒之太廟此亦魯事也魯之有庫門審也
天子有庫門也何謂畢門畢者蹕也王出于此則蹕也
師氏掌焉何謂應門應者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
則四海之內罔不歆應也何謂皐門皐告也王居外朝
則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也何謂庫
門雉門諸門諸侯不敢盛天子名門以其所道也庫者

庫廟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謂之雉猶治也路者路
寢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或問子之所言宮室門戶
之間道耶曰然固否宮室門戶道也

復讐議

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乎曰可君臣義也父子性也曰以
親〻尊〻孰親〻內也尊〻外也親〻之本也尊〻之末
也重內而輕外先本而後末者道有在也若是則臣可
以報君乎曰否非此之謂也君之于臣也固有
誅道若何其可報然則秦何而復之曰以告於方伯致
其法古之事有在於是者矣書曰伯仇偏陽孫自害為

飾者之父而仇之者也告于方伯而不從則告于天子
〻〻致其法古之事有在於是者矣書曰皇帝清問下
民鰥寡有辭於苗遏絶苗民無世在下鳥鰥寡之人而
仇之者也告於天子而天子不保則是上無天子亦無方
伯上無天子亦無方伯則隱忍而疾之可也請問其人
曰伍子胥是已曰伍子胥亦嘗告諸方伯天子而不從
乎曰吾子胥未嘗告也未嘗告何以得其復讐曰子胥
知吾鳥猶無益也當是時周爲天子而楚以王自居晉
主諸侯而楚与之抑主盟周晉之不能行于楚也久矣
人惡能從之此春秋所以隱恩而疾之者也君子以為

獨告敢問師友之仇亦可報乎曰不可太上無仇其不
元也因君雖父母之恩達於長惟觀之恩達其餘乃能
報之則報之可也曰太上無仇則仕鳥可乎曰吾不謀
其利亦不致其怨而已矣仕則吾不知也

處士號議

列子曰士之有爵禮也有號非禮也古者生名而不字
其歿字之矣而死不諡其歿死有諡矣而生無號〻者
下事上也且事君也古者有神農氏軒轅氏非所以褒
士也故士不可自而無不自有隱居以求其志而無矜
世以主名〻之于人也大矣其亦將　致親戚薄君臣

毀聖智以干於世者夫士之隱者非惡富貴也知上不
我知也既知之矣貴可使富賤可使貴故有天下者斯
养天下之英者有一国者斯养一国之英者士大夫不
辭也是以士則養之大夫〻〻養之君養〻者達之也
非苟尊其名也养之者用之也非苟美其号也古之善
為士者不敢以美自譽是故無事而食其食不敢也無
位而服其服不敢也此非其礼而竊其號何為哉

不舉賢良為非議 并序

景佑四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 至者數十人明年有
司試其藝獨二人應科於是宰相議以賢良猥衆多

名少實欲一切罷之余在京師作此議也
賢良通于古今之變政教之本皇止心辨善辭以自警
一時哉今夫天子深居卑廉之中而洞視四海之廣雖
有日月之明不能無隱於隱蔽故外有登聞鼓而有
銀臺閤門而設御史諫官是亦是補則皇不欲盡下情
而斷聽其貧賤難是民能自陳登聞鼓者非必有奇材
異畫動主聽者也特以里細故訴田於上不則刺其身
以求祿者也亦能自致銀臺閤門者亦非必有讜言切
辭為國憂者也特藩書往來奔守一端不則幸其以遇
以求位者也未細故不奔不足為天下憂諸書不期合

不足爲朝廷病由是而言雖百登聞匭不若一吳良之厚下情也雖使十銀臺閤門不若一方面之識本務也諫官御史位隆志滿充庭取備不若取草野之士直言而極諫也夫古之取士者選之於鄉舉之於天三公賓而舉之天子拜而受之是以禮義全而廉讓作也其意蓋曰吾能重而祿位輕之亦是以或藏而不肯仕或走而不肯見其業亦曰吾之身重於祿位而亦故君人者趣乎人不同趣人今天下之仕必由進士求進士者又不達乎禮聚之如召役斂之如試技素可則屏不可則斥故進士之舉早也進士之禮至薄也進士之仕若

易也上重其祿下輕其身故濫已壽世之士而不肯混也深自比乎吳良而知慎今大夫之議謂吳良無益李者顧多奔競而可厭乃奔焉嗚呼曷爲其然哉大夫固患其無益然謂進士者固有益哉固患其多奔競雖則何不使公卿舉之而乃使其自進也夫自進者是則患利以爲私使侍舉而動則天下之人莫不以禮自守如是而患奔競者吾未之有也抑又有不便者一焉今公卿皆祿位自廣才德自高雖有近師之名蓋有廉士之聞其名焉吾今一旦教之使爲國舉吳宜人人用心而天子必有垂拱無爲之安吾又以爲閣公卿之才忠信

者進私黨者退譬如蓍龜權衡不可誣也使工無文仲竊位之過下無伯尊積善之禍不亦大哉所謂甚便者也然則言吳良可廢非吳良之失乃吏錄之不以禮使之不自重也故禮之不達則吳良者不出仕之不尊則吳者不勸其理然也又合曷爲廢其舉哉天下處已高俗之士焉兩而知情憂國濟世之士焉所而布策懷義顧忠之士焉所而赴許貪進苟得之士焉所而結黨且夫吳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方爲天下而自不舉吳良始是使今之天下不得與周漢比隆也古之治國家者有益于用則存之憂治之器得之與寶周之琬琰晉之

大弓晉之閣筆衛之大呂陳之石磬和之弓垂之矢雖之琴徵之舞衣此其非有通古今之變明王道之本達下情之塞然而世學之況在其求人乎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仲尼不忧文仲廢六關君子譏其不仁然則猶君而志其實失所以廢棄其大而拘其小失所以量患不使有司舉吳良不患吳良無益也

恭識

人或言于葉曰吾閱譜書錄有功之臣訪其子孫而將用之若趙韓王范魯公張尚書者皆可謂有功矣何以及不錄也有應之曰然吾固疑之必有司失之矣謂此

三公子孫已仕故多錄也則功臣有子孫在朝廷者甚
衆而亦錄謂之三公功烈廢而弗錄邪是大不然方祖
宗在側陋時韓王故人也祖宗龍飛韓王之功爲多祖
宗有天位不逾數朔櫛生栽傳命號者相屬也韓王宣
其股肱之力强者懾衰弱者臣從日闢國万里卒使中
國一統修法令垂紀傳世之具至今天下歆之以比蕭
曹不可謂功薄也真宗即位日淺契丹内侵兵至澶淵
上親御戎未敢渡河當是之時大臣患之憂懼不知所
爲或勸上遷之秣陵或勸上遷之蜀漢然萊公抑留抗
辭發憤慷慨以爲棄中國而去則河北河東非朝廷所
有虜兵之數老于累卻矣天子感悟遂渡河北契丹由
是遁逃則萊公之謀也巴蜀再叛百姓凋弊盜賊滿野
時尚書受命治之單車到府城無居民庫無金帛倉無
見粟而群孽在外尚書能安而撫之威而懷之盜賊殄
滅善民得職至巴今蜀之人稱之若神明不可謂無功
也嗚呼方韓王之時天下地狹人寡財力不足而敵國
多然韓王能以弱爲强以小爲大今天下地廣人衆財
力有餘而敵國少然元昊叛不能誅也日蹙國百里方
萊公之時戎兵深侵河北再三數士大臣懷異謀請棄
中國京師可謂危急矣然萊公獨以爲無能爲天子用

用其一言耳百萬之衆北首奔騎卒無故安不屢境畏
其虚言啟致鉅萬以賂戚重寸尚書之時秦亂敗劉叔
之後公私掃地然尚書撫循綏内治民完成厥功今居
平地而承平之資盜賊發輒更數十郡不得殺官吏尋
士大夫惡不忍言長吏以下或開門送迎具牛酒遺矣
可哀也使此三公在天子得而用之天下不足憂矣
今此三公子孫微甚可因此大振顯以示在位者也曷
爲反不錄乎吾固曰此有司之失嗚呼由元昊之時將
帥無功失律者相繼然爲賊退然皆不旋踵用之矣以
此最後就可而今有哉予聞其言因爲書於前爲豈議

贊

西漢三君儒贊

余讀西漢愛董仲舒劉向楊雄之為集々然仲舒好言災異哉揭大刑向鑄偽黃金亦減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害于聖人之道惑于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歟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為三贊以自覺焉

仲舒先覺處秦絶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物明春秋大義以修學及五經博哉優々世莫能庸甚相語儀仁義所衛當則以柔莊々大道左昔聖考蓋有不同異究矣討文持之要舒謂之嗟若先生有以啟之懲遏黃林不扶世憂善作孔子後世之過嗟爾君子克遵厥猷 董仲舒

子政翼々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先其德黃金之勘良由信惑踐絶卵世身居困危不為俗儒為取拘々累其威儀忠有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人美哉已夫雖不一為其文実章以迄于今日月之光嗟哉後人庶哉不忘 劉向

子雲讀書自有度沈非聖不履恥為章句擬做六經其文疑其文孔明隱々欲々実為當建世三不違知命理神胡為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譏處儒有言蓋天絶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遊利或狗耳目活之弗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揚雄

策

策問二首

問唐貢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國家間四歲乃一舉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議者亦疾此欲放唐制則恐真士失職者衆欲仍舊貫則吏員不可勝紀夫真士失職者衆則怨必興乎下吏員不可勝紀則力必屈於上哉此三者宜奈何諸生極意盡言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〻譏宋牼之言利也曰猶則不可是所慎者莫如猶也然而軻教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色不害好貨不害夫勇之与樂貨之与色是乃猶乎軻之譏人甚詳而自任太略軻不宜至此者也試相与辨之

書

與吳九論武學書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盛德侔天地而廟樂未之於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乎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循然寢久功烈掩塞是以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于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管弦之書逸亡于今千歲舊而無徒乃且復得聞其蹈舊觀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為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教問制度亦欲參動下風喬揚輝光今學乃譏乃如俳之技而國家自以造卻未諳故立武學以校競當之士孫吳貴書之術小人失量又重戚數皆三代之王建庠雍成均以教化者急冤遴拔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而争之聲猶律〻未也故賊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執度其信重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旦〻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嘗聞夫武學之制也夫漫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勸之以

利其可得不為其客乎為其客可得無受其欲乎吾恐
雖有智者亦無善其後也而况建儲之主職廢弟子之
學本之不知教化既衰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
騖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來以相傾也雖私議者
說有可不及然風俗猶是以禍亂猶是以長學者之
所甚羨仁人之所憂而歎也若之何其救之且昔先王
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猶示民
以能也今既示之能矣其已乎四方之人何患嘗且是
下領其議論而不能救之吾所甚惑也是以書曰時事
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敢聊以裁
鑒

啓

上鄭贊政啓

遐遠荊楚丕述嵩巒睎虹蜺之際攝沼江漢之清流以
如往搖風将而絶伏惟坐鎮南國鴛寧號藉泰以集官
東吳山川為世巢棟遠一德以齊俗舍王城而協中洼
者量臣武經既參公鉞折衝出于樽俎戍令被乎吏戎
茂功超成優詔均送雖帝克四岳之任下統諸侯而娌
旦九貢之時咸思象報羽惟注高圖上匯輸勤閫于吾
人幸藏守土城陶鈞之遠及趨朱戰而無緣仰冀上為
而朝葊益增福社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于人物車
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乏有抱室
隸之姿守樸陋之手材弱闇少智非過方擢經濟閫假
以成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缺然曷以
稱此々々伏遇某官專運鈞之化協作厦之功王和平
介群力盖用可愛莫錦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暫比
元侯之田盖現國者以厭遠為陋多居者以居中為榮
探能為欲冒冒過國當厉衚々之勸主傷々之風庶
几所長或有云補下塞謀惡之口上答甄駁之私

辭

設侯公說辭 并序

天下之辯士皆自以能排患釋難，使吾危使安者也，然而說有可以行有不可以行，子貢說野人〻〻拒之〻〻可行者也。夫以楚之強，項羽之暴，其甚于野人明矣，而侯生一語而太公以歸，其迂實出哉。請試陳之。

謂項王曰：漢使陸賈請太公，王曰不然〻，則楚與之乎？曰：吾何以與之也。曰：漢急寡人常寬之，急常存之，漢得志輒欺寡人〻〻不忍，乃遂立乎天下，是以不與也。曰：嘻，亦甚矣，大王之〻學于漢，有天下必矣，天下之歸漢必矣，楚之不得天下必矣，天下之不歸楚必矣。何也？臣請言之。文王曹與漢始廣武而軍，當是之時，楚數遣大公，而漢不救。彼知殺人之親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而可以致天下之怒，故示楚以急也。今何故而請之？且大王何以示遠〻〻太公曰：伯謂我為天下者有不顧家，遣之無蓋，故不急也。曰：誠如伯言者，今漢之主其欺得其父者耶？其欺得其父而詐得實，使楚害之，而致天下之怨以職也。夫宗傑並起以誅秦，為秦既破矣，而戰伐不息，使百姓父子肝腦塗地，王善也，楚與漢亦各有分地。

今漢去其地而與楚爭，彼自知智不若大王，勇又不若大王，故輕委其親以遷怒，東以曰：此所謂天下洶〻者楚耳。又出信使厚幣，使天下見之，皆信漢用兵之不得已也，則人〻致死于楚矣。故曰：忘哉大王之學于漢也。故大王〻如歸太公，明與漢分天下而王之，天下之人皆知大王之無負于漢也，又知漢之有分地也，彼雖欲欺其衆復運而于楚，衆不為用，雖強之而聽，是漢孤也，大王之霸可以萬全。今大王盍留太公，漢亦益怒其衆，楚亦益怨，漢亦益進，願大王熟計之。且夫為天下者不積家，有殺之無益，則雖留之亦無益矣，有殺之，是以益怨，則雖留之亦是以益怨矣。不識爭天下者，使天下怨我利也，使天下怨彼利耶？兩者願大王計之。臣非敢為漢謀，為太公也，敢為楚謀，取天下也。臣之言用，則漢無辭以用其衆，無名以行其詐，而天下定矣。

傳

祭法小傳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傳曰禘大祭也禘者帝也帝者先王之配天者也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以明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也郊者祭天也尊莫大于父々々莫大于天天者物之本也祖者人々始也所以致尊極之高祖宗者廟之不毁者也古者天子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有二祧々々之言超也遠廟也去祧為壇為墠凡祖考之廟皆迭毁也其不毁惟有功及有德者或謂之祖或謂之宗祖者非文祖也言後世述之也宗者非宗祀也言後世尊之也何用知祖非太祖宗非宗祀也曰文王非周太祖武王非周宗祀也周人祖々稷周公宗文王何用知祖考後世述之宗者後世尊之曰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太祖又有中宗高宗皆非宗祀也曰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何也曰祖者必有功者功則廟不毁鯀無功其廟毁故推以配天尊父也商人郊冥何也曰冥諸侯也爲受命不可称祖宗

其廟毁久矣故亦推以配天也由是以見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為祖宗非有祖宗雖不毁廟鯀無功故不敢食于廟而食于郊食于廟不必設食于郊則世々修之故禹之孝也冥無廟故不設々祖而食于郊于于祖不必設食于郊則世々修之此湯之孝也由是以見商已毁雖有功猶不可復主春秋曰立武宮蓋刺之也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所以受文配天一也曰然則夏之郊也以顓頊商之郊也以冥而礼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何也曰湯放桀封禹之後以上公還鯀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之

後以上公迭冥而郊契祭法之言者言其始者也礼運之言者言其未也是以二者不同也

師三年辭

昔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公征東山三年而歸夫高宗至明也鬼方至幽也周公大聖也管蔡大惡也以至明伐至幽以大聖討大惡何必三年〻〻克之何足以多然而周書美稱詩人是美以謂中興之功莫高焉使之道莫先如此殫財費力曠日持久而有勝焉亦足稱矣則豈若速戎而省費財保其之師不向朽之久也是以推之所謂三年者殆非世之所謂三年者矣故觀既濟者離下而坎上也離下則文明莫盛焉坎上則伏隱

莫盛焉以文明之進當伏隱之退勢不能久而東山詠曰勿士行枚吾以是觀之則三年者一年而度之一年而富之一年而教之〻謂也且夫聖人之于天下也非私其有天下之名也哀夫民之不被其澤而亂政之困民也是以征伐焉豈欲要一時之勝而遺後世之患乎豈欲貪勝之名而忘愛民之道乎是故三年者并度之富之教之而言也夫爲之徐則壅之困教之習則措之安豈若小丈夫哉戰則窮國之力而後已若不勝則以詐謀濟之故奇變詭譎以計相中邀一時之捷而衰甚久之衆故勝則遺其患於君不勝則遺其患于民此所謂不忠之大者而聖人所以貴持久孫吳所以尚拙速也夫以孫吳之智窺極文之德尚不能合以窺聖人之道因綿遠矣而世不知者又以謂聖人之師尚若是其緩矣三年而後有成是故老師費財怙而勿慮宿兵玩寇安而自疑則是俱未得其中也何謂度之曰除其苛虐寬其征賦老其老幼其幼何謂富之曰時其田伍治其里邑重其本業勸其服用遏商阜農勸功勇事〻何謂教之曰生有以養死有以塟祭祀有法出入有儀良其師保善其官守一民莫非吾臣也天地莫非吾有也引師而去之民勸死一時矣

御龍解

天下之物無智於龍者是能乘雲氣雷雨而游乎天地之間在天地之間無微細隱隙而不容其身者其爲物也可謂神矣然而昔之人得而擾之御之則以能識其嗜慾而不背其性也凡擾畜物之道苟爲不盡其性雖狎不害苟爲盡其性雖不狎害之然而狎犀虎豹也苟狎龍也難彼龍者恃其才之大而智之神如有不容則去矣無求于人非若犀象虎豹而受制于人而求全于人而養身于人也是以狎之非其道帝就也方夏之衰御龍氏死天下無傳御龍之術者龍于是去而不返若

無龍焉然則非實無龍也彼其神知天下無有能識已之嗜欲而御之者故匿而不出也其不出天下始益好而奇之爲有遇焉犹震眩顛仆竄匿而不敢視甚矣夫龍之可好而不可親也可怪而不可擾也豈實龍之情哉然而世之人如因旱而像之因水而祟之怒呼咨嗟以求其聆聽擧攀之者嗚呼何世之人不憚煩而号龍異好且至於此哉

小功不觧稅

韓子作小功不稅書小功不稅禮也曾子曰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於人見其貌戚

其喜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于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于新故死哉甚矣夫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期斷其殺至於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于祖免聖人之制禮審而言情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爲文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朞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于情而不及夫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耶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寔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

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問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矣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雜著

續謚法

刘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謚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謚故上下同之及至于周初而名冠而字死而謚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謚者所以成其德也甚矣文哉刘子曰夏商之道不勝其質而周之道不勝其文其斯之謂与賞罰窮矣刘子曰古之為謚者有取也取于名取于號取於字矣者取矣称烏愚者取愚称焉黄帝號之宗也舜禹名之隆也堯射名之讶也尼父字之珍也刘子曰爵而不謚周也爵而謚之魯也不爵而謚漢也由文已

哉嘉魯哀公誄尼合于謚法竟舜禹湯之志作續而謚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耳

教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孳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也)仁義廣敷曰淵不幸短命曰淵和而不流曰惠(柳下惠也)智適時曰甯(甯武子)進退寡過曰瑗(蘧伯玉)恭儉好禮曰嬰(晏子)清淨無為曰耼耄期道道曰聃惠而爰愛曰僑(子產)直向不撓曰矜(取向)輕爵守節曰礼(季子)居敬行簡曰雍孝友特格曰騫蕭為德慎言曰達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達命曰貢(子貢)在約思施曰憲(原憲)使之敏給曰求(冉求)勇而知義曰由(子路)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貌莊敬曰張(子張)信道輕仕曰開(漆雕開)不得中庸曰晳(曾晳)言合主人曰若(有子)敬慎威儀曰華(公西華)有德疾憂曰冉(伯牛)知德中庸曰伋(子思)蹈道知言曰軻隱居放言曰逸(夷逸)反世德化曰況(荀卿)异受尚賢曰翟上同遵儉曰翟(墨子)攻上閑曰新(宋新)獨善為我曰居(楊子)危言日出曰周(莊子)潔白不污曰皓(四皓)言行執物曰舒(董仲舒)簡易多聞曰向(劉向)守死道曰勝(龔勝)忠寡曰雄(楊子)審書知化曰睦巧歷經倫曰從(宋平子)達數知來曰幹(管輅)博物多愛曰遷良史實錄曰遷

責和氏璧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荊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己之刖也哀夫宝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宝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称和氏善知宝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宝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為蓋在下

不損以爲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言之猶辱今一
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刖而後哀之其不知
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刖君勿獻焉使和哀之刖吾勿
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刖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璜
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太丘之社亡而璜
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耻不得其器于是齋七日
使萬人沒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
傳世之寶也昔者晉越國之皆欲得之興兵而圍之矢
異矣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支離親之辱然而
不計者寶之所則不懼以安爲危以存爲亡彼人之所

求而非求于人也試使一人負璧之秦一人挾弓之晉
則不欲以萬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
美士有道之君子胥把其義從歸其辭不擇述而不度
可否號呼于人主之側以萬爲一焉甚者殺身捐生其
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責者則吳起逐于魯而韓非死
于秦其欲將身說難爲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
獨謂和不幸謬矣夫謂和之不幸固失其理而知之自
謂負又非其名所謂負者少害于輕重之際崇辱之分
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豈才之自
害焉牙之教其子世之所以常疑也吾未知其負故爲

貴在乎賤爲遠在乎近爲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好于
已而內人不察于人而薄身倡而後動引而後應舜陶
于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傅說築于巖險之下
太公釣于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
信此其離于世俗之患也遠矣無它人主者求之
也

諭客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事自
薦者甚衆繳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郎從事其次補掾史
且數百人時予方游吳中客有相哀者作諭客〻謂公

是先生曰蓋聞吳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排勢以
事爲机建以功勳流于竹帛盛德載于懋鹿歷百世而
不衰撫中人以獨驚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
意乎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安距境毗屬道
絕主上不怡邊有富甲蒞衆之責不入鐘鼓之娛不歡
者于今三年矣是以下求異之語開自薦之路提擘奇
俊無所天下思逞于人心義激于肺肝故今下之日望
者沽沾襟卧者得安頓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机
忘山川之若薄戰伐之危請長纓以繫頸鞠家財以濟
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

由一言以改列㓗亦遑遑之時變化之契勇辨之辰獻
圖之勞穰苴所以叔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遊
也今先生乃惰乎如不知藐乎如不聞者其智嶷近乎
世論休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遠于當務而然乎且夫
道期于用不必全崇功期于成不必無尋是以伊尹負
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秦時因勢大直細曲
崇如丘山何若執燭今先生乃独習無用之言守雅行
之高遠羞諸子專悉六藝井田雖道不可以學射戲之
入鄕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
于戰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胄之襲雅射拳曲宜

言少實不可同進取之益則何不畢論脩俗在殺風吳
馳騁乎孫武之場揣摩乎蘇張之唇舌為電流功為雷
行威名垂建家國而宗乃文侯隨巷之履羊蔡雀之食
日無韜畧耳絕金石抱冤而泣不知用力行身若此矣
且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說之壯而語之少何顏之大而
智之小信雖以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轅
有啟衆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啟有扈氏
之兵成湯造攻于牧宮文王興懷于崇城書史之所畧
載佯于天地文明比于日月休息滲于耕而應感繫於
霜雪發行喙息罔有不服然且干戈未戢弓矢未盡

閑小至偉哉太至流血窺窺之功不為之甚減赫赫之
號不為之減梨遠足以增其蔽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
謂有損于盛德耶夫狂童竊步天命其既跳踉頗極假
命頃刻覬覦不言思得所逞狗吠其主鼠竊疆場此亦
蚩尤三苗何以異哉然而將帥之臣間于詩禮介冑之
卒奮于疆兕實未及懸刑未及按而天下之民億兆之
衆因已集矣于斯乎虎賁鷹視龍行雲起譬若提千石
之弩決垂洪之潰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燼曾不移息
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以朝乾夕惕夢
于求異道自進之路開傳訪之門者恐伯高傅說之流

藏于莘野伊尹太師之品逸于屠釣又所以明讓讓之
義秦晰畢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然乃之
王所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
燕欲駿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
怒蛙而百夫之勇來奉主上亦欲致待遠之人是以狂
猖者無所啣擬獻者無所忌高爵重祿或富或貴擧洞
乎神形量既乎天地包以為小觀之未廣辟堯之為德
哉且夫東溯島夷南及交趾西產狐竹北越聾當受令
朝覲者一車靴雷動風行才百萬里覩蠢卻之地元昊
之東曹不若黑子之著面掀之猶穴而救以徹壞聾之

固失類矣且容独不聞宋受命之說乎昔者虜失其御
海水横溢寰區之内爭爲亂也不貢不朝虜所統一乎
是蠢蠢之氓困于戈鋋積尸爲山流血成川羶漢屠剗
者蓋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啟國方行千
里猶有殘孽弗率弗祀太祖乎之真宗成之至于制作
之道以或未遑然亦閣籍田封太山禮河汾考百王皇
上尊猶至武靡有遺軼而勝殘去殺遺庶今日是以往
者申訪百樂諸亞郊祀大定六籍謹敕元令歙以就一
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範太常律其儀奉于
六位表于万年淳漓乎重渥而陟乎上天還成康之俗

儒與漢之高包乃僅革無乃踰焉此孝者所以踴躍而
歙仰所以舉舉也何以蘇然于平世孫吳于异數終元
蓋于王道宜自絶于聖治容從笑我暗于事机哉亦悲
客隱于富貴而不知制作之大也言未畢客隸而謝曰
荒野之人溺于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讀封禪書

列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
器氣乃發于後平之于術亦可見矣其卒以詐死爲世
大僇何哉彼以其術爲速而歸之以巧以其利爲迂而
益之以諂者也故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

而謹守之下爲吏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
周有言毋以人狗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也悲
夫

問南子

或問論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悦信乎曰信然則仲尼之
見南子也欲因以行道乎曰否不然也昔者叔向因子
晉晉人將殺之樂王鮒者嬖臣也彼謂叔向曰吾我之
免子于死叔向不應亦不謝也夫叔向不應不曰生
者人之所安也死不義而生者人所不安也富貴人所
欲也爲不正而富貴者我所不欲也隨勢而行道者所

鄙也爲不正而行道者我所不爲也夫曲其身以趍利
者叔向所不忍爲而謂仲尼爲之乎且夫欲以道而求
合于人者吾未之身也求合于人而欲以行道者吾亦
未之者也他日王孫賈以微言而于仲尼曰與其媚于
奧寧媚于竈何謂也仲尼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夫仲尼生居亂世固天下無所適得其人可以行道而
不可也曰毋以獲罪于天而因南子以求致重于是媚
于竈矣何以爲仲尼曰仲尼之不因南子以行道則吾
既聞命矣敢問仲尼之見南子何也曰古者不仕賢不
爲臣故稱其君曰君稱其君夫人曰小君二者皆君也

國君有宗廟之事君親牽牲大夫從之夫人親薦盎命婦從之將与之共宗廟之事否君臣之位不可以不見也當子者衛小君也當是時仲尼仕于衛如之何不見故問礼然礼也礼則子路何爲不悅曰子路之意以謂親于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君子奚宜西哉乃仲尼則欲先正其名君臣名之大者也君正則庶民服道不行然後去是以未嘗有所恃之年淹也共之謂也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之養之仕也所謂際可者接可見也古之人接可斯仕矣

伊呂問荅序

讀鬼谷書以伊尹在夏呂望在商爲仵合讀孫武書又以二人爲反間夫世衆遂敢天下語權變者宗鬼谷語奇正者宗孫武孝者既無以短之而復假聖人以自耀將使淺薄之徒甘心于詐偽于甚楼焉作伊呂問

或問人有言曰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太公三就紂之就西伯有諸曰有之曰然則爲仵而合者歟曰否不然也昔者伊尹遯桀耕于有莘之野不以未邦爲可賤也以須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湯聞其賢往聘而起焉太公辟紂劉于渭水之上不以渙之事爲可薄也以須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文王聞其賢往獵而起焉二子者皆聖人之仇也知不以久幽爲不昊而曾衒飾以求合爲昊乎且吾聞之伊尹歸于商而爲之相太公歸于周而爲之師二子者皆樂堯舜者也以堯舜之道爲不可以臣桀君可以臣輔君成湯察焉古者諸侯歲一貢士于天子湯因是焉而貢之故伊尹入于夏之不能用古者士不得其職則去諫不用其言則去伊尹數諫而不入識夏之可亟也歸于亳湯又貢之貢而反者五知其不足与

有爲然後終相之當此之時伊尹乃自亳之北門入遇汝鳩汝方于塗而作汝鳩汝方之書伊尹太公其目均也成湯文王其主均也夏桀与紂其亂均也以伊尹之入于夏故亦知太公之入于商以伊尹之入于夏爲湯貢之故亦知太公之入于商文王貢之也則二子者皆頗爲之而不得非仵之而後合者也且仵而後合者若蘇秦者乎昔者蘇秦嘗爲燕謀齊而偽得罪于燕者以納齊之人刺而裂之天下莫不笑故爲仵合者蘇秦也不免于死而謂伊呂之聖人爲之乎哉或曰伊呂之不求合則吾信之矣若乃湯貢之文王貢之者非間

歟曰愚嘗何言也且以湯之得天下也爲得桀而得歟爲得道而得歟文王之得天下也爲得紂而得歟爲得道而得歟湯之得天下也自其伐葛文王之得天下也自其伐崇湯伐葛而莫之違者而桀喪其天下矣文王伐崇而莫之違者而紂喪其天下矣且予謂湯之得桀也伊尹聞之其得葛也孰聞之乎文王之得紂也太公聞之其得崇也孰聞之乎聖人之爲聖也爲其正而已矣是以衆人爲不可及也以聞而有天下則其所以爲聖人也不亦衆人而可爲之乎曰然則世之有是言者何居乎曰出于貪勢而好利者貪勢者樂縱橫好利者喜用安其于術挑䟽而售之也是以私自託于聖人

魯法

魯人之法取人于他國者府與之金可謂惠矣未可謂之仁也君子之制其國也井牧其田野而時致其貢賦乎什一則曰寡乎什一則不足什一而上下均矣工作之商什之爲仕者治之平其政令教其仁義老有所息幼有所養而民安其鄉里矣君不行仁政吏不恤民士不教之敵國日至而不能守老幼相攜持而行焉能以歸者而予之金是寄民而致也取之不給則盡賦之則盡用盡國財又轉而去之是徒取諸彼而予諸此是

無救之而後從之者也爲君子道其本務其要平其政令教其仁義老有所息幼有所養而民厚矣安在人人而悅之人人而悅之不謂惠矣未可謂之仁也是非用公之田也不能民者之爲也子貢取人而不受金孔子曰魯人不取人于他國矣是亦非孔子之言也孔子之教人也將以仁乎將以利乎將以利魯國之法乃蓋不可爲矣君不行仁政吏不恤民士不教敵國日至而不能守老幼相攜持而逃焉能以歸者而予之金是聚好利之民而乏國用也冏見金而不見仁也以仁則子貢是矣子貢所以取人于他國者爲仁也所以不受金者爲義也子貢以仁率其國民以義率其國民民一正其身而惠大矣故一鄉而比七十人未爲衆能以十人歸而爲利者已多矣親戚莫相恤也故曰莫相援也朋友莫相先也閭里莫相愛也得金則幸以存不得金則道路然其心豈曰非仁乎哉亦曰利而已矣是親戚故日朋友閭里終相與去仁而爲利也詩曰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吁嗟洵兮不我伸兮言仁義之不相與也今又逼而責子貢之仁義則是非孔子之意也且孔子亦教之愛民而已矣何爲認認然惧不能贖民于他國

憫學

由周以來至于今千有餘年孝者益多達者益少是故何耶古之孝者其材非有殊于今也其所聞者皆正声耳其所言者皆正道耳其所視者皆正色耳其所習者皆正術耳于以孝道是由性之也其達不亦宜乎今之孝者其材亦非有殊于古者其所聞者非正声耳其所言者非正道耳其所視者非正色耳其所習者非正術耳于以孝道由是反之也其不達不亦宜乎且古之孝者非独性之而已又多勸之以義今之孝者非独反之而已又多動之以利嗚呼居今之世奉古之孝不亦勤乎其勤至矣而猶未適于道不亦可悲乎雖然非孝者

罪也非人性不同也非道去世也時俗改矣師術衰矣後使古之人生于今世其孝亦若是止矣雖然君子不可不勉也天下之治在道〻之素在經惟夫好孝之士特雅之人乎一世超絕者將独至焉其亦安能如古之多達也哉雖然古之達者其達世有往則將施之今之達者其達時有往又將以吏為師則是其孝之也未始非孝于無用者也專心于無用豈不可悯也哉嗚呼孝之猶不孝也習俗久矣誰居其殺此敝者其惟至人乎

舜死

舜以天下讓禹十有七年而死于蒼梧〻〻夷也去中國萬有餘里欲天下之一乎禹也周公踐文武相天下七年制礼作樂反政于成王使其子伯禽受封于魯而已居成周死葬于畢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舜周公同道舜君也周公臣也舜周公易地而處則皆然〻則堯何以不去中國死夷狄乎曰舜之相堯也二十有八載德施于民也長功見于民也大天下忘堯也堯之子不肖書曰罔水行舟罔晝夜額額朋淫于家天下疾焉故堯崩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以是而已不能有加焉禹之奉也由舜其相舜也不能若舜之大舜之子又不若丹朱

之甚不肖也天下不以為戚雖舜死天下將不忘舜是以舜去中國焉去中國而天下一乎禹矣或曰舜勤民而野死曰有天下以与聖人不使後世異姓被其害也而去之可不謂勤民乎或曰舜死于巡狩征有苗曰不然也堯以天下讓舜使舜巡四岳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舜以天下讓禹使禹征三苗書曰苗民逆命禹乃班師布文德夫堯舜未嘗不巡狩伐無道也抑既讓天下矣則無所事天下矣夫舜何為而巡狩且伐三苗乎然則古之有是說也何故曰昔者晉文公召天子以令諸侯春秋為之諱曰狩于河陽然則舜不能忍從尊

天下而去將託于狩而至喬梧也舜之讓春秋之辭至
人之意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昔者太王之子
曰泰伯仲雍王季〻〻有聖子曰文王太王欲傳之
太伯仲雍知之因採藥而去以自竄于荊蠻之間然
則聖人之所以讓其天下國家于聖人者亦必有道矣
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

啟疑

昔者齊伐魯孔子憂之謂門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也今
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貢子貢往見田常而說之

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而
魯弱可攻也則不如攻吳于是子貢南說吳使伐齊救
說越使伐吳北說晉使承吳之敝故子貢一出幾為安
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嗚呼不亦甚哉此亦周末戰
爭貪利之人耳而謂子貢為之乎且夫卻齊以存魯于
魯則幸矣于彼四國則殺矣不惟不是又使其身蒙恥
于田常如子之篡弒不惟不是又使聖人被不知人之
譏如子之謀害然齊伐魯之事不能無也子貢說田
常不能無也雖然子貢之言則謂何哉子貢必將謂田
常曰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害君也今君上不
見信于君下不見塞于大臣外爲高鮑將兵伐魯君伐
而勝則高鮑之謀也伐而不勝則高鮑將任君之罪上
者不見信于君下又塞于大臣外與諸侯與國爲仇君
之位若朝露可翹足而亡矣夫魯千乘之國也未可量
也君不如捨吳勿伐以錯高鮑之謀外自樹黨下以媚
樹百姓使不踐戰死之患全而臣之夫百姓全而歸戴
君如父母魯喜于不伐親君如師友錯高鮑之謀則未
有以間君也君乃舉此三利而必蹈危之塗聞大臣
之意自爲之爲市亦不察乎爲此虞乎子貢之意其猶
恐非也今乃飾縱橫之詐挾反覆之辯熟指之聖人之

聞學者信而不論〻者疑而不諭毋乃以謬哉爲無是
傳聞者也疑似者也古之爲書之二者多有之其始也
出乎信而今也成乎傷吾讀書之傳曰彭祖最壽八百
餘歲故聞彭祖非人也邪則直獨八百歲而已哉是人
也何以獨爲乎此固難道也吾欲爲是有疑仲尼曰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吾以此之所謂老彭
者古述作者也上來五帝下及五伯上下八百歲之間
學者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太史公述歷黃帝以來
三千餘歲也非仲尼與魯既並生太史與黃帝俱壯其
出則然也此傳聞不老實者也指彭祖無傳聞者乎曰

有傳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夫徐偃王徐國之君也主祭祀奉朝聘交隣國揔百官古者人君無所不能則偃王何以能自力哉古者有天疾者不入宗廟有人疾者不入宗廟則偃何以能入即位哉語曰偃王好爲仁義而不修武備以亡其國吾以此推之文德柔〻者筋衆也武備剛〻者骨衆也故貴文而厤武亦不可以存國犹有筋而無骨而不可以爲人也此出於議論比興者也而不審則疑矣捨偃王無疑者乎曰有傳曰魯陽公与韓戰酣則揮戈日退三舍夫天至高也日至遠也魯陽以七尺之軀丈二之戈氣不足以盈谷力不足以

破山憤而指麾日爲之却則豈独日哉蓋天以隨之此不可以誑嬰兒終日又况天下乎古者兵法三十里以舍吾以此推之魯陽者戰而敗績一日之中而北三舍尔世人不知則以謂日退三舍矣此傳聞而伪者也捨魯陽無疑者乎曰有傳曰黃帝与蚩尤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夫黃帝之人民黃帝之郡國犹今之郡国黃帝何以能独任其類與之成功哉言黃帝之士卒如熊虎言黃帝之旗幟哉鷹隼則可也豈独黃帝有是哉書曰如虎如貔詩曰織文鳥章此亦聞而不察者也捨黃帝無聞而不察者乎

曰有傳曰文王四乳所謂文王之者其仁義忠信聖人之姿尔惡形状之异乎必形状异然后爲聖人則孟子又烏得云堯舜与人同耳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此八人者同母而四乳吾以此之所謂四乳者亦犹是四乳之謂也此同異之过実〻言也捨文王無过実者乎曰有傳曰伊尹生于空桑夫人之不生於木犹木之不生于人也伊尹独爲絶類離倚無所受其氣若蜉蝣醯雞〻出于物乎孔曰空桑之琴瑟斲琴瑟莫宜于空桑之木地名吾以此推之伊尹之生于空桑犹文王之生于西戎也何怪之有哉

此因好奇而不經者也故曰言遠而偏道散而离之皇之事爲不存一五帝之事千不存一非焉孝而心知其道者豈足勝論哉昔者宰我問于孔子曰黃帝三百年信乎孔子曰黃帝在位百年崩而民畏之百年用其教又百年此其所以三百也楚子問于觀射父曰書曰乃命重黎絶地天通使無重黎民其登天矣觀射父曰昔然昔者高辛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天之道序而人神不相雜乃所謂絶也民不登天也嗚呼吾安得夫孔子觀射父而聽之哉

說犬馬

由漢以來萬進于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者嗚呼犬馬之賤誠若是甚矣使夫治國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而犬馬之況不已賤乎使夫亂國偷容之臣進以利退以刑而犬馬之況不以賤乎今夫犬也爲人用也不過受一器之食然外則有獲獸之効內則有禦寇之猛斯可謂通其材矣今犬馬之爲人用也不過尽一芻之畜然外則有安戰之捷內則有馳獵之奉斯亦可謂通其材矣故勁者而利不益身勤而事不害世雖庸能之士尽棄不二何能有過焉若夫亂世偷容之臣享五鼎祿

萬鍾非特一器之食也高堂華宇完章美服非特一芻之畜也挾虛賓而邀利勞主相以移國外之無獲獸之効內之無禦寇之猛者世不可勝紀也所謂功薄而罪尤身利而事害如斯何以自比犬馬也且吾聞賊臣之覆國矣未聞犬馬之亂世也誠使桓靈懷患之居其左右前後尽若犬馬也則天下何患焉故吾以謂亂國之臣其不若犬馬未可以爲比也同貴擬賤之謂僭用賤擬貴之謂紩而以役亂國之臣而比犬馬吾見其僭不見其讓也

雜著

非獨百姓爲有俗也至于有司執事亦有俗也爲國者謹察其俗變之則治不變則壞不可不慮也然則今執事之俗何也曰今執事之俗以希世爲美以守道爲拙以苟簡爲治以姑息爲安以侫說爲禮以雷同爲美以希世爲美故巧競之路開也以守道爲拙故太上璞名樸之節消也以苟簡爲治故政有所不舉也以姑息爲安故事有所不修也以侫說爲禮故忠信之士遠也以雷同爲美故正直之風壞也苟然者六者非忽然而致也若大之梵膏若泉之穿石溯之漬之將放乎尽而止不尽則不止方其尽也不可憂也故及其未尽而救之庶有已

乎然則何不視其不爲希世者而貴之富之以抑其不守道者視其移苟簡者懲之辱之以進其不苟簡者視其安姑息者而懲之辱之以丼其不姑息者視其侫說者而拜之擯之以振其不侫說者視其雷同者而拜之論之以表其不雷同者如此而人尽其心吏專其職內之無秕政外之無廢事亦不數歲而習以爲俗矣及其習以爲俗也天下何事之不治哉今王使治國家者委之天曰治天也不治天也執道德者委之命曰違命也不違命也凡治國家在仁而享富貴在義今也皆違委之天與命者亦當之俗不除而直相混濟故知其無可

奈何者易此言也夫習俗之人唯見其是不見其非也是以禍至而不知今不能變後之人其必有任是者乎嗚呼若火之銷膏可不戒之哉

二

古今不同風化不一帝王之政在譔察其時之俗其善者太上娛者而悅之其惡者反而新之然後政可行也今天下之俗其何如哉曰今天下之俗習于机巧慕于財利薄于禮義輕于刑罰机巧習則用不足財利急則強將起禮义薄則君子隱刑罰輕則小人肆此固反而新之之時也其反而新之無說乎曰有敬机巧之反者莫如

尚忠厚敬財利之反也莫如進廉士敬禮義之反也莫如謹制度行斷三者則刑罰重矣其要在知人知人者求若人者尊之使可則也貴之使可尚也富之使可悅百姓惡有不勉而從之者乎夫百姓者固見利而不見义今且使其見為利不若為义者之榮也惡有不順乎今且使其見由义不若為利者之榮也惡有不悖乎

三

三代之王者有官刑所以然者公卿大夫操事任職百姓異百姓以勤身勉事為務而鄉士以與化致治為責其治不同一也近觀春秋之義貴矣者脩譏誚者

略所謂矣者因鄉士之品也官刑見于書傳者矣則官墨贓殺商則具訓于蒙士周則多矣今刑罰冕章所以防禁小人犄悍淫盜爭閧毆擊者甚備而鄉士大夫其荒謾頗僻傷教損俗者于法無比則置而不論必求其犄悍淫賊爭閧毆擊者然後舉刑為彼為鄉士大夫者豈甚不有二安有為夫市井小人之為者乎篤于為市井小人之為則皆良大夫也而其懷惡頗僻傷教損俗有甚于市井小人之為者反置而不論不亦撓下詳責上晦乎是皆于春秋今宜粗定官刑以與化致治矣者之任責之使夫居官者有畏也亦不待犄悍淫賊爭閧

毆擊而後罰之矣則必思正其身以扶世道民皆是不亦中乎

四

古之公族高可以秉國鈞下猶列大夫所以能亦者誠教訓服習之素也人之材性異愚不同矣者可使至聖愚者可使賢又若飽食逸居而無師保之愛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今公族子弟雖有誦書作讀數不能閱通其性假使天資聰敏猶不自知況其膏粱紈袴何由能起乎古者太平之世無棄人今公族固王枝葉也其美者秀者勉用中下又不棄育但令飽食佚居其為棄之

不亦甚乎天下一家四海一法荒徼山野之士無不望
取可謂至矣無方矣而親戚懿私以婚不用公卿大夫
備左官附益之疑莫肯任忠信建言其事幸天下寧事
固無可虞若附倭變或有跋扈而公族枝葉無權
無勇不足畏悍前古如此可勝言哉夫言且然之之勢
于未然之附倭必失之及有有然恨不早然何可然也
觀文帝明知秦所以亡者無親戚之輔而拘束子弟愈
于盜賊國不三紀移于強臣此可謂昭昭之鑒也夫爲
政之体用兵之射爲平生未嘗見難艳智勇或失規矩
今公族甚多宜選屬其儁穎出教人令曉民事若其大

稚卓然便信以叔栖此多任殊姓異族功相遠矣詩曰
瑞之水不流束楚無信人之言人實廷汝又曰有杕之
杜其葉菁菁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〻〻之
親其所以然者稟性受於其源異派出于天性而不可
解于心也故公子不去國嗚呼可不念哉〻〻〻〻

五

古大學教胄子以九德及其季成志就是以不忝然後
校以爵位故二帝三代世族門子多得其材今公卿大
夫郎吏以上皆得任子弟上者至宗官其次仕州郡非
様專孝同遭易以崇富家貴族耳勞宗力矩易以謂道

仕仕扶要職重任十有八九嫡庶不分賢不肖混淆天
下常若官多員少者此弊害之也可爲著令諸當任子
者限任爲後者一人餘皆不得若自以爲有殊功異行
諸上書者不用此令而令朝臣以上子弟恐詩大鑒者
籍受李而設五經博士通所敎季從博士習之間歲輒
一試如漢朝射策取間經與大义通五經四經爲上三
經次之二經爲下不及二經且勿奉以十道爲向不失
爲上失一二次之失三四爲下失五勿奉既得其人以
李優方制其爵祿俾令其父者大父世父官太微也今
以其子孫才高自以高官另之稱名令其父若大父世

父官太宗也今其子孫材下自以小官子之亦稱也人
當以言行爲類非若萬物傳種也外此仕者皆得其人
經義益修矣

六

古者求士先退讓（太上避名）標者欲以勵世矯俗也士之庶
世求者亦循塞自學而郡小崇利是以人懷廉恥之心
俗長（太上謙名）廉之風若不自己而有務劾利則譏議中立
以道進退何則其素所操持者不避勢利也故古者鮮
患夫之嘆今進士得多自十年以來歲歲增盈州郡所
舉令于尚書者常三千以上者盡以爲美是何美之多

也矣兔罡之世不能及然必若不能盡矣但啟貪競之
心開奔走之路非朝廷之美也又怀利之進互相寵訴
奔揚其短長或携手揚袂佻達促遥無復處士之態習
俗為長不意不禁必後有西晉放狂誦之敗前以謂
宜令州郡閭巷孝進士者取其實行任孝試之如大學
曹子大郡三人其次二人其次一人無則闕荒邑四方
所則士之占籍多可令五十人餘京或五六七十人其
挑薄無行皆擯斥勿収然後為州郡孝進士可矣非
進士自牽也夫自牽之與人牽之所以居世矯俗宅可
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士自牽而已至于美良方正亦

自牽也宅不過乎夫美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考
此名者方將高卧潛處不知羔雁珪璧三聘之四至而
遂能起乎今皆衒衒然窺敖包求便利而進矣爭門鑚
指不足滿其情側肩攫重不足况其慾鼓腹自衒不足
比其羞無乃其實與其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美良
乎進士矣不知美良之害乎俗甚乎進士何以言之耶
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聞之者必
爭先致力焉然其至也必游乎情君耳又有言曰南山
向有麋焉可逐而取也則不獨游乎情君而後爭之也
必將有合業而往者矣則兔小而鹿大故也夫進士兔
也美良鹿也二者皆以動貪利之心而美良之所動者
多可不之慎哉故女以自媒為醜士以自獻為誘今朝
廷使公卿大臣奉美良方正則名實當矣

七

太守縣令宰民之官久則民安之畏之不久則威不下
德不及今數移易少及三年者至于善郡或數月而一
改人知當迁怀苟且之心吏見其上當去又欺罔之或
因緣為姦不可老貯如此朝廷雖欲使二千石宣布教
化勢不可得二千石雖欲為朝廷宣布勢亦不可得而
民吏奉承長上又非獨易也或嗜好不同或寬急異術

或趣舍殊路或懲勸相戾期年一變法數月一易政雖
有百心不知所從若不以指麾朴隨之宅不可懼也哉
宜一以九年為限又使令守宰募兵滿卒者賞之如此
則守宰去字民之任而更當主兵也夫守宰以占民因
戶口申寡為殿最久矣今一旦以募兵為事者不籍戶
人將安取之哉流人不復田畝而為兵守宰貪慕賞格
必無樂之者不出數年天下喪失戶口必去安得人而
充之乎若滿卒不賞則失信矣方欲用兵而先棄信不
可為也若滿卒必賞之則欲賞者必多誘欺朝廷去其
飢餓之人乎又宜假守考以權使授重有所出

八
書云謀及卿士庶人蓋以通下情慎事机也今天下之
事惟決兩府假令尺寸之智犹当詢之况又未必得美
守夫民吏上書或與建利害朝廷大事可以唐謾故事
令百官雜议〻而行之以法洪範往者詔書有所為或
一年或二年或三年或數月之间又輙取格此皆謀于
不審议于寡且方行之时以謂萬世之策也事未及乎
乃知不便因而止之耳故數下不信之令輕損神明之
威非朝廷之福也若謀而後行议而後決安得此患乎
又頃安畏以来調度不足吏民献攻戰之策留用之術

者不可勝紀高得入幕不犹参軍抑豈無破直奇妙可
施之当世者乎然浮偽猥多善恵不少时议皆謂懲噎
元昊時姑息此輩以故啟習更求試用造作怨謗妄出
事端恐以恫愒主上規取貨利此不可不察也尽禁其
端則有情壅塞苟有至者而輙責之則姦偽滋生宜取
所言下其臣考校驗可用者則听待詔其不可用者罷
之所待詔者或必試用則近臣詢状若策試时務審無
虛偽然後随其器用之則為者必自以得上心矣者必
自不恨今者雷同一概無所去石或長材异謀不見旌
别虽稍困恩犹以為恥其庁〻者則又近幸或私相假

借文字竄易姓名或寄徒左右剽取前人所上書已嘗
奏御者認為己有所以規中上意百端千諸不可不察
也其言與利除害者類無遠識以持克為智以斂怨為
德以一切為使以未益為能有司承之輙為行下於国
未有毫毛之益而于民有丘山之損斯豈可持久哉凡
若此類尤宜与众议也议必可行之议之不可系何行
也今朝與非乎议事之典也所议數事而已孫大臣則
议之議大臣則议之皆有司成其文而訶吏以下唱唯
而已非能有所指發異同也而諸近臣輙移疾自便不
赴其期為此孰若不议也名存実亡何益詩曰詢于芻

蕘〻〻犹可詢况諸大夫乎又议事丞相下九卿〻下
州〻下郡〻下縣

雜說六篇 一本作雜說七篇此本蓋遺當一條凡四百有十字

今日之俗不矜前又而皆安于富貴尚文章文章清理
者寡而為名者众有以異于詩談风流乎此將来之槩
也
王太上嫌名狼抗不臣擬強妄擬工流專制生殺故朝廷政
事小大皆而後行形勢至于此安得不亡然以太上嫌名之勢
士大夫犹有出死竭力以報国衛主者所以社稷獲存
也诚使各自顧望畏避尚何不賊之有為国者能無安

其勢柄則庶几矣
下凌上遠間過賤國貴小加大勢一尓去犹川決墻坏
不得中止也
城狐社鼠人所不敢去者尊神社也而狐鼠遂能使城
不為城社不為社々安得不忌所以除之哉
人不難欺君也于交朋友何有不難賣友也于鄉党何
有
治乱有材智達有命而莫不育在人矣者安于义而已
不就利不違害也

題魏太祖紀

漢高帝既誅項羽而哭之哀魏武帝平袁紹亦祭焉世
或以二君匿怨矯情非也方天下畔秦劉項兄弟也及
董卓之乱袁曹同盟也其艱難周旋禍福同之忠之慮
哉及权勢成人怀周王之意迹自相攻耳非有宿怨
讎仍必達大義者也既摧破其國療其初仍難功業归
已而英心感動自無嫌滯此乃所謂慷慨英雄之風也
皇帝々然幸已成而求人福哉且夫為天下除殘剗推
之公意感崔四梅往刈功之私受其賜取天下非已欲
破敵国非已怒也其高怀卓犖有以動其為人固非數
數者所能察也嗟夫如彼英傑之人尔犹未当得其衷

又况聖人乎哉

投壺

古者投壺之礼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者礼之極
也極則易々則褻々則慢禍之祸恒由此作是以君子
惡其褻以慢也為壺矢以節其礼全其歡也君子之于
人苟有以歡之必有以礼之苟有以礼之必有以示之
苟有以示々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
也非養人也主奉矢以覩之言卑其身以事々美也主人
三請不忘賓々辞不煩尊礼重樂之义也尊礼則敬矣
重樂則和矣敬以和故上下相親也君子之所以异于

人者其惟易事而難悦也不褻其節所以致難悦也主
人拜送賓辞賓拜受主人辟投受之礼也投受者人道
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飲者罰
也辞不曰罰曰养不尚人以勝也不恥人以不能也飲
曰賜灌不恥過也不亡人以勝己也故尚人以勝則矜
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悲怨人以勝己也則慭
矜以怨怨以悲其辭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
為富也内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
眼為入不眼虽入不释明眼而後有功也未以鈕首以
眼為節也待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焉以眼為礼也眼

為功扱弗非也收為節故可守也收為礼故礼不悖也
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与言也以礼与行示之而已矣
詩云示我显德行此之謂也

說大射三侯

鄉社記曰御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上个者最上幅中者
最中幅也又曰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此說中
幅所以用十尺者取之侯道者也又曰倍中以為躬倍
躬以為左右舌此說躬与舌各一幅也又曰下舌半上
舌此說上下皆有躬舌也侯中一幅上二幅下二幅幅
廣二尺則身侯中方矣梓人職所謂廣与崇方此也必

先量侯乃制侯中既得侯中乃定躬舌既定躬舌乃因
侯中之廣而求其崇必定而是也五十弓之侯其中十
尺其布五幅射舌各七幅也七十弓之侯其中丈四尺
其布七幅躬各二幅舌亦各二幅也九十弓之侯其中
丈八尺其布九幅躬舌各二幅也其崇則中十尺者崇
亦十尺矣中丈四尺崇亦丈四尺矣中丈八尺者崇亦
丈八尺矣謂之中者正以其居中也中者对上之言也
有上有中則有下矣九十弓之侯布九幅以五為中七
十弓之侯布七尺以四為中五十弓之侯布五尺以三
分為中也大射儀曰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

干不及地武此高下之節也大侯崇丈八尺棲鵠于其
中從遠視之則出于參之右舌下故曰見鵠于參也參
崇丈四尺棲鵠于其中從遠視之亦出于干之右舌下
故曰見鵠于干也所以必于舌下者舌亏能蔽之故以
見為節矣干侯之鵠則去地武〻者三尺也步言步武
步六尺則武三尺武者迹也兩迹之間則三尺武以是
名之干侯之鵠因此為高見中矣其設之次大侯在东
參次之干次之使容不至相掩蔽是以射其势參差相
入是謂經步鄭云中猶身也身之外復有躬舌躬舌身
三者异物則五十弓之侯其崇丈八尺七十弓之侯其

崇二丈二尺九十弓之侯其崇二丈六尺二丈六尺既
雅累舒矣至其設之又令參侯去地一丈五尺少半寸
計其上綱則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去地二丈
二尺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
也此之难信不俟言矣鄭亦以為不着是則大侯之鵠
不見于參〻不見于干無由鄭說求之大侯之鵠終
不能見于參〻亦終不能見于干也胡不嘗試以句股
求之人去于五十步于去參二十步于萬一丈九尺二
寸令人目高七尺望于望參侯之鵠去地二丈四尺五
寸分之四乃能見之今鄭所說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萬

則高矣歟使鵠裁見不尺二寸歟使鵠尽是不足四尺八寸五分寸之四程參侯視之侯亦然然則非也且鄭意謂三重皆當使從侯高前侯耳是與經不合經令獲者旌各負其侯執旌者歟使射者視之審也則令大侯在參之背參在干之背其去地皆數十尺雖執旌安得而負之而射者亦安得而視之哉又注云以貍步則三侯者非為射者之志也乃為皆者之法也而鄭以為射審此貍之旋物則何預于皆侯乎且鄭不獨惧乎此也注曰士旅酬卷命後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一發中三侯皆獲是言值中一侯輒釋獲爾而鄭以為矢揚觸有參中者是又失之亦甚已哉

疑禮 時年十七

今之禮非醇經也周道衰孔子後聖人之徒合百說而雜編之至漢而始備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與文斷句說一不明唯曾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不信其間曰君薨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對曰三月而告于禰吾疑非仲尼之言也古者諸侯將薨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先為之定也命之定然後無纂奪之禍雖愚人亦知其必然又惡有既殯而待世子生也乎既殯而待且不可況將葬而待乎既葬而待是或曠年春秋諸侯逾年無君設其事也況踰年乎仕三月則相乎此仕無君也況累無君乎為以君之重婦不可不及焉則夫人之生也不可期焉為世子焉焉為女子焉女遂女子亦將舞之乎或曰此謂世子生而告神之禮也非謂以為君也為君者先定矣雖不然也其名之以世子舞之以從休之義寧說從之有君似者何謂非君或曰其諸將及先定者而撥之乎曰愚是何言也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設既為後者屬焉之可乎或曰吾聞參也曾聞之矣是乎曰聞之者曾時魯國亦宜曾何獨參也昔者春秋訊惠公不早公其嫡庶以底大亂又奚為此論哉或曰三年之間有家宰焉此其見之曰家宰者矣設哉設以佐嗣子乎設以待嗣子乎且家宰亦何常之有〻伊尹之心則可無〻則篡矣安能望人〻乎伊尹哉其亦可知矣乎以請於家宰親先王之文家宰〻先王之子聖人之意必有從乎此不在乎彼也且成王幼周公以為憂況日以異月以望乎吾以是觀之今之禮其非醇經審矣

題東漢逸民傳後

東漢逸民十有七人合道之中者龐公而已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既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所謂不遭時者非徼世長往者也古之君子

進以礼退以義故進不謂之貪退不謂之偽以其身爲
天下法也故賢者至焉不肖者勉焉故曰礼義天下之
公也若夫二三子者以絶世爲高不臣爲名至其後世
也蓋朝廷之士孔子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群歟潔其身
而乱大倫者斯之謂歟

碑

萊公祠堂碑并歌

上元年相国莱公以讒死南方有詔歸葬雒陽道出江
陵江陵之人德公之相天下又哀其死相率迎柩公安
哭以过奠大家時奠小家斬竹揭錢幣献之已献因投
諸路旁竹皆更生葱菁成林邦人抑之號曰相公竹云
遂私作祠堂以為公歸水旱疾疫于是請命周小響荅
後二十餘歲南郡太守乃告县更作公庙以遂百姓之
思昔者召伯聽訟甘棠勿伐鄒子吹律陰谷生黍今向
封植叔与斷而蓄育為之而崇叔与咸之而生維萊公
相天下能使一物不失其所死能使枯槁復息以昭其
仁以顯其神然首载之子孫不志可謂爽矣乃作哀歌
刻之庙碑

孰作祠堂江陵之人云誰享之萊公之神叔毀萊公郭
廷不去孰譖萊公死而不歸公歸年許于汝信屬取彼
譖人投畀豹虎赫〻萊公為天子忠公今既死誰相天
子西有昆夷北有獯狁公乎不存鰥寡老羸饑〻之竹
昔維枯荄公惠我民遠我青〻誰謂公遠我瞻在喬頓
我人斯不孔之以誰謂公遠我瞻在竹顧我人斯不孔
之育勿伐勿擢萊公之依于斯百年不遐有違

行狀

刘磨勘行狀

劉氏之先出楚元王世為彭城人西晉永嘉胡亂遷江
南其後又遷廬陵世次皆不明不可得而知然猶以彭
城為望自廬陵遷新喻者曰逊〻生超〻生達〻生珙
〻贈大理評事凡世自唐末更五代頗假版仕州郡而
未嘗有顯者評事生贈礼部尚书諱式字叔度少有志
操好學問不事生產年十八九棄家居廬山假书以讀
治左氏公羊穀梁春秋常出入他經積五六年不歸其
業以精出是时天下大亂江南里偏霸然文獻猶存得
唐遺風礼部取士雖其人甚叔度以明經孝第一用时

宰与進者由是江南文儒大臣自張洎徐鉉皆称重之
調廬陵尉太祖平江南叔度隨中入朝見于殿下策數
數十人上一一親閱視察問皆罷遣独叔度补尚水尉
又遷絳州推官又遷鴻臚寺丞監潭州茶場改大理寺
丞歲終奏課倍前人太宗善之召還对語便殿改贊
善大夫復出知利豐監是时初得并州又絕契丹和市
誅夷叛族边屯費多有司不能給頗以撓民叔度通
輕重以謂此非長久之利因奏曰唐虞不治懋遷化居
所以調有餘不足便民贍國臣昔在潭州見積茶盈山

或不能泄歲久則皆焚棄今利豐監積鹽度益多有司
無術以御之但坐守視之耳國家擅山海之源而不能
用反迫冠小警克殄補救輒以勞民至上下空匱甚非
計也且請通茶鹽之利散之河北閩中固可不益賦而
財用足上异其言即以驛召入問計策語合意因留判
三司都磨勘司賜緋銀魚自唐歷五代天下分裂百餘
歲吳蜀交益荊晉越閩大者称帝小者称王其財賦自
入不統天子有司及太祖受禪十餘年間吳蜀交益諸
國稍詠降太宗即位閩越諸吏入朝又定并州則天下
始一統矣四方財賦一歸三司文集相乘會計不分明

吏因為姦主者無由知叔度建議增置主轄等司以參
校出入天子從之吏欺誣毫毛以察至今以為便劉秘
书丞溥使中高麗絕契丹自歸天子古事取出州嘉其
識去就學答其使因欲結其心新廣肩臂使叔度往諭
指王以下郊迎叔度美秀明辯進退有規矩望見者皆
心伏先是高麗大旱及使者授館注雨尺餘國中大喜
事從使急謹自後國小歲下願執子弟礼叔度不許於
賂遺亡所受叔度為之納還封上天子善之高麗通中
國自此始也轉太常博士領旧職前後以聪有利害
于上前及所施行天下為以便者不可勝紀嘗对便殿

天子推之專常敕制居磨勘之職十餘年後兼三部勾院像領益梓昭朝廷言雖重者皆自以不及叔天下稱之刻磨勘云改工部員外郎賜紫章服天子令閤門使择善庫帯以賜其見遇如此真宗即位例轉刑部初李維清為監鐵使其女婿監用官錢數十万吏畏維清不敢劾叔度發其事維清坐黜維清由是怨而三司會猾吏以欺枉為生疾叔度禁其業亦皆怨嘗推何欲望陷之太宗察其情而望朝臨对時稱其材叔毁不得入太宗廟真宗在諒闇吏因言叔度為時維清為御史中丞與治獄深致其文而吏訐告皆虚及坐維清恚怒

叔度既辯即出視事故他日維清乃誣叔勁不使治入朝免官其年卒年四十九叔度尚名檢好賓客其交遊皆一時名人徐鉉張佖陳省華楊億之徒皆年輩先後待之各盡其意傳与石中立者獨拜牀下其見推如此初太宗好古集秘府古書模其筆迹目倉頡史籀下至隋唐君臣以書名世者為古今法帖朝廷宿儒鉅賢輒以賜之然其人至宰相終不得而賜叔度於六十軸嘗世以為榮自叔度沒四十年門諸子皆仕于朝繇工郎籍田繳以赦令追寵貞素以至今贈礼部尚書

墓誌銘

大中大夫行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俞公墓誌銘

公諱獻卿字諫臣其先河間人晉永嘉之亂徙居歙公之父曰某贈工部尚書尚書之父曰某ゝ之父曰某皆蓄德不仕慶曆其後尚書娶劉氏贈太原郡君寔生二子長曰獻可官至某官天章閣待制其季則公ゝ之初季師友其兄强力致捷倜儻自任其後遂相繼成進士名聞天下云郝壽州判陝尉臨事明察善鈎人情推蓋至于阬叔盜賊不敢發之又繳得人有告其師浮屠

出遊者公揣其有姦使吏拘之而索其室得浮屠之尸一縣大驚以為神轉昭州軍事推官陳進亂嶺南象州危甚吏民莫自堅其太守欲背城奔使公往覆之公至為說利害度叔使堅壁治兵為不可攻太守急聽其言得免誅戮亦不坐官安之宣州公部昭民往輸之粟及事平役曲昭民伐山林以治官府曰役病矣不可以不示信請期之日許之民聞乎公令喜ゝ久役皆劝功趣事ゝ以其素除進死上功第一賞未行丁尚書憂表辟轉太理寺丞為本寺詳斷官遷殿中丞知廬州慎縣又換桔州仁和縣丁母夫人憂服除改太常博士知南

雄州瀛陽吏民不相能訟爭不決一郡恟恟徙公知瀛
陽錫其曲直瀛陽又多水害公案相地勢築防金山百
姓便之轉屯田員外郎大臣薦可為執法歷兩院御史
領左軍巡使奉察稱職拜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即位公
疏言民力不足其要在取之太繁用之太奢可減冗食
及諸無益引先帝為法累數百言天子嘉之罷冗衛兵
及省浮屠老子祠觀公本謀也淮南二漕一歲耗鹽十
三萬石有司經費不足公往視之至則條處舊弊以新法
從事吏民償所負又贈五百万石以兄為鹽鐵副使改
開封府推官會陝西言兵食不足轉運使非其人朝廷
易之上亦重其選宰相數奏進擬無合旨者召公問狀
公不辭讓因入言之天子識公名曰是前使淮南者可
委公至部三日取半年之儲終歲餘二年之食至一切
方略然其百姓窮者少病負者少擾去涇原塞外武延
川本羌地諸將欲已名請築堡鑿濠守之公奏以謂生
事不可許已而兜果至殺掠吏士甚衆鑿濠而去轉兵
部員外郎遷京西路轉運使召還為將作賜三品服以
兄設者在求為東南官改福建路運判鹽鐵判院轉刑
部郎中居二年命直史館知荊南府進諫言召上聽不
條書曰卿不當往荊州即日拜三司户部副使歷度支

鹽鐵三部轉右諫議大夫復出荊南滿歲授直集賢學
士知杭州昔石作堤以捍江濤水不為災召回之班院
及銀臺門下省出為宣州元昊叛西邊大擾詔書問攻
致施公條上十餘事朝廷稱其知時務徙知應天府權
工部侍郎以疾請老天子優之以為刑部侍郎致仕聞
其居杭州即從徙二子官吳中以便奉養慶曆五年四
月十七日終于所居享年七十有六明年某月某日葬
歙州某里之某原從先人居夫人馮翊郡君錢氏柔德
知禮是配是宜子四人長希楚某官次希元進士及第
早夭次希及次希仲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者適秘書
丞江杞其二未嫁公為人高明敏爽論議立規矩似不
能容物至典法持獄平易寬恕不肯妄有輕重其在京
西錢丞相為許州享賓客之奉歲費千萬擬改書不悅
又疑其有私公奉事至京師聞其端問公公對無他也
以公去者累階至大中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開國伯
食邑至九百户然與交遊同僚多應兩府事而公獨不
遂可謂命矣
俞之先世基佳相繼其大而寧自公兄弟雝雝在家
愉愉在官歷試以難窮貴不衰忠而好謀天子是咨功
濟西古國人不知辭老而休亦不踰矩其風孔高以惮

進取仲尼有言積善餘慶公宜有子嗣武其蹤

祭文

弔岳二生文并序

今年有詔州郡皆立學乃命廩士有不受學者勿率之其受學者吏爲設員程日夜不休有疾痛廩帛輒考其日爲後接視劣優之滿日孔律令乃可與岳有兩生自下邑辭其身而來爲情情士弟子既久告歸當渡洞庭時方大風子可渡而生畏失期而吏戮之遂渡溺死予悲其意而弔之其文曰

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於以爲君也彼洞庭之天險兮何二子之乘舟路幽昧以不預兮委死生其若浮自古皆有死矣獨失身乎江沉竟兮何恨兮而胃不隨其由魂放落而無歸兮骨沉潛而不收父母悲乎堂上兮妻子號乎中州諒行險之來愆兮信儌幸之為尤且使子而不孝矣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子謂之小人死利兮吾復叔貪夫踏禍兮獨二子兮吾又以悲子〻之世龍進之為悦兮靜退之為恩于祿之為故矣守節之為迂一世之皆然兮固吾以人衆驅者重華之不叟兮躬秉耒乎歷山之下受帝禪之不喜兮又執術于進取乘沅湘以南征兮吾無華之絶彼生沉〻而無名兮死悍〻而終古故君子審乎自得安乎無息道德若爵仁

義為榮不以貴叔季問子以賤叔自搖悠〻兮江波奔
何予二生

祭梅圣俞文

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圣俞二十五兄之灵曰乃者隣
几病革君往問之退而过我相对嗟咨我相君兮异于
他時自為君診劝君从醫君云我信其中犹疑以日大
饗四方来賀奉觴上寿我客在望百辟于趨蹌戒私對
賜食上前謹慎已过疾果大作仆不能起俗醫控揣以
表為裡中洞外乾翕〻如毁势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
晨夕遂有生死痛哉驚呼易云能已既旬日而殺二賢
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生固有命岂曰吾子独夭其性
君之文章信于友朋君之孝友鄉党是称仕不过厅寿
不百龄一至于此何其不平哀还叔卿又從之訣哭送
道周傷芑能绝

告伯又殯文

古者庶人之丧隣里執事其在士　千里赴又及其送
葬塗潦無避焉有丕乘而歕不至某独不幸受命典械
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祖于庭室不復土虞
不奉牲回望万里怨號失声门外之治王命实行盖古
亦云不即人情于戚陳詞以昭哀誠

畢

刘学士敞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刘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
以尚書郎有声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
益顯公本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
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学士院迁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
登聞鼓吏部南曹尚书考功于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
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职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
且謚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侵臣官疏
凡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少可以
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
和元年九月召試迁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
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满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
觀察使公封还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
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
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数日可
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固
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问也相与
驚顧羞愧即吐其实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异獸
如馬食而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
其形状声音皆是虜人益服嘆三年使还以親嫌求

知揭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
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
舉稱為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
事率文武加上天子尊號公上尚書言尊號非古也陛
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迄今二十年無所加
天下皆知其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
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
后于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
議者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
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附謹宜如
詔書又曰禮于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
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于是皆從公
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不同既而又論呂溱
過輕而責重與台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亦不容
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
永興軍路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
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
公召也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制取以付御史
台乃決而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
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為德謀[illegible]

鄆永興皆承歉所至必雨雪堙撤毀去歲用豐稔流亡
來歸令民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于學傳自六經百
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
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
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
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体公在制誥十年專以次遷翰
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
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
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
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
言逆耳至于從容見異尊聽則吳吾人物甚多不聞于
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眾不合于世而特被人主之知
方嘉祐中嫉者眾而攻之急其屢危而得無害者仁宗
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為勸
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滿復之篤眩
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
告上為寫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
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衛州未行
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
南京留守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某日卒于官舍享

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志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
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公以論諫近于时又有構爲讒
語以怨時政者乃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述公學士未
及而公病遂止于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
階朝散大夫勳上柱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
一百实食者三百曾祖某諱贈太理評事祖諱某尚书
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书考諱某尚书主客郎中贈戶
部尚书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
卒后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定國郊
社掌座早卒奉世大理寺丞次当时大理寺評事韓

宗丞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録其兩孫望旦一族
子安世皆試將作监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
不爲防慮至其居見侵害皆置而不校亦不介于胸中
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与其弟敞友愛
尤篤有文集若干卷其爲春秋之説曰傳曰權衡曰説
例曰文权曰意林合爲四十一卷又曰七經小傳五卷
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于学者二年某月日
其弟敞与其子奉世等葬公于某所以来請銘乃為之
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強而博識敏而明達無疑貳一以誠
見利如畏义必爭触机履險危不傾高大不施奪其齡
惟其文章粲日星足啟有毀志莫能継古聖矣皆後章
有知不信考斯銘

宋史列傳

劉敞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举慶暦進士廷試第一編排
官王堯臣其内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判蔡
州直集賢院判尚书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敞言謚者
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
臣官既三上改謚文莊方议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

敞諫曰王事莫重于樂今儒者满朝辯論有餘而使若
道從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权度支判官徙三司
使奉州与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弃守孰便曰若新
城可以蔽秦州去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
險利賊來之以擾我边鄙傾国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
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国非計
也议者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温成后追册号侍人献
议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议变古越礼乎乃止吴
充以典礼涉罪馮京救之亦罷逐敞因对極論之帝
曰充能官亦無它中书惡其太直不和容耳敞曰陛

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
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
因劾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
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為守視客還取得之又
有暴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蓋在先是久旱地多蝗敞
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鬭指
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斬達而敞移時府問何以不
經審訊府拒曰近例凡丞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
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詔以
其章下府著為令嘉祐祫享群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

敞說止而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
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々卒未報
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于此時乃以虛
名為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蜀人
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眾文彥博主薦之詔以殊
未使即大臣卿之列已章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
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敞
以識論與帝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
偉為姦利冒同姓户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
窮治其子偉伏罪長安中讙書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

班院偉即變前獄至于四五年之付御史決敞侍英宗
講讀每指時救諫因以諷諭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謹
者或行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以同修起居注未
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有己沮止之帝不聽
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慍言居三日為真敞
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
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
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
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
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

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
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嘆服使還求知揚州狄　起
為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頌其拳勇至
壅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搖青益不自安敞辭赴
郡為帝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領之使
出諭中書乃去位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為民田其
後官取瀦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不
可漕州復用為田敞據唐舊券盡用還民發運使爭之
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成獄敞見而察其
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户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

反而傅致益牢時論因敝曰冤也案按問之甲知能為
己直乃敢告盡殺人者陳氏寫人也扶傳以為神明徙
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擾斂公行敏決獄訟以賞
罰境内肅然客行者張道中

錢塘韋先生文集十八卷 存十六卷

（卷三至十八）

（宋）韋驤撰

清鈔本

錢塘集十四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韋驤撰。驤字子駿、錢塘人。皇祐五年進士。除知袁州萍鄉縣。歷福建轉運判官、主客郎中。出為夔路提刑。建中靖國初、除知明州。句宮祠、以左朝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卒。其事蹟不見於宋史、而集中所載表狀祭文諸篇、署銜尚存、可以得其大槩。馬端臨經籍考有錢唐韋先生集十八卷、宋史藝文志卷數亦同。是編原本十六卷、前有收藏家題識云、宋版韋驤集、係明吳寬家藏本、原闕第一、第二卷、實止十四卷。檢勘書中、凡構字皆空闕、而註其下云、太上皇帝御名。當由孝宗時刊本鈔傳。特所闕兩卷、諸本皆同。今已末由考補耳。驤少以詞賦知名。王安石最稱其借箸賦、而集中未見。考宋史藝文志、驤別有賦二十卷、當別在賦集之內。而今佚之矣。其古體詩亦已不完、而梗槩尚具。觀其氣格、大抵不屑屑於規橅唐人、而密詠恬吟、頗有自然之趣。雜文多安雅有法、而四六表啟為尤工。其精麗流逸、已開南宋一派、雖未能接蹟歐梅、要亦一時才傑之士也。謹釐改目次、以所存之本以第三卷為第一、定為一十四卷、著之於錄。屢經傳寫、脫落頗多。世無別本、其可知者隨文校正。其不可知者則姑從闕疑之義焉。

罘

錢塘韋先生文集詩目卷第三

古詩

和劉舍人讀之罘碑二十韻

送皮獻臣郎中赴河朔

觀礜石

和殘臘出公西遊適

賦金橘得曲字

即席

復用前韻謝和鄙篇以送行縣

和待梅花從一字至十字句

和新晴

早春遊王氏園看牡丹

和留春亭席上送蘇判官

飲松桃園

州宅牡丹盛開

新泉

賦酴醾短歌

晚雨離銅山驛

宿示德方丈

鵝湖仁壽寺

石井泉

上饒祥符寺山亭

月巖

九日鳳凰寺

過婺源諸嶺

古金章

中和堂

寒菊

題君佐寓翁庵

觀江都王畫拳毛騧

求陳和叔草書千字文

謝中書張侍郎分惠賜米

暮夜還家得叟所留二詩因以謝

昨以鄙句奉謝重辱長篇次韻和荅

和彥常看月

謝鄭州蔡資政惠書寄酥十四韻

之文
小仲渡
得泉
百堂寺
石櫃閣
石磬
過龍洞
和蘇進之同遊烏奴山告成寺
喜雨和曹子方
武夷遊仙詠

行役一首
別李世美
和禮部蘇尚書稱枯
和孔彥常侍郎癸酉冬雪
留題忠州豐都景德觀
岑公洞
追詠兩圖海棠
楊內翰讀書堂
八月十八日觀潮
漁[illegible]

陪宜春守虞獻臣遊化成岩
上太守陳山卿
董部官索署中山亭詩
答董都官索去年詩債
和劉新制閣歐貢士
和江亭春半
和久雨
和寒食在富川
提壺
竹雞

鬪蛙
忘憂草
杜鵑
惜花
清明謝楚欽
初晴後雨感事
和董都官登城南樓
對雨懷陶椽
思歸

罘當作罘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三

和鄧舍人讀之罘碑二十韻

之罘之碑何所刻，昔者秦人紀秦德。風蝕日銷斷璞昏，雨暴冰殘老鼯坼。微茫遺字三四行，容易歷年千五百。文詞事實可致求，賴有子長修簡策。始皇末年氣益矜，輕視天下夸功名。玉璽金戶啟宮殿，不遠萬里為游行。鼓鍾帷帳不移徙，所至毫髮皆如情。溫寒清暑廻造化，絕深度險安經營。徐市盧生巧窺測，浪語神仙致君惑。東巡至欲三山見，從此海壖來蹤迹。神仙杳邈不可攀，六龍廻首滄波黑。從臣無以慰踟躕，

舉執惟

請陳勳業刊諸石。高文大句如形容，將以榮耀傳無窮。銀鉤玉箸勒未久，變故恍惚如飄風。人心悉望見神堯，漏池神怪識符同。禍秦非刻刻在國，長城未畢咸陽空。空遺此石蒼崖裡，萬古悠悠辨終始。雖然篆刻半缺訛，至今不得藏虛美。世人往往愛瑰奇，巘澤松煙印之紙。覽觀莫不哀所為，豈獨玩焉而已矣。

送皮數臣部中赴河朔提按使權袁州作

明公器業真無敵，術學精深貫今昔。胷中膽變勇所為，翰萎許惟寵吟。域立朝壯齒名已高，君相都俞來日進。遑從叢選等倫，寘之計府懸當力。古來才盛多見排，議論淵潰起尋尺。剖符江表雖左遷，憤惋何嘗動顏色。唯思補報誠益勤，奚翅循墻驚寵錫。鈎畓整敝尋要，百事詳求不容隱。宜陽編戶十萬餘，疲瘵彌年達藥石。競視愛戴屢公去，口頌心祈繼朝夕。除書忽爾天上來，措施無緣徒悵惜。汝曹固恨聳懟父，上意其如念河北。河北近罹災變深，墊溺之餘病艱食。經營調度難其任，正是廟堂精選擇。此時委寄非平時，賢者豈辭當遠適。長川六月風雲爽，苒苒雙旌摽畫鷁。送行雖岸車馬稠，戀德尤多涕沾臆。袁民慎勿挽公舟，矜看公歸廣膏澤。

宋刻過

觀碧石

藍輿走冒西山色，究轉羊腸踏寒碧。巖蝸深處屢騰裝，何事晴雲多霹靂。尋般迍邅過枯林，始見群工劈山石。斧斤鋒刃奚足云，鐵楔縱横乃為力。隨文察理以毀致，大或尋常小盈尺。心冥手應出自然，不費虎丁探貼蓋。問其勤苦將胡為，驅車運致希酬直。井山濯濯羅林伐，蘚蘂悄如無夜息。此山遺植甚井山，政學何乎可終極。石頑人智其奈何，智巧反為天地賊。

和武騰幽谷雨遊遣

晴光泛泛山之阿，谷禽翺飛歡已和。溪雨冰消玉沙

十數是九字
宋衍十

活瞎溪逆想添風過忽來忽往祇隨興趨從屛寘珠
無多咯挽梅梢數纖葉後日重來添幾何

咏金橘得曲字

結根長江左移植清流曲朝暉飲夜霜香苞閉寒綠
落落黃金丸堆盤照明玉遠想洞庭姿宜懸風霜俗
咀嚼聊一誤嗜甘毋見辱

即席

金爐獸焰廻春律碧琖唯花貴野逸臈枝剪斷玉蓮
光歌扇舞茵爭秀出主人醉賓賓醉儘傾尤不慙兒
武側一時陳迹去莫追此段清歡寧易得

復用前韻謝和鄙篇以送行縣

耐衝曉露狐裘弊亂踏寒霜馬蹄逸編行屬邑敢憚
勞樂歲償逋民易出雲間想態漢旌色踐雪長坡首
頻側更懷珍句重見酬一顆驪珠探頷得

和待梅花從一字至十字句

梅遲廻雪已消花未開傍山林館近水亭臺相期白
玉蘂斂費碧雲才況有氷霜對偶且無蜂蝶媒積含
蓄清香知自負包藏幽艷俟誰來嶺頭信兮使騎未
至樓間愁兮角聲已哀提壺秉筆兮酣詠其側花神
有知兮得不開心哉

毬說毬

溪芳之溪誤

藥傀才小補元時得句誠可歌千里一晴同鼓舞邦
人歎誦太守吟太守憐民是慈父

和新晴

晴溪泳碧藍舴艋隨風泛春光一何明山川在軒檻
杖履登青皋牽條攀柔纖追攀盡幽興尋源逢觴濫

早春遊王氏園看牡丹約花開再遊探韻賦詩

得早字

蜿蜒溪岸溪芳草似覺城東春色早並溪穿竹入幽
林已愛和風發華藻參差彫檻木芍藥細葉新抽看
漸好花開使節儻尚留願奉清樽為花倒

和留春亭席上送蘇判官

淮野征途人鄒邦蓮幕客飛鳥送驂發途山引行色
歸鞅況春近林芳多甲拆枝宿可收燈囊中夜光白
以君得翰林新渤故有是云

飲櫻桃園

拂開尖出櫻桃表花枝巧向春風裊四座交飛白玉
船一聲相勸提壺鳥搖搖盡集青天杳落日酣歌近
芳草攀開塵洪從清遊安得樽前醉醉倒

州宅牡丹盛開蒙剪欄中奇品見贈仍屬為短
歌呈席上

湖伏字當作綠宋刻誤

水陽州宅如仙隱花藥粧春有哇吟牡丹開處綠為
欄翠幕障風怯風點日高花醒醒一開筵酒殘照花花
自晒東君不負棠林人盡放濃苞肆豹孔莫教狂雨
妬清歡狂雨來時似秋撻主人愛客令剪送一朵綠
雲離玉笑飲量恨非千丈陂欲吸百斛還喋喋殺勤
厚意不可酬謾作短歌羞不敏

新泉

美泉在山人不知美泉出山還有時琅邪之東幽谷
雨公來發此清漣漪披尋土脉示山靈霜鍾入土剝
榛披遂廻方丈露瀅瑩十日爭看青琉璃一之二之

來成源翁猿驚嘯溪禽飛呼工競手鑿白石玉亘寶
鑑生光輝自從開鑿野寒碧劍雲夜月常遲遲春華
將近天氣爽公攜賓從何遠也回環欄楯服丹碧顏
劍淀蹄浮疏疑飛觴弄翰不勝樂梅鄉恨不先芳菲
此時玩泉愛清切異日欽德欽規為甘香潤澤蘇枯
槁源源難絕滌人思

賦酴醾短歌少留行旆

酴醾高架凌春風飄然疑與天香同瓊英綠葉何玲
瓏開樽闌賞情無窮把酒祝花花且記玉堂仙人將
遊宦柔條好為挽雲輧少慰邦人戀軒意

宋刻著
具訓道

曉雨離銅山驛

北風吹雲頑不散、山雨蕭蕭夜將旦、起來勉强著征衣、索馬蹄躇就途安、岡泥漸滑沮迤邐、林霧正濛迷遠眺、旅懷愁悶點點所宜安得秋陽露霽溪

宿景德方丈

塵迹走塵途、禪林少殊客、我來宿方丈、但愛秋月白夜分始就寢、萬籟同一默、清輝滿紗幌、歸夢徒反側木魚雖無心、根根動吾息

龍湖仁壽寺

環抱煙雲峯、坦夷杉松逕、古寺聊稅鞅、忻然遇幽勝、

躋攀上崖閣、且以遠眺穩、秋花或丹紫、殘蟬尚呼應著處有佳趣、征途自無定、臨風誦韓詩、兩事皆害性

石井泉

淺淺山下洞、鑿鑿洞中泉、泉泉散寂無聞、泉色碧于天解纓不欲濯、瑩澈珠可憐、掬飲聊漱甘、願我心常蠲

上饒祥符寺山亭 時太守劉載酒來進

聯舟以爲梁、度溪即幽寺、危亭壓層雲、遠日得以肆城中樓閣多、水外峯巒也、主喜載酒、相從車馬萃客心正悠悠、巖閣促回轡

月巖

一等造化功、此巖何以異絶、其高撐齊雲、中空杳如月、如月不圓望之光芒全、何人植蒼桂、婆娑亦相緣、凡物偶有象、受好獨難偏、强名雖自人、所得重天然、詩者術巧思、或比蝕與弦、由來假借中、奚必加鐫研

九日鳳凰寺

節物驚重九、區區尚山行、固無登高約、遑明即修程下馬入古寺、傍懸鳳凰名、來巢古所傳、至今得徽稱拂席坐其堂、耳目一以清、歘然壯禪集、往往持盂罷問其何以至、云此謝秋成、年年當此時、村落相經營

籌其嬴紆餘、所將惟至誠、感此良自嘆、吾生踪如萍從仕徒家家、退亦無田歸、去歲嘗爲客、今辰復遠征佳節眼前過、有酒難獨傾、紫萸金菊花、何以爲芳馨豈如群野人、蹄岑自紓情、行矣姑勉强、義命心所明

過婺源諸嶺

古言行路難、非獨在險阻、茲焉婺源道、登嶺足勞苦可謂路之難、其他未足數、躋攀上崎嶇、僅與猿狖伍下臨萬丈崖、險黑不可睹、馬蹄長及蹇、僕領幾著土俛聽飛鳥背、俯瞷游雲縷、蔀蘿爲所依、用力必富舉、終日踐羊腸、天寒汗如雨、凝結本無心、開鑿知强取

君不見世情嶮惡未易論此嶺雖高肯孰禦

古金章 金散民間二樵夫得金章於野谷而獻焉入邵縣々以獻州

黃金鑄印龜爲紐埋沒郊原已綿久春泥深處犁耕
蹤鴉雷銷時經獵走騰去春來幾百年々寂寞無
寅緣不知何代何王賜於此奚爲獨墜指由來至實
寧長棄一旦光輝雖自秋牧兒蕘子兩窺覷不識形
章祇知科里吝白宮々爲收款從下邑歸之州發貴
啟發生精彩十目爭視寒星流果然五字分明在蒼
龍副將軍所佩將軍安在惟空名方寸璽則終不潰
物否而通理所宜在人誰謂珠犀斯請看金印雖在

磔未遽棄猶毋輕唉

中和堂

秋陽遠泛秋山色越嶠連雲聳深碧廊壓千里會一
堂勢壓全吳迴無敵古今貴耳不貴目方丈蓬萊徒
記籍安知嚴麗非壺中登覽渾疑脫塵迹芙蓉耐霜
紅雨行杉檜凌空翠千尺松篁樽俎當清風大白一
飛犀塵釋峰々輝光生曾陵公以中和樂邦職又欽
德操心有鄰朝夕堂陰看七石

寒菊 仲冬十二日

孩々園中菊鮮々細間蒨長至破萸叅孫芳乃幽獨

宋本右空五字未刻

豈其時使然寒威未加肅又豈各有命榮謝分遲速
如何鐵柔質堅可敵松竹綠葉共歲凝金英相陵續
究之得所自養助爲之福去盡誘重雜剪蒿專野僕
恐弱即扶扶憂晃必澆沃北風頓密樊朝暉借餘燠
從牟絕蜂蝶既跡無雞鶩得以保天材除冬尚苓馥
一溉必後枝蕤生論尤篤孟軻亦嘗歎濯々牛山木
奚獨物有是在人宜愼欲閑節防疾疢驅除先嗜慾
可養重若心非徒口與腹所履正乎道非從險與曲
紛華靡交戰攻害盡消逐自然致中和久壽不遺俗
特旅養生理可繼喬松躅與作寒菊詩託浮寧傳俗

題君佐寓翁庵

人生擾々無非寓以寓名庵深得超寓翁之庵年月
多々一日持文索詩句乃知主意不在詩欲以斯言昭
來培吾儕又賦寓翁庵附贅懸疣□□□

觀江都王畫拳毛騧

憶昔曾觀名畫記畫馬獨貴江都王當時所畫拳毛
騧聲名氣格凌有唐太宗愛之自題識纖素翕赩生
輝光何年流落傳人間至今不泯猶珍藏高堂邂逅
一注目髣髴神駿如騰驤拳毛騧非凡馬匹天駟之
精爲時出虬鬚英主數跨鞍出入戈鋋勢飄速轉州

數百年來氣三字
宋本亦落二字

洺水血戰酣電轉風馳萬人辟披搶掃畫社撥烘歸
未治覺金創寂江都能事妙入神落筆奪得造化真
星瞳月頰批竹耳一毫不謬殊絕倫時移物化丹青
在後世乃識真騏驥寂寥莫繼數百附唯有曹將軍
將軍畫馬超儔侶於此區區妄足數為圖覆雜師子
花思便龍妹失其處予知此畫出貫兼虛美安能動
今古嘆嗟不足耶一歌却愧辭華非杜甫

求陳和叔草書千文

伯英臨池池水黑世稱草聖真無敵逸少奇蹤昔所
珍曾為换鵞書道德晚有張顛尤恠偉意自公孫劍

中得由來傳搞千百年筆法至今為準的近時此學
難洞窮妙絕何曾虛賞識唯公氣格出天然揮掃能
兼古人蹟縱如奔大魚龍遊傲若秋天鷹隼繁飾旋
舒慘在術內心通手應難窺測曩傳法帖久已寘安
得千文飽臨式越溪明楮白霜霜書永顧公飛電墨

謝中書張侍郎分惠賜冰

藻雲攢結炎威稔紫禁傳宣馳內品頒冰首及輔臣
家三伏歊威秋氣凜寒光瑩澈滯思揮圭角崢嶸出
天禀紅塵不敢傍朱門濟暑何由近華寢無瑕獨惟
水精盤薦冷潛杯文石枕池[嚴?]思引輕喙嚼梅點
觀清餘餒蝸廬窮處厭煩酷嘉惠分霑幸尤甚兒童
驚了且相慎蝇吻沒身寧自審荷公借潤變焦枯食
蘗肺腸方渴飲强持累句冒鈞衡深愧才華非鮑沈

暮夜還家得清叟所留二詩因以謝

暑雲結雨珠蕤蔫驕馬天街塵土汹汗漬巾冠溜墨
珠兩目昏眵情忽忽入門下馬查然紆一派清風偶
飄拂豁然自喜方自疑短軸碧牋僮捧出開卷知為
清叟詩灌熱蠲煩一何疾清叟之詩豪且麗筆力湧
范少陵已上薄曾吟東府兩壁之畫竹髫髴龍孫見
奇質健言手植湘川斑一一琅玕露蕭瑟次篇追憶

錢塘西湖之荷花十里紅香夢難冥形容摸寫極纖
悉造物無心為之屈嗟余何幸併獲觀冰欲玉壺清
徹骨須臾狂霆奔雷東至寶似難安隨寶欲還都記
古人言在處護藏宜有物且保鄧思帥所貽無以稽
紹還見詒

昨日輒以鄙句奉謝重辱長篇為況再稽來韻

和答次韻

屋梁曉影初日昳銀漢下沃龍岡炎鐵騎騰突方熱
奔或瑤入水體自溟翻翻夢翼飛天門異香氣力能
返魂真珠樋隔琉璃盆青銅古鏡磨塵昏知音聽風

戲龍孫重然實劍委荒墳扶摇九萬觀化鯤君詩體
格能並存大言軟語清兼渾搜索物象窮乾坤瓊娥
碾出花無根字字馥郁如芳蓀至寶無價難輕論洪
波蕩潏長鯨呑元化運轉通昆崙探賾不見形鶴痕
胡爲及我窮陋門守護固之育與貢美材誰薦爲犧
樽幕之疏布飾以現致用清廟非常恩

和秀常看月

雙扉窈窕疑仙穴鎖宿鴉句塵事絶夜色蕭然鼓二
中雞步空庭望寒月衆星掩抑天無雲萬色鱗鱗帶
霜雪俯看腐草亦光輝仰數冥鴻自行列瑶臺十二

好裴徊銀界三千孰分別鈎簾却坐未欲寢況有高
談助清激悠悠置酒當虛欄錯落釘餖珠璣長樂
微去不復用豈效宗炬徒夫夫追思李杜篇章妣点
有狂語時相羡舉杯勸飲一何怪斫桂浪懿尤難厭
豈如我輩賞以意二篇一詠情何恬興闌影側各分
散心月兩處俱無嫌

謝鄭州張資政惠書寄酥十四韻

崢嶸歲律晏更舊蕪室蕭然度清晝追想牙旗弄首
途榮羸取別當重復躊躇去德不勝情歸迫厭闍悝
能去歔驚霜月再弦望西向拳拳使心疚心之疚兮

宋本作

日益深使者踵門書忽投燦然誨語盈累幅字字煇
華敵瓊瑤啟勤曉與矣所貽紙尾復題酥以侑腁緘
珍視未敢嘗捧重臨風且三嗅初疑黄玉可如泥和
以露華凝不落又疑仙膏久鍊成自有光芒發昏瞀
輕言豈學陸機對以瑰蒪羹一何謬依稀乳酒下青
雲詩慕少陵慙淺陋汪洋恵意不可酬亡著姑停聊
家霞留向春朝助後醼却望台星祝公壽

之文十月十四日盥邑十九日卯發館作

薄晚出城閔江橋渡清激暎投瞻居宿虛閣對園月妝
娙納寒光瑩淨見毫末久之未即臥爽氣發軒窗既眠

復報轉覺夕雞聲疏咚咚辨知鳴肆報馬已秣就途諷
所歷七驛皆岑絶自孟五香晚寢食乃其臥肩昇及攬
嚮必步由險艱側身經崎嶇仰首睨嵷嵺縈紆遠如
綫危巖甚若髮獨植踦不測寒足跌跪艱履之爲不疑
無乃徵幸切緣崖瞬飛濤盡眼噴霜雪往往生眩轉攸
時不敢聲間或得佳趣終多備驚厥高峯岨王栰日射
增峻深因以名其村野老能指說遠廬畫流泉夜響每
嘆咽哀吟聽猿狖峨崖半明滅遠城行漸近山勢如削
鐵跋歷愈崄甚氣象且凋缺蕭條道旁舍編板代瓦甋
田婦頁所汲篤肩語喃喃對此動嘆嗟閭里念遠別行

緣所職、期會尤慎發指日鳩羣衆鄉兵護冬閱、腰弓盈
半萬著令明賞罰頒〻覲乾衷且悼糧糗竭唯予敢自
暇憩止養閫節、所以圖兼程、僶勉強羸家請書責行志
王事無瑣屑致身非青雲努力乏奇烈天涯通馳走使
指亦忝發何當成歲課歸奏黃金明鮮組雖未能亡塵斬
斂拙優游近吾土、庶使松楸謁遐想無以止作詩紓鬱結

小仲度

山椒積雪尚推瓊、山下桃花已開錦若教傳畫入中
州使謂仙家事難審

得鹿 平利通州嵩

呦〻山中鹿會舜出深菽、車徒欲以至驚顧知衡走
荷蓖逢當之敏觸難措手、一夫不能勝、犄角賴前後
我馬止其所險隘不敢躁、恐欲縱之去勝突攫反受
隊跳繫四足、憤氣徒涂吼更當揭八肩度隻塵九娃
順風牽汗背暮達行館右鮮微置中庭微息已絕臆
事殊注虞讀、難以公私剖商割遍善屠踞善聲隨卧
均霑及兵隸、不使或薄厚、技酵古所重況此偏偏舉以
聞音不食肉義手獨守猗嗟鹿之微、其命殆非偶
不由馳獵害不以罟擭誘、逡巡赴死地、有若杵投臼
無乃失所向、猖狂自貽咎、彼類榛莽間、知而能避否

百堂寺

觀發江之干、故迹百堂寺〻埜徙于崇遺太上皇帝御名十一
二、百堂依巖埂、像貌完以脩閒難或彫缺亦足起敬畏
江流幾淺深、江木幾榮悴舟車日往還、興寢誰復議、
鍾香有餘燼無乃妄僥覬獨歎鑴鑿功綿歷何所自

石櫃閣

一登石櫃閣、載讀石櫃詩〻人不可作、詩思清可思
至今江水流、哀響猶依〻、佳趣想如古、物是惟人非
孫煙起林𣏌、夕鳥相與歸攬轡復前征長言解獻欷

石鏊

石鏊久已傳往還迷所自下馬詰亭卒指以水之埃
徐行即其旁、執鑱俟我至問其將胡為云此久埋秘
泥沙亦易發忽手可立致逡巡肆揮霍兩鏊露精粹
青如碧琅玕、光瑩非琢治圓模出自然、小大差有貳
石根不可窮名鏊乃以類象物固其偶蕪沒良可嗟
儻非以名求何以見珍異顧我乏高才為詩強標識

過龍洞

曉過龍洞口、秋雨寒江急雙炬撒星飛隨風光熠〻、
危閣勢凌空履滑難擇濕〻馬蹄埜、谷虛良易入
祇恐驚人神蜿蜒雷起蟄豈不念懷安、自公忘夜〻、

和蘇進之同遊烏奴山告成寺
長風掠竦林殘葉何悽悽浮雲帶遠山半壓愁眉低
縱遊烏奴寺乃在嘉陵西嘉陵清且漪依約刻中溪
十月禾成梁務舟祛挈提萬工上下手往々咍州埠
縈鐙卽肩踝踏石避角圭諸屈上嵯峨恍若登雲梯
下視飛鳥背㘅聽鶯猿啼參差列佳境畫幅展不齊
峥嶸樓殿雄勢欲凌虛霓香穗暗金像嵌光映璇題
寶函發神鑰燦爛壁與奎聖言遠如天至理豈易稽
洗目幸縱觀詎止徒攀躋四座叙無譁寂默桃李蹊
遺韶動衆聽司南警羣迷茲辰尤樂只併合又將睽

鵬搏九萬程鷦鷯一枝棲其遠固均耳安中養天倪
喜雨和曹子方
班超已老入玉關仲子欲絶得嘈李洗腸術妙久孩
愈痒井識免湯泉起蚊之今日遇霽潦花彼情未呈方
吾喜自從三月變旱暵百日替々沸田里豚蹄榼醑
謾禱求朝夕叢祠致奉贐苗根土乾頓瘁垢愁望油
雲杳無蹤冨憂猿紋質憂蹈疾首蹙額誰不頻嘘予
豈獨錙爾憂反覆萬端思所以祭究進滯督郡邑蒐
巫暴尪固非理精虔類我同僚賢甘澤應祈我可彌
漸然傾注數十刻溝畎皆盈一何儻閩山草木亦增

輝萬口懽聲寧遽止翌朝又復得高篇磊落珠璣光
滿紙強酬珍貺愧拙踈兩喜相投當不鄙
武夷遊仙詠
崔嵬倚天蒼翠匀羅列百里淸無塵氣象不與凡山
鈞峯自己謂非前閙悠々官道行溪濱不陟峻險仙
源分穿松度竹微剃榛古觀壯麗依嶙峋道人鶴氅
爲紗巾引我舉棹乘長津横灘激浪花如銀舟子敏
捷妙入神縈紆逆泝山之根兩壁萬仞千靑雲如庵
如室如倉囷奇蹤怪狀何紛々仰覩特欠頭酸辛開
蓬偃卧望始眞遺骸斷脫髗不煉漆棺不朽藏何身

雞窠亂草宛若新舟航六七排魚鱗半入崖广誰施
陳魏疑太上皇名置因昔人留此詭異矜常倫却看危峭
無攀捫下俾萬丈深潭淪雖有智力何由伸此莫謾
詰徒自數手披舊記煩諮詢遂想會仙奚所存兩峯
最大勢最尊當時曾集三千賓幔亭鋪設紫雲茵酒
味醇濃饈羞珍風児莳杳藝絶羣賓雲奏儆更幾春
飲徹祇以夸曾孫神仙渺茫難重論此會此語相傳
云儼然遺迹尚不泯嚴祠唯奉武夷君潛有惠澤均
斯民我遊自午至夕聽目力所得纔逡巡長言記錄
濡毫頻師仙術異非所欲但悵勝槩無緣鄰

行役一首 雄建寧縣宿緣心院

浮梁跨寒溪出郭十餘里暝投僧舍宿月影清如水
剪燭吏文退孤坐儼隱几邉迎念歲月周踈驚髮齒
少學雖自勇壯行何不偉胡為浪奔走豈足稱使指
許國徒有心歸田尚無擬徘徊仕路間老大良可恥
氣弱不耐飲詩多常累紙一吟聊破悶再詠漸轆理
以及百千言往往不能已且以養情性固非爭綺靡
此樂非絲竹美聽不在耳紓鬱得以繹易直油然起
所以驅馳中冥搜未嘗弛今宵幸夷曠似匪塵紛邐
悠悠萬感集銷鑠欲何以遂為行役篇篇成姑自喜
揮毫復吟諷若與嘉賓比既泉以養泉所益不在彼
蛟蚓閒相雜安之適吾已儻或不吾知奚卹譏狂斐

別李世美

御茶貢了文書閒靜一堂深生晝寂木蘭花謝葉成
陰齋日輝輝湯軽碧主人為我開芳筵灑灑金樽泛
春色舉杯相屬念我行贈以長篇重圭璧聯官共識
誠意鈞踰歲光陰駒過隙自慙老鈍於事疎每幸高
才見裨益招攜地實遥課輸立達訟簡平賣捌隅州
移粟賑救咲指日歐兵斬狂賊走章馳檄公事外閒
有賡酬副清遊搜羅絶景窮造化鋪寫幽情露胸臆
今朝飲別按轡勤判袂分岐在朝夕淨蓮邂逅難期
度魚鴈附託宜頻數顧聆三節促歸軒聊慰馳情想
風格

和禮部蘇尚書釋栝

淵明植五柳萬古清風傳子猷種脩竹幽況亦飄然
峥嶸韓退之甘受遷謫棄由來高爽姿氣欲凌雲煙
嗜好頗九近孰從窺後先嶽嶽尚書公故華天下賢
儀曹經畫閒春日方暄妍不思範藹妖惟喜標節堅
呼工斬悉太買松種堂前培溉勞朝夕霜雪期千年
北垣有餘地度鍾後自憐名卿送珍材類至誠所緣
辭栝僅踰尺標致懷參天拱把念所養扶持必周旋
孤根舊土隨不使知其遷遷巡十旬決生意何鮮鮮
棟梁他日功積遇此辰偏清詩為題品光芒耀星躔
栝榮詩不朽流芳共綿延後來戒翦伐當繼甘棠篇

和尹彥常侍郎癸酉冬雪

浮深等彭澤規恢軽王川讀公冬雪吟爽氣何飄然
齋祠宿華省對此同雲天坐看積瓊瑤光輝想藍田
泥滓欽藏垢朽枯被増姸紛紛布寒空往往迷飛仙
狐裘綢餘温熏鑪凝爭微煙清冷徹心骨復誰嘲晝
眠雄詞筆下驅若放春水船慶豊仍記歲諷味期他年

留題忠州豊都景德觀

豊都縣北岷江側古觀峥嶸擁金碧層巒秀拔聳羣山喬木侵雲競千尺二仙去久丹灶冷(王方平陰長生丹灶尚存)空載遺文在碑刻俗士紛紛徒嘆嗟曾有何人繼真跡

岑公洞

訑訑石洞天開鑿岑公之隱來何年一朝仙去名晦然商人受香忘所傳舟楫不進方省悟奉香入洞舟乃前靈蹤自此人拳拳至今亢溢皆致虔懇鬼魔禱殊無偏我來敬謁欲悪鐵泊沙磧登昇危磴踏錦石行江濤洞門展步侵雲煙瞻望望傪欽華顛拔之

作記誇唐賢勒琅雖昏辭尚全卻恨戾止非炎天不見百尺懸飛泉唯有巖竇鋒消消頃之自可遺塵緣況乃投隙圖留連嗟予遠宦方拘攣搜奇尋勝姑勉旃此日得此澄心淵安能擺脫追神僊臨崖浪筆書長篇

追詠西園海棠

西園正月月欲殘海棠一株花正繁濃葩艷艷開朝日露洗蜀錦紅光寒回環桃李覷無色卑爾獨秀當朱欄兩春行役不及見今日偶幸官身閑擬開金罇恣懽賞酬酢恨開衆顏無何職事忽牽掣遂戒舟楫來波瀾卻嗟逐物猶蒂芥未免回首興長嘆悠悠清夜入寤寐往往蝶夢曾飛還歸來綠葉空滿枝正與老態相追攀須知樂事少如欲謂天意吝人懽

楊內翰讀書堂(在綿竹鹿堂山)

無為山色參天碧翰林舊鄉遺蹤跨鶴凌風去幾年獨有文章光爚艷(太上皇帝御名)堂續志廣所存善矣鶴原世餘力清白永隨風月久形容杳與塵埃隔伊爾欲憶四紀前曾躡雲梯附鵬翼此堂坐想不獲登瓊寄長言勒巖石

八月十八日觀潮

漸漲浩淼連溟渤齊書潮頭卷沙出中秋三日日欲西一欲之潮盛今日雪山橫亘截江來巨浪翻空生倏忽吳兒當此誇善泅鼓柂揚旗從出沒旁觀莫止動精爽壯士為之猶股慄由來習俗競茲辰士女欣然勇相率紛紛畢集遶長堤翠蓋成陰何擁容邦侯樂衆為開筵歌管凌虛遏雲物玉堂鉅公臨右府賓主交輝映簪紱注目應同濟川念賞心仍寓和民術區區下客久不遇二紀光陰容易失幸陪高會還舊觀聊解嘆嗟揮老筆

談龍

退之昔日謂風伯今日吾友誤應龍應龍聞之兩耳
桌急卷海水飛長空陰雲噎〻為後先變化赫日成
昏曚田間槁穗有生意皷子屬續盧醫遠望寬爲口
動一春牲〻備賽求研殺頂之氣象復舒霈飄洒尚
不遭溟濛龍于奚爾不努力遄若有需還收賦天豈
虐斯民不欲為年豐林〻未必皆登民必有任責當
其咎斷君勿龍誤龍非無從旱乾水溢各有召應答
不謬如洪鐘昭〻之鑒明且威敢嘆久而忘功一欲
竊弄權霽霈私邵崇震怒起旋踵菹醢栽誰敢慎無
疑土像天矯晝夜狂舞青衣童精誠修礬感畢聽朝

募膏澤盈家中

陪宜春守皮獻臣遊化成巖

城闉北出春江潤鐵鎖聯舟波浪截驅車度岸得幽
岑半帶雲陰青欲活何年造化成此巖誰為高閣依
巉〻穿巖登閣意思豁氣象百種相交叅凌旋遠映
蒼煙色山爲江花俱自得使暇豫與遊然萬室鳴絃
不知疲江南舊美傳庾公浩輩與逸陪遊從風流不
減當時盛獨愧非才列座中

律詩

上太守陳少卿十韻

風流富川盛善政久流露市價章無惑關譏盜不譖
書刀人向本謙路俗知謁明府精區處闔扉絕滞淹
青綸方調補內屏牽趙瞻直道爰來遇孤蹤崖自嫌
有時申謝議柳見霽威嚴志得寧辭戚公閑倍養恬
奚須祈汲引足以慰清廉靜念官居樂長言孰可箴

董都官索署中山亭詩

突兀虛亭倚翠微紛然塵境此中遺高明頗愜星郎
意遂密如嫌俗客知吟對青山搖玉麈醉臨華月解
銀龜襟懷蹇〻安閒久僂臥多應夢赤墀

答董都官索去年詩債

軫下傳音旨胸中長忸怩如何終日暇猶負隔年詩
寡和知聲妙難抽恨思遲慇勤還見趣荒鄙敢為辭

和閣新制閣巖貢士

五載興賢日月疎間閑多是老閑居朝廷遠慮淹才
嶮郡國新須關巖書士子將期賀空谷詩人當復興
嘉魚無能自愧遲辰早已脫韋鞴就棧車

和江亭春早

亭壓長江氣象雄清明時節夕陽中天邊遠嶂橫深
翠花外餘霞沒亂紅鷗鷺飛鳴得閑趣漁樵歌唱有
淳風誰能共向春光醉窮達多忘學塞翁

和久雨

陰霖繼月黯相因早態今年遽長神膏澤幡憂害東作芳期那敢愛青春雄容雖智能蒙臭奈有民咨易動唇天聽甚早羣語切雨師何事未廻輪

和寒食在富川

試聞咫尺到春郊躍馬行春固不勞寒食蕭蹊觀物態楚歌嘲哳聚兒曹平湖漾日扁舟滿芳樹迎風畫鼓高薄暮田翁醉帰樂山花倒插挈餘醪

雜詠五首 提壺

長林棲息自安如謾勸閒人挈酒壺世治有誰從醉隱徒勞健呦汝知無

五竹雞

切切聲呼泥滑滑強關人事最無機安知巧舌為身累鎖向彫籠不得飛 世人愛其鳴多畜之

五閣蛙

蟈氏官亡種類滋脰鳴連黨欲何為喧然無理令人惡憶着昌黎吏部詩

四忘憂草

憂樂由來繫所存強名緩草不須論簞瓢悅道顏淵德陋巷當時豈種萱

五杜鵑

啼血年勤爾自昭百花時節好開飛行人日日春山裏誰是聲中勸得歸

惜花

玉人携酒對花枝悵惜紅芳已半稀楚帳歌中別虞氏馬嵬丘裏殞楊妃

清明聞楚歌

鼙鼓漁陽參播鼓依稀江左龍蓮花清明舊俗無住尚唯此喧殺雜暮蛙

和晴復雨感事

朝暉還復變濛濛過盡韶華冷落中媚紫妖紅如病悴也應無暇笑春風

和董都官登城南樓

危樓百尺據城壕徙倚渾疑到紫烟畢凝豈愁梅雨地清和尤喜麥秋天一川曉照飛孤鶩滿袖薰風聽杜鵑鄉思搖搖白雲外杓唯辛際光年

對雨懷陶掾

雨氣侵池館清如秋向深還知修竹共蕭酒不關心

思養

懶登危閣望天東山外風煙隔幾重白髮遲闌未歸

侍青綸塵土若為慄故鄉逺夐踰千里薄宦拘學蕁萬鍾指數爪期尚稽遠悠悠手栗為誰春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三

錢塘韋先生文集詩目卷第四

律詩

和聶充甫水南見寄
又和
酬聶充甫新寄
送李尉歸廬陵
自戲
戲賈尉給廩
送浦大赴榆次簿
和賈廣甫山中梅
荅魯虞部見寄
又荅惠詩并新鮮
登臨清閣
寄董都官　四首
和太守臨清閣
櫻花
榴花
乾元節口號
觀棊
剪金花

枇杷
和陶掾同登晚亭
慶甫惜碁子
和賈尉女真花
求女真花
謝太守惠瓜
蕭洒參軍宇六首
泛江送客
送浦倅之閩
酷暑初夜

十月
望
和吳帶甫移石
再和
殘春
塞上
汴舟思歸
小飲
舟晚行
汴上榆柳
歸興
淮上
自守
自警
感夢
將赴富川
駐軒亭
過桐廬郡
過七里瀧
和紅蕉

和公餘言懷
和訪古
得家問
紅文莧
和董公肅十日菊二首
和苦吟二首
廳前叢竹
八月十四夜月
十五夜月
十六夜月

詠螢
詠水
詠竹
殘燈
謝董都官見寄二首
詠草
聞新鴈
仙掌峯
剪刀
秋懷

汴河
黄河
和充甫晨霜
東庵院
和冬曉初起
贈何習曹
南樓納凉
送賈中甫
和賈慶甫乘船
寄陶賈二同僚

雨後
知除
和陶掾見寄
待拒霜
陶掾書齋小飲
秋日即事呈同僚
宣赦回馬上口占
登延壽閣
曉坐
夜射虞曹圃

辨詐
田叔
感事
和魯成之兄弟見謝
迎親
寄董倅
答以詩惠牡丹
聞詔寄魯成之兄弟
獨宿
南湖晚霽

過白公堂
庚樓
狄公祠
陶令祠
含綺霞閣 五首
和石丈長春花
寓趙氏園
賀簡夫請老
遣興
得陳安道書

初眠
憶富川
陪胡公奕碁
清明
阻雨
病目
即事
杜鵑
周生哀辭
胡郎中生日

和簡夫遊南巖
和見招鼓山遊
和閑居
和撲滿
送處道任民掾
老杜集
贈項子俊
去年今日
憶江上
千佛巖讀書

石夫人挽辭
石經老挽辭
詠唐史 三十首
憶賀栟櫚
送劉獄掾
石龜
縣齋即事
喜德甫彥文至
雨池荷花
按覆回止普淨

登樓
離邑之衢按獄
野塘白蓮
石龍
還邑遇雨
聞國哀
縣圃刈禾
答呂秀才
答顏長道
遊保壽僧舍

過紫霄宮
遊壽山
下山復題二首
望方巖
宿靈巖
寄顏令
遊石室
雞人峯
雨止
曉霽歸邑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四

和聶克甫水南見寄

家家孤城裏，帷君雜俗居。車魚絶彈鋏，詩酒養冲虛。掩面羞龍斷，澄心對古書。天其假幽寂，傳滿合何如

又和

詩來盛說溪山好，局事蕭蕭似隱流。閑對文枰銷白日，勇持吟筆戰清秋。城中事逆漁樵得，門外客無車馬留。而我拘攣但增羨，强酬佳句思難抽

和酬聶克甫新寄

霜葉乘風舞秋雪，蓋野平。南溪塵境絶，東道玉壺清

佳處憐君得，新篇慰感情。無緣一携手，相共濯冠纓

送李尉解任歸廬陵

官冷餘才晦，塗清得代遲。維舟紛擾外，行酒別離時。水落秋蓬伏，沙空鴈鶩闌。歸歟風味好，天末辨家山

攝戶糾二曹事因自戲

三參軍事歸權握，賦務區區日倍增。都笑道贊衙署貴，時人虛號一條冰（近世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要時人謂其署銜為一條冰）

賈尉見迫給廩因以詩戲

月粟見須何太迫，或生奔走正無聊。斷君勿慮晨炊絶，吾黨而今解折腰（前有照攷之言因以答）

送浦大會甫赴榆次

平生落落多豪氣，萬里逗逗赴冷官。今日送君非故閑，一樽為我盡清歡。解舟吳浦江雲重，驅馬并門塞雪寒。富貴功名行孰禦，古來新沐必彈冠。

賈慶甫示山中梅詩，因繼成

雪意將成臈欲來，亂山深處見寒梅。化工若與人情比，此樹多應未及開。

荅魯虞部見寄

部才效職便窮餘，忽忽天星踰二周。縶獄空虛民訟少，倅門堙塞吏心憂。琴書永日清無際，草樹逢春綠

正柔。驚坐高賓如見頌，幽惟何惜貫貂裘。

又荅惠詩并新鮮

識邃孟紋將新味，方丈分甘及賤夫。大啜一杯翻思動，却咍張翰只思鱸。

獨登臨清閣

陽陽何處一逍遙，朱閣臨清興味高。翠靄相連結春態，澄光下視鑑秋毫。綠楊靜舞腰初困，白鳥閑栖目不逃。獨到獨歸俱有意，暫期塵土落祇袍。

得董部官書，因為寄四首 在江州惠書

晚來香驛拜勤渠，咫尺拘攣萬里踈。却羨潯陽堤上柳，長條往往拂貿東。

七年恬寞坐江湖，今日登臨氣象春。請副書成為澤大，馬蹄無惜入紅塵。

花表危樓遠目窮，華軒不見見春濃。春山繚繞無重數，還在春山第幾重。

登臨何以慰相思，把酒開編讀舊詩。正是去年酬唱景，蒼風花草半離披。

梭花

葉落不隨群花開，亦趁春。初包蓮蘂白，半折粟文皺。蜂蝶逐相笑，兒童冷不觀。華子君勿責，功直在吾身。

和太守臨清閣一首依韻

朱閣新前太上皇御名崢嶸，枕水踞地饒。千頃秀天付，四時寒。波瀲灩鱗活，山斜鳳翼攢。晴光照毛髮，翠靄奪華丹。賀老空遊鑑，嚴公浪記灘。軒牕通浩蕩，楹桶變彫殘。靜極塵機喪，清多餌釣難。來當思潔白，意不在遊盤。氣爽如關凌，陵環若刈蘭。繪工憂措手，詩將勇濡翰。遠目窮層漢，澄心俯曲欄。鳶魚皆自得，宇宙始知寬。神物亭中廢，賢侯與眾懽。政殽喧盛美，隅注解辛酸。登覽遊春晝，雍容醉冠。千齡幸臣宋，五袴正歌潘。環佩鏘芳席，旌旄揭畫竿。笳簫音嘈嘈，龍虎勢桓桓。

俗樂許爭來賓歸鉄不殫落成今日歲遺愛永于秋

榴花

本根樹立宜堅厚，韡韡佳花號石榴，丹赤終能盡數吐，馨香何必事飄浮，晴光照處火欲烈，雨氣凝時血不流，莫恁春風施力晚，天教美實冠清秋

乾元節口號

祥電當年繞斗明，巌廊今日享隆平，三朝功業山河固，萬國謳歌宇宙清，湛露均恩錫華宴，薰風入奏阜羣生，庶官願祝無疆壽，葵藿心齊向日傾

觀碁

不卜天時不背山，枯棊遇敵戰該鬪，藏機闇伏三千指，倏道雄關百二關，羣語雖昧難攻睟，一先偶失若無顏，人心勇善能如此，誰謂淵窮未易攀

剪金花一首和陶掾次韻

花神委曲競光陰，特向低叢剪寸金，貫斷園林初夏景，意教蜂蝶慰寒心，玲瓏圓影風前舞，寂寞紅芳雨後深，稚子知名不知實，采之擲地聽餘音

枇杷

美種盛東南，園林十二三，金丸方磊落，瓊液正包涵，採熟鳴禽恁，餐多稚子貪，宜須江國重，天下嗜柔甘

和陶掾同登曉亭

芳蹊詰曲上亭南，小樹縈紆若舞驂，直對蒼山班席坐，旋尋幽弄滿頭簪，褚皮截幅明如玉，竹葉浮杯綠似藍，共酌共詩其樂勝，俗憂塵是不能堪

慶甫借碁子

破玉為碁黑白明，臨枰思索且須精，莫教敗劫空知悔，却出枝辭輙罪兵

和賈尉女真花

秖恐繁雲峨碧空，火龍晝躍汗隨風，飄來翠葉亭亭處，滴出芳葩點點紅，最美虔心如有待，直饒潤色更無窮，主人為爾邀賓醉，狼籍杯盤晚照中

昨暮會飲慶甫署，觀女真花，因求一二，諾以厥明，至期不至，遂戲成一首

見許擬明和露截，日高何事尚稽期，也知更欲邀賓旅，次第開時固未遲

謝太守惠家園瓜

種継青門氣類嘉，恩傳鈴閤動光華，含滋雖本生成力，采實難勝寵賜加，冽若層冰破蒸欝，明如碧玉照秋瑕，賤官咀嚼深銜德，代至明年正及瓜（來年五月滿任）

蕭洒參軍字六首

蕭洒參軍宅臨達客不過秋花生意對夏木畫陰多
坦腹羣書視、糟粕一徑荻塵泥奔走外得此興如何
蕭洒參軍宅年來訟獄稀凝塵抛丹筆蒼蘚半圍扉
晩樹鳴蟬沸虛簷鬪雀飛何須溪谷隱卽此是忘機
蕭洒參軍宅郊原咫尺分門前漲溪水屋角露山雲
白鳥斜陽見鳴根半夜聞安知名利境馳騁共紛紛
蕭洒參軍宅回環百畝間山光投戶牖柳色鎖門關
畫愛清風滿相仍白日閑祇贏詩思勇濡筆潑青綸
蕭洒參軍宅疏竿小闌東風猗朝拔靡月竹夜玲瓏
得酒有時滿囊錢計日空養恬眞得地梓品樂融融

蕭洒參軍宅幽軒占一隅梧桐叟翡翠薜荔綠氍毹
偃息三年計交勝六月無陰藏晦昧被違俗任盧胡

八月泛江送客

送客欲遠迎方舟艤棹頻夕陽千嶂外秋色一江分
酒面紅煙慘歌眉翠黛顰昔年離別恨今日併如新

送涌梓之閩

翹翹別乘出吳閩吏俗隨轅不敢攀此日護淹飛蓋
住明時那許壯才閑秋花幾處違孤驛涼月相迎過
暮山請劇書成更翩近何闕忠論鮮天顏

酷暑初夜

盡日炎炎酷暑蒸黃昏氣象未全清天風難值樹渾
靜海月不見雲空明羣蚋得時方伺隙蝶蟬何事頻
決聲喧予自有安恬趣豈廢林間坦腹行

十月

風脚無時定霜花晝亦飛天愁雲四合樹冷鳥相依
陋室羣書滿衡門俗客稀飢腸何以療園芋正豐肥

望

木落望始遠瞻沉其奈何遠山雲四閉飛雪兩相和
天慘景愈媸樓高寒更多凝然空引領鴻鵠不知過

和吳寓有移石

千夫挽車載無計奈人靈鷲起紋錯逐空遺鳥篆腥
莫歎山有遷始信物如萍只愛堅姿峭予將為爾青

再和

突兀見弁采前非望女靈塵途雖閱眼血刃不磨腥
氣格希神嶽漂浮戲水萍遇遷何足計唯守自然青

殘春

家近西湖日往還恬然不覺到春闌水邊花發華丹
盡水西清光終未殘
休王其如各有時開榮方偏又春歸東君憂在陽功
之多少闘雲天上飛

塞上

塞草游騎擁邊城夜不閑徒見心亦穠老將没於閑
豈見兵符走唯聞象貢還從誰徐勸比不得塚前山

初上汴舟思歸

夜氣淒清星斗全倚牆引望東南天懷歸重念秋垂
盡然目着看月又圓況是汴流投淺涸夫何单舸尚
留連京華豈謂無心戀自恨孤蹤遠遇延

小飲樓上作

西風吹酒面樓閣近重陽悔把菊枝揀牆思鄉路長
比來求熟醉到了成清狂不是紛華少紛華我所忘

舟晚行

汴水日就淺篙師心不皇病舟若無滯舊里亦非長
殘葉餘秋色明霞接暮光黄昏未停泊獨自倚危牆

汴上榆柳

栽培茇治責官曹官牒書為第一勞擢幹不知多少
樹護功唯禁萬千艘斧斤畏法誰能近雨露流恩氣
轉豪今歲河堤新决擄森然安用拂雲高

歸興

船頭破浪疾如雲船上篙工勇力分行色縱無笳鼓
發歸心急在旨甘勤遠山偶向斜陽見幽鳥偏從半

夜聞安得巨觥為大飲亂流鄉思作醺々

初入淮上

汴水方窮到淮水大船蹇々拄風行不知靜裏千帆
過唯喜空中一派清秋氣已殘山態老夕陽未盡浪
花明收兒隨隊閑無事强作欸截和櫓聲

自守

薄仕功名未計高懶隨時輩强譊々推誠本在求諸
內害義何如寡所受豈為初官尋要路唯憂舊學長
心荒清貧我樂人毋誚不獨楊雄解々嘲

驟每發屡起强酒二瘧因作詩自警

屡起已嗟為情甚詎堪酒病復相嬰未憂居蔘餘移
氣當念懷安實敗名便腹亦當嘲睡癖腐腸非是醉
時清辰平任去誰能止壯志毋宜恃晚成

感夢

真人無夢々非真自愧通宵所夢頻凶吉有來皆繫
命豈須占訊復勞神

將赴留川

去年乾沒道途間今歲官廚日月慳學古雖然非為
祿食貧寧不厭居閑利心汲々人皆是巧宦悠々我
不閑三尺若能多所活塵泥何必賤青綸

駐軒亭

下馬得危亭江晴氣象淸湖頭千頃白柳色萬株明
風物應如古登臨獨有情行春始今日今日不虛行

過桐廬郡

舟倚桐廬岸春風草樹明經由今假道瀟洒舊聞名
山勢侵雲上溪流見底淸盃行得佳味夜枕聽灘敲

過七里瀧

溪流一道突羣峰耆舊傳爲七里瀧唯喜幽佳忘世
俗不憂湍險賴篙工鳥聲喧滑春風裏人影稀疎翠
色中却惜扁舟不停泊全輸好趣屬山翁

和紅蕉

欲賦紅蕉擬象難等夷未必下芝蘭霞飛翠嶺分餘
彩鳳宿靑梧半露冠擧目畫知驚特秀推誠誰解比
含丹莫敎俗華空傳畫也作尋常潤色看

和公餘言懷

剡扉棲息久壯志未能攄昨被半通綬新特三尺書
雖然煩聽訟何足撓冲虛伺隙餘公局閑編入燕居
敢希成大器唯恐近汚渠欲平冤獄情姦病淸茶
賢門不多地賤子幸拔擢每得高文既勸嗟舊業疎
自疏忘棄學豈復悵離蹤若使華無實寧爲敵帯樗

和訪古

古人抱道重行志未肯輕從祿祿居孟子屢爲侯國
客退之三上相君書心忘險阨高蘇武言極與衰仰
仲舒試問渭濱如不遇直鈎何日得生魚

五月到官七月八日始併得家問二

瑣瑣塵泥迹悠悠遠宦心一朝何喜甚遠客得家音
義訓通千里人情賤萬金斜陽復東望依舊暮雲深

紅文莧

色若栖文雉圓如捭綉幢春氾應有益秋卉合無婁

和董公肅十日菊二首

自是重陽過重陽菊不遲幽芳始經宿群好奈隨時
未滅黃金蘂何妨白玉卮賞花非賞節衰謝直爲斯
昨日陪烏紗遊惟等孟嘉今晨擧靑眼獨自親黃花
香冷朝猶盛人疎勢可嗟明年又重九何以面芳葩

和苦吟二首

夫子吟何切羣源瀉不枯秋山磬寒玉夜蚌抉明珠
感嘆通前古風情滿五湖只憂長寡和白雲本高孤
驟也饒詩癖才疎思每艱持毫欲臨紙遂歎不知山
著意窮三百唯時見一斑羨他唐老杜氣格獨優閑

廳前叢竹

軟枝輕翠近簷乘朝暮清風不失期明月滿庭無隱
伏夜深唯有此君知

八月十四日夜月

中秋垂一宿延頸望金波素魄雖微缺清光已覺多
圓來殊俯近睹者尚蹉跎明夕當如鑒光華更幾何

十五夜

八月得中節今宵秋又中由來金氣王向晝月華充
號與多方共清非別夜同明皇如未死依舊戲蟾宮

十六夜

明月上天衢中秋已過期十分初減處萬目共憐時

不見昨宵盛安知今夜衰清光比他夕猶勝滿如規

詠螢 和董郎官

詩作東山事已賒宵行今復動誰嗟秋高堂類纖橫
出月黑光芒耳損加風觸羣飛迸星火水澄亂影漾
金波區區曾有分輝客晉室寒儒本姓車

詠水

澤物施功鉅可名滔滔以及天川成更進卑處須流
惠有不平時即發聲傾側祇將盈上棄虛甕穿向外
邊明宣尼所取尤深遠蓋取原泉晝夜行

詠竹

此君堅直本天然豈學妖花艷主軒鈞蒂輕霜凝不
落幹瑾圓玉碧無痕非春長自繁枝葉有地終須大
本根誰為栽晉薦清廟定勝嘉木就犧樽

殘燈

寒窓夜將艾一點映蕭蕭焰向雞聲短花隨蝶夢凋
何須惜餘照且喜近清朝老婢不知此剩叙屢屢挑

謝董都官見寄

區區賤質恥無聞深荷明公曲愛存談席方忻接餘
論詩筒多謝遺佳言辭源浩若江河濊文意過疏布
帛濕聽獄平反頗承歡異時安敢議高門 [illegible]

再既詩復以前韻答之

魄將鄙句報多聞襟紙安能蔽所存硯墨未乾憂見
黜牋封還枉如酬言長吟不覺手之舞歎覽方知郎
也溫長者如興起予嘆播齊時願一登門

詠草

萋萋廣原上苒苒曲江濱人跡不到處春風似有期
句牽碧成陣蒙蔽密如絲待看野火烈百蟲悲不悲

聞新雁

夜堂危坐氣凄清秋月光中新雁鳴出塞不知多少
路穿雲纔聽兩三聲歸時行列應如舊來處風煙合

認釋今夕沙汀好栖息弋人詭計未能成

仙掌峯

巨靈前事杳難詳融結皆由造化成山歷古今常似
掌地當西北是扶傾擘開太華幾千仞指出飛鵰数
萬程歲旱定須先展效力推雲雨救蒼生

剪刀

一身分二首一首一鈷鋩遇物無微細交鋒即斷傷
剪齊繁汝貌任用在君詳大抵便柔脆毋令過所長

秋懷

西風瀟洒作輕寒黃葉樓中强解顏畫角幾聲催晚

照亂雲何處是家山宦途有立寧辭暌句事無多且
厭閑滿酒一杯林萬壑長林煙暝暮鵶還

汴河

通濟名渠古到今當時既導用功深源高直接黃河
瀉流去遥歸碧海潯護塚尚存芳草亂艤舟安在綠
楊陰年年漕運無窮已誰謂東南力不任

黃河

四載浚功故道循滔滔千古勢無堙流如江海涵容
大靜覺乾坤覆載均未必崑崙獨傾注祇應河漢共
潰淪如何騎得鯨魚背直到天涯一問津

和聶元甫晨霜

勿異繁霜早園林已具腓隕時兼夜氣凝處張寒威
月落初分白陽升還盡晞稜稜不終日由此識天機

東庵院

聞說東庵在盧岳淨居百數獨無雙堂陰翠色連危
嶂門外清光挹大江怪石嵯岈坐龍虎老松突兀樹
旌幢何時得對幽佳趣擺脫塵襟酒滿缸

次韵和聶元甫冬曉初起

霜月孤光在寒雞五唱催晨興衣未煖夜誦秩猶開
鄉夢還千里愁腸遍九回淡明何所立緹室又飛灰

習曹何君屢有引年之語而未暇請今茲官滿
解去賦作詩言其榮以壯其志惟僚友不異
幸同辭以助之

容容貴富此何為可止能歸即可歸家住嶺南謀退
老官休江左正其時相從祿仕材諸子得謝鄉閭似
者稀高臥林泉長日永為君潛計樂無涯

司馬南樓納涼

溪外層樓入翠微登臨尖酷杳如遺千山相掩雲争
出萬浪欲先風倒吹擺脫塵紛得危坐牢籠清曠就
新詩短衣野老還相且塵帳官閑亦有時

賈中甫送慶甫第來尉永興久之告歸僕多其來而重其去乃爲詩以送之

仲弟安居後先廬懷故鄉睽離何足惜氣義已爲光遠趾他年見歸心千里長西風吹別酒爲賦脊令辰

賈慶甫以局事乘小船犯風濤感其危而爲詩且以相示僕亦於舟字韻和呈其卒章蓋言有後以慰賢勞之嘆也

萬頃風波一葉浮髮巢猶種美蒙鳩唯余忘路驚其說況子輕身坐此射斛戒立牆雖孝節尊曾聽阪本忠謀小官卒苦宜無念自古高賢達以憂

公聞念詩社之廢寄陶賈二同僚一首

地僻少將延溪山一概清秋深孟嘉宅歲古闔閭城吏隱全輸我詩臺半屬鄉社壇何冷落濡筆請尋盟

雨後

雨風吹雨過江城林館秋農氣轉清婦葉堆枯階半沒步哇徑潤履無聲拒霜扶藥扶跌翠暮雀爭栖格磔鳴賊局安閑出天幸未須多口論功名

見省符知有代官一首

寸祿困拘攣區區擾路然比來符檄至代者姓名傳公事多閑日歸期不及年喜情通夢寐累夕拜親前

和陶掾見寄

寂然公閑外新詩忽見投比來知燕坐時得近秋窗臨興誇能勝持杯學詐降（此二句陶君之言且中其病也）相逢怯此病縫琴請然紅

待拒霜開一首

予憐拒霜好獨立艷凋窮故臘新移至經年曲愛隆栽培曾倩園灌溉每呼僮霞護障失日枝撐禦暴風欲高殘碎葉待盛拓芳叢不取萬葉蘖耶妨雨露濃翠行踈密等微徑桂來通恐折頻毆雀憂衰屢減蟲清秋方淡薄碧葉已玲瓏占表如爭勝藏身若養蒙

綠幄擎誰庇園丁琢青英美操寒中稱丹心日已充不甘爲菊後漸見出籬東雖本生成力寧非養治功從容延晚節次第待輕紅肯學楊花雪悠悠負主翁

陶掾書齋小飲

學非爲用貴多多養浩當須繼孟軻把酒相嘻外物援吟詩大句破妖魔坐中誰作向隅泣天下今無扣角歌走綫巍巍君勿羨安知此樂不如他

秋日即事呈同僚

蕭洒臨霜久清居守決曹嚴城吹角罷隔巘聽猿號警卒持更切呼囚報鑰牢訟庭澄一水塵事減千毛

簷間蚊雷絶池邊蛙吹逃道逕静蝶處抖擻瞰衹裯
樹木凋零盡星辰氣焰豪月微椶影薄風急雁聲高
憶昔隨羣興當時髧二髦讀書圖儌々感古動忉々
意趣青雲近輝光白玉貌百錢寧問卜一釣異連鰲
直諒誰相與回邪欲盡麾自期非幹蠱幸遇豈屯膏
幡焜彰文絶雞遑異數褒歲難從末宦洪恩著青袍
斂翅鷹栖臂垂頭驥伏槽安能枉尋尺猶得飽藜蒿
但恃心如砥那矜目察毫窮通任數治險惡違波濤
養浩難潛孟折腰誠愧陶嘗咍猨虵足敢嘆抑牛刀
家々遑涓遑遑裏德々日月慆居然成俗態何足謂賢勞

貧賤非無賴清平况夙遭邊隅虛嶂㘸弓矢戴雞毫
途易家音數官閒坐食叨人皆譏野拙我獨固持操
寂寞幾塵甑包并或餔糟趨時聊勉々樂道每囂々
肺腑茲尤慰朋從義不謟相逢甚優渥得興且遊遨
勝賞當隨地秋郊況附墺山峻正堪屐溪曲尚容舠
莫計空清俸須令勸濁醪菊香分嚼蘂蟹美共持螯
談席爭揮麈詩壇讓擁旄縱横新議論嗣續舊風騷
氣鋭干戈立辭抽萬甕繅功名休擲齒志業本蓬臬

宣赦回馬上口占

黄紙恩書下紫宸豈惟群罪許從新其間多少寬民

意四海承宣有發人

十月暮登延壽閣

湖水漸如帶扁舟渡亦艱山空翠屏冷荻老雪花殘
立馬寒煙際登樓落閒躍促回轡更隱樂終懽

曉坐

曉鼓聲々日欲升寒廳危坐對前楹霜威著樹瓊瑤
色鷺陣横空風雨聲自喜優游服王事那嗟寂寞滯
山城栖々院吏公衙退却就書帷萬慮清

夜對通叔虞曹園

東葉然膏百炬紅夜堂寒氣變春融流星半沒飛金

鏃扶月初圓引角弓當罰明如棘門上和容遠過澤
宮中平心不為長眉悴慷慨真成壯士風

辨詐

遠俗無知祇慕恩鑿山暗嶺獻麒麟諸儒不用區々
辨多少難明僞似真

田叔

冒死隨裁衣赭衣當時蹤跡已幾希忠哉相魯扶君
過不使民情向我歸

感事

治體清明已久成世途欹側未全平憸人伏勢千鈞

重直士無媒一縷輕忍視鑿墉高外觀更嗟畫餅竊
虛名山林豈是多扃鐍自為區區志欲行

和魯成之兄弟見謝

新文來復數篇觀頻然還碩助群鋒銳那怒底石穢
辭豪雖欲抑理屬不容刪廢頓幅多愧衰遲近學山

迎親來畢幼妹之嫁久雨稽阻思望而作一首

江南二月尚春寒千里安輿冒險艱遠想長岐同積
雨不知今日過何山出迎應喜諸孫慧奉壽須鸞兩
鬢斑從此莫輕離膝下茹蔬堅乞侍高闈（家君以條直大夫久留官所抗此畢請）

董公肅郡宦救命倅南海以當分符之寄南歸

道中既書因以詩為寄一首

齋中避逅飲寒冰未及公書慰鄙情貽錯近雖變風
鬮拜恩新倅五羊城旌旗曉過山川秀茄鼓春歸里
落榮詩社叢凉懷舊將不知何日可尋盟

答魯成之兄弟以詩惠牡丹

品値名園蓋物尤主人分惠若為酬摘蕉殘雨妖韶
甚將以新詩意義優發樹天香盆翠籠一樹春色想
鴻溝滿頭迷插成狂醉為恐花神恨暗投

聞語寄魯成之兄弟

天子需賢慮逸遺詔書聞歲出丹墀嗟予家家成無
狀笑子飄飄正得時能將必先期敢勝善占當自照
心疑相將岐路青雲近莫厭蕭條更下帷

代官未至泊舟循條門獨宿署中

獨宿官居聽維舟古岸斜塵埃猶吏局煙水寄吾家
鄉夢連宵斷歸心計日賒何晨望星斗曉櫓起嘔啞

南湖晚霽

雨腳隨雲斷湖光帶日還微虹初照水餘霧尚懷山
理綱漁歌裏支蓬孤棹閒蕭然安穩泊畫室畫圖間

過白公堂

四百餘年兵火後至今遺構葺如新謫官豈是多恩

惠誰謂文章不動人

庾樓

伏節當年分國寄危樓千古壓江湖山川風月宜如
舊跡蹴還同庾老心

狄公祠

數開冷屋蒼山背忠孝功名萬載師曲谷依神唯畏
禍停舟祇謁小姑祠

酌令祠

莫笑先生猶假醉先生于道未宜輕門前五柳今何
在唯有江流百丈清

合綺霞閣五首呈石丈職方

綺霞閣

美太上皇帝御名賜名城匾匾喜與登澄泉朝霧蔘爽氣夜相陵物象方領蓋襟懷過飲氷蒼葭此何幸玉樹是憑倚

水中亭

回環水面碧于藍曉夕清虛萬象涵佳趣不容爲獨擅史君穢約在亭南

枯荷

綠萍漂合舊根斜獨恨來遲過了花不見離披照秋水盡依名閣作餘霞

蕉逕

兩行對植接低枝弱質婀娜費擁治十月綠陰猶滿逕也勝蒲柳望秋衰

小山

嵌空尋尺立池津池北池南欵可鄰草樹自蕃還自笑凋榮一節任天真

和石丈職方長春花

竊突紅芳續皇皇若競辰盡居群卉石獨得四時春孤節寒古見滂葩日又新笑梅侵臘候欺菊冒霜晨值賦知均被生成此時頻沓沓偏惠意天聽杳難歷

待令移寓趙氏園亭

待次鄉閭討索然故人亭館寓蹲陰折腰五斗羞彭澤破屋數間如玉川曉竹冒霜清鄙苦夜禽啼月小聲圓蕭條真趣非無賴梓茹葷欲素所便

賀簡夫石丈罷令先期請老

七十能歸世已稀挂冠况在壯強時休風遠過疎公上清節未甘陶令早門枕白雲朝睡美席涵明月夜杯遲匾匾將祿寧無耳滿盡鐘鳴合自思

遣興一絕

睡思容易醒輾轉衾稠置今宵聽風竹始覺窻外寒

得陳安道書知移邑名次

安道枉書自東都報我外移春可準予方寂處蓉藿宜甞縮任同枯壞蚓聞之雖喜良自嗟任豈為貧今頗近男兒有志期必行五斗折腰何足慰

和睡

來雲卷盡月華清寒氣稜稜夜轉生一卷古書齋萬慮滿杯醇酎卧三更附炎鄙態悲時薄養僻孤蹤任俗評曉逸最便朝睡美鄰雞不用再三鳴

憶富川四首

渴憶富川好官居似隱潛江山融清淡魚稻養貧廉

旅傳無將送猩牢绝滞淹踪閒真自得何恤遠失、
渴憶冨川好孫城棟翠屏淳风在人物真趣满郊垌
野屋千間古晴山四壁清別來平鄙思偃卧閱閣絓
渴憶冨川好優游度歳時白雲滋沼署蒼竹對書帷
奕戰侵遺算詩壇讓擁麾還鄉囿佳况晴晉尚深思
渴憶冨川好官休欲放船垂囊買村釀挪餌得溪鮮
延寄紛囂外情穩曠遠全交游日相醉屢以去期遲

陪胡公奕碁

區〻席末侍枯碁聽計蒼黃腦欲飛割勝固難施小
智冥行多是觸况机狂謀殊愧千無得鋭氣何勞十

郎閫賤子翊帰深自度祇裯荣帯老人難

清明

去歲清明留水濱今年舊里遇芳辰風流蕭洒殊前
日花木依稀似故人塵覧不宜辭爛熳別離還復在
逡巡變閱幸可頻吟解春色當于我華觀

阻雨

清明未逺正春濃澍雨無情苦見攻沽酒窮壚應減
價障泥豪錦若爲功輪蹄寂莫湖山閣梔杏凋殘臺
樹空唯有居閑足幽况晏眠冷屋似山翁

病目未愈

病目私廬藥足治平泛然盈月尚多盼暑平本逺風
埃路難愈應緣爭簇時花入書編飛棲〻星積篤陳
轉景〻古今是否消深處視少唯便默以思

即事

雲物半陰晴春罌酒氣清花空葉自蘊梅重核初成
喙論無棄語酣歌有壯聲翠眉應見笑先老郷風清

杜鵑

杜鵑叫林表曉窓色初分却憶動鄉思去年江外聞

周生哀辭

所到固爲命嗟君志不通未施稽古效遽溝及泉山

玉瘞垂成喉角推共茂中哀歌翔新壟寂莫四山空

致政胡郎中生日

未容廣受禮餘徽遠嗣親榮二十碁方尚書前帰休于杭地山嶽有
神儲秀日朝廷無事乞身時挂車渥〻異風厚奉奇
說〻夏景逍賤士葭莩敢爲獻頼光南國過期頤

和翁大遊南巖

古寺因山半翠微躋攀危磴上雲扉祗應秀色隨秋
吹還似紅塵染客衣子賤鳴絃方暇逸淵明解綬已
來歸吾儕幸得陪清賞相與優游養道肥、

又和見招鼓山遊

氣涼天淡正時秋野興山情猝未休承召雖于免澡
甚但憂塵迹累清遊

又和閑居

雨餘秋氣逼幽齋時動新篇雅奏諧不是溪山清耳
目自緣氷雪滿襟懷榮名疣贅心都棄世事毫毛力
已排唯有鑑湖風月近賀公前迹可為儕

和樸滿

一等出鈞陶唯便兒女曹海慳材甚小樸滿禍難逃
所忌同敧器爲憂在錯刀物微誠諭遠招損譽貪饕

送處道丈之台任民椽

辭曹新調補術學久堅牢有位欲行志愛民無小官
脂車乘短日山國動微寒郎悲毅性滿賢勞豈或嘆

簡夫丈普道老杜別集而騷以外集當之久而
亡去近承多本因以詩請

昔日交傳集外詩規模雖記舊編遺近聞机格多兼
副可賜閑中一鮮顔

贈項子後處士

介似於陵可謂清老來志操益堅成背肩傳會羞呆
俗拵茹優游盡此生祇以圖書養高性不隨林藪市
虛名誰編野史防遺逸當爲先生作獨行

去年今日

去年今日到宣州舟倚昭亭晚雨收鴨脚飣盤隨土
物蟹螯將酒撿珍羞溪間鴈集蒸蒲老田外人歌秬
稏稠此際刻遊還愧舊閑中情味兩悠悠

憶江上

故歲官還勢亦勤飄然單舸下長津風江無定收帆
早夜浦多虞擊柝頻篠䉪稻粱雖怕之直輕魚蟹不
嫌貧蒼波古木應如舊惆悵經由又隔春

千佛巖讀書寄內

官期未趁壁閑身殺學巖居及夜分霜落空山寒切

骨風號萬木響連雲有民勿謂書休讀無術當知政
必勤獨宿不辭應會我功名富貴本辛勤

石夫人挽辭

有子任清時夫人新拂衣人生到此樂天數奈相違
壺蕭風祝在奩閑粉澤微雲愁寒壟暮何處是魂歸

石經老挽辭

已矣九泉歸嗟君值短期肯襟遺草生孝友閨門悲
學謝生前用名多沒後知幽冥當自慰造物本無私

詠唐史

李衛公 靖本名藥師

能作膏盲遺蕭輔（高祖曰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盲靖破之也）叟莽西北振威雄（比擬突厥）

（西羅立大守王襃容頭）若非明主矜羸老幾向高麗棄舊功（末年欲征高麗太宗不許）

李英公（勣本徐世勣）

威加突厥勝長城（太宗曰今委李世勣于并州豈不勝遠築長城）藥賜鬚灰感聖情垂

没訓言非不慮奈何墳土竟違平

尹思正

執筆威踰知一杖忤權活得月將身位終八座非為

幸悝戮相符豈不神

李朝隱

棧官鞭奴發貴權當時風角幞衣冠及為御史敍名

威豈是官高使欲安

張中令九齡

金鏡文高壓萬珍開元寵遇競知人范陽奏日言如

用安得西蒙蜀道塵

李適之

鐃金言幸遇參商羅相遲歌樂聖章怖死宜春中森

賊令人扼膝痛其亡

二閻（立德立本）

八座蟬聯屬弟兄當年門地足輝榮可嗟不富經綸

業唯著丹青制造名

蘇世長

故香殿上咲隋君校獵營開勅十旬莫謂口忠心則

詐如何貽祿不言人

劉知幾

五說三長歷歷陳堅辭史任斥因循若教直筆專歸

手褒貶應能慰後人

盧懷愼

言極公忠器業清死猶勤懇薦時英賢哉度已推姚

相不幸惜成伴食名

李林甫

國忠禍蒂根芽日此賊傾唐勢已先構陷名臣究且

衆天乎何意與終全

楊國忠

權由寵盛危宗社天子傾心日自如十萬北來猶未

悟潼關尚聽促哥舒

王琚

斥姪援祖沃君心正觀箴規器獨深私廟因循連糾

劾可嗟珧玷在珠琳

戴胄

持平遠繼張廷尉獻議嘗班魏鄭公誰謂尚書無術

沒身何媿謚為忠

戴至德

神翰飛英紀至賢謂如舟楫濟洪源倫名豈學劉仁
軌專向朝堂賣主恩

魏鄭公

東宮嘗吠非其主正觀終高獻納臣不獨齊桓忘射
帶太宗當日最知人

虞世南

太宗寵異號名臣五絕當年賜目新亡也重嗟文物
去石渠東觀謂無人

韋見素

入相年餘值狂寇獨隨車駕豈非忠究胡萌禍根荄
遠史筆如何罪及公

契苾何力

自稱烈士受唐恩寧死延陀不屈身莫陋將軍本著
種中朝似此幾何人

李光弼

閫外分憂屢積勳閒言幾欲變深恩十年三鎮勞方
面榮耀雙垔旌並在門

鄧景山

幷門雄鎮軍權重斂怨殘軀不足傷徧將贖身由納
馬賊人責畜自為殃

韋堅

力詭崔生得丁元体郡友重歌運潭聚斂一何多術雖
可鄙斐其死甚矣姦臣恣網羅

房琯

蜀途赴難忠雖固車戰亡師咎已深天子未歸京未
復不如何暇有琴心

崔渙

大臣許國當由道執政如何事佛法身附姦邪不知
禍邦誤報應感君心

楊綰

總政中書月未期郭崔奢侈遽中移代宗方嘆天亡
早用相斯人已後時

郭子儀

凌煙閣上中興後勳德光全屬令公魚鼂也知深用
力其如讒媢悟寢衰

蕭復

而排盧杞與言佞當沮劉公受旨私真相不知亡彼
相使客辭疾守閤司

柳潭

刑寬毀玉回天怒智料渝盟識虜情延賞見嚌終不愠陶〻誰似柳宜城

李揆

獻替初雖有可賢忌能遭貶是誰愆虜頭鼠目言何易重困江湖十五年

憶雙栟櫚

憶昔厚栽培婆娑異衆材青〻江外色往〻夢中來未得甘棠比寧隨弱柳裊春華穠勁質冷淡為誰開

送劉戟夫江陰獄掾

學老才優底裏精青衫金始掾江城高門積德功須倍三尺持平道可行聽決即能識吏俗名聲安用勢公卿相逢未幾還相去贈別非言豈慰情

石逕

磨琢成逕智不虛天然體理畫難如世珍未許論荊璞神迹當曾負洛書山澤秘奇西蜀遠星辰分氣比方餘堅守自得靈身計安用匪〻先余且

縣齋即事

作邑慙無術懷民賴有年訟簡滴不遲賓席太非賢奉養遲闌穩論求典冊全誰言非吏隱山水匝誠娛

壽德甫秀文至

孫〻山雨鎖春暉福邑蕭條客至稀憐子遠來求所益愧予無術慰爲依文章未易論高出行誼當須及庶幾幽闇羣書足游意聖賢雖邈欲誰歸

雨池荷花

雲翳前山雨脚長油然清氣動蓮塘花中潤色添來美葉上繁聲過去忙紅面渾羞泣珠淚翠盤嫩重瀉瓊漿蕭〻古縣無公事贏得澄神坐今床

金華按覆回止普淨

雨止山路滑肩舁進亦難官拘當勉力室處豈非安

淺澗流還急鳴禽意自寬未歸雖薄暮古寺且盤桓

登樓

邑落皆山水登樓遠目通從容民事外游息聖經中畫餅羞虛譽持衡尚至公此心難語俗聚袂把松風

雉邑之衙按獄

出野暴雨作遲晴方戒行溪山百里秀氣象一番清于役途雖遠社廣意自平民田況交隸足以慰予情

野塘白蓮

路轉方塘口塘蓮雲不如孤芳已難值秀色況非餘及鑿波平後飄香雨過初泥塗憂濺污頑鷺仗誰祛

石龍

隱〻蒼山壁蜿蜒此軀身物生多有象人附即爲神
頭角千年古威靈一境伸雖然難以詰立馬爲逡巡

還邑遇雨

一陣陰雨一雨來驅除煩暑洒塵埃山川固不爲迎
合宜是先知地主迴

聞國哀

欲及乾元節登假詔忽飜萬方鈞疾痛三紀被仁恩
氣象河山慘光華日月昏小臣忠未效飲泣望蒐龕

縣圃刈禾

林下圭田一畝餘春耕秋斂亦勤渠年豊獨喜能釣
衆月給誰咍薄助吾已愧拔萃賢曾相吏羞塵甑誦
萊蕪字民固合知民事稼穡艱難坐可周

答呂秀才

惻懺瞷急意雖少勢力錙銖豈自安吠畝君憂家計
迫風波我畏宦途難敝衣非不憐原憲塵甑其如類
范丹情禮甚勤無以謝愧將珉石報琅玕

答顧長道見寄

花溪前日還轅處惆悵高賢又阻陪山雨在雲方慘
淡野煙籠水正低徊别離輕似風飄絮遐想多於渴

望梅胸腹放勤豈無感果然緘寄好詩來

同邑薄揄畝堤柳乘興游保壽僧舍

揄置簿書看種柳等閑聯袂入雲岐山僧莫道昧迎
候戒華行〻不自知

過紫霄宮

先春曾宿紫霄宮今日重遊春正融誰道居官便跧
縮也能偷暇向忙中

遊壽山

塵纓薄領來鄰邑旋訪靈蹤到壽山乘閑一遊真未
易豈論身寄此中閑

下山復題二首

凝望群峯日已曛山僧更解說山情夕陽歸去心難
足未聽飛泉兩後聲

宛轉松蹊入五峯更臨危閣半晴空山花鳥語皆真
趣誰是韜光傲世翁

望方巖

路過方巖未及遊肩輿回首與難收野桃帶日還相
笑〻我山情不自由

宿靈巖

坐邑傳聞此巖好心疑好事張浮辭及來勝境窮遊

覽却悟前言有漏遺蝸石煙雲如障俗倚崖殿閣半乘光自嗟吏治多牽制祇作清虛一宿期

百丈巒巖入杳冥高低氣象本天成藤牆翠壁龍蛇動澗瀉斷崖風雨敲不許畫工為潤色應詩伯長餘情栖鴉亂墨題僧室車馬何時再此行

自靈巖回途中寄顏令

吏役誰嬰繞尋幽得二三穿雲雖古觀冐月宿靈巖乘興詩何擇孤遊語自緘寄言酬地主清賞可無慚

冐雨遊石室

陟磴苔痕滑穿巖雨脚收愛山鄰邑令來作雨中遊

雜人峯

石室前頭一片春天然形象附嶙峋山家況味無辰夕安用雜人賦此身

雨止

雨止單蹊步可通尋春天氣似迎逢山花有意飄行蓋野水無情照瘦容挈榼竟難成獨飲抽毫猶得當朋從逡巡且盡今朝興數闋歸來趁暮鍾

曉霽歸邑

夜枕輕寒睡思衰遲明方霽促歸來車徒雖患泥行蹇林麓還逢秀色迴山雨定非天意足溪雲應為主人開野花零亂春禽鬧此興何如鼓吹陪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四

錢塘韋先生文集詩目卷第五

律詩
別顏令
熟溪
村落
寄諸士子
離石室
離邑
聞詔士
和亭
和初寮
和顏令見寄二首
上守倅二首
衢梁試院二首
試士畢東歸
上劉工部二首
和朱尉見招
和顏令見寄
觀稻
寄長道

縣齋即事
答永康徐尉
後圃見招
和夏公餘
和朱伯英
和郡閣望雪
自郡還
和顏長道見寄
謝朱伯英
和顏長道寄三首

歸裳亭
次韻和顏令
伯晦生日
南康夜會
中秋夜飲
千峯榭二首
宿廣岩精閣
過法寧僧舍
題虎峯真師壁
檢覆雉啼源

寒雨夜會
呈范子鎮
勸元功飲
再和范同年
涵碧池
涵碧亭
瀑泉
雙石魚
傲亭
渼峯

擊甌
和示親老生日
和元夕
席間
回長道中論
和宿龍窟寺
寄長道
和見貽
送章郎中
送章仲咸
和趙府
翠樾堂
清明雨
西池
林沼春歸後
和首夏
觀瀑泉
再賦
遊普寧僧舍
和初夏雨中

飲伯英池館
送王漕
曉出按察
自和
偶作
記事
和新竹
和獨釣
送劉漕
雙蓮二首

和虔將代二首
將歸
致宣城體
呈孫東美
試罷
和內樂亭
和東美見寄
釣愛亭
內樂亭
凌翠閣四首

木芙蓉
國哀
離鄉
過千金
平望阻風
題叢翠軒
過孫楚材二首
早行
宿零壁驛
枕屏書

和黃彥文
岩齋晚起
寄陳安道二首
七夕
七夕寄安道
附郭熙鄰舟
送郭熙鄰
汴舟早行二首
延和引對
別熙鄰二首

無射橋
離泗上
避雨大明寺
和遊鼓山
申國口占
和遊南岩
答信臣
和南岩回
簡夫丈約遊
和遊申國二首

和送信臣
廬陵試士
中秋夜
贈別伯升 二首
觀靈芝口占
寄題三瑞堂
送章少卿
和舜金劍源
武夷記
寄孫世則
寄景升仲識
巴陵試因
洞庭秋 四首
寄示二子
洞庭即事 二首
君山
岳陽樓
曉起
閱金科
和朱伯英 二首

送潘鑄
送周廣之
安遠道中
金精岩
書朝陽岩觀壁
板石驛
和溪看月
登鬱孤臺
過贑石
天柱灘
九月八日離虔
離贑城
至萬安
和孫世則
行年
宿新淦驛
之虔
安福驛
喜晴
南昌鐵柱

寒食
潁川豹動
和劉阮
賞夭桃
感雨

錢塘韋先生文集詩目卷第五終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五

戲別顏令

趣取不違群地主趣晴唯且荷天公縣樓歸去勞東
望早就新篇寄好風

將及熟溪

東風吹散黑雲輕漸望吾疆野色青料得熟溪灘聲
急到時聊為駐軒聽

邨落

輕寒切切戰春陽村落人家處自遑老婦畫眉窺止
水疏兒曝背坐頹墻牛歸小徑蹄痕疊犬吠空山響

谷長夏賦未來秋賦了片時傻佚勝青梁

途中寄縣齋諸士子

泛發裘亭畫景舒法歌應哭食無魚靈岩恨不同真
賞且把新詩題子居

離石室

九十陽春興已酬登山穿谷盡清幽開田不是無多
讓故遣塵勞作勝遊

離邑寄顏長道

縣城不出已逾月出愛秀野浮青春前時枯株變深
翠對我意氣如欣欣肩舉漸入南康道溪山清曠交

吾郡簿書擬置圖可喜又況雅謳兼相親

聞詔士呈同僚朱伯英

聖神虞遺士衰俊思致身詔書一飛傳上下交欣忻
吾儕職山邑步局志未伸緬想風雲會廓然忘我勤

和亭

前賢重交際世俗競將迎用禮皆由正知和始可行
侯亭增舊（太上皇中興名）題榜易先名訓義非存逐還當鑒鄙
情

和伯英初齋

日出乾坤靜陰森草累句前溪散未減綠野秀如新

人意損痾病物心疑再春此情誰解賦先手屬東鄰

和顏令見寄

孤城四面揷群峯雲翳經旬雨氣雖自愧不才為縣
尹近來無事若山翁幾思羽翼飛騰去幸有英豪咫
尺中獨上高樓方引睇喜逢嘉句載清風
洸出郊原物象明積陰袪盡喜天晴東鄰長道詩新
寄增武溪山一倍清

權東陽既久求歸武川上守倅

章守

剸邑虛官偶承乏字民何術慰林林文翁化被雖無
事坐馬才慳雖不任樽俎弗踰宗祝計牛羊自守秉
田心傾歸山藪逃瘝曠養松寒儒荷賜深

洸倅

呈大州符氣勢豪敢辭承乏賦賢勞設施每恐無能
及曠責還憂不可逃捕鼠孰庸晞驥足解牛難任割
雞刀願令榜散歸閑邑更使澄心緣鮒高

鎖梁試院呈同事

秋風動林葉山國早寒輕較藝精神暇持杯語論清
力辭淹鎖院未用趁歸程留意如求寐終當不誤評

依前韻酬張屯田和詩

落筆况星綫麟言白璧蛀鄙辭幅可愧老格有餘清
擇士無精鑒糊名况舊程更煩為大句使我壯文評

試士畢同長道東歸

相將冒曉出郊原但值佳山即駐軒投午未行三十
里和詩已及半千言黃雲被野田禾熟白雪凝空溪
浪奔高曠襟懷共為樂此情難與俗人論

上睦州劉工部

政行荊楚百郡懷郤擁旌旄向此來自喜平生無枉
道豈論千里復淹才恩蘇疲瘵精神逸威懾姦憸胆
氣摧秋晚子陵溪上好樽罍風雅許誰陪

針 照定岐路而宜

桐廬古郡壓烏龍瀟洒佳名信不空傲世曾栖隱君
子謫官多爲鉅賢公連雲城郭殘秋外近水樓臺返
照中太守公餘登覽勝始知天意養其衷

和朱尉見招

作尉由來本仙局況能枝陳會脩明開懷自進人須
美治共雖嗟客不憎雨意初收天興快田工粹畢歲
豊登高吟大飲無蓋盜祇恐秋風苦不勝

和顏令見寄

別後經宵各到家別時歧路兩禁科相期卮酒重衍
日獨對秋林浪有花玫墨卻思同整其揮金猶記其

澄沙路言榜築如暮朝但張嗟離似海涯

觀稿

霜風卷葉度高樓上上蕭然對晚秋坐看野人收杞
杞相將畫室在田疇趁晴汲汲如防冦望歲區區已
見酬遺秉多忘殺笑去乃心歷亦皺輕裘

寄長道

詩筒寂寞過殘秋望斷前山暮靄收共簡猶思石宕
句連鑣悔失爛柯遊晴溪潋灔聲還細栖栖爲爭深閑
未休野興君與當不興不知今日在層樓

縣齋即事

槐當作幌

比來庭訟少拙令稱幽潜愛日開朝槐看雲捲書籬
澄神秉筆矜憐古檢書箴藏水清多樂溪山意自恬
船光巽耕豹若老念疚益驗足空思展牛刀敢謂淹
民心久雪信佐局美相爲笑傲言袪益廢酬韻閑嚴
囊錢如水之樽酒尚能添風箏新成緑池荷半露尖
共課懷坦坦母卿遠炎炎此興歡無厭逢人語必箝

永康徐尉次寄顏令詩韻見寄用以前韻酹荅

秋車爲別始中秋連見霜朝受景浮白慨馬期無少
暇癡應梅播有清遊故勤好句能相寄哦咏幽齋宜
便休此段情懷何所似月明更上庾公樓

和朱伯英後閣見招

愛君延客以清詩會我公庭趁訟稀春白到時須自
勉亂紅飛處是春歸

初夏公餘

公庭日無事民伍正農耕夏淺寒猶在雲濃雨易成
閤書存遠古詩酒有餘情徹吏居幽僻其誰謝近名

和朱伯英近送還示

嗟君連蹇從初仕愧我蕭條典一同莫爲塵勞便興
歎所逃無負即爲功

和太守鄭閣望羣山有雪

郊原霽後晚寒清殘雪籠山望處明畫道擬留因地
吟當知粉飾藉天成崑岡玉聚微雲斂滄海潮横返
照輕解賦偶誰詩格老賢侯登覽在層城
自郡還寄長道
故歲駕車城填然思不清歸來見春老何處慰詩情
頌我幾筝塞知君已帙盈社壇當未廢舊約可尋盟
和顔長道見寄
宛轉溪山邑落深春歸雲物易成陰窮穿别鳴遺新
子花謝前村失舊林自厭簿書為滞逐未應軒冕足
關心東郡幸有顔明府清曠襟懷且共吟

謝朱伯英遺詩
我華清懷善自將不須才與古人當往辰美槩無窮
盡險語高詞亦轉相吏隱未能雄援々詩情猶得對
皇々如君逸格誰忘美驥裹難用服箱
和顔長道寄三首
首夏
秀色蔘菉瑩清陰泛新竹園林足幽思陽々曲池曲
奚獨念春歸愛此未失燠
臨齋肆筆
簿領匝々豈悵情歷紛安得眼長青且布五柳先生

醉奚似清江使者靈臨政每慙非善治隨時尤愧
誰能與我同幽曠隴上耦耕還帶經
閲武川偶酬
桂還廢唱百餘篇草々編聯後或前語氣有時凌夜
月辭源何啻瀉春泉須知吏隱能遺俗不獨山棲解
樂天居指代期秋信逼封人莫厭屢馳牋
掃雲亭
蕪亭一掃晛陳菑松竹陰森翠竹環闕烟盡歐登曲
水横柯起斫望青山人歸眈酖醇風在我近圖書白
日閑樗散自知成獨樂慚無善政及民間

次韻和顔令見寄
再來東白日無休剸割唯憂或滞留滿眼煙塵真可
厭幸而漂碧見清秋
伯聽郎中生日
瑞氣氤々晉斗牛當時始慶在南州太平勢盛高賢
出造物功成萬物秋侯國幾年凝璪冕相門今日足
風流祝公壽與靈椿等屢得賀中畫壯猶
中秋南康夜會得天字
宿陰初卷盡萬狀正蕭然夜色兼秋半人情愛月圓
旅中灑濁酒露坐幕青天佳節還相遇陽々憶去年

假道南康長道語今夕中秋正故藏裝并書樂
時也遂留以夜飲半和所示詩
月華秉穎氣人競比宵明舊會嗟經嵗脩途為蝦程
凉飄襟袖爽秋入凭絃清莫詔紅裙飲新詩亦間成
睦州千峯榭二首
千峯圍繞自蒼然古榭淒凉不記年披索舊名違雅
尚主張佳境有豪篇坐凌翠靄犀巖隔眼入清秋萬
狀全蘇療不唯興此地當知民為盡陶甄
層基突兀倚晴空碧嶂回環勢複重秀時有時侵畫
隼卷煙盡日臥爲龍巖公雖近增幽槩方更詩存得

舊蹤賢守葺遺跡衆好攻閑把酒看千峯
宿廣嚴精閣
久爲簿領療登臨一宿禪扃萬慮沉半夜松聲驚
枕晨書幡起故園心
通法寺僧舍
積陰卷盡見朝陽更入雲林古道場踈牘襟懷終久
在暫離簿領已清狂
題虎峯真師壁
虎踞山形路屈盤烱雲過盡到禪關老僧得地真安
穩不向人間趂往還

檢覆雞啼源還虎峯
到此崎嶇力已疲肩舁兩去更乘危始知不及閑人
好避險從安任所之
寒雨夜會得歌字
住客來相過銜杯語論和夜寒蕭雨甚酒色向人多
波燭搖紅蔓風帷動翠被漏殺催舉白落溜混繳歌
朋契談閑合詩鋒闘裏磨十年方一笑不醉奈情何
呈范子鎮同年
白日當時共得仙清樽未斟且留連閒閱益部君今
去後會輊論又幾年

昔時同閈合同郡氣義相懽此最親莫向酒杯成偃
勸元功飲
蹇辭來詩格合清新
再和范同年得廳字
人生難計擬并合若漂萍稀闊同年會蕭條古縣廳
冒寒欺雨勢卜夜記雞靈漏轉歌聲促風餘燭燼零
重上樽愁比海客量過滄溟頓且留車馬離絃未可聽
涵碧池
原泉有本養淵渟更似端人見底清竹色山光朝暮
在當知涵碧不虛名

涵碧亭

座隅平地是雲山爽氣無窮六月寒夢得祇知闌未善不知餘畫不能宇

瀑泉

堂上一道出山腰色似垂練響似潮何必枕流聞洗耳坐觀已覺俗塵消

雙石魚

誰磨紫石作雙魚繞以清流泛酒觚祇使幽人添醉逸山林未快憶江湖

傲亭

嵬然危（太上皇帝御名）冠山巔以傲名亭傲可賢不與世人論是否誰能未此臥雲煙

雙峰

我愛雙峰若[illegible]翠傲宗極定應天意成真緊磊落相依道不孤

擊甌

簫鼓厭喧㖶甌聲可薦杯鳴柯秋獵駿餅佩晚朝迴把注雖為助歡陶別有胚王鐵敲擊鏡驚起玉山頽

和朱尉示親老生日

臘殘朝夕是新春秀入溪山碧萬尋白髮親逢蓬矢慶綠衣人奉玉杯深風廻遠砌絃簧宛日上簾旌拂拜森敢謂小官無足嘆盡嗟菽水亦甘任

和朱伯英元夕

燃燈結綵學春山佳節還逢邑事閑僚佐相從真我侶庭歡共樂在其間月中風味當無比醉裏塵勞似不關祇以清遊期滿盡明朝應悔主才慳

庵開和向闕之元夜

今節伸眉且自寬與民同樂是民官宴酣豈為殘更促掛无何妨萬日觀舞袖飄飄夜月燈山鬧鬧殘春寒孤城誰謂蕭疎甚無愧逢人郎可懽

無愧達人即可歡　月華瑩澈看春夕氏氣融和卻暮寒招拔饑荒成曲會扶擕老稚任環觀邑僚他日逢今日往往應能話舊官

回長道中論

紛吾子文章有本根此說獨能通正專門剖開先聖難明旨蓋叔枸偶脫才何足議但憑餘焰發其昏

和長道候使者宿龍窟寺見寄

幽寺傍　昂藏頂翠螺縣尹候迎車輿

田叱觀　灘間水黑應龍臥松表風清獨

鶴過　我蕭齋倚柱祇長歌

長道將罷邑借前韻以寄

山　對春風把酒蝶況是安眠罷訟
少何　懷多眼看野色煙雲秀指數爪期日
月過閒說　將解邱追攀無計且酣歌

和見贈

拘攣山邑四　滯徒嗟薄宦身憶昨同時來視
事美君先我作閒　心雖記多佳議寒齒還憂失
舊鄒安得追攀如素約紬纊銜尾倚江濱

送韋郎中赴闕

治已成還臺崇望本崢嶸朝廷不許淹賢
借守情曉日旌旗動行色春風茄鼓作
關城兩道祇恐朱轓欲迟征
孰可儔弟兄麾節占三州夜眠救盡方為
還豈自由仁似周侯小棠在清懷漢守大
應靜夜叟溪月遠挂公心未得休

探得海棠送章仲成

高低海棠枝交結離人思離披海棠花爛熳離人醉
醉來離思輕看花　有情一片隨春風悠々逐君行

和長道交道驛見招同遊府

北出城閒　明待驅款段赴君行歸時点碳偕吟
醉寄語　落英

同長道遊惠僧翠樾堂

單々紫宇　城阿車馬知名始見過塵容莫嫌春餘
淺牢籠不　翠陰多玩心爽縈真偏得袪迹空山去
幾何今日　、祇帶暫將塵襟就消磨

清明雨

陰雲散漫與山平草暗花昏匝古城定是天心慈遊
放故將雨脚鎖清明誰知靜國無窮趣獨有幽禽不
鳴況値清明歸去客共樽談笑有餘情

四月一日雨池作

荷葉大如錢松全無功又一年六月京塵傳流
蛙池上更遲延

林沼春歸後

春歸後幽芳日益添芭蕉翠羽扇蘆笋碧牙籤
龍夷遲微波蕩曲層主人山野性杖屨此無猒

和朱尉首夏偶書見寄

蹭蹬爪期失山城獨滯留馳驅更萬態寒暑過三周
底衰孫前國跟崖懶外倚僅能違吐茹豈謂足湯秋
所幸偷安佚茲心在討求關方事隙園落見春休秀

色狐花載晴光蘸葉浮池魚行有隊林鳥語多差蘆
笋青鞵　丁香翠幄稠藏身昤野蔬芳角笑嫣牛進
擁芭蕉扇墻披薜荔裘清風如遠俗危坐自忘憂目
極山兼水雲飛越與甌官曹雖鞅掌壁興易牽鉤舷
絶侵疆訟閣無覆刺投優閑為佐局邂逅得吾流酒
濤猶思共詩成罔不酬肺悽非異致議論挺相矛受
代何辭晚謀惟且自由他時遂睽阻徒爾念㒸游

遊金柱觀瀑泉

源高雲表許誰窮飛出岩泉百丈雄豈是山神作靈
恠解將煙雨變晴空

和伯英再賦

隱惟少人知非是山僧别有机漏泄一朝遑地
終不似前稀

同朱尉遊普寧僧舍

匝日事出南城來扣禪關萬慮平強作優閑羞恣
成清淡愛梅生棊敲王局林鶯竟詩落苔賤山
子
兒鶯却說去年逢此約老僧應解管宮鶯

和初夏雨中

撤然春去決旬餘積雨乘陰氣節珠曠野石泉飛白
練瀍庭簷溜激明珠滴因寒晚群情病麥俟晴收萬

室須空解登樓何雲色愛民拙令愧偷儒

端午雨攸伯英池館

山城重午遣陰晦謝氏池亭亦自堪野色映來歌舞
好炎威消去酒觴甘手中蒲扇隨衣泛頭上榴花帶
雨參且盡主人留客興明年誰北復誰南

送王學士赴京東漕

重寄屏名卿除書拜寵榮山東移使節天上動星明
經畫幾三載思威盡列城詢求皆疾苦謀入自豈盈
酬恩略無取焦心惆未宏孟陽冤已愧劉晏寒還輕
報國勿謀壯紓民術學精休風鼓群吏高論滿諸生

身干遊雞排羣傳聲褒功形聖詔易地近王京
將新命遠車見衆誠拳拳思遠託冉冉卻修程
旌旗活雲徹鼓吹清山川開爽氣草木有餘情
行健速疑促吟衣思欲傾越吳鈞慕戀齊魯樂奔迎
萬里宜材力中朝倚辨营金諧猶有待興議豈能平
器尚虛無濟謀終贊仰成宸衷方外籍安可憶登瀛

曉出候按察

未曉驅車出炎蒸畏日高蒼茫侵霧氣隱約聽雞號
流滯還尸祿奔馳敢嘆勞苦吟隨處有未始發陶陶

自和

將旦雲天修前晦使旆高田翁持火走山鳥向人號
自哂折腰火誰憐質尊勞鮮從歸去樂空愧不如陶

偶作

紗巾踈爽葛衣寛簿領無多笑傲閑黃卷仰持眠晝
榻白雲斜斂見晴山風荷瀉露池聲徹煙柳藏蟬野
趣閑日月淹留非不幸扶車休嘆未西還

予莅製濟民藥朱尉事雖常平衆因以記

大日失〻五月天邑中分事力相宇君當庚廩司平
糶我近方書輯聚丹共議朝廷欲為惠豈國居亟自
偷安誰言忠誼涌謀大未合謀時且略宜

和新竹

根本堅深豈費培龍蛇皖盡見天材斜穿似愛幽人
到跡列還容小徑開涼月驟添新影密清風不減舊
枝來歲窮自有凌霜節寧比秋衰惡草萊

和獨釣

蒼蔭披綠髮白水照朱顏擲餌淵停處牽釣蕩漾閒
点知魚吻沫肯學雀銜環且欲貪清曠消磨永日閑
古人多隱釣意不在微求稽海曾垂犗磻溪舊直鉤
聲名當日晦德業後來收莫笑臨流者持竿迹更幽

送劉睦州移京西漕

賢傑恬榮進朝廷勝舊材優閒暇為郡按臬獲行臺
憶昨巡荊北于時會歲荒轉輸憂國計假易緩民財
吏議烏紛避邦條不可裁謫遷知咎戾忠信即基胎
解印離江浒分麾泝浙洄列城遺厚愛千里沛餘才
大玉堅難變霜松翠弗摧壯行心所勇膠祿素甞咍
履道期終固謀身絶外猜子文忘慍色嚴助樂歸來
撫俗專求瘼提綱獨整頽察幽窮蒂芥屏惡自渠魁
犴獄春多草賓階雨不苔溪山圍几席風月倚樽罍
逸興清吟苦絃高雅曲哀黃堂成臥治青律再飛灰
況味安符竹智襟傲兩槐桐履聲續速棄陛寵光催

近郡勞經畫無負藉瑋瑰使旌睨夭矯宸詔鳳翹翹
肅〻途將戒元〻慕若孩車攀朝柂軸舟通夜張桅
敘命恭難益封章懇以推謙廉儀組綬貪冒愧駑駘
京輔非輕寄天衷未易迴功名當盛獲蘊蓄豈空培
輿論斯皆愜高樓頗更恢壯猷那久抑早晚詠良哉

雙蓮二首

池閣鄉鮮紅特爾不雷同共本青附瘦駢頭秀色充
湘娥心並恨江女珮還空忍負流觴落虛教逐暮風
臨流皆獨媚同蒂忽相親擢秀材宜合飄香勢自鈞
雖慙兩岐瑞已掩百花春定是憐濡滯殷勤悅主人

和朱伯英以詩慶將代

非材安敢嗟淹留吏外尤忻共雅游欲代雖知歸去
樂相看還動鮮攜愁襟期宜逐夾球度談笑應隨籌
領休來歲黃花何處好悵思把琖對霜秋

再和

匝匝邑落四逢秋敢說歸期占上游似得葵丘瓜代
信如銷都護玉關愁琴彈夜月聲還变詩寫溪山興
未休幸有壟池且同醉別離到後更何由

將歸

代期漸可數光陰棹歘歸時秋已深蘿蔔正肥元亮

眼江鱸還動季鷹心迎新送故人徒瘦興利除殘我
不任唯有溪山不辜爾未嘗曠日廢清吟

致謝宣城醴呈同事

秋風鼓長松聲來何颯颯衆鳥相與還山椒落景收
更冗得所際笑傲偕優游雖無杯中物亦足忘余憂

呈孫東美駐州試院

露氣侵簾幕蕭然夜已分括囊停秋藝倚机重論文
邂逅成相際從容慰所聞溪船行客去回首只秋雲

試罷

杳杳終袍去寥寥鎖院中雲收晴野曠潮卷夜江空

雖盡文章藝終輸議論公敢辭淹旦暮歸望尚羈籠

和東美示內樂亭詩

養恬真有得逐俗固無心月沼秋如鑑風松夜當琴
公餘偏坐晚客至不咲令張我名亭意想君寄好音

和東美見寄

子陵溪上各危檣心逐君歸到故鄉回首蒼茫空嶺
望風山縈繞似羊腸許文酷愛胥襟遠坐邑還憂事
業荒忽得新篇開鄙塞甚于灘水決沙囊

釣臺亭

籌領文雄每競辰退思當亦在吾民抑扶為術如偏

取字養存心固均杖履數來消逕蘚荃秋久閒聚梁
塵天公豈復遺疎拙風月隨時不負人

內樂亭

誰謂茲亭淺得名寥寥氣象副深誠地饒松竹千年
色天與雲山四合清晴節固當為傲吏子真元不勢
名鄉伊余竊慕恬然樂肯以紛華戢性情

凌翠閣

凌翠閣翠光寒不落公事餘閑日日來眉前好鳥無
驚作

凌翠閣突兀撑寥廓湍眼蒼煙萬人春忍費十分金

鑒落

凌翠閣四面佳欄箔千里無雲看月明何必庾家樓

上樂

凌翠閣山繞如城郭風味都伴陶令居所慙猶被青

綸縛

木芙蓉詞

木芙蓉墻頭淺淺紅秋林枝葉十九空獨此誰屈當
秋風秋風無意開俗眼俗眼不開須在傍接蘺斜歌
易娥重滿篸何卹驚兒童豈必黃金為雞羣白玉雞

國哀

天地有大故朝廷此訃來五年再罹若臣民若為哀
鉅賢荷遺託夢澤滂九垓衣冠又新命收淚心悠哉

離鄉

不走京塵已十年治任西去興悠然功名欲立非人
致才宦未伸還自憐路柳得春多意思野禽抛水共
連翩孤舟獨載無人語唯把空書玫聖賢

過千金懷陸明叔許顧道

記得當年泛小舟相將隨計冒殘秋故人笑語無緣
合今日煙波獨此由老木戰風春尚淺斷雲籠日兩
方收自惟我革襟期在碌碌誰甘使白頭

平望阻風

大風噓空聲烈烈小舸逆牽饒鼓舞交臂擁鼻坐其
中無慕娩然雖以別利名無繩人自縈山林無局人
自絕區區冷宦何足頼奔走勤勞可嗟咄

題周開祖叢翠軒

所居知所向種竹接前櫚翠色無時減清風引日添
蕭踈共談麈輝映祇書籤碌碌夏畦病輸君此養恬

汴上遇孫楚材

春陰蔽日多飄風二月凜冽猶窮冬馭夫凌兢踏泥
凍旅況索莫慎心胸淑人邂逅獲交馬語言泱洽欲

相從夜投孤驛共清飲安得復訴瑠璃鍾

再和所酬

蓑弘臧跡已綿久誰于二月爲隆冬相逢詩酒得賢
侶遥使夫煩生吾胸飲酣真起不可懷詩狂險韻皆
能從寂動斷句復叩激自喜牙琴還遇鍾

早行

曉雞三唱已戒馭復長郊殘雪籠河岸初陽射柳梢
野人猶閉戶宿爲式依栗而我何為者遑遑足自朝

宿零壁驛

凌寒動春夕霞被益重袍鄉夢驚還遠征途久覺勞

破窓留月影古木任風號閒我無兵餓剛腸獨佩力

予枕屏書叔夜養生論而孫楚材觀之有詩相示遂次來韻以荅

枕外霜屏手自書數千徽指慰焦枯秉時豈羨鵬飛海悖理須識馬手閒治氣養心予所慕長生久視古非無喜君與我同嗜好免蠹當終學戶樞

和黃秀文示詩

執經今日再相從快若鴻毛翼疾風持己已憐仍舊好力文還喜後來充平睽安肯容茅塞美玉寧辭以石礱願我空空當考擊愧無術學似何柬

岩齋曉起

曉起郊原穿清風盥櫛傍松杉法徽露岩頂泛初陽磐鬅山禽語飄零古殿香携書窩眯拙三伏亿寒凉

寄陳安道

同年同第復同門計治同為待次人一紀清時共濡滯兩身孤宦各艱辛不要鍾鼎須耕道未遂山林為食貧吾黨襟期當自信且隨天意養輪囷

又和所示

布鼓微徽強自信兩囍響荅語驚人連城自我忻慷寶八字憑誰歎受辛豈為儀來輕有動但能恬守即安貧相期厚養忘多欲莫似豚蹄祝滿囷

七夕

此夕流傳久不磨相逢稱酒且酣歌竿垂阮服終成强腹曬隆書顧幾何漫道銀潢能限隔未聞河鼓畏風波樓閒安用穿針乞世上紛紛巧已多

七夕寄安道

去年此夕我拘官君挾魚軒到此安自爾分馳數千里豈圖今日一交懽風萍離合光陰速月桂交遊契分宇不剖玉壺終未已待將河漢夜深看

附郭照鄰舟還鄉一首

國門廻首氣葱葱拜了君恩去意濃故里華舟幸同載都邦嘉士喜相從高談決洽情無吟新句縱橫筆有鋒往往旁人多羨慕主人況是郭林宗

送郭照鄰赴南雄簽幕

浚汴縈廻截迸流綠榆踈薄弄殘秋蘭舟去指三千里梅嶺前頭第一州幕府久須賢者畫朝廷最重遠民憂近來選擢多超邁竚聽君才不次酬

汴舟早行二首

隱約短窓明嘔啞兩櫓聲曉寒衾外覺鄉夢枕中驚心喜親闈近身從宦路輕男兒猶未蓋安可嘆虛生

客足豈無處浮名浪自奪通宵不安寢滿水正鳴船
旅況情何賴家音迹未傳浚晨飛棹急聊以慰遷延

延和引對

昔年使殿拜恩光今日重來惓肺腸蝸陛栽昭新侍
從龍顏如仰舊君王星霜一紀違巡過膏澤三朝次
第當埃壒尚能裨泰嶽豈無忠諠報明昌

至泗卽天長獨歸叙別照鄰

長淮十月北風高判袂臨津首屢搔草草旅裝方攪
憾勤勤別酒更持螯扁舟君去良多況間道予歸豈
憚勞行矣徐杭期會在早來江上看寒濤

再回前韻

畫船東下櫓聲高悶見旁舟望玉璫張翰歸心鱸滿
箸畢公狂興蟹度螯朝飡飯飣唯論飽夜語詼諧豈
厭勞乍聚乍離當不恠夫君多可似山濤

無腳橋汴上

栒鑿關連壯橫空不可搖激波無罅齒跨岸只虹腰
政制千年取傾舟衆患消乘輿濟人者為惠固相遼

離泗上

曉霧鎖長淮初陽欵未開遶舟行險滑紆竹勢遲徊
迴野蒼茫合嚴風浩蕩來歸耕如有地勞苦曷為哉

遊兩大明寺

去時驟雨忽蕭風敬馬曾留此寺中今日來歸復如
此始知事有偶然同

和蔚夫遊鼓山

氣肅乾坤萬物秋久違真緊喜重遊高閑况奉桂冠
樂曠逸斷非饑履流狂飲何羞吹帽落時鮮豈必置
舩頭鵬持鶵集逍遙等醉眼冥冥百事休

申闕席上口占

凉秋池館蒸開宴席紫驊主與賓白日神仙分兩
勝青雲兄弟占三人東籬瀟洒黃花好北海風流綠
酒醇牧轄更須防喚坐夜深共醉月精神

和李信臣遊南岩

秋雲皆皆領秋岩恠木森森蔭碧潭遊騎去時平壁
晩老僧迎處消衣氣何人自埋臨泓水近古遺禪碱
石龕我憶昔年曾此醉却嗟今日綴陪參

答信臣遺詩以共南岩約

閑裏紫仍不自由馳心空想碧岩秋連鑣獨違朱歸
驗醒酒還尋綠蟻浮嗟我數年遺覽歷屬君一尺更
遲留定知清興難窮盡莫使輕迴訪戴舟

和南岩迴

心舒還愛日境勝欲忘歸茶戰弱一水棊兵尚十國
秋山終易冷暮坐只添衣上馬迴首數霜逕蜂蓋飛

簡夫丈約遊南岩時以婦翁室會逐渝爽依韻

和其來篇

巨源常少悔第五豈無私酒食先為困溪山輒負期
七年思舊賞隔日誦新詩康樂清遊在隨軒別有時

和信臣遊簡夫太丞申園

洞門流水地仙家奇祿歸來熱曉霞不比鍾山多怨
語未饒金谷足名花風絃靜舞千齡鶴夜枕閑聽一
部蛙此樂人間無覓處只應天畔有靈槎

又和

一門清訓黃金賤三葉榮名綵毬題揭雀語言先世
得荀龍角後來齊聯姻君喜重交好高門予慚早獨
躋試聽野人歌盛事滿床牙笏當公圭

和簡夫送信臣同年次韵

龍鳳當年共力攀參辰異迹十年間相逢邂逅身為
客敘別躊躇色動顏北冀馬羣先駿逸南山豹隱舊
文班而今百里還淹止行聽佳聲似魯山

廬陵待試士呈伯升郎中

重門晝鎖碧梧陰秋氣凌虛日向深耳目楚清抛吏
局情懷終樂近書林安排一月拘攣計酬酢千人進
取心來答試期饒暇逸倚樽尤喜聽高吟

中秋夜

人間此節號佳辰鎖宿文場意自伸兩腳涵開秋氣
象雲頭放出月精神坐無紅袖何妨樂或有芳醪不
計巡數句願歌今夕事主人才力似陽春

贈別伯升

士林佳譽久飛揚脫迹初筵本異常盡道清朝隱方
朔不知白髮困馮唐古今議論千端勝南北風情萬
里長乍會乍離勞夢向薛江樓上獨相望

又和來篇

貢劍將軍意渺渺日夕失涼亦未嘗幾聽秋聲譽高
妙屢乘月色坐中唐雲牋寫句慚非敵玉麈揮談服
所長款段匪朝歸冷僻未知何以慰鄉望

陪吉守芝浮元觀靈芝席上口占

廬陵盛事照明昌浩蕩西風八月涼賓履共隨紅旆
去仙宮新報紫芝芳成非雨露無窮感出近星辰別
有祥誰謂古書難畫信眼看珍異答龔黃

寄題吉州三瑞堂

珍祥疊疊遶廬陵芝秀蓮凌瑞露清天意獨偏三物

應人心肴慶一堂成壁開篇詠辭多實席上揮毫勢自榮早晚璽書褒治行潁川遺美爲銷聲

送章少卿赴闕

老成風迹藹中朝威惠南邉久已勞三節召歸方汲汲列城陳恋尚嗷〻郊原雨止車塵少霄漢雲空旆影高太上定嗟相見晚行聞秋覲拜恩褒

和龔澤同辨金劍源

兩源溪水弄清音百丈山峯削翠琳不顧衣冠當赤日共看沙礫辨黄金自緣世態嬈貪利豈是吾儕枉用心却憶去年并會樂相逢又得叙離襟

劉仲誠以武夷記見借

自從見借武夷編每一開編思渺然使我胸懷厭塵滓羨君家世樂神仙縵亭曾會千餘客石洞元居十六天何日訪靈尋翠壁待將名字誤彫鐫

寄上高宰孫世則

鄉閭遊處景醇全忽〻光陰二十年官局舊嗟蹤迹遠封人今喜信音傳才驅繁劇君應易事奪清閑我獨然畏簡未能成會合且持詩句偶奉〻

道中寄景升仲誠二同官

兩道幾千里殘炎七月天驟因念滯匹馬重遷延夜宿荆榛際朝行虎豹前嘯思竹軒好摭事忝神仙

巴陵訊因所居附岳陽樓前

嬃廟晝鎖夜傳呼訊鞠勞心迹也拘祇有清虛懶懷抱開軒卽是洞庭湖

洞庭湖上岳陽樓舊走聲名徧九州今日偶來猶吏事幸當風月近中秋

洞庭秋四首

洞庭秋旦好餘露尚濛山日色一竿際波光萬頃間宿鷹鳴櫓去夜網得魚還佳趣知多少濡毫恨思慳

洞庭秋晝永氣象坐中分浩蕩三江水蒼茫萬里雲

君山壓波面民舍倚城根自昔看圖畫今焉過所聞

洞庭秋暮暮日映透滄溟雲氣天涯赤峯巒水上青歸舟來隱〻夕鳥去冥〻鼓瑟音何在空聞帝子靈

洞庭秋夕爽皎月瑩長空灝氣重湖接清光四望通樓開雲母扇人在水晶宮勝絕無窮景蕭條萬古同

寄示二小子

學自辛勤富名從曠怠休凝牖廻爾意扞格慰吾憂厥利難須諸都光宜用倫當知漢唐世家緒有公侯

洞庭即事

日車閃〻下山椒風陣蕭〻掠柳條湖上晚秋天氣

與樓閒極目客魂銷湘妃哀怨瑪難聽楚屈英靈何處招竊祿無田歸未得浪吟當此愧瀕樵

浪頭捲白去無根山面鋪青一色勻氣象清雄無處比情懷蹈此中仲歌免釣擬唯堪望倉猝商帆不用嗔顧我遠來非自任也知虛衛為官身

君山

洞庭波上崒高峰翠色難將別岫同真籍從來標福地大鈞于此費神功蛟龍起怒深〻避星月流光面〻通塵迹未緣乘興往探掌迴首正秋風

岳陽樓

岳陽樓句舊空傳今日登臨一慨然不是洪鈞有偏黨豈容勝概獨完全山川形勢三千里基太上皇帝御名聲華五百年襟帶西南太平世收羅風月賜私權

曉起

落日光微暝靄收一軒蕭洒旅懷幽湘君山外波濤曉瘴子城邊草木秋俗吏區〻情易倦古人微〻志空求且希月廩從官給仰事孤親絜膳羞

聞金科

得情猶勿喜聖訓所宜欽取正存三尺持平在一心旋文惟密麗罪莫求深豈必于虞筆源流定可尋

和宋伯英新州詩見寄二首

武川當日一分襟會合無期向武林從此參辰不相比由來歲月漸加深書郵遠道煩新寄詩社前盟約再尋何以報君雙白璧南樓高處獨縈心

吏冗拘人好思慳憐君遠〻發春須梅花嶺外題詩寄萍實江邊繼韻還數幅瑤緘遙遠去寸誠都寫到雞聞幡思舊日賡酬樂鼓課當時更有頹

送潘鑄還侍下

四見霜花始解官綵衣還侍肯盤桓胸中事業仍加益道裏經書不廢看立馬仙山風惻〻移舟秀水露帆寒銓衡論奏恩輝近早寄佳聲遺我懽

送周應之令桂陽

猶餘殘雪擁山椒已見新春上柳條引領不能成面別寄詩空欲減魂消爲言民社還官重莫嘆湖湘去路遙早向縣廷舒所學如君風迹定翱〻

安遠道中

曉寒亂水踏歌危曉度空山瘴霧飛今日戒途甘險阻古來謀事重依違行詢野叟觀其俗靜究州圖記所非走偏封疆波定議黃花時節合東歸

金精岩

回岩萬仞透青暝造化功偏鍛鑿精自是神仙棲福
地宜因設作誘愚兵金牀舊迹知何在石鼓遺歌健
可評塵洪變來心已悟靈槎千古為蒼生

遊金精廻書朝陽岩觀壁

秋入群峯氣象清朝陽才過到金精勝遊却向塵勞
得此日情懷慰此行

板石驛

童山皆戴石淺水屢縈村路接猿猱險雲兼瘴霧昏
披榛投舍館藉草展行樽吏役身無定天涯一斷魂

中秋午夜和溪看月

去歲中秋別岳陽洞庭湖外望清光今年冉冉仍行
役此日蕭蕭復異鄉林葉泛輝兼玉露水波摇影接
銀潢出船聊踞胡床坐遠負高樓列酒觴

登鬱孤臺

匿匿倦登傍旋旋棲上名臺滿思迷章水背流餘派
合崆山前隱獨峯高萬家井落饒埃絶千里峡吟氣
象豪一見荆川勝使印況將佳趣慰塵勞
去年秋宿洞庭湖今日登臨在鬱孤兩處風流皆勝
絶一身奔走亦崎嶇光摇二水看雲断翠沾千山受
日晡吏役不容清興足放船回首望城隅

過顴石

乘危趁疾因輕身却羨操舟妙入神石鎛安船石頸
立漁人謾笑往來人

天柱灘

容容贑灘三百里此灘崛起最峥嶸中原柱石知名
少安用江心盤得名

九月八日離虔

明日重陽日章江獨放船豈無時節興因有簡書牽
殘暑猶争路餘雷忽霈然語射晴氣爽虛負菊花天

九月八日薄晚離贑城十餘里而雷雨作遂倚

舟以宿九日曉行又十餘里而逆風暴甚乃
泊于白鵲灘側虔之史君相留不可屢以函
行見譴今日會宿席間當語及滿席以為笑
矣因書以自戲云

佳辰未可喜久客去難論為憶東籬菊因辭北海罇
逆風吹急浪單舸泊孤邨緬想茱萸會盧胡有後言

至萬安

西風蕭瑟作秋聲遠客歸心信水程變石尖尖變驚
立一灘渺渺一舟行酒杯無侶難成飲詩句非奇謾
寫情晚泊沙頭從杖屨故鄉何在眼空明

和孫世則著作新年見寄

不奉清塵一紀餘相期情分愈于初數篇秀句鋒讙敲累幅華牋手自書芸省聯曹雖喜共萍江製邑獨懸殊如君才術當超卓安見飛黃困守閭

剸繁芟弊力無餘行學存心質厥初來華方驗罷訟牒解頗忽得故人書分祿周久情還密領邑雖鄰迹也疏安得同時俱代去相從山水樂吾閭

行年

行年四十志方剛一仕蹉跎兩鬢蒼道在忽穢施設地心恬寧感利名場本無猷諂為私計只有詩書可自強努力終非素餐輩未堪回首賴滄浪

宿新樂驛

去秋村北宿僧床今夕村南寓驛堂官僕頻語遲熟野人應笑往來忙敝裘不耐春寒甚老馬猶堪山路長獨酌獨詩還獨寐此中清況亦難忘

之處推動道遠兩甚念從隸之勞

山雨淋頭急洞泥沒斷深從騶爾何辜行役我甘心擲鞍憂難趁分裝恐不任蘇樵復梯過寒氣少相侵

安福驛

作邑多難邑去家如去鄉三年三過驛一別一迴腸治績安能勝征途迥倦當何時腰解印長嘯入餘杭

喜晴

今年未見日指數兩經旬清旦初開霽元功始布新溪流徐變綠林鵲便知春吏役方長道油雲莫更嗔

南昌鐵柱

南昌昔謂水浮州鐵柱持〻事更幽天地有靈勞一鑄蛟螭無穴解群憂擅牙露處幾三尺撑鐵徒然賭萬斗人頻誰賜恩力大此功何況禹功優

寒食

春來二十日寒氣尚稜〻萬甲殊未拆新雷稜已曾山禽鳴瑟縮道馬足凌兢節候無驚異江南舊所稱

贛川驛勸呈同事鄧宰德夫

二月春寒倍覺深漫扉晝鎖栢庭陰修途遠至勞雖甚邂逅相親喜不任窮獄須繁難用智哀矜當亦共存心累因未引猶紆暇漏酒那辭細〻斟

次韻和同時到院

各沿臺檄會平番萍水金谿隔萬山兩處相期伏官驛一時交際到江關如何遠趾符同甚豈是誠心胎合開寓館牽仍毋易視因情未得莫優閑

鎖院深寂天桃獨芳有可憐之色為詩要德夫

共賦以賞之

靜院深扃霽雨新小桃牆側弄精神只知春色歸吾眼不悟他卿寄此身露妖韶真自得烟脂濃淡屬誰与共將短句酬幽艷奚獨東風是主人

二月十六日感雨示同事

燭爐遺朝几爐烟出書籤時春驚一半山雨悵相兼吏局如巢寄家晋以鵲占敲思遊觀樂同患滯囚淹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五

錢塘韋先生文集詩目卷第六

呈德夫
雅院有感
惜春
次韻社日
復假前韻即事 二首
上巳日臨東湖 二首
感春 二首
春抄書懷
次韻和鄧德夫
棠荆花
寄真州
荆林道中
再用前韻和孫正甫
膠水道中
再用前韻謝和詩
九月十八夜宿萊州海廟夜分登亭望月觀海
呈伯溫舍人
出東萊城示海傍觀者
再和孫正甫喜字韻

黃縣遇雪
將至登州
閱潮
和顔長道
登蓬萊閣
和孫正甫二首
路疑二首
遊齊州靈巖四首
再和顔長道
小雪後牡丹

州宅牡丹
寄橙
按水旱
潘俘回郡
和芍藥十韻
暑雨言懷
和九日三首
和芍藥
和遊琅山二首
和寄芋
聽賓山人琴
和孫守琅山
和六月十二日夜月
送淞牒淮東
和通甫寄贈二首
和通甫先寄
和登慶和閣
和寄孫太守
和陳貼港道中
寄孫叔康
華先生集 卷六目 二
寄鄧舍人二首
廷評廢書
宿東禪
題郡事
和中春即事
暮春書懷
和晚春雨霽
和落花
和木香花
和牡丹

和雙頭牡丹
和祈福
和書懷
和晚晴書事
和探梅
和觀雪
和叔康席上
哭路長吉
和頤齋書事
和清和堂

中夏偶成
和凌霄花
和餘慶道中
和中秋寄二首
謝惠茶
寄橘柚
送王聖逵
賦催妝
和叔康荅梔
和上元
和雪二首
長春軒
叔康下車
別叔康
荅叔康送蒲
京口別叔康
以事不得赴和甫召
蘇山酒
和渚倅遊琅山三首
和行海門

和晚景
謝文蘇方氣術圖
首夏書懷五首
孫世則送別
介亭
憶梅花
叢山堂
招弈棊
遊溪北竹園
詠雪

月夜見簡
迎郊敲口占
明月庵
閑步城上
和夜登東閣
辭勸飲
送琅邪山聯句
和會峯亭
御札改元豐口號 二首
幽谷回口占

和山郡早起
和射飲投壺
和雪意
毆灘聯句
謝惠雀酥
和郡齋即事
和歲除
登行春閣
城上閑步
天慶觀醮宿

斫鱠 二首
野步
和柳眼
小檜毬
和見招
竹逕
奕棋閑望

堆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六

詠鞠有聞呈德夫

同時領深院輪日直寒廳所得期無喜忘情在不經梳心隨雨碎柳眼向人青早晚連鑣去春郊約聲瓶案積雲推影庭虛谷應敲稍苔非所事秋傾有餘精靜逕尋情數芳林照眼明相逢得佳侶尤足慰営〻

次韻德夫推院有感

薄宦予嗟少定蹤聞芳君歎久雨東相從山園春多雨共憶公園花已盡酒約倒杯忻有伴詩尋險韻澀無功勤秉開牘酬清興便與分襟棹短蓬

惜春

暾〻春陽上柳尖輕〻朝露點相兼殺雛老雀穿彫栱失伴狂蜂入翠簾深院難將飛絮鎖空階且任落花黏惜春情味從來甚今日江城興倍添

二月已破三月來吟詩空憶少陵才謾前有意殘花墮雲裏無情旅鴈迴何處輪蹄蹤芳草誰家絃管上高臺吾儕局外添嬰繞此段襟懷强自開

次韻社日且以善謔

社日江南眼屢經春天嬌比寄春城燕飛海鷲知時節半醉田翁舞泰平謾把杯盤為小飲頻催案牘況

垂成却思肅劄東方朔歸遺那無動旅情

復假前韻為即事二詩且言別于卒章

煙花冉〻裏江亭雲露紛〻接暮城物態除非詩可寫旅懷唯藉酒能平燕知社節來何早鶯怯春寒語未成非晚與君分袂去他時當記此時情

浩如湖水出東溟勇似雲梯破鐵城談柄交揮適月久吟毫相抗變時平清騷返向塵勞得佳集元非計拼成還守邑墻相望遠朧煙江月若為情

上巳日穎川憶東湖 湖在望春

韶光強半已消除嬌比芳華眼不辜黃鳥穿林金門

鏁紫荊鋪地錦樸糊持循畏簡催香吏楚頓歸婺戒僕夫傳語東風為加意少留花卉在東湖

曉風吹雨過溪南春色晴光三月三燕趣啄泥方汲汲杏將款水正酣〻樽尼令落俱能酎刀筆紫仍豈自甘珠閣簾堂應好在待教門外繫歸驂

再用前韻為感春喜會二首酬德夫

五侯門館映天衢照檢春光肯暫辜教舞庭除江錦精看花隙牖碧紗糊傷心忘理雖兒女樂事乘時亦丈夫雨我物學過佳節豈無船在賀家湖

感春

東風斕熳巨江南林𦵔餘花十二三隱〻游絲飛日影娟〻戲蝶舞春酣獨譔共愛茶芽嫩佳境俱憐芋蔗甘談屑不宜虚永晝長歧分背漫停驂

春抄書懷三十韻呈同事鄧令

覆因將訖事春抄興猶賒亭館依游好雲天氣候和江山誇𢁉遠桃李緑陰多燕㲉果仍稱鶯新語尚訛遅深無過轍門閙可張羅雨漬苔錢積風旋柳絮渦花落銜泥陣側葉露蜂窠朝霧開如帶晴絲蕩不梭鳴琴多了〻舞蝶並傞〻物意良俱得人情亦自阿軒窓資坐嘯杖履起行歌屋角鶯飛翌簾旌動翠波

畫圖連壁滯香穗接筵攏筆穎韋詩屛茶槍戰睡魔清談屢揮塵酣飲必空螺語射憐當鵲論書憶換鵝九霄明日月萬國富山河輕減中原役銷藏邊塞戈壯猶纏淵畧寬論闒么麽東帛紅圍走封軺驛傳過拔才方迅疾養拙且婆娑危鶴形雖瘦騰鶉好自頗痔醫榮足眩墻乞詐宜訶投步安夷坦存心謝揣摩勢窮嗟屈賈道樂慕淵軻豹隱潜加澤牛山戒執柯忘非蓋搏虎招議畏鳴鼉末宦雖榮束高懷固岌峩踏青莛已曠鑷白鏡慵磨聊作貧述詠君其謂我何

次韻和鄧德夫再和書懷别用三十韻

飛文倂羽檄執議有金科于役同之賴夫君惶自鄙相違多所乘未稽去其苛魚詠蒸然罩林忻致者義窮途推狡穴辨枉愈綿痾日食餔饘變宵憂寐欲吪恤寃防憂旱聽害逐春儺賈實當由己指蹤奚自他因衣應足躡吏案已勝馱居似蛇存蟄婦如蘭化蛾險近須屢叱行旅勿輕呵白雪風中絮青錢水上荷佳辰聯奭暖秀句好吟哦東峯儒風舊嚴裝武𧨏番分岐煞津渙廻首則猗那曦酒傭為酌葵羹嗜不鹺軺遣逸士驕劍踏謫仙歌忱忽東西驛蹰躇上下坡嚶鳴忻得侶妖蟮況方瘥引脰鄰于鶴離腸廻若沱

版徒猶相式筆吏解封鄉易失時兼勢難淹軸與邁革耕方釋耒確約亦收蓑勉力攀翔鳳何心躍逝騾蚕𧉮宜氣適來興且頹酡泆泊延詩伯伊優遠舞娥加功草封谷著意予沉羅即是金靡對無辭墨綬拖化逢臨晚譯聲閉約新禾何日瞻天馭同聽白玉珂

紫荊花

紫豔蘇春庭少陵詩思清老蚊蟠曲幹丹礦綴繁英花譜元無品春工别有情不隨桃李色俗眼莫相輕

寄元真州

春陰鵜盡見春妍立馬長坡思渺然望斷叟旌已難

見聲聞五袴只空傳逐知栽劇常虛刃應賞風光發
布筵不省玉人歌闌處紅梅多少落樽前

荊林道中示孫張二君

西風掠雨作朝寒瞧馬相將入亂山愧從使車無補
助敢辭征馭歷閒關日邊帝闕瞻猶遠雲下親闈念
未還旅思紛紛何以慰閒求佳論一開顏

再用前韻和孫正甫所示

畫船同出汴渠灣天末雲收數點三共應辟書雖拙
闕誰持別酒唱陽關閑爲浙右經年事此日膠東幾
日還男子有爲須遠趾誰能轅下久低顏

膠水道中逢九日呈溫伯舍人

繡衣膺使出東州九日旌軒不暫留固有誠心當仵
注肯緣佳節廢諮求馬蹄遠踐天涯路鴈翼横飛海
角秋安得一樽黃菊酒代公沈飲過宵休

再用前韻謝和詩二首

雖知自古有言酬倡發佳篇却重留襲璞固宜資一
笑報瑤何意足多求辭源浩若江河注筆力成如造
化秋論度餘閑吟詠作豈非夫子德公休

九月十八夜宿萊州海廟夜分登亭望月觀海

呈伯溫舍人

畫從旌旗過碧山夜陪巾履望潺潺蛟龍睡著風波
靜鴻鴈影低星月寒不極清光分島嶼無邊爽氣接
欄干此時此興真堪喚莫作塵遊一等看

出東萊城示海傍觀者

老稚相携出翳林玉沙堤上聽車音便安赤子朝廷
意補助清時使者心畎畝均休無一役歲時賦乏有
千金東人只見東溟潤不識君恩似海深

再和孫正甫音字韻呈舍人

戢戢氣格經書林落落文章叩玉音雙劍諫垣虛讜
論聊持使節慰焦心紅塵翠霧飄衣繡紫幡黃油護

印金求盡輿情將入告謀謨誰得見精深

九月二十二日黃縣道中遇雪

九日登州路西風暴作威黃桑猶半在白雪已交飛
慣見邦人服難當旅客衣東思尚稽詠遄此對霏霏

將至登州

長途冉冉馬蕭蕭風勢横來帶雪飄鴈隊去成鋒當
陣蛇樽行向劍頭挑氣清肝膈詩還健寒切肌膚酒
易消顧我不才無寸補徒瞻使騎旆旌搖

聞潮

錢塘江上吾家近慣聽秋潮動地鳴今日蓬萊千役

處却疑身在故鄕行

和淮陽顔長道見寄

冉々征途似夢間相從未幾又先還却思前日同淸會不若當年醉碧山別去戴懷眉宇舊書未重說髯毛班吾儕固有襟期遠肯向明時容易閑

登蓬萊閣

行盡東州到此州登臨更盡北山頭孤城突兀連滄海三島參差聳暮秋廣座下疑鼇負石危詹遠學蜃爲樓蓬萊方丈雖冥邈高閣今朝忝勝遊

和孫正甫二首

馬頭今日向西行不比來時道路生與子聯鑣下長阪無人廻首望高城疎林積葉牛閑臥衰草牽風亢自驚詩思過于歸思好征鴻斜襯落霞明

馬頭今日向西行僕馭欣々脚力生白雪波濤離海國黃金宮闕想京城琦闕笑語群兒集太末術悉獨鳥驚從此歸程宜倍道解鞍須到衆星明

路疑

曉起仍行邁征途一夢新鴈低如有信馬急似無塵青蘚山長雨黃凝柳自春此身從衮々奔走豈由人莫夜仍投宿郵亭葺畢新風唯如漲海煙膽似征塵白蘚曉催晚紅凝爐變春歸期尚淹晩鞍絆可尤人

遊齊州靈岩四首

征塵洶々頓消磨路入靈岩好趣多崖穴透空疑晝月泉池凝淥似春波錦帷香細薰千佛金殿燈明覺衆魔一宿禪房幸安穩明朝騎馬又長坡

東國名高獨此岩群峯環抱自巖嶮鈴道場今寂規風古禪室空疎杖唱巖木落有時飄殿角雲寒終日嚴山叟不知度鶴歸何處留得靈泉與衆甜

區々不覺路岐難塵土衣冠喜動顔已見成書歸上國更逢使道覽名山隨軒幸涉三時久弭節仍陪半

日閑却與禪翁自相悦緇衣雲步共追攀

雞鳴峯外日曈曨欲去躊躇興未窮索筆請題青石柱留名願附碧紗籠重來廻翫千山露廻望輕隨一枕風踈馬頭々望蒼翠他時應與夢魂通

再和顔長道見寄

行役牽攣好思慳詩篇句決未郄遲驅馳東國黃塵路夢想南鄕碧玉山顧我俗情方衮々愛君佳句獨班々再吟再和都緘寄幸有冥鴻羽翼閑

小雪後牡丹號朝天紅者開于縣宅西圃

雨林枯枿著繁霜一品仙葩獨自芳天意似敎驚世

俗歲寒方信屬花王才迎曉日仍添色不得春風也倍香修竹茂松應內愧後凋從此是尋常

八月二十四日州牡丹

八月西風動地來枯林衰卉啄池臺如何春色花王品獨對霜威御史開吟艷自然欺竹柏清香足以薦樽罍豈非千里寬羸俗召得陽和暗裏廻

寄橙與孫叔康

金包磊落冒朝陽輝映秋林氣焰長帶露摘來盤翠籠披雲擘去薦黃堂野芹獻敢分微意孟菊應嫌奪異香沙上木奴還可貢題書須待洞庭霜

按水旱之災將畢呈叔康太守

使符星火急騎馬遍郊原水旱生靈瘁朝廷惠澤存縱橫來履畝高下必分村訴牒秋雲積批毫墨電奔豈無憂歲計何敢濫君恩不許胥徒欺寧從僕馭繁恐驚民室困愁蹴路塵驟令非緣此邦侯預戒言流離烏忍去憔悴莫輕論蠲代疲昨手為詩謝戟門

喜潘通甫廻郡

傳道前騶入郡城白狼山外一馳情談鋒晚遠踰三月使指間關涉幾程我獨賢勞肯嗟嘆國之武備藉經營公餘未省詩多少願借滄浪許濯纓

和潘通甫芍藥十韻

眾卉已蕭索朱欄始盛開尚先秋後菊肯羨臘前梅秀出綠頭軟紅深膽綫堆殊明憐點顆巧麗愛重臺倍得花神力偏當吏部才雨枝成墮髻風葉自扶腮彩筆真難寫金刀未易裁狂香晴轉暮醒態曉方廻識品須推首論功鄙接栽仙宮疑髻鬟安得不徘徊

暑雨言懷和潘倅十八韻

暑雨應時至年來民氣和池塘傚艷瀬眂訟小游沱陰絡栖梁鶯淋浪貼水萍一番新漲痕何處不盈科旦市猶無跡寒門愈可羅庭柯均見濯簷溜獨成波

獵子愁收弋田翁喜荷蓑蜂衙忘刻候蛙吹恣吟哦簟恨書生蠹場憂麥化蛾涼風颯以度清興廻然多公退書帷寂詩餘道服花雖非梓擊玉僅可比鳴鼉屢促敲絃軫頻傾濁酒甕自存惟浩氣兼養賴菁莪衣舊縫仍補羹藜淡不醢百錢舒足力六字習心呵未有焚魚興寧為扣角歌茲辰拜高詠遹足慰蹉跎

和孫叔康九日三首

搖壁西城碑既重使君才思浩無窮芳罇泛出陶潛菊健筆吟成老杜風四座一時飛大白雙旌盡晚卷深紅自憐遠跡違高會九月篇章忝幸同

使旆登高拂曉來賢賓道禮喜追陪東籬黃菊因時
盛北海清樽趁節開簾幕雲收見洲渚笙簫風引下
樓臺新詩倚酒窮佳興不惜當筵恥執盃
匪〻冷色度凉秋不得乘時恭勝遊九日杯觴雖獨
遠一番味王幸燕波紫萸隨分浮金盞明月還能照
荻洲欲寫蕭條才思拙臨牋尤愧乏銀鈎

和潘通甫芍藥

牡丹謝後覺荒凉此艷中興百步香莫誇彫欄當晚
節須知名卉絶群芳金刀翦處雲霞破翠籠舒來錦
繡裝別乘嚴華府宴應將花譜議前王

和叔康侍親遊瑯山

曉揭紅旆出郡閣晝奉安輿上碧山野色蒼茫雲色
外嵐光搖動水光間行庖薦饌烹金鼎荷劍提觴結
玉環歸路邦人瞻慶侍錄龜朱綬照酡顔
五十如嬰孝纂雖公餘綵服作登山回頭民社千鬪
客引望鄉閣一水閒暫奉清遊臨佛界都將塵事付
莊環憑誰畫與東州看刺史何如閔與顔

和孫叔康以詩寄示

清浮一闋聽壎篪磊落堆盤享芋魁拙令此時心飫
足豈忘野外有民飢

瑯山聽寶山人琴

秋深危閣氣凄清來聽先生促軫聲一曲寫成君子
操七絃傳盡古人情遊雲篁外如將合幽鳥枝間不
敢鳴未省琴心在何處高山流水對前楹

又和孫太守瑯山席上

薄霧輕籠曉日黃攀從旌旆到禪坊坐憐古木榮枯
慣仰笑秋雲聚散忙酒約覆盆分甲乙詩成擘鉢至
宮商興酣猶恨嚴關逼少促歸鞍趁月光

和潘通甫六月十二夜月

去望猶三夕光華究矣同炎天幾及半午夜喜當中

爽氣乾坤滿清輝宇宙通恍瞻銀界白遠失火雲紅
近葉霜花泛池波雪色融閑闔消烈暑寥廓散輕風
袂若離深甑飄然出大籠秋毫歸一鑒宿翳却千重
誰弄姮伊笛徒思范蠡篷尋杓依轉北箕尾漸回東
林靜映珠圓橋虛臥王虹餘凉入幽室暗霧泛深叢
綿象光仍小銀河派自於依希太清境髣髴廣寒宮
鳥宿聲疑定人眠萬慮空調琴　對客酌酒旋呼童
莫話身無世休論籍與蓬且來明月下擧白聽梧桐

送潘通甫沿牒淮東

大雲暘〻野無風淺流可汎小舸通尺紙遙傳朝命

下覘夠齊送使旌東道間覽物應多感賦外成詩寫
幾簡王事念深忘畏景賢勞安可動胸中

和通甫見贈二首

幾年持養副天成進次云爲必中程樂內何希儻來
貴畏知唯有白絲清蓮處尚欠文章手裏海後傳學
行聲今日詩筒互酬唱他時回記豈忘情

肝胆區區豈只矜搏風寧復計鵬程未能名迹如山
重且固心識似水清學壁治嗟猶失濫文叅擊在不
成毅感君篤況虛衰借强扶蓁蕪寫鄙情

和通甫道中先寄

神明不爽久蹉跎一望旌軒舊覩旋殘臘光陰江海
上新春消息柳梅間傾風同喜同披霧竊祿仍羞似
抱關更奉詩筒先寄貺解頤高句動蒼顏

和通甫同登慶和寺閣

佛宮樓閣倚雲端人世塵埃杳不干萬里海光生日
映半天風勢切肌寒老僧指境依稀辨往客題名次
第看一奉勝遊承徒句詩魔暗裏爲催肝

和湍通甫寄孫太守

五馬傳呼盡迴驄二車行踏海堧東欲觀被覺勝新
曲酒盞垂蓮學到蓬廻馭望仙濃飾晚戒程餘慶一
帆風拘攣不得陪供帳只許區區鄙句通

和湍通甫陳貼港道中作

飛空恨之王喬舄雄辯幾如晏子裘興利略行田際
港胃寒仍上海邊樓草埋古迹存荒壘雲漏陽光見
遠洲不獨區區祗吏役又隨軒旆作清遊

寄孫叔康

歲華垂改月猶圓寒夜長思一飲然從政護圖行幼
學濟民何術繫此年消憂姑酌賢人酒託德唯賠刺
史天安得居諸如過隙早看趂麥被原田

寄鄭舍人二首

項領旌旆按東州一別門闌物再秋內誦德言如在
耳仰瞻雲步但昂頭掀坦逮想絲綸暇海角方深賑
鄉憂安得此身如泛梗區區飫傍濟川舟

白髮書生素氣宇確然行學致民官九天宮闕心長
在萬里江河分亦安屢愧姓名塵薦牘豈論朋類必
彈冠感公知遇如何報唯有霜筠敵歲寒

廷評慶壽口號

納慶新春八十年更逢誕日一開筵童顏鶴髮人間
貴道服烏巾地上仙玉盞輝輝學壽酒金爐苒苒泛
香煙暫停絲管聽祈頌顧見恩書歷九遷

乙卯十二月十四日夜宿東禪僧舍

薄書雖是不離身一宿精廬興味真莫道後欄花未拆夜來霜月宜嘶春

又題僧壁即事

天地收功閤欲全朝廷恩惠宜容偏飢羸大衆粟不足縣令胡顏入俸錢

和潘通甫中春即事

雜花交錯裹樓臺二月向殘三月來塵跡遇時隨分樂酒樽逢景等閒開幽禽有意右相喚飛絮無情舞自回遊覽莫為頻数厭逡巡便寨送春杯

和季春初牡丹花

遠欄於賞日千迴賦詠嘶無卓犖才天意似嫌群卉雜花王留在晚春開曾經唐苑救欲後不是隋園剪綵來安用繁言誇艷威爱奇能有幾人栽

暮春對景書懷

一番新雨洗樓臺何處紅芳不爛開春色漸隨流水去薰風還入弄琴來梁梁戢戢鳴雛鶯林葉陰陰覆老梅遇景乘時須自遣江頭每到日西迴

和晚春雨霽

油雲卷盡曉天明風色融和日色輕著處餘花知有命一番綿雨喜和晴園林經潤春雖老庭館無塵氣轉清誰道東君忘所偏此時於物特垂情

和落花

春風幾日為催開卻趁春風委翠苔莫訝花王留不住本緣真宰儻然來暗隨蝶夢飄書榻半逐鶯啼落吹臺綠葉依依猶可愛吟腸終日為縈迴

和木香花

架竹引繁英青羅簇素瓊潛甲寶相色遠過瑞香清被雨凝雲重因風舞雪輕慈誰变化譜壓在最高名

和以雙頭牡丹贈叔康太守

盈盈仙萼忽雙開似把輕羅一樣栽綠蒂相扶真艷出芳心齊送異香來浪吟莫惜詩千首爛賞何妨酒百盃剪寄滿堂有餘愛也應蝶夢不空迴

和登琅山為民祈福

佛宮突兀枕琅山金碧樓臺詰曲欄霈雨詢收田疇積盛陽祈变參秋寒紅旌旆旆來何肅赤子林林意自寛早晚豈登應精懇行看展報上層宮

和書懷

樸拙從來附會疎恬然養內肯求無自憐結髮遭平世不愧孤蹤在坦途一意固當知趣舍百錢寧復問

榮枯鍾鳴禹食非吾動所得須論象罔珠

和晩晴書事

圓荷貼水翠錢稀風掠餘花片〻飛細雨有情容易
歇青春無繫等閑歸棲頭晩鼓牽愁遠海上雲山亂
點微坐喜民田見豈光幅巾談笑對殘暉

和孫叔康探梅二十八韻 次韻

臈過春將近江梅想已芭逢時在南國探信出東郊
極雪晴初歸河氷薄易敲尋香望林際驚素辨山坳
躍馬迴賓鴈飛旗懾蜡猫初芳得消息喜氣自并包
豈待鶯催穿憂蝶見跑先容爲桃李脫迹遠蕭茅此

日花神倦他年驛使蹺前騶傳已的後乘聽猶聱獨
被陽功早窮論地勢磽新葩同衆閱秀句仗誰抄湛
湛塵纓濯纖〻痒背抓金絲縱出蒼珠排逼攙梢攀
折誠難忍將承点旋敎重疑仙界種復過歲寒交埜
槩既情實精神動目宵貪幽頻倚杖澆曉倦迴鞘有
酒安辭醑無魚孰嘆庖輕裘忘擁臉短髮任垂髾坐
不妖歌舞盤非貴烙炮量尊鍾與斝器溢手蕉箭芳
作先春計甘從甘物嘲瓊英行漸盛珍賞莫輕抛次
第蒭兵釀隨宜餖野肴投閑集替屐盡日卷疏籬
留終當起壺欲或載啾空枝徒取恨片〻若爲膠

和觀雪二十韻

紛〻隨翔吹及物任洪纖足以稱爲瑞蹤哉比散鹽
射飛收羽翼夜象晦釣鈴農望先知喜童心豈易厭
對疑銀界色吹勝露華甜寸隙期皆徧微埃迴不兼
豪延賓酒壯遠塞虜兵殲長販愁饑旅空山困隱潛
塵懷經歲抗清興此時添已變瓊鋪砌還驚絮撲簾
扁舟誰念戴采筆自追淹野思生猶茂詩情雅若爓
凝眸萬頃白引袖六花尖和寡思琴操背高憶酒帘
江湖雲蓋水樓閣玉粧簷折竹驚寒雀哀蔬擁暮鷄
冷宦饒寂寞僻邑慕安恬坐恙凶年久行憂癘氣漸

探深評尺咫均慶及閭閻仰恃賢侯德無勞太史占

和朴康席上

兩度相逢百花春煙海漫〻共此恨席上笑談成秀
句一番傳詠樂邦人
海上風光入暮春使軒輕過古城根琴臺此去猶千
里已有先報嘲昔人

哭容長吉

䍐叢本青雲泥涂竟屈身蓋棺窮海角還葬大江濱
子幼今無恃家清正苦貧傳聞動婦旋西望一沾巾

和諸通甫醴齋書事

簿領羈拘日少休江山清興未能酬窓琴布弄緣誰
答陶栁不栽還自謀踈遺容々多枝栖豈甘泛々祗
隨流髙軒一過塵襟爽旋折空堂說雨霽

和中夏清虚堂

碧玉闌干白石除虚堂瀟洒聚書圖窓明晝可窺蚊
睫簷静時聞噪雀雛凉吹東南生砌竹繁陰朝夕在
庭梧主人襟量清如水此段幽佳稱得無

中夏偶成

地交淮浙属通川官守匪々改歳年鑒照自慙生髮
雪感時還聽噪林蟬鍾鳴鼎食何為動鶴引熊經似

有緣内樂無窮奚䘏外使々休嘲孝先眠

和凌霄花

翠蔓緣株上紅英冒暑開凌霄誠有謂託質豈無媒

和徐慶道中

荒凉古邑近東溟時喜軒車出按行水鳥迎風如有
向晚蜺收雨似多情心搖畎澮豐年兆目極雲沙遠
思生佳句更從清曠得肯由塵事汨聰明

和孫叔康中秋寄運判胡秘丞次韻

郡堞危樓夜氣清江光海色接天平凉秋二半無遺
爽皓月十分何太明使者星軺行甓遠史君兵騎恨

徒倘自憐賢勞匪々遜郡向層霄望旆旌

又借韻寄太守叔康

城近江山夕靄澄樓閑欄檻與山平秋光正似鴻溝
判月影圓如白璧明詩壓東陽臺上句酒歸北海座
中傾荒墟杜令方勉繁引驛西風晝集旌

和太守叔康以詩荅桃

鈴閣揮毫寫浩才雲牋艷々發松煤桃枝愧匪千年
種瑶報榮誇十襲開目送武陵佳實去耳聽清廟雅
音來不色献藥當封地未似芹誠致瞻瑰

又借前韻謝惠茶

靈芽産自越岩限精製須調焙下眯隱士寄題緘且
容史君分惠重其閑點趁白雪盈甌浮啜恐清風兩
腋來郡杼短章酬雅貺晝慢何以謝瓊瑰

寄橘柚

海門橘柚勝湖湘采歎鈴齋有意將舊歲空希杜陵
句今年方報董浮霜散秘囊落充賓豆頒貢甘香佐
壽觴䋮蔡可羞誠所致厥包況是重維揚

送王聖途得代還青社

坐嘯簿領久紛々解印終更興味新盡室圖書維海
角一船風雪度淮濆家山遠認雲門曉里社行看孟

宅春衕學似君須得路早教馬足踏京塵

孫太守席賦催粧

蘿蔓新憐可重誇莪芽舊契轉增華閨門素守先生訓宰邑來歸御史家直戶三星秉節候迎車百兩减浮奩鵲橋深夜飛霜冷早對菱花整髻花

和孫叔康寄示上元次韻

聞說邦人慶上元史君同樂具賓筵朱轓不得陪清賞明月空能共此圓和氣暗隨香穗散緩風輕送蠟花偏護將鄗句追高會已負當時白玉船

和雪三十韻次韻

密雪連空撒同雲蓋野繁剪呼掩羲馭幕象蔽天根皦皦漫長陌霏霏集短垣杉松蒼翠秀禽鳥語聲吞病蹇樵斤歇寒蹊獵騎奔金莖迷沆瀣銀界变崑崙光借寒儒牖威消貴胄門酤帘表深巷覆屋露幽村可惜紅爐燼難忘綠酒樽竹梢低欲折梅萼重猶存浸谷吟當楚離江咏去袁高才題不盡妙曲寫仍飜旅雁宵飛戢棲雞曉舌捫塞巖添玉壘林迥化瓊園遠岸舟藏鷁高樓瓦匿鴛秋濤千浪疊夜甲萬軍屯綴若凝蘇潔堆如琢琥蹲脂車休旅傳錦佩放天閽不以多爲瑞誰言即也溫神鋒剪何利地軸卷無痕

暗與春工敵清隨朔和噴朽株銀作葉圓沼壁爲盆燄耀偏宜月稜陵只有萱籬白羽棲鴉竹素虬蜿汀鷺難求侶城烏不辨昏流年無改籥危生祇銷魂自視豐和兆心窮造化元紛紛驚動植渺渺助乾坤屏盤珠強力滋枯獨養原芸然知矣否雨露未成恩

又和倒韻

逕疏真有德值物不偏恩細或穿幽隙悠然被廣原雄雄均旦暮浩浩塞乾坤凜冽添寒氣蒼茫返混元鷗鷺潜失影狐貉暗忘視竹重風旋裊池凝曉鑑昏飛先玉兕敗蟠徑索龍蜿陵豹侵遮柳埋青柳砌萱屑瓊誰措手婀娜若爲盆當迥墻頭積迴飆戶口噴羣飛停啅噪萬甑掩疲痕窮巷情方悍豪堂勢自溫蕭條孤驛路冷落古祠園亂糝分明印漫鶴髣髴蹲何時飄絮定著處白雲屯酒榼傾浮蟻吟牋染戲鴛妙才誰賦象佳興雙遊園水鑑清相照琪枝俯可捫剡舟那處載郢唱且重繁咏謇深憐武柄遲酷愛袁韓詩高執抗謝賦久仍存肅肅東方騎儼儼北海樽危樓登郡堞遠目瞰江邨犒滌踰梁苑中嚴過棘門雄辭嬌獼手險句峙崑崙綴韻金鼇協揮毫墨電奔豐年見先兆沴氣已被吞氛靄銷中夜球琳冒短垣

清光交素魄餘潤浹枯根嘉瑞由嘉政輿歌莫厭繁

陳次全長春軒

聞道新軒外長春日々花幽人自遊軸佳卉對葩華
波浪千重險煙雲一望賒徒思故園舊短句寄君家

太守孫叔康下車

榮過故里擁朱輪乞得偏城便奉親道路尚驚持斧
使衣冠猶是避驄人下車慰々唯宣澤頒海元々正
食貨草木無情還自春霜威不見々陽春

別叔康

數年為邑宰馬依德諭源々每露成从代遠迎驚易

及崇陰聯蹋忍輕違勸駕方此從塵路詠夢多庶遠
繡衣迴首海城煙霧杳類開三節召公歸

復用叔康送蕭韻和答

岸柳參差影畫橋雲橫日薄旆旌高贈言有寵榮衆
家剮錦無功愧釋刀簪々任々行漸遠峯々總表望
空勞仰衛頭遐知何似賀戴丘山過巨鼇

京口別叔康

舳艫幸會繖江干再別情悰豈易安坐邑三年師惟
悌歸程累日奉盤桓金山寺外波濤曉鐵甕城頭草
木寒欲上孤舟又南望何時重戴觸邪冠

昨日以事不得陪赴和甫學士之召

潘侯遣事風霆疾御史高談宇宙寬千里幾年成遠
別一樽相對盡清懽知無紅袖蘇新曲想有彫弓敵
暮寒塵並鈞逢蕉集坐追往興入毫端

蘇山酒

蘇山高闕直連雲酒以山名味獨醇玉盞橫飛光照
眼金罍潋泛氣迴春幕天欲似劉生頌臥甕寧為畢
卓身須信主人如此酒酎々千里醉深仁

和潘倅過甫遊狼山寺三首次韻

川原浩蕩杳回環附郭蒼然獨此山殿閣棲雲長冉

苒庵岩度日自閒々凋零花草三春後勞攘闤闠十
里閒遠邑拘拿閒癖曉馳心閣至旆旌還
參天雲木覆危岡下瞰蘩林釋氏坊圖按古今詢露
井水分淮浙看風帆清才得景吟還健浩氣登高力
更強公暇此遊真可樂紛々何羨少年場
旗門南向是狼山車馬朝行意思寬風散落花紅糝
糝日隨飛蓋翠團々望窮滄海塵寰小坐逼空岩畫
景寒三伏生秋有餘地無人盡與雍州看

和行海門次韻

畫船輕過綠楊灣風掠旌旗勢自攀華吏濡毫寫新

句厨人繪王蔦行樽翩〻舞燕隨橋影一一鷩鷗破
水痕按部從容有佳趣蒼煙落日青銷兎

和金沙道中晚景

海鶩飛如織紅花巧勝裁春光隨水去野色向人來
葦蕩農家露林踈古寺開扁舟暫駐縮曠望指層臺

謝通甫寄交藤方并氣術圖

仰高識府日欽〻翰墨飛光忽見臨練氣指迷先六
字傾丹傳訣勝千金仁人錫類多推己塵迹知非早
有心聊抒小詩酬厚賜自慚布鼓若為音

和叔康首夏書懷五首

催得春歸始自安杜鵑啼血〻應乾晴林日永午陰
重烟海風多曉氣寒壯志經時嗟苒〻蒼顏覽照愧
團〻公餘且學田家飲也勝沙場引犢丸
清和氣候與衣宛海邑稀逢柱礎乾朝拂玉徽琴韵
緊夜聞寶匣劍光寒肺腸似石終難變利祿如沙豈
易團行學但如無所貿奚為逢尉與條丸
阮屐周山園少宇陶巾緣酒未嘗乾庭踈紅藥三春
過地近滄溟四月寒堂燕語酣如有訴林蜂衙退自
分團太平吏隱真寬曠安用机心寓賦丸
區〻孟海作民官手裏魚須竹已乾仕路蹉跎誠計

拙世情巘險為心寒但全沖氣充丹府莫問靈苗素
紫閣夏景斷長民事簡靜閑黃卷爇香丸
詩壇老將氣桓〻招集同盟插未乾句險直從天上
落辭清儘使座中寒勇揮健筆蛟生角旋擘華箋鳳
破團更愛一時皆善和殺〻嚴鼓中贖丸

次韻和孫世則以詩送別

解印駼旬君已知新詩相寄重相違由來從宦無期
定不得同時受代歸攬譽益嗟賢誼遠異鄉况是故
人稀宜春臺外空回首獨埜區〻勸翼飛

介亭二十韻呈杭守祖龍圖

列石何年出危亭不日成兩行分磊落八顧壯經營
表裏山川秀朝晡氣象清江湖俱有趣天地豈無情
紫井看泉布重城視帶縈遙望魚鼉遠勢壓鳳皇乾
鳥背飛來見雲頭過去平屈盤蹊一逕浩蕩接遺瀛
難秘神僊境孫逢貴業精元侯於餘裕樂俗沸休殺
物外籠真槩胸中愜雅誠有時陵翠靄極暮聳紅旌
九萬鵬程近三千客履榮樽罍罕北海篇詠小宣城
峴首空多嘗蓬萊謾自評古今為絶觀風月快平生
覽景聰明峻書銘意思宏優游微圭衮端正等權衡
愷悌均吾衆中和得所行此心非苟緣奚愧介之名

和陳和叔內翰憶梅花因手植數本又命畫工
作生枝于屛間次韻
翰林清興滿江鄉尤憶梅花趁臘芳已寫幽屛外桃
李更蓰叢恩瑩班揚自期造化加先意豈待蟬娟借
末光幸預樽前此佳賞還祈手植早飄香
叢山堂
經營新自翰林公勢壓南綵氣象雄四顧高明千里
近一團蒼翠萬山叢琅邪路入青林轉豐樂泉氿白
石空唐相若能前此創當時應不暇懷嵩
次韻答和叔見招茅庵奕棊

豈爲移風州事稀何妨退食自逶迤新陽未放茅庵
暖喜奉高篇促對棊
次韻和同遊溪北竹園
追攀邦憲謫仙詩曾向東城劍接離此日清遊非寂
歡一時幽趣有枯棊鳥殺似逢新陽轉竹色如使晚
景遲賜緊佳辰莫輕寘看看召節動歸期
詠雪
霽雪乘新臘凝陰混太清洒空塞送色著物靜無聲
舞恨迷除隘鋪宜原野平枯林資點綴巧堠藉包并
價踴村爐酒梨添古塞兵巧裁梁苑賦幽動剡溪情

城茂當爲城崩

可慶豈年兆何虞鹽氣生行看窮歲畜坐喜覆山城
遠祖篇章在元戎德政成與民為福外闔閭一心傾
詠雪霽月夜見簡
百尺城頭雪月間城樓更向碧霄干優游野步來危
坐髣髴仙蹤在廣寒幽致獨為中夜賞清輝分與近
隣看詠盈十二傳佳句瀟洒高情豈易攀
和雪前數刻逆郡叔口占
君恩無遠近千里到山城人意方均喜天心為降霙
旌旗增綵色簫鼓變和聲盛際千年會誰將史冊評
明月庵

南郭郡古牙城北城上樓臺壯相向晴天落日碧山
攝登覽依稀在屛障從容共步上茅庵圓如繪帳幽
如岩眼前竹石皆自得物外氣象容誰採公餘時來
興清切幅巾道服漫節斯郭然遺照坐可忘更向庵
心盡明月
和閑步城上卒遊城南
城南古木未全凋溪裏寒魚正可撈紅旆追攀真得
趣塵懷萬斛等閒消
和夜登東閣
夜和乘興上城頭白玉蟾蜍碧玉天爽曠襟懷誰得

似謫仙身世豈非前

辭勸飮

主意固懸懇須辭酒味醇頗爲板轄客不作吐茵人

雪後遊琅邪山聯句

南溪的幽尋西嶺極遐觀繹初陽色朦朧殘雪光汗漫驟相望樓殿間究在雲霄半繹泉穀減琤淙山勢欲飛竄驟岩寒雨花霏谷暖煙絮亂繹幽鳥度喬林驚猿折枯幹驟決決漲溪流輝輝披野岸繹蘭芽吐尚微氷乳凝未泮佛屋對峯尖禪庵倚崖斷驟軒窓愛虛豁赤白從漫逸行　玉玲琅松溜珠璀琛繹寧

將瓊瑳分末省蘭萬判行幽光通深曙遠鶴翅鏤登宜阮孚屐逸繹稽康鍛驟結遊贊獨多饒石清詩嘱極目窮躋攀投涼遣羈絆榮觀太帝書暫焚飛仙館繹石立翠屛張霞收丹錦撮現坐客爐椎貫喧僧衲換選勝唯務得陟危寧復憚驟羅乘泛海槎直欲傍銀漢繹況有凌雲才何妨舉風翰驟景多苦冥搜獻解愜佳玩繹乃情魁懸想昔傳非謾瀾驟題興眞莫傳刻燭愧非伴繹王局共藏杌球琴趁孫縵驟謠澤喜年豐評文同月旦繹大筆肆滂葩小巫成此汗驟遊遨窩林泉食藜任氷炭繹通悅去未禮從容占奇段驟促節歌更新斷杯酌無算繹敢謂良會難堪爲畫圖看驟感慨非獨醒賡酬每三嘆繹翔步雖異途清懽歸一貫驟灑落似青冥枸李宜狂杆絶頂所見稀清狂茲興罕繹立飮謝珍鮮行庖後摧爨唯恐三郎來難留千騎驛驟何時金鑾客重親王皇案迴首僉斯遊馳精杳無畔

和會峯亭

千峰環聚翠模糊欲卜爲都豈易圖且使繼鋪盡將去披觀未必後仙都

和奉御扎改元元豐口號

改號泥封下碧空天光遠燭郡城中禁林舊總承宣重預向偏州致歲豐

又和

元豐嘉號改明年萬里江山色倍鮮侍從舊臣承紫詔拜恩如在御床前

幽谷迴口占呈和叔內翰

五騎行歌五馬前亂雲輕點亂峯巔此時佳興此中醉一閱清詩一玉船

和山郡早起

牙城曉色動旌旗筆吏來抄枕上詩溪柳山梅應閣

覺先春芳意肯遲〻
鈴齋書机燭花消簾外寒霜曉尚飄却憶夜來行樂
處煙村雲塢聽農謳

和暖日和晴會同僚射飲投壺

曉風吹雨作晴雲暖日山城已似春林木欲〻和有
趣郡齋邀〻迥無塵參軍雅戲齊酣戰賢闕環觀客
布鱗比樂得爲知所自天將豈歲與除人

和雪意

凍雲慘淡連吳野舞雪繽紛閟楚宮郡守雖堂方置
酒山翁鶴馭忽乘風未看夜月光輝助已喜寒梅喜

息通欲把新詩解嗟嘆強隨高韵愧無功

坐中聞擊鼓驅儺投戲聯數韻

敺歲妖癘迓新春祥慶多解旌旗催出獵簫鼓引敺
儺騃貌戲將軍至齡聲羅刹過鳥丹書神投藉白晝
士揮戈解單面徒爲吳清門豈有魔騃成功在搜厥
正氣渦天餘寇

行縣坐野館食次得所既手墨蒸惠雀鮓兔饌
因以鄙句馳謝

清江雀鮓宛江南置兔鮮腴美可參旅食殊常叔指
動鈴齋方丈忽分甘行庖飣餖珍非八下筋矜持喫
必三知味便知公意重屬饜寧以小人貪

和郡齋即事

郡齋鈴索靜無聲風引香煙入翠屏基勝文抨子收
玉詩成汗簡竹書青治民不害爲高臥對客何嘗銜
獨醒他日鳳凰池上樂也應難忘養生經

和歲除

莫惜年華此夕凋漫〻將旦即春朝緹帷指刻更殘
律析木循環復建杓玉琖椒花投曉薦銀葉氣[illegible]
年消秖應幽谷知時早已欲

元豐改元元日登行春閣

夜盡銅壺滴朔生玉律春日稱元最重年與氣俱新
郡閣晴光早山城喜氣均椒觴初獻壽仙木已書神
鷹隼心欲止龍蛇蟄欲神溪冰仍泛〻園柳自欣〻
物意皆然作人情豈不倫區〻添甲子欲拙任洪鈞

和歲節見招城上閑步

山頭宿霭散〻見木末春風細〻生動植逢時俱有
意乾坤造物本無情拘牽未易逃繩檢休暇何方解
組纓所幸得吟瀟洒句又隨旌旆上牙城

和天慶觀醮宿

璧月團〻徹曉明琳宮深邃寂無聲傳聞此夜曾齋

宿讀着新詩骨也清

和同觀單魚斫鱠

一丈深溪一尺魚不論高價只熱無攜来繼作霜盤鱠美玉縷々得所活

昔詠洗刀魚眼紅少陵才思摩秋空今朝大嚼有餘興佳句復出文章翁

和野步

追随仙舫南溪去欲向春波擲釣竿無奈東風攪清興却吹晴靄作溪寒

和柳眼

晛炯窺月早于梅不待東風著意催應為朱輪屢廻顧未春先向道傍開

小檜毬

栽苦剪嫩巧開閑屈葉蟠枝不可攀拋擲似遺春女戲一團輕翠在朱欄

和見招

仙館縹旋與清篇手自書撥煩雖欲往俗吏得休無

竹徑

縈紆一道貫檀欒入翠穿斜步履慳俗客也應無暇到不須春笋為遮攔

和寶巖閣

佛宮高閣据城東中履開来面碧峰風却雲頭護清景春催柳眼作先容溪傍幾簇紅梢露竹外誰家翠幕重玉局棊收歸路近昏鴉驚潰一聲鐘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六終

錢塘韋先生集詩目卷第七
和立春日雪意
和山城燈夜
南溪聯句
和適意
和春[illegible]郊遊
和新晴
謝惠尾墩
謝惠山花菜
和招遊城東園

賦新笋
迎春花
擊述
再和春寒
賦石碁子
涂上聯句
和觀新曆
種蜀葵聯句
代簡二絕
和城頭相望

送春聯句
和野步
觀雨中杏花
謝惠醲餅
和櫻桃花
又和行字二韵
和正閏晦日
和幽谷口占
又和叢山堂
和遊城西竹園圃

和飲牡丹叢間 三首
臨清橋啜茶 三首
送遊龍瑞回
話別口占
餞別勸飲
送別迴作
和剪綵梅花
元日
勸元仲酒
和勸飲

賦欲開杏花
又用花字為即席
遊出谷賦一川花
和社日小飲
牡丹黃薑
題二賢堂
雜真守招
夜宿淤丘
泛滁河
入江涘

和徐仲元見送
過原席上
李白祠堂
泛舟清飲
過九華山
冠幘峯
閱九華録
九華驛阻雨
又過九華山
登齊山
弄水亭
過長圍嶺
別滕元發
宿楊梅驛
早行
雌梘梅驛
即事
過麴山渡
食鱖
對鏡

道中感興
思侍
感懷
憶覽秀亭
過查林
落日
閒陽驛觀月
宿壇石驛 六首
想廬山 三首
達江表

中秋十八夜雨
餞守席上 三首
竜峯 二首
別楊公濟
行赴雲門驛
謝閭夫惠茶
海陵按事
瑯琊三十二詠 并序
客舍早春
栩〻亭
憩蓋松

春晚
海陵逢春
感興
觀雁
憶梅 二首
懷景純
燈花
水晶筆架
移紅蕉

風琴
雁屏
春寒
春陰
詠馬
詠素扇
火筯
桔槔
技壺格
花鉄書鎮

鵰松圖
詠雁
詠鼓
陳後主
方竹杖
訪隱
詠烟
探後園桃花 二首
溪上桃
多景樓

和梅花
和燈夕
春思五首
春遊
將歸
和饒州詩
題銑老方丈
答銑老二首
送周開祖
和遊北高峯二首

和温伯道舊
和九日見寄
贈孫朝請
胡巨源挽詞三首
簡陳成伯二首
和見寄
飲會即席二首
勸酒
離丹陽
惜花
陳成伯小飲二首
和陳成伯見寄
舟次柳子
石懿老生日
別張樞言二首
陳公武生日
上王舒公
送范同年
中書張侍郎生日
謝假惠茶三首

和元夕鎖宿
將試進士
和鎖宿即事
道舊
和閑留
和雪齋
戲呈吳伯固二首
和春風
寄陳君佐
和貢院作

和古鑑

錢塘韋先生集卷第七

和立春日東風雪意偶作

犹犹城頭五鼓催東風連夜逆春回物心方喜寒威改雲色猶將雪意來戰户動農牛破土雕堂介壽樽浮醅何妨盈尺兆嘉瑞旋滯開萌有迅雷

和山城燈夜

山城燈夕興厭厭俗樂年豐令節參竿首挂星還拱北雲中廻雁(者)渺圖南望簫鼓曲喧芳席絲竿交光結秀巖邦伯欲歸人戀戀帳兵休鼓報散三

上元後南溪泛舟聯句

野渡半篙水春風一葦航(撑)柳搖舒嫩綠梅萼泛幽香(蝶)舞羽撇波起翠鱗跳日光(撑)環域得佳趣清思滿高塘(璩)

和適意

陽春催物態清暇養天和求外于情薄陶真所得多梅苞新爛熳松影舊婆娑此日樽杯樂何如鼓腹歌

和春陰勅遊

鈴閣興何幽公庭訟不留未能清晝暇偶作夾城遊竹色仍烟翠梅香趁水流持杯聽暮角一任起樓頭

和新晴

泛鷗兼汞竹島低秀色閒野䶉頭生野水鳳翼展晴山
把撫青春態消磨白日閑郡圃隻白鷺投晚逐人還
謝惠瓦墩
百尺危亭舊路榛自公呼吸變蘭蓀吏憐数奉乾興
到分惠芳齊碧瓦墩
謝惠山花菜
鈴下郎盤送山蔬雅意治亂絲銀鯽鱠交萱玉筍
日膳宗分美晨羞荷見添題詩授來使珍重豈知餐
和見招遊城東園
東城老圃帶青苔竹栢深中一逕開桃蘂柳芽供有

意安排春態待公來
賦新笋（用杜子美詩語為首句）
竹裡行廚洗玉盤旋尋新笋掘檀欒柔穀下断泥猶
濕嫩籜初苞鮮未乾衆著偶存遺様粗瓔林終折侌
光寒如何且緩彫鎸等畱作青林虎豹看（足之詩云看定虎豹存）
迎春花
欺梅壓柳肯相思住號迎春豈浪傳細葉茸茸垂綠
髮繁英粲粲簇金鈿先時不入林鶯妒晚節惟容蠭
蓓鮮猶在羅衣真有趣不將紅紫累嬋娟
以前韵作春寒擘述

春寒山色似含烟風度譙門畫漏傳露柳欵條金綴
紐雨苔圓點翠連鈿叠樓引領情方遠行帳來詩墨
尚鮮坐想琅邪歸路晚雨行紅蠟代嬋娟
再和春寒次來韵
雲迷晚日山頭閣風落春梅水面香十里郊原皆有
趣一番歌吹楚尋芳佳辰浩蕩情懷慨化國優游暮
刻長吏把高才制勝景他年吟誦信難忘
賦石碁子以棋字韵
靈光山下石球拾丸珠璣圓樸生雖小文擬数可圍
紛紜星羅實黑白玉爭揮値賦神工妙唐號俗巧非

造関經手樹争道精心怖落落無情甚誰為勝負机
湖上閏日陰晴聯句
陰晴淮海氣何殊一番風光互吟舒（撰）大塊養春拜
造化聚雲閒日蔽居諸（黛）暖回沙嘖催來雁寒徹冰
池怯上奧（撰）山色臨明如代謝花枝凉曝似相於（曦）
朝曦忽蕩川原净夕翳還籠井落疎（瓛）快適得朋
酥酒困眠無興讀殘書虹霓灼灼飛琳館烟霧濛濛
藂隼旟（撰）定與物情均燥濕始米星好有盈虛蟬建
空雪竟迷高柳遠含陽和併嫩蔬（撰）林外奮揚啼野
畫城頭新月上簾物賤

和覲新曆

玉琯初回大蔟春新頒中翔到淮濱眼前節物南來
雁出處知時似智人

龍蛇蟄久待春雷鴻雁圖南去却回山國不驚時節
改九天新賜曆書來

雨後城上種蜀葵效轆轤體聯句

不憚移根遠始憐向日姿春風從自得擇夜雨况相
資𢾾遠飛霜鑊婆娑擁翠枝幽葩多有待胅雜卉漫
多奇野叢非余尚庭蘭盡爾知擇傾心安可守樹足
豈其私得地何妨從胅干霄固可𣪠柔幢須表節標

餙與秋期莫以藜生穗擇惟其秀出宜遷非拔茅進
愛豈揠苗為胅色鮮凌溪錦花應當酒危遠捫桑尚
小擇倚珊影猶卑援護情宜倍栽培力已疲胅桃殘
容孃嬡竹逕簪參差不待毛嬙妬擇何嫌魯相縣土
簇蔓壓嫩竹揮為扶欲珠簇齊行列胅芳華連疾速
織莖昏間導蜂葉瑁交垂擇恐殘禽須遯防侵草必
夷葵完先同本株折俟秉時慶戒圍夫守胅頻煩墨
客窺拾來同地芥吟就比江蘺泛與蕭蒿長偏饒雨
露滋何如君子德修直任衆泉擇

和荅代簡二絕

遠想陰雲鎖碧山坐聽簷溜響潺潺却驚滿池洪鈞
妙變化風雷頃刻間

曉風吹聚幾山雲掩抑朝暉氣候昏想望城頭飛盖
阻郡齋塵案摺書溫

和城頭相望

雨餘山溜漲春潭欲上危亭恭無遊前望籃輿轉城
角恍疑仙步在鰲頭

畫舫泛春偶聯一絕

近郭風光日日新城頭溪上五身春胅欲知昨日籃
輿客便是今朝畫舫人擇

和野步自幽谷之奇莊

出郭愛暄韶芳蹊接潤播輕車侵草色飛盖拂林梢
自得行春樂且無賦畫哦淺黃看柳嫩淡碧耕山遙
此院遊曾記他林逸傍招放懷天地濶落日聽歌樵

茅亭觀雨中杏花得中字

茅亭高對杏花叢漠漠陰雲小雨中蜀錦濯來添潤
色燕脂洗出變輕紅幽香肯怯殘梅妬膩艷先便弱
柳慵不放晴陽老芳態令人曲意度春工

幽谷謝惠新釀家饌奉覲

花裡深深使語傳銀壺秉酒副珍鮮驗林舊德盡情

至鶴髮慈親荷惠偏壽域此時添樂只綵衣今日倍
忻然却吟鄙句通鈴閣匪報尤慚木李篇

和櫻桃花開帳飮口占

櫻桃花裡置行廚一榼瓊漿數尾鱸勇起紅芳渠履
履玉山頹倚照冰壺

又和行字二韻

東風如酒醉朱櫻終日酣々弄秀英天上謫仙來與
賞一番歌吹傍雲行

和正淵晦日

孟陬閏晦半春光夜刻初消晝刻探谷爲有穀皆得

意林花無處不飄香池塘夕雨添新綠柳舞東風發
放狂亭壓高城延逈獨堪然清興引盃長

和春晩遊出谷口占

先春當日採芳芽蘇息而今已落花碧窒有心應見
笑堂須新艷引流霞

又和坐叢山堂口占

殘紅新綠媚朝晴卿到叢山眼倍明春老物情皆有
趣只應猶欠早鶯聲

和小雨乘興遊城中竹園

吟遍林坳笋未筠潤通花底砌無塵且傾文擧盈樽
酒莫惜林宗折角巾

和會飮牡丹叢間

榜樽近檻就香多輒效花前小子歌頓擴酒腸無惜
醉埃紅樓子獨嗟哦

倒用前韻

寃轉眉山效蜀哦花前執板爲清歌々散暗與春風
合催折芳心不厭多

再和前韻仍以哦字爲首尾

哦冠莫惜插花多々插名花壯醉歌々罷襟懷肆爽
曠頓平摩照刻嗟哦

和山行迴坐臨清樓吸茶

雲耕迴處引簫笙疑向春雪度鶴樓々上茗杯烹白
雪枯腸搜逈俗緣消

再和

醉向溪頭按洞簫夜臨略約似星樓清歡未足班荊
坐一任紗巾蠟炬消
眷角清歡雜鳳簫一時冠蒂似闌樓謫仙詩句春泉
湧萬斛量愁頃刻消

偶疾未平不得預龍樓之遊輒成詩以送還旆

山城春物已闌珊病肺朝來覺自寬疲弱未堪隨騄

尾高明宜想到就楷日映欄楯花枝卧風衣階除掬
絜園索筆題詩待廻馭肯將屋語累精歎

于城話別口占

移節名藩去有期于城重上思依依落花也似人情
戀撲袂飄香不浪飛

餞別勸飲

垂楊樓上卷珠簾歌扇粧樓落絮粘那伯指期移隔
節州人終日擁彤襜危弦脆管催金盞芳草青山照
畫簷酩酊頗公無惜醉祇應羲馭駐奔炎

送別廻作

祖餞初還重似違懶鞭款段入城扉旌旗人去山川
晚臺榭春歸花葉稀鼓吹漸遥空望望旌幌相催共
依依自慚無以紓誠戀惟有詩簡短處裁

和歐天隅剪絲梅花得副字

根如芝草不因栽葉似春雲容易開應有靚粧偷艷
去且無狂蝶為香來欲勸玉盞頻飛斝酬酢全刀巧
剪栽爛賣更于何處好蟾光雪色在瑤臺

元日

簇律新發慶寅杓舊觀還三朝思北闕萬壽祝南山
諸添金閣貂璫邀蓮玉笋班山城滿滯迎望日想天顏

席上勸仲元著作勿辭酒

百盞先嘗一盞酵三分終破一分春花間別丈香烟
細竹外雲横畫筆新落日穿林照簷額絡風吹草動
階齊要酕酊辭公勸金尊空時迹已陳

和蘇正甫勸飲之作

芳陌草萋萋相逢又解攜抑捐逋酒徐歌頓怨春低
蘭莿時難一鶴鵬樂自齊送君須滿飲未放錦障沉

賦迎賞欲開杏花得花字

閉門春光助物華杏園迎賞欲闌花畫牆工閣墉工猶
淺曉起宮粧色漸佳嬌嬌風枝偏弄送酣酣烟蘂自

交加對君安得辭公醉更作狂歌恣可誇

又用花字為即席

春色撩撩不可涯謫仙亭館最幽佳歌聲暗逐風中
絮酒算旁看盞裡花拏鉢題詩酬清曠藏鬮傳令止
喧譁他年追念從真迹欲熟黃粱一夢賒

陪秋叔遊幽谷即席賦一川花

城南幽谷去非賒路石穿雲境趣佳門下東奧情洪
洽道書雅抱影髮髮笙簧究轉隨風遠臺榭參差對
日斜白玉為缸戴瓊醑未容虹負一川花

和社日小飲

桃菜佳辰過夕醺又逢春社祭淸罇不爲歸遲東方
態且對紹妍一醉昏

賦牡丹黃蘂

倚欄凋謝若爲情旋拾殘紅入昂京春秀嚼香須細
細送春惟此盃羹

和范子功學士留題二賢堂

屹然樑桷傍雲烟榜揭堂名以二賢翰苑鉅公存往
躅集仙儒使出新篇寒光共香山椒月出韻相投懶
下泉一等發揮驚海內後先蹤迹似忘年

真守侯公輔見留之勤因辭以詩言欲還桂早

還之意

洗滌炎蒸夕雨涼欣然行役過鄰邦旅懷欣欣通秋
暢征帆蕭蕭倚暮江堤豆嫩辭新義許諾言傾聽抵
心降莫疑遮以使奔走雲下孤舠雪琴嘆

夜宿淤丘

古岸維舟夜向深胡床獨坐抱鶯音烟林漠漠武孤
壘水月輝幌碎金勉强官遊情易厭衙參粗詐力難
任予心欲道從誰語祇有清宵一苦吟

泛滁河

十里之間五六灣行舟終日繞青山更爲先後楓林
翠互出東西古岸間兩兩孤斟八易終詩非共賦思
仍惜秋風颯颯吹襟袂可見無情但髮斑

出滁口入江浹

逆風吹浪雪花飜舟出滁河浩蕩間棹轉一聲鳴似
鼓櫓搖数丈波如環路通淮右千源水望斷江南一
帶山笑恨區區緣吏役此時淸曠亦開顏

和徐仲元以詩見送

火雲滃起勢猶嵬行舸紗窗一一開自是宦遊無定
迹笑嫌羣檄爲非材往還倏忽南柯夢離合殷勤北
海罍 更謝人爲吉語果然朝暮得歸來

吳六合道原席上

單舸西來六月初偶逃遠役且躋攀幽尋古寺塵懷
放高會虛堂暑氣除把主廷留情已厚故人邂逅樂
何如回頭塵迹無尋處姓氏聊予壁上書

李白祠堂

祠堂前臨姑孰溪溪水湛湛淸無泥春來秋去幾百
載翰墨夜月長相攜堂間畫像冰玉質高風爽氣何
凄凄文章光焰本萬丈來此寂寞由讒擠當時放蕩
混淸濁固有駭名不漂沒莫論楚屈與吳胥誰有高
才追醫帝

姑熟州宅後泛舟淸飲
古群蕭〻草木秋牙城北出上扁舟喬林有隙山微
見曲岸無風水自流竹色雅如伎筅研鳥聲時似勸
觥籌勿咍吏役餘拘束酒興詩腸亦自由
過九華山
旌騎催頭是九華未能遊歷已咨嗟好將秀色開塵
眼又被浮雲一半遮
冠幘峯
渡江行役走埃塵路過名山興味新冠幘危峯勿相
笑儼然雲外亦辛勤

閱九華錄
仙居岩巘幾千重秀入淸冥氣勢崇他日却來尋勝
境且將圖錄記諸峯
宿九華驛阻雨
喜無塵溜滴空階秣馬輕裝入夜樵一陣私風驚曉
枕又疑天外雨聲來
又過九華山
昔年曾慕此山遊今日經行不暇留好意尚爲陳迹
眾碧雞山鳳勿相尤
登齊山
臨歧駐馬向齊山苒〻烟蘿試一攀怪石何年居物
表白雲終日伴僧閑氣呑城郭紛囂外勢接江湖浩
蕩間况是重陽時節近紫薇前詠好開顔
弄水亭
淸溪翠巘兩相宜雄太上皇御名峥嵘壓貴池弄水得名應
有謂登山留詠想同時弄水亭本唐刺史杜牧所作牧于此有登齊山詩角鼓北起
秋雲動樓影西橫晚照遲佳趣古今看不盡前人遺
美後人思
離池州過長園嶺
孤城西出夕陽偏嶺上行〻思渺然草木高低本共秋

色江湖左右各天邊凌風短髮無由掠投宿輕騎不
用鞭一族人烟紫岩驛縣鄰看月嬋娟
別滕元發侍郎
塵役閑閑旅思牧章瞻旌戟步淹留多年日斷丹霄
步舟拜下顔萬戶侯三節行催虎符去叟毛將近鳳
池游門闌欲別猿惆悵吟對江山迴不休
宿楊梅驛
兩壁萬千峰一邦三四家度橋逢古驛下馬豁秋花
夜永蛩尤苦雲空月自華吟宵無好趣安用玉書車
早行

雞聲喔喔似相催秣馬登途酒一盃海日欲升山頂赤林霏初散嶺頭開自憐旅夢經千變誰謂離腸祇九迴苟祿奔馳還竊哭未能容易賦歸來

晚離楊梅驛

長坡峻坂足崎嶇曉出楊梅古驛孤山腹帶雲如曳練稻梢垂露欲流珠穿雞鳴腳深深碧近水雞冠小小株行役雖勞遇佳境且將此句慰瘡痏

即事

舞蝶雙飛穿宿露鳴禽相喚弄朝暾澗盤石逕長杝特山入秋空翠鳳蓊楓葉園林看自好菊花時節與

誰論高懷不為塵勞減安用笙簫發酒樽

過趣山渡

碧溪深水不勝篙船尾喧哇一棹搖岸北岸南秋色好西風吹葉馬蕭蕭

食鱖

盈尺秋江鱖貫乾悅自深穿腮竅秣頻引鱸詩堂金橘禹情雖銳飛刀愛不任何須鱸鱠著始動季鷹心

對鏡

寒光滿尺餘拂拭在朝晡歛面知相應纖毫皆見誣壯顏隨老歲短髮任秋枯皦皦胷中事君能照得無

建德道中感興

穿雲度水涉修程日日長亭復短亭秋老數音鵲過雁夜涼晴彩見飛螢旅懷遇物如縈絮詩思投閑似建瓴邦美野人收刈畢寂然無事掩柴扃

思侍

旅宦經秋厭路塵家書累日寂無聞勞身江左馳驛傳極目淮東望白雲便聽雖將至音悅天和不學衆人共趍庭往往違寒律叱馭迴轅兩未分

感懷

莪鹽滿祇裯雖矜意氣豪獨知安履坦寧復嘆毛膏

劍氣嚴秋迥弓聲閉古弢臨風浩歌罷短髮不勝搔

晚從城覽秀亭登望

村落園林有幾家陽墻遠出柜霜花自憐馬上看秋色不似城頭覽物華

過查林

路向山腰轉雲從澗背飛曉天初衣袂村驛竿乘肥覽物驚秋老論心恨境非歸期豈寬計雨雪或霏霏

落日

郊原爽氣入衣巾佳趣源源立馬頻落日山川無限思秋風江海未閒身

蘭陽驛覩中秋月

邦憣陰雲藉晚風十分圓月挂天東中秋此夜光舉盛萬國鈞情喜說同何處樓臺恨偏照我家班樓對寒空自憐獨宿荒山驛踏興長歌未易窮

宿煌日驛六首

秋高征袂怯西風寂寞郵亭倍旅悰獨有無心清夜月更深山裡也相逢

山館蕭條冷似水黄昏四壁但蛩啾無端更惡飛螢點撩起前儒斷月明

歸期尚遠路程賒已見秋林菊嫩花莫怯臨風多托

望鄉郵山外寄吾家

求官窮歸本歲頭遠冒風霜不自由豈是有才如碩鼠可能無術似蝸牛

紛紛貴賤則錙銖義命由來於敘諸推已及人人可恭不然何似稱祿話

獨賢安敢歎皆嗟慷監當知載舊詩迴當未堪朝早晚望雲終日起親思

憶廬山三首

昔年曾過九江秋引睇廬山不及遊行役今朝無欲到無端事制又迴輈

訪水尋山好已過晴遊難必果何如二林咫尺還迴興空讀蒐廬易覽書

走遍江南二十州廬山未到謾悠悠故知塵事相邀阻惟恐他年取次遊

適江來

水落山高古渡幽馬蹄輕健駛溪流斜行暮止三千里叙舊新一十州倦聽亂蟬催落日喜看黄菊助殘秋不才于世無裨補鞅奔馳祇自羞

中秋十八夜雨望月阻興

賞遍中秋億兩夕人以獨待月甚多也知不惜餘光照爭奈閑雲好事何

鈞守道置先席上偶成

西風吹葉影悠悠行役江城旅思收名亦荊州俯一見道枉斜水虎山三秋芙蓉欲藥斜陽轉鴻雁初飛來氣浮不用樽前苦相勸年來惟恨怯餘籌

再答和篇

落日山川晚鼓休西風捲閣遠烟收清談疊疊是塵役酥鶴深深戰暮秋獨恨去當霜草路不能留見菊花浮更慚捷句酬衆唱剗燭甘輸第一籌

又和答并叙別

風鬟獵類爐香轉江照金樽宿霧收塵容嵯峨紫漢寒
水主人佳句壓清秋自忘遠馭緒患病豈領閑書沉
與浮回首高城空企望馳情無奈不堪籌

龜峯

偏向塵勞得勝遊桭覩三十六峯秋果雲負月幾千
歲欲問神龜不轉頭
龜風猿羣各定名峯峯峭性倚青冥也知造物無情
甚幾結如何特肖形

別鉛山楊公濟

征塵漢泥暮秋時稅鞅登堂暗辭衣久別自憐心黯

黯相逢今喜語霏霏池中盡謂蛟難畜塞上行看馬
自歸落日西風滿襟袖臨岐回首重路佇

行赴雲門驛

石逕蹄羊腸睽朓晚日光久行情易歎少事無還長
林表霜楓赤山根露菊黃從來清冷趣今日倍陽陽

謝舘夫太博惠茶

越嶺擬春芽淮城惠不輕一杯分爽氣千里想高情
啜與幽人共宜庶子清揮毫答琮貺還愧玉川名

海陵撫事

山城幽趣遠海國暮寒多委瑣從誰遣拘攣祇自訶

庭虛度來雁巷閴絕鳴珂異贈蒙仍外殊編亦可磨

瑯琊三十二詠并序

予官滁踰年矣每政隙遊瑯琊山家賞不知厭已
雖數有篇句然恨其亭臺池閣景物之多而為之
不能盡乃為三十二詠以別之

瑯琊山門

雙鶴栖華表仙山自此通雲霞是高鎖塵土若為攻

長松逕

十里開幽逕松陰互蔽虧山翁心亦侈步障青用採

淨鏡亭

路轉第層出山迴秀氣多亭名不須看對鏡已如何

翠微亭

翠巖低前嶂登臨勢斷雄嵐光動衣袂知在翠微中

白雲亭

路作兩岐分亭多聚白雲無心本無意于此尚紛紛

醉翁亭

醉翁雖已沒（太上皇帝御名）在山河不比闕階石清時樂自
多

薛老橋

流泉渟處澗跨石石橋橫題柱無蹤跡范然薛老名

遯泉
兩竇涓〻滿無何後却前誰能來酌飲廻意學相先
班春亭
雲木氤氳風光日〻新豐豁隨五馬來此聽班春
石流渠
鑿渠疏白石繞磴走清泉不爲流觴畔來當滌萬緣
瑯邪山
晉王曾此隱釋子住何年泉石無今古圖經有後先
廻馬嶺
有意尋幽勝躋攀因所懷如今嶺路穩粧馬不須廻

開化寺
棨戟及依崖軒窗次第開等爲方外客于此更清懷
御書閣
炎〻中霄漢風傳寶閣香三翰(朝)神在奎壁夜交光
馮永篆
筆力真奇偉磨崖幾百年切嫌人貴耳此學世無傳
庶子泉
宮相澄淪久玆泉日夜生泉存人不見空掛著虛名
白龍泉
殿角瀦泓澄涼高登地靈光僧來洗鉢不畏白龍腥

酴醾軒
詰曲小軒斜酴醾一架遮春風零落後渾似雨天花
寂樂亭
亂石穿林去孤雲就坐來禪翁寂樂地猿鳥肯相猜
招隱堂
小磎回石角締[illegible]倚山腰一片幽栖地誰今使可招
歸雲洞
石洞何年有名傳事或非那知爲雨後却向此中歸
清風亭
松竹繁陰滿峯巒秀色弄暑風從此度別是一般清

大唐井
竹根歲深井欄鐫大唐春不知開鑿後幾過鍊丹人
千佛塔
砌石施丹護陵雲勢亦孤如何千種相并在一浮圖
石庵
不獨烟霞窟天然石作庵坐禪遺跡在岩溜自香甘
晚光亭
來面雙峯缺遙瞻萬里平朝〻滄海日先向此中明
了了堂
了〻還來了都忘了始真登堂知此意方悟死前身

望日臺

曾有長安路(昔)題為望日臺撫穫人不測到此亦裴回

石屏風

造化非無意都如圖畫中猶嫌未奇怪更出石屏風

會峰亭

勝槩當衝要回環擁翠巒烟雲藏不得如在掌中看

法華池

會峰亭下路斜帶法華池不待觀池水塵迷已頓離

東峯亭

山中時節早地勢近春華歲々東風至先看傍柳花

客舍早春

早春晴靄下悠々客舍深沉物趣幽日薄草頭初破甲風旋鳥毳偶成毬庭柯烘坼紅猶遠池水澄明洁漸浮隱吏近來多軼掌行懷何處一登樓

栩々亭

碧崖高處築遺基締(太上皇御名)岩然得所依境趣似仙探絕迹登臨如夢悟輕飛路穿幽谷雲霞容勢接豐山草木稀欲識主公題榜意不容紛擾累忘机

偃盖松

催折風霜久猶傳偃盖松只憑文筆力何必大夫封

春晚

百舌穿林話未完悠々歸夢忽驚殘心知庭外春霜重裘墊單衾覺晚寒

海陵逢春

海角春初至林樊氣未和天寒梅發晚沙近雁飛多窓紙朧明玉簾旌蕩翠波旅懷隨日長索莫不勝歌

感興

富貴功名豈足邀鵷鸞所得各逍遙古今多少難齊事燭理都如見睍消

觀飛雁偶十有三

肅羽度春晴羞肩是弟兄何時別燕塞此日類秦箏

序律敵猶剩排空字宛成冥々奚所謁悵弋人情

懷梅二首

去年幽谷探寒梅把酒曾拈累句催句不意今年行海角玉英開盡未歸來

向來猶雪舊枝旁指日相期折素香可是去春吟太苦斷枯離別惱情狂

近元夕懷景純少卿

憶逐隻旌下暮城歲華虛盡愧哉生蹉跎已見元宵月歸步猶淹累日程遠想笙簫同衆樂坐憐刀筆久

相嬰肥情只有清輝共更走詩筒代寄敖

燈花

峥峥銀粟上開榮欸爾新芳心惟報喜艷色不關春
翠幕障風穩蘭膏借潤頻慶占昏敢驗始信有花神

水精筆架

璞琢瑯工巧書帷適用高得鄰輝寳墨栖近卧文毫
匪月光長在非氷暑自逃千金不論直一字若為褒

自寳疊鎖移紅蕉于永陽後園

為愛紅蕉品格殊移根千里涉崎嶇不知今歲秋陽
裡猶有丹心似舊無

風琴

穴竹張絃奪碧空不勞抑按任天風莫誇有智藏欲
足須心無竅處通明月夜深飄更遠閑窗人靜聽何
窮知音帶韓山東水都洪鈞一嘘中

雁屏 對枕

羽翮本雲程丹青入小屏長年離遠塞盡日咏寒汀
暮角無驚勢春風悄去翎我回疑禁帛旅枕夢初醒

春寒

層霜重如雪池水冷于氷烏舌生根澁花心起怨憎
旅人尤倍覺年少尚難勝欲作新春飲高樓未可登

春陰

雲露結青冥成陰重復輕雖知養春色終是惱人情
索莫初花態躊躇去雁聲芳時不宜怨紫陌待暄晴

詠馬

種格得房精推奇豈易名耳批秋竹薄蹄蹴水雲輕
後受羇馽制誰知千里程未為良樂遇春陌自長鳴

詠素扇

不羡裁紈妙惟憐入手輕月從天上落風向座中生
却暑期宜力經秋任舊情人心能似此及物豈無成

火筯

則直不容偏纖纖體並圓附炎非曲致執熱獲全
熾炭隨方减寒灰應手然洪爐在調適持此以為權

桔槔

惹井無窮患机心在桔槔淺深皆應取俯仰不多勞
罔免瓢瓶恼全勝短綆操如何翻鄙笑抱甕自孤高

投壺格

古來壺矢樂今日亦釣情廣馬誰亡法論籌自有評
較他分勝負按數計輸盈好是推机中妆功待比輕

花鐵書鎮

鐵尺平如砥銀花貼軟枝成由巧匠手持以鎮書爲

王講空

隸歷全緊爾推遷室在台不飲柔悅指方冊最相宜

鴟狐圖

戰罷下雲中鷙狝計遂窮筆端傳擊搏座上感英雄
猛勢看如活妖魔覺已空推觀當若此不獨畫為空

詠雁影

所賦一何鈞悠悠各一身行藏寧退物進退本由人
向晦多忘累逢明固任真含沙尚能禍繒早莫因循

詠鼓

寂寞曾非遠能鬧乃群鼓于人緣有感在物本無情
湧然中秋盡雷感百里驚更論空谷答至理自相傾

陳後主

綺閣寶為床庭花曲對長三妃蠢沉湎十客助驕荒
不作張鄭俗還羅獨足欸胡顏猶佇飲更敬請封章

方竹杖

釣是誰稱種憐方與衆殊既能同勁直還自表廉隅
雨露恩雖一風霜迹更孤端人以為杖氣類推相符

訪隱

暫出紛囂外相尋寂寞鄉墻門風竹影撲座露花香
白王為琴彩丹砂貯藥囊疑年聞試問甲子六都忘

詠烟

溪溪復索索因風任所之山家晨起後溪舍晚臨時
散逐迷雲後飄斜候鳥隨更堪紫旅思悵望碧江湄

探後園桃花二首

憶對殘花邀客醉留連花下惜芳辰而今只待微紅
露便向枝頭覓舊春
踏州閑持往興深摇花落盡十分斟當時已有今年
約肯放花殘負賞心

溪上桃

數本臨溪岸春多色更夭暗香穿水嚮細葉入風嬌
枝卧侵微草紅繁蔽小橋武陵迷客路與此不相遼

多景樓

盡道人間占勝遊天將多景遺斯樓江山遠傾窮千
里風月平分入兩州日日高明秋後夜年年蕭洒覺
先秋不知今古登臨客消却塵懷幾斛愁

和李景純以梅花盛開見寄

曉寒雖在有春催坐想庭梅爛熳開滯迹方愁冰蘂
過清風還喜玉音來傳芳酷重栽雲手比美遙評傳
粉腮歸見餘花須共醉相宜况有水晶盃

又和燈夕見寄

撒來海國未言旋歎見新春換舊年佳節阻陪千騎

梁元宵空想萬燈燃氏鼓喧溢豐時歲酒價飛騰要
市鄽多謝高情不遐棄清詩相寄寶珠圓

春思五首

進簡萌抑黃金甜池畔新苔綠玉錢可是燕鴻悲韶
景摘將健羽度晴天
香心夭艷尚包藏蜂蝶優游苦未忙何處紋禽飛白
晝歲家歸燕認雕梁
青烟拂〻撲晴呼簾幕無風永日垂不恨離人歸不
早只疑春色故相欺
迎來碧尾賊早霜春意垂瑞衆芳未覩花光照進樹

且看草色遶池塘
半晞半舒雲外日似無似有水邊風窮愁不為陽和
賊只恐因春綠髩空

春遊

春遊是處接紛華寒食風光日欲斜抑拂画樁嘶玉
勒草綿香陌度金車實邊跳翔鼓相遠花外鞦韆影
半遊莫羨少年多意思隨時行樂自無涯

將歸

他鄉敵訟改新年事竟歸心頓釋然坐獄簾閑窺畫
景行將馬上看春天無窮芳草含朝露幾許初花倚

伐字當作代

萬字當是北爲二字誤併爲一

暮烟長陌風光應漸好羈懷朝夕付金鞭

恭仲遠內翰出親州劉龍圖所寄詩因次其韻

智護猶院出南州險匝金雞絡馬頭泉石清幽為已
物耕桑勤苦共民憂奉驅滯事如飛電語決塵緣似
破瓶內閣舊交書遠寄心期猶未許業休

和仲遠留題方銑長老方丈

當知迷悟不相因舉手如何辨鑑塵試問禪翁住方
丈近來多少晚參人

又和仲遠答銑長老二首

庭柏徑霜色半黃暫安禪室意陽〻高懷洞照人間

世見鵠紛〻自短長
山前旌斂手旺光語鵠衆回殿閣香却生靈堂問禪
伯莫持廷論作金湯

送周開祖赴闕引對

君由雁蕩解官時我亦瑯祁受代歸邂逅故鄉方通
舊進迎行阿又成違十年離合都如夢千里衡家切
白髩況是楓逢將奏疏好攄奇蘊動思輝

和鄭温伯内翰九月七日約遊萬峯

幸忝清遊入翠微登雲滿目照旌旗登高願整孟嘉
帽訪古閒尋白傅詩桂子正傳飄半落菊英先喜泛

瑞璐公歸留宿湖山幕恐誤翊関竹馬兒

用别韵再和

岱嶽參天十八盤當年旌旆許追攀欲遊况近重陽節何幸還陪一日閒陟巘舍車登岌岌愛泉持酒聽潺潺玉堂健筆成高詠欲和臨池恨思慳

和温伯道舊見寄

憶隨星騎接勝東屢跳餘杭氣象雄今日共爲鄉里慶看公斐擁旆旌紅回環山水仙壺外高下樓臺畫幅中剩把豪篇傳美杭兎教清話又成空

又和九日有懷見寄

九日風光不可辜史堪瀟在江湖興如藍水真能遠詩比齊山亦自娛莫向三秋悲齒髮須將一醉等賢愚酒闌忽憶勝東路孩馬遺軒望上都

致政孫朝請過故里爲五老之會

榮參天上列星躔閑向人間作地仙故里相逢十牽髩一時同會五高年圖傳略過商山叟齒序幾齊洛宅賢有子恭觴公最美繡衣使者綵衣鮮

胡臣源郎中挽詞三首

宦榮將列宿政術妙專城未盡平生蘊俄從長夜行但情歸浩蕩英氣入清明獨有南州俗空傳遺愛歌浩論常驚座精神迥照人中途多坎壈久疾遂湮淪芳築朱輪改裘回畫翣新秋風入哀挽行路亦傷神

汲守卧猶治馮郎髮半華冥鴻方避弋美玉已埋砂露濕銘旌重風悲靴紼斜九泉無甚恨嗣子善傳家

许上舍陳成伯學士

除書何日到宣城水驛迢迢引旆旌千里謳謡猶在耳一溪風月豈忘情行應薦王淮南美坐席浮香楚醴清何幸稍逢衰晚者得隨舟尾共修程

次韵答可和

答花雪水度陰城檣影翩翩注羽旌許酒幸隨行斛

末涕湘况重故人情晨征共濟襟懷豁夜泊交談氣味清應有高篇思宛句可無美酎捷烏程

和見寄

公到蓬瀛十五春我猶碌碌似粒身自忻今日旌軒過却憶當年研席親高論群總多敬敬孤衷難叙且佾佾試將草學禱前歡白髮相逢有幾人

和丹陽守許仲途朝議春深飲會即席二首

寶爐香裡戰春寒四座歡怡極目歡且樂盃觴隨水曲莫愁烟雨滿江干有題詩句争傳詠欲插花枝更細看衆客爲公酬一醉何妨倒著接䍦冠

疑恬和風却暮寒華堂賓主正酣歡人間高會真難
偶身外浮名豈足干錦幄從春可吸紅英近燭夜宜
看梁塵莫逆歌聲轉只憑紛紛撲醉冠

勸酒

二月已破三月來青春白日映樓臺勸君更飲一杯
酒一月人生笑幾回

離丹陽

人從北固山前去雲水蒼茫日向西今夜渡江何處
宿楊花落盡子規啼

惜花

東風吹園雜花開不忍虛擲委黃埃且來相就飲一
斗斷送春歸幾回

和陳威伯小飲

布素平生友如公乃達人相逢臨遠水累歲望清塵
萬語難窮意三杯且說真鴟鵠各飛舉同是未歸身

再和

百丈秦河灣相歡席上人香飄清近水歌動淨無塵
良會誠難必開懷好任真心期在他日湖海共閑身

再和陳威伯見寄

兩篇添思歎青春開撥塵昏向此身道舊悠悠言易

感論心炯炯誼還親光陰似歎何難轉事物如環且
誤猶白雪調高知寡和孫歌徒愧郢中人

舟次柳子小飲呈威伯學士

久客無佳思長途有戒心葉舟偕擇地掌拆互傳音
西月光猶淺南薰候已深一樽雖冷落可幸不孤斟

石磯先大夫生日

萬石風流盛中秋氣序清門孫當日慶壽域此時盈
庭下芝蘭茂膝間印綬榮况高頤養眄龜鶴未長生

留別張植言韓國二首

變集事業久叙華尚鬱譚獻世所嗟壽開救功全整

暇佳佁從請示優嘉高談撲服三千客和氣融怡十
萬家不日九天飛詔下行看轄輿賦隄沙
政成西蜀舞高懷已得東吳盛府開千里條舒都在
手百城趨稟執為才思寬疲瘵精神徒感懈壯懷膽
氣推下客拳拳惟慕誼欲達旌戟更裴回

陳公武中歡生日

身作名卿早桂冠飲冰清節久堅完門孫遠想當年
慶壽域宜深此日歡聲接說說傳佳謙猶能冉冉戴
鞋寒敢篡歆以詩為獻惟祝公如衛武安

過金陵上僕射王舒公 冬己未

天眷皇國盛真儒德性高文章追孔孟事業過伊皐
難進三帶功收燮一陶手握符軒運主柄贊持操寫
務由吾撲千齡慶所遺邦財理豐本民力較秋毫患
儞裒無乏輸均役不騷保兵知謹守揀吏絶貪饕信
令朝廷重仲威塞壞牢深渠壘更狀使地復氓逃寓
里料采富中原氣象豪河游閑使頂海貢集千艘著
義尊經典更科詩偽鬯養材徒引類致學派紛挽試
士先三尺傳師戒六藝進賢黜似汲去槳勇如莽化
俗遷祖訪秉時等風翔赤心全徽丶鄧意遇蹈丶衷
正銷疑廉言深決衆論勅椎奮自減楊學深沓進勲

葦先生集　卷七　五十四

烈輕銘彝光華外委鷲台陪廻達矼仙覩乞閑曹異
龍珍帶優恩避節旄鍾山歸舊隱桃府數先勞不寄
瓊投致稽惹蜀巢裝烟雲供嘯詠風月相追逐古寺
惟輕展秋溪只小舠蔓調梅餘寔草救雨汝青霖宇
恬安枕衣冠賦執翱何時傳入覲彝望慰數丶

送范子鎮承議同年寄清涼

領君安處寄清涼已雪南閩大獄寬勿嘆到雞猶屈
足當知客聊可島門解舟蘭水香沙戲稅秩榆関曼
木紫所得最多公題在他年富貴豈須論

中書張侍郎生日

薰風初泛舜絃發私欲儲精王佐生巨室當時慶紘
矢熙朝今日贊机衡無堂崇映台躔近壽璣光浮畫
景清順杖修齡如衛武長揮相筆化陸平

送居近局謝陳誠伯假車患茶

吟官遠室乏閒閑疲馬亂兵倦柱還局左卜居甘迫
窄城東寓近謝寬閑經綵劝戴方街惠雲荈蠲煩愈
孚頼雨腋風生家事少併吟斷匝皆賢班

再和答篇

為困命馳乃近還勿咍飛倦不知還趁朝遠免三更
犯踰令新吟數刺閑讀紋鄙篇酬稚既知煩秀句解

葦先生集　卷七　五十五

衆顏高軒名許來鷲座滿室杯盤久可班

又和來篇

已愧蒼葭倚玉難更慚投傑引珠還盧生破屋居新
穩韓子豪篇詒自刪難有清樽何高瑞須期黃菊奉
朱顏自惟祖集猶淹後詩戰雄師未允班

和趙達夫元夕禮闈鎖宿次韻

元宵鎖宿禮闈清春意寒威兩戰爭月照樓臺疑畫
景風傳車馬訝雷聲殘生自愧青雲志勤苦須鄰皓
首生勿嘆拘牽度良夕共開精鑒選經明

次韻楊久中村試進士

凌理字恐是明字

森議涤

嗟廉盡日閱舊觀恍然還進士將紛集經生且暫閑
較材歸後際兀坐屬辢頓遠想駒空谷移文愧北山

又和鎖宿即事

金門拜牧望嚴宸禁陌斯鑣傍早春此日貢闈身亦
與昔年文陣意如新為僚況偶群英集救漂何妨推
論頻共念殘料多端士歸斯獲指甲中旬

示黄彦發歐陽紀甫通舊

浮世難逢故舊併貢闈風月可忘情當年論事皆陳
迹此日評文亦浪名荏苒光陰驚一紀庸閑老氣結
平生且將觴詠消塵閑鷗鷺道逢理自理

和久中閣留

風撼古木影蕭疎何處飄來落角音沓沓迥如天上
曲悠悠不減隴頭吟未逢明月心猶恨初聽殘梅興
亦深幽思縈迴長不斷欲量應及數千尋

和遠夫雪齋

雪餘着處是瓊瑶皆向春風勢易消野色澄明挂一
洗島藪喧滑自相招潤通弱柳晴明媚清逼歸鴻雲
路遥浩蕩幽懷吟不盡高樓斜日望寥寥

戲呈吴伯固同年

白玉堂前共得仙而今邂逅半華顛評文我辨異同

字出義君持難易權畏闌不能成共酌抒情莫惜寄
新篇上林春晚歸鞭動意思何如癸巳年

又次前韵答可和詩

裁句清如李謫仙揮毫放浪近張顛偶于貢部同官
貴吏向詩壇擅將權戲筆謾追丹桂舊報言還愧木
天篇一樽何處偕吟嘯浩興猶堪逐少年

和九久中春風

二月東風勢渺漫俊陵和景作清寒發揚造化非無
力鼓動芳菲自有端開草戲兒憂手療懷遠思婦忍
眉攢枯梢使暖先扎者不厭書帷畫寢安

寄陳君佐

山陽判狀共三紀鉄柱題名過十年聚散信如萍逐
水光陰直処若雛絃高材未用君猶健弱羽無我
自全免笙短長何足算相逢樽酒且留連

次韵和子友貢院作

曉躍驊騮紫禁開詔音不許步淹迴斜輝忽遍天街
柳曳履還依佛閣苔畫幕四垂如近漢夜燈相比似
占台會將精識掄荊璞當有孚尹應手來

和中裕古鑑

君有青銅獨可憐規模奇古衆疑年寒光不減離人

致眞鉏無欺本自然秋水未堪方洞照霜嵆應是恨
長圓主人數藝還如爾坐別娛施醜與姸

錢塘韋先生集卷第七

錢塘韋先生集詩目卷第八

京居
送馮李新春
謁韓敏之
送明生日
孫大夫挽詞
和孔彥常即事三首
戲試將畢
和試院即事三首
呈郭明叔
食蛤蜊二首
謝鍾離忠草書
上李尚書
南鄭
過三里山
御愛山
維摩塑像文
和李安上見貽
寄岑岩起
過朝天嶺

三盤關
玉枕驛
過故平
晚宿故縣驛
文劍道中
登科
黄石榴花
進哲宗皇帝挽詞二首
再咏黄石榴花二首
寄同事蔡進之

宿上亭驛
謁梓潼廟
題岩起
觀舊詩有感
和恩封道中
和許澤翁先寄
長柳館
算錢鋪
見性堂
郗竹道中

過赤崖津
過雪峯亭
經望星山
蜡啼嶺
亭溪道晚行
還益昌
和許內翰登塔
拳引
和答岩起見寄二絶
謝園茶

至西縣
和岩起答詩
城固道中二首
再和岩起詩三首
簡胡琹
書西縣壁
簡岩起至
和道中詠懷
和述志
和叅祖

和庭橘
和告成寺
送益鈐
過青山
至蒼溪
慧廣壽院
雲臺觀
謝惠夫鯛
和蕤進之見招
登朝京樓 三首

答中散林公
徽珠軒
謝公永惠荔枝
和夜過臥雲菴
靜常菴
喜雨
少年壽滿翁
遊武夷山
寄陳安道
再遊武夷山 二首
寄曹子方
和蔣穎叔重山館
江漲鋪
宿泰寧縣驛
離建寧
澗石
宿鷲峯寺
題龍池岩
桃花盤院
宿西禪院

過錦魚驛
娥溪道中
度螺溪
過雷電
晚州嶺
師子家
雙溪驛
陰山館
遊寶蓋岩
題館節堂

寄曹子方 二首
和子方見慶
和贈祖夷仲
冬至遊水南寺
和遊水南寺
送子方
護國院十詠
東庵
步雲亭
和四美題步雲亭

和久雨 二首
晚晴
紅蕉
和公舒題步雲亭
萱草
別世美
次韻慶除代
和題館薊堂
贈李世美
荔子

次韻李世美
登步雲亭
中秋夜雨
和寄荔子
建安群庠
九日
題延平閣
吟風閣
題秋平嶺望
題燕滄灘

到畱沙
和公舒生日
和世美見寄
和通中書事
和正月十日新茶
和撲具 三首
正月牡丹
和不與貢茶
和晳史因
和賞牡丹

別劉公舒
永豐道中
聞鶯
水碓
滕誠國挽詞
送孫漕二首
張大資挽詞
送莫和中致仕
進欽聖挽詞二首
和對雪

和耆宿四首
和劉儀案詩
和歲暮書懷
和憶梅花
和題虛一軒
和陳國南推金部
又次韻
送孔彥常
和義夫
胡右丞挽詞二首

鄭左丞挽詞三首
和齋宿唱酬
嘗進酒

錢塘韋先生集卷第八

京居

吟官仍白髮抱卷足青苔捎月不書判經時常覆杯未伸依澗竹空欲達塵埃聊作支離叟詩成秋自咍

送馮村叔寧靳春

海角分攜住十年鉦劍均是偶生全相逢未暇聊持酒就別還驚欲放舡傾我滿縱徒衰衰羨君歸知自翩翩靳春豈足勞餘丞應有佳聲對慨然

韓敘之學士貳少府杜年九三而未覲因致以

詩

一枝棲息又逢春何幸高賢晚覆親領我畫樓觴所食荷公傾蓋異于新緒餘衰衰心尤慕盤礴屢屢禮未伸三望膺門漫判字且將累句慰困猶

逸明生日

昴宿儲精嶽降神乾坤鍾異鉅賢身剛生慶候笋猶承鞠世休散日又新白禹梅調方是宴風池鳳好正南薰因時韻祝松椿壽長贊熙朝秉化鈞

致政孫大夫挽詞

榮養如公世所稀難歌今日劫深悲生封郎位勝金貴老向仙鄉擁節趨積德已酬高附志遺蹤何愧北山移義方有子毅華重千古靈丘起浚思

同文館試上舍和同事孔彥常學士郎事

筆陣收鋒老戰文喧喧争馬隔重門心矜力學求之苦日到雄辭氣不侈美寶排來三獻慷雕出屏盡六經尊囊封奏璣須明於參苦應先徹九閽

又和

傑構高吟豈是詢聊持布鼓過雷門解頤傳咏知難妙落筆酬言恨思昏霜棗舞風鳴碧尾寒雲滿月射清樽好傳秀句頻驚座索馬行將戒守閽

又和前韻呈彥常明叔

欺語察察過夜分程文都已辨專門香焚腦神還健書檢眼頭眼易昏臨從傳呼金殿曉星辰環拱紫垣尊衍封卻又何時到夢想相將謁禁閽

較試將畢呈彥衛寧院上官

當年京口望清塵德論于今想記頻何幸上庠參妖艷又依高蓋見道孫下帷書叙霜箴欽揮麈宵寒月色新岸晚奏名歸服迟九衢多少羨驪人

又和彥常試院即事

城瑞侯館鬱岩嵞棒詔形庭灣暮來庠序旁延優上舍行能參考見高材衡名獨得珠無脛擔寔更斷山

上氣字恢

豪鵠毫

有莱質傑鬪風爭入穀早歉何足樂頻回
天黍藻春氣肅睟終日披文不厭勞但有誠心俘藻
鑒敢矜明目察秋毫與瑤晳鬐光難掩鵰鶚凌虛勢
自高跳奏身閑無一事唱酬尤喜得詩毫
騏駿由來盡馬群裁敎今已得龍孫不容一字虛褒
貶可見諸生究本源衡鑑有些宜自信毫釐無益啲
粒論分携莫惜頻文語且盡捋前瑕洗痕

呈郭奉議明叔

嶠北分携一紀踰浮梁惟奉數行書如何邂逅同黄
律逐從容接緒餘道舊良多動嘲哭忘形不覺度居

諸出門季且呼相顧更望新篇數起予

食蛤蜊二首

適口珍鮮品格高況深海近不能逃若教畢卓曾知
味豈肯甘心把蟹螯
自衛匡匡亦甚勤刳腸剔肚奈何人若知射影能相
惧應學含沙得保身

謝鍾繇中散公序恵草書

留心不減漢張芝體意俱兌世學稀下筆欲為未者
法臨池時見古人非扁扁眩目神如電字字凌虛勢
若飛多謝公餘憐可好璨然累幅遺珠璣

呈户部李尚書二首

八座輝光道德隆陞儒何幸奉從容臨言迎出群
賢表領已榮于萬户封㧑啓更嘶先薦鶚髙門況是
晚登龍荷公恩意知難報効節當先比澗松
三紀光陰疾若馳一身孤宦亦遠遊人疑跡跡非奇
節誰信篇篇足有為白髮精神憐晚景青雲志氣慷
畢栽門關此日蒙優遇可是囊中穎脫時

呈南鄰司門盛藴之同年

昔詠相過人不知于今想見少陵詩鄰居何幸偏依
境文語無閑襪闖雜華桂當年聯步武近薰此日樹

瞻思吟官雖局方無賴但向清風且樂飢

過二里山

夜宿陳倉驛朝行二里山千峯排嶷嶷萬石激濤濤
枉馭來何五幽令諳自閑塵勞亦知峯勝境得躋攀

御愛山

五峯列翠儼如屛御愛知非浪得名行路切輕加誚
詠揣思豈是不關情

鳳翔留時復龍閣刋李茂正提政碑勑移維摩
塑像文求詩因寄

龜趺蟾首勢嵬然輕重由來在所鐫名前垂白磨僞

說像居士記真詮精文本自精誠出妙手翻應妙相
傳以善闕卯殊可敬為公嘆嗟作詩篇

和遂州太守李安上年兄見貽

擁麾遥想陟崔嵬騶喜清謀復屢陪攀桂當年追逮
趾偃藩今日仰高才如公閲博難淹外預我迂疎任
懷來相過且宜忘倍道聲同將酒賦層臺

寄提刑岑岩起

兩世同年世亦稀同官同路復同詞登遂先後無多
日衆論参差已過時劍外石梯方息鞅山南珠騎忽
伸眉情知避逅當非晚郵寓長言寫可思

過朝天嶺

崔嵬陟盡復崚嶒暫捨銀鞍杖策行棧閣架空雲路
近欄干護險曉雲平仰看翠壁層城峻下瞰長江一
帶縈自昔仙才難蜀道始知難此不虚名

三盤閣

江山千里勢雄豪終日緣崖未是勞欲試寒心騎馬
處三盤閣上看驚濤

玉枕驛

嵬然峭壁入青雲玉枕光輝絕世塵豈是群仙露奇
迹故將珠玩惑迷人

過故平

附閣危棧過岩嵬恕見平邊旅恨消邦被飛濤迷鄉
思悠悠想見浙江潮

廻宿故縣驛

回首邊城暮靄輕亂山深處宿歸程流泉逮搗鳴寒
夜別是勞生一段清

文劍道中

劍閣文臺相去遠劍行山頂暮行腰處時靚澰晴常
髀兩靜來鞍肉平消空有李勤馳逹道愧無毫末補
清朝何時解組歸鄉國十里西湖弄短橈

登科

先世曾誇尺五天後來苗裔獨蕭然可憐三十三年
内科第惟吾父子傳
青雲意氣已参差白髮精神極自嗤喜汝登科年尚
少好攜時策赴明明時

黃石榴花

六月群芳欲榴花折淺黃色方金蔔渓體異玉簪長
鮮日穢媚迎風不在香無勞問朱霓秀獨占中央

大行皇帝挽詞二首

聖文攄道妙神武拓邊封治迹超三代焦心獻九重

帷
倶
幄

方儀韶樂鳳思駕禹湖龍遺烈傳千世澳基圖祖宗
撿玉埒封岱遺弓已上仙新陵縈永裕舊葥嶽同天
來伏慙雲外悲笳咽月邊攀髯臣子恨萬淚欲成川

再詠黃石榴花二首

花似新鵝色渾均蕚如栢蔥亂紛紛更臨逈照逆疑
日翠幄無端惹瑞雲

佳人最愛石榴紅染作輕裾步履同惟有此花難入
意任教榮悴逐薰風

自劍還道中寄同事蕤進之

君寓姑蕤吾含杭慣從雲水樂仙鄉相逢邂逅題為

裡同職閒閑到益昌瘦俗未肥心所病故園何在夢
偏長新陽欲動林泉好觴詠過時且自娛

宿上亭驛

按部歎寄向梓潼上亭孤驛倚寒空淋鈴靜想當時
雨吼地愁斷竟夕風衝冒狂飆憂病體驅馳宿舫頹
神功聖朝攬濟進清齋致敬宜將撰意問謁唐撰[illegible]也

謁梓潼廟

英威凜凜暖西州血食潼江度幾秋曾運陰兵摧戰
壘每均甘澤惠農疇翠幄半捲香烟動金牓高題日
影浮暫止輕車聊一奠肯將曲禱累神休

題岑岩起劍門詩刻後

摸面塵埃二十年紗籠石刻頓光鮮瘦詞不用題黃
絹自有驚人秀句傳

和岩起觀舊詩有感次韻

棄繻東去有遺篇杖節西還今幾年莫向長歧悲齒
髮似君行學可怡然

又和十二月二十九日思封道中次韻

巴山險阻備嘗之災績豪篇似撫嘰況是歲華垂盡
日却為賢者獨勞時寒多未放泉聲活春近先從柳
眼知早晚星軺趣回轡東園共醉小枝枝

和賀守許澤翁見寄次韻

十年為別只遠此喜見柔篇墨色新且鮮征鞍同一
醉吳鄉難遇故鄉人

長挪館

地名長挪挪物長下馬臨泉却坐席客舸傍沙枚百
文野禽窺水競嗟翔

筭錢鋪

里名勝母曾車止邑號朝歌墨驅還我領漕權來此坐
不惟自哂且赧顏

見性堂

由來迷悟盡真如見性名堂〻護書萬變紛〻任交
戰一心了〻即安居檻花夭秀烏餘逸庭柏孤高自
有餘多謝前人爲留意使予聊得塵淸虛

都竹道中

陰平終過萬重山路指江油棧閣通峯頂雲收餘夕
雪馬歸塵少帶春風一溪水色瑠璃碧幾渦桃花錦
練紅莫謂奔馳足勞苦目前佳趣〻無窮

過赤岸潭

鞋韜曉過赤岸潭莫訝駛埒涉再三百丈湮灑連底
見千尋翠壁與天參釣絲森蔚連芳岸鵝管參差滴

秀岩勝槪心藏佚觥畫背款凡輦護錫錢

過雪峯亭

二月春將半山高雪未消危亭在屏障萬木綴瓊瑤
似與塵寰隔安知雲路遥〻〻澄撥外暫得駐輕軺

經望星山

緣崖陟磴勢凌兢偏坐綠鞍傍險行更向望星山上
過料參方信不虛名

嗜啼嶺

競倚肩輿半側身嶔崾石磴但無塵山行從隸難成
列路轉前驅却向人更歇江潭尤覺險獨憐桃李瓣
粧春他時躍馬康莊穩莫忘欹危壓頰頻

亭溪道晚行

白雲起處山櫻發綠柳垂邊水螢鳴惟有曉寒殊未
減重裘還似冐霜行

至白水驛輟趍文選益昌

報程趍疾且來歸奚訝回舠在不期恐失東園桃李
色一年深悔欲何追

和許沖元内翰易元日登瑜之游爲再登

浮屠屹〻勢參天旌騎朝臨又改年一日再登淸興
足舊遊斯吏異時傳嘉爲却寄踰千里遺愛相仍諍

兩川塵洪剌閙肝胆醒况陪勝覧即芳筵

又惜前韵爲筝別之作

紫詔催還二月天淸塵頒厝涉三年高文昔冠群儒
首異政今爲兩蜀傳此日旌旗度危棧何時舟戟濟
長川留銚斷送芳將望猶想飛花傍祖筵

和岑岩起見寄三絶

別來凡歷幾重山又報東風策馬還而我病軀方覺
健喜持觴酒坐談間

分携纔日在青山不意黎明我遠還却向益昌迎馬
首由來無定是人間

百丈江流萬仞山一車方住一車還若教饒著郎郭
多都在胡盧掩口間

謝岩起寄鳳團茶

北苑先春雲鳳團分題封寄墨初乾赤甘金碾消磨
了且作瓊枝愛惜看水與康王烹莫梅才非盧子咏
應難探抽鄙句慚瑤報佳惠虛酬豈自安

至西縣呈岩起

可部雖同邂逅稀今年差比去年遲參圍猶憶當時
現萄酒還陪此日持棗梨已斑烏足嘆壯心徒在竟
何施相逢且盡樽容興況是終更欲及期

再和岩起以詩答謝惠團茶之句

靈芽不減密雲團十襞清香翠若乾無句那抒情內
動明珠更得掌中看粧校稚鈍公為易併獲殊珍我
自難報德酬言古人重斐章不再豈遑安

城固道中先寄

睽違旬浹似朝晡勞想清冰映玉壺嬰寄小詩肥鄙
意更能還既雅篇無

税鞍行郵日欲晡漢皋重得造仙壺不知揮麈交談
外還許儱絃入聽無

凌晨馬上得惠詩再次元韻

詩筒方訝老杳稀擊鉢未爲果不遲定欲擅場專獨
勝豈容遺憾久相持招邀近想賦搏端往返多慚孺
橘拖光得寬殺出慢肯教馬足自稽期

建芽精嫩鳳爲團海錯珍鮮饌作乾遠物方慚容易
獻來篇不似等閑看始聽報致情何厚觸撫陽春和
獨難鳥寄中州傳好事須教紙價踴長安

自今酬唱不宜稀可恨詩盟結已遲西陣雖鋒護交
戰一壇將鉞敢爭持崔逢何愧爲雖進老境寧當效
逆施相過相期情誼遠莫臨觴咏數不期

閑胡琴一首

團扇兩邊秋萬索幅巾歧笑情方樂款然一抹四朱
絃僂了請教遠康春輕撚慢攏手應心如出自然非
以學嫋嫋凄春鶯蝶變化遠迎動寥廓審音度曲肅
梁歎歌舞滿堂生寂寞旬嗟投老欽量衰一舉爲空
金盞洛

書西縣壁

判袂知非遠馳貂約屢經猶于暮雲底回首漢皋亭

闕岩起至以詩先寄

寶峰亭下菊鮮鮮爍娟秋風似可憐欲摘一枝分王
盞呈船莫惜屢携觥

必来挽鞅且盤桓山國蕭條正畢寒雖欲駕袪翻妙
曲鄉愚燈酒助清歡

敘道中録懷

酒軟劉伶煩茶高陸羽經鹿幾延笑語何事駐長亭

和述志

根職提三尺潜心酙六經高材難度淺豈止獄平亭

和念祖

仰服鍼金訓傳家在一經况當敷敎遠夜析静我亭

和庭橘

常思洞庭橘美寔冠南方雪藕千林謝金衣萬項黄

輝光依澤國勢鼎在仙觚沈詠滋迎露𦸗詩寄待霜
遠邦方酒想鄰國浮清香未用矜封户何如勵醉觴
分甘音尚阻抽思韻空長豈必三吳路寧煩一葦航
指郊即可到反掌使堪嘗慰我東南夢殷勤送異章

又次韵和古成寺

嘉陵江勢並山迴山寺曳靡對水開鑿石千尋維佛
屋參天一擧類仙臺白雲有意頻舒卷止鳥無情自
往来心境兩忘真未易登臨使謂出塵埃

送盖鈴高宣事

王孫遠器世功勲材畧從横獨出倫奏事近達文陛
側鈴安遠指錦江濆贈篇累什皆通貴去國賒程少
故人傾盖相歡一樽酒感君離思併如新

過青山

連曉揚鞭陟峻岡馬蹄凄厲踏新霜崔嵬昨日參天
碧蕭索今朝滿目黃陰槩雖設疑虎迹曲溪盤屈類
羊腸按行君也多裨補敢憚崎嶇道路長

至蒼溪

輶軒寒蒼溪路秀句追追老杜詩送客泛舟空往
事過岸柔樵似當時高材遠興千年在遠宦羇懷萬
里隨索筆謾題行館壁可能詞料後人思

自西水還步想錦屏山廣壽院

按行迴幽閬城南登涉崎嶇力不堪却坐錦屏休倦
迹暑天冰水沃醍醐

雲臺觀

緣崖涉澗上雲臺古觀稀逢車馬來翠栢逞深長蔽
日玉爽池淺佳勝杯段桃人去無遺跡鎖藥爐存艳
舊灰惟仰天師遺默像祗愁飛劍起風雷

謝岩起惠丈幀二首

几杖安身外于茲用智謀深見扶物領捧受識仁心
本異丈難隱何妨秀祖欽惟愁說詩善哭解𢈔難任

引蘇卿試頗安然正好兜依學生禅兒女環鬟齊指
笑朱顔猶未悟嗟違

和藤進之見招桑簡岑君起

大君奉詔獨先來趁節還先數月回聯事已憂將判
袂別城况是泰豐財暢象推錢同庸使吏杜淸爲費
美才若浮星招少卿撥吐茵孫酒不辭陪

和子方登朝京樓偶成

登樓爲喜乍晴時欲倚闌干日已欹頭上雲生還作
雨座間風動却添衣笑言且共須臾樂氣象休驚項
刻非應是催詩念俞况果然高唱屬先机

再和

樓號朝京人未歸浮雲蔽日雲霏微靜論國手饒棊
路閑喜官身著道衣心慕孟軻增養浩年過遲暮久
知非隨時觴詠卿同樂全勝區區鬪巧机

再用俞韵奉簡

未能形穢似支離行學由來恨力微因利惟羞勝壑
斷可言寧念卧牛衣高材幸遇同憂樂公論相投一
是非特向遊枝發棋局區區安用謾藏机

和答俞福守林中散

使指頻將念匪宜開山何敢憚馳驅荐賢銳意先推
獨迎吳雄心背關狸却愧我爲爲患重况當卧轍欲
留時光芒照眼觀華藻速想殺芝墨滿池

福州古田天王院撒珠軒

過雜因人激躍成撒珠取類六塵名偶觀却憶鍾離
意委地當時自獨淸

謝公永惠荔支

約貌遠致色猶鮮咀嚼瓊漿異味全多謝仁人憐病
渴故將靈貺爽心痛

和子方夜過卧雲庵絶句

自愧餘魚久未成區區從政謾辛勤過庵催句搶出

興待覓青山與白雲

曹子方靜常庵

家君新作靜常庵况是佳名繼鄭南晝坐不知人擾
擾夜存常保氣甜甜寓言記述睎莊叟復命栖遲慕
老聃標揭皎然輝衆目我何立懦與廉貪

答曹子方少年弄翁一首

虛室逸兒坐怱怱君假絲颶然淸風來損爾昏與思
新詩執在手展讀過三四初言少年弄翁喜適白
髮卿自戲次驚老境今且迫豈甘物役其志輕視富
貴如浮雲極論窮通均一意高談念平時鍵句存遠

記請老悅槃常先期乃吾事君年幾知命耳順予闕
二自卅七星霜披拔去朝市是時取高蔔知托冥鴻
寄公方處要途利達沛才智見詩當不嗔猶認舊書
字其來不待索應六分衆粹君年方如我今日那肯
抽簪辭芝术無我得以警幽情莫忘汞真輝勁筆

遊武夷山二絶

泝溪遊覽挹塵紛看盡奇峯逼可聞昔日幔亭何處
是寂寥空想武夷君
心愛仙山役世緣汞粘欲去謾留連更祈秋日停羲
馭莫遣回頭悵暝烟

寄陳安道同年

執別都門四見春悠悠吳越斷音塵爾來雖幸官居
近可得惟蒙手翰頻折杜交遊三紀外鬢毛蹉跎兩
溪濱未飲把酒論離悶聊寄篇章託去鱗

遊武夷山二首

一溪秋水碧溶溶逆棹扁舟迎晚風卧看峯巒撑奇
勢心疑造化衒殊功賓雲四斷笙簫遠机石苔荒紐
識空仙理冥冥難究詰抽簪歸覓黃劉公
馭結山川肇混元誰為廢宅遺神仙三千曾會幔亭
客十六仍標洞府天崖有跡邑不緣種指遺清骨異

知年披圖昔謂多增飾至此方知畫未全

遊武夷山寄曹子方

訪尋仙跡覽群峯詰曲清溪兩岸通嗟念不成秋後
約獨遊還與未來同

和蔣穎叔重山館留題

清詩題柱我朝憐二十餘年伴嶺雲今夜泥輪猶宿
此腸溪依舊聲較聞

江歛舖

知原秋老逕無風孤坐危亭夕照中刈熟人歸荷肩
重喈喈笑語話年豐

宿泰寧驛

枕如五鼓響寒廳夜又東窗未肯明一片離愁牽幽
扰我鄉歸夢不能成

離建寧

境窮邵武入長汀溪側山根指去程獲險攔干紅緣
繞依稀如傍蜀江行

擱石

嵌岩擱石衛溪灣股削陶人手不閑落在深封猶及
此奈行何必嘆牛山

宿寧化蛛鷲峯寺

輕軺冒雨勢怱怱晚入幽溪宿鷲峯一夜泉聲繞清
枕夢回何待曉來鐘

宿題龍地岩

應龍何日離天衢不識還思舊隱無見說至今遺蛻
在無興雲雨救焦枯

臨汀行館十月桃花盛開

十月臨汀氣候訛桃花寒落發林阿也知欲趁春風
媚爭奈窮州地瘦何

宿寧化西隱院

郵亭地遠宿禪扃夜永時寒睡思輕簷霤不鳴知雨
止窓櫺半白待天明吏贊百點催兵從雖述三號起
使程自愧區區少裨補北山文在盡留情

過鱗原驛

晨餐纔了又過征驛傍鱗原以地名山頂寒多雪花
重溪灣流淺玉沙明田疇有穫良農喜社鼓無歡暴
客平奉詔非才幸無事行中時得肆吟情

度爛溪

獨木為橋度爛溪溪傍山石爛如泥高低柔削材如
一祇愁鈞陶意不齊

十月十二日早按行臨汀過大雷電雨雨

傳車十月到長汀鬱燠猶如暑氣生經夕山川帶雲
霧凌晨雨雨動瀾擾乍逢旅客殊多怪慣見邦人情
不驚卻作小詩傳所遇他年穩生話平生

晚洲嶺

行行晚洲嶺高若離人寰有輿薄層霄身在杳靄間
朝天及青泥誰謂蜀道難豈如茲嶺陟不類羊腸盤
斗上五千尺步步須躋攀隆冬猶汗浹睥睨惟心寒
旁窓宿雲濕下視飛鳥閑恍如陶公夢坤莫倚天關
增慕漢忠臣叱馭毋盤桓古語固有之靦甚比晏嬰
君恩思未報何敢憚艱險臨風一長吟所嘆兩鬢斑

師子峯

欲學師子號奇峯蹲踞如真倚碧空聞說近山無虎
嘯可非猶伏畏威風

婁溪驛

按程頗自覺淹留朝夕經行處處幽忻逢古驛婁溪
水追憶東陽八詠樓

陰山館

圍峯聳于前鳴泉繞其背若使畫成圖誰云非傳會

遊寶蓋岩

度溪歷險得幽岩欲去徘徊意尚貪吏部祝融峯下

句未宜留此付鍋鑊

題館節堂

建陽溪水接仙流溪上新堂氣象幽拜節捉輸從使

適觀風問俗得優游凌虛岌〻圍千嶂據要衡〻控

八州白髮書生儔夯走每憐蕭洒為逢留

寄曹子方

度溪騎嶺一何勞霜髮騷髻省屢搔自愧晚年空陸

〻惟逢桂境且閒〻會仙古觀風流遠館節新堂氣

象豪不得與君同嘯傲猿抽荒思引吟毫

再和

佳詠琳琅瑪想勞嫦巾嘍髮遂忘持長言嗟〻徑三

復至樂酣〻共一閒過事未能全吏隱舒顏幸得接

詩豪願前介代頻酬唱任老秋髭玉免毫

和曹子方

遠舍方嗟善鵲鳴臨風更聽振金數愁見遠宦趨庭

遇善友新篇學詩成荒學說傳烏足道嘉辞借譽一

何榮鳳毛池上他年貴謀略終難挽道耕

和子方贈祖吏仲提刑

遂業為别戴秋風倅乘當年服狗公渠溪曾嗟失島

蠲亂閒幸遊擄前功我車白髮相看喜把酒黄堂一

羌守趙欽

笑同行見刑清八州境里言應不詠垣東

冬至三日遊水南諸寺

曦輪飛上宿雲收曉出城南趣遠幽六寺建延行複

道一溪縈繞瀉寒流世情共喜新陽復仙境聊成極

日遊不以為章記登覽此時清興若為酬

次韻和公舒太守長至遊水南僧寺

紛華盡屏已心灰蠟屐尋山尚喜陪聊藉琴樽無清

景全勝車馬冒黃埃年登況畢三時務陽復仍欣九

日來更愛啓手傳秀句又君詩筆富天才

送曹子方

判袂長亭歲律殘天寒雲靄暝溪山閒關惟恐君景

道寂寞仍飄我獨還秀句八州神物護輕軺千里光

人峯他時企想音書外何韻休教贊近班

蘿園院十詠

雷分石

闢說豐隆為剖開非關星隕自天來數齊元凱扶雄

不是尋常作割材

香爐峯

由來元化作鈞陶賦象香爐峯勢高恰似匡廬山下

見不容太白獨抽毫

天然橋
欲渡銀潢上九霄回頭雲路正迢迢誰知略彴由天
造全勝閒關履鵲橋
玉印峯
排雲蒼翠勢嶔崟玉印分明帶秀林變化固非緣壁
鵲天將寶玩鎮幽深
石鑑峯
天悟造人亦自然團團石鑑為高懸者今須若在心
止忘照回情學坐禪
蟄龍潭
蟄龍潭上木陰森百丈無緣未度深蟠屈只應如傅

穴俟時騰躍作商霖
放生池
者收數罟買鮮鱗放在深池是亦仁但使放人誠子
產自然微物遂天真
鳳凰山
鳳凰山色似晴光半入青雲兩翅張誰謂太平今有
象峯嵐猶學瑞禽翔
鎖翠屏
屏名鎖翠勢縈環境勝全疑出世間枕石眠雲乃其

延鎬運

地誰餘先向此中開
仙苑峯
飛苑仙去絶遺蹤屹屹孤峯倚碧空空使時人想颻
馭寸心長盡有無中
次韻推官東庵
紫竹交陰處檝行桂小軒轆轤散在井薜荔翠依墻
自有山林趣何妨鳥雀喧公餘聊宴坐方寸得澄涼
步雲亭
官居瀟洒並城壕城上危亭勢屹然廊路四層通日
月回環千里見山川凌虛迥絶尋常地指雲追吟尺

五天莫討白雲蹤步起望中祠宇指梅仙
又和李世美再題步雲亭
嶢嶢氣勢壓南開勞鵉鵬程近紫氣女牒却依丹檻
底瑩簷迴與碧霄分醉樽有地留清景阮屐無時黻
亂雲引眺更勞西北望子牟肥遯繼朝曛
和世美久雨枕上偶成
釜中何處致魚生庭下寧論水運饒夜厭繁聲驚夢
枕朝愁濕色浥書屏無聊擔首憐無白遣與題詩寫
殺青此段公居正冬寂運如舊隱掩柴扃
又和久雨

繼日霏霪勢不停淙淙高屋似𪹛傾氣昏亭閣迷仙
境雲閣山川捲画屏戲麦潜變化贼白浸荷遥想汲
錢青占晴問蔡師肯語聲祈恭于奉局扃

晚晴

積雨鎖山城𪹛然喜晚晴園林變新綠滿溜有餘聲
日色開何隔雲陰否已傾無才希杜賦短句且抒情

紅蕉

紅蕉秀南土對植燕堂陰每爲開青眼偏儂吐赤心
華丹天賦異凋瘁歲寒深試奏蘭荃譜殷勤約共吟

和劉公舒題步雲亭

𪹛岩竟倚碧空建安氣象曉清雄自驚遠目窮天
末更喜新篇入斂中壇指羣仙嘆梅福山迷夢筆想
文通揚雲無乃如平地登高何須羨北宫

五月三日見萱草一枝

薄薄初陽曉霧收庭萱再見似相知月臨仲夏將三
日風拆今年第一枝鴛鴦兼金黃灼爍韓瑤圍玉碧
參差　華來歲應如舊知在何州記此時

和世美吉祥爲別

山驛迢迢晨景舒星軺不肯少躊躇光之古寺圖分
袂故約前盟奉祝車霧寒開晚分吸羅風吹水踈塵贈

言餘雖知暫別非踰月尚覬郵筒數惠詩

又次韻慶除代

一封黄牒下雲頭受代衛時若自謀雖幸有期超北
闕自慚無術惠南州累年塵土甘祇役萬里烟霄想
告獻猶賴高才見裨補不教孤近護淹留

去冬留題館節堂世美朝請今夏按部過之為
詩見貽輒次韻奉和

妙句斷先刻佳章幸繼遊褒題踰八字傳咏入中州
答館仍增麗時先倏变秋悠悠想清思長似建溪流

世美到誇賢友迎故昭武逸既示道中雜詩十

三首因成拙句奉呈

樹叢駐暑歷山川澹使何曾嘆獨賢星騎遥迎一千
里仙才洒落十三篇龍羅絕頂栽詩句穩發高情破
萬椽但恨陽春難繼和暗投終歎夜光圓

荔子

閩地高材最傑然結成丹荔冒炎天堆盤火齊光芒
轉滴齒瓊漿氣味全玉井蓮房空賦咏秀江評定護
流傳更吟獨品頻馳傳兇向紅塵動笑妍

與世美奉詔旨分督決獄甲戌判袂之武陽壬
午還宿中興寺而得世美自延平所寄詩因

次韵

盛暑宵炎動遠疏勑催諸道決渠因承流宣澤攝航暘履險航端敢滯留南北分馳繞數夕重輕揮發已三州高材盡想哀矜意美疾當授勿棄磨

八月上澣登步雲亭

一日優閑九日忙步雲亭上共翺翔地高始覺秋風勁事簡方知晝景長戲拏禪談一重案靜看茶戰第三場吾民況有京坻望遠宦宜從嘯詠忘

中秋夜雨

秋色中分夜氣清月華今夕最澄明如何驟雨橫來勢不猶高樓倚望情桂子飄零無處覓燭花焊焰為時生莫辭盡醉酬佳節猶覬餘光待曉晴

公鈐朝請得福守所寄荔子佳品二而詠以二詩乃以為示輒次韵奉和

鄞境纖肥荔子丹黃堂矜詫滿郡盤香收殘艷餘航戲筆寫新詩掩鳳團咀嚼冥嫌瓊液薄形容更比水精寒孫抽滯思聊追和琢果清吟雨可歡

佛宮奇品規瑙黃黃穀穀珠徑寸光種異却輕萍有寶味甘全勝蔗為漿南人拭目驚希見北客流涎試一嘗翻笑洞庭霜後橘橘豈能當暑侑芳觴

建安郡庠重彩記事

泮水秋深爽氣全簪紳戾止共拳拳丹青圖寫三千士藻繪形容七十賢如堵聿來觀盛集采芹應有賦新篇諸生好進公卿業此日風流亦與傳

九日示壽隆

九日閑中氣尚嘘扶持病體坐家庭喜看數朵黃金菊猶引三分白玉觚浮世謾論軒冕貴佳辰難過子孫圍明年洛對陶公菊應念欣欣戲彩前

建安山水亦稀希九日登高處宜秋杪風光自擁涵光來情味少歇恰舉巵喜見黃花從落帽羞將白髮吹佳節不能成路所狼吟小杜昔年詩

白題南劍州延平閣

危閣橫空特勝遊登臨盡道冠南州面分列嶂環群秀坐看雙溪會一流斜納新輝長易且遊消暑氣無先秋更傳寶劍深潭底半夜寒光射斗牛

冷風閣

勝槩天成所得偏一來登覽興飄然拂雲欄檻塵寰遠隔水樓臺畫幅全隱隱歸舟搖落日悠悠飛鳥破孤烟冷風可御非虛目況是層巒對演仙

題尤溪縣林平館鋪壁

前歲方離蜀道難崎嶇今日過黃山自嗟使事殊無
補祗向塵途歷險艱

題雞淡灘

慎操舟戴度危灘脫險從安反掌間豈似俗流爭利
達難防災貌伏波瀾

將到富沙寄世美同事

判袂于今涉五旬馳驅無復寓書頻險途損失任還
倭高誼郵析朝夕親近事欲新祛敵塞新吟應許和
清範富沙此去無多地先走詩簡致所陳

和劉公舒見示生日詩

衆遲何幸枉佳章遠引吾宗及漢唐戶掛桑蓬當日
喜毫揮珠玉此時光欣臨愛景披雞藻悵向清飈動
琴霜松柏由來交茂悅徂回善頌歲寒芳

和李世美見寄兼送推官李彭澤

北風傳曉角宿霧鎖寒城秣馬登途早將雞掠羽輕
一經承祖訓百里做官成多謝龍門秀貽詩壯去程

又和道中書事奉懷

同日分攜去先鄖掉鞅迴馳情隨道遠殘歲枕春催
客舍驚新柳山城嘆落梅佳篇嘶翹望還取過王臺

和劉守正月十日新茶

乳霧浮數新茗秪疑春自到原來開建人日逾三晝
試焙申年第一杯杳面光肥香已透輔車津潤味全
回不須七盌清風至滿臺依稀在楚臺

和正月十七日携具見約

迷宜隨時且自娛看ゝ受代又暗車然燈初過忽吟
家極日相從接緒餘痒霧催花錦零亂春風吹琴雪
稀珠追懷古語成新咏處事無非酒破除

又和

著處山川秀可娛何妨拔蹤數驅車韶華已過三分
一歲揮綷經半月餘北海樽罍雖自滿東陽篇咏不

宜踈惟愁南國春多雨誰把繁陰爲掃除

和世美以前韻惠詩

東亭清集幸相娛暮角聲休尚祝車冷淡蓮花燈夕
後繖花桂貌雨天餘交談自喜高情合技老還嗟樂
事疎況是離懷起朝夕好尋樽酒豫驅除

南園正月二十三日見牡丹因剪分送而分舒
太守以詩爲報逐次來韻

上元八日肖經寒剪送南園兩牡丹爲我果然興絶
唱知君不作等閒看香餘郡檻春猶淺咏入華箋墨
未乾更說僧坊曾寄植擬觀須待解征鞍

和世美行役不與貢第一茶

米鳳團龍貢紫宸今年斗柄住維寅四千里望中天闕第一番題北苑春拜表盡茶初遣使兼船還念未歸人太平歲集梯航越山岳何如此致臻

又和督決囚

旰食憂民睿思焦默懷時雪滯層霄十行新下寬囚詔諸道交馳奉使軺縲紲稀疎至恩浹荏倪欽國大鈞調宣揚德澤敷綿若但抹堯氏擊壤謠

和劉守以詩約賞南園牡丹

閑花浪蘂謾芳教滿檻妖韶體自殊且看淺紅隨分

有須知絕品此中無芍熟魏國誇々手拜怯齊門一竽已埽幽亭待清賞更煩佳句預相娛

別劉公舒

閫閾狀節使全關何幸相傒過故人談笑一樽呼詩賦謳歌千里政如春辭携白髮情非昔贈別情高思入神郵想淨瑕流未遠會看飛詔趣朱輪

出關境永豐道中

去暮愁行細州嶺清晨喜見江東山二年迎按勞南走盡室安全慶北還負弩兵迎喧渡口擁鞍人看立田間却嗟奉使無裨補往返徒添兩鬢斑

德上柱脫一道字

道中聞鶯

柚止垂楊最上枝綠深學舞金衣也知行客留心聽弄盡新聲始肯飛

水碓

杵臼功能自古施更堪引水代人爲誰知滿溢傾欹處却是臨机效力時

滕龍圖挽詞

殘歷清華四十年老成包逐遊陂遷蹔梅來廣和羹敘業揚終淹分閫推忠義是爲古人比功名固有史匪傳不朽曾附風雷未遠寓來歸信法世

送孫聖徵同年赴浙漕

當時折桂共雲梯四十餘年迹久暌白首爲郎方擇武繡衣出使又分携放船汴水寒猶淺跋馬都門日欲低遠想清風播仁闡駸々先滿浙東西

雄勝東南越與吳先華使節暫馳驛比年都邑多瘦俗今日朝廷用老儒固有威聲鎮於薄何妨膏澤樹焦枯公餘且盡登臨興嚴召終難枝去趨

張大賓挽詞

崢嶸儀貌國輝光曾與堂作棟梁巍面鉅藩方偃息間生英氣忽飄揚文章絕筆星辰晦德遺芳聞冊香

不以修齡并質餘傷嗟無處問蒼〻
照載功成譽未華蓄宣屢易見棻斜嘉鳳池糟別徑
年久鶴馭新乘去路賒哀挽穀淒霜月冷銘旌影轉
曉風斜故山歸葬依先隴千古悠〻賢世家

送莫和中刑部致仕歸吳興

司刑華省健精神客易飛童使乞身未老先休多有
志似君勇退幾何人安車漸遠京塵路歸棹仍追雪
水春雨我臣〻尚持祿自憐鄉境漫爲郄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

慢業高千古憂勤盡九年撰簾將復辟弛襁忽登仙

欽迹均中外流恩在暢負春風畝挽唱幽明厚陵遏
臨朝扶聖治盛烈掩姜任壽享光齡淺哀添舜慕深
靈衣榮輦翟謚册刻球琳仰望軒星晦悽愁萬國心

和劉公儀郎中對雪

九陌塵埃燮玉沙雲中變闕隐仙家豐年欲啓三登
兆大巧先裁六尺花高卧洛陽違汲引雄文梁苑動
吁嗟郎闈自愧徒溫飽坐擁炎爐歎歲華

和劉公儀省宿呈同舍

夜宿冰廳愁解衣南宮正是苦寒時窗含積雪猶明
几爐撥殘煤始奏帷無可恨恨當俯仰不須易嘆衰

送吏爲佳句贻同舍使我揮毫羨色絲

次夕宿省再用前韻呈同舍

凜烈寒威著綈衣中臺獨宿夜分時郎潜已嘆髩憑
皆幼學思空下董帷直舍孤燈生暈淺禁垣清漏送
款遲何年追話今宵事笑向江湖理釣絲

再次韻和公儀所示

忽〻下馬疑蚓衣夜直儀曹歲晏時香積叢回清一
榻燭花明焰耀重帷詩成白雪音難和夢斷黃梁熟
已遲見說廬明猶判奏照未宮鑰待言絲

和公儀書和詩

喝斷三峽浪花紅紋絕冒蒙秀句誇爲盛來篇驚歲
暮因成戲筆待春華見班固已慚窺豹失酒當須画
蛇鄙意孫柚追隨劇遲如眾囊度眾針

又和懷小園梅花

爲憶新梅發舊枝勇採吟筆對晴暉幽香不到青綾
被冷艷應違白䌷衣忽〻屢經春色改紛〻或待笛
聲飛被疑湘楫高情劇頻向冰魂有夢歸

和喻明仲題純大師虛一軒詩

聞說琳公最佳處榜題虛一一軒清道還豹客真高
隱賺達星郎嘗說名禁桂無核藏至樂爐存微火鎖

長生未鉢投步賀閣通卿和新詩扎寄報

次韵和陳圖南見喜権金部

絳帳經年轉庭陰投隙相過有閑深且喜清談共撫塵莫嗟白髮各盈簪鄭書暫聿聯官樂策局外難窺事優吏尊高吟叙情舊俯歛何况濁醪斟

又次韵

詩將争功定擇勝堂々風格等劉曹高情迭唱通三嘆險語相先較一毫酷著紙鴞实贏酒嘷蟬何敢助雄豪嗟余老拙慵牽強叠勇終憐不自逃

送孔彦常侍郎赴宣城

宣城從古號名城新拜除書擁旆旌劉泰屢傳求外補便藩暫得遂高情虎符南國先聲重鷁首秋江去意清最好謝眺將歷境敬亭山色遠相迎

又和義夫學士用其韵

開府南陵氣序秋萃屏千里對岑樓力宣膏澤均千里坐賞溪山冠十州小謝為章奈吟諷謫仙懷迹自風流公餘好盡登臨興應誦區々宋玉愁

胡右丞挽詞

石轄辭榮重寄分郊趁名節造天閣表儀八座方尊德帷幄建章乞便藩將見排嚴離鳳闕忽傳威疾白鶴祭公費不及期頤壽至理冥冥豈易論

鄧左丞開府挽詞

術學材猷間世資進登丞轄佳瑜昕壽非德稱天何慘命與心違古所悲一品哀榮加贈典九重震悼輟班儀靈輿還葬從先隴鳴咽秋風薤露辭

和盛中叔侍郎齋宿留酬

誰謂南宮夜直均宿齋清肅迥難覩望朝惟幸窺新竹三紀尤忻叙古人共慶球琳已華國獨慚樗散謾先春更將鄙句追詩興盡恥殘弓扎負薪

嘗進酒

昔年於此試茶仍陪雲霄飲露華今日禮曹嘗御酒又疑塵迹到仙家自知衰々宵身幸莫向區々懼丹禁此段出于尸祿外支離形德更何加

錢塘章先生集卷第八

錢塘韋先生文集詩目卷第九

律詩

桐山驛早起
望崖遺太上皇帝加名
四十八渡
送劉公儀
和家園
過竹竿山
還宋茂宗詩卷
宿雲巖寺

雨中觀白蓮
讀潘詩
荅韓循之送行
和劉舍人送行
明恕齋
中秋夜待月
寄明守
九日
宿縉雲僧舍
過溫湯寺
武龍道中
放船
飲茂宗官舍
咏八仙八首
放日亭
人日太寧道中
白帝祠
望群山雪
和劉公儀見寄
木蓮花

寄劉公儀
擬繡雞
戲荅宋茂宗
寄李世美
送宋茂宗
渝南九日
南陵坡
金山
度臚嶺
石榻平望七峯山

宿木宗驛
二月
鄴垣
壽安縣君挽詞
再和張從道
和唐韋相國盛山十二味
清遠閣
橫翠亭
九日
答王晉叔

遇黃志仁
别張從道
别王叔重
送張公度之官南安
送滕之宰仁和
和舒中丞二首
會飲開元呈信道
呈信道郎事三首
示别
小宴呈席客

和韋致平西興見寄二首
石仲淵挽詞二首
嘉燕堂
九經堂
鑒亭
探春軒
宿鳳亭
和舒信道
和信道以詩見邀
和清明會景之作

和會月波樓
吳大夫挽詞二首
詩謝叔見召
和周朋祖郎席
和周朋祖會有美堂
和宇文伯修會中和堂
憶遊金華洞
和宇文侍郎觀潮
送吳聖取給事
送深闍梨

和韓琯山齋
劉挃大夫挽詞二首
劉欽止挽詞

錢塘彙先生文集卷第九

律詩

桐山驛早起

桐山孤驛夜寒清撲被攜柴坐達明行旆動時紅日
上肩䡵經處白雲生連峯峭堆濃鋪翠流水盤紆數
迭聲自喜區區王事外縱觀佳境有餘情

望崖臺 太上罗帝州名

萬仞蒼崖聳碧空誰為危塞鎖雲中雙扉虛闢無人
到放是飛仙運妙工

四十八渡

山盤水轉路岐開揭厲凡經六八回若向芳春挑盛
發錢何非自武陵來

送劉公儀與四明

人間離合固尋常契義綢繆豈易忘崇政青春同擢
第文昌白首並為郎東城判袂情偏惨南國分符興
味長唯竹來風欣望治聲當不減龔黃

和何子溫郎中家園一首 次韻

江河清興渺無邊又睹新詩櫽放園仙瓜雖欣登庠
背布旨還悅勉當門啟閉松石誇朋舊應免紛華遺
子孫何日隔巾陪燕坐共將風月快吟魂

自峽之夔過竹竿山

行路始知難覆盆千石間為迯人䖍霆敵悍竹竿山晚日群峯碧春風兩鬢班何時似都護還度玉門關

答宋茂宗詩卷

夔府春殘暫息肩感君佳遺意飄然頓忘巇嶮三千路為得風騷五十篇山水清音歸老筆球琳秀氣滿新編雖無健句酬來況終日吟哦興自全

宿雲安雲巖寺

去國三千里携家四十程雲巖暫投宿聊使夢魂清

雨中觀白蓮一首

終日蒸炎酷暑乎白蓮池上獨含情已憐瑩潔添花色更愛淋浪打葉聲宮女洗粧餘粉澤水仙歌弁濯瓔珙謾携玉盞銜冰酒氣味須教一等清

讀潘閬再過錢塘一絕

昔年潘閬足詩情曾過錢塘眼暫明今日天涯閑此句無窮鄉思逐江聲

和答韓循之送行詩次韵

歸隱無田計未成區區叱馭又遙征自慚白首猶尸祿何補清時謾遠行跋履追思揮玉色送篇珍重發金聲欲知天末相望處雲水蒼茫白帝城

和答劉子先舍人送行詩

探險航深歧路賒國恩未報敢咨嗟感公秀句渾驚俗送我孤蹤遠使巴民訟稀疎饑吏隱官居岑寂似山家舉頭霄漢思賢躅聊和來篇示拜嘉

明恕齋

明恕題榜揭心隨日所臨平反常在念謙滴自無嫌山氣侵朝幌江光射書簷幾何非吏隱定坐與難厭

中秋夜待月不見一首

中秋待月與尋常桂魄如何特晦藏疑是天心忌盈滿故將雲影蔽輝光徬徨注目瞻霄漢冷落呼嗟炤

亘鶴須記今宵有餘恨明年此會莫輕忘

寄明守劉公儀

去年更直宿文昌今日睽違各一方遐想四明安坐府肯思三峽險乘航眼無羽翼親談麈應有筐歆鍰燕堂舊好未宜因遠廢郵筒時且寄篇章

九日

重九蕭條秋已深登高更在蜀江潯黃花未肯趁時吐白酒秋如常日斟絕塞煙雲長滿目故園風物愈關心須憑詭所酬佳節追感寒山不浪吟

宿縉雲僧舍一首

石磴躋攀上緇雲九爲蒼翠與天鄰巖崖佛屋疑神
助祠霧禪局絶世塵此日乗軺宿寒夜他年屈指數
青春山僧莫笑忩忩去尋勝能來有幾人

過温湯寺一絶

一竇飛泉煖似湯池魚無數自洋洋不須遠寺尋碑
刻知是南平古道場

武龍道中

四十年前前進士三千里外外官人手提秤寫平寃
抑敢不公心報大鈞

放船一首

崢嶸嶽垂盡泛鷁下岷江鳴艣風聲壯搖旌日影雙
巨灘何累累急鼓促聲聲語疾疑生翼論危頸縮腔
栖遲憑滐几睥睨近紗窓鮮鏡侵朝霧休程傍晚矼
重山連岌岌古木競撥參絶行荒縣閉闗按列郡憐
書慵注日薄酒倦開缸仙迹徒追羨如忠之豊都景德觀有王方平陰長
生五雲洞及萬之南浦有岑公洞名篇乃素降如忠有白傅詩萬有杜子美詩有誰陪璧璧
竟夕聽淙淙幽興將詩遣還嗟語無厖

正月二日飲戎宗官舍一首

然燈數百照青樽香穗焚田酒半醺却在猶爲元夕
態撩人鄉思亂紛紛

詠八仙

撚鼻

道氣本沖融胡爲撚鼻中知無顧言嘆聊以供吾衆

爬背

刺成纖手利搔背可施功豈待麻姑爪攜持意自適

呵欠

引手如雙翼翩然一欠伸須臾端顧眄別是好精神

搔髮

搔首意不滿掤憑象櫛功高情惟自適豈恤鬢如蓬

鼓琴

萬事不關心悠悠在一琴非山亦非水何必問知音

吹簫

内與本無敎吹簫且任情於茲代長嘯自是一般清

横笛

不是樂聲音吹揚興自深數盃醺醉罷更學水龍吟

撚耳

撚耳意陽陽林泉白晝長市朝聲自遠聰聽又何妨

丁丞受故自亭一首

擇地爲亭智思全飛甍如翼揷蒼煙自栖一關喧聲
外日送千山秀色邊臘雪春花饒映帶峽雲江月每

瓦連呀嗟此境蔵夔府不入當年子美篇

人日太寧道中一首

改年三日立青春涉七風光日日新列岫漸生千疊
媚幽禽初弄小般句籃輿度嶺官兵汗紅旆穿林野
雜馴白髮自憐猶遠使何時歸棹浙江濱

白帝祠一絶

瞿塘峽口江聲急古木陰中白帝祠猶有餘靈憑險
阻柱來舟楫禱安之

奉鄖道中望羣山有雪

臘去春來只數朝遠山殘雪未全消恍閗玉出清光

瑩滄海瀾横白浪逐天外畫圖終日展雲端仙珮許
誰邀長途極目添幽興更折寒梅渡野橋

和劉公儀見寄次韻

崎嶇巴峽走單車蕭洒鄖江想戴旗馳款比邀前日
好開緘忽奉去年書篇章互及情皆見蹤跡相睽慕
不踈但使鱗鴻勿虛過何須臨紙恨躊躇

忠州木蓮花二絶

喬木開花似水蓮畫圖遠自昔人傳（唐白傅有畫木蓮花圖）化工
既許殊凡品落在遐方亦可憐
緑葉枝頭灼爍紅尚疑輕易比芙蓉根苗不自污泥

出只合移栽近佛宮

寄明守劉公儀

海角天涯相去遥郵筒還往勢迢迢兩篇佳咏兼金
重三復長吟萬慮銷已向宦途驚聚散休將桂籍論
榮凋承誇倒載清歡數使我流涎鄉思搖

擬績雞

異質本雖出金籠探繡頻文華真出類舒卷速如神
冠角雙枝翠衣綫九叢新蕤堂春晝永注目妥逡巡
一片無丹臆鮮明錦不如殷紅間深翠半斂又全舒
未遇奪真畫猶處博物書雖非孔雀比儻可從其餘

戲答宋茂宗次韻

穿山君踏險足浪我乘危王事以勤濟人生少暇時
多材看騰踔無補愧衰遲已飽殊鄉味何須覺後知

（予至郎 後歲餘）

寄李世美

都門執別再經春相望天涯引脰頻峽外山川愁倦
眼江西風月美怡神來書雖闊情還密舊咏重寬意
似新聊寄短篇追往好莫緣無雁便因循

送宋茂宗

三年持節使巴夔今日飄然受代歸去棹魯爭江水

急前旌遝趁峽雲飛陟明行蹤蹕華貫荼覿飃欲著綵衣肯記天涯留咏處萃巖幽洞亦幾稀

渝南九日

草草開筵重九日區區奉使第三年黃花不肯趁時節薄酒可堪無管絃秋雨昏山猶漲水夕陽巴嶠自生烟登高興味空惆悵萬里鄉關在目前

南陵坡

南陵坡對巫山縣直上青冥百八盤此日身由歲巡到他年愁向畫圖看可堪雨濕羊腸險更怯風衝狐腋寒却想九天朝謁罷禁街平穩躍金鞍

金山

金山自逆路之隅峭壁奇峯盡不如若使峥嵘近京雖未應聲價減南徐（潤有金山在揚子江心）

瘦驢嶺

馬瘏前咏闕驢騾登嶺今朝殺瘦驢自是老來情味減欲圖靡盬可安居

石榻平望七峯山

路過黔江石榻平七峯奇傑翠峥嵘祇應自有神仙宅肯向人間浪得名

宿木宗驛（涪州武隆界）

暮投荒驛傍巖隈更折聲頻夢易迴半夜忽驚飛雪急凌晨還喜凍雲開雪凝山表平如截梅發林拗迴若推閒俗觀風何所補勤勞唯有馬虺隤

二月

二月渝南春已老西園桃李摠蕭然傍簷飛絮紛如雪貼水圓荷大似錢覽物未能忘感槩紓情聊且綴詩篇馮郎白髮知多少更向巴山聽杜鵑

鄰垣

官路蹉跎曉景斜更堪蹤跡在天涯江春已老猶寒色山雨相仍濺物華留滯唯知撚白首衰遲何可泥

丹砂無聊情思亂成喜喜見鄰垣架上花

壽安縣君挽詞一首

鄉黨推賢懿宗姻慕孝慈享年非及耄造物固難知神護銘旌遠途旋葬宅宜幽冥復何恨夫子映清時

再和張從道

二月

天氣融融近禁烟已渝風俗自脈然排門沽酒易成市菁處看花不用錢一帶江山入圖畫幾番雲雨促詩篇獨嗟久使無裨補終日歸心趁杜鵑

鄰垣

官舍相依吾二家碧山之麓水之涯秖知閒暇交談屑不覺寒暄改歲華坐喜良農淂饑麥行聞異俗貢鯉砂（近歲張程二藩已到秦川惟予若官主客關西南諸藩貢日惟貢鯉砂）銜杯且盡兵厨釀安用呼兒索五花

和唐韋相國盛山十二咏

宿雲亭

無心固無戀猶愛宿危簷况復尋幽客高情豈易厭

隱月岫

隱月月非隱岫名誠强名清光中夜滿誰謂礙峥嵘

茶嶺

種茶當嶺上日近地先春始自釣陶手遠芳及後人

梅谿

青影籠寒水幽香逐晚風和羮人已遠谿上自芳叢

流杯渠

渠灣水流速杯泛酒行遲莫謂經營巧清懽淂所施

盤石磴

盤石以為磴蒼然上翠岑秋雲曠佳境遅此慰登臨

桃塢

當日桃花塢多應做武陵春風今寂寞猶以舊名稱

竹巖

擲空翠掉梢結根巖石前不饒塵土地自信雪霜天

琵琶臺

象物名臺琵琶亡出自然登臨淂真趣嘯樂類無絃

胡盧沼

沼有胡蘆狀成非巧鑿功宵澄星月影彷彿似壺中

繡衣石榻

繡衣無也久石榻尚依然不識尋山客幾人能愛賢

上士瓶泉

上士體虛無瓶泉與道俱倘餘涓滴潤可救衆焦枯

清遠閣

屹然虛閣並蓮宮似出塵寰擾擾中浩蕩乾坤來爽氣崢嶸欄楯倚晴空江奔吳楚流何急山矗岷峨望不窮清遠榜題真有意登臨聊以豁吾衷

横翠亭

勝槩本天成增营智亦精何年丹檻敞終日碧山横青靄飄來遠滄江鴻去明官居况相邇杖履不勝情

九日（九月戊寅）

四逢九日峽江湄窃禄無功秖自嗤把酒又逢今歲菊開緘還憶去年詩牛山凄感何其昧藍水歡吟乃所宜白髮不辭吹帽落更登山閣醉佳時

答王晉叔

匾匾行役臨南浦忽奉來書墨未乾見報新恩移受社便疑衰丞近長安山危水惡行將免宦思繼情日漸寬朝夕放船來就別贈言應許遺琅玕

還黃志仁

舟楫達逆浯水濱久違塵謗髮霜新按康雖共相望間邂逅於斯兩喜鈞對緣時沙禎影動交訴寒夜燭花春遲明又向東西去回首滄江霧色句

別張從道

官居相望日相過盈歲光陰不覺多每幸開心互論

度都恣倦遊炊跎新除忽遂東歸欲雖好共如達別何把酒不辭金盞溢預將離索試消磨

別王叔重

匾匾奉使越三年晚得渝南判史賢美政日聞行舊學高懷時見發新篇近還方得擡謗塵遠別彼驚微祖筵回首寒江初啟鷂牙城隱隱隔雲烟

送張公度之官南安

畫道清時多汲引天何高嗣尚卑棲匹匹別來欣然去苒苒輕裝寡所齋生俱推餘光僭比行潮汎慕去江西吏將學行規違擬枕李與言下自蹊

送滕之宰仁和

霜風棘野卷秋雲絶匾催船畫頻鼓方喜鄉閭得賢宰却驚燕席失佳賓去郢匹遲窮殘鑞度淅依稀傳早春　主人真慢弟承宣相與慰斯民

和舒信道中丞

峨月餘飛玉律灰物情已若在春臺高懷果動山中興秀句嶽從塵外來兵釀可憂隨日熟宮梅餘不為時開何當來白兩河上君子真容倒載回

又和

淺香初放玉石灰首寒擁被上層臺那堪晚景催人

老且喜新春入手來戢匹庭前芳始見梢梢池柳眼先開却歎勝南湖幾坐想高談禱九回

機月十八日乙卯立春丁卯會飲開元呈信道中丞

蕭灑江城雪後天訪尋幽境就開筵殺鼓晚角催殘照三日新春入舊年爲坐探題頻擊鉢杯行度曲有光然莫論頭仰成陳迹項刻清歡亦可憐

再和

湖山清迥冷霜天結客尋幽布錦筵猛作清歡送殘臘負搜佳句符新年共欣爱日臨樽俎暗覺和風入

管絃數品香䏻爲時發消知造物似相憐

春後五日即事呈信道中丞致平學士

閒餘中酒套歲妙已春回沼沚全消凍林園半落梅南風濕舊磧暮雨送新雷節物逡巡變衰顏忍不開

再和二篇

會飲臨登燕（姅）逆春第一回箏移未歸雁笛送已飄梅北海儀空酒南山忽隱雷交荄吾投隙屢屢此時開春歸雖半植寒去尚裴回已放沙萌草猶將雪拖梅清吟陵鮑謝高誼薄陳雷倘綴西行興芳筵頓數開

復以前韵示别

逆鷄茲辰去前驅幾日回雛鶺鵒浮蛙暮角聽吹梅雪嶠和消玉濤江未震雷應多鮮頤句歸貌錦囊開

元正二日小宴呈席客

二日新年半月春朝來小雨破輕塵依稀帶雪梅枝老髩鬅籠金鄉色匀投隙會并宜勉強轉頭光景祇逡巡不應萬點花飛後方許傷多酒入唇

和韋致平西興見寄二首

金玉來音忽通閒開緘恍若對風神始知淩淅元宵遍遙想來時樂事頻恨不斷盃同此夕（十五日書至）可應隣味屬他人果然佳句先無寄依舊餘輝返照隣

天爲元宵卷暮雲團團放出月精神隨時行樂與民共若處觀燈徹席頻玉筆坐邀同醉客瓊枝懷想未歸人更抽郄句招回棹早復官居壯德鄰

石都護仲謨挽辭二首

高翮欲騰超年華忽早凋名言在宗室休譽滿公朝卜遠靈輿逝傷春挽鐸搖南明此時路花草為蕭條桂科名猶峻玉殿對新歸異寵行將及英魂遽已飛貴來年不待志在命先違遐棄春山曉空教薤露晞

嘉蔬堂

屋角翬飛地宇深簷前老木鬱森森挺琮雖欠泉殽

玉瓚碎仍多竹影金勝榮皇額供主席清罇唯歎決明簷但令廣座嘉賓滿不惜驟樽琴所斟

九經堂

屹屹危堂近紫煙傍堂雙檜亦參天四時風月收羅盡千里山川瞻望全阮屐登來何必蠟陶琴攜上不須絃賜經雖缺名猶在此樂終為古所賢

鑒亭

虛亭屹立沼中央古匠施工亦異常略彷相聯虹對影滙漪四面鏡涵光彫楹間檻環然敞碧瓦飛甍勢欲翔杖屨時來臨屋處可能隨事見毫芒

探春軒

東園亭榭巧綱因更闢東軒探早春面直小橋通沼沚背臨宏（太上皇帝御名）摘松筠鳥鳴魚躍先時得椒綻桃苞入眼新造物也知移落久應憐著意何芳辰

宿鳳亭

碧梧千尺覆樹楹宿鳳何年被美名鸞雀不棲如有畏煙雲常近豈無情林間日月於茲永物外塵埃豈復生危坐忽驚年齒晚謾吟嘉瑞樂昇平

和舒信道二首

樽前雖闕舊年人舊事重論迥若新記得長春為絕唱於今難和似陽春

謫仙居處枕湖邊手種垂楊已蔚然幼習門庭參寂久天將巨用理當然

和信道以詩見邀

採採書年過寒汀為得新詩款綫行欲散十洲四首處暝煙睞柳不勝情

次韻周開祖清明會晏之作

難并四者重良辰寒食風光澤國春日況湖光千頃綠煙披汀柳萬條新鈴齋按勝登臨好吟筆裁篇成格律顧我不能酬絕唱聊將鄙句慰邦人

又和會月波樓與范德鎮賡唱之什

屹屹樓依婺李城月波標榜映雙楹未饒秋夕披襟坐且向春風曳履行詩伯高篇先獨唱佚君健筆許誰爭還朝滯客方無賴對此飄然思亦生

呂大夫挽詞二首

浩氣然凌虛飄然厭虎特風流失循吏術學喪醇儒飛旐銜霜外哀歌滯路隅峭巘有賢嗣遺賦想公無

避近淮東別逡巡二紀餘豈期還故里止得望靈輿直道欽貞譽高門仰舊居斂情悲薤唱聊以解欷歔

丞示詩頌以見召以病不赴

一陽消復自黃宮難變霜聲作少容方伯以時均宴衎野人不幸困龍鍾望塵修敬慚無及寒向承檀根莫供但有誠心勝善頌願隨壽斝祝椿松

和周開祖郡席

海雲收雨作新晴春日開筵趣早成六席共年誰獨少千齡錢半互相兄頌觴東道情尤厚況是西歸蓋必傾更玩掌中珍句好不知簾外玉蟾生

和周開祖賦會有美堂呈權府察院

共陪紅旆步巍岌有美軒楹氣候和樽酒融融懽廣座絃塵拂拂應清歌風隨江浦霜濤急日下湖山翠

不曉二字疑有誤

露多何處追談此佳趣主人不曉在蒿莊

和宇伯修侍郎會中和堂二首

燕堂高會勢巍巍拂面薰風穢候和廣座初陪文字
飲滿城重聽絝襦歌錦祠精舞矜回雪玉塵揮談節
決河妝伯娛賓同衆樂庾公清興未為多

華(太上皇帝御名)沖襟倚碧霄開筵蕭灑聚英僚衣沾翠露天
披雨目送銀山海上潮半日清懽渾聽詠幾番涼吹
韵笙簫情酣老客依稀花影而今豈俟招

憶遊金華洞一首寄婺守陳子文

不到金華四十年碧溪深洞想依然故人為郡應多

暇何日雙旌聚鷺鷗

和宇文侍郎觀潮

江上雙峯屹若門秋潮湧出勢橫奔先鼓何翅雲雷
震猛逝直疑溟海嚙地軸平分兵與越激度遠自吳
之坤軸除殘暑長空凜噴薄晴光列岫添衍涉唯驚
兀舟楫還騰挪復論鵬鯤仙槎遠泛時相際野馬塵
馳力更微筆信築塘無宿恨子胥袁淚有忠魂吳兒
易訖輕身弄自古馮河豈足言

送吳聖取給事

忠嘉早結九重知除馳徒驚舂景馳祥鼓素琴猶累

第一首似屬四句
琴書照著
收乃前首
之第五句次
首缺起句

月思除青瑣已先期秋風吹處是冠蓋霜柳跡中點
路岐得志澤民賢者事竚觀功業映清時

送源闍梨之越開講

家世雪簪紳方袍早出塵詩書捐舊習戒律悟前身
杯度吳江雪往錫越嶠春是知專講席著意警迷津

和韓瓘山齋

愛君築室枕青山高竊宇容俗士窺吏隱幽棲瀟物
外詩成秀句喙人間清江遠向窗扉見竹鳥靜宜中
坐閒羽武夷戎後發覽偶來聊此共開顏

劉樞大夫挽詞二首

平生胸書傳四公仕清剛格守將前矩老齡忽後凋
琴書照若水停數到武林仁賢沒何處老友慟尤深
珠玉談前味見停起舊欽靈輿不免是離唱寫空音

劉欽止承務挽詞一首

年始瞻攀仕優從逝水法藏慶永慕遂爾繼先君
利器方施手高翔未及雲嗚呼今已矣衆嘆護綸〻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九

錢塘韋先生文集表目卷第十

表章

利州運判謝上表 二首
賀擒獲鬼章表 二首
福建運判謝上表
謝恤刑詔書表
代虞學士遺表
代楊侍郎謝侍制 二首
又虔州謝上表 二首
坤成節表
夔路提刑謝上表
謝賜曆日表 三首
謝傳宣撫問表 二首
謝恤刑勅書表 二首
賀興龍節表 三首
謝轉官表
賀受玉璽表
明州謝上表
賀生皇子表
賀冊立皇后表

賀收青唐邈川表
賀皇帝登極表
謝傳宣告諭表
賀太后表
謝轉朝儀表
賀生皇子表
賀天寧節表
謝賜曆日表
賀表
謝致仕表
賀天寧節表
代陳少卿公主進封表
又賀苗淑妃進封表
代劉兵部賀公主出降表
又代陳少卿表
代陳少卿謝宣賜曆日表
代潘郎中遺表
代章郎中謝轉官表
代章郎中賀郊赦表
謝傳宣撫問表

謝宣賜曆日表

賀興龍節表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十

表章

利州路轉運判官謝上表二首

皇帝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利州路轉運判官已於四月二十九日到任管句訖漕將之選誤及孤蹤敕戒之嚴仰膺壽詞蕭修程而叱馭涓吉日以莅官責重望輕泣榮心愧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智非夙學粗知方篆刻文章竊儒科於皇佑之末間關州縣擢選調於熙寧之初僅三紀以遠邇之棄一心之樸拙俛仰趾進於曲俗卷舒難意於古人不希畫餅之虛數唯速素餐之公患而兾然善狀慚五十之無聞致政若呂辰念千一之徒遇分永投於冗散甘自棄於輪囷豈期肯被宸命濫分使指況遠方之所寄在蜀東以尤詳若臣之愚其實非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皇明委照鴻造曲成網羅遺材綱紀至治拔淹振滯盡公議於一時進善黜邪宣休風於四海曾唯微瑳亦玷選掄臣敢不勉罄其衷恪脩所職省保均賦下齊郡邑之為肅吏寬民上副朝廷之意庶幾補報少助消埃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太皇太后

臣某言𥳑擇使遠方豈容虛授羅材多士必厭公言寒飛獲預於遣中驚罷寔踰於意外即星馳而就職唯夕惕以疚懷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唯本俗伺器非宏博早塵科第久玷纓紳趨蹈百端周乏趁時之智蹉跎三紀偕知行學之難念倖位以是羞貧苟為而自棄晦迹或幾於无合存心寧竊於寓同然而歷郡邑以承宣曾緘善最累從月而遷陟僅既遑何方僶俛於服辰敢覬覦於紀進夫何天幸茲

被寵收付之漕運之權飭以訓辭之戒在於建思奏以克勝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化極聖神仁兼覆燾譚廣太平之業延洪累盛之朝為官擇人每資於博採用循任職必協於僉諧逈若孤生亦叨煩使臣敢不竭誠在事効節循公激濁揚清勅十州之吏治抑强扶弱安一道之人情期有補於毫釐庶不辜於驅策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擒獲鬼章上　皇帝表

臣某言伏聞八月十九日諸將攻圍洮州擊破蕃賊生擒首領鬼章等者戎虜肆虐騁干邊障神兵伏義生獲渠魁稟聖算於無前伸國威於不陣蠻夷聰蹐將帥歡還四方傳誦萬口稱慶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竊以虞舜舞干而苗格周文因壘而崇降蓋聖明之德動於無知則桀黠之感而自悔倔強而不改固翦滅以為宜何茲醜類之尤獨昧盛朝之化暫殺教而狼心如故雷雨霽而蜂蠆復生輒興犯塞之狂以取覆巢之禍皇赫斯怒秋霜助肅殺之嚴天奪其心曉露絕遁逃之計竭旁憂於反噬歸種落於亡戮自昔公孫之雄纔斯決機之敏此蓋

皇帝陛下神機閟妙睿斷高明既隆柔遠之文復振雄威之武威加闕外鼓行皆貔虎之師勢震洮東係頸盡氐羌之長正邦刑於萬里壯軍實於一時臣拘逈遠雖馳識雙闕猶觀都護歸奏萬年之觴徒效詩人祈頌三捷之咏臣無任瞻天望聖喜躍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聞八月十九日諸將攻圍洮州擊破蕃賊生擒首領鬼章等者天威震遠塞境戒嚴將略受成究渠就執掃蕩豺狼之窟振揚貔虎之功威稜所加

鼓舞以謔臣某誠歡誠忭稽首頓首切以犬戎遺種
鬼族擅强屢擾邊陲久逃鈇鉞貪驁之情不已猖狂
之計復興脅黨類以相連嬰城郭而自固未伸賂將
死當戰陳之前已屈獸心生致檻車之內俾遊魂於
霜鍔將就戮於藁街稚莁斬戮而獻俘甚若摧枯而
拉朽轟雷霆於絕域重華容於偏師壯驩呼於秦觀
之間雖同自昔紀擒獲於書數之略獨盛於今此蓋
太皇太后陛下道合高穹德均厚載武不黷而所修
必備兵不玩而所舉必平致其專閫之臣應機以勝
捽彼黠之首係頸而旋正治世之大刑增軍刻之偉

觀臣尸官遠部引領上都念阻造庭共慶投書之獻
願聞虛僕永光信史之傳臣無任瞻天望聖喜躍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

福建運判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充福建路轉運判官臣已於
二月十九日到任管句訖仰冐宸恩再叨使指蹈跡
訓辭之重烏敢少忘精勤職事之初唯憂不稱臣某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性侗未學拙椒小材遺
逢聖時邑勉仕路竊第僥適於紀格官叙歷於四朝
雖微績效之可名固有樸忠之自信頃緣誤選嘗使
遠方賴德澤之廣而年登盜衰幸教令之明而民紓
吏職迄終更而安守獲逃譴以代歸巴蜀十州方休
於督察甌閩一道復佐於轉輸奔走周星之間崎嶇
萬里之半顧身勞而何辭念責重而可虞短尺易窮
懼難堪於屢試壯行不競徒有愧於初心旋省微軀
躬膺煩使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克仁偏覆舜智兼明愛人及物則不異邇
遐為官擇才則罔遺鉅細如臣孤拙尚預采收申命
丁寧尤矜幽遠臣敢不夙宵盡瘁俛仰竭誠進善糾
邪庶幾裨於吏職興利除害以便安於列城庶幾犬

馬之能不負乾坤之造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
言

謝恤刑詔書表

臣某言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令恤刑禁仍敕
下管內常切提舉無令淹慢者天時方暑起畏悍於
群心宸詔遙頒戒滯淹於庶獄奉十行之申飭督列
郡以遵承共深欽恤之懷上副丁寧之訓臣某誠惶
誠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德參覆載道極聖神恫愛追堯舜之仁措

刑蓋成康之術雖存五辟以助治每慮一夫之不幸
春盛夏之在辰軫蒙内於率土敷揚明命儆厲攸司
潔完先自於圜扉淹滯仍臻於三木留而無餉者給
之以衆疾而難繼者濟之以醫期無淹繫之徒必絶
濫加之罰幅員萬里饒趨遠罪之風遐邇一心咸戴
好生之惠臣敢不仰膺言綍恪舉寬條勉一道承宣
之勤寬九重矜恤之廣庶幾犬馬之效不負乾坤之
施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虞學士遺表

臣集言達辰竊祿愧乏涓埃之勞見死獻言徒仰犬

馬之恋脱宮聯而安没荷乾造之有終重違清時猶
抗餘息竟欲去辭辯多不倫臣某誠悲誠懼頓首頓
首伏念臣生而朴野學亦空疎忝塵儒科晚玷文館
義有可守則未始枉尋而直尺事有可舉則罔或吐
剛而茹柔間關三紀之餘遭遇四朝之盛荐叨器使
獨病材難敢謂致身之未高唯憂陳力之不足積黄
天府嘗助活擾之煩曳裾王門久尸講解之職而桑
榆勢迫藥石功虧疾疢暴深精爽益耗赤墀而隕
涕澀血懸以懷慚直鄰何為殊無報國之效哀鳴不
已尚冀敝帷之恩伏望

皇帝陛下特軫天衷曲從人欲憫其舊物貸以深仁
俾臣遺蹤獲有箕裘之紹則臣瞑目甘為溝壑之捐
臣歷任三十七年並無譴罰久在諸王府供職見理
提刑貲序本家未有兒男食祿欲乞一恩例霑及寒
族臣長男前年若干會應進士舉得解伏望聖慈特
賜俞允於文資内安排干冒旒扆臣無任兢惶隕越
之至謹奉表陳乞以聞

代楊侍郎謝授寶閣待制知盧州表

皇帝

内劄論名選中朝之高選方州重寄乃外補之最榮

非緩命以利重藹思除而驚媿衷伏念臣猝才不敏
承道非淳遭逢盛時叨竊膴仕守樸忠於無術當棄
錯而弗辭嘗登長於理官每成得情之喜繼忝陪於
司綜籌幕的台之寬旋陞民部之劇繁唯謹邦財之
經費雖無善狀亦免瘝官冒先皇旋擢之恩嘗陛下
包涵之賜日月屢永薊嚴始衰比緣銜命之動偶致
經和之疾雖久妨於賢路仍侍處於省曹陳識叔叩
於九重引跡願尸於一郡傾葵心而仰候感天聽之
曲從以禁近之職而飾其兩聯以安閑之壤而使之
頹而息出望外愧深胸中夫何微蹤及此學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幹聖神之妙廓天地之仁憐其犬馬之勞
假以丘山之惠臣敢不深銘惆悃慶奉龍光夙夕兢
兢方守循墻之戒始終皦皦彌堅報國之心臣無任

太皇太后

竊職累年恐衰疲之敗事露章兩上堅懇乞於罷麾
恩俞既與其便藩寵秩復加於內閣仰承優渥深積
兢惶中謝伏念臣本出寒儒早從末宦勤勞三紀樸拙
一心幸逢盛世之明昌叨遇先朝之獎拔擢由棘寺
進貳刑曹殊未著於官能驟已陞於民部事之利病
罔不竭精時所咸休得以宣力更炎涼而浸久偶祿

曠之未形方懷持祿之慚敢衒制繁之術陛下未加
顯黜尚謂小材輟其坐局之勤付以出鎮之命冒昔
寒於遠道感微疾於中齋也此使遐難安省列宿異
尸官之譏且虞妨賢之議遂亟請於偏州冀少全於
素分天威重冒方懼雷霆之嚴聖造曲從遽蒙雨露
之澤畀之禁近之職授以清閑之邦於臣所望有加
若臣何幸及此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神機運用坤德包涵憐其孤進而無
他惻其久勞而不懈徇犬馬之私欲推丘山之至恩
臣敢不激勵懦衷祗膺明命誓秉糜捐之志終酬覆

載之仁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知廬州到任謝上表

皇帝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充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已於
某月某日到任訖職秩既優幸參華於內閣事權且
重頒分控於長淮方謹始於須條唯屬精於宣化自
驚樸拙實玷寵光中謝伏念臣早緣末學竊綴下科崎
嶇歷宦邑勉從攻績寸長而何助懷小智以無堪越
俎治庖戒於侵職盡壇志食耻在素餐宜於公者勢
可乘而必行使於時者力可為而必盡久刺理官之

劇再遷省部之煩懇尤偶迷救恭非終乞郡章而外
稱威天臨之下訖在不東裝已發承宣於吾地自難
去國仍叨侍從之名尸竊誤恩深踰素分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覆露洪造包涵察其技窮而猶未遠
捐念其勞久而假之暫逸臣敢不始終一節夙夜竭
誠協贊尊元上廣堯舜之淳望瞻首善遠馳魏闕之
心庶殫犬馬之誠仰答乾坤之施臣無任瞻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

太皇太后

臣某言同前文閣清華叨誤恩於增秩淝川曠靜冒優

寄於分符下車首見其吏民奉詔仰宣於德澤力輕任重心愧迹勞中謝伏念臣僕樕微材斗筲淺器出塵盛際進職周行義有可為則奮不顧軀道之所枉則恥於投步頃貳刑曹之要荐暨民部之煩巽巽唯盡於公忠陸陸苟逃於譴責偶懇和於弱質披露請於偏尾遽蒙天睠之曲從復過恩衷之始望忝近班之貴飾獲善壤之寬閑去國不遑目想雲中之雙闕幸時無事坐安淮右之列城方莅政之云初念致身之有自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運聖神之造垂雨露之仁察臣盡力

有自效之地貸臣少休俾承宣於外加龍光而況及庶孤陋而曲成臣敢不恪守官箴勤恤民隱廣朝廷惠養之意成眎訟便安之情冀微助於清平庶仰酬於覆育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坤成節表

金風應律當造化之成功玉殿稱觴慶聖神之誕日四海致梯航之欽庶邦傾葵藿之心欣然益戴之間幸此明昌之會中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視天唯睿御世以仁翕張萬機鼓舞群動力底帝圖之盛道侔坤德之宏慶展容通於中元賀禮交修於上國請方前古走超文母之徽頌式南山盡效華封之祝臣忝司編部阻造彤庭奉萬年之杯既遠鵷鷺之列望九重之闕但馳犬馬之情臣無任瞻天荷聖抃蹈激切之至

夔路提刑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差提點夔州路刑獄公事已於三月十七日到任管句訖列職理曹頃當部潛之奉按刑夔服仰承聖訓之嚴即叱馭於險塗已涖官於遠部才微責重心惴迹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起自書生幸然久任中外雖究於素守壯行已

負於初心不虞畫餅之虛名唯恥獲禽之說邇自叨使指屢易歲華嘗承領於漕輸並偶逃於瘴癘巴閩兩部首尾六年川陸兼行往還萬里一忝司賓之選每懷尸祿之憂方謀自斂於冷官豈謂復叨於煩使況庶獄必貴於明慎而遠毗尤在於撫綏非高材不足以安犀柱之前非精識不足以幹一成之失此爲退省臣則曷居斯益伏遇

皇帝陛下獨化日新至仁天覆明罰止辟於助治好生深矜於非辜不限地之遐邇必擇人而刺察曾惟陳力之末亦被遣行之光臣敢不益勵愚衷虔遵淑

命責群吏盡心之實必使無冤成一方遠罪之風庶幾有補下伸螻蟻之志上報乾坤之私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懼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賜曆日表

臣某言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准太史局牒送到合賜紹聖三年曆一卷者恩出中宸頒必先於正歲曆由太史授時爰及於遠方捧受致恭奉行知敬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對天御世稽古保民分餙羲和之官詳推

日月之運算成容法示陰陽消息之期布在術匠微稼穡艱難之序臣敢不虔遵國令上體君仁糾正令農之違戒除暴物之災庶罔小補仰報大鈞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又

臣某言某月某日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紹聖三年曆日一卷者曆為大紀協正統於天心恩出九重謹頒宣於歲首按遠方而有守拜明命以尤榮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撫命乾坤道齊堯舜發政必循於時令成書爰收於日官參待縵室之灰密著清臺之法布於率土使知敬授之方俶彼安吡不失先期之協臣敢不欽承重賜敦諭列城助陽推慎罰之端順序舉勸農之議庶罔小補仰報洪鈞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又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紹聖四年曆日一卷者召命布宣遠賜萬年之曆臣心祗

敬率同四海之瀆方拜受以知榮遂寶藏而遵用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對天育物體道御民順時令而陰陽帶遵命日官而中外必正書成大紀敘敬授於攸司賁及萬方謹奉行於有政臣敢不恪承明訓敢勉列城德刑循舒慘之期稼穡儆作成之備庶無協氣仰贊昌辰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中使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入內內侍省高品關琳到渝州傳宣撫問者王人將命傳天語之丁寧臣子拜恩

荷聖衷之矜恤雖在方隅之遠如瞻象魏之光欽戴
撫存窮深榮悸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仁參覆幬明合照臨紹重熙累洽之休大
持盈守成之德儲神正寧不忘宵旰之憂興念遠臣
尤憫邊陲之役遣使星馳於萬里宣言澤及于四方
臣敢不上体睿慈俯修職業唯知盡瘁誓殫犬馬之
能庶有微勞仰報乾坤之賜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某言正月二十九日巡歷至雲安軍遇入內內侍

省內西頭供奉官王懷志傳宣撫問者星軺遠至臨
六服之幽遐天語激傳自九重之存撫光榮雖甚隕
越是憂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治捲戎衆德鈞元穹運神機於獨斷紹先
烈於重熙宵旰勵精指幅員之寧謳歲時矜慮念邊
鄙之勤勞遣中使以載馳恤遠臣而教諭絲綸降被
戴恩知挾纊之溫葵藿靡傾向日葵推心之赤臣敢
不恪修職業上體睿慈誓殫犬馬之能仰報乾坤之
賜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恤刑勑書表

臣某言某月某日進奏院遞到勑書一道賜臣令恤
刑禁仍撤下管內常切提舉無令曠慢者夏暑蘊隆
動九重之惻怛詔書謹勑軫庶獄之淹留官況在
於按刑承命尤資於盡瘁寅膺欽恤之訓仰謹哀矜
之誠居不遑寧日惟加勵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恭惟
皇帝陛下天臨萬國子育兆民雖嚴五辟以阻懲不
忍一夫之抵罪令時炎燠難堪縲絏之中發號清明
廣布幅員之內詧有司之執憫枝繫以安全圜扉
必戒於潔涼三木必勤於滌濯視貧而給之以食察

疾而療之以醫趣聽獄於平亭屏推求於滋蔓枉直
悉由乎當允重輕不失其用乎庶使無冤成周圜空
虛之治豈爲小補助乾坤長養之功臣敢不敬服宸
綸肅將邦憲下諭郡邑共堅慎罰之心仰戴朝廷推
廣好生之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

又

臣某言今月日進奏院遞到勑書一道賜臣令恤刑
禁仍撤下管內常切提舉無令曠慢者天時方暑動
宵旰之儲思君詔遽頒軫寰區之庶獄慶栗丁寧之

訓蓋勤欽恤之誠戒飭列陳奉行明命臣某誠惶誠
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愛民猶子覆物如天發施仁政而推不忍
之心明罰勅法而期無刑之治矜舉遐之抵冒慮圜
土之滞淹炎威當三伏之隆渙號連萬方之遠儆有
司之怠忽卹獄繫以求全潔清至桎梏之微濟助有
餉饜之給斥吹毛之滋蔓暨閱實之平停遲通一堂
孰起向隅之泣生靈四面咸慶祝網之恩臣敢不深
服寬綸肅持邦憲下繩群邑效君子盡心之方仰戴
朝廷廣聖人好生之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
之至

賀興龍節表

臣某言遘誕聖之慶辰大時成歲起祝堯之善頌四
海鈞情有生共樂於明昌無遠不同於鼓舞臣某誠
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運神明而獨斷繼統業以丕承幹萬化以
大中之權納群元於至治之域允作百王之高規宜
惟三代之同風節應興隆龍感鴻鬮之紀瑞樂方儀
鳳贊紫殿之稱觴臣忝使巴陲阻趍親闕悵乙雲洪
倍深拱北之衷懇懇精誠虔禱後天之算臣無任祈
天頌聖激切歡呼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
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又

臣某言伏以律更大呂月臨成歲之功運應千齡天
啟降生之日萬物盡懷於生意四方共起其驩心臣
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高邁三王丕承六帝持盈成而寶龜呂鼎
敷教而服垂虔誕辰紀電斗之祥光燿不極禮貢致
梯航之獻鼓舞無窮臣承乏關封馳誠魏闕仰天咸
於不遠祝曆算於無疆稱慶捧觴阻伏簪纓之末傾
心向日敢希葵藿之情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又

臣某言祥電繞樞應千齡之嘉運瑞莢夾陛茂八英
於啓冬當聖人慶誕之辰正海寓太平之日群生鼓
舞萬國梯航中恭惟
皇帝陛下德踰堯仁明符舜智丕顯盈成之業增高
繼述之猷賞刑信而善惡勸懋教敷遠而車書混一
興龍紀節昌期協成歲之功儀鳳奏音列辟奉後天
之壽臣遠拘齋心仰瞻宸拱北傾誠悵周行之獨違

己亥懸建己手

望雲慶懸祝曆筭以無疆臣無任祈天頌聖激切雖
呼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惟誠忭頓首頓首
謹言

謝轉官加勲表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進奏院遞到告一道伏蒙聖恩
授臣朝請大夫仍加柱國者年勞無狀愧當改課之
程國賞有常獲冒陞明之典官勲並進榮悴兼深臣
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江湖末族蓬蓽寒儒
遭逢聖時歷綴仕籍間關幾及於四紀樸直唯肩於
一心利於公者知無不爲施於政者思止其位非行

所學雖潛資於素懷苟合以容固恥隨于流俗自叨
東掖愈竊兢危未嘗枉道以求從何敢謀身而幸進
備郎官於再歲持使指於十年方虞總核之明難逃
黜憂之辱第知分守豈意序遷夫何累日之勤亦被
自天之渥振遠方之觀望增小己之光華拜寵若驚
撫躬無措伏遇
皇帝陛下乾剛獨運離照繼明昭法度以綱紀四方
審予奪以勸懲多士俾庶績之咸考雖小臣而不遺
逮令微豪之軀輙沾進陞之賜致不永瑞晚節弥殷
惴畏受而益恭顧效循墻之戒圖共將順用迷滿翼
之識更倚晢於糜捐庶仰酬於覆燾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賀受玉璽表

臣某言伏奉近降德音發聞五月朔受傳國寶禮畢
者聖敎日躋協千年之景運珍符天錫垂萬世之休
光禮成大慶之崇澤霈四方之遠生靈鼓舞宇宙晏
清赫然昌辰偉矣盛事臣某誠懽誠忭稽首頓首恭
惟皇帝陛下繼參堯禹道揜商周紹祖宗之業而增大
盛成贊覆載之功而致隆皇極制貴明而必信賞罰
判而不濡史稱民安河嶠于右鳶飛魚躍各遂其情

藹乎　之元紛若殊祥之應建安翔鶴裴細和氣
之游集慶靈光綠飾太平之象於鑠咸陽之獲聿興
玉璽之珍蓋神物之護藏待聖時而呈露諸儒考古
爲至寶之攸傳路寢陳儀發高穹之所授新樂章而
協比酌禮典以敷施輝映古今震聳夷夏繼河洛圖
書之瑞小郊鼓麒麟之祥受命水昌寶篆顯延洪之
福錫民大賚厚恩推有道之仁臣糜職巴陵馳精魏
闕奉觴稱慶莫參鵷鷺之行拱極傾誠徒想雲龍之
會臣無任瞻天頌聖激切懽呼之至謹奉表稱賀以
聞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明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知明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管句記溪方按獄雖久尸官匪社分符未容及境優遲再承於明命光華假守於使邦已見吏民欽

宣德澤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家由末學獲任昌朝審義命之可尊篤公忠而自信退有識身之道進忘出仕之恩不為易鋏之嘆〻幾近無奇之陸〻暴謀膺於東扳愧無補於事功區〻使指之勤忽忽歲華之久舍因循而冒處懼衰荼之難堪仰叨

九 覲州麾之可乞俯從微物荷天聽之不遺剏此

近鄉界之善地山奇水勝昔人曾況於蓬丘事簡民良今日頗優於澤國載惟委寄之重宜得承宣之能自揣不材誠為非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參覆載道極聖神增廣太平之基廓開衆正之路公予奪以肇四方之聽均勞逸以懷群下之情邇亦寒蹤蒙茲厚幸臣敢不恪修職業上體優慈知師帥不可以苟為思所以養人之術知民社不可以虛受圖所以報國之勞庶幾循吏之徒不負大

君之賜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賀生皇子表

臣某言伏睹備音降生皇子者天心降鑒貽上主之鴻休聖嗣誕生協萬邦之大慶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克仁博大齊智高明叡繼述以丕承保盈成而獨化發政先好生之德閑邪全不殺之威民物人安神靈悅喜和氣四充於朝廷珍符並既於堪輿緯象昭垂炳前星之燦〻元良載育增景祚之綿〻壯哉極后之以基偉矣昌期之盛事叨分符竹遠仰闕廷莫預鴻行抃歡呼而稱慶第欽龍喜鯉蒸惠之

均當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欣躍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冊立皇后表

臣某言伏覩禮部錄降九月八日制書立皇后者冊命除恩推本元良之育宮闈正位容聲輔佐之勤懿德冠於長秋喜氣鈞於函夏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克仁睦族齊法治家以身為度而考古御今以風化下而由內及外持盈神器雖協危鷩之文正始禕衣昭顯關雎之德禁掖仰徽音之嗣旋霄罷

軒宿之明允屬昌期式特盛禮臣慶軀守土注目望
雲無緣稱慶於周行但極傾心於魏闕臣無任瞻天
頌聖激切欣躍之至

賀收青唐邈川表

臣某言伏聞邈川青唐大首領率諸族歸順朝廷其
疆土置湟鄯二州者天啟遠暨坐收不戰之功式旅
來場仰慕至化之化不煩一戟而開邊千里不鳴一
鼓而置守二州解辮髮者莫匪傾心請衣纓者豈煩
虞論實無前之偉績屬極治之昌期萬世燿光四方
鼓舞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德成丕冒文武兼隆踵繼述以拱揖太平
攬權綱以維持大業帝眷于上而玲符雜沓人懷於
下而異域柔從納鄯城於反掌之間收湟水於衽壁
之際行兵不試興周文開聖之降聖化所休同底密
舞干之格廣幅員[于]無外耀方策于不窮臣守職海隅
不獲蹈舞闕庭臣無任瞻天頌聖踴躍懽呼之至謹
奉表稱賀以聞

賀

皇帝登極表

臣某伏奉今月十三日赦文

皇帝陛下寅膺顧命光紹寶圖號令惟新生靈胥慶
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大明繼照至德升聞曆數在躬丕承七聖
之統仁恩編物允屬萬邦之歸臣職守郡符不獲躬
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歡呼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
以聞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謝傳宣告諭表

臣某言今月初九日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向子履到
本州告諭兼賜官吏軍員將校僧道百姓等勅書一
道者聖神繼紹光輝千載之期命令布宣撫諭萬方

之衆在使華之所及荷天語以無窮臣某誠感誠戴
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德合祖宗仁齊克紹鴻圖之赫赫膺寶曆
之綿綿孚號惟新頒十行之温詔望雲胥慶起四海
之歡心臣戢守郡符不獲奔詣闕廷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戴
頓首頓首謹言

賀

太后表

臣某言伏聞 皇太后權同軍國事繼紹丕圖當聖

人之恭默緝熙初政聲文母之聰明渙號函傳羣情
均慶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太后陛下德齊天妹位統坤儀紹任姒之大猷贊
勛華之至治六宮欽戴慕美化于積年四海乂安聽
徽音於此日臣職拘守土不獲稱慶闕庭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轉朝議表

臣某言今月七日進奏院遞到告一道蒙恩特授左
朝議大夫依舊知明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使者天澤
徧沾不遺纖物聖恩遐暨爰及孤生奉綸綍之封辭

屬冰淵之承激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克仁天縱舜知日新紹七聖以丕承懷萬
邦之興戴廣宣初政之惠首念羣臣之勞陟班聯而
汎逮盡中外而均被如風之行而鼓舞群動若春之
感而崇華一時而臣假守海濱叨蒙乾施食積罔功
之愧亦陞寄祿之階臣敢不俯伏再思窮畢循墻之
德夙宵不懈以圖稱服之能庶幾小己之思不負大
鈞之賜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

賀生皇子表

臣某言伏奉四月十五日詔書以皇子生大赦天下
者誕育元良偉矣九重之慶廣宣恩宥騰然四海之
情祖宗社之光華動生靈之鼓舞臣某誠歡誠忭頓
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丕承帝業仰合天心參化育之至仁措幅
員於極治慶流百世前星彼照於龍樓賚及萬方霈
澤旁頒於鳳闕群心欣戴和氣充盈臣職守郡符不
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天頌聖激切歡呼之至謹奉
表稱賀以聞

賀天寧節表

臣某言遘聖誕之昌辰千齡協慶仰天寧之盛節四
海均歡懌如鼓舞之情穆若照臨之下臣某誠歡誠
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仁容堯舜業紹祖宗履重熙而抑畏不矜
幹萬化而持橋以正坦闢直言之路增深極治之源
慶期遇震風之時列辟奉忠勤之禱當年飛電曾形
繞斗之祥此日稱觴咸祝後天之筭臣幸逢華旦獲
守編州遠有列之周行心馳魏闕祈無疆之壽美頌
效華封臣無任瞻天頌聖激切歡呼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聞

謝賜曆日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八日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建中靖國元年曆日一卷為大紀正中朔而不差恩出九重被遐邇而無外拜賜爰欽於溦授披文彌謹於寅遵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建皇極以承天寶聰明而御世發政施仁而民神咸悦對時育物而陰陽以和敕家法於日官布成書於海寓孚歸遵先於正朔分頒遠逮於守臣臣敢不上体睿旨下修官政勤督耕桑之務皆使先期仰承德惠之行必閩推廣庶有毫釐之補不辜資

賚之恩臣無任瞻天望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慰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者東朝上僊奄棄大養率土仰戀莫非群悲臣某誠哀誠咽稽首頓首恭以大行皇太后神德承天陰功被世臨御遽遠徽音永傳中外一心感泣萬里伏惟皇帝陛下孝奉罔極聖情難居顧撫九重之象以安四海之望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奔詣闕庭臣無任瞻天望聖悲摧殞咽之至謹奉表稱慰以聞臣某誠哀誠咽頓首頓首謹言

謝致仕表

臣某言八月二十九日伏奉勅命冒守本官致仕者引年以請循無補於明時釋謝而歸仰荷曲成於洪造拜聖恩而知幸揣愚分於增榮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侄侗寒品撲樕小材由末學以奮飄遂鳥展而從仕浮泳五朝之德澤超踰四紀之光陰戒官化於使傳成司賓於華省按刑將漕屢玷於從稀寵祿尸官殃此於譴責爰及暮年之至自惟衰

力之難乞身欲返於屏居承命獲從于善去豈其殘賤能資保全此蓋皇帝陛下舜知日躋堯仁天覆深同太平之業咲除純被之風使萬物各安其生無匹夫或失其所致臣緣符幸此退休臣敢不完一節于餘生報大鈞之巨賜雖同老馬力弗逮於遠行頑比露葵心不忘於向日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賀天寧表

臣某言遇聖明之誕節玉帛奔趨想臣子之誠心簪

每字疑誤

紳鼓舞幸際千齡之盛仰祈萬壽之崇臣某誠懽誠
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仁參化育治極明昌廣一德以承天正四
維而御國持盈成而守之鄉畏志紹述而懷昉更張
樂聞正直之言把闢大中之路慶辰維永四方欽崇
風之期屆冥無疆自辟共歡呼之禱臣恪司海凞逮
拱抃瞻仰盛旦之輝光念周行之高遠捧觴稱慶徒
想紫宸之班向日傾誠願效華封之祝臣無任瞻天
頌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
忭頓首頓首謹言

代陳少卿賀福康公主進封充國表
中宸有命美化增光於族親貴主進封愛恩不吝於
典禮風聲遐被中外交欣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恭
惟尊號皇帝陛下配天地之德紹祖宗之基守無逸
於持盈概至公於立極綿遠以近齊邦以家治宮等
周官之規訓女備克帝之法閨媛前躅克成令猷公
主分乳之英體柔之順雖因愛之欲富不以生而驕
榮宜湯沐不可一而充以紱不可一而足益崇有之
存節鼓寵私之有階龍光一宣慈孝兩得教其有素
下嫁皇忘其短儀澤匪不除四方孰謂不佩實翔野

懽洽人神氣和遐治古之休光增太平之盛事臣限
之官守不獲奔走闕庭稱慶臣無任瞻天踊躍之至
賀蔣淑妃進封賢妃表
正宇留神內張輔佐後宮進善下歸嬪嬙恩蓋盛於
得人命完錫以中饋倫言一出歡頌交流中謝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嗣臨四方宅宇重照為民閑暇至化
清明尚宵旰以圖政凞起居而謀始列位既登乎俊
哲中闈復選乎才良蓋出入之有規庶言動之無失
惟則賢者任之妹稱妃由配以為名龍光不私選通
稱肅誅太任逮下之雅美有可歸雞鳴著相成之勤

驗在今日助贊教之綱紀聖心之中求法貽彤管之
書寵絕嫩房之仿心忘私嗜風承由於周南儉不曳
衣家雖昔於漢宮全一時之令典綿千載之昌期臣
限以官守不獲趨詣闕庭無任瞻天[illegible]之至
代劉兵部賀充國公主出降表
臣某言伏審六月日內降白麻福康公主進封充國
出降者禮盛太平錫來本朝之盛事下嫁光華舊
戚之門族矜福乎曾任附騎洽於漢制表正人倫之
大道維帝祉之長以方開風萬口稱慶臣某誠懽誠
喜頓首頓首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荷祖宗之業挾堯舜之心循降女之
前規發慕親之至德賜公主以兖國之號乃睠下嫁
育之深歸公主於皇舅之家蓋陛下孝思之永延寵
休於勿絶繼懽好而又新物儀所稽豊約惟古義評
周什車服避王后之尊言念庶臣資送減先皇之二
聖明一舉慈順兩全遠貽冊史之昭章幽致祠靈之
歡喜臣限以官守在遠不獲奔走闕庭蹈舞稱賀卑
情無任瞻天踊躍之至謹奉差某奉表以聞

又代陳少卿表

伏審六月日內降白麻兖國公主出降者國儀愼重

中宸鑿古而展成陰禮章明公主益封而下嫁兌人
倫之綱紀壯帝室之藩垣華夏布傳臣民慶忭恭惟
哉
尊號皇帝陛下嗣守鉅業積隆太平敦睦族之令猷
循降女之故事迺以兖國公主進加湯沐選尚覲賢
下適皇舅之家上崇先后之德稱奕累世光華一門
斯見聖明之心寔隆仁孝之本肅雍所詠未墜周人
之詩資送不踰尚存唐相之議榮歡乎戚里之舊慨
懌乎宗祊之靈臣限以守戍在外不獲舞蹈門闕無
任瞻天忭躍之至

代陳少卿謝宣賜曆日表

臣某言十二月日進奏院遞到宣一道伏蒙聖慈賜
臣嘉祐三年曆日者璣衡七政御符天度之明曆校
四時專責日官之職寵綸言於庶土布歲令於前期
四方守臣百辟稱慶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恭惟
尊號聖帝陛下紹隆三聖合德二儀教化醇釀人神
悅喜經紀以之順動陰陽以之久調積為至和充塞
無外笑戎容法翻然不遺妙探靈憲之精高軼清臺
之課求觕上頒班錫下傳臣忝列分符預叨被錫敢
不恭藏如禮受誦以時勿稽民事之期以戴君恩之

重臣無任瞻天激切之至

代潘郎中遺表

臣某言臣竊祿清朝愧無補報守符偏壘將及罷歸
被疾暴深假息垂盡君門蹙邈不復曳裾天造始終
唯增隕涕仰惟念臣生逢令昭素持孤蹤藉先蔭之
餘休叨明時而從宦閱三紀樸植一心內無毫髮之
私外之錙銖之援仰賴覆育幸免爽遺承命再領於
郡條積官一至於郎署寵渥逾分夙宵靡寧凡有益
於民敢不盡力或害于政未嘗少容誓竭涓塵之勞
冀酬穹壤之開而桑榆遽逼淵壑即填神魂雖飛忠

亦未祈誠無顯效附竹帛而可傳夫何哀鳴瀆旒扆而不避然臣冒恩命感非木石之頑故臣忍死獻言伸犬馬之戀臣歷任三十餘年兩次知州並無公私過犯本家未有兒孫食祿欲乞一恩例治及宗族臣長男震年若干習進士業伏望聖慈特賜俞允於文資內安排干冒天聰臣無任仰望闕庭激感之至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郎中謝轉官表

臣某言今月五日進奏院降到敕告各一道授臣前件官者年勞無狀惟日積憂天造不遺以時序進對寵靈之優渥震肝膽以悸斷神伏念臣性寔迂踈才非博敏粗知古道早玷仕途所至難切切屬精所施無班班頗積堅涂履於孤立抱樸忠而自明一叨符竹之休息三易江湖之善壤頓惟宜力不足魁朝廷之恩尚且偷榮未能安田里之分伏蒙
皇帝陛下大明委照沛澤遠沾察之以日月之勤陛之以班秩之次在陛下馭臣之術可謂至公於微臣報主之情不勝多愧敢不永圖晚節誓殫寸誠恐懼深前循益恭之克戒作為慎未期後效之有聞庶幾犬馬之心上答乾坤之賜臣無任

代韋郎中賀郊赦表

祀展圜丘方畢就陽之禮慶流沛澤盡冒如天之仁臣遇同心忻躍稽頌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享三靈之祐紹四聖之休踐純治於重熙郁至叫而繼照瑞名特羅之應號獨斷之權更為以翻新遠時發成以謀于師古推重靈壇之典肯務躬行詢數寬宥之恩復仍舊貫凡在幅員之內孰非鼓舞之情臣限守遠疆阻奔盛事奉承明詔教急於宣德荷藏共釣益深於感激臣無任瞻天望聖懇切屏營之至

謝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日到俞州傳宣撫問者星軺遠至聲還荒之觀睹天語敷傳郵遠臣而存問一時蹈舞萬里光華往命肅恭藏思踴躍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德邁堯仁紹續業於重熙納生靈於壽治垂衣而化洽綏靖於方隅軫慮以時念勤勞於遠徼遣使臣奔馳之役宣言示撫勞之深臣敢不上體聖慈下修官業誓殫直節以圖分寸之能仰報大鈞不負生成之賜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謝宣賜曆日表

臣某言今月日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紹聖五年曆日一卷者統合天心國承明昌之盛曆頒春始恩無逮之珠拜賜欣榮披文寅敬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仁參覆載智運聖神對時育物而生成不偏學民務本而補助有法飭日官而謹職布歲令以授人聚若成書軼清臺之精密錫為大紀俾率土以奉行臣敢不益厲恐衷虔膺明貺徼承流於郡邑賁施德於朝廷戒以奪農全東作西成之力斥其暴物順遂舒慘之期倘小補於淵宸庶仰酬於洪造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

臣某伏以呂助黃鍾還慶歲成之候虹流華渚感欽

聖誕之辰域中鈞鼓舞之情方外謹梯航之供聲教訝暨欣愉率同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德合勛華仁參覆載正法度以繼承六聖端政化以綱紀四方紛然特瑞之臻至矣明昌之盛光輝慶節陰冬秀八英之蓂肅潑特鶴列辟奉萬年之壽臣官居變服道遠楓宸傾向日之誠心遥瞻魏闕祝後天之曆算竊效華封臣無任瞻天頌聖離呼激切之至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十

啓

謝舉主陳少卿啓
謝舉主潘駕部啓
代徐畚謝憲使啓
謝馮漕舉京官啓
謝轉官啓
謝太守啓
謝劉兵部啓
代張郎中謝兩府啓
謝運使王學士啓
上劉工部啓
代韋伯瞻謝沈舍人啓
又謝郭省副啓
謝王學士啓
謝憲使元郎中啓
賀張郎中移廣漕啓
謝守倅啓
謝韋卿舉應詔啓
上劉吏部啓

謝范吉州啓
謝徐漕啓
謝夏漕啓
上徐漕啓
上虞外郎都官啓
謝蔣漕舉林推啓
謝蔣太常博士啓
謝監司舉陞陟啓
得替謝監司啓
謝提刑毛職方啓
謝張塞二學士啓
問候王相公啓
謝發運吳兵部啓
海門得替謝啓
代楊侍郎上文太師啓
謝桃侍郎啓
代人謝及第啓
謝呂少監舉陞陟啓
上右丞啓
謝執政啓　二首

謝梁學士啓
謝李郎中林工部啓
賀謝中書胡舍人啓
賀范待制啓
謝戶部楊侍郎啓
代人謝舉學官啓
代楊替古代授制啓
又謝前執政啓
謝韓左司啓
得替謝執政啓

代李尚書回王學士啓
又回王學士謝理會啓
謝授職任啓
到任謝執政啓
謝執政啓
上蔣樞密啓
謝狀元以下十人啓
謝解啓
謝及第啓
到任謝執政啓

上執政啓
謝兩府啓
謝虞尚書舉自代啓

謝舉主陳少卿啓

右某啓今月初九日伏覩發奏舉某堪充縣令者竊
已而進終始或重取人之艱古今所病剗剔根之兼
誘則真和之並馳廉隅易修成裡難辨仰惟著令尤
重舉官內責公卿外委牧守屢宜所存無三違之傑
一失其人有連坐之玷故居要者急于汲善勝榮者
恬不顧畀所抑既多役求愈巧以至脅肩事諂利舌
獻諛或伏勢于權豪或屈身如廝役止期苟得安祉
肩爲媿々盡然往々皆中是以伊優被用璫直見遺
辟書不及於寒門膴仕悉歸于華胄夫惟有志之士

豈或效尤於時寧坐而窮不徹而貴幸焉陰于知遇
足以爲之振明若某者不才陋儒勉力初宦固以操
守拙于耦從獄訟盡心未嘗自愧塵泥託迹詎敢躁
圖雖知行誼之可依帝惟卑微之難立賴居於下少
慰胸中迷責及年纔絀甚廢況於意望之外復冒於
揚之恩旋看愚蒙倍增喜懼此蓋伏遇知郡少卿部
精明之鑒賾中正之途軌固不拘其知所器人不責
其尤倫曾是疎賤亦進掔持上叩九重之深使光百
里之任所謂採蟠木而薦爲柔欽微族而增太山可
否未分光榮已借金石可敢肺腑不忘然獎飾既優

已爲感私誠之報惟忠勤以報庶不貽公舉之羞過
爲以遂不識所措

謝舉主潘鴻部啓

伏覩今月二十五日發奏舉某堪充縣令出於不虞
悚若自失致讓莫及通情是憂切惟名卿之建言本
朝之剗弊在擇令之一事深還思于四方置者兒爲
小官嘗以廣品不由保任之重詎聞貪污之流累月
中程指期得調藉長私計他無善圖陰持金錢争市
膏僕殆其施政遠足殃民進既無光榮顯跡之資退
不借高尚清白之舉日暮途遠情侈意奢盡力爪牙

角廢聊將百里之繫役哉何思一經之謀靡所不至
足々相望人々效尤世所共憂下哉無告理義不足
覘其而法律不能誅其吏豈漸摩之使然由選用之
非愚妄將革前獎不承体謂朝廷遠不可偏評其
材良吏教習選臨乃宜審核于才實所知者俾以名
進ィ今則各具階升用吏有年號爲程士小家患
調除吏生弦歌相聞時役不擾名旨單父之子賤益
冒之易于聞或有之焉可勝紀既非扶精明之度何
以副論薦之優如某者賦性迂愚趨時寡變技未即
學彈琴懸書偶塵下科獲就初仕然雖斷々寔無他

能寧或容〻以徼後福善可扶而必直惡可沮而必
推褒矜風心執愧清議而况賢咸在上公道甚平貫
行匪勞冐謟自引天假之幸閒空釬而坐曹日亡所
營但援琴而悦德竊安嗣而持已吳毀譽之在人未
為奇功猶免俗吏固志于化敢言容駟之高門毋枉
所存何害折腰于五斗庶可逃責尚冀妄祈豈意左
右訊傳聰明謬來以充舉吏之所請備良人之負奬
餙過雅驚惶無他此蓋某官持衡當路揩轂下僚歎
易事而不求録小能而必器業欲段而與其進拾輪
困而使之材故惟么微亦被搜揀敢不永懷方俗固

守朴忠誓無佔身義不尸祿捷徑却至跙同野人馨
墉益高逺鑒古語究平生之蘊犹逺異日之窮通萬
一有為勉聲鼓拖之效始終勿改仰酬傾遇之私含
兹以還不識所措

代徐簽判謝憲使啓

竊以別東之職申飭之任贊撫紀于一郡勵風化于
千里其責匪易其人甚難往存辟署之法今闕汲引
之路自非手扑茂之士扶幹濟之才則何足當論薦
之重為擢用之漸若某者格局疎淺闇于臨事持手
齟齬拙于趋時一麾科目七更州縣連蹇萬狀孤寒

一節若王良之説豈能為之詭遇如韓子所謂詭胥
轉之清彼幸乃晚歳偶纵通籍獲從事于璺嗼誠託
庇于使節不及瞻瞰已矜意望豈料過聽延辱薦舉
荷推轂之賜雖甚可榮懷鑒燭之懼何以自慰斯蓋
某官以公忠報國以明恕取人凡有小善而必録不
于一夫而求備故惟庸賤亦被採掌敢不敬略遏賜
堅固蘊藉益鮮終之戒卒矛句貪持不阿之志上承
清朝庶幾保全無玷知奬過此以往不知所裁

謝漕使為學士舉京官啓

右某伏聞幹奏舉某堪充京官任使竊冐存獎惶

悶其節惟驅策庸懦不勝何以朝廷高選郡縣揄選
吏從于外官曹寘蹔吳事〻之可稽豈銖〻之足教
為能是得而上達旌動還緣而下逼故凡能榮之望
仍致保任之次使〻奏一部州舉一州限之常負拘
以累日虞宜片善雖不之使一失其人則鈞而咎增
唆彝乾逆防儉翔爵斬不虛位欲無幸且天下從宦
數常萬千而選中得賢十或八九然而間有廢道而
曚穿蕎僥恩而榮竊貴而恩頻〻儇倿之黨烈〻貴
權之門諂說設加請託交至污嫉則可用退而冀諸
渊所悦雖不才鑽而出其羽冕以伊優秦軒冕之賜

耿有山林之思誠簡素之阻艱寔公平之楹彝非
哲人得志安能汲寒俊之蹤非稚吏致身何以當君
子之薦如某者賦性樸鈍與時違踈殊遺犁鋤出郎
隷仕然其斷斷殆無他能寧或容容以徼後福有試
必盡出位不謀念幼學而壯行詎枉尋而直尺屢挨
一命敢謂乎滯淹獄訟三年偶迯于譴責皆賢威之
所覆在天乎以何多尚安安園足以自適豈意聰明
況乘衡鑑謬枚以充數于囊封請備員于京寺撰飾
過越慚赧倍兼此蓋伏遇某官以義取人以忠報國
不于一夫而求備雖有小善而必聞曾是么微亦遭

拔擢敢不益其弗逮勉所未完礪清節而益堅秉赤
心而愈固若窮通所繫一付于大鈞惟正直不渝永
酬于厚遇含是以往因知可哉畀情無任激切依歸
之至

謝轉官啓

右某啓伏蒙恩授前件官職業素空冒銓衡之鈞玆
寵靈榮及豕宸陛之臚傳順伏載惟慚懸獨甚何則
承乎積久從仕至多以干進爲常心指春暗爲異趣
飾康隅以文其外廣結納以援其黨悠悠簪組之間
汎汎軒裳之列擬寸銖而稱效較日月以僥榮夢匪

于斯哉何小補於毛嗟㷀夫豈能爲秉集嗟飛固奚
凡所翔端患其兄是選法與之更新保任則減夫常
員課最則增于舊額欲存揚之足以儆考蓋防請託
之謀惟容外察豈特凡汲引之路蓋以待英豪之未
前非超卓之倫曷副延求之意如某者學靡該洽器
非優長以羈軟而弃農耕由窶貧而圖祿宦一竊科
第久甘塵沉雖知利達而有爲自分竊蒙之難攀遠
躋之可冀因採修于公安發施無不篤于誠思慮
未嘗踰其位治同江左獨多好犯之民作邑渭東或
有歌吹之俗鑒古人而良歎叨秩廪以宜羞奚虞冗

散之資亦玷裘陛之命孰謂自致敢忘所緣此蓋伏
遇僕射相公堅贊陶之懷竭代天之力闢公道
而開四海端直表而正百官雖澄濫進之源常嫉蔽
賢之欲然巨設不棄寸長之微欲助大明罔遺爝
火之細遂使迂踈之品亦餘論薦而遷敢不充擴良
能養完猶蘊藉端平而中立含矯揉以外求赤心有
不渝之忠白首無可移之節仰瞻覆露之恩次容鈞
閭之私冀竊而言曷識所向畀情無任激切知歸之
至

謝太守啓

右某啓此者拜命楓宸竊玷王言之席補官革邑獲
依判史之天載省載惟且慊且懼一昨巡曆章奏耦
合銓衡孫江左之法曹從浙東之領縣雖持已有常
道而治民無長才第遵法令之程勉蘩循良之迹然
而風力可稜未虛訟簡勸導可加猶有曙主狩或留
于宿鶩犬未免于夜鳴猛蠶〻以竭精之班〻之頗
致閲歷萬變因循數年止圖逃責以羅歸不意當途
之論薦揚非功而見錄熟以次而授遠籍名初隸于
省中出宰合徒于湖外念安輿之侍奉患遠道之閒
闗擾陳此心請易茲地其如生齒繁移到聽慌跌久

傳難治之敝固有先憂之勢借令扶利器之用乃可
怨盤根之堅況敢達希古人彌去俗状上承新家寵
育之意下徇田里便安之情與言及斯爲理易仰
有何賴戾我自乎恭以知郡郎中德性秉高術學充
粹識通世務望壓仕途紱計庭經畫之謀即籌懷承
宣之任發恩威而兼濟端錯縈而至公千里安眈君
紓懷而樂處一時屬吏惟拱手而貫行目某也奚悼
剸煩良甘訖貿豈損捨徵易于無勝筋之勞敢事優
游巫馬守戴星之苦方叙致誠之敏通家教論之始
指期可伏于門闌偶誼難窮于箪舌下情無任激切

知歸之至

謝劉兵部啓

華字疑誤　九行

右某啓伏蒙恩授前件官竊叨陛擢寬冒薦揚自知
固明塞責何以拜命之始積憂已深何則百里之疆
萬室之衆思數所致戚休所繇教令擇後先利害審
因革孤悍困瘵之必濟强梗侵陵之必鋤鈞賦役之
重輕剖農桑之勤惰皆政本之尤急在思兼而累爲
事或難當不欲苟作而徵譽故有得易不當姑息而
殃民上奉朝廷愛育之深下慰閭閻便安之望故典
邑之官則小而字人之職非輕況貫行于盛時則次

補于舊貫專由保任之法宜得精明之材倘匪其人
曷充其選蓋如某者劇于大體寡無他能學尚抗于
遠求識不容于經遠材寡直尺違俗得譏吐剛茹柔
與古共地何占名于仕版獲試乘于江城碌碌是以勤
精拙堆正自謂赤心之足恃詎疑白璧之難爲業瑧
識病于技窮謝過迹勲于智小方免愆之未暇俄被
舉于不虞卒全叢微玷叫銓品此蓋伏遇知府兵部
達時補報優遊信誠不私所存而害人不舍所知而
敢上持衡顯位毫隱莫容推數下僚踪單閫閒曾是
空頑之器無遺汲引之恩敢不周于朴忠勉所先擴

彈琴聽治雖微于賤之優閑膢篘衛民敢效易於之激切庶幾有立之漸庳及無聞之嗟上荅生成次酬軀策寘是而路烏知其他

代章郎中謝兩府啓

拜命中宸崇歆固切領麾遠郡愧嗟方深念委寄之匪輕揣才猷而莫稱竊起牆墻之戒且虞假器之譏雖朝廷任人容有不倫然師帥宣化得無自疑恭惟某官柱石邦家鈞衡治𦊨贊周道之如砥翰先仁之若天未嘗不爲官擇人思所以與世興利恥一物之遺澤遠過伊皐欲四方之長民皆如龔黃如某者濫

膺掄選賓積競惶敢不固守朴忠廉精術學勉圖治狀豈甘碌碌之無奇徽補昌時願效涓涓之不止仰荅生成之賜次酬陶鑄之私含慈以還不識所指

謝運使王學士啓

將迎既失竊羞拘滯之資苛細不誅尚賴寬明之庇恨爲謀之甚拙于自咎以宜多何則邑落幽深使塵崇重非按視之錄此易望瞻之有階固當俯伏道旁奉承鈴下露悃誠之萬一聽敎戒之丁寧豈惟盡事上之儀亦足悟臨民之術而某智慮適變性流執方念積粟于囷倉慮繫囚于囹圄畏空城之無守訃必

路之且莫奔馳敢悼于暮歸參候欲圖于晨往豈意供帳都斥脂車亟行入境不呵耕耘之無止辟旌惟頃伺之難量是以策蹇莫前拜塵廡及憂出汗背悚發顏赧雖闕飛蓋之塵猶懸半途而盡回書固漸于遷禮越疆逃懼于冒威進退永惲腹心芒刺彈琴聽治恥非子賤之發剸負弩先驅獨遠相如之風未其爲不幸烏可勝言恭惟運使學士道涉本原器函宏孚吏不由于末節假人徽察于至誠故此囊繳之經得逃惻緩之譴仰戴鉅德寔將終身某下情無任喧懼之至

上劉工部啓

某起伏審循宸已諳理上千里之內民物喜躍延及旁郡莫不延頸企踵以便教命之行仁人之風其盛如此恭惟某官德業宏遠志勇氣蓋累更重寄所至稱首爵賞之及未嘗不避化天下之貪激天下之懦遠比古人夫復何讓頃者領荆楚之漕柔歲數之後迫于經費假易供調奧行民力弃挂吏議左授此邦在公何愧邦之士庶闔上拜命知公決無愠色而皆賀賜于公是公之誼見狀信于四方深矣則公之自任宜如何其重且睦雖偏封數得賢守前有范趙以

言論居公今繼之輝暉相高豈天獨私于是哉某不才之人向偹奔走受公之恩殆為私頌公之美不為謟今茲致官幸在近境雖獲儃仰山邑聽輿歌之傳不能俯伏麾旆道州人之慶伏祈早膺大用以充郡望畢情無任激切依歸之至謹具啓事陳賀

代章伯瞻謝沈舍人舉陞擢啓

右某伏聞論薦引重度越倫等自顧衰晚豈可冺荷古語有之遠觀所舉如明公之達而某也被舉不既失于多愛而略其所觀乎恭惟明公發德誼之積廓兼善之量不以富貴自大以賞識汲引為己任雖古

之才臣忠輔篤于拔賢進善者當不過是宜有豪傑茂美醞藉深遠副明公甄收之精當爲朝器使之重若某者何足尚哉明公曲借題品請偹陞用挽而致之使出門下豈所謂先其所知而來汚不知者邪遄惟匪材敢不强勉耿介之守老當益壯有為之心亦所未已庶幾異日不為提獎之玷寘是而言鉅錫何報區區之誠寔罄于此

謝郭省副啓

右某竊以朝廷清明賢傑華出中外要職罔或輕付雖官非宿業仕不食舊而東求進用平正詳審故人各自效宣布風力增高太平輝映前世然猶聞詔近侍參舉所知付之有司以偹陞擢為官擇人無盛于此宜有樸茂瑰偉之彥宏深重之器達古而不踦于泥適時而不牽于俗材猷緯黙度越吏等上副鉅賢之論薦下平四海之公議在于某也能如是乎怨玷明公之前仰塵當宁之覽擢自省度豈不愧畏此盖伏遇某官廓精明之鑒持劉正之度責人甚薄未嘗務已小善不隱將以報國曾惟緣鄙亦冒汲引竊臺積位汲荷于恩麻虎符建守尚叨于宏記終始厚德何以負戴圖當倍益素蘊罣完晚節更圖檄效之

力庶塞見知之深舍茲以往不識所措

謝王學士啓

伏以濫竽奏聿某猥先京官任使者無所取材分孤踐之遠寒不求心偹幸高誼之甄收仰冒薦揚竊深驚懼伏念某學不貫道智非適時強離耰鋤出即祿仕忽忽已踰于一紀區區徒歷于兩官無遠幅之外修無錙銖之旁援獨立雖不愧直行多所違衆皆謂其迂疎以自效于方格斂謂白糵爰慄青蠅是以門如永寒席或塵滿廣圜虛磬之飾弟畏素餐之尤然而賦性不靈臨事幾陋猶謂萬室邑勉三年獄訟豈能

盡其情悍獨豈能周其隱溥征均役盡國令之素明
止盜去姦亦人情之常務之慢〻之美政徽赫〻之
奇功得逃㵸曠之誅已慰勤勞之處豈謂聰明汶來
衡鑒誤枚擢之塵土之間聞之朝廷之上固稱賾策
雞乎悴熱此盖伏遇某官光據至誠主張公道別群
吏之淑慝振列城之紀綱排巧宦諂諛之朋絕貴權
請托之路片善可擢雖寒生不遺無可推雖美官必
抑但量能于器使不格物于己長故在久微亦叨汲
引歆不增修踐履固守樸忠利國惠民則知無不爲
誓身樂善則沒而後已庶幾一介之節無玷鉅賢之

門舍兹以還爲識所指

謝憲使元郎中啓

某啓切伏草茅辱公之領舊矣從事十餘年常恐踈
踈無狀爲門闌之羞再典邑窮僻官滿垂去而公拔
視此道望見塵拂愧畫兼作前造碁月首被論存是
公之所以蓄待不謂終久踈〻而期有植立于後時
也則某之所以自勇于善報公之德宜如何其爲守
局畏縮書不獲奔走庭下姑獻鄙言以敘荷戴之忱
惟公亮其誠畧逸瀆之罪皇恐皇恐不宣某再拜

賀章郎中移廣西察刑啓

某啓竊遵塵拂傾慕深極伏承被受新命乃邦之吏
民無不悅喜如某等草曹德之厚其爲祚耀以言相
賀百倍吏民之情非賀此足以爲公榮盖大君子進
用之漸省使猶藉施發于他日未易可量是足以爲
賀也不識騎從今然何所抗越計步自止赴治之程
未知幾通簡訂否聽御風重不勝拳〻春深猶有寒
氣途中倍乞自壽以慰衆望不宣某再拜

謝李倅啓

某啓智不參戴難曾冥而可念體如偃上在徽嚴以
宜受尚頼寬明得逃譴責撫衆知愧冒纏無涯何則

禮辭等衆釋存挠屬賤承于貴若級之在堂縣隸于
州如足之戴首順此高卑之分自然禮義之安茍易
視而不倫或料爲而啟犯祇自取辱孰云善謀諺非
難於于鈷言悔吝固違于旋踵且不分薮長猶知嫌
事而寒心豈粗服與經反背偕然而搭意事出不料
情當有原綠府隷之具文詣邑庭而請判詰其所命
則曰承檄而專馳審其所須則曰附身而爲據念舊
染之當及遂直書而不疑不度斯人輒違以上瀆聰
明而已甚發威然于先行亟窮究怨之根芽將寘於
尤于繩約而某深思本末倍積慚惧汗竟呈而尚流

竟去韓而重返憫愚衷之未達露覼語以自明非求
文過而脫身所覬宣識而待罪豈謂齋嚴以納批答
而適原心特選其因循牌指惟從于戒飭置孤蹤于
無玷貽厚幸于不遺竊惟顧蒙何以稱報此蓋伏遇
某官關有容之度數易事之風不由一眚而廢人不
即一夫而求備故茲下吏獲被深仁固當勉所未完
克其不逮誓堅請白之節仰答包函之私含荊而言
不識所向

謝章少卿舉薦手詔啓

右某啓伏蒙奏名仰應手詔鄙樸何幸獲知獨深由

門下之薦揚方艱選集被遴中之旨音又越等倫感
恩雖志于無窮揣己固慚于非分蓋畏兼集情言罔
勝恭以聖人臨治之初天下安久之日丕承于祖宗
基　尤慎推持所重者邦國事為難恵因革既關
纔直之路復念滯淹之材以謂得于歲舉則設之未
精拘以官聯則規之不廣乃頒不次之命庶獲有為
之賢內爲屬近視之臣外以委行臺之使毋有所隱
各舉而知不論品秩之高卑止聞貴權之族商舉取
宜效一歸至公奏篋詔者其責非輕與是舉者某人
豈易冒狀士類之魁傑以副上心之採求如某者器

南床二字疑誤南字下疑有脫字

業不優操修未粹徒蓄敢行之志殊無應變之資凡
所存誠同也故古人之守及夫臨事幾何非俗吏之
爲憂得調于銓衡獲承風于使節賤銓本希于避責
聰明反誤于見知佇邑三年愧難成其美治薦書一
上幸由偕其餘擇解官既逮于恩關待次方留于里
閈豈圖多愛常蒙不才復推累日之勤俾預一時之
選除官者方艱滯遷之是出寒淳江處頃閩使之
報始悟巨源之啓爰銜知伯之知敢謂當然何由致
是此蓋伏遇運使少卿至明自照特立不疑報國以
誠取人以恕有以適用雖片善而不遺累于吾闗雖

屢言而無倦故此最微之品數叨汲引之私敢不涵
養良心堅守素履恭塞盡忠之節屏息之膠祿之情
誓不苟隨保松筠於霜雪庶幾有補助海嶽之涓塵
上答生成次酬推擧過此以往不知所裁

上江州劉吏部啓

右某伏審解職霄皇頒條江國仰惟化治之暇保協
神明之休恭以知府吏部德業粹全聲輝光溢頃叛
西戎之經晝入踐南床之劇精佐仔邦朝端畏其風
角庸今立愧天下慕其獻爲言有中而事于必行事
或偏而相于必矯素知依違之病比形執奏之堅塞

塞自持固守匪躬之節曉〻見抑首與易訣之嗟甘
遷謫以獨安謹承宣而愈欽幸哉千里獲縶布政之
優柰此輿謀猶蔚登賢之望某尸官僻邑引領恩闕
閫書有畏而進謁莫前塵旆且還而馳心徒極伏望
上副倚注精調寢興

謝范吉州啓

右某言念曩縣公使得逐私試較士籍以告休伏質
陛而知幸諄御論言之盈遠達德誼之高歸復拘學
日馳精爽貢懇方輿于稽曉貽書又肆于勤渠齋船
遠密均美議晉賢之度瑞圖佳況集珍欽漢守之良

賦增敝邑之光愈積偏衷之感未緣參候徒切傾依
伏望上副倚注精調寢餘云

謝運使徐郎中啓

右某啓伏蒙發奏舉某堪充不次陞陟任使者剸繁
無狀方深罷黜之虞與善不求遽冒薦揚之賜榮嚾
相半情識曷勝恭惟國家猶持紀綱振補滯赦事有
可革不幸繫獄而重于吏艰才有可膺不患處卑而
難于驟進故獻議多縣于草野高蹈或作于丘樊正
賢者引類之秋逈君子得時之會然非抱奇瑋之器
曷足膺振拔之公況當精識之昭〻豈容謬來于沉

沉如某者所鍾不粹以學自資奮既犁鋤之勞即從
閑析之守盖為貧而無愧美竊祿之足訊知理義有
以恍心而思慮未嘗出位荏苒既踰于一紀因循方
歷于兩官謳歎枉道以求伸不謂憫窮之見取噴縣
汲引叅預遷除安輿念遠侍之難劇邑逆易方之請
材非廣翻當盤錯而可憂業謝言游在弦歌而安用
自揆棨而臨治每彫瘵而疚懷平賦役于鎰銖之間
擇情偽于毫末之始知其疾苦也力行有所承宣
款或自縱然而智戕謀遠心專術疎雖欲慕古人之
為政何補俗吏之事且夤緣則遇隆奬飾濫加曲形

外舉之薦拔進下僚之速退自揆省曷為當緣此盖
伏遇某官報國以忠取人以恕塵列城而恩威兼濟
廊至鑒而賢否生分不忽涓埃之微不遺飛集之寡
皆能羅捨欲盡致于有為故樸鈍迂疎亦見推于
不次其敢不益完素節愈礪赤心有利于邦從捐軀
而何慚非義而貴誓從當而不居仰荅生成之私次
酬知遇之厚寧此而語莫知所從

謝運判夏屯田啓

右某啓伏蒙奏舉甚堪充大藩通判任使者竊依鉅
庇幽吏責以盼年皺玷誤知冒薦書于前日幸出不

虞之甚憂深克荷之難伏以國家用人之常著令所
守凡須遷陞之次率給保任而居非示之以疑試之
端盖援之為誘掖之道使輕淺易躁者把持而自固
羅數不力者綷勉以自支豈寸寸之可量在滔滔而
有間加澤雖由于正宇擎權多委于外臺當高賢公
擧之明必衆人皆可之善苟不及見奚冝致哉如某
者挺身草莱從事經史學第求古器非適時心悪巧
而近愚性耻隨而幾俳為貧而仕覩閔矜而不畀由
義以安遠風波于莫測一官七𥘉之末而改官曹之
微之美最之足稱惟孤蹤之自信僅從吸引得預次

除安輿念遠侍之艱劇邑遂易方之請其如民物繁
務封疆憂逆知禮誼者蓋稀雖教導而難入當兹錯
節愧無利刃之質也得情猶徧鳴弦之樂莫歲時
而將久積理而粗成未彰曠職之尤已慰善謀之計
豈謂聽明通察賞識汎收取于列城之窮擢于群彥
之後曲形奏牘之重俾貳藩條之雄進者不勝静思
所自此後伏遇某官至誠任已直道贊和持衡當路
而軒輊不偏旌數下條而秉求不倫曾是迂疏之品
亦叨挽進之私某敢不激厲遠存養完舊德旺其向
守之節克以壯行之心進則竭忠惟設身而後已泰

於權欲皆得志而弗為上答生成次酬奬遇過此以
往詎可裁

上運使徐郎中啓

右某啓伸于知己士心之常不如乘時古語所載稽
義命而無愧審情言而可形况在高明之前必覧清
讀之咎某生而甚樸學以自持一塵下科久歷微官
雖無廣愛之智獨保陶公之誠未嘗違道以求搢紳
民居身而希進職思所守固防濫竊之譏義在必行
敢遂因循之病從欲是勇勇之志不能離跡跡之間
幸此效官猶于胥庶乃煩盤錯之困迫被薦揚之光

殫力不勝衛思已厚尚安懸款之献蓋樂門閫之歸
恭惟某官敦易事之風廓有容之度察其非狂狷之
試使之安踐就之栄則頗竭愚衷冀毫厘之可擬抑
承賛盡庶為一之有禆云云

上虔州劉都官啓

右某啓念向慕從名把積年之恨寅緣吏幹獲伸一
拜之勤幸獃恭于審感復欽承于餘論奔走侯封之
內往還貧寠之間更月律以再之勤館人者數矣及
乘舟檝之便徒想旌麾之光衛禮遇而周深貢誠者
而何緩敢恃高明之姑必原倥偬之情伏惟鎮撫多

餘福休並集恭以某官吾儒魁乾當世偉材術學壽
明敏猷相副興利除害心古人之心履義居仁樂君
子之樂比報外臺之畫壁臨虞郡之雄難遠民懸來
暮之懷然與論有淹賢之嘆佇聞大任之除以慰至
公之評曾是么微尤增祝頌伏望上為邦杜精調護
輿

謝淮漕蔣金部察陞擢啓

右某啓伏審發奏察某堪充陞擢任使者風力不羈
方虞曉識聰明誤未逃玷薦書荷君則深度已慚皦
且朝廷嚴督責之法郡邑有承宣之難非精識明通

不足任今日之事非周材扶治不足赴一時之功而
某也學粗知方智非虞變俛俛簿官因循歷年鹽錯
屢當轂稱利器雪霜不改自保孤筠之心黯適之繁
插迹海壖之隱止待讒作敢希異知此蓋伏遇某官
履道坦夷取人況博寸能必紀片善不遺故在覆微
之蹤亦叨汲引之賜敢不就志謀遠志照猶公終保
自知之識仰酬公舉之德下情無任激切依歸之至

謝轉太常博士啓

右某啓今月二十三日伏奉勑告授前件官者進時
從仕宣力無聞累日序遷拜恩可愧僶僥雖知于益
成務因循竊于非材靜以述思胡然冒進此蓋伏遇
某官至誠與物正誼接人比其於軒輊之間莫不被
以容之賜致使承流之末既訟政績而陞敢不深激
于中持循所學願竭杜行之志庶無幸位之羞上答
天仁次酬賞遇下情無任激切知歸之至

謝監司舉陞陟啓

右某伏蒙省奏察其堪充陞陟任使致官無狀幸吏
責之倘逃冒庇已荷况薦書之復玷出于不虞感在
無窮何則江以南虞野相半曾是瀕境其鄰大湖
戶口稠比而縣于治生風俗輕悍而狃于冒法識理

義者益寡賦甚良而因多頗為難官是雖嚴邑向患
作亂于遠近甘易地而來既至之初悉心已治聞之
以為常之示之以廉恥之端作情游之害衆去邦
害之功次勾求其必也究枉直真偽之原賦役有
加名也均重輕勞逸之勢力可為而必極慮可索而
必線詳民三年俛俛一意至顛績之是適偶編此之
私要皆出賢遠獲之私非不肖割裁之致豈竟聰明
過來獨蒙識拔矜其不偽之質期以有成之器曲加
業飾但顧冕陞自維欲然何以至此茲蓋伏遇某官
誠心無枕從某有容報國以忠一言不苟薦賢是嫌

片善不遺固在孤微之蹤亦叨汲引之賜敢不益堅素守愈激懦衷見義必行盡于膠柱在邦有補誓不頓軀庶幾殘履之完無辱奬知之重舍茲以往曷識其他

得替謝監司啓

右某今月十一日依准先奏勑命已入劄除事與替人嘗句詑治繁既久逭責固多受代已歸若見有自瞻門闌而難遠銘肺腑以鐫謀何則自江以西爲邑非易況此巖險介于湖湘古號難者四萬餘食侍墉者十五六群習囂訟而難化獲多桀悍以先生許依

衆而類于雜真抵冒煩而勞于扶弱又爲盤錯之地誠費剸裁之功故官者類不欲來而來者類以書去某材資樸野術學迂疎始因遠侍之難遂有易方之請然而據案臨事常懼不勝遵法衛民自疑無效條忽三年之外閱閱萬變之來賦役均平幸朝廷定法之降盜賊衰止藉天地豐年之祥間或承擬奔馳趨蹕營辯雖獄事經非辜之劾而縣道免不職之訴知非可能寔有攸賴此蓋伏遇某官孚明兼照匡處已敢吏固有其方責人不取其備遂使孤微之迹不形瘝曠之尤誓罄真心仰酬厚德下情無任激切依歸之至

謝提刑毛職方啓

右某啓伏蒙剳奏擧以聞陞者逃責歸罷已紓鉅庇發函論薦從後認知感懼交深情言兼切一昨官廢邑誠乃盤根所學而自持本吾民之見信哉決庶空于牧錯勤課敢後于戴星皦皦誠心雖欲慕古人之事區區治狀幾何非俗吏之爲因敝異績之可書常慮非襲人或過向都名部久冒猥揮虞蒙書語之昭獲免眾官之失何天幸之加厚會使麾之政行省時欽境之寬獨寄嚴威之重察大體而不誅其細假

假禮而少與之權百里增榮二天均況及茲受代莫匪欽思賁諸懇以方馳貽存書之遽上出于踰分倍以再思此蓋伏遇提刑職方廣聽明之資秉中正之誼取人以恕教因以忠持衡當路而軒輊不偏推轂下僚而公求不備故在孤微之迹亦叨汲引之私敢不勉盡端衷益宏素節願遵碌碌趨直道以安行請效諶諶譙明時而諧補庶以始終之守不爲奬遇之羞令斯以還不識所措下情無任激切依歸之至

謝賽學士張學士擧陞啓

右某頃玷荐書獲序陞而固幸久稽謝款由容啓而

缺字上段失字

莫知感怍並深識情兼至伏念某智非應變材不識
時務爲丘壑出郎稀仕謂事功之可勉則知秝不存
謂術學之可施則篤于自信足以取容于職局惟一藝
于樸忠宣勤徒聲于匪匪抗迹未離于騤騤一昨物
掌海邑向望使虞竊冒樣以難多懼拜虞而固及豈
意聰明過采衡鑒謬收潛紆汲引之恩遠及空踈之
質此蓋伏遇某使學士取人以恕報國以忠不遺寸
長敀之于有用不闕小善必較之于力敀故在贅踵
亦叨公舉敢不益究素守勉勵壯行庶幾孤直之風
仰酬知過之重含慈以往詎識所裁

閔侯僕射王相公啓

右某啓欽慶過之微累蹤進陷望台光之重久窘門
闌宦無犬馬之情第恨宵說之隔故尺牘不通于左
右寸誠不違于高明在朝夕以拳拳應歲時而蘭蘭
恭惟僕射相公材尊命世功極代天智變若神吞舒
由道以稷禹自任于己非堯舜不陳于君發聖經之
義而學者知宗贊皇極之猷而人心歸厚事可圖而
必立何憚艱難政可革而必更豈爲法弊獨著龜于
機務絶蒂芥于浮言追還治古之風增重熙朝之業
積既成于久大身遽退于優游卸綬乞還即歸和而

倏見節虞飄遊領仙觀之清閑雖鉅賢進退之心固
安于義然四海瞻依之奔未足于情衆自有顒瞻當
陶鈞有賴康濟于來宜但伏謂于高牙穎體家衣之
歸早充輿誦之欲伏望上爲宗社精調寢興

謝於運吳兵部啓

伏蒙鈞慈察某浼充重闈請要任使者騎羽鼻樓物
情所分高才臣用人事之宜苟遣一聞而求是拒大
剣之勢在於士乃欲安于命惟達賢有以取諸人故
拔於救難則有時而爲嗟枯救涸則盡力而已要知
不失于涓滴然後可殉于至公若公之舉也豈所宜

輕如某之愚也何足以得此蓋伏遇兵部深仁
汎愛厚德有容不矜其善而不求其完擇以心而不拾
以己曾是負行之迹猶虞察恪之言故不先攄至誠
養全惜學樂其詩爲而不牽于智俗高其所向而無
愧于古人庶幾自信之成仰答見知之重含慈以往
罔識其他

海門禪督謝啓

右某啓今月二十日准勅受代既勤勞海邑嘗職無
聞獲荷天時於更遷及獲跳宮請一糧公府方其朝
家法長而令處賤道勢輕而責重必欲奉行而底于

理奚非精識而竭其情乃能宣上之德澤而不為空
文始可議民之休戚而以安糸肯比此皆其難務非
才何以曲全靜惟先民之由固有歸仁之地茲蓋伏
遇某官輔時以道待物以誠聲掾列城之風激揚群
吏之治不銖銖而求倫當欲欲而有容故于模揩之
蹤亦選廷諫之責臧戴學德鑱銘深衷無任䇿䇿懇
到之切

代楊侍郎上文太師答

右某伏審光膺宸命崇尉帝師頒樞政之大謀定經
邦之至論四方傳播壹意歡抃恭惟某官命世鉅材

濟時重器出將入相久貫無窮之基尊主庇民允光
可大之業避榮即退開之衆趣召副謝安之風休
常系于生靈出處可識于宇宙位冠三公之長禮優
五日之朝四夷方憚其威聲百辟再聽其儀表太公
之佐周室止當應卜之初傅說之相商朝亦在宅憂
之後豈若詔聘加于得謝之際謀猷納于弗言之時
誠覺古之所無乃爲辰之攸賴竹邑爲安之聲虹
翼瀛鼓舞之情某忝領州麾比之准甸望台階之煒
燁展慶無緣貢愚欵之區區宣心莫及伏祈上爲邦
社精調寢興

謝楊侍郎

右某昨項蒙誨存恩蓋出于不虞久懵劃閫罪難逃
于西鼓積聽一火燭汗文流映乘日新肖德惟舊竊
以高位以敬賢為惠志士以自媒為羞然而人才固
豈易知已知亦不易遇惟號達公明之識乃克有知
而不疑雖欲磨勤正之資乃能有過而無負若某也
闒茸未遑狭拙小材殺速不足以動人知謀不足以
適用徒然而矣補姑苟椽以來歸方其學誠于淮
坡垂矣擢進于使部第拘例僻未側輝光遽承超擢
以遷官超為軒之選不圖談笑當路荐章及還責于

政吏部臨受于冰蘖視泉延于名抱衣冠復于更生
一來京師而爲咸序兜賜鼓舞于千里回翔使古于
一枝親沒射之戲技尚寡威之未觀膺門可貴方謀
再拜之榮遠啓或傳始借積年之賜此蓋伏遇戶部
侍郎取人以道始物以誠是非不謬于毫厘軒輊不
凡于爭奪采察有要何曾直尺而枉尋慰薦所加不
以親疏而執親此不肯銘心之感宜倍常情在鉅賢
直于又私告爲國報誓永堅于操守庶毋辱于獎知
不晴撫任激切依歸之至

代人謝及第

揆膺戴揚竊塵精選洪恩毓推深慚非材宜然而收
以榮為懼伏以國家養完士類辟雍尊足師儒倣張
三舍之規延聚四方之俊崇闡微詣理之學作破碎
不經之文有弁補以激其餘有致祭以破其惡欲觀
其久則歲月以限必然其甚則殿罰以終蓋誘之教
之使成君子之器則或出或處盡胥聖人之風遵其
話舉一傳計偕四集獨此群彦敢先萬和多逆過自
得之倫絕異端斯害之覺以危所靡氣凌風雲涉星
吐奇妙入神化極天人之精後窮治亂之本源英非
瑰璋之資足副英雄之穀倘不然者何其與為蓋錄

錄之稱而不先于差豈一一之欲而或容其益加甚
也降才非類勵志自強勉勉其實之跡舉舉詩理之
封兩曲卿舉一鶚薦書雖得失不足以動心而智慧
莫諧于秉勢因治任于千里舉古語于上銓健然策
育之間期于深造而已年彌加而意彌篤學愈久而
業愈殊適偶設科之求忝側參策之失宜于依近易
生曲木之質再戰疲兵猶有其升之名焉路生而益
進角一日之所長濫分影端啟希偶中然此冒名之
及距無援已之緣此蓋伏遇某官閣發聖經主張吾
道從容不倦之誨裨益有為之時變爰而明化歐而

將故使寄閒之迹亦叨賜第之光敢不勉所未能至
其不逮用端良心之蘊永堅大節之端仰答生成次
將教育賓此而諸同知可哉

謝呂少監大夫啟代涉啓

右某啓勿稱寵禄方抱餘麻對奏推材遺先鄙進出于
不度賤也甚深何則古人重領蓋之知志士甘抱關
之守惟得之有命守雖賤而必安唯致之以誠知難
然而弗舍故窮不滿于嗟已遠不陷于崇贊遇哉此
深存無柔哉如某者養心未至涉道不精仕由為貧
宦豈適用乃經劍之後勉從列職之卑據進一枝荏

將三歲男職內府之二煩高賢之臨趣風儀仰于
旌施分行畢闕于遷徙肥情從揭喉詩語之難親訊
受曲狀求龍章之已誤此蓋某官勇于進善恕以取
人能曉屈于可伸之時錦輸因于有用之地故茲慰
薦來遠達咏其在匣匣之策敢忘徼徼之遇誓堅素
守始終公亡情於任徼以依歸之至

上尚書人公啓

右某啓伏以官貴得以道膏澤下于民乃古人之深
將真丈夫之織事蔡惟某官盛德重望進展禮君奮
告公忠致位承弼盛若嘉猷之告廟然惠善之心四

海衣冠同于馳仰一時議論孰不知歸而某苦塊餘
生御閣屏處潛蒙大庇之及莫獻寸誠之勤銘執禮
經載趍朝著復畏簡之所廹闔造門而未由姑延佪
東少舒向望

謝執政啓

右某啓雖當居貧乃古人不得已而避冥息病己忘
士宜無心哉蓋有不能自成于先達義或可違自退
亦餘裕當不肖輸誠之日正鉅賢容納之時收愧汗
之沈顏聽德言之善誘發非木石銘在肺腑恭惟某
官器越伊皋道深姬孟推至衆于高位廓泉濟于四

方以匹夫不獲爲己憂以片善必求爲己任採摭罔
遺于樸樕忌嫌無擇于葭莩訟之有方穿與十論之
說舍其不逮蓋矜五技之窮若某之愚其感也甚乏
季路秉梓之勇有仲舒書楼之虞力載丘山之思逃
懲增業之指惟區區之微悃卒歆歆之見明可必冰
淵尚負芒刺鑽皮而出其羽因拼擢後之疵投足而
轉之波更起鳴號之望庶幾先穎仰報獎知含兹而
言罔識所措

謝吏部梁學士啓

右某啓訖庇云初方附勤拳之仰誤知何遂已蒙汲
引之恩感深倍蓰愧汗沉浹竊以命有窮達不移者
志士之所持位無高卑可尚者正人之所與蓋尊賢
以能效其類故親擧而進知其倫偏非道守之優難
起機言之存如某者性質樸拙術學迂踈自爲囂囂
未免碌碌效官無補久負壯行之心養内不忘徒究
氣夜之息一昨釦創始復餘德佳支擇冠再與于存
質竊禄啟誤于擇地鵲枝偶附鼠技奚施第茵春之
旻就于素璞乞執甚幸遂高誼來戡名書職禄藏局
人欲獲造門閤之唆承教既法于書塞飛章復冒于
材稱雖知賞偏之榮實艱吹噓之重此蓋伏遇某官

力仁有道自信甚明不遺片善而舉于進人不責全
備而務于儲物故在范閣之黨亦叨推轂之私啟不
先損所存於乎其報庶保世務之責勿始孕遇之基
公銘以還罔識所措

謝李郎中林工部啓

右某啓伏蒙高義人置過有論薦出于望外感激倍
深久仕某降才質昧步遲屬茂從仕久矣成效茫然
行學之志徒竊愧負填緣家艱之後餘息未秖無環
堵以嶽孫而無擔石以給晨夕自力疲瘵復造表著
非唯望己而易禄銘亦久渴而甘飲委心鈎致之未

無首詩書之際畢校一栖杜志何在默而事據無歎
夫責甚薄坐糜廩食苟度歲月難先大易任重之患
亦畏詩人素餐之刺以是陸陸自保固已厚顏尚何
敢冀高位君子存之于觀光之上哉伏惟某官德望
渾厚深鑒融遠特御公道推轂下列以進其所知爲
報國之務故力之可施則引類不舍如某愚拙亦與
收採寔失于多愛而忝于誤聽邪欲自掩者第深媿
踈完承輩之守未足爲清議丘山之恩何以副報更
期勉勵于晚節庶或裨補于盛世且以副知遇之爲
一而不貽門下之羞也不勝惘惕之致至塵冒覦覽

伏增慙懼謹啓

賀謝中書胡舍人

右某啓伏審光膺制命榮涉詞垣伏教一傳群口交
慶竊以朝廷清明則賢者進號令溫雅則王猷宣唯
要地可以試經綸之才非大筆不足當訓誥之重故
西掖之高選爲上心之愼求得人于斯今日尤盛伏
惟某官珪璋其質金石其聲器業弘深文章醇正嶽
嶽儒科之上廣譽英先曉曉諫列之中直言無拙
道不回則天之與我領義所在則國爾忘身弱齒齡
于半遠久闕閱于外補難柳至公之論果符遠東之

明立螭陛以記言宣容沿晚傳鳳池而載詔還歷清
華在於向仰之情銘若慶憂之釋馳于誠而尚猥荷
異焰之見勤心慚至意殆幾于忘味目驚奇寶寧惑
于暗投益欽盛德之謙先弟於厚顏之愧詐款悚所
然敢盡奚悰

賀范待制啓

右某啓光奉恩命榮陞侍從正人遂進舉世忻蹈萬
志一辭同誠相慶何則力得國器忠賢爲心膂之寄
識照事幾獨觀有蓍龜之喻雖進退之有命寔恭舒
之係人故用含無喜愠之榮而出處繫重輕之勢在

今日之聖從望興情之樂傳伏惟某官涉道深醇授
身中正裁舉光于仕路事業邁于古人不負壯行之
以獨高世濟之美嘗居諫列直言嘗及于先朝累剖
使符通安無嗟于貯嫩吏英凉而易得外夷險以自
知公議久存雖從中朝之高選係思存至誠遣内閣
之近班佇承大任之來行展鉅材之效尚稽馳賀首
乎既幸極異恍之稱光特多謙挹鏤中扃而樹荷莫
克勝任喏怍所深敘陳罔既

謝户部楊侍郎啓

右某啓伏伏之跡久玷知遇不圖今者復冒論薦感

惧兼倍情誠靡極恭惟某官以道德術學早登近侍而注措施設莫不贊國助治爲志某援挽收拾宜得瑰瑋奇絕之才而舉之于朝使有以致用如某見度何足比數而両塵薦牘豈失于取人之太愍而臨之或過聊如其不然盖仁人君子倘有所知〻其將不宜舍則引之援之期于利達有用而後已不忍坐視其窮而不加之力也由是推之則某重被推轂之恩其所荷戴尤宜常心刻篤若某之樸拙之守闇則之勢爲公之所亮稱矣不佞挍〻以頑鈍明其底柔自勉力行晚達奚有以上答聽與因亦當蔵諸心而滌

若銘刻不假述𥡴于左右今其言者姑以示𥡴公之賜而重爲之儀且以異乎日之請見于門闌浼瀆將命但增恐畏謹奉啓爭陳謝伏惟台慈俯賜鑒念謹啓

代人謝舉學官啓

右某伏聞列奏舉某堪充內外學官者明詔搜才獨紫禁近公言存士誤及蕞微感且則深揣己惶愧竊以國家聞暇朝廷清明道德被化之浮與齊法度之倫閭治篤類輝華太平登廊廟者髮連咎夔列爲從者比肩申呂政事有龔黄之匹文章戎班馬之儔抱光復信而濟〻何多麗爽適時而人〻自若膏澤先于四海精神會于一時忠欸陳編之文莫踰今日之盛然猶廣黌學之未至患有材之未究近由膠庠遂逮郡國必謹師儒之選以顯教道之功在于昌辰爲寔先務然若汀節之令發于淵嘿之嚴付慎擧于通經斯稟次于群爲自非銳于博習因以力行造道造深猶中處外際然而標範正節然而劃識標則何以上副獎訓衆求之標下當銓贊論薦之寵如某者生而樸野學不該通心無自得之明性近固知之陋竊嘗經之深造徒渉其流慕賢業之光輝挍堅其志偶

玷儒科之籍物歷仕宿之辦方將刻意以進修豈足當人而爲教是家竊稱得廳選掄猶者非宜嘆然彌愧州且伏況某官瑞彼試而報國惟兼善以及人謹於可采則進之不宜力有可取則施之不倦適仰承于條命爰下被于寒生使之伸鍊寸之能冀以入涓埃之助敢不益充素蘊激勵儒衆究先王之典而因於服膺安君子之道而永之以寄庶冀探守上答獎知合於以還不識所措

代楊增古救贊文割待制知廬州謝兩制啓

某假使竊叨科近侍仰膺渙汗伏積優龍竊以寶闈

華資參禁中之要職泚州樂土總推右之列城皆存紳之共榮爲當世之高選宜得明哲以承寵光下臨郡邑使安之情上副朝廷委寄之重如某者賦材拙陋臨事迂踈遭際盛時玷㢘濫仕長辭寺而陰清秩效二者曾而經畫非功勉勤存于積年爽冲和于此日懼貽後悔遂乞偏麾夫何議逸之微冒此恩命之異過于所望理有攸歸此蓋伏遇某官德度淵深器識方裕推人材之倫品贊國體之尊安陰加援助之仁黙借吹噓之勢敢不欽效明命堅完謹忠誓砥賤力之勞寧慮效步當竭心之壯不易處險庶稱報之有成期始終之無玷上答生成之賜少酬器飾之私

又謝前執政啓

叨榮近侍忝寄使藩仰冒寵光伏深慚恩竊以禁垣美職參華内閣之隆誰向名和公德列城之剗宜得聰明之傑以當付畀之難内焉可以黔獻納之忠外焉可以謹承宣之任乃稱遴選之規始與論之公如某者識局不宏材資非穎誤蒙器使常暫頻辭書額明時獲伸薄效長理官之重側成性謨于衰矜二民部之繁調度敢違于藝極更冗塞而既久慮疲蒸以難支遂乞偏麾庶伏勤遄何意情誠之露遽沾恩命之從薪思厥由因有所自此蓋伏遇某官德高經濟才大將明表儀四方羽翼多士勝借物而黙加底助深孤蹤而曲賜吹噓致是拙踈玷茲華要敢不增修晚節務壯殘圖感門下之恩丘山愈重究胃中之學金石非堅竊鸞彌戒于循墻功累勿虧于覆簣期始終之不玷冀補報之有成上酬發育之仁次答鈞陶之賜過此以往罔知所裁

謝鎮左司啓

右某啓蒙叨分擧已冒塵于積年今乘劉劇遠稱識

于一日豈役恭而先佑畫倚動而言形寔眠既失于所知畏甫又稱于榮譜徒仰門墻之峻始驅懍惆之私竊汗洗于而赧戚衆發于毫顏伏念某材資非穎器識不宏曾闕仕進之勉祿食雖同時中之守已嬾行學之心恥爲屑而名病夏畦治龜手而未免游銚第懍有命之從敢負當將一知在不肖二滌之時正高賢按部之日稽事無承于條理剔煩皆受于指蹤性國體貴之跡寔虔孖揚之及違旋麾于千里之外又避嶺者八年于茲鉅劍再肉而後生短翮一枝而易息適接遐于平局獲瞻趾于高風膺門方念于難

登請替忽傳于家致玷重言而既久焐學鳴以何遜
伢新感怍之情尚賴包容之度伏惟某官量涵方格
志攄公忠報國尤舉所知取人不求其備故翦拂康
遺于欽良吹嘘亦遠于輪困敢不勵所存心安于屢
空伊之有用寧少感于勝榮光也終窮誓不移于勁
節庶保殘修之正不貽獎遇之羞舍無以還困識所
措

得替謝執政

右某啓今月十五日受代已解職事替畫境走食糧
甚愧于無功歲晷須時亦潛希于有用作賦傳書之
迹遠忘閑拆之心盖士人惟孝于廷辰而君子莫不
手行志當遭捨之盛旦穿官帶于累年得逃瘝曠之
愆寔冒包涵之賜義命所感簡言易勞伏念某樸樕
小材迂疎末學早膺科第久涉仕途闕覽凡歷于七
官荏苒將盈于三紀割裁數邑切于民者固不敢辭
倅二兩州便于公者莫非極力饒吏吏致田于他說
趣時每戒于苟為枉尋直尺則義不忍爲吐剛茹柔
則恥之有素但非詭遇何恤獲禽之貶偏以先容夫
甘蟠木之棄一昨鉅劉初復餘僮僕支荷然造朝知
以從事病渴固知于甘飲爲質寧嫌于居卑投身約

攻之削欽翻班聯之未日月易得孤筠四見于雪霜
智力何施芒及久虛于盤錯茲幸及期而代可遷尸
祿之尤匪有使然烏能逮此〻盖伏遇某官力熙帝
載道亮天功擴伊呂之才而沛然有餘稚堯舜之澤
而施之無外陶成世治惠歸粹美之風表正官師盡
勵忠臣之操有惟熙之百志無不獲之一夫故俾庶
匠之蹤亦同臊〻之泰遂終更而善罷保素守以自
全其敢不愈激儒衷更堅晚節惟其所辨固當盡粹
于明時若也終窮猶足仰歌于聖化上答乾坤之施
次酬乾鑄之思含無以性康識所措

代李尚書回王學士謝館職啓

右某伏審光奉宸恩崇遷閣職于存紳而共喜寔清
議之所歸何則石渠天祿之游仙府蓬山之北珍圖
秘籍充牣其中故先名儒萃聚于此歷代以爲要地
仕人以爲美官先王嘗愛其名郎以塗一時之徽上
主復欲其底蓋將崇百世之文要之獨難其人必也
仙材韶位伏以其官器函方格學際淵微休聲遠通
于等夷煩使累更于中外鉅賢引重固知公道之闢
盛所明尤貴畜材之選遂校登瀛于陪二霄庭佇見
其超騰危履慶之未還識既音之先及情難良享誦

味不忘感愧所深叙陳曷既

回王學士謝理當啓

右某啓曲蒙賤牘猥仰情誠非眾擇雖知世人之共憫被恩昭塵善君子之載亨通形推謝之言愈服揚謙之度伏以某官性資沖粹術學宏深兼參文館之游嘗預樞庭之屬即事功而有裕奉器業以無虧標廉不常為有承基之患疾生無妄果感勿藥之痊市虎之善諺已猶塞馬之亡蹤自樓在堂觀而皆悟豈眾論之攸歸庶幾黙疑益重遐難之示幸方慮玷尤其美實之全既愧勤求且慚賀意嗟嗟之款捨捨多

周

謝授職任啓

右某伏蒙聖恩授前件差遣公言答啓奇遇已知之深明命曲成叨膺使指之重汲引司崇其所自致收竊惟其不勝偽默情誠曷以報稱何則聊輸所懷判舉是兼繫一道之戚休分九重之憂慮謂耶材必裕所宜先者藝極之供謂民力必紓不可存者掊克之弊矯伏獎舉則有殘苛之戒匿服令循則虞偷情之風惟公私之便安惟究猛之均濟乃號稱職是為得人是非術學有原智能無蔽歷歷適適時之務洞察所究之未明何以副器使于外臺助休明于盛世如某者降材不敏造道未深闕閱從久叙官當猶無敷于行志眾皆訓其亂雜心自信于迂踈識不足以窮物之微謀不足以經事之遠即役尋于老境甘退寒于仕途夫何朝論之餘推以漕權之任既私憂于任重且內省于龍駑勉罔陳力之痊敢有望涯之難全牛無見將希援及之能懼木不遺盡類先容之助此蓋伏遇某官幽王公之路廓兼善之心以惠民設內為材雖以進善舉能為己任屢奉丁寧之訓詳求揚正之倫因諒及于陋儒遂偶當于遴選依揚滯跡

復出銓賢之門絶走傳進往欽煩使之命敢不全其不遺家所未知察利病于列城審施為于庶務敦為盤錯潛尤利器之珍心恪霜雪拾保劝私之節上答生成之造次酬異接之私舍茲以還識所措

到任謝執政啓

右某伏蒙聖恩授前件差遣已到任管句者綸言暫違處奉丁寧化筆品題叨逢深拾趣辭嚴于詳日擬比取于足從圖斷竭力以蒞官第懼非材而速戾視事云始操心甚危伏念某識昧適變術蹶應變技步就娛于履坦謀身無拙于趨時仕也為貿何慕潛光

化筆二字中有誤

議形當是儀型

而隱耀得之有命未嘗直尺而枉尋涉三紀以敦奇秉一心而自信誰言高驕在左早栖常恨壯行未酬幼學黃髮踰始衰之境情誠先銳進之岐方洗跡于簪紳甘擬倫于樗散夫何奉會還冒恩命付一道之事權委十州之饒還曷由遠此園有使然此蓋伏遇某官以通致君以忠報國邪正一歸于臣則藩滯盡出搜揚明然陟于朝端洪若至公之路示議形于天下昭然丕變之風曾惟樸樕之資亦沾甄收之賜敢不勵其職業慎所施為體明時愛物之心念遠俗懷生之意肅將郡紱俾無發慕之嘆撫馭邊郵庶抱撰

騐之忠上答乾坤之施只酬鈞鑄之私含茲以還罔識所措畢情無任激切依歸之至

謝執政啓

右某伏蒙聖恩授前件差遣到任訖者度奉綸言之光再叨頫使例紫化筆之力仍玷誤知辭嚴遂序于修途下日欣臨于玩季思所教犯內惟渟衛伏念某遭逢不深降才非穎迹雖安履坦衍未逢于遊原切祿無功幾數畫攫而素食秉心有守易虞為範以失會閑關三紀之餘忽衆人之後空瑩發之無愧幸闒鈍之由成俾之宣力于遠方必也竭精于庶務

樂當作鑠

既迹謙景復預掄選薦吏曹執之權並付戲閒之部分非其利獨處樂錯之當技本易窮難躋飛游之班為啟引遷第欽所緣此蓋伏遇某官識亮天功力熙帝載遇革變之事業贊堯舜之聰明擇官必度其能何嘗虛授責實不求其俗圖在有容曾惟樸樕之資猶冒品題之賜某敢不益堅素節愈激儒衷竊利病于八州敢扛擧措察正邪于群吏必示勸懲庶職業之粗修效涓埃之小補上答乾坤之施次酬鈞鑄之私含茲以往不識所向

上蔡頡叔啓

右某言念自違鈞席日企台光悵䀿牘之莫修悲門墻而徒剩伏惟坐類方白信擬福祿恭以判府樞密觀文天元精為國重器學貫古今而行之以道智為事物而處之以中傾然其多士之瞻偉矣富真儒之業玉堂揮翰式色訓詞之麻樞府運籌宣威沙漠之遠功茂安兵之盛思疏柔政之勞誠心上感于清衷命旨曲從于勤請歷金吳而臨重鎮人慶歌襦過故里而旌高牙世欽晝錦甚風叨恩過久玷仕遠竊仰無稱于時已遂投閑之乞方圖閒舍即往桑梓之歸將獲望塵復帶拜牒之賜斯疵病痛之召庶慰旌

覩之情伏望上爲廟朝精訓愛惜某得情無任依歸
祝頌之至

謝新及第狀元以下十人啓

右某伏審莫陛臚傳桂籍甦選發華籍甚中外翕然餘云留第撫衆得名狀頭發華籍者中外翕然竊以新恩狀元先輩行誼出倫文章根道射策吐胸中之蘊程能對天下之材解元咲所高天下才輿論一時方駭飛鳴之英靡雲萬里何視事業之光念展慶以未遑屬表成之先及威慨摘切敎叙矣周

謝解啓

竊以士懷經濟之能所爲乎遇主君有治安之術莫盛于得人蓋無其位不足爲奐乾之資非其臣不能成獨化之業聖賢相濟今古一端然教之原根基于此然而不由道而入仕謂之竊天官不盡禮而取材謂之輕國器故公朝有特起之命深谷無自媒之心聘之甚勤至者見用或雖蔽而睽廟廟或起亂而登公卿皆高誼之素聞故大任之亟授迨時寢改于進冥繁楙求難以見其詳考覈于是掄其學漢以策爲繩準唐以賦爲銓衡雖文詞未足盡才然輔相亦由茲選國家垂統數世紹隆前王伊周呂召獻其明良

汲中之下殺
有道既

變樸而布其職發廣進善天下無沉棄之人聚精會神設中管象馬之黨尚猶深講治具開頒詔音凡進鄉論俾參郡舉其在進揚之始亦法敎律之程非徒角之空文蓋將求于實效革義殊賤不以勢而間狀社稷忠良盡此途而出矣自非超異自副辞延若某者性迂顓愚識非通博衆皆訊其寡合心自信于安貧未嘗捨義而求從惟懼立身之不至學當爲己慕古儒而必行祿未及親與人子而同患念昔年之挫忌復今日以彌究豈期誤中評鐵偕計籍領藝餘而知拔當推存以衆嘶事出不圖恩歸有地此蓋伏某

官伏待文敎崇待士流賛聖人側席之求助鄉老登書之選綸竹此特俟十篇而責其功諒曲爲良存萬棄而適于用矜使無門之品亦皆有補于時敢不恪勵深衷堅持大節此爲見賦託甘恭冒之名也揭庭領脫可說之恥亦幾微叢無玷薦知適爲以還不識所措

謝及第啓

右某啓三月二十一日
皇帝御崇政殿試唪蒙恩賜進士出身仍當日釋褐者公選精明當攷賢者聖恩恢廓亦及韋人拜命崇

協心甚恨竊以爲君獨治自古共難必求良臣以責顯效奈至旌與巖谷物色草萊召以禮不召以威取其人不取其賜棄服而相高宗聘之特勤合湊而師周王遇之甚渥訖一時之卜夢新四海之觀聽皆謂有非常之才固當爲不次之擧然臻臻與難格後時永惟取士之詳莫若設科之要自漢而降由唐以還數詳雄詞匹屬群彥文章凜凜共高當世之風幸拔班班牽籍此途而出非惟試藝足覘得人國家世統寔長治原翁乾野無棄士廷有力臣坐廊廟者以伊夔處心列藩屏者以呂召任已虔劉詩武烱華乎典

謨勝庠絃歌暢適乎禮樂倫方崇代無加本朝尚經聞下詔音廣招儒類凡頌得書之存俾由禮部登而然後引之天庭錫以聖訓□方中程之狀出膺寵第之光然而聲律之間可容姦僞詭舛之道莫並繼高高或教規矩之尊下或致鄙邑之貴所係甚大茲材寔難雖在伊人之爲盡由今日之遵自非超異易副詳延若某者生而聦質性復庸劣不能猶應尤急飭捏粲皆謂之辟儒心獨安于直道無肖遵之度常愧于古人負空虛之質偶羞于浮俗始千里遐一點文詳崎嶇數年連蹇萬態學如疑經信未及于淵源之

若殊旬日不選其節擇時可任而任無可殘親歛養而積無所于忠孝未全日月易往復備宥求之命再與妄進之懷難楚舟以示于公行而發榮而慶其難得豈意鄉老貢進太常錯名幸趍還鏡仰待明試天題湖秘落筆詞窮書景迅馳奪目心隕僅擬三篇之略殊無一日之長可象羅歸啟覲榮擢泊中樞之唱等唯上意之第餘不圖微軀之玷核判範乎簡分理則有歸此豈伏遇某官魏陶儒風儀表世教佐主而求上欲無所遺器人而盡材容有不倫使瑣闈之賤何不見棄于明時敢不永勵素心堅持素節图異全

失之累敢仰大方之歆上報國恩與谷鈞造降此以外不知他爲某畢情無任感荷激切知歸之至

到任謝親政啓

右某伏蒙望月從前件差遣已于三月十七日到任者句記投遺挨而奉孫綸之明訓退思瑜分荷甄鑄之深仁矜配俗歷于陞職智察如臨于疑境憂其非據將何不勝伏念某遭遇不深受材非敏第誠身而自信復求外以苟爲閒闊從事之勞在再歷年之久雖不足裁時而應變固未嘗直尺而枉尋持節遠方務求堅舉之使出曹中者卒參乞有之郎從墅報國

之心寔愧食功之禄方謀引退欲丐投閒不誤貝役加煩使況洽乎世矜者重輕之典清朝尤恤者勤遠之祇懷非精明之資曷當刺察之任況及孤根寡與寅緣此盖伏遇某官誠亮天功力興帝載把幽公平之路判兮邪正之儔取人矜求備之難勿遺有用能之妙曾惟樸陋亦玷品題敢不愈勵嚮衆勉圖報效去姦助善列城共底于澄清急吏寬民庶獄光於其冤滯冀少裨于忽助期不玷于明昌上副寵光之恩次答鈞衡之賜含是而語誣知所叙畢清無任感帶戴激切之至

上執政啓

右某啓屈獲求伸迺品物之常理固難希温恤宜出仁之勤心在恩慮以甚危望公階而遠叩情言迫切進退憂窮伏念某樸樕小材倥侗末學誤從膴仕久因塵泥竊科幾四紀之深歷官逾十任之責自叨使指屢閱歲華始迎巴蜀之封旋領甌閩之郡兎為遠地豈敢告勞固旋六載之中踰萬里之郡既無負于諏詢謀度且備嘗乎險阻艱難下繩州邑之勤上賴朝廷之福賦財不愆于供貢盜姦畢脫即于誅鋤況兩及于終更敢自言其勞伏向預逃庭之列濫充輿

病字前用 權存前本 時有痛字 疾

谷之負白頭猶愧于郎潛素節罔愆于士論自公退食曾不趁思有逸議身未嘗跪遇羞捷徑之邪至懇壁縮而益高德兒乃壽觀蒙特立受遇聖政簇日新之盛真賢質逸發之明未見行于吟官遠復蒙于煩使仰軒陛到詞之重念廟堂驅策之宗義雖同歸樂就遠適然而離鄉六千里去國五十九程無航不測之淵常蹈然窮之險或烟瘴沒淫于晨遠或虎狼驚突于晝行固嘗恤于粒身惟恐羅于曠職飭列城于明慎徼庶獄于平亭雖未全遠罪之風亦庶絕非辜之嘆勤身不忘于終日拘攣已闕于三冬猶未代以

遂期乃行行而封奏皇皇侯命慄慄發心重念某齒髮日衰關節痰動眼花眩視耳渦痛中乃緣冒之劳以病𡸁微之質但之久處賓重私憂輒希仰首之鳴殊不避瀆尊之罪恭惟某官功高燮揆志遂澤民以唐虞之道致吾君以稷契之忠任吾已不忍匹夫之失所賛成四海之升平然其露懇之誠寬此冒成之譴回台輝而下燭運化筆以曲成庶幾盡之懇獲被更生之賜誓堅晚節上報鉅恩于泥鈞嚴某許循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具啓事陳獻伏惟鈞慈俯賜鑒念

何爲香羨
獨有幾切
府

謝西府啓

右某啓伏蒙恩差知明州軍州事已於某月二十三日到任管句訖過介受代代四年久使于遠方剖竹分符數月遷吏于西郡露奏獲伸其誠府把麾遼適于卿閭仰承優渥之恩悉自提挈之力惟知感激某切惟疏伏念某術學空疎性資樸拙早由仕路久玷朝紳竊祿幾四紀之深持身堅一節之守適時頗仰鄙世俗之可羞與道奔馳慕古人之特立每懷適情之閒敢希虛受之官園宜自分于疎閒何幸何屠于識拔與郡潛者再嶽奉使指者十年附閩閩濬于

勤勞翺思始忘于祥禍撰有泉夜之貧況昭乔胄之識判章屢叩于九閽祥命果分于千里况四明之告壞爲三刑之奧邦民號就訟之鄉肢地有山川之清勝冠蓋無往來之冗厥傳絕修飾之勞利姻海之興鹽衆皆樂止逈武林之桑梓人朝榮之致令自擇以居所欲不過如此斯蓋伏遇某官力總帝載議亮天功別忠邪以稗經治之朝明黜陟以贊仰成之政致此寒微之迹遂其安便之私某敢不飲细其心戒背竭力承流宣化庶幾免于昔年刺閩恩民殺有爲于今日上答乾坤之賜次酬陶冶之仁逈以還思知所指歸情無任荷戴依歸之至謹奉啓事上謝伏惟鈞慈俯賜鑒念

謝户部虞尚書舉自代

右某啓竊聞判奏舉某自代者某衰晚孤蹤荒落舊學無所堪可日思退縮豈謂八座高賢一時碩德特不遐遺過有論薦且榮且愧惟感惟幸恭惟某官以忠報國以取義人舉其所知不疎故舊之容施于有政此明哲謙之宜夫何洸及于匪材不不少牽于多受盼欲激揚以酬知遇于清明之世其如羸眯不充而承于汲引之用俯仰銜勝録不勝惓惓之至謹具啓

上謝伏惟台慈俯賜鑒念謹啓

錢塘韋先生集卷第十一

錢塘韋先生集目録卷第十二

疏狀

興龍節功德疏 三首
坤成節功德疏 三首
又興龍節功德疏 二首
天寧節功德疏
興龍節進銀狀 三首
坤成節進銀狀
天寧節進銀絹狀 二首
代楊侍郎使北表狀

代陳鴻臚使北表狀
代陳衛尉使北表狀
進刻烟羅奏狀
上廣西章漕狀
上鄭内翰啓
上章少卿啓
代殿卿上富相公狀
又上曹相公狀
又上韓端明狀
又問候兩省狀

上知郡錢少卿狀
上若判度郎中狀
上翊舊派學士狀
上發運度支狀
賀陳院鄧舍人狀
賀判監侍講狀
問候鄧舍人狀
問候江東運使狀
賀程漕俞學士狀
賀禮部侍郎狀

問候發運狀
謝徐主簿狀
賀冬狀
答新到任諸監司狀
上滁州陳内翰狀 二首
賀冬監司狀
賀運使轉司勳狀
賀李提舉狀
上本路監司狀
賀置將副狀

賀謝蘇倅狀
賀明倅張學士狀
明州到任謝監司狀
賀台州樓制誥狀

錢塘韋先生集卷第十二

進興龍節功德疏

右某伏以光華盛旦幸逢誕聖之辰精確虔誠仰祝
淺天之算集緇黃于淨宇演道釋之秘文藉為臣子
之勤欽奉邦朝之慶恭惟
皇帝陛下膺圖纘統御世承平性均二帝之仁政邁
三王之治祥禧統平適當千載之期節慶興龍咸讃
萬年之壽覺真詮之至妙介景福之無疆永劻堯齡
并既椿齡之献遲臨覲闕更布葵藿之傾臣無任瞻
天杭望激切屏營之至

又

右伏以千齡景運欽逢誕聖之辰四海歡心競起祝
堯之頌精誠仰祈于萬壽真詮共演于三旬恭惟
皇帝陛下獨攬權綱紹隆統業膺運至仁之化增高
極治之風昌期擁帝曆之休慶旦協咸成之候臣忝
司遠郡遙致仰衷恩花梵之虔誠即儒之淨宇宣揚
秘典合集勝緣騰寶軸以載馳望玉墀而恭獻伏願
鴻圖慨永勞等乾坤齊并無疆數均于箕翼臣無
任祈天頌聖激呼激切之至謹具疏以聞

又

右臣伏以上主誕辰運屬千齡之慶四方翹首冕祈
萬壽之隆敬宣秘典仰祝鴻休雖乾坤之賜欲報而
無由盡臣子之心有誠而必盡恭惟
皇帝陛下仁如堯舜治軼商周紹隆先列之光增重
太平之業清明華旦風欽電斗之祥向慕遠人來奉
梯航之獻臣忝司遐裔遠致中宗先朝克乳衆之勤
猶月演詮之妙伏願壽同佳永對北極以齊尊聖算
無疆與南山而共久臣無任所天傾望激切屏營之
至謹具疏以聞

神武節功德疏

右臣伏以應千里之運屆辰於地于中元贊萬壽之
祺度延來同于下國預月集緇黃之衆維時宣逸釋
之經庶竭臣誠仰祈睿算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德隆任姒仁邁塗莘固宗社于無疆
納生靈于致治聖神誕節適當坤儀之攸從邁欽心
共祝帝齡之久臣官居外郡迥遠宸宮敢傾葵以從
勤致稱觴而莫及恢遂盛旦遠欽魏闕之尊敢藉真
詮竊慕華封之祝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伏以玉律在申正協坤成之佐紫宸既望祗符聖誕

中原苦是中元

咸字疑誤

之間慶辰丕顯于明昌率土悲同于鼓舞演真詮于
猶月祷睿算于後天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仁邁唐虞德隆任姒納萬瀛于至治
之極開邑尉于無疆之休節恆中原恭契千齡之適
情對下國仰祈萬壽之延臣等恪守遠官忻逢盛旦
彼精度于淄衆藉勝妙于貝文遥欽魏闕之尊輒致
華封之祝臣等無任瞻天望聖抃躍屏營之至

又

右伏以聖神誕節適當坤儀之成臣子歡心仰贊帝
載之齊集緇黃共稱含演遍釋之秘文猶月伸虔祷

天一段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仁參覆載化被華夷保基業于安孫
物生靈于治康遂將千載慶辰適逢于中元誠祝萬
年勤稱帝同于下國臣等職拘郡邑遠隔宸稱觴
莫徒于坤仰日但希于葵藿藉真詮之有助祈睿
算于無疆臣等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

進乾興節功德疏

右臣伏以遇聖神之誕日由書度誠演遺釋之秘文
仰祈睿算欽乾坤之賜難報盡葵藿之心必傾恭惟
皇帝陛下德統明昌符應憲度光大祖宗之業均齊

光舜之仁統斗致祥昭千齡之盛共龍慶節咸歡
禹壽之祺爰藉力于真詮永延洪于景祚了了馳敬
遥欽䫲闕之尊戀戀獻言篇祝華封之祝臣無任瞻
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右臣伏以祥電繞斗樞衍聖誕之辰乘龍御天貴胄
君臨之澤率土欽祈萬壽真詮共演于三旬祭燃
皇帝陛下治越漢唐德侔舜禹納生靈于范户往基
業于隆平昌期擁帝春之協慶旦協成成之候臣恭
司闕部遥致祓宸㝠梵炎之精虔祝綏宮之家炎宣

揚秘典成集諸緣織貲鉤以流熙學玉符而仰祝伏
願鴻圖雖永聳久于乾坤寶算無疆比隆于箕翼臣
無任瞻天頌聖激切歡呼之至謹奉疏以聞

天寧節進功德疏

右伏以千齡慶節允符天地之寶萬國歡心共祝聖
人之壽集緇黃于寶剎演流釋人真詮敬修孫月之
勝因仰贊無疆之壽算於惟
皇帝陛下性仁御極德古紹而道成光七聖之規於
政出三王之表言納萬乾而未常上達思治動極而
和氣四充流溢被極率延敷衣之盛星雲紀日成輸

御文留先御
世

精禱之勤臣恪守州符遥欽䫲闕藉慶誠于淨侶宣
秘典于累旬伏叙龜齡靈長佑明昌于億世冕旒垂
拱保安治于萬年臣無任瞻天頌聖歡呼激切之至

又

右臣伏以造化元功方慶誕成之序聖神誕節允符
天地之寧眾恩欣千載之逢燴梵祝萬年之算恭惟
皇帝陛下經參夜直明合照臨建皇極以承天運闡
鈞兩御史習能明備而用中如舜仁不偏愛而急賢
右克明以極治之時時、可犯之俗光輝自昔咸欽
修于之祝謹向于今鏡定星雲之精臣恪司符竹遥

仰聞慶祝淨侶以先均演真詮于彌月伏願皇圖鞏
固益隆不拔之基聖壽增崇永保無疆之福臣無任
瞻天頌聖歡呼激切之至

進興龍節銀表

具位臣姓某
進奉興龍節銀一千兩
右臣伏以明聖誕辰咸祝萬年之算方隅禮貢莫先
九牧之金貢作如山豈效珍地非愛寶助盛旦光庭
之太貺遠臣任土之誠冒買宸鑒臣無任瞻天望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附福州綱詣闕上進以聞謹進

同前

右臣伏以誕聖慶辰亨通于於之運望雲恭貢敢希九牧之金前件銀任土效珍充庭致禮仰祝後天之算遑傾向日之誠干瀆宸旒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其銀謹附南陽州綱詣闕上進以聞謹進

同前

右臣伏以慶節光華咸祝萬年之算貢金明[illegible]可參前列之龜前件銀地不藏珍僅由任上式陪充庭之末敢伸向日之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進奉坤成節銀狀

右臣伏以睍天誕聖屬千載之慶辰引[illegible]望祝雲為年之庸算均欽心于無外敢貢物而有常前件銀任土所宜效珍于遠願充庭實之末[illegible]揚[illegible]悃之忱[illegible]于冒仁慈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進天寧節銀絹狀

銀五百兩　絹五百疋

右臣伏以上主誕辰咸輯後天之祝四方禮貢各修任土之儀前件物山[illegible]效珍[illegible]藏致用敢修充庭之末仰祈萬壽之隆干冒宸旒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右臣伏以君王誕節有生皆樂其聖時臣子勤誠任土各修其方貢前件物精堅為品組織效能仰塵北闕之嚴上祝南山之壽干瀆旒扆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上進以聞

代楊侍郎使北表奏書狀　賀十二月七日生辰

白謂謝御筵奏狀

[illegible]將信[illegible]方趣赴于慶辰如及[illegible]編虔遠被于禮宴[illegible]光[illegible]賜之節仰御鑄勞之私虔激[illegible]多敬陳[illegible]辭

新賦謝撫問表

叨被恩私由加存撫中謝竊以睢鄰修好慶誕講儀[illegible]荷光華[illegible]致同書之重傳辭溫厚載懷郊勞之優崇感所屏營莫罄

[illegible]謝酒果奏狀

[illegible]出[illegible]賜方[illegible]郡[illegible]厚禮兼隆嘉宴共醇醲并賜益游衛荷難粗敘陳

桂州謝賜湯藥表

[illegible]修程之遠遠餌嘉珍劑荷殊寵之騈[illegible]以時節在送將寒慶序由被撫存之厚遠貽[illegible]今之支仰[illegible]眷感[illegible]深兢惕

副使奏狀

叨陪修聘方殘履于長廷幸遇拜恩獲紱藏于良劑

仰戴撫存之惠伏增感激之誠

中京謝皮褐衣物等奏

荐厚寵私遠頒衣褐涉中窮以恭修國聘實奉使華荷

賜有加曲降凝嚴之餘撫躬知幸卻忘衝冒之勞惠

雖被于體膚感實深于悃愊

謝茶賜酒食奏狀

信睦頻修方此車徒之到臣頒遠及沛然醪饌之均

仰味恩沾弟增誠感

謝館宴奏狀

乍息袁輅方勤按館遽承宴犒尤荷寵接仰優渥之

所加叙懇悰而罔既

謝合食酒果奏狀

觴至曲頒仰銜醇厚之味果肴兼奇歆享甘鮮之珍

叨美既以滋多揣恩衷而甚怍

謝生饌奏狀

茲展慶儀屢蒙禮賜既沾榮于宴勞復拜貺于餼牽

感與愧并情非言究

謝射弓御筵奏狀

襄陪鄰好禮浹賓榮肆筵敦示惠之情請射尚和容

之節敢自矜于發矢徒有愧于觀堵觀荷遇從容者

躬悚幸

謝春盤賜勝奏狀

春陽應候禮餽適時嘉蔬助旅食之甘綵勝侈使華

之美畀膺寵賚倍積感懷

謝餞筵奏狀

致命告成既竣儀于款節是將復命仍叨賜于祖筵

[illegible]就道以言設唯銘心而倍荷

四燕京留守三篇

於茲使軺將請寶鄰之好假道留鑰幸瞻宗戚之風

荷華篇之首貽在郤飲而倍感

副使

叨陪使附幸過治郡[illegible]宗[illegible]嗣之華仰服謙沖之度

稱謝宗荷[illegible]數悰

謝燕京留守請赴筵

特於[illegible]事道謁于門[illegible]幹見期重伸誠于觴豆

仰銜厚意尤激深情

副使

假道宗藩幸參使事貽書賓館特厚禮招荷眷勞之

過勤懷悸懇而彌甚

謝燕京留守餞延

使華南歸復別都之盛禮勤東過特仰社席之華臧厚過以不忘叙繁言而莫説

副使

復繼還軺薦經留鎮方在淄東之路更叨餞席之榮荷德彌深銘衷無已

回中京留守三幅

馳慶誕辰方恭修于□聘以返留館將仰勉二賢覿啟意謙冲先貽緘翰共務忞悰何以謝誠

副使

參華持節取道別都款同孚德之冲先領緘筵之況荷慨無已敘叙奚殫

謝中京留守召赴延

行方拜節幸少憩于留都特以肆筵因致欽于主禮仰當寵召深愧勤誠

副使

忝陪衛命幸獲披風取存留務之餘特有燕私之召愈增感服難盡喻云

謝中京留守餞延

禮成復命再出名都義重叙違更勤勝餞惟仰欽于領過但佩積于感銘

副使

畢聘言旋歸途再復何幸藩宣之重過形餞送之勤拳跂謙光鏤銘心曲

回京中留守奉迎狀

聘好已修方理東馭還至西壓復過封畿仰聆意之益隆厚緘兆之先貺感佩之甚深悃不勝

副使

叨二使東旋成聘好復經留甸載覩望風過蒙枉教

之光益甚孚顏之愧

回諸州攀迎

聘適翰成道出樂郊方叱馭以言還遽飛文之見及咸勤莫甚叙懇奚間

副使

出疆竣事返旆戎行忝參二于傳車復經由于樂土□厚稱勝之貺銘鏤佩刻之悰

謝諸州請赴延

趣迎馳傳復道名疆遂沐榮緘曲形嘉召欽勤誠之相存莫抑適以彌深

副使
幸陪歸使再歷要藩歛殯治具之延何意既音之逞
悵惘殊別行述奚窮

回諸州餞送
馭叱星軺心馳天闕更煩祖餞之禮尤動歸途之榮
戴仰勤渠不勝銜感

副使
還二軺軒復經名棣[illegible]書尚加禮頌供帳以餞行
棣荷秉常數宣莫及

回諸州遠迎

恭持聘節幸出治封欣停遙之特勤枉柔鋮而先寄
邸諧展敘鄉款識

代鴻臚陳鄉使北來

謝白濤御史奏狀
恭持信幣毅奉慶辰戒行將趨于出疆加禮有煩于
命介仍霑宴衎益佩周宗盛典何深時識莫既

新城謝撫問表
叨被睠私曲加撫問[illegible]以講睦鄰之好修慶成之
儀寅奉使華將肅成下禮分附廟知勞已悚服于德
言提者惡衆第知厚等

字週戶技有岐

燕京謝酒果奏狀
以辭文陛肥慶寶鄰方懇止于別都還頒宣于嘉惠
醇醪益樹美宴盈筵仰味恩慈深銘肺腑

檀州謝湯藥表
仰承睦傳曲頒藥餌中謝竊以睦鄰講信持節在途執
獻贄之情能將陪盛禮錫尚紫之良劑有服除私拜
命戴唯為錫增感

謝賜毛褐衣物表
遠踰紛言榮頒纊襪中謝竊以恭修國聘風駕使軺方
之奉時之辰先荷賜衣之禮服之以拜實知狐貉之

未謂衣而在躬既謂雪霜之可畏剋肌彌感敘懇莫
殊

謝館宴奏狀
作息柔輗殘殷館將講鄰歡之信叨承宴犒之儀
伎遲行話情悃彌劇

謝飫賜酒食狀
肯及誕辰將申慶禮方車徒之就舍紙飲饌之沾恩
仰恭恍存但增銜感

謝合酒食果狀
又館待畸恭修鄰好收賜燎核處決寶燕仰厚遇之

有加俯畀悰而知愧

謝春盤幡勝狀

新春應序嘉旣適時頒行珍蔬助甘滋于飲[illegible]加綵勝增賁飾于使[illegible]切[illegible]不[illegible]

謝生餼奏狀

恭修賀慶已蒙寵[illegible]之優而[illegible]更叨[illegible]之厚仰懷遇待愈積[illegible]

謝射弓御筵奏狀

猥辱賜筵禮優講射[illegible]之[illegible]中[illegible]之功豈晝可窮[illegible]誠莫究

謝餞筵奏狀

禮成誕節將復命于明庭[illegible]于餞行矣言旋之述悠然懷感之情

准備謝觀打毬表

駿馬爭騁廣場增氣神珠應手衆目駭觀[illegible]稱以載舉宴儀曲優賜節況豆觴之嘉惠復馳掌以俯欽匡等將命茲時預觀[illegible]之厚益增愧荷之深

回燕京留守二幅書

講歡鄰域叨使諸以載馳從還留都寧宗臣之相際首辱緘勝之既但深銘感之情

回燕京留守謝赴筵

秉節假道方辛于臨言[illegible]見招益欽于禮意其爲恢荷易罄叙陳

謝燕王餞筵

叙事使還復經留鎮曲[illegible]主禮更賜祖筵仰厚意之益勤[illegible]深誠而增[illegible]

回中京留守二幅書

馳慶誕辰假途留鎮方辛旋風之便[illegible]蒙枉翰之勤感[illegible]深敎陳矣究

謝中京留守餞筵

還報復命再出留都具禮餞行重勤于祖席仰欽睠厚深切感銘

回中京留守參達

將節言旋[illegible]禮[illegible]文叙別益仰勤誠在[illegible]感以難名惟保調而是禱

准備回諸州參迎

辛戊使事復返郡封荷稚[illegible]之曲敦枉華緘而先及即諮[illegible]可[illegible]

謝諸州諸赴筵

[illegible]乾[illegible]由東[illegible]還辱餞筵之既將仰饋豆之勤

竊荷嘉招徂銘私悃

謝諸州餞送

使還假道既幸于賠臨主禮致勤重煩于餞送情非
言喻感與愧并

代衛尉陳少卿使北表奏啓狀

白溝謝御筵狀

因時講好尤重春元銜命出疆首蒙見遣御荷宴恵
之及益增使事之光竊感因深繫言莫究

新城謝撫問表

叨承音指曲被撫存〇〇竊以戎慶元臨對修好荐

持信節道方肅于肯征遠冒歷言稱有加于劬勞其
爲榮感莫罄悃悰

燕京謝酒果奏狀

使軺遠邁方想別都遣賜遠頒益欽異數既享醇醲
之味兼嘗美實之珍感戴無窮言莫能狀

檀州謝湯藥表

交慶春朝將展賀鄰之禮[illegible]之頒
中謝 竊以擁節馳驅[illegible]
餌之恩祇受戰慄仰[illegible]已

副使奏狀

編下脫一字

參陪使節肥膌鄰封荷粉卿之異恩捧調和之良劑
惟珍服餌攝肺肝

中京謝皮褐衣物等表

星軺行邁天氣引寒曲被恩慈遠加衣褐中謝 竊以恭
修國聘肅奉使舉衛冒道途方有凝嚴之慄匪頒在
笥遽承溫燠之私撫己增榮銘知心感

謝館宴奏狀

東軺税上拜賜稠重既蒙授館之安復荷加籩之禮
館㝢所遇銘鏤莫俾

謝恩賜食奏狀

車從方想將展慶儀聯鑣有加均沾龍[illegible]情誠而
館戒在華急以難窮

謝令食酒果奏狀

指異他賜醇芙既沾御[illegible]陳珍鮮並享仰冒春慈
之重愈深銜荷之誠

謝生飯奏狀

恭欽國壽屢承瑩[illegible]已沾于傻遲饒[illegible]復繼于
須賓感恩不勝[illegible]

謝射弓[illegible]奏狀

[illegible]以示[illegible]鄰好之修遂玷寶榮之既

能非志穀猶有酹觴之芬休恩光益畢同

謝春盤幡勝奏狀

律變時春恩加節物[illegible]勝[illegible]欽祇餽
之優幸作使光之助

謝餞筵奏狀

禮成復聘將復命以[illegible]從恩有[illegible]筵叨[illegible]行而知愧
歟永懷于心曲[illegible]難盡于筆端

回燕京留守三幅

講好鄰邦取道留府[illegible]之更先賜[illegible]一葉
感作惠深矜眷奚既

副使

叨二使軒幸經留鑰[illegible]之
勤渠在悃悰而愧是

謝燕京留守請[illegible]筵

叨幸假道獲睹旌麾之盛特勤[illegible]見[illegible]之筵
祗服睠私彌深感懇

副使

拜節留都幸聆康[illegible]存勞
之私第積感衡之素

謝燕京留守餞筵

右書作銘

託事旋歸道[illegible]經于留鑰仰誠將送禮尤厚于祖筵
稍荷不[illegible]指限[illegible]極

副使

幸參[illegible]節再展名都方重別于音徽更叨承于飲餞
彌深感仰曷罄敷宣

回京留守二幅

馳馹郊邦方勤于修聘假道留鑰將幸于聞名歆意
稠疊先頒發翰感衡為甚敷謝奚罔

副使

叨陪使節幸涉留都存睠春輿之特勤枉牋封而先

及其為感與曷壹敷陳

謝中京留守召赴筵

肇燃星軺幸茲叙館迺承珍饍期以肆筵仰厚意之
過勤彌深悰而知愧

副使

參二使縣之行獲經留治敢希留務之隙時枉罷招
悚荷可深喻名奚究

謝中京留守餞筵

使軺[illegible]復幸再歷于名藩主禮尤勤重叨承于盛餞
[illegible]遇[illegible]極鄙情

逵字疑

道當作達

二當作貳

副使

參陪復命再假歸途方仰恥別之情更厚餞行之禮

感衷彌甚謐幅妄綷

回中京留守舉迎

已畢聘儀復經留邑切荷謙冲之量先形緘翰之光

悚怍良多稍陳奚喻

副使

忝二使軒已恭修于聘好務經留府將載返于風猷

荷尺牘之先貽銘寸心而不忒

准備謝觀打毬表

臨蹕廣場睹逸才之駿足詳叙妙技歎鹿手之神珠

中謝竊以義重睦鄰禮優厚使申惠私而加宴肆馳擊

以侑觴臣等拜承榮時得觀為幸激惶衆而愈感焉

深惆以難周

去日回諸州舉迎

修聘鄰封取途水府幸陶仰勉勸載之職所深

布宣莫逮

副使

幸陪乘還殘少治封取心謙冲先貽緘翰所慚無已

樸過奚殫

去日回諸州請赴筵

叠休馳聘方幸假途特枉榮緘曲形嘉召彌荷勤渠

之睠尤增拱悉之情

副使

叨陪星使方瀆館人更辱緘題之榮曲垂觴豆之豹

感佩孟盛悉叙致何窮

回日謝諸州舉迎

茲此還軺載經會府荷諄勤之見及損翰墨以先貽

第切悚銘奚殫剖述

副使

忝參復命載傷還轅先沐枉書尤欽厚意在深衷而

細感於累幅之可陳

回日謝諸州請赴筵

趨還上國復過名城辱竿牘之見貽具壺觴而為召

深欽塑遇曷罄抵陳

副使

幸奉迎節聽展名疆既叙般儲之勤仍沐衡杯之召

不勝忻荷無以喻云

進奉部送謝

右臣伏以聖神繼王重父姑于祖宗禋祀肇修大推

尊于穹昊盛美罔伦之事[illegible]世[illegible]自之[illegible]包[illegible]并馳
琛賚交獻見更[illegible]仁之至[illegible]利[illegible]治之[illegible]希
守封疆阻承函[illegible]久獲[illegible]于大[illegible]望于清
光貢物有常款[illegible]土之[illegible]君之
誅爾件羅差教[illegible]上述[illegible]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述

上廣西漕章少卿

右某言念自違思庇日[illegible]遥里之甚違拜旌
麾而莫及傾溢遠于[illegible]局[illegible]懇款
之深仰被聰明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使少卿[illegible]識際

淵深久著正人之[illegible]高[illegible]格度
當康器其材猷[illegible]而司[illegible]之重難朝
廷之意欲表于[illegible]之質[illegible]于大[illegible]
不次之命以塞至公之[illegible]風冒[illegible]知[illegible]伏
望上為邦社精調[illegible]興[illegible]切依歸之至

上鄭內翰啓

右某伏審拜命上[illegible]中外之[illegible]
東南之情不勝[illegible]以[illegible]以
某官稟粹天元[illegible]以伊[illegible]以光舜
致君之明風[illegible]高[illegible]大業

方[illegible]鴻筆之[illegible]須[illegible]便安興之奉雖承宣
遠副于當宁而[illegible]于一方未諧當軸之權終
[illegible]之[illegible]高明附風雲之程當叨
于[illegible]日[illegible]學之度已[illegible]于積年欣聞[illegible]之間獲
[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由[illegible]于門闌參
[illegible]伏望上為倚注精調寢興

上章少卿[illegible]廣西漕

右某伏[illegible]南方[illegible]北顧[illegible]休經畫之慮即裁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相[illegible]以某官秉心
[illegible]正[illegible]根本材猷久服于群

口[illegible]于九重[illegible]數年[illegible]表列城之[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次之恩郎塞至公
之[illegible]切[illegible]官局之有[illegible]望車塵
[illegible]莫[illegible]伏望上為參倚精調寢興

上河陽[illegible]相公

某言[illegible]庇日[illegible]計之所拘拜高牙
而莫及伏[illegible]以某官與國釋
光[illegible]心游仁義之粹學[illegible]天人之交發策
[illegible]經綸風[illegible]久[illegible]不[illegible]于
君以[illegible]自任于已[illegible]功業望益重于先哉

勤勞邦家被三朝之注意出入將相鎮四海之具瞻
握樞籌謀畫之頌雖前後僚列之請雖謁來加屬循
可欲于熟賢然輿論咸平復後從于釣軸其素切棐
頫允極頌言伏望上副倚毗精調發哄

上集賢曾相公同前

右某言念賤封上瀆鴻慈處以方深款勤下欣仰台
光而如近迹紫外臺之役心馳東閣之榮伏惟寅調
多餘神明來相恭以某官術高經濟道著將明柱石
三朝蓍龜萬化謀謨入告自比伊燮之猷勳業大凝
逵遍房杜之器贊盈洗于無逸然譽彰于不居增重

太平之風優游賢材之經四方顧視英才俊事之從
百辟具瞻悉荷秉鈞之庇其歸道德恭色熟來州髮
迷漕輓之恩盡出設[illegible]之賜在持身乃愈篤于頌德
以益深伏望上為邦家精調燮保

上省主韓端明狀同前

慶艇漕局瞻近計庭[illegible]懷此時送[illegible]而
來戕遷拜教于不同[illegible]多致瞻念切伏惟[illegible]畫
餘暇福休迭來[illegible]以某官[illegible]身
曾族之貴平步[illegible]術累
吏于賤歷判頻叢[illegible]邦

年貴之責禄 誤戟天貴上
五[illegible]

時之用調未遂釣衡之用尚淹廊廟之資而某夙被
獎知日蒙庇賴既貫行于戎命且善頌于聰明願覲
釣軸之榮踰以伏輿情之嶽議伏望上為邦社精調
發興

上西省以上起居問候狀同前

職局轉輸參貽列郡然時遷變達遠高尉雖久曠于
貢音固不忘于慕德伏惟氣體養且神明降休恭以
某官器業瑰璋量包洲藪氣秉赤心而內固歷華貫以
薦更郎廟未登尚和謨猷之遠晃摭載春佇聞委寄
之優伏願為國自將副人善禱

上知郡錢少卿

某不敏會因詞學竊貽仕次既樸無他長每自傾以
義而不敢苟于進取放棄之微庶勉力以資稽奏者
我二十年名數不能動人而力不足立事仰思古之
豪傑超群之士雖恨其不及而所不作者所守未
嘗遠所學有業者次移是邑是地為土既至之始秉
把做[illegible]之餘雖鳴而起孳孳從事日起于庭者不
[illegible]分之久而習俗[illegible]悍人人多勝相亂以黠
[illegible]以求其行以平[illegible]以[illegible]庫而走簿書期
會[illegible]于[illegible]然難拯力以為之[illegible]材智淺鈍不勝其

任而往吏議故邑無日虞不遑少安惟日入晨昏定省
之外他皆所不暇也若其江山風暢之娛茂時游從
之樂不知為何等事實況至此良未易得乃所幸者
冒執事照庇之勢界于寄依庇蔭猶可為也若或不
然則引去也久矣僻於退方如是其所作慢以取戚
愁于不測乎雖然見其子之愚亦知其不可為也且
其獨何心而為之乎然奈日以屢刊之咎敢勸有司
此不職之所宜得在若今之文明如秋陽而不可揜
雖子弟不能覩章于父兄之手也其名不罪其理不
足以辱則心無所致也以其不合觀察[illegible]而私從所

起也乎無動無感之間而反加和說于永樹之人是
足為狂疾之人也然則何其出於人者從于[illegible]有
宿怨適責久住官路起于煩渙覺見不就然之乎請
兼其衆之便遂令了一名件此記情尤不急于武略
與訖竟不圖與許以二皆今日[illegible]愛俟數乃知緣
此進遂吏革震恐呼思汗況及點不胄之跡不能遂
嫌來然其被罪也固不敢逃惟新高明無由若然而
亮其踈拙而無他心不謂不知孚徳之及而殊尤之
則幸甚

上省判皮郎中

性納度

稍字下脫字

右某伏審光膺詔檢荣貸計度伏惟慶賀恭以某官
學窮根本識洞敉敷舉一時風采群彥兼更器使
之重登領上知之明比進宣勤略兵儲于不日中朝
遴選佐國用于復來望帷積瑞虞而致財賦之饒將
見高翔濶步而攄懷[illegible]之廣某嘗叨契遇尤極傾嚮
悵職局之所麋走門闌而莫及下情無任忭抃之至
謹具狀起居陳賀

上翊墨偶學士

右某言念自邊思闕日企從神展道里之阻長貢款
誠而稱濶伏惟道論之暇神明其休恭以某官涉道

梓深厚能文章者色萬變探知一時智謀淵淵貫討
庭之財賦民是紫紫南天色之典型雅協衆象之至
貴遂至府之位至識以周居有可導之名清議所歸
佇膺不次之用某夙叨契遇尤極傾嚮聽停論而未
遑馳蹌心而瞻切

上發運使度支

右某伏以挹朝節之略級劇仕不足見其所挹對柯
施之所惟鈕賢乃可分其所寄材與世而相會兼義
命以不違亦稱古之所難達在吾儒而為盡事若醫
候傾巫之衆馳騖争先而門闌俯德之生致識獨後

純字工下闕 略字

纔切略字

豈自昭于謏艳盖久闻于狗學少乎汴州之未㑊侍
高明之度仰惟紅書餘裕袖休仕能恭以某官氣禀
純和量函方屑術學堅正智謀傳遍歷華夏以無窮
適時宜而有要作清平之重器合災虎之大心未涉
四鄰之榮聲六絡之討風力揚于朝右事權半于棠
中無愧古人真得壯行之志寔縈興誠尚擬入告之
猷某項冒奘知獲淘庇育銘譋言而歷々向思義以
奉々何日望塵得伸抑締之禮惟時欽賀固有懸軒
之情伏望上副倚毗精調寢膳

賀諫院卿舍人

右某伏審光奉恩命紫微制命二人翔步多士歆心
傾惟門下之生少慰留中之望恭以某官學行自信
德性素高以扎私上主之知以諸先衆賀之重男
當言責每奘單以懷侍密治官欽惟倚材而容敢方
稽英華之氣擢永綠綍之載從待從經標宜是盡遠
存之志懷凝丞承渥約以使典式八座某稍諮獎知
尤深圻頌悵海施之初之銓台屏以配情伏祈上爲
廟朝寢餘

賀判監侍讀學士

右某伏審光膺寵命入直經筵風一時某語相慶

恭惟某官存誠務道涉道貫涂術應變以無窮智運
寸而莫歆敏言中苦早粘天八擁節東州力宣君澤
重器鎮治于外補封鞀促于北歸祝殿論書尤盡
唐虞之道上庠主乘孟軼鄒魯之風佇聞大任之榮
以懷至公之議某竊叨過還尤劇頌聽帳陰縮于海
隅壯奔趍于門下伏望上爲邦社精調寢興

賀侍陳院卿舍人

右某自遭擯庇日企台光悵拘迹于海壖曠馳誠于
思閣伏惟算對餘裕對時納伩恭以某官器業宏深
璣修方正學參天人而守之以昭智適事物而處之

以虛懷有大儒之風俱爲多士之望屢亨翔步雖崇
侍從之班衆意存心精對明之級某切叨須遇尤
劇頌歎新大任之地早與言之切伏祈上副睠
倚精鎬寢興

賀侍江東運使職方

右某言念久違與日俱纔從表啟通達之緒遷責者
纔以尚隨低待高明之有容度戴仁責人可猾伏惟
按原多暇福條無恭以某官器業宏深材謀超遇
累膺使節之重風被層爰之知移節江東雖對一方
之任然忠朗右尚稽三接之榮某素荷愛存倍深祝

若爲致是若
遠

頃伏望上副旼倚[illegible]

賀前淮漕俞學士[illegible]

右某伏審光奉詔書[illegible]趣[illegible]魏[illegible]之[illegible]望行
旆以無緣[illegible]多[illegible]識[illegible]究[illegible]以[illegible]材[illegible]起遠
器業宏深智[illegible]發以不[illegible]學[illegible]而[illegible]久[illegible]仕途
之望早參公[illegible]之華[illegible]特[illegible]書[illegible]之選出膺
使指暫分[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召節遠至與情[illegible]近[illegible]之命
而對揚不[illegible]
叅贊爲和[illegible]

葉先生集　[illegible]八十二　二十一

賀杭州知府[illegible]宗[illegible]

右某伏審[illegible]觀試
是惟東南之[illegible]一[illegible]試[illegible]日[illegible]伏[illegible]鎮從容
納伐縣華[illegible]以[illegible]遠[illegible]見于行
智酬于變[illegible]遺[illegible]全吳
難刺廷之[illegible]久連標
光倍增瞻[illegible]伏[illegible]日對謁
業益想[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心[illegible]伏望上
副倚畀精[illegible]

間候[illegible]

明當及[illegible]
冬至

右[illegible]吉[illegible]久違[illegible]光[illegible]再[illegible]庇宥中竊所僭
但[illegible]烟海之[illegible]之下在愚誠莫能少貢盖
音[illegible]不敢[illegible]自[illegible]于[illegible]門[illegible]忘于禮遇仰祈
明[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伏惟[illegible]多餘福休兼萃
恭以某[illegible]器[illegible]材[illegible]學[illegible]自[illegible]之[illegible]智慮
無[illegible]上知未涉四郡之崇暨六
路之計[illegible]力[illegible]于[illegible]右[illegible]年于衆中何[illegible]古
人[illegible]之志[illegible]尚[illegible]入告之猷其未遂
望[illegible]一[illegible]之使[illegible]獻積年之情伏冀
上[illegible]倚[illegible]

葉先生集　[illegible]十二　三十一

謝[illegible]徐[illegible]

右某久[illegible]向[illegible]同事所際遇之
有[illegible]之行[illegible]之韻[illegible]易改音郵
[illegible]之遠[illegible]又書之[illegible]又伏望俯[illegible]禮銜
[illegible]才[illegible]于[illegible]修[illegible]行仰
[illegible]于[illegible]足請

賀冬

右某伏以[illegible]心[illegible]陰消陽長贊[illegible]所宜
恭惟某官[illegible]在[illegible]物遺此令辰之會[illegible]諸
[illegible]之休[illegible]望風而申禱圖

拜壽以無緣

滁倅到任謝監司

右某伏奉勅差前件差遣已于今月十八日到任訖非材任郡方處視事之初高山仰仁目識托庇之幸恭惟某官聰明坐照德誼內充表儀群吏之綱糾察百城之治某下僚職守仰奉教條未敢于門屏第用祇誠于書驛

滁州陳內翰

比者濫膺寵綍叨貳郡符方依從之有望竊有欣而自魅恭惟知府內翰性鍾閒異道涉淵源以家談直

節而結上之知以碩學鉅材而負時之望蹤玉堂之清近更天府之浩穰得錦衣之坐極宣之叙佇迎大任行擅經濟之才景問雲年恭有日請所拔寄將翊于台光先蒞茲函歟屆于滁下伏望上為社稷精調寢興

黃字二字可疑

又

言念近貢牋函方俟託于座里遽貽□謦使我仰于謙光伏承山國豢秋分野甚明穆若之時之初晏然氣宇之和式瞻遠略且符舊傾恭以知府內翰術操經濟材蘊哲明升□□而以道自期兵賞當而以德

凡字可疑

自任剖符豐屆限胥澤于一方趨節佇聞擢儀刑于四海某即齊官守漸遠台墀惟祈召拜之步延庶對傾休之風望伏覬為時自壽副下所聽

賀冬監司

伏以日在北陸陽萌黃宮威功為布德之初人遵重履納之餘惟時賀慶之禮莫盛貲明之歸恭惟某官器業高深脫識淵學對合序以順適納純修而獨多坐擁列城均然福緒之及何膺大任倍迎竊數之優某蒞守偷員阻趁為壽遙企門闌之歧徒增祝頌之度

賀運使到郡啟

伏審光膺出綸崇領使任凡百德庥舉增誠悅恭以運使某熟材識高遠器業宏深有古人之風周知當世之務當此繁劇之時付以三接之榮雅尚先教立政百城之福其麾驅職局公琨掩庶未修謁伏之勤加欲頌禱之懇

賀提分李司學

伏審光膺宸綸出按淮邦仕路列城壹意相慶恭以某官材深厚應變器重達時要劇累更敷揮獨盛尚淹高躅未對賤于與言變屆遠謀為福於于一道某尸官山郡引領車塵未伸一拜之勤聊諭寸誠之献

三節祇三楊

上本路監司

此者叨被恩命叨分郡寄乃依德庇敢竭試心恭以
某官器業閎深才猷高遠中外崇更于劇職事功焯
著于昌辰持節東吳雖孚一方之福從侯上國佇膺
三節之招某指日戒途之官瀕海望使星而漸遶伏
覆以而有期敬遲參承倍增瞻戀謹先奉狀起居

賀豐侍制

右某伏審光奉綸恩榮頒方面乃城千里相慶一辭
恭以某官德望素高學行甚優以忠讜中揚于諫列
以剛明久二于御書發端得從之聯出乃藩宣之效

雖陽近甸頃歸道然之宗浙右名邦未久兵餘之重
畫錦旁輝于鄉國歡謳翁振于八聲[illegible]官[illegible]假
還節下修桑梓之敬且夕伊朝御旌服之策況伏且
幸先馳賀慶馬完歎識謹奉狀賀

賀謝薛倅

右某伏審及爪受代留郎選某稱惟庶冀殊以某官
性資冲厚術學精深粹然溫惕之教美矣承宣之助
宜勞澤國惠民物而有餘奏課收庭效績光于不日
曾惟衰拙遂失瞻依辱誨諭之先貽在心誠而深愧
即期避近以罄叙攄謹奉狀加感謝

賀章寺學士

右某伏審肩辰已諧視事竊惟慶慰恭以某官學深
造道德粹衆矣冠多士于南宮煒英游于文館露章
請外宣德及物之誠明詔歸中佇覩急賢之召曾惟
衰拙獲幸暗依欣對良深歎詠罔既謹奉狀賀

到任謝監司

右某言叨奉恩除誤膺郡寄洎辰惟謹始視事以
勵精冒庇荏物竊效躬而知方幸蒙依仰至矣情誠
恭惟某官德望宏材抱猷遠副九重之東撫振二
浙大功教化節以方其盡光華之寵旌能不日佇歸

清浙之鎮某广識海濱吃心當下未遂參乘之願且
迎陶門之對依然伏乞叙謁深所既謹具狀謝謹狀

賀台州林守倅

右某竊審分符已諧視事伏惟慶慰恭以知郡朝請
材猷敏邵術學精深從多歷久于中膺茲政獨步于
時轉公符遊角變為福于斯民趨節日還佇逕恩于
伊夕曾惟衰拙竊幸遇風教會既慶之來還辱既音之
先及感激彌甚叙謝莫周謹奉狀賀豐謝謹狀

錢塘韋先生集卷第十二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疏狀

進皇帝登寶位銀狀
進太后禮物狀
進太妃禮物狀
賀解相公狀
賀曾相公狀
賀蔣樞密狀
賀曾內翰狀
賀周從翠狀
賀安州簽狀
賀范右丞狀
謝程參部狀
謝胡發運狀
賀孫提舉樓上狀
賀翟龍圖狀
賀衢守樓上狀
賀知越州張大夫狀
賀王司諫狀
賀黃發運狀

賀齊漕狀
賀程漕狀
賀杭州呂太尉狀
賀越州章相公狀
回及第石少府狀
賀白憲狀
賀陳漕狀
賀上官正言
賀趙憲狀
賀冬狀二首

賀正狀
謝周提舉狀
進哲宗功德疏
進欽聖功德疏
賀杭州鄧內翰
上范學士狀
謝賀從事郎狀
賀林通判狀
賀元帥司狀
遠迎蔡內翰狀

賀謝交代狀
轉屯田謝監司狀
賀鄭郡通判狀
賀鄧內翰復制誥狀
問候曹尚書狀
謝許成都狀
謝兩給舍狀
謝秦亞俞憲狀
賀王右丞狀
問候杭州諭資政狀

謝益公莊朝奉狀
問候江州魏大夫
賀謝太小語狀
回諸太守冬節狀
回謝仰鶴狀
賀成都歷冬節狀
謝蔡元議大夫狀
回郡官生日星香狀
賀提舉茶事狀
謝洋守李承議狀

謝成都運狀
回諸郡賀正狀
謝鄰郡賀正狀
賀正尊司空狀
賀門下相公狀
賀門下侍郎狀
賀尚書左丞狀
回諸大夫狀
回本通判狀
賀李中丞狀

賀莊寓冬節狀
回交代陳朝議狀
回井漕狀
謝齊州舉狀
賀侍郎提刑狀
謝同路諸寓狀
謝泉守狀
謝諸郡知通狀
回運使狀
回福州林中散狀
賀太原范觀文狀
回林中散得替狀
回福州柯司封狀
賀祖憲狀
賀錢憲狀
賀李小漕狀
賀許右丞狀
賀呂相公狀
賀王小漕狀
荅黃仰僧沈右詩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進賀

皇帝登寶位銀狀

銀一千兩

右伏以聖明踐祚方繼照于天函任于守疆謹貢誠于方物前件銀地雖庋寶山英數珍慶修任土之儀仰助充庭之末肖犢危旅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上進以聞謹進

進奉

皇太后禮物

絹五百尺

右前件物處中度經緯有倫敢伸任土之儀仰脩充庭之貢謹錄上進以聞謹進

進奉

皇太妃禮物

絹五百足

右前件物組織成功深究允協敢脩方物之貢虔奉宮闈之嚴謹錄上進以聞謹進

賀門下侍郎韓相公

右某伏審宣制大庭登庸元宰千官欽聽皆悅而成服之心四海亟傳有忻然相告之樂既延鍇之舊物偕緒綫之常談恭以某官間世鍾賢經邦大器學貫古今而行之以正智窮事物而決之以誠致主以唐虞之隆繼躬于稷契之上獨亮久安于王室將明密契于宸衷陛庶上台之纖然臨百揆之務靜鈞帝養雅符說命之當善繼父功美彰緇衣之詠贊熙朝于九禹之重措綿宇于一室之安某嘗職偏州馳心棠屏望風行躍跡在與情之先展慶恭勤莫參旅進之末丰誠無任激切依歸之至謹具狀賀

賀中書僕射曾相公

右某伏審誕告宸庭進登相位協千官之欽聽聳四海之具瞻欣所同中外如一恭惟某官生稟明氣出為真儒學究天人之秘識窮事物之表輔翊王室久全柱石之功持總兵機毅定蓍龜之智當太平之運注意益安立以登庸上頼謨猷之嘉下漸膏澤之廣忠併伊尹豈獨專美于商志逆皋陶奚止賡歌于舜動宸扆之鼓舞廊廟之華歡某尸祿偏州馳心棠屏聞風抃喜跡在與情之先展慶恭勤莫階旅進之末丰誠無任激切依歸之至謹具狀賀

賀樞密薛正議

於疑作旅

右某伏審光膺中詔進戴西樞熙帝載于一時具民
瞻于四海共惟當動太平之際益隆輿論同辭誠勝
之情爵悦恭以某官閎世異禀經邦鉅材學造聖賢
之微識通今古之變演綸綍而增華國體納謀猷而
仰契天心慶符昭哲之思亟參機密之政文武斯憲
未高申伯之能股肱惟良雅合咎繇之謨坐振國威
之遠行消邊警之虞某假守偏州馳誠崇廡闕風於
躍雖在摩情之先慶慶恭勤莫諧於進之末界誠無
任激切依歸之至謹具狀賀

賀內翰曾侍讀

東堂集　卷十三　二

右某伏見拜命綸宸陞華翰苑碩德進用當時僉底
大儒動而照朝益尊四方傳聞萬口爭慶恭以某官
受材宏博造道淵源識通古今之宜文參經緯之妙
出為藩屏而仁聲洋溢入掌絲綸而國命光華副南
面之柬求登北門之清選謀猷啟沃雅歆內相之崇
膺譯誦餘杼發四訓之隱某忝拘守久違門閭修
慶謁以未由仰頌尊而徒切卑情無任依歸之至謹
具狀賀

賀提舉內大夫

右某伏審恩被宸衷美膺使節遠處獎多于吳城樓

庭疑作廷

形愛頌于閭方愈益光華竊惟慶慰恭以某官器涵
方略學造本原早膺甚選之明久播休聲之遠雖行
良法已深二浙之仁明慎素心將厚八州之福某屬
拘符竹徒望旌麾莫修慶謁之勤第極傾依之某素
謹奉狀賀

賀樞密安太尉

右某伏審光奉制恩崇領杯府端揆四海啟曜一心
蓋拒賢任重明辨庭並尊詳宜情則士民胥慶恭
以恭官生膺間氣出佐聖時早登廊廟而明若蓍龜
力侍邦家而久為柱石以次細參孝慕之深誠詔

東堂集　卷十　四

趣臨東閣虛君之佇已虔性峻密之政會壯治安之
基固有折光煒其名于有衆蒞多頌詩聰愛立之休
某忝拘守州處阻趨公參李貺展虔莫偕旅蹈之勤
參敢致誠徒謹尺書之獻尹卑情無任激切依歸之
至謹具狀賀

賀范右丞

右某伏審拜命中宸陟華右轄真贊大任贊至治而
益隆舜四門辟共鳴而文更恭以某官明識遠道
德業映時傑然間世之英諸若經邦之術必諧之陪
于耳論與徽獻其于上心茲者郝俞之音孤遠獨亮

之地甫機遽步愈光四輔之榮綏揆延登播瞻輿情
之望某守符海郡引領台階屢慶奔馳莫從搢紳之
末望風喜躍第修箋牘之勤某早情無任激切依歸
之至謹具狀賀

謝運使程金部薦

右某竊審剡章遽形論薦自慚衆既罔稱推揚伏惟
某官識度高深材猷宏遠按列城而舉之以正察舉
吏而取之以公雖設引之仁容啟不遺于積物而承
宣之未通情但愧於謬知藏學總以因多恥寸誠而
罔究謹奉狀謝

謝發運胡龍圖薦

右某竊審剡章遽蒙論薦自揣衆遲之迹罔當推引
之私感爲則深愧亦不淺恭惟某官鉅材超卓厚德
淵宏宥以人事君之心執盡忠報國之節不遺舊物
尚念採拔之情載玷公言仍重品題之賜借輝光于
朽質勵勉于明時短技何爲徒勤勞于末路深仁
莫報茅銘刻于懦衷仰荷睠知早誠不任慊慊之至
謹具狀謝

賀提舉孫朝請禮上

右某伏審光奉宸恩榮移使節涓擇穀旦按臨列城
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材猷高邁術學淵深早膺朝寄
之華久聳士林之望振提良法將安二浙之情洋溢
休聲行達九重之聽某坐糜官守仰托德庥未緣伏
謁于門闌姑用馳誠于箋牘謹奉狀賀

賀程龍圖再知越州

右某伏審光膺明詔再鎮巨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秉心忠厚植操端方主上彝則學制益明坐南床則
臺綱尤正藹休聲于雎北久專留鑰之崇復舊治于
浙東重覩甘棠之茂吏民胥慶旌戟增輝雖期仁政
之行必先衆欲第思禁塗之召遠促西還某荷顧風

深托庥伊始未遑伏謁姑用馳誠謹奉狀賀

賀知衢州陳朝請禮上

右某伏審消辰已諧眡事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材猷
敏御器局宏深久擅譽于仕途早陞華于郡寄下車
伊始已聆善政之傳趣節匪朝行聽優恩之被自惟
賤守幸迩餘輝頓馳慶之末遑愧況音之先及感銘
殊甚敷諭奚罄謹奉狀賀兼謝

賀知越州張大夫

右某伏審光膺休命榮鎮巨藩竊惟慶慰恭以某官
材猷高邁器業宏深早持使節之華久彈朝紳之望

頒條格府悉欽善政之初趣召嚴宸佇聽異恩之擢
曾惟袞拙幸託庇庥通謁未緣馳情徒切謹奉狀賀

賀新提刑王司諫

右某伏審光膺詔檢榮領憲臺列城聞風舉口交慶
恭以某官材猷高遠器業宏深聲華見器于搢紳忠
讜被知于旒扆雙輟七人之列出乘使傘來涖二浙
之刑丞爲民福某夙承禮遇並辱德庥未緣展謁之
勤第謹馳誠之緘謹奉狀賀

賀新發運黄大夫

右某伏審光膺詔檢總領漕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器業博深材猷高遠聲承籍著紳之望設施動旒扆
之知對持宏謀類東南之大計佇聞嚴召陞左右之
近班某假守偏州遠依庇英緣展慶第切馳誠謹
具狀賀

賀新運使齊少卿

右某伏審光膺詔檢榮領漕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受材宏博植操端方聲華久籍于士林經畫屢更于
朝寄提綱太府施爲定亞于九卿出使列城忠譽佇
宣于二浙某拘攣假守傾仰高風方旅胃德之初未
遂通名之敬姑馳誠欵少代參承謹奉狀賀

欵切落切字

愈古當是俞古
金吴當是全吴
詠疑作詠

賀新運使程金部

右某伏審光奉宸恩榮綰漕計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材猷敏邵器識通明早膺遴選之光久著循名之美
承宣臣屏方繫懽謳之施經畫一方暫假設施之妙
某夙叨睠顧幸遇按臨未由通謁于門闌姑用馳誠
于竿牘謹奉狀賀

賀新知杭州呂太尉

右某伏審顯膺制命出鎮藩方百城吏民萬口歌頌
恭惟某官元精異稟間世鉅賢學際天人之微術兼
文武之勝以深智而著庬事物以至忠而柱石邦家

當日東鈞妙燮調于元化累年分閫廣開府于窮邊
清表僉懇請之勤愈吉界承宣之遠擁節旄于左右
壯屏翰于東南何幸金吴盡起袴襦之詠惟愛採詔
趣還罔闕之司某久違台階辭類海郡第知引領遙
想旌幢之光不獲望塵一修桑梓之敬某畢情無任
激依歸之至謹具狀賀

賀新知越州韋相公

右某伏審顯膺制命出鎮藩方百城聞風萬口交頌
恭惟某官濟時碩德命世鉅賢煕載猶稷契之功致
主以唐虞之道學探堅微而充之以正勳著王室而

守之以謙鈞軸七年以畫經綸之妙揮麈千里遂圖
方面之閑暫輟上台之崇俯從東越之請爵具瞻於
四海成厚幸於一方僅治方初下絕無襦之嘆詔還
不日上隆有衮之恩某久冐陶鎔復叨軒庇仰承教
約未由奔走於門闌敬致悃誠姑用勤劬於竿牘某
卑情無任激切依歸之至謹具狀賀

回新及第石少府

右某伏審拜命楓宸策名桂籍竊惟慶慰某官天資
粹美儒學淵通蘊志操以自成獵榮華而俯拾未逞
修慶先辱長牋感佩所深敷陳罔既謹奉狀賀兼謝

謝提刑句朝散薦

右某竊審露章特蒙論薦自惟樸拙曷稱品題仰辱
德之推揚倍卑悰之感怍恭惟某官秉心純正造道
淵深按列城而力振典刑察羣吏而精分淑慝豈謂
承流之末誤膺冢路之知雖賢者居高必欲舉材而
報國而陋儒授己寔慙借譽之逾情阻伏門闌第修
竿牘不勝懇到慺慺之至謹奉狀謝

賀陳漕

右某伏審光奉宸恩榮移使節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天材超卓賢復粹　早更省寺之華久聳搢紳之望

政成二浙海濱方賴於深仁詔下九重河朔遽遷於
要任佇聞優召行即近班某託庇之初傾風彌切屬
拘官守莫遂寄陪喜悅兼深敘陳罔既謹奉狀賀

賀上官正言

右某伏審光膺明命榮鎮巨藩竊惟慶慰恭以知府
正言受材宏博涉道精深志嘉丞著於諫垣澄察久
勞於使節眷恩甚渥寵加專面之權仁政既揚佇聽
近班之召曹惟衰舊幸託庇庥未遂參承徒深頌祝
謹奉狀賀

賀趙憲

右某伏審光膺宸命榮領憲臺消擇剛辰按臨屬部
伏惟慶慰恭以提刑水部材猷高邁器業宏深聲華
久振於士林委寄兼登於省戶暫煩使指宣惠澤於
一方佇聽詔還荷寵光於三接某分符竊幸託芘云
初未伸參候之勤姑致款誠之獻謹奉狀賀

賀冬

右某伏以剝往復來物心將泰陰消陽長賢嚴所宜
恭惟某官植德端方秉心諒直茂膺時休之集佇迎
天寵之來某屬守郡符阻趨賓次唯謹緘縢之貢聊
伸祝頌之勤下情不任度切之至謹具狀賀

又

右某伏以陽復黄宮灰飛子律物心將泰賢履所宜

伏惟某官順對令辰茂膺純祉陰有神明之相佇迎

寵禄之綏倚慶謁以奚前致頌言而徒切謹奉狀賀

賀正

右某伏以三陽戒泰萬物蘇寅時春華新賢履均福

伏惟某官秉彛安正順序納休阻修慶以違前第頌

風而善頌懸誠彌切敎諭奚周謹奉狀賀

謝周提舉

右某竊審露章過蒙論薦自惟愚陋冒稱品題仰厚

真拔作生

伏惟條教始頒福休並集恭以知府內翰諫議誠忱

格物智變通時傑然高世之材富矣經邦之業正臺

綱而真邪判演宸綍而訓誥明厥真葉麾建纛封之

懸請宣風鄉梓方錦晝之榮懽闈知眷倚之深建易

藩宣之要布中和於列壤寬疲瘵於一方總制全吳

隱若長城之頼久虛前席佇聞當軸之歸某拘迹官

規馳心德誨阻望門閭之峻第傳閭里之謠姑獻細

衷仰祈務亮伏望上為邦社精調寢興

提刑范學士移齋州

右某伏審詔從城請虎易便邦列城之心融戀如一

恭以提刑學士學行自固德性素高香迹賢科之雄
危言諫列之峻澄清訟獄久淹擁節之勞偃息嵩宣
微垣刻章之懇彼望風而何幸比懷慕以不勝政發
休聲想弗渝於累月恩還重任當少慰於輿情某盡
失依歸唯銘顧遇悵拘官之有守望行旆以無緣下
情無任拳拳譫戀之至

謝賀錢虞曹

右某伏審光膺寵命榮踐郎曹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器識疏通性資深厚吏仕途而宣力蔚翱著以飛聲
試政殊能炅協承流之效陟明優典秩參應宿之榮

某幸通鄰暉日欽德望慚致誠而尚緩荷枉款之先
貽懇欵所濡教陳同既謹奉狀賀

賀提刑林郎中

右某伏審光膺詔檢榮領憲臺列城聞風交口相慶
恭以提刑郎中材猷宏遠術學精深譽滿朝紳望高
國器夙賴展案之簡屢更使指之華淮甸一方被幸
澄清之惠嶺峽萬里尚淹孫沃之謀某仰德素勤托
蹤伊始走門闌而未造貢誠欵以先馳

賀元龍圖

右某伏審飛詔中天復班內閣一時公議萬口交忻

恭以知府龍圖器業宏深材猷高遠累更繁劇之選
久著事功之稱戎在不虞固有除戎之備疾生無妄
未成勿藥之憂還故列之清華顯舊藩之鎮撫佇聽
休聲之遠即爲大任之階某荷德素深傾風尤甚倍
常情而抃喜悵縈職以拘攣展慶莫繇馳誠徒切

迎蔡內翰

右某伏審暫違禁掖出撫淮域千里聞風同辭相慶
恭以知府內翰材謀高遠德業宏深夙膺旒纊之大
知久作邦朝之重器承流魏觀剸天府之浩穰潤色
鴻猷踐玉堂之清近尚緩鈞衡之拜俄從藩翰之榮

某仰誑積年託庇有日寔倍吏民之喜願瞻旌旆之
光伏祈順時炎涼爲國壽重

賀謝交代錢殿丞

右某伏審光膺寵命榮貳郡條將屬交承尤深慰抃
恭惟交代通判殿丞智謀通敏器識優長望隆仕途
聲飛朝著外補南海於半刺驟遷行擢於全材某自
顧拙蹤幸親契好及瓜而代預喜於吉音解紱而歸
更緊於善繼方懸誠之欲貢遽緘翰之先貽愧感所
多叙陳同既

轉屯田謝監司

右某伏蒙恩授前件官累日序遷公朝之必信非材
進志士之所羞自惟拜命之初深積有靦之愧反
思所及推致有繇此蓋伏遇某官盛德兼容深仁均
暨遠俾逗跡之品坐逃瘝曠之愆遂忝陟明可非叢
寵懼於虗受顧兆稱服之為勉在蓋恭竊慕循墻之
戒厥幾補報仰荅吹噓

賀鄭郡通判

右某伏審消辰巳諳視事訖鄭麻而為幸造門仍以
未緣勤企風規第馳誠戀

賀鄧內翰復知制誥

右某伏審光膺詔檢載陟披垣肅然輿情允矣公議
恭以某官德名起卓術學閎深智窮事物而以正自
持忠貫金石而以和外表久綴承明之直獨高維扆
之功方國祀之均釐加宸衷之密眷綠綸後掌圖榮
舊物之還鈞軸在摧佇聞大任之召某夙叨顧遇倍
劇祈愉伏門仍以未緣馳音誠而徒愧

問候太原曾尚書

某言令白達德厎日企台光竊懷跋鄙之媟黷致情
誠之贄伏惟靜鎮多暇純禧荐臻恭以某官材應昌
辰生鍾間氣發胷中之奇蘊收天下之休聲事功久

八拟入

贊於朝廷器業迥高於綴冕輝華入座方攄經濟之
謀膏澤一方暫屈設施之術鈞軸行開於迅召儀形
厥懽於輿言某叨伏門闌木深頌禱帳道途之且邈
望旌戟以無緣伏祈上副倚毗精調寢味

謝戚都許龍圖

右某此者叨奉宸命誤膺使指敢輝光而甚邇圖謌
伏而未緣方馳皦仰之情遽拜誨音之辱恭以鈐轄
知府內翰材包經濟學極淵源高文首出於時英偉
業久淹於法從出持旌節雖安遠俗之心入秉鈞衡
始慰四方之望不日佇承於趨召惟時當遂於走迎

廷叙庭

天秋夫

粟天元精為國重器識通古今之變際聖賢之微廓
廟謀猷竭誠有素朝廷注措宜力為多暫開貺戴之
勞出就僨藩之佚顯與衆望覬鈞軸之登還甚爾遠
情向推塵而增禱伏望上副眷倚精調寢興

謝孟密萊朝奉

右某叨奉宸恩謀膺使指揣薄材而非據涉遠
道以徒勞夫何天幸之深獲通郵光之盛況恭存之
有素在獨往以無窮方圖馳懇以上塵敢謂貽書之
先及悚若若背洪然汗顏恭以某官德性宏深誠心
純固淡養粹和之氣從容澄挍之餘念舊物而不遺

揚愚衷而加勉飛章諭意已銜昔日之惠訪禮見容
更銜此時之賜伏謂既拘於營職瞻風第切於馳情
伏望上為廟朝精調寢饌

間候汝州韓大資

右某百念違去台釋驚失涼之忽忽仰銜德造埔風
久之眷眷雖寄奏記以致勤逅以體尊而懷畏然雖
賢多可必將頻察其依歸而淺士有誠不敢自嫌於
待況伏惟鎮撫多暇福禧荐臻恭以判府大資學達
聖微識通時變柱石寧朝之體著鹽大政之機合環
契之拱而不顯其忠推充舜之澤而弗違是趾暫休

熙載之力出即僨藩之安屏翰願居圖生分於重寄
鈞衡升復廠下馳於具瞻某尸職遠疆馳心崇屏未
遂祈趨之謁徒深傾祝之悰伏望上為廟朝精調寢
味

賀謝梓州路運使泰朝散

右某伏審光膺寵詔榮領使臺宣揚王休慰釋民望
恭以運使朝散材猷高遠術學宏深累更委寄之勞
久著聲華之盛再煩杖節出臨左蜀之雄即聽封軺
入贊清途之要顧惟衰迹幸通高風在融慶以未遑
遽況音之先及感愧彌甚數叙莫罔

回諸郡知州賀冬狀
右某伏以新陽云復物理將亨吉履所宜人情共喜
伏惟某官誠忱有相休祉薦臻在融慶以未遑遽況
音之先及其爲感戢何以喻陳
回謝舉薦狀
右某比形公薦方愧言輕遽辱眷緘益懇意辱敎景
謙冲之度第增慚感之情
賀冬戒都提刑
右某伏以剥往復來物心將泰陰消陽長實履所宜
恭惟某官德業兼隆神明來相順迎令序倍擁純休

攬轡澄清已遂一方之福拜恩優渥即膺三節之招
眷是愚衷第增善頌勤拳所積數述奚殫
謝新興元知府蒲大夫
右某伏審光膺詔檢出領藩條千里傳聞同辭相慶
伏惟某官材猷高遠器度博深嘗持節於此方率街
遺惠暨承流於盛府盡復光聲在融慶以尚稽遽晛
音之首及感懇固甚敷諭奚周
回郡官生日星香狀
右某伏蒙勤辱特枉過儀不敢捧當輒違雅意感愧
彌甚敷叙奚周

賀提舉茶事關承議
右某伏審光膺寵命榮領使權竊惟慶慰伏以某官
材猷高邁術學精深早當遴柬之明久著能名之盛
經畫散路茲暫屈於智謀超騰一時將大攄於器業
披風漸遠爲幸良多
謝洋守李承議
右某伏審光膺廷詔榮領郡符伏惟慶慰某官材資
通敏智識精强茲承掄選之華暨展承宣之效尚未
遑於馳慶遽先辱於貽緘悚愧所深敘陳奚既
賀正戒都提刑朝奉

右某伏以灰飛青律三陽啟開泰之時杓建寅方萬
物遂發生之志首人正而爲重在賢能而益宜恭惟
某官秉德粹和受材宏博展敷上日之慶翕若純休
之來登按彌年固盡百城之福進陞不日佇聞三接
之恩屬官守之有拘違賓階而莫及第深祝頌曷罄
敷陳
謝諸州知通賀正
右某伏以三陽交泰萬物棣通在吉履以允宜有純
休之來相方圖馳慶遽沐惠緘愧感所懷叙陳曷既
謝鄜郡知通賀正

右某伏以三陽交泰應象抜通福履所宜時休來相
伏惟某官茂膺令序坐擁繁禧在馳慶以未遑處貽
音之光及感慚彌甚指諭奚罔

賀平章司空相公狀

右某伏審年冊盛儀面槐正總二日萬機之大加三
公一命之崇增重朝廷之尊慰安海寓之望孰不歆
聽泰然均權恭以平章司空相公道協聖微德為世
表著龜百揆柱石四朝替主上於三代之隆措天下
如一堂之樂慶傳渭水熏號帝王之師晏較綱衣獨
高父子之繼畀優游於生論倍烜赫於具瞻九重之

禮命捕宣列辟之情誠悅服某尸官遠郡引領上台
相與傾言心雖先於民吏恭修慶謁迹阻刷於薦紳
卑情無任抃躍依歸之至

賀僕射門下相公

右某伏審誕告宸廷進登相位于官敍蒞咸悅而誠
服之心四海丞傳有忻然相告之樂恭以某官生稟
間氣出為真儒極高明而履中庸可久大而充德業
弼亮久安於王室將明密契於天心陞應上台之躔
總臨百揆之務忠符姬旦助揚文武之休志遠阿衡
推廣勛華之澤爰立一膺於綸綍具瞻載衕於薦紳

廊廟賡歌正協明良之詠寰區鼓舞即期仁壽之躋
某尸祿遠方馳誠崇扉閱風抃躍雖在輿情之先展
慶恭勤莫參旅進之末卑悰無任激切依歸之至

賀門下侍郎狀

右某伏審光膺制命進貳台衡顯帝載於一時具民
瞻於四海真賢當軸泰平之勢益隆輿論同辭誠服
之情胥悅恭以門下侍郎閒世英稟經邦鉅材智侔
著龜誠動金石居股肱之要而久安國體納謀猷之
嘉而密契宸衷自天監周正類仲山之述致君為舜
雅同伊尹之心入踐西臺之崇增華四輔之重綸綍

遠播朝廷愈尊百辟忻然盡仰陶鈞之秉庶吐安若
即期壽域之臍某尸祿遠方馳精崇扉閱風抃躍雖
在輿情之先展慶恭勤莫參旅進之末卑悰無任激
切依歸之至

賀尚書左丞狀

右某伏審光膺制命進貳台衡顯帝載於一時具民
瞻於四海真賢當軸泰平之勢益隆輿論同辭誠服
之情胥悅恭以尚書左丞閒世英稟經邦鉅材智侔
著龜誠動金石總風憲之嚴而久裨國體納謀猷之
嘉而密契宸衷自天監周正類仲山之述致君為舜

雖同伊尹之心入陛右轄之宗增華四輔之重綸綍
遽揚朝庭愈尊百辟忻然盡仰國鈞之秉底旺安若
即期壽域之躋某尸祿遠方馳精崇屏閲風抃躍雖
在羣情之先展慶恭勤奚參旅進之末卑悰無任激
切依歸之至

回蕃大夫

右某伏審循辰已踏視事振師帥承宣之始慰士民
瞻望之情國馳慶以未遑沐貽緘之先及感愧罔甚
敦諭奚罔

回運判李承議

右某伏審光膺詔檢榮領使權幸然識以相依辱況
音之先及喜秉悦至感與慰并伏以某官術學淵深
材猷宏遠蚤登桂籍之貴遽陟霜臺之嚴外府度財
久藉贊裨之力遠方將漕聖勞經畫之明念親誼以
非遥在馳情而固切更祈祿嗇以副傾瞻

賀中丞李龍圖狀

右某伏審恩御圖辭榮遷獨坐眞賢司憲列職畏威
四方傳聞厚口交慶恭以某官生稟間異出符盛明
道德表於一時術學窮於萬變九儀贊治叢分宗伯
之權八座聯榮久總地官之屬經畫已當於邦計謀

猷素協於宸衷寵加龍閣之名貴陟烏臺之長雖繩
愆糾繆又新朝野之風而當軸秉鈞猶鬱縉紳之望
某廉驅遠部引領高閎謀慶謟以莫前馳誠情而徒
極卑情無任激切依歸之至

賀冬成都莊提刑

右某伏以一陽旋復庶彙孳萌在天時之布新宜賢
穫之錫福恭惟某官誠心冲景德性純明對令序以
順居擁繁禧而翕受百域蒙惠雖淹翔步之雄三節
召歸佇聽揚才之遠曾維頌禱爲聲書言謹奉狀賀

回交代陳朝散

右某伏審光膺宸命榮領漕權自慙淺陋之資乃忝
交承之契喜悦相半情誠曷勝伏惟交代運判朝散
術學精深材猷宏遠能名已藹於當宁重寄遽移於
使卿激政在前固賴更張之善與情所悦況多被治
之先在馳悃之未通儆惠音之已及併增感媿莫罄
叙陳

回梓漕并金部

右某伏審遠持使節榮領漕權秉衍入疆循吉視事
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材猷高遠器業閎深貮副東求
之精累更要劇之選西垣清近尚淹步武之華東蜀

閒閱暫屈轉輸之督曹惟衰迹幸遇餘光在馳慶以
未遑依貺音之先及感愧彌甚敬諭奐冏

謝齊卿舉石遲臺省

右某竊審剳章過形論薦自惟衰拙曷稱推褒至知
冒德之深但有泚顏之愧恭惟運使少卿至誠接物
直道佐時列卿丞振於朝光外府久裨於邦計綏中
禁論思之拜領東吳將漕之權豈惟飛鶚以助公充
欲授揚而報國不圖寡敬謬及匪材如某者陸陸勤
歛區區假守無良能以聳於衆望無異政以建於古
人徒依厚芘之餘遂及終更之去復叨借寵殊洪過

情仰荷仁言責歸曲加於朽質永懷既節鐫銘第加
於愚衷無任感激惓惓之至謹奉狀謝

賀梓路提刑李朝請

右某伏審光奉宸恩榮持使節涓吉日以視事按詳
刑而恤民方奇瞻依冀多慶抃恭惟某官受材端正
造道淵通蚤膺柬拔之明累踐要繁之任尚淹翔步
未登兩禁之嚴暫屈畫心以厚一方之福未遑展謁
第切傾風更冀保順以符頌禱

謝運判奉議

右某叨奉綸言誤參漕計已涓辰而視事幸聯職以

依仁恭以某官器業淵宏材猷高邁蚤致身於膴仕
聿持節於遠方積累身財一歸於善畫寬民東吏久
著於休聲佇膺不次之恩少愜至公之論某東裘桑
通不日趨風方圖馳懇之勤遽辱飛文之貺感愧彌
甚敬諭奐冏

謝提刑朝議啓

右某叨恭恩綸誤參漕計視事剛辰之吉竊拜華使
之餘恭以某官植操端方秉心沖厚以學術濟通識
以德量持高材遠方普賴於宣風要部復縈於剸劇
此時閩粤墍頌攬轡之清不日朝庭即有封軺之召

某依仁孤始通謁未緣方馳懇款之勤遽辱緘題之
貺其爲感怍曷罄指陳

謝泉州知州陳大夫

右某叨奉恩綸誤參漕計涓辰視事猶在於兼行走
介枉書遠承於厚意伏以某官學窮道奥識照幾先
久揚休聲蚤膺遠選榮持使節已豐湖外之財遠剖
州符聿撫泉南之俗尚稽通謁第切傾風更冀保調
以符瞻祝

謝諸州知通

右某誤膺宸命叨貳漕權雖瞻覲之尚賖在誠情而

預慰伏惟某官忱恂固守謙厚自持先形論牘之勤如挹風規之茂感慰踊甚敷諭奚周謹奉狀謝謹狀

回本司運句

右某叨奉恩綸誤參漕計方消吉以視事遽飛文而惠音竊服勤誠但增厚愧謹奉狀謝

回福州林中散

右某叨奉綸恩謬參漕計消辰視事方蒙息肩走介枉書遽承厚意伏以某官學窮道奥識照幾先蚤膺東攉之榮久著能名之盛翱翔省寺既譪於風猷僊息藩宣尤高於治最佇聞三節之召以慰衆言之公

更祈保調以需寵遲謹奉狀陳謝謹狀

賀判太原府觀文元相公

右某伏審光奉詔音榮頒方面凡繄陶冶舉切忭騰欽惟鼓撫之初允協神明之相恭以判府觀文相公生衆閒氣出為真儒柱石乎寧朝之基著龜乎大政之要正論遠參於古訓嘉猷密契於宸衷百揆若勞暫輟鈞衡之任列城有賴獨高屏翰之功威懷雖冒於一方瞻頌固均於四海顧聽上台之復廣安輿璣之公某營職遠疆馳誠大旆望塵通謁莫偕旅進之恭仰德致勤徒謹尺書之獻伏望上副眷倚精調寢興某畀情無任激切依歸之至謹具狀上賀兼問鈞候謹狀

回福州林中散得替

右某伏審解印還朝擁麾過里方欲馳誠而叙慶遽蒙枉翰以遺音欣承跋履之餘克協福休之萃恭以某官材猷高遠器業宏深蚤膺琉康之知累更省寺之要僱滋稱治方受代以言旋趨節戒行即拜恩於不次更祈上為邦社精調寢興謹奉狀陳賀兼謝

回福州柯司封禮上

右某伏審光膺明命榮典巨邦適諧消吉之宜已謹

頒條之始恭以某官材猷超越器局閎通藹聞望於周行久戕揚於華省壽春宣化既全政術之優長樂惟藩更益兵鈐之重方欲馳誠而展慶遽承枉翰以況音愧荷所深較陳罔究謹奉狀陳賀兼謝

賀提刑祖郎中

右某伏審光膺沼檢榮領羕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智機明穎德量寬宏蚤膺揀拔之公久著風猷之盛仰參列宿未還華省之聯出按八州尚屈祥刑之察雖莫平於輿論已深慰於遠民曾是匪材閒聯高誼營職奉同於一道指撝將借於餘光更冀保調以荷

頌禱謹奉状賀謹状

賀淮西提刑錢朝議

右某伏審光奉宸恩榮移使節伏惟慶慰恭以提刑朝議秉心純正履道坦夷藹聞望於搢紳膺選掄於宸宁政成關部已收撫綏之功思易淮西更賴澄清之術方依仁而為幸遽去德以勤懷喜恨兼深敷陳罔既

賀新運判李朝請

右某伏審光膺詔檢榮蒞漕權竊惟慶慰伏以某官秉心冲厚植操端平夙膺遴選之精久藹休聲之盛剖符泗水方聲劇劇之明馳傳關方逮委轉輸之任

阻仲慶謁之儀徒極頌聽之喜卑情無任欽抃知歸之至謹具状上賀謹状

賀新運判王朝請

右某伏審光膺綸命榮領漕權八州聞風羣口相慶恭以某官材猷宏遠術學精深夙當遴選之優久著能名之盛偃藩凝績尚播三郎之招攬響宣風暫屈七閩之寄某自惟衰迹偶此尸官竊忻受代之有期何幸高賢之為繼喜尤先衆言豈宣心未即瞻睹更祈保衛謹奉状賀

焚黃齋僧疏右語

右伏以德茂平生久超極樂之界慶流後嗣並享累封之光緣焚告於先塋用伸虔於寶刹爰憑淨侶妙結勝因教育鉅恩固無可報之理薦嚴精意聊賛追榮之資敬惟大慈證明表宣謹疏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疏狀

賀杭州林待制狀
賀文潞公致仕狀
謝李太尉啓事狀
謝監元以下行啓狀
召試高麗書狀 三首
與石守狀
謝監司狀
謝轉司農少卿狀

給事乞恩例狀
荅王推舉狀
問候王寶文狀
回畢撫句狀
賀許左丞狀
賀蔡右丞狀
賀蔡內翰狀
賀正旦狀
問候劉樞密狀
賀中書許侍郎狀

賀曾樞密狀
賀蔡左丞狀
賀黄右丞狀
回渝守王學士狀
賀成都鄭右丞
謝夔守到任狀
賀蔣内翰狀
賀彭尚書狀
廷許謝授官狀
乾元節落建疏

興龍節開啓文
賀林樞密狀
賀祖提刑禮上狀
賀李運判禮上
回王學士生日
賀正狀
謝權梁山王朝奉狀
回王安撫轉運判狀
謝知全州王左藏
賀王運判狀
回高麗人使書狀 三十六首

書

上王内翰書
上滕舍人書
上太守書
上通判書
上章郎中書
謝章守書
謝楊倅書
上憲使書

上王漕書
上王漕辭攝青谿書

錢塘韋先生集卷第十四

啟狀

賀杭州林待制

右某伏審光膺明命榮啟巨邦欲惟鎮撫之餘坐擁福休之萃恭以知府待制器涵方格學造本原遠存父大之資優踐中庸之域陞華內閣將攄經濟之才移治名藩整暇寬平之政迅召頻播於三節疲旺廢起於一方某違德踰年縻軀遠郡每馳情於恭梓第引領於台庭慶謁莫前傾瞻徒極伏望上為廟社精調寢興畀情無任激切之至謹具狀起居兼賀謹狀

代陳學士賀文潞公加兩鎮節鉞太師致仕狀

伏審光奉冊書仰還政事加上公之衮紱備兩鎮之節旄極大臣報國之能盡明主優賢之禮四方交慶萬舌同辭恭以某官風稟元精岳髾大任德高輔弼發揚耄耋進善去邪贊儀形於百辟出將入相竭忠奔於三朝露章堅懇於引年拜命尤榮於伏老焯雄乎功名冠世嶢嶢然寵數深前遒雖協於伯陽勇於身退望仍隮於師尹壯觀民瞻某素冒鈞陶深增抃躍向恩闕而勤頌託審驛以馳誠伏望順時節宣副

上眷倚

易於二字可疑

謝李太尉授節鉞謝啓狀

伏審光膺制命榮授節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性資沖厚器業宏深行學不回養心有術雖覩賢而當選尚褒富貴而守謙虛優游方冊之間濡洽軒裳之際歷識華而穪劭動天眷以愈隆重鎮推褒渙若宸恩之異廣廷布告翕然士歸論之歸某瞻德積勤望風馳喜造門闌而展慶方念拘文拜緘馳之遜言敢期辱賜博懇已甚歉叙奚殫

謝國學秋貢高等行啓

竊審較藝秋闈薦名禮部方生馳于同喜忽而辱於

長成先輩材美而克學優而勵取先多士同已驚于一鳴决勝危科更頭觀于三捷感悵之甚叙陳曷固

尚書省奏

旨召試

入高麗界回遠迎界

某承明命遠接題叛敬謁馳驅之勞特煩候迓之禮良深所感姑叙以言

謝高麗國王送遺狀

特損緘題曲垂惠贐文犀飾帶知遠物之可珍寶匣將儀見深誠之相契勉殫勤渠之意益增感怍之情

回國王叙別狀

茲緣將命屢獲披風宣無外之君恩有加軫郵畫周寅之臣禮足見忠勤方告別以言旋遽貽書之見及既慙厚意更祝善調

與撫守石大夫狀

言念駘廣譽以欽風生馳惟舊造崇闕而請見伏謂未緣仰惟鎮治多餘福休來相恭以某官性資方厚術學精深智遠照微材高應變一麾剸劇固藩游刃而有餘三節召還佇陟明於不次伏祈為國自壽副人所瞻

謝監司狀

此者恩綸從請符竹叨榮方祇命以就途遽涓辰而視事幸親高庇殊愜深悰伏以某官器識淵宏材猷超遠出領外臺之寄上分旰食之憂總治有方均被列城之福陟明伊邇佇聞三節之招圖修謁以未緣第欽風而彌極伏祈為國自壽副人所瞻

謝轉司農上提轉狀 代陳少卿

卿官立貳居者固難其才帝澤優賢得之尤足以貴俯伏拜命驚惶失圖何則朝庭清明國家閒暇正臣當軸端士告猷臺閣聚精神軒墀多蹇諤爵祿之器安有假人車服以庸未嘗濫賞或越等倫而擢其事業或累歲月而不及顯高灼然黜陟之行甚若丹青之著僥求者罪所以激貪夫恬守者榮所以嘉清節盡出至公之道復還治古之風在冠冕之班班宜忠良之一一而某衰遲晚節偃僂外藩分符積年剸劇無効昨代歸於泗水固得請於光山腹背之毛分不增於遠翮口耳之學聊自養於微軀咫尺鄉閭優游物外作疏閒之身計期終畢於天年豈謂聖慈尚回周行引重不使廢去未諳私謀旋領職於冨川仍遷曹於右棘而況司農繫乎重寄歷代謂之大官竊者

匪能曷臻斯地此蓋某官借名時甚推庇殊深天幸雖至而不敢自盈官責愈高而第知加懼戒存晡晡何必循墻事極慮思殫志閔閣仰答生成之賜俯全樓冕之威懇款所誓指陳奚究

代馮漕學士祫享乞恩例狀

右某伏以親祫太室靈典曠而復修均恩四方服官優者尤幸雖遠跂旁之列亦蒙寵渥之霑協于賞延得以親舉臣有男某長無他技業素學儒念其遺於明時不敢使之自廢儻被乾坤之賜庶幾弓治之傳其男某乞於文資內安排干冒聖威臣無任瞻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奏乞以聞伏候勅旨

荅梓路提舉王朝散

右某引領高風固久欽於時譽息肩遠部幸竊冒於鄰光念馳款之未遑愧況音之先及伏惟提舉朝散材猷敏邵器識宏通列城雖賴於深仁三節佇聞於迅召更祈珍嗇以慰傾誠謹奉啓起居兼謝不宣

問候成都王寶文侍郎

右某言念自違庇冒日企輝光旋叨被於誤恩復載驅於遠部旌麾甚邇悵通謁以末由音驛可修愧馳誠之尚緩伏惟鎮撫餘裕福休倍臻恭以某官遺道

粹深秉心方正諫垣清近夙聲謀猷計省浩繁比勞經畫俄輟中臺之重寄暫臨西蜀之雄藩德政融〻莫匪去思之本民聲疊〻猶多來暮之嗟佇俟詔音之傳即聞柄任之召伏望上副眷倚精調寢興卑情無任懇禱之至謹具狀起居謹狀

謝瀘南畢撫句

右某比者銜命之官消辰視事方竊依於鄰庇尚稽致於郵書先承翰墨之華愈重情誠之愧伏惟某官受材通敏執節端平久參使幕之雄行迓廷恩之渥佇期還敵即欵高標更丐珍順以符善禱謹奉狀謝

賀許左丞

右某伏審光奉絲綸復登輔弼揚傳四海驩躍一心蓋雖賢進則朝廷益尊輿望塞則士民胥慶況在延鑄之舊固深鼓舞之情恭以尚書左丞稟天元精爲國重器文章魁傑於當世德業輝華於盛時襄日廟堂端謀謨而不撓累年區宇望膏澤之載加果符倚注之深還陟黃衮之任然裁力眺才大政秉鈞增茂於前休沛然爰立之音佇聞於朝夕顧若具瞻之衆始慰於遭逢某尸職已陸馳精台屏無緣趨走敬參旅賀之勤姑獻悃衷少叙輿情之賀某卑誠無任欣

抃依歸之至謹具狀上賀謹狀

賀蔡右丞

右某伏審光膺綸綍進秉鈞衡四方聞風羣口交慶蓋真賢用則膏澤遠大任重則朝廷尊凡預甄鎔之間舉增驩躍之甚恭以尚書右丞氣鍾間異德邁明誠學造聖心之微政通儒術之要出爲藩屏固久著於治功入贊謀猷逈益高於衆望果膺眷倚之重遂陟疑丞之隆仰聽啓庸冀極致充之政佇欽注意播傳命說之音某尸職遠疆馳精崇屏末由趨走一參旅賀之儔姑獻悃衷少致輿情之賀某卑誠無任欣

懌依歸之至謹具狀賀謹狀

賀蔡內翰

右某伏審拜命中宸陞華內相大儒陟用謀猷當寄賛之初擧世傳聞抃躍有同辭之慶恭以侍讀內翰爲時間出稷卨行材高應變之機學至進原之妙已薄累鎮宣王化於無窮入座宗卿年邦財於不擾北門之淸近副南面之東求潤色訓辭雖極文章之選沛餘膏澤尚淹經濟之資某迹在遠官莫俗旅慶即聽奮庸之任更勤仰頌之誠畢情無任激切之至謹具狀上賀謹狀

賀正旦

右某伏以寅杓始建春律初回人統得天心之中陽長爲君子之慶伏惟某官誠忱篤厚踐履端平茂膺令序之和弁集蕃禧之粹屬拘官守迹遠風規通慶謁以末緣在瞻祈而徒切

問候成都劉樞密

右某言令自違鈞庇日企台光悵久違於門闌愧缺修於箋牘仰惟鎮撫之暇翕受福休之繁恭以判府端明樞密稟天元精爲國重器機密啟生靈之久滿宣分顧西之權雲閣九重應佇謀猷之吉坤維巨屏尚繫威愛之明行開趣節之光還陟秉鈞之任庶乎輿議以慨一時某跡限羈封心搖旌戟蹤踏未諧於參造動舞徒劇於頌瞻伏望上爲廟朝精調寢餘某畢情無任慶切之至謹具狀起居謹狀

賀中書許侍郎

右某伏審光膺制命進貳台衡與帝載於一時具民瞻於四海真賢當軸增重明昌之期輿論同辭相爲欣躍之慶恭以某官氣鍾閒畀道極高明柱石中朝之隆著龜大政之要弼亮久安於邦體謀猷密契於宸衷仰膺南面之咨僉類陟西臺之崇峻國鈞重秉愈深膏澤之施揆序尚虛猶鬱搢紳之望某尸官已

循引領台階喜抃傾風與群情而竊倍奔馳展慶總旅謁以末由某畢誠無任欣懌依歸之至

賀曾樞密太尉

右某伏審光膺制恩崇領樞府播傳四方欣躍一心益鉅賢任重則朝庭益尊輿望愜心則士民胥慶恭以某官天元異稟道妙資深燭理有蓍龜之明安邦如柱石之固籌畫折衝於萬里謀猷入告於九重顯奉咨俞之音總持機密之政贊具瞻之有衆雖極進退聽爰立之休登尚勤朝夕某尸官巴蜀引領台階喜抃傾風圓倍群情之劇奔馳展慶莫參旅謁之勤

某卑誠無任忻懌依歸之至

賀蔡左丞

右某伏審拜命中宸陞華左轄真儒大任贊至治而益隆羣口同辭聳具瞻而交慶恭以某官高文貫道盛德映時傑然間世之資沛若經邦之術弼亮久熙於帝載謀猷密契於上心荷眷注以彌深奉恩綸而允厲翕機進陟愈光四輔之榮總揆延登猶鬱輿情之望某尸官巴裔引領台階展慶勤拳難追蹤於旅謁望風喜躍徒馳敬於尺書某卑情無任忻懌依歸之至

賀黃右丞

右某伏審拜命中宸陞華右轄大儒任重助至治而益隆羣口同辭聳具瞻而交慶恭以某官謀謨純正德業輝光道探本原誠貫金石勸講久參於經幄糾繩屢振於臺綱詮綜官師方表儀於八座進登丞弼爰翊贊於萬機當清衷眷注之隆慰舉世傾祈之素某尸官巴徼引領台階展慶奔趨莫厠搢紳之末望風抃喜第馳牋牘之勤某卑情無任激切依歸之至

回新渝守王學士

右某伏審光膺宸命榮剖郡符念瞻晤之有期在情誠而竊幸知郡學士文華貫道器業映時輟蓬瀛著撰之功分巴蜀承宣之寄鬱然盛譽想比獻於險途颯爾清風傳擁麾於近境尚未遑於修詞俄先辱於既音感懌所深敷陳罔既謹奉狀起居兼謝

賀成都鄭右丞資政

右某伏審光膺明詔移鎮鉅邦百城聞風羣口交慶仰惟撫馭之始會受福休之繁恭以判府資政右丞生秉天元學窮聖奧中臺秉政右轄增輝方成熙載之功俄遂儤藩之請北都解印旋悅一意於去思西蜀建牙遂路失歡於來暮宣化承流而分憂宵旰寬

民急吏而助治明昌德意遠露維懸一方之望鈞衡後任已動四海之祈某遠違台光拘攣巴裔未由趨謁款聆旌戟之華姑用馳誠聊致歡忻之慶伏望上副眷倚精調寢興某卑情無任激切依歸之至謹具狀起居兼賀謹狀

賀蔣內翰

右某伏審拜命楓宸陞華翰苑碩德進而昌時愈盛大儒顯而熙朝益尊莫非胥慶以同辭況在胃愚之舊物恭以內翰太中材高應變學粹達原仁誼充於胷中聲聞溢於天下出類帥閫羌戎重足而畏威入

治王畿弘益藎心而遠罪仲奐壯行之志偉哉中立
之賢副南面之東求登北門之清近謀猷冢啟難欽
內相之榮青澤沛餘猶仰四鄰之任某尸官巴峽引
領門闌修慶謁以末由第頌嚕而尤切佇聆雷軸之
拜少慰蔫仲之情某畢誠無任欣抃依歸之至

謝夔守王大夫到任啟事

右某伏審精擇剛辰榮臨要郡竊惟慶歷知府大夫
受材宏博潤政敏明仕途久揚其佳聲翔寄雅當於
遴選緬想承宣之始已慰民心佇聞謳詠之傳必蒙
衆喜未違馳喜先屬貽書載致辭意之勤稱切感懸

之素謹奉狀賀兼謝

賀彭尚書啟

右某伏審遠抗牙旌榮臨江閫涓辰協吉視事謹初
千里鈞情一時胥悅恭以知府尚書待制暫材高遠
造道粹深文章冠天下之英注措發胸中之蘊被九
重之眷遇登八座之光儀天允懇祈暫偃藩於鄉部
世欽德業觀廣澤於廟堂曾是愚衷尤深喜頌矣從
旅慶之末姑獻尺書之勤伏望上為邦朝精調寢飯
某畢情無任激切之至謹具狀起居兼賀謹狀

廷評謝授官

右某啓伏蒙聖恩授前件官仰冒寵靈就安里落省
自吹噓之力載華衰朽之蹤愧所深指名奚究

乾元節啓建疏

右伏以薰風應律熙熙萬寶之心祥電繞樞盛矣一
人之慶幸逢誕聖之日彝聲騰天之誠恭惟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明配照臨
德參覆燾膺一千之景運邁三五之休現未嘗自安
荷宗祖承平之業所以致治得生靈愛戴之情竊惟
遠方樂此華旦效葵藿之傾獨托謳歌而發揚宸康
光華頌齊於北極帝躬久固祈比於南山後飭緇黄

預精梵誦蕩蕩之恩莫報懷懷之懇徒深臣無任望
闕祝理屏之至

興龍節開啟文

右臣伏以光華盛旦式欽誕聖之期宣演秘文仰祝
齊天之算恭惟
皇帝陛下膺圖有大御極繼明光紹祖宗之基遠陪
堯舜之治祥推繞斗應休運於千齡節慶興龍起驩
心於率土藉真詮之至妙讚萬壽之無疆今者某官
內罄虔誠躬臨法會敷揚梵典已悉釋衆之勤懇叩
佛慈更效華封之禱

賀林樞密

右某伏審光膺中詔榮陟西樞朝進真儒助太平於四海仁居高位交慶悅於一時恭以某官間世鉅材元精異稟學造聖賢之妙智窮事物之幾發量士類而八座推先潤色王言而三長兼善德業高於衆望謀猷久恊於上心果奉疇咨之音進登機密之任公忠許國贊戎熈載之功膏澤下民行慰具瞻之衆某尸官巴裔引領台階展慶莽馳莫綴搢紳之末矚風抃喜姑修竿牘之勤某畀情無任激切依歸之至

賀祖提刑禮上

右某伏審涓擇剛辰按臨劇部幸餘輝之將及清賠以非遥復此馳誠以前展慶勤栗所致數諭冀同謹奉狀賀謹狀

賀運判李朝請禮上

右某伏審涓辰已諧視事幸於聯職尤切懽悰細惟銜冒之餘辭集起居之福即期候迓併叙欵誠更冀保調以符跂祝謹奉狀賀

回王學士以生日寄示壽星壽香

右伏蒙尊慈以某生日特貺星香祇認勤誠固深愧荷伏思厚禮難以捧當謹奉狀回納兼謝伏惟照察

賀正

右某伏以萬物椽通化工方盛三陽交泰賢屐所宜伏惟某官養德冲和秉心端正蔵茂迎於令序當倍擁於純休佇聞寵陟之光行副瞻祈之切無緣慶謁徒劇情誠謹奉狀賀

謝權梁山王朝奉

伏審涓辰已諧視事辱長牋之見及荷勤意以彌多知郡朝奉術學素深材猷兼茂臨事肯違於中道長民必便於輿情佇聆惠政之傳以慰鄙懷之傒尚遥覲晤更祝保調謹奉狀謝

謝賀王安撫轉運剌再任

右某伏審光膺宸命重綰使權顯叐遥麾之榮優哉速任之寄愧馳誠之尚緩荷貽翰之特先伏惟安撫鈐轄作坊材器素高聲華夙振投筆當于邊選擁旌靜鎮於遐方倣治譽之藹聞致恩輝之被及輕裘緩帶風威嚬頞於發軍增秩賜金寵異果符於漢表未緣謁慶但切忻愉謹奉狀陳賀兼謝謹狀

謝新知全州王左藏

右某伏審光膺宸命榮綰郡章伏惟慶慰竊以知郡左藏學通儒術智達兵機久攄將領之能果陟承宣

之任方圖馳慶先辱枉書欣感尤深指陳莫究

賀王運判

伏審涓辰已諸視事竊惟慶魁㝡官材猷高邁術學
淵通謇諤周行進膺妙選暫臨遠服方擁節以宣風
佇見列城率鈞懽而蒙惠顧惟衰晚同此按㢘維諂
晤之未能在傾馳而彌甚謹先奉狀賀謹狀

回荅高麗人使書狀

荅正使先狀（第一番奉慰人使）

伏審遠将使節安泉滄海之舟来奉國憂追仰鼎湖
之駕方遠披風之便還承枉教之勤感怍所深叙陳

莫既謹奉狀拜迎兼謝

荅副使

伏審安若衆褂適在中秋之候勤先同執敬趨七月
之期佇緝節以璽休蒙枉書之首及第深愧荷無以
諭言謹奉狀拜迎兼謝

荅正使謝大排

此者設席肆筵奉使華之㡯止飛觴授爵愧主禮之闕
然珍題更荷於不遺愧汗固深於有泚謹奉狀謝

荅副使

伏承特遣使馭來屈公堂方慙治具之疎更辱飛文
之厚感并於愧言罔究情謹奉狀謝

謝正使送土物

此者授館云初拔風既奉雲軺飛翰繼沐於溫言土
物将誠更蒙於多品彌懷厚意祇益靦顏謹奉狀謝

謝副使

此者既遂郊迎挹清風而竊幸遽貽篚實嘉遠物之
可珍載惟情禮之隆第有感銘之切謹奉狀謝

荅正使賀九月旦

伏以降霜及物仰化育之成功合朔在天敬光華之
順序伏惟奉慰尚書中和有守業履素高對令節以

紬休養清心而安正方脩調攝之禮遽沐緘縢之貽
感愧無窮敷紓罔既謹奉狀賀兼謝

荅副使

伏以節届授衣在起居之順履禮陰改朔宜調閱之
交脩伏惟奉慰侍郎高度端手棒猷猷郡對此良辰
之盛擁夫紙祉之休未遑馳誠先辱枉翰感銘茲甚
叙述奚殫謹奉狀賀兼謝

荅正使先狀（第二番賀登寶位使）

伏以大明継照生靈鈞叙舜之情遠域獨風王僃謹
梯航之獻遠聞使節首遠郡疆沐華翰之先貽在深

誠而竊愧謹奉狀攀迎兼謝

答副使

伏以宝位嗣興舉慶昌辰之盛樓航善濟殊勤速使之來方圖授館以少休遽辱貽書之先及其為欣感曷罄數陳謹奉狀攀迎兼謝

答正使謝大排

伏承特枉使華肯臨公燕念酒觴之不腆方竊厚顏沐翰墨之甚勤雖當盛意愈深感怍曷寃敘陳謹奉狀謝

答副使

比者載餝肆筵特蒙枉馭公堂酌醴謾勤獻酢之儀賓館濡毫更辱緘題之貺惟其叙感何以措辭謹奉狀謝

謝正使送土物

伏以鄣迎既展華際覩於清標方物遠貽獨拱慙於厚禮情唯重感言莫能周謹奉狀謝

謝副使

伏承特損華緘曲垂美貺禮將誠而兼重物自遠而愈珍愧荷良多銜陳奚究謹奉狀謝

答正使賀九月旦

伏以金行晚節方物理之告成月吉佳辰在人情而重始伏惟朝賀尚書秉彝正履持節出疆盛逢氣序之良宜擁福休之集方圖修謁遽辱貺音感激所深指陳難盡謹奉狀賀兼謝

答副使

伏以秋時云暮月朔欲生蕭然爽氣之來安若直躬之履伏惟朝賀侍郎公忠出使順養順時遣令序於海邦紬殊休於賓館將馳謁候俄音沐於既首祇荷謙懃第倍深於銜感謹奉狀賀兼謝

答正使重陽不曾用

伏以龍山吹帽傳晉彥之風流藍水看萸播唐英之吟詠伏惟朝賀尚書遠擅賢業出擁使華將趨復闕之嚴暫憩四明之隆適逢令節倍紬純禧顒馳悃之未遑遽貽緘之先辱情誠深荷筆舌奚殫謹奉狀賀兼謝

答副使

伏以江涵秋而雁翼初飛會動齊山之詠菊盈杷而酒樽入望素傳彭澤之情伏惟朝賀侍郎遠泛鯨波將趨鳳闕伏忠懷而濟險遇佳節以燕休修問尚稽既音先及在感懇而相半欲敘述以難窮謹奉狀賀

糺抑況

兼謝

答正使先狀 奉慰書回程

伏審畢使事於天庭㦀𣵀回棹趣歸期於海域復此
瓜遂將伸候迓之勤先沐緘題之況第深感刺難罄
數陳謹奉狀攀迎兼謝

答副使

伏審奉幣造朝已致侯蕃之禮遵程還國載揚使節
之光方欲展於郊迎俄先形於書貺甚爲感戢無以
喩云謹奉狀攀迎兼謝

答正使不赴大排

玆者將修主禮之勤庶幾肯顧未許使華之辱敢不
敬從在玆望以彌深欲指陳而莫究謹奉狀謝

答副使

伏以歲邀軒從肆筵愧乏於嘉殽遽枉賤題左顧不
蒙於重諾第勤惓望難盡叙陳謹奉狀謝

答正使賀五月旦

伏以律當午位氣肇一陰屬改朔之令辰有安時之
妙理伏惟奉慰尙書秉心處正順序納休茂膺穀旦
之和倍擁蘩禧之集阻趍舍館辱枉緘題荷德圖深
撫躬增愧謹奉狀賀兼謝

答副使

伏以最陰成物允協令時合朔在天欣逢穀旦恭惟
奉慰侍郎才華輝映器宇恢宏深明消息之機倍納
駢蕃之祉未遑展慶先辱貺音徒積靦顔曷勝瑑藹
謹奉狀賀兼謝

送答正使物帛

伏以寵貺物儀永佩至勤之好敢馳餽贐敢將遥報
之誠具列別儀第增深愧謹奉狀諮聞

送答副使物帛

伏以將節而來旣首踣於方物揚舲以往敢輒獻於

賂儀聊致微誠用求他幅謹奉狀諮聞

答正使先狀 賀登位書回程

伏審齋來國珍望亦蜂而入貢茂膺寵渥擁華旆以
言旋將逆披承先貽緘翰仰佩謙勤之意益深銘感
之誠謹奉狀攀迎兼謝

答副使

伏以望雲來貢豫卒觀於風規航海言還將載瞻於
聲采首貽華翰丞佩撝謙感愧之深敷宣曷究謹奉
狀攀迎兼謝

送答正使物帛

伏以南國珍奇過勤來既中州菲薄輒浼將行雖誠
意之有加愧物儀之不腆具陳別幅尚煩虛拘謹奉
狀啓聞
色羅七匹色綾八匹色紗一十九匹土紬四匹
右謹隨狀壓浼伏惟留納
送答副使物帛
伏以曩貽方物深荷意於勤除玆奉賤儀竊懷慙於
輕浼有少微品具于別牍謹奉狀諮聞
色羅八匹色綾一十匹色紗一十九匹土紬四匹
右謹隨狀壓浼伏惟留納

答正使謝赴大排不會用
玆者肆設犧勤仰威儀之秩秩獻酬有序敦德義之
溫溫方慙情禮之疎又辱緘題之重玆誠所積筆舌
難窮
答副使
玆者閒筵有待慙不腆於豆觴擁節肯來幸少留於
輿馬不圖謙德更辱華緘感與愧并情非言盡
答正使賀端午不會用
伏以角黍薦甘靈符祛厲襲風流而惟遠驚節候之
遽遷伏惟奉慰尚書德度汪洋材猷瑰瑋適良辰於

行館集休祉於直躬方圓竿牘之脩肅將緘縢之既
具爲悚荷莫盡指陳
答副使
伏以象時採藥幽人矜肘後之方當晝曝書高士衒
腹中之蘊伏惟奉慰侍郎霜松挺節火玉凝姿順履
令辰宜膺多福方欲馳誠而修慶遽蒙枉翰以示謙
懷感實多形言難盡
書
上王內翰書
具位某謹齋沐裁書有獻投舉內翰閣下某聞道之

難行也唯德可以行之道之難明也唯文可以明之
以德而不以文其傳也不足以遠以文而不以德又
可傳乎哉二者相須而成以爲斯道之主者必有命
世者當之孔子沒異端起邪說誣民孟荀楊相繼於
晚代而以是爲己任使聖人之道復振於頹圮墜絶
之間而後之人不陷溺其良心者皆其力也久而陵
夷至于有唐獨韓氏奮起排非救失其功不後三子
降及五代彫敝尤甚我朝之興剗革衰亂雖百有餘
年而敎化已敉然而世之士類未能向本學以組繡
爲得而不知有經術之用行以智巧相高而不知有

仁義之守鉅人間出徃〻横身肆力圖所以矯變之趣若其德足以行文足以明堅厚醇粹傑然而不可假者唯公一人而已天下之士踐履術業有所未正莫不指公以為蓋其間至與不至雖未可以覔其於翕然成風疊〻不已而日入於敦實之域豈為小補爲且公豈人人而敎之乎如人人而敎之則力亦不給矣然則何以哉公之文六經而明之者也公之德安中庸而行之者也其所以育天下之材者以此也夫唯如是則公之功又不後於韓氏也去韓氏之遠想見形采而不可得猶襲其繪像之遺而瞻慕之況

生而與公同時竊被敎育而不能一拜于左右豈不負矣哉此士人所以汲〻爭先於門閫也某生而賤貧不能他為以讀書考古為事性雖頑蒙粗識所向嘗在幼少固已知公之誼可為依歸乃致誠致請閒名於將命而公從容降接不以不肖視之時〻導諭勉之以充擴之本期於有所植立方是時受公之賜不為不多也既而冒取祿仕澳泥塵土不羅輝光者逾一紀焉奔走之隙雖不舍所學以自 眷第所得之寡不足以補其所亡返思曩時尊諭之重誠可深愧然而天下之士竊被訓育猶以不拜左右為所負

況某也承敎之舊豈以欿然于心而自絶於大君子之庭哉是敢叙悽〻以聽命於屏下謹獻近所為論一編鄙淺無取徒為贄見之禮且以發請誨之端也干凟威嚴不勝惶懼不宣某再拜

上滕舍人書

月日具位某謹再拜上書紀家舍人閤下某聞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善推所為以及人知貴富利達之所以自任而不以貴富利達之勢介於胷中則任益高心益廣其所以推而及人者日益遠且大也於其所及人之間其數甚博而莫大於以道義樂

育其類夫樂育之者非在於日講月諭規〻諄〻於分寸毫髮之中彼能適然而向我者我家其材志而扶導之引翼之使之自我而至於有為而后止此誠大君子之任也恭惟執事以巨材厚德致身高顯所施廓大皆有原於本欲以兼天下之善而未嘗以翻忽驕天下之士真所謂知貴富利達之自任而不以其勢介於胷中也士人滿門其被扶導引翼之賜者為不少並以日月則孰不至於有為真所謂善推所為以及人也某江湖野人幼喜讀書二十來京師求祿仕同時進取之流素不識面者徃〻或道名而指

皆究其所緣皆執事譽飾之致也未幾附風雲之末
僅竊科第一落塵土閒闒無狀雖自信之心愈於前
時而蹤迹淟涊去門闌日以疎也因循歲時幾十五
年今日赴銓衡會執事有典制之拜地雖愈崇而繖
蓋之舊不敢自棄於將命謁既上矣執事遇之如平
昔詢之以術學易之以不佞並又知執事以利達自
任而忘其勢欲推所為以及人之甚也使某也愚而
無所欲為則已如欲有為則舍執事之門奚往哉謹
錄新文古律詩共八十篇塵獻机格非敢以為文章
徒以為請教之資且明年雖加而學未盡也惟執事

不以狂狷之進而咎之不以扶故之間而疏之則幸
甚幸甚干冒威重不勝戰惧不宣某再拜

上太守書

月日某銜某再拜獻書某官閤下夫楩楠之材地於
大厦能勝其任者棟梁借之勢也腹背之毛傅于鵬
明擧而沖天者六翮借之勢也雖有利鏃與之勢則
犀革可貫否則魯縞不入雖有輕車與之勢則千里
可至否則跬步不進豈物獨有是殆人亦然矣今天
下之吏官而小任重者縣令為甚縣令之權裁制萬
室雖舒慘在手而其勢實資於刺史刺史與之勢則
利可以興害可以去事之疑者可以闢政之便者可
以專所幸易以遂所集易以成下之難化者不能輕
議以動搖若然患胷中無有耳何為而不得執其於
幼學而壯行厥發無職也刺史奪之勢則利不可興
害不可去事之疑者不得以闢政之便者不得以專
所幸難以遂所集難以成下之難化者莫不輕議以
動搖若然惟摘作是憂奚暇於設施乎故曰在下位
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然獲乎上有道非脅肩
諂笑媚意求從而獲之也必將誠於身悅於親信於
友然後獲之也獲之不敢豫於己曰有義不獲不敢

非其上曰有命然則不肖者能若是乎故上之人擧
孝廉察者假借於其賢者以其有為也某不競生於
田野不習他技專意經史遭時得官才不應用強勉
馳驚為貧而仕自此闒茸所向未能發其志所立未
能聞於時塞況十年食粟而已誠可羞愧今此何幸
吏于執事鎮撫之下得邑褊小尤利於拙視事六月
矣然分寸之美挂人齒牙而譴責不及誠執事庇育
目賜也然而迹遠庵跡無緣時伏左右仰聽教命且
致一言以宣鄙心之萬一惟日餘吏祇役茲便來拜
庭下當復默默以自取棄故敢敘其說于叩將命以

為資勢之兆則於從政也螢云小補哉覬執事亮其誠不以狂妄咎之則幸甚幸甚不宣某再拜

上道判官

月日具銜某齋沐拜書某官閣下某聞聖人之言曰君子易事而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焉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嗚呼斯言至矣乎夫易事則人樂為用而難說則君子進焉以君子之爲明辨矣而其類日進於前故其智慮益廣而其道益尊也難事則人不樂為用人不樂為用而易說則少人進焉以小人

之狡險欺僻而其類日進於前故其智慮益淺而其道益卑也然則小人之事易事也雖有便巧之資捷給之材求竊其意而為之任也固不可得矣若夫善悅則將安施乎君子之事難事也雖有宏遠之器衆濟之術求其見信也固不可得矣若夫妄說則其能為乎是以古之君子擇所事而事之未嘗妄仕也至有膰肉不及不稅冕而行千里而至不受祿而去必不得已則乘田委吏抱關擊柝為辭富辭尊之計耳今之仕者非若古人然古人之仕於魯不合則於齊又不合焉則於鄭於陳於楚於燕俟其合而止也今

人之仕受官於朝隸職於外唯其所事而事焉姑槩己自信理義自養亟其遇之難易有幸與不幸也夫何擇哉幸而得所事不披心腹極思慮蚤夜孳孳竭其所能而為之用者可謂智乎某無狀幼而罷軟不能鈎裹工之勞又恥遺明時而不自植立不得接踵薦紳以設施仁義之緒講明王道之原故勉力讀書十年而仕仕十年矣而官為縣令食粟而已所為書縮未足動人耳目而際昔賢之畛域唯夙宵望望常恐碌碌與俗吏相頫仰於一世中耳乃所幸者獲事執事之賢且明也到官之始趨謁庭下執事引之坐

未察威誨語諄諄不已遽知執事附易事之心而少加亮於愚衷也坐爲臨政行將滿歲而不被譴斥豈非執事之賜乎圖欲循伏左右道胸中之一二且聽教命而執事沛餘他郡又數百里而遠也所守拘縶顧未獲伸弟瞻頌盛德而不知止極充於心而形於言故筆之書以寫獻凡格恭惟執事信道甚篤自知固明不以其言為妄說也至于披心腹極思慮蚤夜孳孳竭其所能而為之用則某不敢棄智就愚而失所事於君子也干冒視事聽不勝皇恐不宣某再拜

上章郎中書

某聞古人有言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夫行之有二竆則行之身達則行之民行之民之尤切者宜莫若郡守縣令守之於令卑高之相遠其間不能以寸雖所施有大小而其趣無以異也而其治未嘗不相資以成守得其令可遺一邑令有賢守有遺一身遺之非忘之也無可慮之患而知其必以濟也若其不賢之憂則君子不憂矣且郡守覺攝其下有責重之勢視令之才則變置之易如奕棊耳至於得其人猶恍以自慰况令爲者進退在守而獲遇其賢且明則其榮而自幸也宜如何哉樂於中必形於言既樂矣

苟爲能言不宜閼默以自含然或屢屢其言者蓋將待可言之際耳故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非躁非隱其可言之際乎蓋知本者事其上之賢也不當以是夫某不就生田壟間幼不他習而喜於學學十年而仕仕之年十而治官纔再耳僶俛其往夜氣以存雖毫髮之務不敢輕以視從公之餘則頫仰羣籍資取理義以益習中之未達能雖未知抑不可謂不知其本者矣臨邑無狀逃責途歲始獲事於閤下迎拜麾旆之初固已榮而自幸矣然而視不敢仰語不敢出縮縮然與於旅進之後非

責字可疑

惡於自棄也誠以塵賤之迹未見亮於閤下苟言之不既失於躁乎今聽命於爲三月矣政無可稱而謹作不加鄙擯之守廢裁稍安而閤下必少加察也居可言之際或反藉緘以自隘某獨何心哉故敢叙其款以露獻於左右冀閤下憐其誠而納焉則幸甚幸甚干冒清嚴不任悚息不宣某再拜

謝韋守書

某謂詭言似正順言似佞昌辨其詭不可惑於似正而取焉苟察其順不可惑於似佞而拒焉是爲知言之至也某今日之言順言也恭惟明公不以似佞而

拒之夫師帥千里如古諸侯之任近而與生民興利去疾遠而爲天子宣布風化非高明簡重知治體之君子明敏而才者將子子苟刻務爲煩碎非徒無益而又擾之遠而滯者將靡敝不振坐視其下受患而已耳且自浙而東發爲大郡人多高貲習俗囂薄悍鬪嚚訟相軋務勝朝庭難其尹而別爲東擢之地明公居之朞歲矣政舉治成得寬猛之中吏民怗然莫不心悅而誠服真所謂高明簡重知治體之君子也某竊守下邑僶仰教命之久惟知貫行夫復何措明公不以某爲不才召置節下使治訟數月雖朝夕僶

俛悉力從事而昭昭之前事至見本重輕取舍罔或
違道指諭條理無有齟齬徒欲作聽明爲毫髮之補
不可得已退歸故廬邃遠言論乃心茫然如失所依
徐而精思第知仰公治體之明而頌公盛德之美耳
明公思於鄙撲矣不有妄說求 之疑是敢數爲瀆
言以獻左右在明公自知不惑必不謂其似佞而拒
之也干冒淸嚴情悸顏泚不宜某再拜

謝楊倅書

夫挾故而問君子所不答也何則資於師者不當恃
舊故而易視之苟有恃而至其不受之宜矣况挾以

道義之責雖一問爲不可有所挾況從政事上其動
愈於彼其又可以有挾乎孟曰法在爲而已耳且義
之末然後有法及其至也義或不勝其重上下有分
之謂法故舊不遺之謂義今從政事上而不可挾故
是義不勝法之重昭矣然而上爲者主於法而義得
以兼下爲者唯守法而俟其義而已某拜閤下之德
舊矣典邑于此復冒閤下之庇翼者祓檄假治晉鄭
朝夕趍走左右言必公禮必吏私心歉然不敢有一
芥之挾曰守法可也閤下霽威嚴而接之又接之以
備所厲豈獨主於法而兼義耶殆將先義而後法也

邇邑七八日驟違門闌惟仰高威義之不暇情動語
發書畫不能究盡姑獻其略以瀆視聽幸閤下少加
恕焉不宜某再拜

上使憲使書

夫士之有常心而不變於異物者以其仁義禮知根
於中非有待於外而然也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其所以自視常歉然而其志未始一
日倦於爲善非所謂慕賞飾而畏罰沮也其知天之
所與而趍向操守適當然耳是故其臨下也恕其事
上也忠取舍有義進退有命卷而畜之終身無足憂

充而擴之兼善固有餘裕志得不以泰不得不以戚
求乎在內而不求乎其所不在也故曰人知之亦囂
囂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然則有是心
也豈或詭激以取聞乎夸言以求合乎不由是而問
不由是而合其必歸於與正也天下之與正者常少
而好詭激說夸言者常多是以士之有常心者不常
聞且合也某愚無似學粗知本儒俛微官一紀于茲
所施甚縮固不足道而滋養舊德不舍所受未嘗敢
以簿領冗末而輟志去也若其尊德樂道雖未足以
有爲有亦庶幾有常心而不變者矣恭惟明公宿德

大慶敦與正之心按視一道察犀吏之知長善否昭如秋陽明白不可蔽至於謊激美否咨明公之所不取也某今日之幸以屬邑吏迎拜塵旆之下獲吐一辭以歸高誼豈所謂取闕求合之正乎亦樂於見賢而不得閑默以自弃也惟明公察焉而進退之不宣某拜

上王漕書

某月某日具銜某上書某官閣下某幼貧而愚不能習知他事唯讀書考古學為文辭規遷化之術且不自度謂仕則行道如反掌耳弱冠而得官奔走十餘

年志未及舉氣未及紓凡所注錯去離絕約僅或容髮則有覆禍之畏況道之欲行其可竊覬耶所不失者從公之餘則偃仰圖史玩味經籍究商人之是否評衆事之得失發於詞章議論誠雖不才固亦足以自樂也得是樂也其故謂之自致乎幸而隸明公按舉之下民信吏戢庶務條理故樸鈍之守亦見包畜而不加擯斥遂得樂於此耳然不幸所與窮僻不得一拜塵節仰聽教誨以發胸中之未達則前所謂樂者抑末為足矣今將代歸豈宜無言以謝鉅德具宜鄙心之萬一哉謹致文字若干非敢以為文庶公知治下之吏有荷公之賜而得樂如此也干冒清嚴無任悚息不宣某再拜

上王漕攝青谿書

今月七日伏奉使檄差權攝之青溪青溪劇邑宜得才者以當劇治如某等輩僅守繩約何足任使而執事遣之承乏意將驅策鈍弱使之動心極力以成藏健也固當奔走承命不可少緩然敢以辭者某頃在東陽閱歷半歲近被音旨終後舊爲家有疾病治療未起遂即遠適實所未堪且官期逾邁代者至不可度日月不多政不能久徒使兩邑擾於送迎耳是敢

敦露悲款仰叩將命伏惟執事容德照隱察其懷〻而安全之則幸甚干冒威嚴無任悚息不宣某再拜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錢塘韋先生文集目錄卷第十五

書

辯事書
上知己書
上憲使書
上小漕書
上運使郎中書
上提刑張職方書
謝皮郎中書
代石春卿上知府學士書
代人求薦書
上李尚書書
上呂右丞書
上執政書
上李左丞書
上韓大資書
上范樞密書
上韓相公書
上滿太守書
上武憲侯文思書

上憲使劉兵部書
謝劉兵部書
謝副憲文思書
上漕使學士書
上漕使書
答陸君儀書二首
上葛屯田書
上朱太博書
上品舍人書二首
投郡官書
上齊秘丞書
答孫書記書
答石秘丞書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辨事書

某聞君子之事上也於禮恭於心誠於言正於從命也必顧義之所在不務僥倖以自衒其志以不欺上為得其在下如是可謂順下矣小人之事上也於禮則恭於心不誠於言不正於從命也不顧義之所在唯苟且轉脫為固已之道其志以媚上為得其在下如是可謂傷下矣夫君子小人事上之志雖相分幾絶不可以寸而其外麄飾洄辭晦而不可辨及厚以遠久則亦節見情露皦白不可匿若其作慢犯上以

取一朝必然之禍則君子小人皆不為也蓋於己有患而無利於人有怒而無悅無毫髮錙忽可以覬幸於其間雖甚愚知決不可為矣况念此者乎某不肖犬馬之齒三十有四嚮學之年三之二而從仕居其一雖碌碌無足稱道而中所僥勵蚤夜不暈思所以去小人而就君子之道補邑臨民磨策鈍蹇竭其所蘊盡其所得施其事上則所謂恭禮誠心正言之分安然守之不敢失偶逃愆戾行四稔矣代者踵跌尚濡滯以尸祿食所甚幸者以日月之延獲冒執事鎮撫之下奉承蒲厚精察之治於私衷自以為樂然而幽拜麾旆之始不敢出氣吐辭以瀆閱聽齎懼鄙樸之守未見亮於執事也歸而俟命於今已三月矣第虞不職之咎降於朝夕其背蹈小人愚者之所不為作慢犯上以取必然之禍予此宜為高明所炤不俟某班班頴言也然所不敢閉然者事有隱昧疑似必待伸析然後可以蒙仁人君子之憫察也某自到任已來凡使府之隸有承符撤散捕罪人經涉本邑即皆其牌子已判押著身齎執以備司存究其行遲則出以自明且非緘中之文每循舊例如此遣付不可勝紀前此卄餘日有押履者其牌子為監胡從之不獲

亦乞書押過愚据某尋問文書次第乃殺司監勤郎非行下本縣役稱奉指揮緊急失程限只乞押此愚照附身收藏准擬下司根問由歷某闇於逆慮遂如例書遣不料其人連繳上府以犯威重被擬蹴究蹈踏無地雖其文待罪然螻蟻之情有所未盡故紓懇悃仰冒將命冀明此心則厚蘊甘忍恭惟執事局度深闊持德義以輔政術雖纖物不使抑鬱而不遂如某革頴不足念當亦不以叙情實況聰明而重加恕也庶幾昭理慺慺非慢上以自取禍其唯不識不才不能辯以方之欺逆計小人無知之舉以見累得罪

恕罪唯執事命焉不宣某再拜

上知己書

拱把之桐梓特然而植於瘠有仁人者憐其孤欲其生待其材之有以用故培之扶之膏澤之又膏為之援以護其毀損之不可度如是而謂可以無過慮而使之晏然以俟陽春之至也不幸霜嚴風烈其勢與常歲相倍護培扶膏澤雖加於前而其力不足以勝其去陽春也雖不遠彼仁人者猶以無過慮而處之則桐梓者將粹然窮阨無必立之望雖有萌蘖之生為其亦不能以寸蓋以日月苟不至於槁絕幾何不

為蒿薈翳之所困也夫惟如是良可哀矣乎恭惟明公持仁人之心某之無狀而微弱不當拱把之桐梓明公固嘗培扶而膏澤之矣豈以其材之有以用而可以待邪殆憫其孤而使之成耳今陽春在前冒烈風而嚴霜明公將不復固慮而寘向者之力邪則微弱之質有悴然之憂而未可伸矣明公將不忍棄其舊力復顧慮而少加之意則某之萌蘖庶幾夜息而日漸迨其久其或可以為之用而未易止也古人謂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故某敢披胷瀝懇款以干左右伏惟明公亮其誠舍狂猥之罪則幸甚幸甚

冒瀆清嚴慙汗及趾不宣某再拜

與憲使書

某比不量省陳愚款以干聽明宜得狂猥輕妄之罪而執事舍焉而貺之書以優容之此以見大君子察人以誠而與其進不以陵崖自高而眡其下皆若無足為者在執事之德則至矣如某之塵洪亡狀竊迹古人乘勢之卑敢率然謀身於受恩之地雖感慙不遑然則能無慙且懼乎知慙且懼而猶以言豈感於苟得而忘其本邪蓋不忍自棄於昭昭之前故猶以言而俟命爾此韓子所謂知其在命宜鳴號之者亦

命也某登門闌聽言論非一日矣服戴官獲被檢束又一年于茲振拔之外復蒙委曲以為之地其為幸固不淺今代者剋夕及境遂述謹以歸安得無辭以謝拒賜是敢披胷中續前日之識以為之獻惟執事少加亮也文字若干謹繕寫以塵机格非足以為文采廼承教之素而用心無他已洗瀆之甚伏增悚慄於不宣某再拜

上小漕書

某月某日具銜某再拜上書某官閣下某竊謂以理義自達而不求取容於混混勢利之間者唯山林窮

獨之士可以卒所守而無憂疑畏䘏之心故不計人之知與不知而所得於內者泊然而不可以撓是以其外坦䟽簡介帶若自足而無所藉也若其挺身從仕圖其利達而思有所為則雖知以理義自遣而又能不卹乎外如山林窮猶者之心乎但其所遇有以自慰則泰爲或幾乎如彼矣則某今日之誠是也某不競與邑于玆凡七八月冒閤下之德之庇亦不爲淺而未嘗進寸紙通懷〻以聞將命豈不善揆者而敢虆䟽簡之氣耶蓋賢者明正之下鄙樸得以少安而不俟苟言而爲之說也是所遇有以自慰而然爾

伏承麾旆之來而拘守僻陋有簡書之畏不獲趨造左右仰聽教約姑致悲以爲之獻伏惟少加亮焉不宣某再拜

上運使郎中書

某月某日具銜某齋沐裁書寓獻某官閤下某竊謂所制者遠則必有翕張之權以爲之輔然後所以制者愈遠而愈振所服者衆則必有表導之誼以爲之感然後所以服者愈衆而愈孜誼不勝權則受所制者雖畏而不誠權不勝誼則其服者豈惟畏之又將致仰愛慕之不暇也蓋權之所制迹也誼之所服心也心迹之判其亦邈矣乎由是言之居高位者唯仁人君子可以充擴而無所愧也國朝建百工以釐內外之務等級相軋責守相伺以相維持無有間隙唯其儼然廊廟之上挈其紀綱務所以尊固王室持黜陟之柄以輕重天下者獨宰相爲宰相一聰明不能周知天下之廣而分統諸道爲朝廷耳目者在按察使也是則按察使之任所制豈不遠而所服豈不衆乎得其所以制之服之之道宜莫若知權誼之所先耳今自江以西控連十城壤地數千里服官郡邑者以百數其間賢否雖不能釣一而其情靡然皆知遵

奉教約企聳方正且懼且愛而不自已者是公之誼有以勝其權也甚矣某無狀宦學家〻多歷年所粲資品疎樸得滿不深掛不可謂不知本者爲至於有所景向未嘗或賓諸慮外前此補官婺邑指公爲郡邦是時道公麾旆之光給公風迹之盛圖一進謁畏於簡書而不可得日唯拳〻而已迨今幾年未塞覦願玆復何幸待罪於局凡十餘月而遇公移部此道雖私自慰懌而拘於窮僻無緣一拜節下比者會公按察過郡嚴命出於呼吸而犇走兼程得望威采既被溫言勉誨之篤而又蒙諭之以及引之重昔之所

為拳〻者豈徒釋之而復有得於所不度使某也雖
甚愦慵詎不知負戴之深乎感而動於中不能自嘿
是敢論公之誼之勝而叙不肖懇悃之積以為之獻
伏惟知遇之明必不以某言為妄說也干浼尊視云〻

上提刑張職方

某月某日具銜某謹裁書寓獻某官閤下某聞抱非
常之材挾可致之術者必得所遇然後可以有為而
充擴之故古之聖知豪傑汲〻於行可而負笈食牛
載質接淅而不憚其勞苦者凡以此也幸而得之則
言聽志行膏澤下於民不幸而不得則結括隱晦湮

於沉然而無以異雖聲畫有籍可以發見於遠久以
為後世之澤與其施之事業奇偉顯耀著已濟之效
者其勢固相倍蓰也由此觀之雖有非常之材可致
之術苟非其遇則猶無有也恭惟閤下術學堅正而
貫於道智謀敏博而應於變風力超遠卓於一時而
當朝廷銳然立事之秋亟被進用於不次之任亦可
謂得所遇矣以閤下之才之卲其於有為而充擴之
其又可以易量哉今自江以西控連十城地方數千
里吏民欣懽慶閤下之來而奉承教約帖然如十室
之聚方其有所仰俟而惟恐外寄不可以久而嚴召

拳之耳此衆人之情於拳〻之間復有欲然也某無
狀典邑窮僻一年于茲而冒閤下存庇之賜又將數
月雖簡書有畏不得越疆境以望塵旆之光其為傾
向德誼知所依歸也舊矣又豈止奉承教約而已哉
若其拳〻之間有所欲然者固亦不異於衆人也聞
名將命未可自卜惟款誠之獻詎以疎賤自嫌而獨
為之後乎干浼威嚴不勝悚息不宣再拜

謝提舉皮郎中書代親

四月二十五日京兆韋某謹再拜上書提舉郎中執
事某草萊野人也徒以年高無為且無田廬為卒歲

優佚之計是以扶小子竊薄祿以走南北然而自顧
衰朽甘就跧縮其於造請趨伏之事豈敢復玷君子
之庭哉曩者治任邑郛下名不聞於將命者凡以此
也雖甚無似其為傾德慕義拳〻於中殆有甚於朝
夕從左右者矣恭惟提舉郎中器業高遠識意深至
接下以禮而不以氣勢自處責人以約而不以才智
自恃雖殘暮疎鄙之人亦蒙不遺而挂於齒牙前日
伏辱賜教以小子得拜履約而為之報仰受跪讀喜
懼倍越益知執事之心冲厚誘掖兼於所存也小子
之拜固榮矣而衰老之迹緣而獲被手誨又可榮也

若其執事謙光之美豈不增萬分之一乎典記所容寬假筋力不充走謝几下瞻望旌麾無任激切感荷依歸之至不宣某再拜

代石春卿上知府學士書

某聞君子之爲禮不式所無不責所難故居山不獻魚鼈居澤不餽鹿豕貧不以財貨老不以筋力此人情之通誼而聖人之中制也上不以是責下而下不以是奉上也有人居鄉閭恭桑梓祓守長鎮撫之惠而不能施一拜以爲之勤狂夫猶阻之况學於禮者乎學禮而不爲豈其勢不可得而墊於山澤貧老之

所不以者邪某不競幼業儒冠從仕宦三年而丧父就制釋服生意已耗奉承偏慈日不忍去蕭然家居不調于有司者行二十年矣閑且被病人事廢殆履迹所及不踰里門故雖冐賢守鎮撫之惠而不能一拜於階廡將學禮而不爲故是其勢誠不可得而與山澤貧老之所不以者無以異也伏惟仁人在上推其所不責下而憫其所以然也今犬馬之齒四十五其去老境也固參焉甘類棄物絶意榮路甚成之賜不報矣又可不告而歸乎故將乞之朝廷以全去就然後洒塵土之澳涊賴山林之幽寂飽食無營彈琴讀書舞蹈太平之風歌詠君子之化豈不幸矣哉是道也賢者所不棄閣下其不成之邪干冐威嚴不勝惶恐不宣某再拜

代人求薦書

月日具位某再拜獻書某官閣下某聞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曰抱關擊柝嘻是言也非其時之謂也蓋貧不得已而爲之仕不可啼念而求從枉道以欲進故有故有辭尊辭富之說觀是心也得已而顧之乎至於世治主聖則人人有行學之望雖懷諛聞抉緻術尚

獨勢力欲出頭角使胸中無所紲故奮身恨不高取貴恐不捷耳况其負所有之君子哉君子居是也惡乎止無廊廟之略邪無社稷之器邪何爲而關柝也今方朝廷清明國家閒暇士人樹己行道適其時也然而縱橫之辯無所騁捭闔之術無所容唯履順抱義先實後名木漸階升以爲設施之地耳誰復甘心於不用之處而辭尊富乎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有高仕之賢照耀汲引然則何緣而至也某不競家世寒素始幼執經幾壯而得仕仕之年十三矣而年且四十官爲選人位止一邑何嘗不夙夜勉勵資取

舊蘊盡力乎其所得治庶幾稱職事上效能雖未知偶而逃責也踰二歲爲推其所自則胃濫翰苑眷之賜豈不幸矣哉曩泚吏事伏庭下閤下曲霽威嚴引之坐末辭氣温煦使塵土之迹獲開可進之漸旋自捻省既媿而喜乃知高位之賢照權汲引雖精其所取而亦容有不備也銘鏤肺腑日月浸久今閤下祗拜君召行將不俟駕矣不於此時兆一言則自棄之悔庸何及哉若其運時行伸則某非敢異於前之謂也唯閤下閔其誠少逭狂猥之罪干冒威重不勝戰汗之至不宣某再拜

上李尙書書

某月某日具銜某謹齋沐再拜上書某官閤下某謂道之所在士之所歸其歸之者心也勢之所在衆之所趨其趨之者迹也迹之趨者勢窮則去心之歸者與道爲偶故七十子於孔氏之門也間關困阨而無有須臾叛戾者何也中心悅而誠服之也三千之客於田文之舍也朝衆夕散夕盛朝集不知有所羞赧者何也以市道遇之而所期在物也有悅服之誠而得所歸則其進也不翕〻以附其合也不營〻以苟唯道是慕而俟其與之如何耳有期物之欲而急所趨則齊肩諂笑枉尋直尺唯勢是視而弟恐有所失耳故能識其歸爲善士能急其趨爲衆人二者之間相去何可以算由是觀之人之有可歸之道而得士之歸固容有所當爲而進退之若其負可趨之勢而役衆人者皆碌〻以赴夫又何擇哉恭惟閤下以鉅材碩學佐盛時以厚德至行儀當世煌〻之宿不足比其明巍〻之山不足方其高設施論議寮贊國體亦爲注措參合古訓四方善士莫不識服而心歸焉是閤下有可歸之道而得士之歸如此然則閤下審爲而進退之者幾何人而某也所賦鄙樸術業不長

爲貧從仕黽勉自給已涉老境尚負行學之志鉅劇之後收拾餘息委蹤京寺垂首末局行將三年矣而一曳裾於閤下之門豈不知歸閤下之道而與世之所謂善士者同其心哉然且自踈若是者俟閤下之所以審爲而進退之也前日復造屏次謁名將命而閤下致之廡末霽顏煖言道其過聽之所得一加責飭於廣座之中且戒以請附而見豈閤下既審矣而欲進之耶則某之心之所歸也將有得矣是敢敍拳〻欲服之誠而釋其所以自踈之似以爲請閒之先幸閤下察而亮之塵瀆威嚴不勝重足泚汗之至不

宣某再拜

上呂右丞書

某月某日具位某謹齋沐再拜上書某官閣下某聞古人之言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無他爲身載高位力挈大柄道隆德盛智閎術遠注措當取舍審故能明法度正綱紀使之如日新在天光輝次舍無有差貸如嶽瀆在地或鎮或流無摧裂泛溢之患其法度之明綱紀之正也既如是則朝廷之體尊四海之勢安以是而儀於上化於下人其有不昭昭乎人之昭昭也良者勵鄙者革貪者廉薄者敦訛謠肆誕

朋比矯詐莫不疊疊而日入於善然後仕者相先於位耕者相讓於野行者遜於途賈者誠於市隱慝宿藂滓穢泯滅其謂之昭昭也不誣矣士之獲斯遇也莫不奮志自作嶄利達以行所學豈復有闕析之謀乎既如介特迂陋唯木石與居唯麋鹿與遊亦當鼓舞詠歌以樂至治之風矣由是言之其進長消伏有以見君子小人之辨乃所謂有道之世交泰之時也不其盛哉恭惟閣下以鉅材碩德夙負天下之望天下清議覬閣下之登大任廣膏澤其亦久矣而不伸今者閣下進位丞弼穢其所施謀猷協贊增重國體其爲昭昭之道固已素信於世矣四方端正之士皆彈冠振衣樂爲一時之用豈不曰使人昭昭乎某江湖寒儒也竊科從宦行將三紀雖甘碌碌歛翮卑棲而未嘗枉尋直尺以壞所守曩者鉅創之後收拾餘息復造閭行孤拙自知俛首簿領坐糜廩食苟度歲月儻然逃責垂及滿罷而幸閣下奮功熙載之始雖甚懸隔詎不知彈冠振衣而庶幾一廁昭昭之倫之末哉蓋感於其心發於其迹則欲趨走於門闌而仰望咸丞之重其所以尼之而未前者蓋懷簡書之畏而已耳是敢叙於言以致懷懷之誠塵呼將命惟閣下

察焉而進退之千冒台嚴不勝汗顏跼蹐之至不宣

某再拜

上執政書

五月日具銜某謹再拜上書某官閣下某聞孟子謂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繇是觀之士見取於其上也必端其所以取之道以言取之失於言以不言取之失於喋言喋之失君子不由也由之者其輕躁矯妄而悖道欲悖道而求諸外況之穿窬非過過甚也恭惟某官以鉅材重器登大任以進善退邪

為先務而四方之賢士大夫嚮仰高誼而傾心馳誠
者不可勝計曩者乃委曲降意首以苫塊之餘問於
所識豈以其或可採用而猶記不遺耶此某區區之
心仰高誼而傾馳者宜不減於四方賢士大夫也適
朝未幾又辱召之席末賜之溫言使某之愚無所欲
為則已儻欲有為則豈不知誘掖之兆而竊感於衷
乎既而選於吏部遂束職事簡書有畏不獲望門闌
之塵載卬將命以紓悽悽未究之悃欲翻甲栖待罪
下鳥不聞咳唾之音者已一年矣於是而思焉固有
可言之序安得喋喋自棄以筆牢寄之類哉是敢致

一言以寓獻左右伏惟閤下亮其識不疑其狂且易
也冒黷台嚴汗流及趾不宣某再拜

上李左丞

四月日具位某謹再拜獻書某官閤下某聞人之求
之也在求我則有益於得求在外則無益於得以有
益於得故君子夜而思旦而行不助長不槁亡不以
險易變其守不以窮達攖其心拳拳孳孳得涵泳養
其天之所賦而不奪於交物之引誘是而求之善性
所有日以充積晞顏慕舜無不可逮之理蓋如是其
可勿求乎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以無益於得故
君子修其在己者而俟其在天者仁義忠信在己者
也富貴利達在天者也修之為所以求之俟之為所
以得之以是為無益其亦可以勿求乎故曰求之有
道得之有命以有道之求而蘄有命之得故君子有
不進進則無倖位矣然則所求在此所得在彼雖曰
命也其必有因而成之者為此聖賢所以出疆載質
傳食諸侯欲以伸道而皇皇不能自止者凡圖此也
恭惟閤下鉅德高世碩學經國以唐虞之盛致吾君以
稷契之志仁吾民修舒協於造化謀論貫於今昔思
一夫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真能自任以天

下之重而四方有識之士莫不延頸跂踵願瞻光輝
而歸德誼焉如某愚陋雖於門闌無一日之雅而依
附風雲之末得從搢官者行將三紀矣今茲竊祿幸
在轂下而洪汩陸縮斂翻垂首徒或時聽環珮之聲
於朝會之表未嘗一奉咳唾之音於几席之側至于
願瞻光輝而歸德義也固已與四方有識之士倍蓰
其情矣然而跡不前謁不上者非簡書有畏則安得
遲遲如是乎旋自省念區區簿領將及罷去不於此
時致一言通寸誠以仰冒鈞衡之造殆亦忍於自棄
而甘終身之貧也是用少紓悰悃以洗將命唯其有

道之求雖固守不撓若夫託所因以成有命之得則
爲不自度而或妄意於毫髮乎惟閤下亮其衷而進
退之干黷威嚴不勝戰恐不宣某再拜

上侍講韓大資書

四月十九日具銜某謹再拜獻書某官閤下某聞賢
天下之望者必有以任天下之重憂天下之深者必
有以廣天下之澤蓋有諸內必形諸外把其志必遂
其時然而其形外也在乎己其遂時也在乎天在己
者固以守之在天者安以俟之二者相須而成則賢
人可久之德可大之業充塞於當世而流光於無窮

也此古之時所以有爲世主學焉然後臣之而卒致
乎君行堯舜之道民被堯舜之澤而無有一不如素
所志者是何也所守者確而所俟者合也竊其身適
所以佚其民温其家適所以肥其國於若是也斯人
何有哉故鉅賢君子進於有道之世也非其人之幸
乃天下國家之幸士之知是言者見於書則猶慕尚
而不知己况得於目感於心而反不能進一辭以爲
天下國家賀耶恭惟閤下道醇而德厚器宏而術遠
學窮三才之妙識先萬事之表今閤廣譽溢於朝野
而四方好高慕義之士莫不跂足仰首而顧歸門闌

眞所謂賢天下之賢也蹇蹇正論不詘於勢獄獄中
立不隨於時而頹以尊主庇民爲意眞所謂憂天下
之深也今者逮輔淵嘿之嚴而伍於師賓之比日以
仁義之道治亂之本陳於上前其於任天下之重也
固已兆矣勸講之餘則究議大政存其所利去其所
病時損上裕下之理其於廣天下之澤也亦已漸矣
以閤下之德之邵而有任重之兆廣澤之漸雖猶未
也其可不爲天下國家賀乎某性質愚陋幼不他習
讀書從仕竊祿自責毀履臨藉雖自信甚篤而才不
足以適時之用智不足以應事之變晝撮以食裕於

鵷鶵之枝齒髮且衰行學何寡若其好高饗義之心
懍可與衆士比欵於此而不能獻一言於閤下以爲
天下國家之賀是亦情之甚也然則退則疑於情以
感進則憂於僭以瀆擇是二者寧僭無情在閤下固
必有以恕焉涉筆氣索文不條緒不勝冒威恐怍之
至不宣某再拜

上范樞密書

四月日具銜某謹再拜上書某官閤下某聞有德進
則朝廷尊失所謂尊者勢安而穹體固而隆一政之
出如日月之神光輝充於無窮而形體不可測見一

令之下如雷風之動四時之行鼓舞修舒而有生畏
信無有一不宜者至于高患學斥浮薄養之以廉耻
待之以禮義而百吏各稱其職所取不踰藝極所予
不至姑息不違其時不奪其利而萬民各安其業不
羽一撥不損一戟而四夷各內面而嚮化解辮髮襲
衣冠而皆俠臣如是則朝廷體勢重於九鼎安於泰
山巍巍赫赫比唐虞之盛而過三代之隆也其可不
謂之尊矣乎繇是推之唯有德之進其爲天下國家
之福也固不可一言盡之矣恭惟閤下德業宏大術
學高遠和粹外融而方正內確自信甚篤而自任素

重直言讜論急其所大而不爲勢屈不顧身患獨以
憂國慮民爲務而光紹先志眞所謂世濟之美而一
門之忠也四方志士聞風慕誼悅而誠服來顧歸於
門者積有年矣今閤下入登樞輔分掌大柄天下莫
不傾耳以聽其所論拭目以觀其所施蓋閤下之聲
流於人也深閤下之道信於世也久敬惟閤下今日
之進其憂國慮民之心必倍越前日其必有以慰天
下之望者則朝廷之尊愈益尊矣某昧拙陋迹諸書
從仕衮衮竊謂者將三紀爲才不足以適時用智不
足以應事變齒髮已衰未見知己曩奉親養累宦江
淮鉅創之後就職京局單枝一栖俛仰自給烏敢謂
屈而不伸者乎炎涼遷遞行及滿罷而幸遇閤下奮
功熙載之始以向者顧歸之情而從今日傾耳拭目
之衆有以側聽而仰望豈不能致一言以通區區之誠
而乃箝嘿以自棄耶簡書有畏未敢伏謁屛下姑獻
悃款而緖陳一二以爲左右之先惟閤下察焉而進
之冒瀆冒嚴汗流覓趾不宣某再拜

上大觀文韓相公

四月二十一日具銜某謹再拜上書判府大觀文相
公閤下某謂日星辰之光者不求睹其迹冒大時之

患者不圖稱其利何則星辰之迹不可得而睹大時
之利不可得而稱也唯其不可睹故瞻之仰之不過
敬焉而已耳唯其不可稱故安而由之不過幸焉而
已爾今有人於此竊祿而食尸官而居于于焉以道
義自足而不耻卑賤之守日被鉅賢調燮甄冶之化
以安度歲月若冒大時之惠徒自幸焉而不能稱賛
其萬一固其理宜也至于出入朝露隨羣而行逐綴
而立仰望大君子表儀之重如目星辰之光而不可
進然而非若星辰之迹不可得而睹但其勢有不可
比耳一日有可比之勢而不一進焉以致其敬是亦

過矣恭惟閤下以鉅材盛德輔相熙朝以赫赫顯耀
以儀百辟百辟仰之眞若所謂日星辰之光也閤下
謨猷精密將明翕施以助覆育之大四方由之眞若
所謂冒大時之惠也某江湖陋儒也往者以韋布之
窮伸桑梓之禮而獲瞻履舃于茲三紀矣間關奇蹇
日肩行學之志就職京局任卑責輕嘗閤下膏澤之
榮綽有餘裕乃四方之上冒惠之人之一也雍雍廣
廷時進時退曙閤下表師之嚴心慕誠服亦百辟之
下日耀光之一時也目其輝光而思一奉咳唾之音
則卑高隔異簡書有守有不可比之勢今也伏遇閤

下辭機務之煩而懇就藩屛于外凡有列於朝有禁
於謁者皆得趨拜於閤下之前而某猶忘可比之勢
而惑於卑高之異不一聞名於將命者是誠何心哉
不幾於怠而自失敬是敢持懷懷之款以爲之先而
聽進却之命若閤下之休功偉業注措設施及於當
世者在某思之誠如冒大時之惠第知安而由之幸
焉而已烏得以區區之言而强稱毫髮哉干黷台嚴
不勝汗顔重足之至不宣某再拜

上潘太守書

六月初九日將仕郎守司理參軍韋某謹再拜獻書
知軍駕部執事某聞古人有言曰居下位而不獲於
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非脅肩諂笑耦意
求從而獲之也必誠於身悅於親信於友然後獲於
上也然則誠身爲難其難可必致獲上爲易其易不
可必得夫所謂難者盡己之善養全天元不變不撓
而久於道其術爲難也然而思之履之固守而之不
發鮮不及之矣故曰其難可必致也此性也君子不
違也夫所謂易者以是誠性求上意之孚其勢固易
也然而上之人察焉而不精信焉而不深則以正爲
迂以直爲倨雖志操如金玉之堅且明其亦無以自

白故曰其易不可必得也此命也君子不惑也夫下
之獲上也本於誠則上之接下也舍是奚本哉下之
不誠上所以取上之不誠下所共患唯其至誠相孚
則心無疑貳事無齟齬何施而不協於道乎某不敏
强從學問得官喪母憂毀數年窮枯復生出就仕宦
知誠之可必致也拳拳服之愈務愈確其於悅親信
友未甚過也知獲上之不可必得也固亦拳拳服之
居易以俟但未知其獲不獲也補掾于此十餘月而
執事下車趨走庭下屛息籍然不敢以一辭自致執
事假之以禮異於吏視及其語事忘去位貌不問鉅

細惟理之擇知執事沛然愛之而與其救也未幾為言上官使備所舉又知執事廓然不疑而保其往也在執事接下之誠可謂章灼著明而無毫髮之間也則某之以誠獲於上以自信宜何如哉且至誠所動雖禽獸草木猶可感也況於人乎以執事之至誠使甚愚亦知效肝膽披心腹以為之報某之往也其肯辱執事之保耶夫誠不在言然而充於中感於外不能無言也惟執事赦其狂簡而察其所以言之意干黷威尊伏增惶恐不宣某再拜

上武寧侯文思書

月日具銜某西嚮再拜獻書某官執事某謂世之好進者衆況況利祿中爭相為前與所顧藉或大氣之不若於是有詭激之士引足治平蹈深山入長林遠時俗以名聲自高蓋為好進者羞也然彼知好進之可羞不知自隘於獨善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雖為之猶賢至或語以中道則與所羞為俱失矣進固有道進而不廢其道君子以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坤巽合體順而進者也然則所謂順者以為容悅乎其為耦從乎此妾婦之行曾何謂順之正乎剛中而不亢應於上而不回躁是而升順之正者也要其歸擬所有而及於人彌彼泥泥爭利祿者固不足論其於蓋世而自隘者所得將孰愈乎某不敏生而賤貧自齔齓從師友及茲齒髮垂壯強勉問學不自知止雖未足謂之深造至于聖賢之用心粗曉所嚮遭時不遺竊食薄廩居官臨事實無動人之才若其盡心所守不越樽俎而治儻可與尸祝比歟蘊藉設施期以漸致鄙情所恥亦無異於詭激之士第不能獨自隘之僻而尼其所欲行耳前所謂順而進者乃夙昔之志藏於中而冀有獲於後也天假厚幸夫於執事軒輊之下是其素志將少得於

今日故敢叙世之進退之病且輔以升卦之說仰叩將命惟執事置其質略之罪而察其懷懷之誠干浼威嚴寒慄不宣某再拜

上憲使劉兵部書

月日具銜某謹西嚮再拜獻書某官執事某受賜於執事有日矣鄙樸之守亦素為執事之所察固不容繁辭說而為之文飾也某讀書田野時已不喜隨輩學相為後先以馳鶩於時俗間及得一官又遭母喪哀疚三年生意殆盡夭未之絕幸得視息於終制之後出見時事歸而自省則發於心者愈拙於前矣食

貿無他營復就銓調靜念單微扱足未宜是謂不貲而臨不測也使後果有為豈當憚於險而止邪擬署之次舍里落之近而遠即江表者誠有望於執事也始謂獲備趨走之外可以叡聽教誨於左右以為終身莫大之福及治任之來獨在窮僻瞻望塵跡踰隔千里職守于茲垂及二歲唯聞者一拜車下耳按閲之餘復堅之以學行乃見大賢君子納人於善如此其周且至也雖數聽教誨不能如向之所料而此日之得為終身之福也未貿於夙心矣幸出不虞繼被論薦又知執事進之不疑而保其往也然十郡之中

吏州縣者以百數如某者固不足挂齒 而執事取取於稠人之下豈古所謂自愧始者邪思德之厚未易補報公休安閑但知以道義自勗而或稍稍於字耳謹次近所為雜 十二首寫成一編寫獻凡格狂斐之答 避蓋伸於知遇之明且為聽教之資也干冒威尊惶懼無已不宣某再拜

謝劉兵部書

月日具銜某謹西望再拜獻書某官閣下世有知馬者為人求良馬閲馬之羣殆千萬計而無取焉一旦得其良引之於廄櫪之下 之於長途之間蚤翳之驂落之至於芻秣調御 之以良馬之任頓使將以追踏其人追躡躡躅顧知馬者而為 鳴而不止至于再再復不已三之四之然後 進而其鳴猶若不足者噫馬之良不以善鳴而為良且知馬者良其才固不良其鳴也然則何其鳴之多歟蓋其初以衆馬而畜於人者久矣一遇其知舒無感於中乎感而不能言則其鳴也庸匪言乎善知馬者既良其才而取之不當厭其鳴之多而加感感焉恭惟閣下以高識大度按視十州進賢退不肖為朝廷計慮其勢與為人求馬者固相萬也某不幸獲與奔走之

末遭遇振挈受賜重累與出廄櫪 致遠途者其勢亦相萬也其所以感於中也雖欲 昌言而可究邪然而戀戀不已者誠亦不能一鳴 止也覬閣下察其思衷不謂其言之數而異之也 冒威重至恐至懼不宣某再拜

謝劉憲文思書

月日具銜某西望再拜裁書有獻某官執事某賦性駑怯強就宦學材無所長不足器使竊祿江瀕垂滿二歲冒執事庇育之造故曠闕之迹不見其 其為幸不淺矣比者又蒙執事不遺其短以縣令之官薦

之以某之闒茸無狀於門闌無一日之舊
不疑而與其進於執事誘善之心為無負
賢銳於進人不是過也然而在某之情竊為之喜亦
竊為之憂也何則今之縣令亦古之賢縣令耳古縣令
多落落樹奇節班美治不獨為當時所稱至于震動
後世耳目顯耀不絶如不亡然而神異之績不可格
於後者姑置而不言而言其政實之略則率已任德
如魯恭原情遣法如卓茂横身為民如何易于去辨
僞惡如西門豹此數君子者皆能施其所有以取無
窮之光茲可謂之令也今之縣令選益艱人益勵然

而不聞有赫赫之實如前之數君子者豈時之使然
邪豈前人者將不足學邪且執事以古賢
則某異日不能以古今之事以自設是為
然則以蘊藉自度而求為前之數君子此
也憂之何如勉焉而已矣若其擯窮逐於洪
用之萌漸恩義甚大則某安得而私報也　事
憐其志不以其言為狂妄也幸甚幸甚不宣某再拜

上澧使學士書

月日具銜某謹再拜獻　某官執事士有抱關擊柝
不屑非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若是可謂
尊德樂道矣一旦幡然而改遂然而作非　之切
利害之大而以言於貴高之前豈先名而不
豈內不足以自任而將有求於外邪何其　甚介而
其後近於苟為也哉嗚若是無他蓋賢者以其昭昭
使人昭昭此其所以言也何則賢者在高位其注錯
明取舍審黑白不可亂是非不可惑一芥不以蔽人
亦不以假諸人如是而使人人其不昭昭乎彼抱關
擊柝者雖甚介使其無所欲為則已如欲有為且以
俟命則忍不致一辭以為之非乎且賢者之取人也
與其為善固不與其言苟有尊德樂道不屈於此雖

無言聞其舍諸然而知言者不謂其言之暴以其居
可言之勢而不宜默默然也故孟子曰士可以言而
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穿窬之類
君子所不受也恭惟執事以明哲之資仁義之術按
究民之休戚必先吏之善　善否區處毫髮
無所默然後列城之吏皆獲便安真所謂賢者之略
昭也某不肖守戚官備奔走之末亦抱關擊柝之比
雖未能尊德樂道全囂囂之優至于強勉講學以輔
踐履抑不可謂不知其本者矣然智不足以應變才
不　適用竊祿遂逾二年　容德是賴而保

此　故今又得繼旅進一瀦拜麾旆　　感光
矣尚何顧言以犯不度所敢然者誠以
賢　前不忍結舌自棄而韋穿竊之類也觀
執事　冒尊嚴不勝戰懼不宣某再拜

上漕使書

某聞富貴利達人所同欲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
君子不妄求也小人反是銳於容悅恬於屈辱不顧
險僻邪惡之所溺斬於充欲而後　有幸而得之且
無所不至孰謂道孰謂命夫齊人日醉飽於墦閒之
餘其妻妾瞯之為之羞而相顧以泣且酒肉薄物也

妻妾至賤也事之非其所彼猶或羞而惡之況其厚
者乎況其踈者乎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而不知為
人之所棄可謂智乎不可也某生二十八年三分
而學居其二無田以耕無　因於寒餓
勤劬黽勉走塵土之役者數歲矣其志
達欲蓋韓氏所謂其小得欲以具裘葛養窮
大得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至於道與命豈以
顧得之心而舍是哉故未嘗妄以一辭自致於貴高
以犯欲達之譏天與賤拙吏乎執事軒輊之下前
按歷私謂賢者昭昭之前不宜無言以為

不度無狀少進說於左右　之罪既
朴之守亦為執事之所知矣違遠麾旆　仰
賴庇育迭責垂去而又獲拜車下瞻見盛德之光可
復然然不自鳴其幸耶伏惟執事寀其誠不咎其言
之數也亮其志不疑其求之妄也則幸甚幸甚謹錄
近所為雜文古詩共二十篇贄獻凡格不足以為文
章亦公休安閒暇於他心耳伏冀少賜觀覽干冒視
聽惶恐無地不宣某再拜

答陸君儀書

君儀足下前日妄有所作不敢輙隱方欲露達不意

裴東卿遂懷至足下前故不及削簡以副其意也家
僕來得所既簡且以題辭見病誠非勢交　朋之言
乃古人之忠告也甚善甚善雖然蒙竊　也足
下之志則大矣其所論　若不相似然　所謂
悼者嗟其死之悖理耳今虎有深山　為守
而反宣惡城市以取斃踣是亦死之悖理也　可
悼之然也如使見殺於其野則亦猛獸之常事耳又
何足悼之耶且僕之所以悼者固非止於一虎實將
大有譬諭使暴夫斂迹不敢當途不然亦將　禍
矣前日詩意粗有　說　足下徐觀　則

何空文數百而　足下曰
也且古之君人猶有悼然　豈愛桀紂
是亦嗟其淫恣而死之悖理耳悼虎之
足下又曰使虎乃麟耳則悼之宜也此大　今
方太平至盛一遇麒麟之來則士人頌之　歌之
可也又何悼之宜乎幸望足下毋以哀魯待當世賓
文之大病不敢不告蓋君儀以忠待我而我以忠

心卷舌勿復再道則僕亦當取所既書削此一句以
全足下待友之美不然將為他人所非矣至如悼麟
之說僕或竭意求從而不道使足下異日再形此文

漂流人間見攻於衆口則吾屬豈為心朋耶不揆荒
淺敢有盛議徐思之其如何書未數句又以退之二
鳥賦待僕之文此亦言之過也僕不敢當不日馳見
聊此叙答某再拜

上葛屯田書

八月十五日進士韋驤百拜致書有獻屯田閣下某
聞古人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
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此謂道可以
自畜而無所苟於人耳後人惑之迺反違戾以小聞
末學為可恃以矜夸倨僻為足用趨駕辯敵靡所振

發以至白首灰心而世　闊焉噫真　絶
乎仁義豈曰自充而已乎今閣廣譽施　曰自
飾而已乎必根於其心見于事業以盡經濟之遠然
後仁義得矣仁義暴揭名不過情然後譽聞光矣使
之、虛自抗絶不能擴而行之則仁不足以爲仁義不足
以爲義譽聞何從而至哉是向之鄙儒者誠無可道
矣故大丈夫勇身樹立雖未能動萬世之知焉肯碌
碌於一時耶抑奮發之始必得知於人然後可苟不
得焉雖後車數十乘傳食於諸侯亦不足過其志也
不然何仲尼孟子栖栖列國而無所爲耶此不得知

之患也聖賢之事斯可爲　然則知於人也有道安
可齊肩諂笑希旨苟合而求之砍周旋　病則將解
得其遇矣必待其人賢其趣同然後　賤珠容
爲之應決然　奮發之　空虛無
醞藉自見戲　閣下之名十歲　律又誦閣
下之文十六進京師道出閣下治所因得繼旅謁之
後時欲出所爲文請命是否非敢有奮發之望也適
以倦宿不留未遂所願慨然于懷已三年矣今幸偶
閣下之來因當傾衷前年以洒素質真所　其
人賢然決然　於閣下所趣　分

之一哉姑用　仲達雖　守
無得於區區之志乎進而不見與則　焉　則
其所奮發亦未易量也二者必將一獲矣故敢持此
語以所業一　舟次拔獻惟閣下察之　洗高明
惶恐無地不宣某百拜

上朱太傅書

九月日某再拜獻書太傅先生閣下某聞君子有三
樂其一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無他焉術學充足
而以兼人爲己任也蒙竊謂教人者樂則教於人者
樂亦過之矣何則教人者欲其道之傳也教於人者

欲受所傳而自達之也既傳且達然後其道　二
者之心一於善而其樂同也今先王雖
英才固已教於一郡之　化模而
之是亦小有可　盛德
得見根本所爲　不得披
不絶誦於仁義之道復游泮宮牽有
樂也某占名學版得與諸生之列日奉善誨然
先生稱譽之賜其樂又甚矣是以涵泳淵
篤久之而不知他　也然而
王之教非偎　亦襄

也弦誦之盛而　擾々
拚彈之憂乃不遁去耳　暇講論
閑邃有此變議者豈不寒心哉其甚
慮將祿々猥隨則懼失庠序風采抑
將矯而發之則反招抗忤之謗二者無　故不
若引去之為愈也亦足同知機之小節頗聊藉此語
以告退於先生且拜教育之大惠也唯先生察之千

錢塘韋先生文集目錄卷第十六

婣禮書
求婚啓
回答名書
答人問婚書
問婚書
答納幣書
祝文
焚黄祝文
龍角山求雨文

秋賽文
告會應廟五龍文
焚黄祝文
梨山祈雨文
禮上謁廟文
到任謁廟文
謁宣聖文
御山祈雨文
祈雨文
到滁謁廟文
郝禮祭名祠文
辭諸廟文
辭宣聖廟文
禹廟祈雨文
威烈侯廟祈雨文
謝雨祝文
威烈侯廟祈雨文
謝雨文
謁宣聖廟文
謁諸廟文

告焚黄文
謁諸廟文
謁宣聖廟文
善政侯廟祈雨文
明州辭諸廟文
辭文宣王廟文
焚黄祭文三首
祭文
同僚祭河南縣君文
祭潘郎中文

祭八姨許氏文
祭長壽太君文
祭亡妹三娘文
祭孫桓家文
祭牛縣尉文
祭張大資文
祭張朝請文
祭德清縣君胡夫人文
祭妻父石奉議文
祭石朝議文
祭亡女四娘文
祭羅大夫文
祭通守李郎中文
青詞
設醮青詞三首
墓誌銘
吳平甫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崇德縣君朱氏墓誌

永壽縣君史氏墓誌
石奉議墓誌
德清縣君胡氏墓誌
故大資張公行狀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姻禮書

求婚啓

某啓言念合二姓之懽典經所重結重姻之好契義莫先仰高援以再攀撫卑悰而竊幸某長孫男某年齡漸長伉儷未諧伏承賢孫女第十五小娘子令淑素全柔勤早立敢致問名之禮願回許嫁之音謹因媒人某氏專叩崇閎恭俟嘉命

回問名三幅書

某啓緒系單平敢希高援情誠篤厚難抑重言某第

一女子姆訓粗親婦儀未備伏承賢孫齋郎淳而鮭學勵而專特枉問名之求願從合姓之好竊深愧幸冒塋敷陳

第二

某啓荐辱珍函益欽眷意恭諦消辰之吉佩承厚禮之來復致薄儀深慙匪報

答人問婚書 代石朝議

伏以高者難攀勢雖匪匹人惟求舊義不可辭況承鳴鳳之占敢失附蘿之託其第四十一孫女出於衰緒長及初笄尚或缺於女功方粗遵於姆教伏承賢孫三秀才純和素稟修勵早成既枉問名之儀願成許嫁之禮合二姓之好其盡至情結重姻之歡尤為厚幸

又

伏以禮貴請婚辱問名之既及情深慕義在結好而敢辭某第二十一孫女年已初笄生非華緒方粗安於姆訓尚未習於婦儀伏承賢弟七長官力學不回服守有守將宜家而取重以求耦而見勤況諧鳴鳳之占難綴繁纓之許

問婚書

桂科接武朋友義深蔦蔓約情婚姻禮重況久同門之契宜新二姓之歡某次男壽松將逆弱齡粗知嚮學欲卜室家之好遂憑媒妁之言伏承賢女二十八娘子賦性柔和秉心端靜輒仰求於高援幸早復於嘉音謹因行人敢以禮請

答納幣書

某啓言念高者難攀愧衰門之非耦人惟求舊荷厚德之益親況諧鳴之占已謹繁纓之許而某第五女粗閑姆訓謹習婦儀伏承慶嗣承奉性資粹和學術精敏幸緣媒妁獲締婚姻將詠御輪之勤先蒙納幣

之禮有少答獻輙具別牒伏惟照察謹狀

祝文

焚黃祝文

維元豐三年歲次庚申八月朔日男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前通判滁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皇妣崇德縣君許氏夫人之靈恭以國家因郊事以推叙封之恩蓋所以廣孝思以及人之親且以勸羣吏之善也故凡有列於王廷者爵命遂加於恃怙非獨生可以榮而褒賁之典亦至於窀穸之間此其所以感動

天下之士莫不願立於其朝而因有不可得爲者前某幼愚強學弱冠從仕祿未及養而吾母捐館　玷通籍恩及湍泉而又以官守之拘六年而後拜於塋側其哀榮追遠痛切心髓非言辭之所可究也卜日用吉宣告燎黃恭惟明靈鑒此誠款嗚呼哀哉尚饗

龍角山求雨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乙致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龍角山之神惟神屢從民求解枯槁之急興雲氣雨境內也如影響之敏是神有意於斯民也今苗稼垂就乾暵病之某職在守土休戚惟衆不可以告於神〻聞某之告可或靳今日之澤而敗前日之靈耶朝夕霈然當復無害願勿裴細聽明爲虛惠於赤地之後尚饗

秋賽文

年月日具銜某謹以清酌庶饈之奠祭于某神夫祭有祈有報禮之常也春而潔祀徼神之福今其西成推謝敢緩蘋蘩之薦薄矣可不愧者唯至誠爲尚饗

告會應廟五龍文

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會應五龍之神惟神宿逆淳洞變化渺妙斡旋風雲上下於天地之

間運力於窈冥不可知之際化旱而澤易凶而豐以惠吾境內而爲元〻之賜者固不少矣其是以瀝陳懇悃仰叩朝廷求建祠宇以肇衆望而誠請見從詔加顯號今茲祇奉渙命修吉蠲以致虔庶幾明靈鑒國家愛民之深不異幽遠而安此廟食永爲福於歲時也豈不偉哉尚饗

焚黃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丁卯朔十九日乙酉男朝奉大夫新差充福建路轉運判官上輕車都尉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皇考朝請大夫之靈

恭以國家屢講大禮寵命四降我皇考陞冠郎位可謂榮矣而某官守遼遠不克以時激告塋域今者奉使關部道出故里遂獲展省拯楸且躬致天王之命以達昭鑒嗚呼下以慰小子奉先哀感之誠仰則欽聖朝推廣錫類之孝藝黃潔奠惟明靈歆之尚饗

梨山祈雨文

維某年某歲某月某朔具位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梨山忠惠公之神夫旱乾水溢雖出於天時或係之人事然禱祈有以取賴必吾境內之神素能為福於吾民者此養民之官所宜夙夜皇〻以致

虔懇也今千里之內秋田將秀而愆亢彌月卯就枯槁羣吡疾首有溝壑之憂神其忍視衆患而不拯血贊之力以繼前日之靈惠耶某被王命為郡使者四月于茲而罹此暵哉恐懼危厲不知所措求所以禱祈取賴在吾境內而素能為吾民之福者唯神為先是用齋戒精意徼神之惠神其享吾誠念吾民沛膏澤於旋踵迴函荒於已兆血食斯土亦無疆惟報神之功不其偉哉尚饗

禮上謁廟文海門

於神某被命於朝來典茲土於始至也宜有以告至於祠下雖念生齒之衆求所以使安而不害固不易為當奉〻自勉以循治為事庶幾不為神羞惟神鑒之尚饗

到任謁廟文

惟神聰明正直能福於民故歲時有薦祭之報某被命典邑某所為者民也於其始至敢不虔恭以告仰惟英靈鑒此誠懇尚饗

謁宣聖文

嗚呼仁義禮信王之道也凡南向而治民者舍是奚適哉某幼服典經長而從仕今茲得邑其肯違王之

道而專為俗吏之事乎告至之初敢以誠致尚饗

仰山祈雨文

維熙寧三年六月一日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袁州萍鄉縣事韋某謹以牲牢酒醴特羞庶品昭告于仰山靈濟王惟神之靈為袁民之福也久矣袁民無老少無賢不肖無貴賤富貧一有所懇即齋潔犇走大者奉牲牢小者具雞黍曲拳俯伏於神之祠以露誠款神雖無語言以報而懇者皆確然自信無一芥之惑何威明惠澤結於此邦之人如此之固且深也某被命補邑一年于茲間以旱暵之憂先吾民

以請於神而神之見應果不爽於頃刻豈哀余之勤而然乎是亦銳於福吾民耳今時稼方茂膏潤復缺吾民之憂不減前日是敢共悃於叩昭鑒且祈且報實愧再三抑惟神心必不憚其求之數而達元元之望也尚饗

祈雨文

惟神血食玆土積有年歲當與吾民均其休戚方時旱暵苗稼苗稼垂死吾民戚矣神其不動心乎某自惟不德不能召和迎情憂畏莫知所賴仰丐靈助亟廻豐潤則神之賜也又可報乎尚饗

到涂謁廟文

某拜君之命來貫州治視事之始告虔明祠雖至誠不私施於為政而無所愧慮若神正直之眷致不拳拳以覲焉尚饗

郊禮畢准敕祭名祠

維熙寧十年歲次丁巳十二月朔初八日具位某謹奉勅命備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國家大禮告成惠澤遠被申飭庶土推功百神凡在祀典莫不咸舉某遵奉明詔潔清牢醴拳拳之誠仰冀靈眷惟其保祐元元贊翊建無疆之休則神之饗斯榮也何千萬年所尚饗

辭諸廟文

維元祐七年三月甲申朔初五日戊子具位韋某敢昭告于某神某被命王庭出刺閩部日月易往逮將代還時和歲豐害菑不作孰畀此幸非神而誰向之告至於祠下也有以徼神之惠而福吾民今其行也敢不拳拳致誠敬謝靈眷而去酌酒再拜神其鑒之尚饗

謁宣聖廟文

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惟王之道與天釣覆惟王之

文與日儷明人何之而不戴天何適而不自日是宜夙夜誠敬而無有怠忽今吏于四方也於王之廟則始而告至去而告行無乃拘屑屑之儀而類羣祠欵始亦不可以內而忘諸外耳某被命王庭出刺閩部日月易久遷將代還始至既謁矣於其行也可不致恭而告乎是亦不敢以內敬而廢外禮也惟昭昭玆鑒尚饗

禹廟祈雨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七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具銜韋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大禹之神惟神

躬胼胝之勞致懷襄之患三過不入其門思天下之溺者如己溺之故能排淮泗瀹濟漯而注之海使天下之人得平土而居之是其功烈與天地並久而不泯然于今血食於四方者其祠無幾其存於瀹者盖其用塗山之名而載在祀典焉今州境旱乾羣心焦熱日望沛然以濟苗槁而未之獲神其忍視斯民之急而不澤之耶某被命按部官居于是敢不敬祈祠下儌惠於朝夕以及吾元元唯神扶天地並久之功其愛民濟物之心必不銳於古而緩於今也化嘆爲豐維拳拳以俟尚饗

咸烈侯廟祈雨祝文

維紹聖四年歲次丁丑四月甲申朔初三日丙戌具位韋某謹以清酌之奠敬告于咸烈侯之神今之郡使者與夫郡守縣令皆爲勸農官勸之至矣而叫訟不治汙萊不脩惰農之罪可歸於民民力盡矣而旱乾水溢爲之害非求之神將何賴乎惟侯英靈不泯血食茲土載在祀典今也田種未畢時雨愆期羣心惆然仰覬神惠而某職按一道官居於此得不先吾民而爲之禱耶幸膏澤早施而底於有年則皆侯之賜也唯拳拳以俟尚饗

謝雨祝文

維紹聖四年歲次丁丑四月甲申朔初八日辛卯具位韋某謹以清酌之奠敬告于咸烈侯之神夫神之於人也有事必有以惠人之事神也有所必有以報某前日以時雨之愆而乞侯之靈而霶霈之澤不旋踵以應則侯之享所祈也可謂無愧矣今日潔誠奠爵以謝侯之惠又敢緩其報乎尚饗

咸烈侯廟祈雨文

維紹聖五年歲次戊寅五月戊申朔十六日癸亥具位韋某謹以清酌之奠敬告于咸烈侯之神惟侯聰

明正直爲福於是邦也舊矣去夏之初時雨愆閔耕稼有憂某以部使者之職先吾民而竭於侯而甘澤之降不旋日以決是侯以惠民自任而不之變宜其血食斯土光耀祀典而無有窮竟也今旱乾復作有前日之患其安得不重致誠請而徼福於祠下侯其忍視所急而不發惠之以繼前日之功耶膚寸之合崇

謁諸廟文

古者諸侯得祭境內山川蓋守斯土者必保斯民有餘為斯民之福而血食於此載在祀典者守土之長皆得以祠之亦所以為民也豈容有諂祭曲禱於其間哉某叨被朝命來守玆郡恭謁祠下修告至之禮神必鑒其為民之意而不以為諂祭曲禱之𥚃也尚饗

告焚黃文

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七月壬寅朔初七日戊申男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皇考中大夫韋公之靈某戴生育之恩服教養之賜黽勉仕路獲至今日適者元祐壬申仰蒙郊霈追贈公左朝議大夫紹聖乙亥敬緣宗祀追贈公左中散大夫爰及戊寅又經大禮叙公中大夫三遇熙朝慶賞之重而某奉使遠地不得以時奔詣塋域敬修吉禮今玆恭承朝命往守四明道經鄉邦獲望松楸乃克具蘋藻之薦奉絲綸之告焚黃於丘壠之側跆陰有所相而成此幸會也嗚呼欽爵命追榮之美雖慰孝思念昊天罔極之恩不勝悲咽伏惟尚饗

謁諸廟文

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七月壬寅朔二十五日丙寅具位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之靈某叨被王命假守是邦其所以施設注措莫非為民也若其有功於民血食玆土著在祀典則某也於下車之初敢不伸告至之禮惟神聰明儼鑒此誠而相之以福當在斯民而不在他也尚饗

廟侯當更侯廟

謁宣聖廟文

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七月壬寅朔二十五日丙寅具位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某叨被君命假守是邦下車之初敢拜庭下以修告至之禮若王之道之大德之盛又敢措一辭以髣髴形容哉恭致菲誠仰祈昭鑒尚饗

善政廟侯祈雨文

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六月朔二十五日具位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善政侯之靈州境旱暵閱月于再虔祈精禱無所不至而所得之雨皆未霑足畎畝乾涸矣禾苗萎瘁矣歲計危迫矣民情愁懼矣為之守者其得安乎是用不憚遠走而懇於靈祠恭惟神以愛民之心利民之功而享血食於玆土也幾數百年今日忍視元元之急而不救之耶風霆隱於冥漠霈澤易於反掌唯神請而助之以解斯民

剄首之疾則神之賜在所不報尚饗

明州辭諸廟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十一月戊午朔十七日甲戌具位韋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某神某祇奉君命來守是邦於始至也謁拜祠下庶幾靈祐福惠吾民二年于茲民物又安災癘不作實神之賜今受代將去敢不致一奠以伸拳拳之誠尚饗

辭文宣王

維建中靖國云云具位韋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某祇奉君命假守是郡視事之初已告

于祠下今受代將去敢不拳拳致誠以修敬奠之禮若夫仰王之道遵王之教則蓋載之間無不然也又豈假區區之言哉尚饗

焚黃祭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正月丁巳朔某日男具位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皇考太中大夫韋公皇妣餘杭郡太君許氏夫人之靈元符三年上登寶位大敷霈恩以澤天下凡有列於朝者既進之以爵又追榮其親以勸在位於我先公加贈太中大夫而告其第維吾先妣以所封鄉郡榮美尤甚不欲遷

易而不請於朝耳某以守符四明不克繼時恭叩丘壟之側今受代還朝道經鄉土謹奉綸誥敬宣王言仰惟英靈享此嘉命若其被教忠之訓念罔極之恩則在所不報茲豈足以論不匱之孝乎尚饗

焚黃祭文

維崇寧二年歲次癸未八月丁未朔十四日庚申男左朝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皇考通議大夫韋公皇妣餘杭郡太君許氏夫人之靈國家以大禮霈恩追榮臣子之親所以

勸忠孝也為人子者安得不欽承寵光謹焚黃之儀於丘隴之間乎此某所以奉考妣贈告每積歲月必俟歸至而後敢為也今是告也賜于壬午之春秒焚於癸未之秋仲實緣某丐宮祠於朝而亟有還鄉之便故閱月踰時不至於淹久而獲成斯禮也恭惟明靈荷天王優渥之命而服其　憫小子追慕之至而歆其薦也尚饗

焚黃祭文

維崇寧四年歲次乙酉六月丙寅朔二十三日戊子男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考右正

議大夫韋公先妣餘杭郡太君許氏夫人之靈國家三歲以郊隆報本之禮〻成霈澤徧及寰宇若其有列於朝則必封及其親〻懷沒矣復有追榮之典其所為厚下可謂深至蓋以勸忠孝於臣子也恭惟吾先考正議膺寵貴之光進位崇顯而陞于三品吾先妣夫人亦與榮焉某官祠滿罷柄述閭里敬奉綸告焚之丘壟之前仰祈明靈享此休命雖子道竭盡無以報生成之德然聖恩優渥誠足慰冥漠之知尚饗

祭文

同僚祭故河南縣君文

維年月日具銜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河南縣君之靈嗚呼閨門肅而和夫人之德也嗣子賢而立夫人之教也善人神之所向所宜富且壽也何永年之不享不可計者命也蹟江城而歷歲從官居也飛丹旐以秋歸葬故鄉也斂扳鞠躬旅拜道左者夫人之掾屬也館潔酒清至誠以薦者掾屬之祭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潘郎中

維嘉佑五年歲次庚子八月丁巳朔二十八日具銜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軍郎中之靈嗚呼潘公德全而豐和順外襮剛明內充學足該遠其識若空智足應變其藏若蒙旣守是邦地僻而窮公虔君命事〻必躬孰為宴嬉孰為歌鐘千里之間眾樂融〻受代伊邇指期秋中旋觀一音願言借公旣何酷邪暴疾而終仁者必壽古語曷庸彼蒼蓋高曷問而通西風颼〻江城蕭〻靈車首途故鄉且遠吏民攀慕情殊不耶向之謳歌化為哀號設祭止行青彩下條菲薄為誠涕隨灑澆魂兮有知鑒此昭〻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八姨許氏文

維嘉佑五年歲次庚子十一月丙戌朔二十三日戊申外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八姨許氏夫人之靈惟靈仁以厚族孝以成家所得宜壽何反不遐子學未官女生未亂夫人之心其有遺恨地卜而吉日涓而良執紼啓行云誰不傷區〻賤甥增極哀戀終天之訣已矣一奠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長壽太君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九月朔初八日孫婿具銜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婆長壽太君孔氏之靈夫天之寄〻神之宾〻無善不福無德不榮於

夫人爲昭然可明作配君子婦道夙成江東士人慕
其家聲有子皆賢接踵王庭班〻卽位曳組垂纓既
食爲養志意必延幾何不如在門雙旌沐邑命封恩
輝屢增身睹三世號〻繩〻安車從宦南北其行歸
終于家者議以評命藥故山鶴然佳城善非至邪何
福之仍德非其邪何榮之弄維天鑒與神理其宰持
之甚乎嗚呼歲踰七十人鮮克就在於夫人不百不
壽今其云亡曷不悲痛某羣塔之末飛侍性纔甫聞
遠日脈側迷啓官東其逝執紼不莛泣致菲薄作文
以侑尚饗

祭亡妹三娘文

維治平元年歲次甲辰三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
兄驥聞訃之五日含悲寫誠遣具薄奠遠致于亡妹
三娘之靈汝生而聰悟孝謹非時女子輩長歸曹族
敏執婦禮以奉順上下壽考福慶汝宜享之而反短
夭天乎何意嗚呼吾母愛爾甚篤沒戒後事屬爾使
從予於官擇對以託爲江南之行兄使義不忍違而
得請於吾父啜菽飲水甘旨共樂宦垂滿許嫁得人
吾父遠離鄉關而臨遣汝吾父且歸我亦不久解去
酌爾以酒昌爾以言相顧而泣有離別之色偶與數
千里首尾五載竟不得一日邂逅以叙離闊之情前
年聞汝病我不得馳往以視汝去年聞汝思歸勢又
未可以招汝比知侍奉抵潯陽且有來浙之期方朝
夕遲汝而凶聞忽至其痛悼宜如何哉嗚呼前時之
難別其爲終天之訣矣生不得歸寧於家死作夜鄉
之鬼凡汝戚者孰能不哀今將歸爾骨於故里以近
吾母之墓庶幾魅爾與吾母之魂且塞吾家悲感之
萬一也汝其知也邪其安以卽路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樞密蔡公文

公之德量宏厚淵懿人知瞻慕莫見其涘公之忠誼

言不輕發指回斥邪山岳可裂公之謀猷入告外順
罔或抵舉始終密慎公之純儉獨以身化貴驕內悚
毀徹臺榭嶽〻樞近方深倚毗累奏引年確不可違
就第未幾奄卽大期哲人云亡四方胥師老成遽失
罔識疇咨天乎維何不畀期頤容〻永年其將奚爲
某霜臺故寮夙叨鉅麑羽翼之恩委曲周至聞公之
薨支顧涕泗符竹有守奔走罔暨遠具薄奠銜悲遣
致仰惟英靈鑒此誠志尚饗

祭海門牛縣尉文

君勇於擒盜約於奉身勤勞江海之間被茶疫癘之

氣磕然遊去良可嗟悼靈車將行故里何在聊陳薄
奠以慰旅魂尚饗

祭張大資文

維公抱材將明遠時得君操術仁誼被物及民以孝
以悌儀形搢紳溫恭不阿注措有倫股肱中朝盡瘁
致身藩屏于外政肅而淳出處徇道學行志伸可謂
全德蔚為大臣不壽維何天豈不仁誰其尸之莫詰
其因公殁淮邦衆希以歸復廣膏澤副人所祈奄謝
遽傳莫不歔欷某也雖愚婚姻之私追仰涕零匪衆
是哀致哭于殯宮寸抱縻道阻且長不能奮飛遥致

薄奠公其鑒茲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朝請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某日具位某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提舉朝請張君之靈嗚
呼觴君於堂別君於郊于茲一年矣遺我以疾于茲
三月矣凶問遽至既悲且驚怳然思之前之觴乃永
訣之飲後之書乃垂閉之言嗚呼其可哀也矣某於
君有婚姻之好交承之契而不能俯伏靈帷躬致一
奠豈非拘於官守而以不可為〻之恨乎聊寓菲謝
伏惟尚饗

祭妻母德清縣君胡夫人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二月朔二十七日子壻左
朝散大夫尚書主客郎中上護軍賜某謹致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丈母德清縣君胡氏夫人之靈嗚呼夫人
之德玉潔蘭薰夫人之節雪霜松筠孝於怙恃幼已
出倫移事舅姑愛敬日新奉養夫疾踰五十春夙夜
如初不懈其勤雖古賢婦其亦奚云封邑德清神相
厥身壽不及耄命殆壽仁某之不肖叨厠壻列蒙被
慈睠銘心深切馳走王事違遠門闈不耳警欬積有
歲月聞訃且從拊膺悲咽想仰儀塗莫由弱歷遥致

薄奠以時哉衆遠日有期終天之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妻父致政石奉議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月某朔某日甲子子壻左朝
散大夫尚書主客郎中上護軍韋某謹致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丈人致政奉議石公之靈惟公負高
邁之材挾該洽之學少取科第出即祿仕而遂染時
疾閱五十年然後順化材不及展學不及行鬱抑蟠
屈坐消歲月曰强而告老或耄而捐館雖壽矣其為
不幸也不亦甚矣乎何天之所與者厚於初而薄於
終乎豈有德者宜壽而疾疾偶罹竟不可以遁乎鄉

棠州閭賢士大夫聞其逝也莫不追悼況公之戚屬耶某列於諸壻獨先而久承訃仰悲如不自勝官守拘縻不獲躬奠靈殯徒致薄祭寓鄙文以將脩怛之誠紓永訣之哀而已爾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石朝議文

維紹聖二年正月某朔某月某甲子姪壻具官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伯丈朝議石公之靈惟公孝以事親愛以和族持身端而不謚臨政明而不苛累紆郡紱去多遺愛循禮謝事歸有餘榮鄉閭信其言行宗姻慕其氣義壽享耆耄安若壯齡數極

大期旣然順化可謂完德備福善始全終矣然君子之逝人誰不悲況某也與於門壻之末而蒙眷最深者耶跡遠靈帷無緣泣奠聊寓菲薄以伸哀誠伏惟尚饗

祭故陳太中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正月某朔某日某甲子具位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致政太中陳公之靈惟公德性純厚術學淵通動皆中禮言必由衷衆所矜式不渝初終施於爲政公平愷悌不吐不茹剸繁蕭濟連剖郡符去思不替恬於利達舉不近名

蘊蓄宏深出位弗營先期引年未究所行日月逾速修齡幾耄奄棄色養正人是悼清白遺風子孫允蹈嗚呼哀哉感公眷遇婚姻之私别公門墻五年于茲望意終身不睹表儀遥仰靈殯隔異千里遠致薄奠將誠而已抆淚寓辭公其歆止尚饗

祭亡女四娘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八月朔日老父母致祭于亡女四娘子韋氏之靈汝生而敏慧長而孝謹歸于大族奉上睦下内外宗爵咸與其善仁愛節儉出於天性謂宜久壽以保終吉夫何盛年奄以疾化嗚

呼哀哉汝幼未出適與夫婦寧更歷歲月先後總之在吾左右幾三十年今也官居去汝之舍無數百里送汝還家三四月遽報汝病即遣弟行將醫以走才及中途而已聞訃父母之力莫致毫髮以救汝疾手足之愛不睹汝面以爲永訣嗚呼哀哉繼得汝簡親筆其字點畫交錯涂注猶記來慰父母言不失次戒其弟勿驚生死常爾嗚呼哀哉嘵〻可拔情愛難割涕〻可弭悲淚難止天所命耶殆不可違未知之何則亦已而遥寄一奠寫哀以辭寬其來暨汝其知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羅適大夫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二日庚申具位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致政大夫羅公之靈惟公以淳樸自安兮不事邊幅以忠信自任兮不卹儉易持節數路兮累於施為引年得謝兮輕予祿利垂橐以歸兮方治背產築室未完兮大期已至精力尚强兮河魚之梗交章方薦兮雖歇之但言猶在聽兮幽明遽隔聊致薄奠兮冀其來歆嗚呼哀哉尚饗

祭通州知郡李郎中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郡李公之靈維公忠辞足以表任述材謀足以經世行誼足以動衆仁恕足以來物公之心固以此自信甚篤而世之鉅賢偉人以此知公者為不少不幸一坐保任之失廢於遷謫之地其不知者猶咨嗟歎惜而不已况知公之深者乎某鄙邦後學久仰公望今茲守邑冒德復多聞公之喪之還拘迹簿領而不得一拜於道左其為惻愴宜如何哉寓獻菲誠覬昭昭之鑒尚饗

青詞

設醮青詞

恭以洪覆難量既聽卑而錫之福至誠欲報念盡物而無以為第齋潔之內修冀恍惚之上達庶回昭鑒更沐純休臣去歲孟秋辭行部及南川之近境指孤驛以休程而長子壽除適在侍行俄然被疾蒼黃莫知所叩怵廹不勝于衷遂伸冥禱之勤希獲痊痊之幸果蒙睠佑亟致安平是用擇日涓時洗心滌慮集黃衣之道衆設清醮於公堂薦蘋蘩薀藻之誠仰日月星辰之象忘報敢同於芻狗致虔先效於雷霆今日壽除赤政京聯尚淹旅寓願速諧於便任仍安濟於歸途兼臣年齒已衰官期已滿覬促及瓜之代亟

放桑梓之鄉敬謝既伸懇祈尤切更願閤門眷族諸子及孫各無災障之侵共保福禧之集臣無任瞻天戚戴懇禱激切之至謹詞

青詞

臣聞高穹窈窈在垂聽而則卑降鑒昭昭唯至誠而可叩輒傾一恭之懇上冒九霄之尊伏念臣白屋寒生清時筮仕久糜祿廩幾著歲功竊科吏四十六年從政凡一十二任但循直道靡有巧心惴惴然憂公如家孳孳乎以身徇國昨由省部出使夔方間關俄歷於四冬奔走僅安於萬狀雖竭精衆慮庶獄哉

失於平淳雖竭力求恐羣吏或違於繩檢仰繫眷佑得免譴訶比緣衰病之侵數貢求宣之請皇明下燭宸命遽頒擭羅使於遠方俾分符於近甸方靡三濆之咎乃荷更生之恩今則挈族言旋泝流遄邁望都城而請覲指亳社以之官道過琳宮目睹仙境是用預修齋祓殺致忱恂仰伸螻蟻之情虔奉蘋蘩之薦集黃衣之淨衆設青醮於通宵伏祈陰隲俯垂洪鈞至冒使血屬悉蒙共賜在老稚各安其衰坦然川陸之程保此寢興之福然後剡章之對顧叅被於恩俞消吉頌條冀速成於政績闔門均慶載障永消嗣子增榮聲華益盛臣無任瞻天懇禱祈恩激切之至謹詞

設醮青詞

臣伏聞上蒼無私爲善則降之以福下情欲禱非書則何以致誠虔紓迫切之衷仰叩高明之聽願垂昭鑒俾冒鴻恩伏念臣今者次男壽松方在侍行偶罹寒疾種踰半月病勢未瘳湯劑屢投效驗猶鮮壽松新婦陳氏其病雖愈尚未寧和男壽成新婦李氏癘氣所侵旬浹未瘥舉家惶恐閱日如年無所依投唯深跼蹐是用潔蘋蘩之薦罄螻蟻之心虔儀設於琳宮免懇上祈於乾造臣樸直自守公忠是圖結髮事君直欲廉揹而報國涖官行法未嘗毫髮以罔民劬勤靡者五十年嘗艱難者千萬狀近受四明之代將趨雙闕之嚴月當仲春舟次檇李會子舍之轗軻致水陸之滯留但懷不測之虞尚稽勿藥之喜伏願災星消退福曜照臨俾壽松所患早痊二婦悉諧奠健然後門庭寧靜長幼康安益駢福祿之蕃各保年齡之永臣無任懇祈激切之至謹詞

墓誌銘

吳平甫墓誌銘

吳平甫之喪還自浮梁將葬伯兄少卿以其如甫甫之素乃以其行狀見屬以銘其義不得辭謹爲之敘次平甫生而聰悟幼不好弄及就師學則夙夜勤苦以自勵弱冠銜業大成爲鄉里推重就味經史平居未嘗釋卷聖賢去取之理古今因革之緒博通強記無不該洽加之德性謹厚造道深遠以誠接物以謙待人故學者多從焉天資恬退不嗜榮利公卿大人之門不喜曳裾於其間三預鄉薦唯一試禮部蓋点於親朋之所强也其後絕意進取杜門著書粹茹以自適者幾二十年熙寧七年冬郊祀霈恩伯兄當薦

子弟乃容以平甫為請奪其志而奠之居也未幾補太廟齋郎久之不赴調及伯兄還朝乃起之偕行入銓授將仕郎出為南安軍大庾縣尉既而辭疾不往居數歲伯兄復以義趣之乃幡然悔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吾兄以友愛祿我而我獨不勉是誠何心哉不幾乎於陵之哇也人將以悶視予矣於是再調饒州浮梁尉到官逾年感疾而歿出關至鄉之賢士大夫皆歔欷嘆息曰平甫之所字止如是其命矣夫平甫其字也諱天秩世為杭人曾祖嗣祖承贊皆不仕公肅贈工部尚書初娶邵氏生三男俱早世

次娶邵氏生一男曰師明以疾不克嗣一尚幼有文集五十卷藏于家享年六十二卒以元豐三年五月之壬申葬以是年九月之乙酉縣曰錢塘鄉曰履泰原曰龍井塋域于是而合乎邵氏之室也銘曰

位不稱德壽不遐子以疾廢孰克家天乎與善宜無差至此奚詰其何嗟

陳府君墓誌銘

陳府君諱既字慶之性謹厚尚信義事父母孝訓子弟有法鄉人稱服之初父為人誣（太上皇帝御名）困於牢隱伏未辨府君年十四泣于府以直之誣者坐於反卒曰黙墨論其幼時誠節已如此長克家身眎衆族中外姻閒言私囊亡一金僮僕食有餘肉雙親藏白鏹仰琳館享奉養而無憂者三十餘年至和中長子補衢掾得訴為蓉郎者即聞於州府君感頓語之曰吾聞為是者其罪死獲之者應賞汝其以死遺人而覬一賞耶我不忍聞子對曰此法不及死而獲亦無賞業已辨偽不可釋之耳府君適悅由是鄉之識量過人遠甚嘉祐八年十月乙巳以疾卒于家享壽若干妣夫人夏氏先八年而亡考君後五十日而沒娶孫氏生三男長曰暢河南府軍巡判官次曰裯善治生

次曰渊服勤儒業孫男五人尚幼府君之先為許昌官族晉室東遷有避地江左者枝庶分徙唐末始家于婺遂為永康人曾祖諱從祖諱德欽考諱崇政皆不仕為勵後嗣使與其宗故子姪連中科選門中向學勢未易登賓（府）君與考之力也諸孤力奉終事以治平二年八月某日葬于縣之義豐鄉大嶋原先期來請銘駿與暢同進士籍且為亞義不得以辭廼為之銘曰

能救父冤而反人之誣不以子賞而幸人之死德府君者必以此

崇德縣君朱氏墓誌

夫人姓朱氏其先家于剡自大父遷姑蘇遂為吳縣人大父諱某贈　部尚書父諱某終光祿卿夫人自幼敏慧孝敬稟於天資光祿公愛之慎選其婿得今朝散郎知溫州石侯景立方壯遂時年二十二矣修婦之儀執婦之道上事舅姑下叶娣姒孳孳不踰度越等夷及從夫之官則勤儉自守服用有節內肅閨壼以相其夫因無愧於古之賢婦也夫人性穎悟通事泙然無所疑貳元祐初朝散侯將倅石州夫人離蘇與族人叙别遽告之曰行矣他日無復相見衆雖

異焉而不之信既而果然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石州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五以某年某月某日還葬於吳縣南宫鄉之吕山得吉壤且從夫人之志也一男彭年孝謹好學二女長適新湖州歸安縣主簿章於次幼未嫁孫男二人曰熙曰勳孫女二人皆尚幼葬有期石侯以誌銘見屬迺考夫人之行狀掇其實而誌之又嗣之銘銘曰

禮於身孝於親為人女者時可倫承其夫敬舅姑為人婦者宜所謨壽不充德其誰不惑還葬故鄉吕山之陽勒銘幽堂以永其藏

永壽縣君史氏墓誌

夫人姓史氏世家于剡曾大父行謹隱居不仕大父延路贈殿中丞父綸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處州累贈刑部侍郎夫人生而聰慧父母鍾愛擇所宜適為中大夫石公諱衍之之配實朝散大夫諱待舉之冢婦也初夫人先君與中大公之考居邑相鄰雅相友善及天聖中同登進士第情誠愈密而擇對如所欲遂成婚姻焉夫人及笄而歸移事親之孝以奉舅姑敬長撫幼避厚處薄閨門之內一無間言推之婦道可謂無愧矣中大公幼失所恃暨先大夫捐館而繼母

德興君柳氏守志寡居每以諸女俱幼憂形於色夫人先意承顏左右助其訓育閒則紉備匳橐以俟及嫁維務悦盤衮之小皆躬為營之其後悉得所歸以安德興之心德興既致服除且久中大公與仲季義聚親屬不翅千指而無斗粟尺布之偏寵寵者幾二十年夫人之助為多矣夫人性識高遠動必中禮平居治如也人不見其喜愠雍睦宗族出於誠心助祀奉先莫非身率石氏巨族望於東南外則朱金輝映內則簪珥華靡夫人一不介懷迺獨以詩易典墳為樂自其子至於曾孫方幼學時皆親自訓督平喜白

傳文章讀其集至于蒲編屢絕舍婦人女子之好而
專玩聖賢之言其趨尚過人遠甚每戒其子孫必先
之以學問繼之以忠孝故芝蘭之秀珪璋之美誂誂
並進而接迹決科各名於時遠趾高翔他日勢未易
度在夫人積善之報何其敏哉夫人以子景衡列于
朝因元祐初明堂恩封仁壽縣君自是一紀間凡三
恩大禮進封壽安壽光永壽皆美邑也自壽光加恩
延為太君元符三年四月八日以疾卒于私第享年
八十有三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於新昌縣蒲峴山
實祔中大公之塋也子七人景仁當衛學恬不進取

景倫早世景衡朝請郎通判常州軍州事景衎滁州
軍事推官景衛奉議郎監越州稅景衝景衡俱有志
於學女二人長適進士朱匪次適朝散郎通判汾州
宋廣國孫男十九人公輔瀛州防禦推官漣水軍漣
水縣丞公轄公弼公軫公闢公輒公揆公駢公驥公
闓公定公操公約公挺公驊公翊公緯公綽公聘皆
業儒孫女十五人長適湖州烏程尉陳天祝次適進
士呂漢次適進士林安正次適台州黃巖尉章壽鄉
次適進士郭滕之次適進士張垂餘尚幼曾孫三人
令問淑問昭問將葬諸孤乞銘於餘杭章驤豈以其
老於蒔葬之末而稔聞夫人之德且有以取信於後
世乎某雖不敏義不得以淺陋辭敬受而誌之又為
之銘曰

夫人盡志事舅姑治家睦族相厥夫訓子與孫忠孝
俱身為家婦首自如敬先奉祀常勤敬以誠率下非
虐拘解華綺靡衆所趨我所樂兮在詩書養心以道
老不渝天乎佑善慶有餘振振嗣續光門閭瑚璉之
器何多致壽雖及耄智不踈順化似擇良居諸飄然
無憾於錙銖蒲峴之山勢不孤歸祔同穴全始初勒
銘萬古傳龜趺

石奉議墓誌

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左奉議郎致仕石公以
疾終于越州新昌縣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七將以紹
聖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伍山鄉石溪之原其孤
景恭以哀懇屬于尚書郎章驤曰先人從仕之日淺
而棄官歸休甚早其潛德隱行非至戚且舊莫能詳
知今欲得誌銘以納諸壙不敢他叩敢以敬請驤於
公為門下壻義不可以苟辭謹受而書之書之必信
其敢以親嫌自疑且為虛文以欺後世哉公諱秀之
字春卿世為新昌人曾祖諱延倖祖諱渥皆不仕考

諱待旦以子貴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母孔氏封文安郡太夫人公生而奇警丱角不好弄自執卷即有立志初金紫公抱道不仕而教養子姪尤加誠意去所居十餘里曰石溪山水佳勝因創館以延來學公於其間最為勤勵每歸省膝下占題搆思肩輿以行及門僕未成篇即徜徉廊廡俟成然後升堂室弱冠就鄉舉與同母兄三人連兩膀雙中進士第公實與景祐五年乙科也授信州貴溪縣主簿趙二考丁父憂去官公特立自信悉心公家未嘗干進於當路貴溪外邑主簿無事不至州婿翁胡卿以書抵信守欲俾

之入謂為取知之漸及守以檄委公按視官柳道便可謂府公如命按察事竟去州城且還即叱馭以還止以狀聞乃喟然嘆曰古之知人何待識面我安能緣隙邪至以求人之知乎每錄民務出田塍間不避寒暑不憚艱險一夕持火夜行山蹊猛獸作於其旁從者驚潰公點失氣未幾外艱訃至哀毀倍深扶病戴星以奔幾不終制服除養疾於家無仕宦意嘉祐末遂告老於朝時年四十六矣即授光祿寺丞致仕後五年遇神宗登極恩改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又十五年官制行換授宣德郎上即位覃霈轉奉議郎

賜金紫勲加飛騎尉居無何朝廷以左右別寄祿官公由擢第為左奉議公德性嚴重智識深遠以少時志操慷慨以歲月積而充之何所不達其見於事業豈易量哉不幸壯齒抱疾遽就閑退浸逾四紀漢[illegible]所施以至損銘其命矣乎其命矣乎娶胡氏封德清縣君先公五月而逝合公一日而葬一男景恭淳謹克家三女長適左承議郎知洪州新建縣陳暘封同安縣君先卒次適驥封長壽縣君次適左朝請郎知袁州陳龍輔封仁壽縣君孫男三人曰端慎曰端倘曰端將孫女四人皆尚幼銘曰

珪璧之資淵源之學筮仕方初疾憂繼作孰否不泰孰屈不伸嗟公所罹而至終身降才既殊與齡且久獨抱其施豈命之偶雲山蒼蒼松柏彌芳安此塋域子孫以昌

德清縣君胡氏墓誌銘

夫人姓吳氏生于東都其先婺之永康人也曾大父承師贈吏部郎中大父則兵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父楷光祿卿致仕以終夫人性質明慧智慮深遠事父母孝敬十八嫁左奉議郎石公秀之其奉夫有禮事舅姑如父母皆天資自然非學而強能也既嫁六年

奉議公羸疾且遭外艱夫人養侍而執男之喪一皆中節服除奉議公疾未愈夫人斥鉛華薄滋味朝夕以調護為意凡藥餌羹必躬視以進聞有良醫則不遠千里必極力以致之不效而後已閒則讀佛書庶心自釋不以不幸見於辭色以傷夫之心如是者幾五十年而終始如一夫人之誠可謂至矣初奉議公以進士擢第為信州貴溪主簿未滿而病其後不復調官閒請得謝棲遲偃仰無一事以絓胸中安度歲月得保天年夫人之力也及公遇霈恩進陞朝籍封夫人為德清縣君內外宗族鄉黨姻娅聞之皆曰封

邑之名與其人稱豈神有所相歟夫人貌肅氣和識高語簡左右親近罔不敬憚遇事處決洋然不惑閨門雍睦安靜有古賢婦之風常以妣郡君程氏久在殯土每一思之欷氣忍泣如不自勝洎光祿公寢疾夫人犯風波絕重江歸侍左右晝則忘食夜不解衣月餘遭屬纊之變極哀盡禮卒哭而返至舉葬二親復航險以來助奉襄事諸孫亦有賴焉訖事將還悲且嘆曰余老矣枯悴永訣送終畢矣今其歸也其止矣乎元祐八年七月二十日早以疾歿於新昌之第後五月奉議公相繼而化紹聖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其孤奉以合葬于伍山鄉石溪之原一男景恭孝景有立能傳其家三女長適知洪州新建縣左承議郎陳暘為同安縣君卒次適尚書主客郎中左朝散大夫辛驥為長壽縣君次適知袁州左朝請郎陳龍輔為仁壽縣君孫男三人曰端慎曰端倘曰端脩孫女四人皆尚幼驥從其孤之哀請敘誌以實而為之銘

銘曰

夫人之誠匪石可轉夫人之德如玉不變孝於其親移遠舅姑敬養不怠以慰其夫君子既慰閨門以治四紀浸逾不知老至久壽美封神相厥躬同穴齊歸

邈然清風

故大資政張公行狀

故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上柱國馮翊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贈右金紫光祿大夫張公行狀

曾祖昉故任滁州法曹掾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兗國公曾祖妣崔氏贈兗國太夫人

祖洎故任尚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太師中中書兼尚書令魏國公祖妣趙氏吳氏皆贈魏

國太夫人
父方回故任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冀國公前妣賈氏妣李氏皆贈冀國
太夫人公
公諱璟字遂明其先同州澄城人高祖蘊唐末避亂
渡江左為江淮鹽鐵巡官因家于滁遂為全椒人公
少孤伯兄環早貴公從之以學方十餘歲儼如成人
出處游息未嘗釋卷一日伯兄出漢書俾子弟閱之
公得張良傳頃之默記略無所遺爾後每覽書史見
忠臣義士之所為則慨然希慕且思有以逞之也志

大識高議論明白伯兄遇事多所諮詢而公剖析利
害語必中理伯兄深器之曰紹先構而大吾門者必
此子也十七舉進士試于禮部有司優其程文而黜
以冒諱嘉祐三年再舉中第未唱名遭母李夫人喪
朝廷以出身勑即其家而賜之服除授校書郎為鳳
翔府戶曹參軍在官舉職操守堅正今尚書蘇公軾
時簽書府幕嘗與公為可辭而曰緩於利而急於義
利其外而介其中則少時風節已可見矣三考用薦
者為縣令得處之縉雲窮僻儒服稀少人不知教公
視事之始問民疾苦已而延見諸生因言國家教養

士類之意將新吾縣學以來學者即使工人度材於
山得大木而伐之出血衆以為神懼而止其斧至以
告公公躬往督視趣使斷之人皆厭服既而磔邏巇
險人力莫能運致非水不行焉公乃禱于山曰神而
有知豈與縣令爭是木哉倘有以行之神之惠也是
夕大雨山水暴溢流其木達於可輓之地遂以應用
邑人莫不敬異之學既成來者甚衆肄業日益進士
德公為之立祠政有使於民銳然施之不為已顧慮
其與民決訟多戒諭以遣有不可與如寘於法大率
專以禮誼為尚而閒以刑罰助之爾致邑民感慕之

深久而不忘熙寧三年改著作佐郎是時神宗方勵
精政治招延儒又大臣薦公於朝使殿召對数納稱
旨即留中書編修條例未幾除集賢校理公行誼端
潔之學淵粹簡在清衷亟將巨用改定擢不次四年
正月加太子中允仍前職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公
事二月兼直舍人院五月兼同知審官西院七月兼
同修起居注時初置武學公以為非遂上言曰竊以
自古養士之法皆本於學校而文武之道莫不兼備
故武干習射受成獻馘無不由此國家既以太學養
育天下之材使之習先王之道明當世之務及其成

就用之文武無所不宜臣伏見朝廷别置武學以義考之恐未爲當臣欲乞有習武事者皆宜養於太學旣令考習兵書復得與聞經術如此不獨守攻戰之偏抑亦明忠義之訓庶於先王立學養士之意無有違背言雖不行士論多之時朝廷方議出師征西戎公上疏曰竊以自古至治之主務治中國而已中國治則蠻夷可以率服也且以堯百年之治至於舜而盛澤大洽矣當是時蠻夷宜無不服者而猶有苗民之弗率此舜之所以命禹徂征也然卒誕敷文德而苗民格則自古至治之主務治中國而已臣竊見陛

下即位以來考古求治將以復太平之功然生財未盡有道用財未盡有禮道德未盡一風俗未盡同此宜憂勤勉勉以綱紀四方之時乃先及舜命禹徂征之事臣竊以謂此非自古至治之主務治中國之意也伏願陛下追講堯舜所以治中國之政則蠻夷臣伏何足煩聖慮哉先帝深以爲然其直言正論裨贊大體皆此類也六年春以疾請補外章屢上乃從三月加集賢殿修撰知蔡州陛辭日眷問優厚而賜六品服以寵其行蔡州屬縣常賦之外戶民有散酒課利無慮七千餘緡攷究簿書不知其所始京西諸郡

率無此入公留意體究蓋自國初以來不禁編戶造酒遂均認課額隨夏秋二稅納金其後官旣榷酤而輸不免民實患之公爲條奏蠲除使上徹無名之賦而下獲便安其利博哉七年五月召還復知諫院先帝謂錯雜之任可以維持紀綱糾正朝列以公向在諫垣而能秉文以言無所阿附正色不撓多所發明求於僉言莫如公稱乃改兼侍御史知雜事懈以年勞轉太常丞公旣職在糾劾自拜命即反覆爲先帝陳任賢去邪之意幾千餘言先帝深嘉納之先是兩浙提刑司擧畫鹽法務爲掊克以營課入督責檢捕

縱其接援二年之間緣之坐死及徒流遷徙者不翅萬人雖課利增羨而添官益卒多設延邏及以官緡代賞計其所費奇贏無幾而使一方之民横被苛虐愁嗟之聲流傳道路公具條奏乞罷免元議之官仍委有司將所改鹽法别行修定務從寬簡以稱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公又以募役之法下戶病於出費遂奏疏曰伏見行役法以來中等以上均出役錢悉免重役自四等以降舊役本輕而當役之年復又踈闊然類多貧匱俾之每歲納錢以助衆役力有不任臣訪聞得諸州寬剩緡數甚多立法之意本以備災傷

若州縣災傷頗甚遇朝廷特旨唯於近下貧乏之户放免役金數亦微細今欲乞以州縣歲收寬剩之緡率以十分量收一二餘自四等以下盡數均減庶令貧民蒙被德澤伏乞下編修司農條例所相度行之公前後獻納獻替極公忠彈擊權貴無所依違其章疏既上即焚其章故人莫與聞也八年某月權知審官東院五月判司農寺八月充北朝國信使九年二月除知許州未行改河陽十年二月移滄州未及境召還權三司度支副使是歲南郊經費甚大而沛然有餘公之謀畫居多朝論歸之越明年改元豐四月賜

四品服二年五月除右正言知制誥是月知審官東院兼知諫院判國子監是時學舍頹圮規矩不振公以謂國家以育材為本太學實賢士之關將相大臣由此途出不宜苟簡因具為奏先帝從之於是增修為八十二齋更定學制第隸業者為三舍以別優劣學者緣是激勵四方來學亡慮二千人自國初以來無盛於此侯教養完備多士安於進修公有力焉九月兼判將作監十月兼提舉兵吏司封官誥院十二月充館伴北朝賀正旦人使是時慈聖光獻皇太后上僊方在殯臣僚朝謁悉罷舞蹈虜使乃欲以常

儀入見公諭之不從曰北朝正為賀禮遣豈可却循南朝私禮公曰在典禮儀範當如此既來奉使當從本朝儀範且如本朝遣使到北朝當如之何人使不聽公白此已定儀斷無改易國信少卿臧在闕下當識典故豈有人主在哀毀中却行拜舞稱賀之禮於義安在人使詞詘公曰若不從本朝儀範終不可入見反覆折諭卒罷舞蹈先帝聞之深嘉其事三年正月兼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時方議南北郊祭議者各持異論紛紛未定公以謂合祭非典禮遂上議曰竊以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

用之始先王於是順陰陽之義以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以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度數莫不放其象類故天神地祇可得而禮由此觀之夏至祭地於方丘而天子親涖之此萬世不可易之理議者以謂當今萬乘儀衛加倍於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九月不唯無所依據又失所以事地順陰之義必不得已臣以謂宜即郊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焉奉御批張璪之議在今所宜因無以易於是乃定二月

同編修諸路學制尋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朝廷官號多循唐制職事之官但守空名而悉領他事先皇於是銳然發憤正之以公熟於典故六月差詳定官制悉以階換見任官而日為寄祿職事官名由是而正七月判司農寺兼知審官西院八月兼權判尚書都省九月以新定官制行授承議郎是時進封皇伯宗暉濮陽郡王公草制曰仰惟聖考入守宗祧方隆正統之承尚抑本生之報繼志述事在我後人起義稱恩昭乃先烈翌日入朝先帝曰卿言正與朕意合自此寵眷彌厚四年三月拜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同修

中書時政記公既執政柄大協時論五年新成三省惟中書二品副令之職與開國論定難其人先帝以公克篤敏亮揚于近司有猷有為祗率帝載逆命公依前官守中書侍郎先皇方留意邊事嘗謂公曰兵不可不試當先嘗於其所易如往年熙河是也靈州之役士氣至今不振者亦由熙河成功也然兵者危事尤須慎重公曰漢武用兵三十餘年唐太宗累歲征伐高麗士馬喪亡殆盡矜心堅忍不惜民力今陛下以仁聖為德但當訓練甲兵以彊國勢使四夷不敢輕侮如其侵犯邊陲則驅逐而已如此則自無後

悔深見嘉納公之因事進諫其忠勁如此今上即位授通議大夫公受遺定冊既有非常之功送往事居更賴咸有之德推功近弼厥有故常八年十二月授正議大夫元祐元年將以九月大饗明堂命公為鹵簿使又改儀仗使八月忽臥疾乞解機務降詔不允數遣中使存問章累上遂授公光祿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知鄭州二年二月移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伊洛二水併流入城每歲夏秋霖雨水即暴漲居民大被其害公至率官行眎經制積疊絡石翔修木岸至今頻年水不能為患朝廷以定武控邊思得

大臣以為藩輔無易公者三年九月移知定州兼本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公以定武邊郡也士怠於學訓兵講武之暇乃興學舍教育諸生政治不嚴而肅人懷公德邊境帖然五年十二月移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兼本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大名久苦河役人心危懼每至漲水官吏相顧計不知所出公下車之初即按視河堤皆痺怯不固不能禦水勢公奏乞修治朝廷從之公乃自上埽山至孫村口增築横堤親視工料人樂為役工畢隄成堅

錢塘韋先生集卷第十七

記

盡心堂記
遊南巖記
武夷題名記
內樂亭記
節亭記
福建漕臺題名記
滁州陳公泉記
靈芝記

芝後記
為武學記

序

山水屏記
花溪唱和集後序
硯書序
贈司法王公詩序
東園十詠序

傳

阮女傳

白延論傳
向拱傳
論
聖人能盡三至論
處哉介疾論
大器先自治論
君子以同而異論
聖王以榮辱為法論
居德則忌論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論
利正者必性情論
隋之循吏孰優論
生物必因材而篤論
王道尚信論
得意不忘孝論
鼂錯愚論
策問
策問二十三首

錢唐韋先生集卷第十七

盡心堂記

人性均善源于其心〻之官則思〻則得之不思則蔽〻性之賊也思敬之救也學思之益也曰敬曰益所以養其善也夫學奕不志數學射不志彀奕射乎小如是况其過者乎君子奮身從事仕忠于君澤于民其志也志也傾其所得盡澤也傾其所得施其守也在易之艮曰思不出位蓋慮有所止則精不亂也事不候也委吏乘田聖人嘗為之矣不剛會計之廢牛羊之蕃居其官不以大德而棄小也典獄之職豈

二者並國刑輕重由之非若穀貨之末人命死生係之非如畜牧之易今人補掾州郡雖有理覈而類不念責傾以卑賤自處于此為晝夜傾稷作謀進之計聽訊之間忽為細故甚者至于民冤不直屠猾不制豈不足為君澤民之地耶豈性不明之罪耶是亦不思而敬之耳欲孰為大畏權而持祿恃智而任威責成而偷安敬之大者也上之人曰某事必如許某事必許如己不審其是否而謹從之曰不然將病我也是蔽于畏權而持祿也如其思之不當曰上之人則說矣罰一濫殺何辜哉己之訊己爾情偽若是爾隱

伏若是一不獲則極擬提以求之曰切達乎巧是假乎特智而任威也如其思之不當曰古之五聽極掠不及雖得之猶刻肩者三刲夫輕塵粟拿炭毒而剔于必從哉獄無顯闇一切委吏治既具則摘文以覈之因唯則已不暇更端以窮未究曰恐掇乃事是敬于貴哉而偷安也如其思之不當曰神則不勞奈何辨曲直于斷削之後哉噫有是蔽者非天患之也不竭所有而致然也故曰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耳驤治獄之三月以東偏舊堂易朽完破為燕息之地朝夕從事退得所止以思以學惟恐及蔽其生與人

同善亦與人同雖未能淑問如皆繇豈不能充吾之善以守吾職使圜土之人自以為不冤耶進不進不度乎外豈不能一吾守而絲無愧于屋漏耶盡不病不能病不盡為耳傳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敢茲言名茲堂且為之記以自發云嘉祐三年正月十日餘杭韋某記

遊南巖記

越之新昌去縣十餘里涉溪而南向山而進又何六里得小瀧而上詰曲至兩崖之間崖轉寺出皆樓閣架（太上皇帝御名）隱起翠壁入其門平步無數十椎攀援躋陟以及坐危峭直指天怪石欲墮俯仰周覽使人落落有慷慨之感山旁多波浪衝注之痕又有螺蚌遺室雖舊傳為海涯故丘而前環後抱左擁右翼殆天為今寺設也緣巖而行際極而止龕間有塑像曰古僧神指鑿水而自為也停泉直龕下曰即其所鑿也可望而不可及者石間之指拳頂之鉤臺指曰神指臺曰任公皆無傳記而浮屠老者以耆舊素傳如是云可及而日力不暇者穿石巖一滴泉詰之曰皆名以形也寺目曰南巖而榜加咸通二字即建之年也巖石隕落有以死驗寺人者載唐之陳昌甫碑也今

日之遊寔待次是邑而從令之招乃嘉祐八年六月十日也若其欽美之樂眺覽之好均于他者皆不記記遊南巖

武義題名記

人愈巧法愈密法密則求所以避者益勤而深固不免于為偽吏民有常偽猾吏長民無常官夫以數易之心求勤深為偽之情得其至者幾希矣苟明不恃智寬不敗法不刻到于求疵不因循于近效刑于所可戒恩于所不見不務置異嶄動人耳目以為速譽徼榮之道其齋夜慮思以不自欺為得如是則于數

恐字上失可以字

易之中可無甚愧居前者謂後莫已若繼後者以不能處前人其將去與始至其自視類猶非一身所為況以他人觀之而且攷其治者與縣立由唐之天授朝及自興國中補令距今幾百年端拱以前浸不可究攷其後攷籍之求得令之姓名二十六人其求之先後雖可次而更代日月則遠者略缺獨可謹于近耳至于臨政善否則攷老往往能諸之大約衆人之思擇殺不過如前所謂若肆行冒迹廣闊狹民固不在議中某與是將四年以所攷記列諸石因書其省以自鑒來者不略乎治當不以予言為忽治平三年四月七日餘杭葉駿記

内樂亭記

魚樂巨川獸樂茂野禽鳥樂長林龍蛇樂深山廣澤物固各有一樂然鈞于樂生而已人之樂生雖同于物而其所以為樂賢不肖各適其情而趣况千百不可以概惟酋建荒誦害性之大招敗之亟固不待論而可以知其樂之非樂與其樂無益之作或貴乎已者能討是則不樂也至其貴富之心則人皆有之貴富之樂豈若仁義忠信之樂樂貴富者貴富遷逮則樂忘矣樂仁義忠信則終身樂而無窮于患難困阨

未詳甚

乎何有故曰行紫懷金之樂不如顏子之樂行朱懷金之樂其樂也外顏氏子之樂其樂也内夫顏氏子居簞瓢室陋巷中心恬然無所欲豈簞瓢陋巷足以為之樂邪盖充固于中出不偶世而雖簞瓢陋巷不能改其樂耳是則行朱懷金亦不害為顏氏子之樂也貴富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若仁義忠信則操舍在已豈必如顏之窮而後可以希顏之樂乎得顏之樂則加緇相如固有耳且顏氏子之心其業已獨行哉長爲室秩六百雖不足為貴富而亦愈于簞瓢陋巷遠矣不顏之從而過顏之享雖幸于過時然則能無

愧乎旋知謀所以進而不知求于中是為不知類求于中舍顏氏之樂何以哉武川治所有亭舊兌予視事聞隙朝夕游息于其上樂其樂非顏乎外而忘其内者揭名于榜庶幾自視而無歉且俾來者觀焉而不之異也若其清池後前秀峰嬰繞群葩皆休紅藻而翠崖冰霜逞威修竹而長松此氣概之勝亦足資耳目之爽曠而助予之所以樂也治平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餘杭葉某記

節亭記

嘆柏傑然乎其前修竹森然乎其後熟為春陽孰為

雪霜主人指之曰植物之節無尚此者節可尚矣取而名諸亭來者見二物而知所以名主人語客亦不出是予來知主人之 辭也布衣操觚不偶于王庭禮部者數世而泊然不以動得官猶杜辟躁競使若隱于吏者不知勢利貴富何能溺人也有無終與無物同惟其終久確固無或渝變則舉天下知之可爲完人舉天下不知之亦爲完人知不知于吾無損益也惟至死不二爲難耳故古人所深稱者曰白首一節主人將托二物以自鑑且自保其往與主人曰然然則以可尚而名之之意又可尚矣主人爲誰羣舒宋伯英也記是說者餘杭韋驤

福建漕臺題名

聖宋諸道置使曰轉運者雖以經度漕輓爲名而進賢舉能發姦摘伏養兵止盜治賦均役清刑罰平訟訪究利病審因革凡州縣之所得推而行者無不兼總而督察之朝廷倚其言以爲黜陟取舍之信其任豈輕哉閩部八州號節鎮者三而督府居其一領縣四十六占籍之戶無慮百餘萬儒冠搢紳布滿朝野公卿鉅人間出其間漸陶薰灼可謂至矣而狡獪桀黠怙險肆熒于霧山烟海之間者無時無之猾吏舞文謝蛛與夫頑鈍傾奧詬之俗飾詐交訟亦倍蓰于他部歲之用度以萬計緡者百有二十穀帛不與焉而所入不足以支其費貢輸之金當十之三出于巖崖不常之產市于孅聚游手不逞之徒以應不可違之期會建致麇于險阻儲偫病于蒸溽即山以鑄煮海以取贏之則害法急之則滋姦凡此者皆所宜督察區處而先知要之所在然則居是任者尤難其人太平興國初始置轉運一使至慶曆中增置判官元祐之制或隻除而不還使副然使副判官稍號則殊其條雖統領一也自置使臣來百餘年間類多聞人其風績猶在人口固有班班可稱者稽其題榮則丁罷二公致位丞相登侍從者凡七八人蓋亦盛矣而治事之廳題名蔑然無以示遠豈前人有所未暇耶始忽爲細故而不爲之耳僕承乏于此行將受代因求諸案牘得其姓名次以年月其不得者闕而不書乃列置東壁且虛其末以俟繼至庶以補一時之遺而使來者有所考究焉元祐七年元日餘杭韋某記

滁州陳公泉記

滁之山水于淮甸固爲佳勝而又數得鉅賢高才纍揭以文故其聲益振于世予少之時已聞幽谷名而

知其名之者自歐陽公始公之所以名者由得泉于其間而以其岡阜環合趨向清遠旁撫唐之韋刺史詩語乃以幽谷名之則幽谷之名雖以而人重稽其初本因泉以啓之也予到官七日得所謂幽谷而見其泉之澄澈可愛必知歐陽公之所得在于此也通泉而西登小壟而下復有澄澈僉于前者心竊疑之豈亦歐陽公之所得耶何其傳之晚也詰之道旁耆叟而曰今太守陳公之所得也問其名曰吾和之人樂公仁厚明恕之政而愛其所得之泉相與名之曰陳公泉也問其始得之由曰公山行昼視而指以示

人也問其時則丁巳六月而日不諱也問其開鑿之費則因野人舂摏而與終日之勞也問其所以利則夏秋道暍而弱冬沍寒猶及十里之畝也予喜其言之有緒而嘆其物之施蓋有所俟而發又知賢者之為必有以深入于人也今而後幽谷之名愈重而不可計也陳公自翰林學士謫守是邦而泰然無一毫挂于胸中公事外多即山水之樂及其得是泉也邦人愛而以公之姓名之是欲永永獨泉之利而不忘公也方知南國之棠硯首之碑豈少也哉滁人之誠意若是予安得不為滁人書之元豐改元戊午正月丁卯餘杭韋某記

靈芝記

上即位之三年秋八月乙未朔吉州玉虛觀芝草生丁巳太守范侯道卿與監郡裴侯漸率賓客僚屬往觀焉既而飲于堂酒行属萍鄉令韋驤為之記驤不獲辭退記以寔驤之來也由官于袁而舉士于此鎖宿幾月乃訖事甲寅榜姓名始通謁于州即席語未更有黃冠者立于庭以芝白守守詰之曰幾何何所產曰產于地而直北食之像者凡二本其生幾日矣曰始于朔然則何報之晚耶曰其初甚微難異之猶

以為或因不敢輕以聞今旦旦所盈遂就光盛凡邦之耆艾傳識見之無不嗟尚于是乃啟言非自後以逮庚也問其狀則曰圓如蓋而不齊捺于葉而不舉其大且尺其高半之問其色則曰紫上而黃下雖然始非人間之所謂紫與黃也其表如綫與下均體其莖如指只上微淺守疑其紿遣工亟圖之乙卯勞賓黃堂上以畫獻揭之壁四坐觀者莫不愕貽間或竊語以為潤色以取悦爾今日至是乃知畫筆有所不及而黃冠之言毫髮不忘也且芝瑞物也其出為國家休美之應而淇附會以類豈不有所擇乎由此言

熙寧稱康熙

之則是邦之政為人之所思歎者固可求也於于樂易之境秀于深清之地不擇而餘之幸從雖真若有擇而其勢不可必致焉其致之又可謂倘然之來哉是歲己酉康熙二年也

芝稜記

范吉州之政成物有不可致而自致者三而蒙嘗記其一曰玉虛之靈芝也作之明年秋吉州以書見遺曰日者產芝之寺由己月旬始淡相距四十有二日相継而出者復二本焉其巧怪殊特不可言喻乃伻以圖而請績書之蒙按圖驚異執筆將書徐視之則

向之黃紫之色離而為二其狀雖微于前而高序之差不能以寸許其似也紫若輕風引雲欲斷而去黃若金為如意而小不勝執何生成之質如是其美乎何為祥之數而源源似不能已乎意者邾應所發以觀示人而人忽或而推于偶故寧為者神而慶況之猶言之丁寧而欲其深信之再蒙之前記以為非倘然之來豈失古之良二千石以治行尤異致所不可致而流入史冊光榮不衰以今日之事望之豈少也哉返是而知范侯為州之最其餘不足論也此吾所以慶書而無愧如韓氏所謂不一書而已也熙寧三

其胡倩如說又書題
襄獻其然之

年九月望日著作佐郎知袁州萍鄉縣事葉某記

萬載學記

萬載于袁為小邑而戶口柳比人亦喜訟邑大夫能以禮義斷之而治區處其競訴日所興者庶幾委順而易為力苟或不然專以刑辟苛細而繩之則將莫詒頑湘而已恥節聲之猶棼之而求絲之理也然則非知本者毋能先禮義以加之意乎禮義之原始于學其銳然興學于是邑者吾聞石李二君之相為先後也初邑有孔子廟存春秋釋奠而已嘉祐中石令君縣之始建縣學以教諸生後之繼者李于陰陽刑

勉之說於部使者且來能改為及李令君鎮之來即指址之而一新之第稍易而勢從衆志而厭其惡再祠宇講堂等其規敞而增廣之先聖先師及十哲之像完其漏缺而嚴飾之若遷星畫盡疇邑爵祖之其差按制而更造焉別為複廊廊有齋舍以益學子之居又將擇鄉秀之表而賢者主之以朝夕講肄道藝于其間使孝悌廉恥之風推而及于閭落井聚人人知所以遷善遠罪之道以助吾之所以治此令君之存也余為隣邑吾其所為又見請以文于是書熙寧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餘杭葉某記

序

山水屏序

古語曰畫工惡圖犬馬而好圖鬼神盖鬼神人不得見當運筆之際巧隨意思施變態萬狀不悍撿約及其成人且不能病之此其所以為好也犬馬吴是日在人目前其首尾毛鬣蹄齧路步皆熟于人〻見畫者小有不稱易以指摘而又質之以生畫者烏能為之辭此其所以為惡也山水亦人所熟者豈畫者與之同犬馬耶治獄之廳有山水屏歲久塵壞不完召畫工劉姓者新之其揮洒鉅細濃淡皆劃之精致也至于分布上下于得以指蹤焉予固非能畫者然有意于其間耳既來者不能以所熟攻其短雖善畫理察其幽深遠近向背隱見無不是之然來者善畫不善畫皆知其山水之似且嘉而不知予指蹤之意故為序山之峯十其一屹然而高大者衆山之所仰也其美偉廣聳表于人者與水之勢三其中瑩然而澄淡者止水之正性也其嗜欲乎不撓然外物而天元復者與兩崖之斷湍激下險一人騎而行于梁其危心以求濟者與一夫薪于蹊一夫漁于濱其食力而不自愧者與山于資以養心騎于以恤幽縶之

精拙情
隸拙隸

情薪與漁于以規稀食之勤其他村居野木蒼烟白雲亦潤色之長物耳予于是有志于四者指蹤之諭如此云

花溪唱和集後序

田野閭閻序係惠并戴康謀起賦不傷罰不怨盜賊衰止人知孝悌邑如是令樂焉可也不如是而樂〻之可乎可樂矣群婦女繁鼓伎日從荒嬉耽康之事貧者為之乎賢者樂于可樂必閱古味道琴瑟飲酒間或為詩歌以自伸以發揚悦懌之氣外是不為也武義永康壤地相接予與長道臨所治首尾相及其政欲以出或相同故其間相講以義相摩以忠吟咏情性更唱迭和其相歡最久為樂以是而荒嬉耽康之事去吾境遠矣至讓其所謂可樂則吾二邑之民自以為不過也予官滿先長道而代者瑞塢長道去有日輯性來之詩序以示予〻亦将有青溪之行廣刪其竟于此遂書之篇末治平三年正月十九日餘杭華其記序

觀書序

自古情書學而傳于後者多矣其所以傳者盖不一若張芝之草師宜官之隸以書傳而不以人廢者也

師叔師

顔魯公之楷其傳雖以書而其重係乎人者也芝與
宜官之為人不勝于草隷後世見其書不過曰筆力
精字法奇而已其于芝與宜官無道也豈其書無毁
譽于彼两生也斷之惡不在其篆然而後世見其書
不止多其能篆必言其悉而憤嫉之是篆之于斯助
為毁者也魯公之德不在其楷然而後世見其書亦
不止多其能楷必言其德而稱慕之是楷之于魯公
助為譽者也由此觀之書不獨能毁愈譽于人必待
其人然後為之毁譽耳當顔李用心于書固不計于
其身其所以為毁譽之助也皆不得而自知矣九華

叟太初于楷法甚工臨摹敍提方勁亞尺士人多傳
尚之其為人廉明君子也領邑歸氏以利害為己任
施于久所至未易度也則君書之傳其曰助君之譽
也君其可自知耶某得觀其書且日獲友善于此乃
有言

贈司徒王公詩序

贈司徒王公實元初以職方郎提點夔路刑獄事
其後五十年季子晉叔以朝奉大夫為轉運判官餘
杭章某時亦按刑此道而舍于衙一日晉叔以歲巡
至謁予所舍觀廳壁題名悵然有戚容曰侍先公于
此忠尚幼不能記其所抱然烈誠者猶嘗有能道之
者獨于家集中得當年所為詩章居常敬誦亦有以
見先公之所存欲勒諸石以永其傳敢請為之序余
謂晉叔少以文藝取科第克世其家晚以材術被選
擢出使一路適同其先可謂宗矣紀傳遺文以揚親
之美可謂孝矣以是心而見屬以序予安得以不敘
雖然而錄公之詩古律三十九篇以為示皆巴夔所
作觀其語格遒壯理趣幽遠真得詩人之風若金盤
草亞廟鴉壁水泉此數篇者又足以見公愛人利物
守道知命而自得于胷中也其他煙霞雲烟行邁情

性洒然脫去凡近追逐淳古深可尚也矣言志者詩
也見其詩知其志則公之為人與其所施不俟詢者
猶之所通而心固服之矣雖然予豈知詩者姑猶所
請以序之

東園十詠序

益昌當巴蜀之衝山水清勝其衙枕城堞旁臨江流
蝶然而秀拔者惟浮圖寶子二山計臺公居寔所倚
附而東園且括其麗棧險築爽飛甍曲檻而亭閣互
出萃之非一日之力成之非一人之智閲者願至至
或忘歸登者必賦賦有餘恨亦可謂觀遊之佳處也

榜題石刻高文偉篇多鉅公名卿之所爲完其八詠之作乃鮮于子駿爲之倡始八詠之外有高庵萃雄閣皆成于其後而未與紀列餘杭韋驤代還寓止及將還也因繼其八而擬其二足爲十咏爲咏以四句句以七言庶幾約辭㝡要而盡所難盡然非能賦烏免所謂有餘恨也夫葦之成之毫髮無所施其間徒能以高名庵（庵舊名峰打予以高易之）什所未作而泰爲享登覽之樂者二年于茲其爲倘然之得亦多矣遂序于十咏之首

傳

阮女傳

阮女餘杭人也家素貧賤粥質爲趙氏之婢八年〻十八歲益深心益小其趨走役〻供使令甘劳苦一切無惰色間受所守未嘗毫髮侵其間趙氏以心腹委之不啻如己出主毋春秋高被病數月不損瑩者不能療家人姓〻背泣以俟其死耳一日須所食曰曰欲得獐或鹿時阮女在侍瞷得之而不諭他婢因即密室引刀刲股凡刲之二而始及其腐遂熟烹以饋曰請盡一桮乃因獐主毋食之既歇疾頓減拳家雖喜躍而未之察也越三日阮女病劇不能起他婢即其卧而問焉方對以實妻劇病篤而藥不及者惟股肉可愈妾無狀承主毋之恩久矣忍惜肌膚一剜之痛而不延主毋之生耶率而主毋今遂瘥愈妾雖由此死無恨也于是趙氏門内上下驚服口傳口至于鄰里州鄉聞者無賢不肖毋不蹙額而嘆也嗚呼刲股非古也近世士大夫多論孝子不當爲之以其有所傷割而近滅性之漸也抑人以此名孝則慕孝者皆不得爲完膚矣雖然于今之時孝道衰薄有爲此于父母之疾者固已爲難能况居僕妾之任而有是心哉且人有爲義死觀阮女之節如此則趙氏

之育之也可稽矣嗟夫茲事不關于朝廷不得束帛斛粟爲之奬以堅阮女之志且使天下之爲僕妾者知亦可以爲善人也然而不有得于彼而得于此者余爲之作傳

白廷誨傳

白廷誨者中書令文珂之長子也國初爲莊宅使兼領五司（五司莊宅皇城內充沿京苑）時從兄廷讓爲親事都將弟兄性皆好奇詭而廷讓尤多放肆不擇之適一日步于都市有客顧之曰子非令公姪與曰然曰子狀貌非常人異日當有所遇廷讓心異之乃從行貌甚瑾

客徐曰子勤若是願見奇士乎廷讓曰固所願也客曰有處士者今託于逆旅即世所謂劍客者也厥明可至此吾與子偕往見矣廷讓謝去旦而詣所期則客亦先在焉同行至逆旅中席地環坐者五六人若庸散輩見廷讓來皆遽起獨深目而黃鬚者不起廷讓顧客〻曰拜廷讓遽拜其踞坐如初仰面問曰若為誰者應曰令公姪願與某見處士處士笑延之使坐命取酒肉來頃之具酒數斗肉一楪人設一匕跪坐中有一人起酌酒既徧乃鼓刀切肉進之一舉酒肉殆盡廷讓素出貴富驀對粗飲大嚼錯愕如不能

向處士瞋目視之廷讓不得已亦啗快啗而罷拜草散去獨廷讓與客留客前謂處士曰向君志士也聞企高義故來造見願處士少降意處士于卧內引一短劍揮舞良久復以指彈刃其聲錚然廷讓再拜曰僕幸見風采他日願執弟子禮以學處士頷之因謂曰此劍殺人殆七十餘皆怖鵠粒倫者毋得其頭即烹食之味甚美豬羊不若廷讓奇其術雖欲事之然聞是言不能無怖恐也乃竊謀于客曰處士可過我舍否曰姑具酒饌以待之明日肯來即與俱來矣廷讓歸以語廷誨廷誨喜甚急欲見之明日客果與

俱來兄弟迎拜處士踞然不答就食竟謂廷讓輩曰君家有好劍否對曰有因出家古劍閱之曰皆凡鐵也廷讓復出私有者二劍處士挈視置一于地曰亦凡鐵耳指其一曰此粗可意呼工磨〻畢處士乃挈鐵火筋試之筋斷劍鋒無害曰果可用因復以劍舞即欲去廷讓堅請館之朝夕供饋甚厚居月餘未嘗妄發言語一日借駿馬單出程數宿獨徒步而返問之曰馬逸去不可追矣有所以亡馬歸之者廷讓等愈神服既而謂廷讓曰可于兩弟假銀十鋌盛以大橐一馬二僕皆執鞭隨之還銀馬當無少損廷讓

商議于弟欲不與畏其有殺怖之言欲與慮其不返方猶豫處士果若怒亟請辭去廷讓輩還謝之曰銀與馬乃細事耳惟僕使未有携處士者故少緩今已備矣于是悉奉所須處士得之即上馬不復回顧廷讓等皆不測去向決二僕相繼而還皆曰處士以事忙故遣歸白氏獨未偕遣之歲餘不至有大賈乘所借馬過白氏門僕廝共識之執以詣主〻詰其由客執券以自明乃華州所易直八十千券有賣者姓名皆非處士當時所自者也自是白之兄弟始覺其見欺耳其技雖不發人或傳為善劍者焉客與共飲者

皆其黨處士去客亦不見廷論後以平蜀有功拜嵩州刺史受代歸道歿于荆南廷讓之終卒及處士客之姓名皆不得其傳云

韋氏曰觀小人之行詐規利其謀猶紆曲周亦勤矣有幸而得之竟不及禍若黃鬚盜者鮮矣白之兄仲識慮淺闇以好奇聞于人招致欺紿易所謂冶容誨淫者與而遺穿窬去有可蹤之迹猶遲疑九祿碁年而後悟何其惑之深也是故君子慎所好

向拱傳

向拱汾州人也從居潞幼善射好言武事及冠有膽

決剛勇過人重義輕財不矯小節以任俠遊于鄉曲嘗私潞氏之妻不往且久其夫知妻之私于人欲殺之妻懼潛與鄭家子約曰若能死吾夫吾為若婦鄭家子許諾遂迺殺其夫而逃告之且言當匿他所待事平即來偶夫居無幾拱復詣所私其妻具以實語拱拱曰鄭家子安在曰在某所拱密往殺之還責所私曰爾與我私而害其夫不義也爾夫死殆以我我不可自赦爾當報夫一死遂斫其首擲于通衢曰向拱殺此淫婦緩步而前顏色不變警卒憚之不敢捕因亡命山澤間會赦乃歸其父素長者忿拱不經數殆危禍朝夕憂之與上黨儒生滕中正素相學善因請曰某有子如是君其知之君能少加訓勵使不破吾家為幸矣不敢有他也中正對曰誰敢捋虎鬚以建禍耶其父曰雖然其為性亦易曉悟前此數歲有狂悖老儒冀猶坐于吾門見吾子而易之吾子即慢罵老儒不校徐謂若何等人乃敢爾幸遇我于今日使我當未學時必敢若于齏粉矣因出隻臂以示之真壯士也吾子為之遜謝乃延入具酒饌以禮之以此知其易悟耳滕固此頗奇之其父歸敎拱曰滕公誠佳士我欲爾親依其人以圖改行爾盡往候之拱

即夜叩滕氏門通姓名及其所以來入坐滕公詰其語言異于所聞遂起握其手曰未見吾子彖鄉人之言當以盜跖奉期今一見之真落落奇丈夫也幸自愛毋為跬步所敗因言古人跅弛無狀能自收拾享為社稷重器者多矣于是拱下拜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滕公願執子姪禮以奉事左右歸告其父父大悅自是謝絕舊黨日學于滕舍無幾遂為里閭所推父歿服除乃有四方之志累事公侯皆以不合引去聞晉祖開霸府欲往依之會歲飢道艱至石會關關將郭從義禮異之款語以群盜隱伏不逢去者無不

蘩叔髯後周

被害止其行令無往拱不納其説而竟前爲行三十里許遇盜數十輩角射于路側拱銜揖之因以姓氏自達且言羇旅無抳欲往事河東一僕西驢橐錢二千他無長物矣亢知去者多聞撲掠華諸君分數人以送之有長髯者哭曰此何爲人敢要我輩護送時拱裝中亦有弧矢附焉旁有人曰彼有弓箭試令射于是長髯者揖拱々不得已即取弓挽之發乗矢皆環其的群盜驚服逆延之林翳中設酒饌以伸懇款拱性不善飮盜亦聽其自便將行盜出銀數斤東匹馬以餞之複遣十夫爲之輔送既至晉陽度謁祖望

唆無以自狀時周祖尚爲隨使孔目吏大爲漢祖信任拱乃候于路側周祖還舍召問拱々言其情且請事之周祖辭曰吾事人者安宜受人所事拱執志不移日往造焉周祖于是舍拱于私第察其材謀嗟賞敬之奉養甚優朝夕與之同饌及漢祖有天下周祖拜樞密使乃補拱爲内典客自周祖入關壁當守鄴都兵謀政畫拱有力焉至漢少祖密計欲圖周祖事露而周竟受禪及世宗下秦鳳戰高平南北拓境所向内面者皆拱之助也拱歷官至中書令以壽終于京師拱雖有大勲未嘗以毫髮自恃禮重賢士不矜俸祿所至輿刑及下吏民使之拱之始貴念少時所爲因曰吾非滕公殆汨沒于伏莽輩矣安能及此哉遂壁周祖而官滕宮公爲及杖節鉞出專方面嘗以僚賓佐後居守洛陽亦辟爲判官終世優待以心腹委之至于政治之間得以全美者亦其裨贊之效也滕公卒官諫議大夫

葦氏曰向中令之既豪俠變節既闡自達致身青雲之上蓋遇時也至于熱伐既盛不自炫耀卒以挹損而保富貴不忘舊禮及滕公于顚近終始然信與一介蕢無古之所難要滕公之知人亦明矣

論

聖人能盡三至論

天下之彊烏獲力也天下之辯研桑智也天下之明離婁目也烏獲之力不過乎扛鼎拔牛之絶而世之語彊者不敢與之抗研桑之智不過乎心計而不失錙忽而世之與辯者不敢與之較離婁之明不過乎見秋毫于之末于百步之外而世之語明者不敢與之爭蓋世之語彊者以一夫之勇而烏獲者力足以兼人也世之語辯者以一夫之慧而研桑者智足以兼人也世之語明者以一夫之視而離婁者明足以

以說也

兼人也强也辨也明也足以兼人則不出乎一人而當數十人之任過之則屈竭而不可勝也其又可以舉天下之重計天下之大察天下之衆乎求可以舉之計之察之也必有非强也非辨也非明也而獨能濟焉孫卿曰天下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知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愚嘗益其說曰非强也乃可以為至强非辨也乃可以為至辨非明也乃可以為至明是何也亦因之而已矣夫聖人之生也手足耳目皆腸腑臟亦奚以異于人哉其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

心焉爾以一手足而為至强其有能過焉獲乎一腑臓而為至辨其有能過研究乎一目力而為至明其有能過雖妻乎以其如是故聖人有因之〻術而后極其至也夫所謂因之者擇人而加委之也知其不可以强則勞以求之謙己受之故忠謀讜論日交乎前而群吏百職宣力乎其下油〻然措天下于仁義而無動揺竊弄之隙此豈非以非强而及于至强乎詩曰濟〻多士文王以寧至强之謂也知其不可以辨則責成有法裁綴萬變而無所與惟挈其權而兼覆之故自朝廷以暨乎方外之遠而事無有不舉此

豈非以非辨而及于至辨乎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急先務也至辨之謂也知其不可以明則垂旒綴玉邃延乎其前而以天下之視為之視故無有遠近幽深其細必察凡民之欲達于上者雖在萬里之外而燦然如列乎階陛之右此豈非以非明而及于至明乎書曰舜達四聰明四目至明之謂也有是至强至辨至明之德而以任天下之至重分天下之至大知天下之至衆庸有不克者乎嗚呼惟堯舜文王而后可以盡三至則為天下者其亦難矣哉故曰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若孫卿者可謂知治體矣

虞哉介疾論

嗚呼天下之勢未嘗不以忠正而興未嘗不以邪佞而敗忠正邪佞不可並行而俟虞必有一勝而一負為人君者能使忠正常勝而邪佞常負則四海烏有不治者哉蓋聰明聖智之主知人不昧任人不惑故賢者速始以進欲立而不可揺不肖者退剥消潰不復冒飾于其間也故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也至其中材之君間或知賢而任之不幸有傾欹曲媚之士起于其旁往〻變誠為疑反是為譸靡〻不已至于化天下之大安榮而為大危辱也是不能使常

鵠訛雀

勝在忠正而常不勝在邪佞也君子之居是時也仕重責居高位其必主常勝之勢乎使持勝負者由乎君而決勝負者在乎我方其邪佞之來也如疾之中人體膚不動顏色不變若然入乎腠理而達乎心腹攻之不急則生理將絶雖有扁在史附其何力也惟其早辨而亟治則關節之疚消精神之完完矣在易之兌六三以陰柔而非其據故曰來兌凶邪佞而來求說者也九四以剛德而制之故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止邪佞而輔至尊者也使四處我近而不能隔三之疾則彼勝我負我負則我何非天化下之大安

危而為大危爭也故周公相成王而去常爭之疾孔子為魯司寇而去少正卯之疾二疾者去而周室安魯國存真能處我近而介疾者也豈非主常勝之勢乎嗚呼為君者既不能與之為常勝為臣者又不能主常勝之勢則使考善集業升而不可闕不至于大壞未已也故刁子用而齊亂宰嚭任而吳滅五和行而漢危甫忠權而唐禍後世可不鑒之哉

大器先自治論

甚哉聖人之取人也一之于恕而已不以己能格物而兼收博采惟恐天下之善不衆也然而欲天下之善衆又唯恐取人之不嚴也故愛而知惡惡而知其善且聖人亦有所惡愛即聖人之所惡愛非一人之惡愛天下之(所)共惡愛也為天下所共愛矣有小不善未至勝乎其所共愛則聖人稱而不賤也為天下所共惡矣有小善未至勝乎其所共惡則聖人賤而不稱也既有以為天下之所共愛又有以起天下之所共惡則聖人稱其所愛而賤其所惡也無他二者均天不可有擇而為之隱在賢者不得而諱之也意者以謂天下之所共愛人亡有不慕者也為天下之所共惡人亡有不警者也吾知其若是推與其人之所

慕者而没其人之所警則天下之人將曰凡有善者皆可為不善矣因聖人之所容也信而傳之以至于萬世而萬世之心莫不皆然也自非生知之明則學而至者雖有捷美卒其得為完人者幾人焉此聖人所以兼稱其所可愛而復賤其所可惡不為遷就而匿之也是不務苟完一人而急天下萬世之心也故仲尼之稱管仲曰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言也其亦極褒大矣卒其所以賤之也則曰管仲之器小哉盖責其三歸備職反坫塞門之罪也夫臣之惡莫大于

君之下當有小字

僭方是時周室衰氣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而出于諸侯齊桓所以不見絕于仲尼者以其知尊奬之道也桓之所以能知尊奬之道者由仲力也仲能爾為而復僭竊若是此仲尼所以惡其器之也至楊子論之則曰大器者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謂大器然則謂小器者豈獨不能自治哉夫仲尼之所謂器者言其德量之所定也有善不伐善可進有功不矜功可大若仲者伐善矣矜功矣謂不僭侯制不足酬吾志也故三歸僭竊塞門反坫而安為之安為之則止矣如功不矜善不伐則雖身卿大夫之

所得為猶以為愧猶以愧則周家之治未返乎成康桓公之術未免乎霸道則終未遂已也仲含是而猶其末則徒量所克果大乎果小乎故孔子鉄其器者誅之深也孟子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其亦出聖人之餘論乎夫自治而後治人治人者之常耳為足為大器哉若楊氏所謂始未極仲尼之心也至李軌為之釋曰大器者必範群疑之表莫得爽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周三歸反坫然後獲安嗚呼遠矣乎此又非子雲之心也

君子以同而異論

易以火澤為睽以炎上者上而潤者下下有聿蝕之道而乖隔不相濟此所以謂之睽也聖人之意重用睽之時欲天下之事不由睽而終乖而必由睽而後通于正也乃大為之辭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天地男女萬物莫不由睽而會通則睽之時可以謂之大矣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所謂同者有為共底于道之謂也所謂異者所趨就之勢不能均一之謂也有為共底于道而趨就復可以均與其趨就雖不均而所底不

必合者皆非所謂睽也惟其趨就必不可均而其心康然交合而遂不以死生貴賤榮辱之勢毫毛介于衷而為之撓摩而難易之安然而屢確然而屢確然而為期于必成而后已是必如天地萬物之睽雖殊途而生成之理業濟廣遠而無有間塞也若其事之施則君臣父子兄弟之間莫不有是道焉致古之君臣之間蓋有之矣受不君微子去之箕子奴之比干死之死之所以示為臣也奴之所以傳大法也去之所以存商祀也三者皆仁也庸匪同乎道如是庸匪異乎致古之父子之間亦有之矣伍奢將即死地尚

赴其難而負舍之以行卒至伉報而恥雪二子之心
皆愛父也膚匪同乎迹如是膚匪異乎孜古之兄弟
之間亦有之有矣太伯知文王也避而與季歷〻不
違而居之是其意皆欲天下之得聖人也膚匪同乎
迹如是膚匪異乎是三者誠共底于道而趋就之勢
不可得而均也真不死生貴賤榮辱之勢惑其心戾
其誠也其知睽之通乎君子觀睽之象當睽之義則
必以同而異為己任而不疑也擇是説者以同為通
理而異為職掌其亦拘矣哉

聖王以榮辱為法論

甚乎荀卿之論榮辱也謂聖王以為法何則有義榮
有勢榮有義辱有勢辱義榮義辱君子小人之定分
也勢榮勢辱或得或失或罹或免君子小人之幸不
幸也仁義忠信為義榮汚慢險詐為義辱公卿夫大
為勢榮誅戮捽撃為勢辱君子之不能有義辱猶小
人之不能有義榮也若夫勢榮勢辱則不然君子之
得勢榮非幸也理適然也或失焉其不幸也其免勢
辱非幸也理適然也或罹焉其不幸也小人之失勢
榮非不幸也理適然也或得焉其幸也其得勢辱非
不幸也理適然也或免焉其幸也謂之義者己取之

謂之勢者人持之在己者不可易而在人者不可必
彼聖王者持其所謂在人之勢而應其所謂在己之
義使君子無不幸小人無幸于其間則是勢與義以
類相從而不戾兼榮常在君子而兼辱常在小人此
其所為法也法正則治不正則亂法正則興不正則
亡治亂興亡一出乎此則持其法者可不積精專思
而處其當乎是法也有司不與也歷代不二也聖王
謹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莫不由之而治且興也
莫不廢之而亂且亡也夫舜與堯之所榮者也共工
驩兜堯之所辱者也舜為非幸也共工驩兜非不幸

也聖王之法然也周公召公成王之所榮者也管蔡
二叔成王之所辱者也周召非幸也管蔡非不幸也
聖王之法然也堯之所以極治成王之所以保文武
之業而不墜者無他榮辱之法當也桀榮于莘而辱
龍逢紂榮飛廉而辱比干于莘飛廉幸也龍逢比干
不幸也聖王之法棄而不用也以至竄迹于南巢倒
攻于牧野者無他為榮辱之法不當而為帝王不當
而為滅亡然則操其法者豈其易乎哉昔者齊桓公
遊于野見亡郭之故城問其所以亡野人曰善〻而
惡〻公曰如所謂乃良政也然則何為而亡曰善〻

而不能進患〻而不能去是以亡也噫知是言也其
亦知榮辱之法

居德則忌論

夫臨事之患〻乎持疑尤豫而不決而與者又人之
所吝以不決之心臨所吝之際其尤決所與矣夫失
與之大莫大乎失賢故仲尼纂夬之象則曰澤上于
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以言其澤上于天則其惠沛
然下及于萬物君子之得賢推祿以養之其尤不決
而不疑則亡失賢之患也果決于施祿則不失賢果
決于居德而無所謹擇則非居德之道故曰居德則

忌夫所謂忌者猶言忌悍而戒也君子好德之心雖
殫竭湍迅而及乎所施必須其義理之可否以為之
行止苟義理不合而曰凡我之所為皆足以為善何
必忌悍而謹擇之以是而果決也不如持疑猶豫之
為愈也聖人慮其若是當論夬決之意而為之誡使
後世君子觀其象而履之知其有可以必決而有可
以不必決也故子貢問士之次者而孔子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〻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也以其必信
必果而品之為小人是德不可以無忌也孟子亦曰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申生不得于

父以為從父之令可以為順而果于一死後世謂之
不孝若舜則雖不得于瞽瞍而不果于死瞽瞍之命
惟朝夕憂勞思所以底豫之道後世之言孝者必先
為此又知德不可以無忌而必果也果于小者大失
之忌于小者大得之得其大者為大人得其小者為
小人小大之分如此其故德之忌不可不慎也輔翊
以蹐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法
明斷嚴其與明罰勅法也異以異其獲為噬嗑之象
乎聖人之辭如此其實邪慮觀前代聖賢之言未有
以忌為法禁者也且夬之材不利即戎危其所盛而

事以力勝也苟嚴法禁以為之威不其類于以力勝
哉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論

夫操至大者守至約〻非苟簡也蓋持其要則至大
之操可坐舉也不持其要則雖繁細纖悉竭精潰神
而至大之操日入頹委而不振也故拱揖乎一堂之
上而提挈乎萬里之外不極一日之力而明無所不
燭不窮一耳之聽而聰無所不聞德被鰥寡澤漸草
木天下遐邇之屬莫不振動而服從是何也得其人
而任之以道苦于勞之而休于逸之也故孟子曰以

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夫主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謀猷裁度經綸乎其上朝講而夕行夕講而朝行奉其成功以效于吾君者一相也君人者惟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覆之兼炤之而主其廢置爾是則勤勞常在于相而安佚常在于君人也豈非操之至大而守之至約乎舜禹之有天下舉用是道也舜獨論禹禹獨論益朝廷百為之務一不與焉而德化高大不可以涯見故孔子美之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夫舜禹非好閒暇而不與也蓋君臣之體有所統而遂然爾

以舜禹之聖智猶不自任而當如是況聖智不及于舜禹者哉故孟子對滕文公而闢許行之言亦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有天下而弗與焉堯舜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由是觀之則孟子達仲尼之心見舜之所以勿與之意而為是說矣為之傳者乃曰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何待吾聖人之不偉邪聖人何嘗以求天下而為之心且得天下非舜禹所恭孔子復何言哉然則孔子之所以言者蓋曰舜禹尚若是則非舜禹而有天下者何不急于得人而及（與）衆事之叢脞乎且孟子學子思者也其去孔子不遠其所以用聖人之言宜其不謬而謂嘗有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之言耶或曰舜禹之道均堯道也孔子奚獨舍堯而稱舜禹曰舜嘗勞于堯矣禹嘗勞于舜矣及其有天下也舍其所為而不與也焉此聖人能持天下之大要也使後世觀之知其為相者如彼而為君者如此其必適君相之分乎舍堯而言豈其異之哉

利正者必性情論

蒼然乎其色穹然乎其高而不可窮以度者天之形也無一言之詔而日月星辰行乎其上四時代為休

王体舒于其下者天之用也生成萬物而不尸其所以利者天之功也聖人欲名天之功用而不可得故取其行健不息之德而揉其名謂之乾乾之名固已揉矣又復敘之以四德繫乎乾之統意者豈曰四德可以盡天之道而為言之極哉大者乎蓋將于浩博難名之間取是四德而表出之欲君子體之而行以為己任耳故變天而言乾者蓋以此也仲尼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也利正者性情也天乎其有性情耶天無性情則聖人烏乎而言蓋亦以人事而配之也夫元利正天之所以覆燾萬物也天豈有心于萬物

哉如有心于萬物則其生也必擇其客也必臨帷其無心故能成其大既始之以亨通矣又利之以其所宜而使之各得其正則動者安乎動植者安乎植其微及乎螻蟻蒂芥而固有緣盤其必先自正然後物其正乎夫所謂無心者自正之至也若君子則不能無心如天必治其心以及于無心則四德庶乎其可行也乾用庶乎其可法也何則善端與生俱生者性也有感于外而動于中者情也一之為性岐而為情情之岐也又紛然其多也汩之以善死愛惡之承別之以親踈輕重之異而望利正之必行是猶莫夜入

于深室而求視風雲之變也聖人當其若是也欲君子法乾元而終之以利正故曰利正者性情也猶言以性而制其情也情制而復于性則天之所與我者完粹而不亂其應于物也通濟廣博而無有閡塞合和義理而無偏詖哉何非天之無心而成其功耶故孟子曰人皆有是心貴者能勿喪爾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者反本謂也自動而反靜自有而反無天地之心見矣其在人也其必由情而反性乎利正而必性情愚見其先復而后可以體乾也

隋之循吏孰優論

溢有王使王工相之為之相者當辨其美惡純玼之次而不當詰其所溢之罪故言隋臣者姑置其渝節以事易姓而商其材器之短長可也方高祖之起不尚道德而專任威察煬帝繼之而其刻益甚吏治熟然務為殘苛割剝之政以取媚于一時而其間能傑然植立慈惠明恕而所至稱理得見名于循吏中者固可多讓尚若其度長挈大則必有超卓而出乎類萃者矣如樊叔略之明決房恭懿之寬愛趙軌柳儉之清慎公孫景茂之賑濟辛公義之敦勸魏德深之撫王伽之信劉曠之恕皆當時政績尤異而致治之

人思其去而哭其亡者也然其遠越諸子獨梁彥光者足以當之彥光治岐劉境大化述最為天下首改領相部鄴多傾詐而載誠于岐坐是免官既而移刺趙因堅乞相乃易調理之發擿姦伏相亦大治知其人情險偽即招致大儒隱卿立學非聖哲之書不以教授日訓月勵學者大成風俗為之遷革真所謂善知所本者矣且漢之循吏惟文翁黃霸特為稱首政彥光之迹則勸學始如文翁發隱始如黃霸方翁霸當漢之盛時其治化猶易而彥光區區于暴隋之間所施若是以為難能也雖然漢祚久長西京猶二

百年而稅猶吏者不踰六七隋才四十年而猶吏之數及過于是豈之于漢而多于隋耶豈作史者擇之精與不精耶蓋渴者易為飲而飢者易為食耳若然則翁覇之行誼未易可以槩論也夫以彦光之美雖于一時則推為優艳可無多愧也已

生物必因材而篤論

穹然而高蒼然而色者天之形也列星隨旋日月遞炤陰陽交變風雨博施者天之用也值物賦象無有偏擇不見其本而見其成者天之功也功用若此不約而誠壹之于無私為耳夫無私于物而其于人也將異乎哉至于人而或助焉或絕焉或因之以福或仍之以禍豈不緣其所取而應之耶故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嗚呼仲尼之言其至矣夫且天還于上而不能言察天之道而能言于下者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哉夫所謂生物者舉端而諭人事也所謂必因其材者隨其質性而享之也勢欲植者與之培體欲傾者與之覆培非私而覆非怨也皆本其所致而速之也非有愛惡疎密為之間也植者不德而傾者不望亦知不以愛惡疎密而間然也是故強本節用天不能貧本荒而用

修則天能使之富乎養備動時天不能病養略而動罕則天能使之全乎修道不二天不能禍倍道妄行則天能使之吉乎故曰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存其所存而亡其所亡耳不知存亡之理而祭天者是妄人也知存亡之至而不惑惟聖者能之是以聖人立其在己而不祈于天〻其舍之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謂是與故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之美非幸也其道適然也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由此觀之天之因材而篤也不曰昭〻乎洪範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所以為勸沮苟不因也其又可以為勸沮乎嗚呼仲尼之言其至矣夫不由數測也不由占知也一言而盡天道非聖人孰能與此哉

王道尚信論

五行宣布四時均平天地之信也代為照臨晝夜不貸日月之信也害盈福謙應于必至鬼神之信也天地不信物不生矣日月不信晦明亂矣鬼神不信善惡惑矣莫大天地莫明日月莫妙鬼神無信而不可立況人乎哉人所歸往者謂之王〻之道非尚信何以哉下武之詩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康成箋之曰王道尚信則天下以為法夫王

惡訛悪

道之信〻于其大者也信命令所以重朝廷也信禮樂所以止僭冒也信爵賞所以勸賢材也信刑罰所以懲姦恶也信度量所以消詐偽也信賦役所以恤民力也朝令夕改出無必行失命令之信也數制無別尊卑混淆失禮樂之信也遺善失勞人不知恭失爵賞之信也輕重不經不足以服下失刑罰之信也訟則不平惑于多寡失度量之信也調度無常人厭其煩失賦役之信也故王道信則治不信則亂信則吉不信則凶其猶刑報之不能免影響也若然信可不尚乎其驗諸身也誠其格于民也孫不爽如金石

不移如山嶽其注措審固其功用悠久是可與天地日月鬼神参矣與天地日月鬼神参則于所以治天下國家也夫何有哉故詩人美周之德為武王之言曰永配我三后之數令以成王道之信〻成矣天下其有不為法乎嗚呼作詩者知治之本矣其在易則卦而為中孚其彖曰柔在内而剛得中説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孚信化邦而及出之德獸之微則其治迹固可察矣且晉文公特霸者之良耳尚知舍原存信以庇民為之言况夫主天下而行王政非信其何尚乎傳曰上好信則民用情民而用情天下無詐王道之隆也

得意不忘孝論

王道之本始于正家由内以及外自近以達遠然後天下治矣家之正不在后妃乎是以詩起關雎論后妃之德也所以正始而基王化也要其摘道之美盡言其樂得淑善而與己共職耳追本其舊有所師法而其志在于女工儉節之事且思也日以禮見遇得返所謂歸安父母之情則葛覃之詩次關雎而録焉其文之旨以葛葉之萋〻黄鳥之喈〻以興后妃體貌較劇之盛則言刈濩絺綌以見服事之勤而不

知厭至于卒章則着其汙澣衣飾請得以歸寧之義以禮始之而以孝終之是后妃者本末俱正而可以化天下以婦道也夫人之行莫大乎孝〻莫貴乎盡所得為而貧士也啜水菽飲水以養其存蘋蘩薀藻以事其亡上而篤為天子也生而揚天下之養没而崇上帝之配貧不謂匱也富不謂踰也皆盡其所得為之孝也且人之當未得為之時類曰親恩大也欲報不可極也今而若是也于予心歉焉必其得為而塞諸心耳及其得為也又不果焉是皆本忘初之甚也豈孝者易念于不足而難成于得志耶今后妃在

父母家則思以德而當君子既當之矣又思可以文寧于親可謂全天性之美而不忝其所生也夫如是是能成孝于得志之後矣以是道佐人君充而擴之以治天下天下寧有不治乎由此觀之則文王之所以御家邦太姒之所以為助其道不容間也仲尼取是詩次而列于三百之上庶幾後之為天下者知所矜式焉嗚呼非聖人孰能心乎哉誰謂孔子而于詩無所去取也是則作詩者可不謂不知本矣善為說者漢儒鄭氏析詩之旨以昭后妃之心則曰喙而得意猶不悲孝可謂能潤色之矣

鼂錯愚論

或問楊雄之愚鼂錯過矣曰不然然則忠矣乎曰忠矣何以謂之愚也曰忠不勝于愚此所以謂之愚也或者請卒其說蒙曰所以忠錯者一所以愚錯者四一忠于國未為必死之道而陷其四愚適足以殺其軀矣使四者化一而為智則錯豈亡乎哉錯不能是持區區不完之忠昧于不智身被重戮而于國家無錙銖之助是忠不勝于愚矣則楊氏愚之非過也方是時諸侯驕橫而錯不避衆怨請因過以削諸侯之地此其所以為忠也備位三公為景帝所信知有奕

事不務晦迹以漸治招權怙寵更變法令使四方側目而議論朝出至于延父之親且愛尚猶指天出忿言知禍之將及遂仰藥以避而錯不以為非此愚之一也七國舊齎磨牙而起願以誅錯為名而錯不請將兵以行為決勝之計廼欲主上親征而己留居守使上心不獨難之而遂以疑啟袁盎之說得行焉此愚之二也方在帝所調兵食而盎素為所怨以閑處之身因人召對錯不能吐一言以自伸以感動人主須臾之思此愚之三也盎嘗相于吳矣錯使吏察其多受濞財至廢為庶人及吳楚反狀聞錯知罪盎

父子吳當適知盎勢而敵處不陳不能即治之而逗議于丞史既沮而論則太阿之柄授盎矣此愚之四也四者兼有之不能焰其一端雖有建議之忠故無救于東市之禍也或曰錯之死殆死國也然死國矣其又可謂之愚耶曰君子之于命也有輕如蒂芥有重如丘山己存而國必危也己亡而國必安也死焉可也己存而國未必危己亡而國未必安其死何為哉錯知主威在己而不知市怨于天下知陰欲即人而不知人亦即之知遊陰自固而不知以艱危遺君父不保國之安危而衛刀都市陷無名之死其與迩

夫巫婦自經于溝瀆也亦異以異死國者當如是乎
其謂之愚非通也詩不云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或
曰晁錯而為愚則後之人豈復有不顧軀而為國立
謀者乎若忠也殆不可為矣曰不為晁錯之愚則忠
可為矣如譏其愚雖忠烏用哉且錯之忠〻乎始議
及其迫也則請以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
忠者之守固如是其易變乎曰晁錯之愚既斷其然
矣敢問袁盎非罪與曰匿姦嫁禍終亦見殺此罪之
尤也烏足道哉若夫漢景之不昭其亦不能逃萬世
之議也已

策問

策問九首

問夫易之為書深矣卦著乎時爻言乎變故時有定
體而爻惟所適至于一爻之趣則宜其參異也遯之
九三附陰而疾厲何以吉於妾之畜困之九五任壯
而劓刖何以利祭祀之用旨議所發幸詳舉焉

問錢幣國之重寶也自九府圜法立至于景王而子
母相權之術已效矣大抵病物貨之不平故權輕重
以便民用耳及世異事變議出一切以一為百者何
世以十直萬者何邪元嘉四銖所當者兩有譏者誰
氏乾元重稜增比五十變法者何臣且昔人議泉貨
大小惟漢之五銖得其中焉自元狩以還至開通元
寶之作其間或興或廢若參並以用者其數凡幾開
適于唐最為折衷而較之五銖輕重若何以世之所
用略可見比然以今觀之得毋物重錢輕之患乎故
鑄之議未易輪則從何而為之術也抑又惡錢偽濫
其敝莫止刑非不嚴盜鑄者廉息賞非不厚市易者
惰用以何術而指之于無用使下民不復採奇贏之
勢則其患弭于自然矣學者通古今以施于有政皆
所宜究心其無略

問夫人數易為病久矣言吏之最則郡守縣令其勢
尤切于民也近制數皆三考代去甚者至于三年之
間被治者數四故有朝合符竹暮治舟車以需不次
之召民之有畝其畎究耶吏之有嘉其暇去耶以是
度之其攻治者宜如何也若其迎新送故之勞乃細
故耳比者朝廷深念詔旨丁寧使監司郡守各舉所
部若郡守則監司得以聞若縣令則又連署于郡守
惟政有異迹一〻條上勑中書覆實乃次第獎俾之
再任斯誠國家復古之重愛民之深切著明也然而
保任未撫其術安在且君子之政惟取中循理之吏

請字可疑

尸其字疑作之

不尚名其近安得為異而中所録也殆將有飾虛哈
實責思立威欲動人耳目以刮是擧者然則唐何而
識之哉必待其雖剔奏歧以為之驗則神異迂闊又
可格于常那必遑其民之請誠而聽之若東漢借寇
君之事則其下畏威而行者有為权訟而乞者有為
其又可以誠聽仰夫覆冤雖廟堂而擧奏之權責在
本職與其取之不精而留以訣民則不若速去之為
險也伊欲所擧不失以副國家復古愛民之意則如
之何其庶幾也學者究當世利病必有確論以裨從
政毋曰食肉者謀之

問武王疾周公作金縢除三王之墠植璧秉珪而請
代武王之死夫死命于天也若三王者如其尸其又
可以代乎哉周公聖人也不知不足為聖人知其不
可然且為之是詐也聖人聞用詐乎哉王國康叔于
其始也宜有訓戒既為康誥矣酒誥梓材復繼作焉
是何丁寧之深切如此也學者當推本前聖之心以
為之解

問禹章請伊尹要湯事孟子直指之曰湯三使往聘
于所耕之野然後就湯說以伐夏救民又曰何事非
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又曰五就湯五
就桀者伊尹也三說者均出于一家無乃自相戾乎
宜擇通論以對毋牽制其舊

問朝廷罷榷茶從征之法是反古道孰利源出生靈
于器頳中也歲省胃禁之刑當以為計所未完者以
國用不可遽缺故計歲入之息均之食利之家甚者
困無一草而第訟出為比雖裁減甚輕而下民引頸
跂踵望蠲除之亟至也議者呂謂茶可稅矣何鹽獨
不可那倘既其禁以惠天下則斂贏牽衆得無如茶
戶事耶必欲上不害于經費下不傷于剝斂曷為適
斷之策

問古者立采詩之官所以辨美刺鑒得失也言無罪
聞之足以自戒于其上也豈云小補哉既後職廢西
循不講今天下非無詩矣惜欲復之則朝廷高深四
海綿遠難乎其使之無壅蔽遺佚也負之置幾人而
可采之術何道而盡牽詳言之無愧于古

問魏公房杜唐之賢相也觀太宗與之議禮樂則斷
斷不能輸成反退而相謂曰非命世大材不足以望
陛下清光矣且以數公之賢求前世已效之術以贊
聰明之主其勢宜若甚易也何特以不克自上企其
師不嘗以禮樂見許哉豈文中之言有以惑其心者

乎然則主有興治之志而其臣不能將美其又可謂之賢乎其著通論以評其迹

問聖人之道不過六經載之也士不通此而能佐君安民者未矣今朝廷崇重經術天下之士稍知向本然而先師學之未立而習者未能積精專壹舛偽或擇通儒置博士如漢之制則不其發乎惟切議以對

策問十四首

問書著禋于六宗或取昊天五帝以為祈袁之議禋稱子夘不樂或言相刑所忌而非監亡之解破安國之傳攻鄭氏之學要之至當是非推何釋論厥中以

釋或問周召二南係之二公甘棠既美召伯何獨至于周公而遺之夫豳雅亦頌參繫三篇其存則經皆不宜無取夫先儒謂周公無詩敍于不作經皆不載敍于僭殺果然乎其說也平王不王雅夷于風若幽厲者尚何雅哉且雅有小大而風與頌奚其無判也諸生宜得聖人之蘊世傳制詳論

問夫恤凶荒賑窮乏古之常制也方今天下州郡或年穀不登則遣使存恤減租蠲役是朝廷愛民之心與古無以異也若其賑救之倫則有常平廣惠之蓄為常平權輕重之糴廣惠籍逃移之租然而賑濟之原其宜未稱之正觀建議義倉為便如欲取唐之宜制出斂之端如何其可

問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孟子論三代之賦陸貢之法以謂患在為民父母也及推周詩雨我公田則知周之徹亦助法也是周含夏之不善而襲商之善也至鄭康成傳考工引司馬法謂周制邦國用助畿內用貢斯言果信矣無乃周賦之異乎且均是民也何厚于外而薄于內抑知不善而含之矣烏乎而聞取之知善而襲之矣烏乎而聞亡之率為詳言以會其旨

問周存六代之樂而雲門大卷始于黃帝前此而皇也扶來扶持何略而不取後此而帝也大淵莖英何闕而不用秦為壽人所難者何制漢作文始所緣者何法何朝以牛鐸定音何世以易卦名舞力學考据條析以對

問學校風教之本今天下州縣雖為之地而其間十不興一類皆蕭然倚席不講甚非也儒豈拓徠之道有未至耶然則風教何緣而本也又欲圖養士之盛使里閭族黨動有端法相率于孝弟敦實之中參古宜今庸何說哉前此貢士幾空四載朝廷進之地趣

間戚議者以為太數而速方之士不得少安于學必欲均使于中外且不違國家急賢之意則曷為中制惟通論焉

問孔子之論仁多矣傳曰子罕言者何哉孟子言性善以四端為之本然而稽之五常何獨闕信豈信者不足通耶必有旨意幸詳辨焉

問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猶衣曰為主三年百姓以仁遂焉且謂其必世者雖其仁之成也甚矣至于禹何獨速乎哉是言也皆出于仲尼也豈其有所戾耶諸儒其通之然後知聖言之無異也

問肉刑之刑〻也數不如古不可用古之刑者如其必然矣今世之用刑自大辟而降惟黥墨髡鉗次為重焉其他雖毀膚破肌猶可以為完人非若古之去勢刖足終身廢而無所用也雖然隨事立辟寄如杖斧議者不休而犯者不止豈其刑輕之過與抑或重之無乃近于舍古之教而用古之刑耶然則如之何其使民有恥而刑幾措也學者通究時事此其大者宜無略

問聖人之易深萬世之慮而訓之以吉凶悔吝之兆使之知所以取舍而為情所蔽也雖文離奇也惟爻所適及其會歸于道則不容有毫髮間然也既濟曰思患而豫防之萃曰除戎器戒不虞推而言之天下國家不可一日而無備也至大有之五六則吉其無備者獨何與大也決之象也澤上于天則沛乎其可必是以君子知所可愛與而不敢愛焉故曰施祿以及下然則復謂居德則忌者其何義與說者或牽于文而靜于理或泥其異而塞其通皆非所以發聖心之奧也眾儒講學堅正幸參舉而明辨之其毋隱

問古之王者之蹟載于詩書者著矣由三代而上經聖人之議論此後世之所不宜也自孔子沒聖人不

作其間君臣雖治亂雖各有所由廢興然豈無庶幾于王者與而後世終不敢定其稱號者以無聖人可取信也若夫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可謂有志于天下矣文帝之治幾致刑措然議者以為不能亟復三代之法制太宗之治盛于貞觀然議者亦以謂不能興三代之禮樂雖然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孟子亦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夫以孔孟之才而亟欲王天下如此必待復三代之法制興三代之禮樂不已緩乎詳觀二君之所為或者為此以無聖人為之取信而獨見執于後世之論可謂真不幸矣今欲

取漢之文帝唐之太宗以斷三代聖人之後而通其稱既不識果可以繼之與果以不能復三代之法制興典三代之禮樂果而不足王與六聖人之興各因其時為法于天下與頓盡除其本末去取之說著之于篇

問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是聚斂之謀不容于盛時也然而經費不足而求其補益必有天下中正之識為國家承平日久官冗兵繁租賦有常入筦榷有常利是以用度日益廣而無羨也比者朝廷發德音詔中

外之士得以財賦自言雖草野之賤無所聞異是將兼收博采而擇其中也必欲不愧古道不傷民財取于無用而資于有用然則何為而可士人應書非徒角空文而要利達也宜有確論以稱當世之務乎

問古之談兵者多矣至荀卿卻臨武之議則以勢利為不足貴變詐為不足行然則昔之善將用兵其料敵決勝出于萬全者未嘗不以勢利變詐為之先故拔幟空壁韓信所以破趙減灶示怯孫臏所以敗魏以勢利為不足貴則險不據糧不必因以變詐為不足行則奇不可出伏不可設以是而戰則視棄士卒猶棄草菅也豈荀卿欲參仁人之兵而高其論乎果勢利變詐誠不足以為用而用兵者在所作乎若其論攻守之機則其微何至于無形其神何至于無聲操擊待之便則治氣以何術而濟治力以何道而完將有六術五權所施者何要兵有四輕九變所謀者何說學者深究武略將奮軀以自用幸各條析明著于篇

問國之所恃而安者以有民也民之所賴而生者以有業也業有本末其趨向有盛衰有所不同而同係乎政盛于本則人贍給而禮誼行盛于末則人窮蹙

而姦詐起故先王之理民也必以著而畝之本自秦壞丘井之法民田無制富者競連阡陌貧者無所容來至漢孝武時董仲舒始以民田為請而竟不之用夫堯湯水旱聖時之所不免也然而人無菜色者以其有備也唐正觀初太宗感戴胄所論興置義倉其取民甚微而救烖賑乏之惠及于民也甚廣迨開元天寶之間天下所餘莫可勝計其法固當效矣今國家承平之久生齒益繁雖動眾之令則存而下之易罷試勸無所禁約使瘦弱之此日失常產甚可憫也欲以仲舒之言為今日之策不識可為乎義倉之罷

未發而賑給一興官粟無以繼則先喻編戶以誘其助廼欲覆爲則利害將如何衆君子學通古今宜有確論以裨有司幸詳言之無隱

錢唐韋先生集卷第十七

錢唐韋先生集卷第十八

雜著

三感 并序
本政
客說
戒奢
議救
兵格
正唐刑
書顔段傳後
疾鬧
王蠋贊
諭馬
王諸呂議
雜說
讀王莽傳
評陳豨
讀吳嗣主傳
書牧者言
逐佞人

賜硯銘
記兒
評略論失
書植柳
辨說
記夢
書東山院壁
記見
議井田
議顏差

議財用
議榷貨
議救養
何都曹兼司法考詞
李縣尉二考詞
大冶曹縣尉初考詞
通山李令初考詞
劉尉初考詞
都曹第二考詞
永興尉三考詞

貴縣尉一考詞
通山尉三考詞
書判三道

歌詞

惜春詞
勸酒飲詞
止貪詞
望仙詞
春詞
水心會詞

歲華詞
水仙花詞
丁香花詞
慶壽詞
慶官詞

玭訛玼

此句似脫一字

錢唐韋先生集卷第十八

三箴序

師友不講事物日撓于前矣然無思雖智不難愚矣余欲增深其察取之不窮爲學箴外謹所接扶導吾善爲出箴內節情好不欺于隱爲入箴三者自省不廢庶幾無憂也

學箴

少而不學借曰未明今其長矣豈倖于成貴富性命實力之營道義自內不修則傾謂公宜勤始柔其暇謂日不足亦則有夜聖賢之書日星炳如忽或違之

冥行索塗

出箴

朝有適焉余心慕夕有見焉余心惡慕非予思私惡非余玭即其爲人而動予思惡也其惡可遷慕也其善可思師違乎師乎可不慎其從乎

入箴

人之所逸于宴安君子之居慄如艱難易書昔戒夕惕乾乾事有未究德有未完時則思之以充其端斂色臭味鮮或併置淡泊以守厥性不戾世特爲剛其卒則類世忽爲近其闕則遠言之攸箴庶乎自勉

本政

政之道難矣哉天下之所以治亂國家之所以興亡由此而起也得其術則堯舜之盛易爲太平之業坐致不得其術則神勞而功淺心願治而事不濟今雖繁國者莫懼刑雖嚴犯者愈衆如此而望國之安是猶北轅而求至楚也不改其轍則終莫及之矣是故明君專心致志蚤夜以思之求得其術夫豈有他哉要在民安其業吏稱其職二者具而王道畢矣夫民之情也莫不惡死亡而樂安養今也不足以供口腹膚革不足以禦寒暑耕而食之蠶而衣之父母之供

賓客之費養生送死之具皆出于此故瘁身從事連月積歲不敢怠懈者冀其贍足耳然而斂未破粒吏索田稅織未下机官督租帛出身歉歲舉不暇給復稱貸而益之公家取其半富者又取其半飢寒並至而無所賴老弱填委溝壑壯者流入工賈業趨利害則遷乎盜竊凶失是以罪辜日多刑罰日熾勢所不免也爲政之術莫若輕稅斂抑強富使民享膏腴之利世絕兼并之患天下生靈將聳首交臂而入仁義之域矣故曰在民安其業也國家官人或以德進或以藝升或以子弟而任數路取之而責以一等考第

有常限擧者有常員如此其式然後與之進秩不然則否是使小人濶色阿諂倚藉勢援側目歛妬冒拱推行以邀結上位爲希擢之媒雖無寸能尺效而享厚祿高位其勢宜也彼君子者既廢于環局又無曲巧之資是以白首不遇知己終身不莅大政其勢亦宜也賢者在下不肖布職國治可得乎爲政之術莫若愼選擧革濫進辭其人必量其德任其人必度其能不以小器當大用不以細務抑大才賢良雖職進不害爲稱位庸人雖久宦無損爲下吏如此則書治日廣元元蒙化矣故曰在吏得其職也民安吏得

四海大定君人復何爲哉故曰二者其而王道平矣

蠹說

甚矣蠹之于木也晝夜以蝕之可以爲美材是其地力之所滋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其出穴而食之是以終于朽敗也然則木之蠹也不踰一材之廢天下之蠹則患矣夫用調度費蠹于國蓄初臣倉吏蠹于天官游惰散逸蠹于民食佛老橫議蠹于教化故國蓄蠹則賦斂將暴而民怨其上矣天官蠹則政事將弊而治不行矣民食蠹則數口之家將飢而不暇給矣教化蠹則人之好尚將不違于禽獸矣此四蠹者皆積小致鉅由淺及深合而爲天下之大害也且人知木之有蠹而必去之者將朽敗也至于天下之蠹而不知所以去之者豈愛天下不若愛一木哉故善爲國者去天下之蠹

戒奢

三代以前禮法明白自天子公卿大夫下及庶人車馬衣服飮食器用各有等級故其民無奢侈之過三代以後禮法凋㪙上下節制蕩然不振由是民之奢侈興焉且古者必有命然後得衣錦繡而乘車馬漢高祖世不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固知其時民

皆已衣絲乘車矣其後習俗相耀靡麗尤甚法令闊略因循不制庶民之僭亦不止于衣絲乘車而後已也故編戶之富食前或數方丈一饗或破萬金狗馬被繢罽牆壁紫錦繡其杯杆玩好之具非珠玉犀象不以爲飾鄉閭之間婚姻喪祭賓客交接莫不以此相爲厚薄故人務竭貲財以自夸尚至使農夫遺耒爭作淫巧桑女易机競爲綺縠何則趨時所貴而贏利至捷也夫衆末者少則數米翔貴粗嚴加工則布帛不完二患皆行如之何不使斯民飢且寒也飢寒並至則愁怨生愁怨多則和氣乖謬是奢侈之爲患

固不細矣臣之處斯世者則必封橐草奏曰願禁奢主之君斯世者則必下令曰庶民之家毋得用某物作某具敢有犯者當有某罪是其意皆欲絶其奢侈也然而民之心其肯絶乎必因上所禁則以為難得之貨爭收並蓄珍貴愈甚雖工不明製市不鬻其陰為交易用于私家為示甚于不禁矣蓋風俗相承深有根蒂未易可以刑革也然則如之何其可止也在向者封橐之臣出令之主自省而已耳何哉君者正乎民者也臣者佐君而率下者也惟民無所責從上所行而為之耳是君臣之于民猶表之于影源之于

流惡影之曲也必思正其表惡流之濁也必思清其源今嫉民之奢而不思儉于己其能絶之乎故曰在自省而已爾然則君不必斷禮過下若漢文弋綈臣不必文詐飾矯若公孫布被但遵用古法去奢康之過制者則天下將自化矣

議赦

夫赦之恩于民也小人之幸而君子之所不幸者何哉凡觸憲網被章戮者皆輕薄無執浮濫思革其第人自虞身不失撿又豈陥于法乎是赦之為惠止加于儉邪而已耳且君子所嫉者小人也小人所怨者

減字上疑脫一字

君子也嫉之必欲去之矣怨之必欲陥之矣故正直之人所居必忤群小而群小知赦之不遠也則横加誣言傾覆端人及情露理曲拘之囹圄而又一槪遇蒙赦釋若然有則善有所累而惡無所損也故曰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此前信為東漢言之也古之王者惟革命承亂則必有一赦以刷蕩天下且欲固民之心而使歸于大化也後世聖人因多事為感對時移虞而數為赦命以寬有罪此亦愛民之一端也然而赦既惠于小人矣識不可亦期信也夫示之期信則彼將伺時怙命恣為凶惡其良善之

民亦知其將赦也固不敢與之抗競故雖白晝解人之衣行者拱目而過一夫吁呼于市千人俛首而去非殊弱不敢盡勢所宜然也今夫郊裡之際赦命著式其信之結于民堅如金石民之竊望于上也亦無纖芥之疑故踰月以前無徒逞志肆不畏忌老盜服賊逃匿山林猾吏受賄攘業自若〻此類者不可勝數無他焉赦有日而使之然耳夫如是則何其淺而禍深乎古人有言曰愛之適足以害之豈謂是耶又曰無赦之國刑必平然為今之策又不宜無赦何則此制素行不可一旦革置也抑恐拳君之恩而人將

生心也但切示以剛信則殆庶幾乎若鄭裡常赦一切罷去惟閒時霈澤出于不測則天下無民不得恃恩而行險也噫倣言刑賞必信而赦不必信則為政政之弊也

兵備

夫安不忘危禍必慮福此兵備所由設也自上世帝王未有無備而國安者也然兵備所設其實不同有勞而無功者有不勞而甚利者何哉夫所謂勞而無功者當其無事之時多聚羸弱之卒分立屯衛或終身不歷一戰白首不過一畝所以不能罷去者以中

國不宜無備也然而農夫深耕屯兵坐食紅女勤織屯兵坐衣凡占符籍者皆歷壽邦著為游惰冗散之卒民耳一旦有數百之衆竊邑邊境使之扞禦則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幟未必不有棄甲與尸之耻也豈非予設備之計則勞費無功乎若秦之材官漢之南北軍之屯及八校樓船羽林孤兒之屬梁之二十四班隋之十二府皆其比也夫所謂不勞而甚利者獨成周之法有為周制井牧其野然後籍鄉遂之民既授以田使之自給又為之備鼓鐸旗物之具及四時農隙則長吏者率其民而習之田獵刺伐

坐作進退攻守之度莫不盡焉故無事則秉耒鋤荷畚鍤以盡力于畝畝所穫足以供其家皆不領天子之經費及其有事則持戈負戟而走變比為伍兩閭為兩是以夜戰則其鼓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識指呼趨疾出于習慣雲合響應破敵如拉朽耳此豈非于設備之計則不勞于禦寇則甚利乎今國家宿師西北患以千萬數兵食轉給一出官用官用所賦率于民間是則削百姓之膏肤以飫驕惰之卒也萬一邊陲有犬吠之警使之禦寇則未知其功力必何如哉雖班兒屯衛之別與漢隋差異而其處置用調不甚

相遠也夫欲求使利之果莫若從周法而行之其餘閑無可言者矣雖然無周時井田之制但就邊地從其平民于他郡肥美之處然後使兵屯分耕所據之土以自充賜不役耗于縣官秉耒餘暇習田獵如周家之法若然則國富孚矣民賦輕矣兵革精鍊矣以此待寇是猶盤石之上而持敗牡也使三尺童子見而謂之不克乎豈必長驅大劃金璧重寶以垂餌虜口但恐先胡之君襲衣冠解編髮請服之不暇也

正唐刑

安州仁執李執執使鄭曉在長安報至曉乃舞蹈稱

正訛改

慶高祖歎之曰汝妻質于人為使來此閒執洛陷曾無蠻容苟悅朕情妄為慶賀既不留心于李執宜能盡節于朕乎此語也其有似也而後有所昧何居初執借號大涼氣勢雄張唐來有以圖者安興貴請往招謝高祖謂曰執據河西連結突厥為梗久之猶未易也豈汝單使所能致耶興貴曰臣弟修仁為執所信任可由此密圖之高祖允遂行至則説以禍福執晏然不動興貴詞窮乃説對以謝潛與修仁謀起兵執敗為修仁所執由是伏誅興貴修仁皆以功受封且興貴命于唐也姑置是不識修仁其何功乎若其

破執則被非受執之任為執之心腹肺腑乎為其心腹肺腑則與體俱存亡也俱存而不俱亡猶不可為況欲其亡而自存耶修仁欲其亡甚矣而高祖令之妥哉且修仁陷主者也鄭曉闕主陷而不受者也不憂則責之陷則封之何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乎昔丁公免劉季耳及其末也猶被漢誅修仁陷主而反獲封國是嘉臣叛于李而逃禍者無甚此矣夫祖後所誅唐祖所賞以誅易賞其何意與向或後貴曉之心少思修仁之所為則刀斧鼎鑊非虐器也修仁戮矣唐刑政矣唐臣勵矣唐史書之往矣萬世之下烏得而識矣

書顏段傳後

楊國忠惡顏真卿之不附也出為平原太守會祿山叛真卿合衆閉土門歸已陷之郡十七而卒功于平原楊炎忌段秀實之戾也罷節度而以司農置之及朱泚之亂秀實奮不顧軀手擊賊泚泚事雖不成身死名大子孫光寵而卒致于司農夫國忠之出顏楊炎之廢段是將利其快〻不得志而拂亂其所為且冀不能病我若功立與名顯則豈其心哉二公之所為也卒若是〻豈能于廢出耶蓋遲速于廢出之間得

為之耳忠炎之病非二公而又可逃乎嗚呼欲以病人而反遺以功名顯耀使排沮之迹獨在于己所得多乎哉故已將不悅勢可奪之勿奪也奪有時而榮矣已將不揚勢可除之勿除也除有時而爽矣況君子者豈易除奪之哉

疾閣

唐正元之二十年關中夏旱德宗以為憂以問京兆尹李實庶幾有寬民之請而實因上謂教田甚盛外拒民訴内希恩籠歛益急荷益嚴窮廬困弊至有徹屋木賣麥苗以供賦者伶人成輔端據其疾苦雜而

殺可不宜下皆
有舍字

試之則曰一頃麦苗領五米三間室舍二千錢竟可
以傳達而竊其租耳寔奏以誹謗德宗信而欲殺之
夫始疑而問所得者証對皆曰不能他辨也及聞端
輔之詞其証可白矣何復然其奏而殺之乎端輔豈
欺于通路哉人固有闇于事者可欺以類常苦其無
所質耳夫既質焉而又信之是誠何心哉且欺欺宜
殺能質其欺宜舍舍所宜殺殺所不宜君人者其若
是與君子謂人嘗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後
作嗚呼奉天之後其猶然已史不紀之而傳于寔乎
為憤焉作疾闇

王蠋贊

直節仕齊　諫言不行　義不苟祿　然然退耕
破齊者燕　銳卒雲集　獨高蠋賢　環邑不入
遣使造門　以禮為置　要之使將　即封萬家
蠋曰不可　義此心明　二夫猶醜　况臣二主
燕不許蠋　劫以三軍　予如不唯　并屠邑氏
蠋蠋志　堅確不奪　肯利主禍　慷慨引絕
是時大夫　奔北于外　聞蠋之義　延相為恪
曰惟布衣　其節乃爾　我輩肉食　氣也何候
乃立王子　無敢畏怯　能臣並作　卒復故業

嗚呼進是愛君不忍依違不用故去　恬無慽詞
先生之仁　君子所歸　大兵臨前　生死攸分
留賓非道　誓不屈身　先生之義　玉石可渝
其死不輕　邦家之利　徼幸走亡　延續君嗣
先生之忠　永錫爾類　嗚呼先生　名振來裔
不壽于齊　而壽萬世

諭馬

歲辛丑中春之首椽餅久休邑移遣留形馬以給
棠空無瘦計有兩濟而與馬謀曰爾之依予久矣予
之力汝固不淺也昔矜負書以學求薦鄉老歷時閱

関偕我拮据得第且歸內列偶旱艸艸三年一不騫
麥性宦江左居失迭道解嘲所治服格載造朝休乎
沙塞見豐草日月浸長精神溢昇長鳴蕭蕭雙耳卓
朏膚如凝脂駿氣若馳勾越赤寃會予罷考攜不忍
置置汝涂倒山頭澗腰喘息不保迫復舊廐瘦落如
埘予俸缺止日食稍稍剝爾芻秣豈或飫飽鄰什通
賠爲挂枯杉期以貫售使爾盤好豈惟貨于汝惠弗
小致軒勿燃卿以相晚馬乃昂頭驚視請對以膽曰
盖春力疲鈍可棄也懷舊念勞良可嗟也自始託迹
於今星周跋步不歷郊至之程引韵不及利交之門

晏婷無疏荒之治造請無奔競之勞不窩不理之歎
不享不義之飼雖無知識豈不自得至于或迭而苦
或肥而瘠皆勢然也何足道哉仰惟主公行矣自力
非期既罙之驕非意錯錫之飾後欲適萬鄙盡餘年
于君子之樓賴教于方之家請觀孔聖之論必將利
我則因不敢愛偽以我恤則甘佚乎敝帷之分雖餓
死焉其何恨

王諸呂議

漢高后臨朝制政欲王諸呂以問丞相王陵〻對曰
不可謂非先帝約又問陳平周勃皆對曰可昔帝封

同姓今太后稱制欲以昆弟為王亦其比也固無所
疑矣太后既遂封然卒破諸呂者平勃也或者問曰
平勃忠乎曰忠然則智乎曰智既忠且智則何不為
王陵之對使太后遵先帝之約何訣從于前而起釁
于後乎曰不然夫以高后專制之權加之親黨之思
而欲封呂氏其勢可得止耶雖有奮若世之勇為之
拂諫亦莫能絶之矣宜乎平勃之從也其從非為諂
也蓋不欲虛取女主之怒而致權位見奪耳二臣之
權位不失則諸呂雖王不難圖矣迨至祿產作亂果
以眾誅之豪族孫黨埽地而盡然後安社稷安劉氏

本訛平

此平勃平謀也其忠智豈易量哉信夫不深圖不足
以權大事如使平勃為王陵戇直傾去已勢往用閑
門自絶不損諸呂之得王則漢之基業將何賴乎

雜説

蘭杌之根生于毒虫之穴則為惡草也引而植之良
美之地則是亦復為蘭杌也其生于良美之地引而
植之毒虫之穴是亦若為惡草也夫堯舜之民可封
之民也然則可誅乎曰化之以惡則亦可誅矣桀紂
之民可誅之民也然則可封乎曰化之以善則亦可
封矣故善惡無常民治亂無常數牽天下者所宜思

也

古人有言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信哉自任者
周然後可以責于人也故君天下者若自君然後可
以君于治郡邑者若自治然後可以治于人信朋友
然後可以信于人天下未正反其所以為君郡邑未
清反其所以為治朋友未誠反其所以為信夫所患
在其不自反耳反則得之矣

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輕之則
貉重之則桀周公制太平之典其背為桀之法乎而
今之存于書者曰遠郊二十而三盖有不知而作者

周公無是也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嗚呼事君者曰我能為君廣征探出財利足以富于國也爾之所謂富國古之所謂賊民也民肌剝盡國安得而富哉此卜式所以請烹桑羊而救歲旱也
毛嬙西子天下之所悅也然而君子不視者謂非正色也鄭衛淫放天下之所好也然而君子不聽者謂非正聲也使妖色加正色非女婦之罪所頑者罪也使奸聲掩正聲非樂工之罪所聽者罪也今夫醫卜星數技之卑者也或一能之則君得稱于王公大人之門至于文章德業則黙不見譽羣藝之貴爾德之

賤耶果領聽者罪耶
納粟受爵自漢始之矣然則漢之納粟也欲民之務本今之納粟也惟以資兼并之家噫由是知舍貪夫可以官使也

讀王莽傳

嘗讀王莽傳然後知其功無簒盜之志也當其孤貧無依折節恭儉冀得一級之爵寸土之祿以厠于群兄弟之間則亦已多矣又何神器之敢覬乎及成帝委之以政孝哀益用尊信權深勢崇然後簒盜之心萌矣今夫一庶民之窮寠也惟思衣食給而已耳又豈有意于兼并哉及財餘力盛則生心于侵牟掠奪也是則簒位之罪歸于王莽而其禍始于成帝因于孝哀也噫班固言之曰此亦天時非人力之致奚其珍哉夫天欲絕漢則何世祖之復興耶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雖三尺稚子亦能措手何非人力之致乎故王莽之簒成哀受其責也無諱矣嗚呼自古以來無必簒之臣有誘簒之君焉戒夫

評陳矯

魏陳矯為尚書令明帝一日幸尚書矯伏門下請所之帝曰欲按事矯曰此臣職臣不稱陛下可黜之非

且親臨也帝為之廻車許矯此舉為得矣君逸臣勞古之明乎乎

讀吳嗣主傳

讀吳嗣主傳見孫休好典籍嘗欲與博士韋曜盛冲相與講論時左將軍張布恃寵擅國憚曜冲之直于休有所開發乃偽詞閉之曰講論妨政事休雖知學寔為益而卒制于布竟罷焉噫吳三國之一耳然休于布為君古人謂以吾君為不能獨謂之賊況尼其所為耶布之奸迷甚矣

書牧者言

予之西野遇驅群羊而過者地平草肥羊忽散走鳴而相呼食而相先或乳而號或戲而踊或卧或躍或離或聚悠々然得其所哉牧者呼之叱之不復故步久之不忍加逐乃投竿于地藉草衣而休于獨木之下予前問曰若牧羊幾何時起而應曰舊矣然則勞矣乎曰予力雖不勞々于心甚也予再之曰若非勞力者耶其心何與朝飲之暮宿之而至于壯長而已牧者蹙頞素歎曰此獨其易者耳其難者在乎去取群之害也予固嘗聞此說遂止之曰若是奚難哉有害者亟去之斯止矣役則曰去之非難察之斯為難

自幼而學牧及今齒髮始暮所閱雖多其猶患此察羊之病當察于未形則病一去一再及其已形則漸療者固多焉為人牧羊而使之漸療而敗焉在其為政也然而其病未形則飲齕等也起處均也若何而察之察審耶是故夜而思旦而視焉其責得非勞乎心乎予既然其說其詰之曰今而遇是遠逝而不前其亡不制乎曰非不制也姑安之耳夫見草而止遇衷而息此其情也必欲奪而遂之無乃近虐與古人所謂以狼將羊者言暴而不可任也牧而虐之其去狼之為將也寸矣牧者退予反覆思其言是皆質者之於牧民之術也故書

逐伍文

竊有所記若足以自警者暮夜之間寢而夢々陰几坐于堂上二夫圓冠短衣鈌領折類傴僂歷階而進進而卻々而前吏三四進如有所受卻如有所畏盤旋傴蹇然度百出僕叱之曰若何為耶拱而對曰請先吾族所起次及吾之行瑜絕越分而上非所得言降帝而王種類始出秦漢間其勢漸盛至于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五代之下世不乏嗣訖今枝葉流散不可諳討予其一耳自初時傳業及于此未嘗無功而

食所至則能化貧而富易賤而貴起衰而盛轉廢而用以之事上則猜間不入以之接下則名聞亟遠以之保身則先足勝因無求而不得予志此良術也然我不能獨為必恃人而後行我欲恃予々其顧之乎僕曰汝恃人而行乃鬼物也曰然々則何術乎曰康隅不修圭角不露好無正好惡無正惡遠除語言熟眺體度銳利不希執勢不附逢人之喜迎人之怒所趁會合無有齟齬立于朝廷不諍不忤忠諫者罪正直者去我則恬然超賢越序奉于權貴權貴必粗庸殺見綠耿介不遇惟我被用文章辟署妻帰柔順見

我而綦荒牧微義闖我而譽擧之四方曾莫有指正人端士爲己之爲然玆無我寔不足慶故曰事上則猜閒不入接下則名闡丕達保身則光昱彤固豈此術也無他盖惟倭而是務于如得之則爵病其高禄患其斂光華私閨肥贍妾婢榮及帷房慶流稚孺室驕文繡肴列雖免便嬖左右所欲必具與夫破車瘦馬衣粗食糲其易爲愈無拒我况我不予負僕乃捷斂而呼曰汝爲倭之鬼也安得而入吾之門至吾之庭而妄求依憑斷則斷汝不亦爲斂之機而爲庭之腥於是攘臂欲決而倭鬼倉黃窘急長跪叩頭曰此

寔天奪之誤登君子之舍罪不容誅萬死乞赦倘蒙全活願以言謝僕溢欲何言乃斂容起曰君今道豈義略氣直志剛見倭而斥理之所當然竆與達君子之常異時甚竆官小貲薄困于濡滯迫于摧殘世又學倭中鬼所量今日之事固不可異時甚達客謝門墻貲愚雖進邪正相持世受他倭爲鬼所賊今日之事亦不可忘言訖再拜而出且歌曰異哉此丈夫異哉此丈夫

賜笏銘

賤與皇祐五年進士籍署第日例釋褐于殿下得所賜笏僅有其狀求欲勿易而爲所執未由也已同時被既者我人歸或輕視而委之賤迺戒以言曰不可笏雖不度天子命重且出君之賜于下而不及如其法者盖有司之慢不能宣導人主待下之意也吾属由此而易之不亦愈于有司之慢哉其亦何以奉承人主所以待之之意也賤當謹藏之且書之銘以自警云

削然其廉　挺然其直　廉不可挫　直不可柳
乃笏爲模　保躬之式　異時端秉　立于朝廷
宜止儀矩　審思對命　闡晝仁義　除遒利病

般先屈鉄　指出不正　傾代利器　繫碎奸倭
上不愧君　下不愧人　爾質雖木　固才之珎
持禘循々　敬主国氏　爾質雖象　英驅之困
吾以此銘　守之終身　功成則謝　同歸諸神

記見

衆人曰賢未與也賢者曰賢然後賢之賢之何如不待見其人熟其言中心悅而誠慕之則吾所得固以爲多矣然猶有缺之寔恰于所見也今有人于此名過于人當世賢者相與稱之乃若所爲又在庸下之下噫此其可欺者非見之而傳焉則吾將以爲固也見

而信可矣尙或之他日審而又得之乃不疑也將以
爲過焉則愚者郷膏爲豈賢而爲之乎且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食々也更也不匿于人彼其戚于幽獨隱
闇之間日月其有是乎方彼之爲之時將乎無人也
而人實見之天其可欺乎由是觀之名非所信也盖
有似而得者矣此孔子所以惡郷原也夫賢者所譽
若是則所謂賢者不容誣也雖然吾豈與知耶又敢
以一而謗天下之賢者耶始吾于人也聽其名而信
其行今吾于人已外其名而察其行于彼與孜是然則
彼爲譏不名也不名也者不欲揚其惡于衆耳君子

成人之美見其惡其忍揚之哉必以記過亦欲自反
且愼其所以與人也

評略論失

唐之虞秘監作帝王略論王莽之事曰若令莽愼終
如始親々不殆于時前朝舊德名賢猶在皆抽引擢
用升之廟堂則前代之令主無以加也噫是言也其
與墨之言也夫性者不可肆來者猶可及故君子言
之發于其心害于其事君子不言矣聖人之道先乎
正名々正然後百事順有不正々之在不其力則在
其言主言者不當以是乎彼王莽臣于漢也杌權戚

掘秋蛹

之勢乞有禍心皜一君因一君而自稱爲皇帝使日
不及食夜不及寢折節求人以幸所竊詔于臣子之
分是足爲何等人奈何假以令主名之劫太后欲以
司馬官莽時何武公孫祿皆當世名臣慮姦後患故
更相薦擧以陰抑之莽竟不抑禍如武祿所慮使纂
而欲用之武祿其從乎而曰前朝舊德名賢猶在皆
抽引擢用升之廟堂失也夫謂德謂賢而隨莽所任
可謂德賢乎且孝平之弱非惠如桀不得爲湯武之
事有湯武之事則王無湯武之事則纂弑世南之言
是不罪莽之纂而罪莽之不善纂也奸臣闖之則將

曰欺孤因死于前而肆身保位于後百代之下猶不
失爲今主爾斯言之害豈不甚矣哉必曰正名胡不
曰若莽愼終如始親々不殆汲引舊德名賢以輔幼
主則前代之忠臣無以加也舍是而言莽之敗則盖
出所謂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宜也

書植柳

甘棠以召伯重五柳以靖節著重以所憩著以所植
前召伯而憩也匪無人後召伯而憩也匪無人然而
不如召伯之賢之見思故惟重于召伯而已矣靖節
之所植無以異于人之所植人之植固多焉然而獨

無猜節之清且高故惟著于猜節而已矣甘棠於五柳蔑不知其幾千百人到于今稱之豈栽培之力若盛之效耶蓋後世言甘棠五柳者不以甘棠五柳以召伯猜節而言也然則知公與先生者其以棠柳乎故君子語之曰人能先物非物之能先人也信矣乎署門之外地旦而隙始樹之以柳隨地之延盈三十本其養均其生亦均窮冬而根首夏而陰出入棠之雖喜其無害而愧已之道未足為先物之本其去先國也幾希矣噫我思古人寔獲我心聞書以自砥云

弈說

世之善弈者甚衆蓋皆樂于運智以勝人大約以小為大以強易弱精其術者昭杌庭安沈冥會合性了不能自言而能言之者吾見山僧良桂者桂能于弈測之東西與之敵者寡予問其術之所以勝曰自領而不貪問其所以取曰不縱敵而待其敗之自至予謂為弈不仁若是說也幾乎為仁矣自治以取勝仁者不如是乎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矣之道與射無以異矣

記夢

余熙寧元月庚戌丙申離萍江乙巳至巴陵以越郎稱者因也所居洞庭之濱面湘君山清曠殊極事務竟棲息晏然八月丁卯五鼓中夢觀碑刻于壁間恍不知其何處且患其高而文字不可識頃之延賓于地亦莫見其移徙之迹方三尺餘讀其文也全韋周覺辭甚哀狀固不知誰何所作復為何詩重欲細繹即前後之字皆若塵蘚紫之獨其中二句可辨曰更鎖錫名喧賜蒂御鞋牽馬踏寒藤建藹數過頗恍之而覺于吟諷間徐思其碑刻制度所誦之句猶若在目但記其錫字疑為賜以其句中已有乃以錫字定之詩義不可以理辭姑驚其異而書耳

書東山院壁

生者人之所欲也冥冥之天其棄視是如索草菅豈不與人同欲哉睚眦小不勝則引吭就經出于倏忽徒知嫁禍于人而不知不得稍其受禍何其愚之甚乎抑貧窮不足而不樂朝夕于世乎是亦可憫也達行胃憊乎不憚勞頓爾非所亦字養之憂也

議井田

井田既不可復何似使天下歸衆此誠使民之務而切時之問也敢不盡愚對夫井田之法興于三代壞于孤秦漢世仍之後不可革自董仲舒之徒亦曰古

井田法難卒行使仲舒惡人也則可仲舒而少知時宜則斯言豈不足信哉況今之去漢已甚綿遠其法固不可復何則民怙其故未易可以一旦革置也然而處之有制斂之有術則雖無井田天下將自歸農矣何謂處之有制曰莫若限民田而使豪橫不得吞兼貧民有所赴也何謂斂之有術曰莫若敦本務禁末作使游惰者不得為棄民也此其大略也若夫利害之源則請悉陳之夫古之農民享安業之利今之農民汲窮苦之患果今之賦斂太重耶曰然于古則輕矣果今之力役太煩耶曰較于古則又省矣何往者餞送之甚而今其壓迫乎要其要之所歸在乎富人之吞并也夫一農夫挾數口其能耕者不過百畝春耕夏耘秋穫冬藏四時勤勞亡日休息而所收不畝廩庾所蓄不足困窮其間父母之供妻子之養死喪疾病之費婚姻祷祀之用皆給于此用之不足必稱貸而益之春取一斗秋倍償之經歲不能償則又倍之不幸連年水旱無所納責則一斗之粟幾而為一石矣一石之粟幾而為數十石矣自一至百自百至千計其生業不足酬其息利則幾而其田見奪矣以至舉族替替老稚轉死其少壯幸生者則就食

為傭夫矣役富人者殊無不忍人之心既取其粟奪其田不恤其家之孤苦而又役其人見者則必指以為戒又詔其子曰毋學犂鋤終為餓夫耳毋事田産終為所役耳如此而望天下之歸農不可得也為今之策宜使均田有制凡占土地者各計口而置之雖閒通易賣而不得斂踰限式以與窮人若仲舒所謂名田之法公理所論限田之事則雖有豪猾整畝不得過制雖有大姓封剗無所措手則天下之人自然服耕于野而無貧困之憂也夫古之農民獲利多故安而不遷今之農民獲利寡故輕而易變無他焉今世末貴于本而本不勝其末也且操一奇器挾一奇貨游于都市而重價售之者不可勝算蓋一工得祿百工效尤一商贏財百商競作夫人之趨利也豈有所擇哉惟舍薄而就厚耳今持耒耜者竟終歲勤動粗給生產甚者有衣不完食不足我何而不流入工賈哉夫勞苦則得利安逸則不得利人情尚或趨安逸而去勞苦況工賈者既安且逸而又得利多乎是孰肯從然于畎畝之勤矣如此而望天下之歸農又不可得也為今之策宜絕技巧之物禁珍寶之用其有末游者重其科罰則浮食之民不期月而緣南畝

也間復遣使以勸農為務用堅百姓之心故有複此
職而無其宜者以廉法處之則四海之內靡不趍本
也夫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蓄民富于下國富于上
故雖遇飢饉水旱而不為甚患也此誠社稷磐固之
基也嗚呼非知之難唐天寶中詔曰王宮百官及豪
富之家雇致莊田不得踰于式令此亦斷并奪之一
端也漢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
辱人此亦抑末之之一端也若此之令皆有所補在
乎瀏色而行之則三登太平之風庶乎可致也

議猺寇

天生蠻夷雖土地殊別種落有異其為貪狼獷鷙一
也使中國得其地則不足以耕得其民則不足以使
故自古聖帝明王不聞攻取夷狄惟修德以懷之設
備以待之蓋究忽之性素無常假雖有時服從而扞
禦不可廢也是猶畜禽獸者不可恃其馴擾而必嚴
圈檻之防也然而一圈之固不能感衆獸之猛一方
之備不能聆群方之寇有天下者當以四海為念其
惜民命安民居其心均焉可也豈復有取舍之異哉
且蜂蠆有毒況猺蠻乎今國家知備西北而不知
備蠻寇視蠻寇如己禁之因而不與南方為戰攻之
計豈其心有所取舍哉蓋蠻寇之不作使朝廷不以
為意議事之人平常未嘗道及因此忽而不復遣長
吏往焉則不擇而次署命之曰遠官發筆戍往焉則
不以精强充數指之曰閑地又以犯法之民流置于
彼致使桀黠之黨聚類而興蠻蘭数州平民被禍郡
邑之吏懦者逃匿强者死于一鬬此勢之所以然也
非禍起于不測實患生于無備也以至興兵萬餘運
粮千里使民有所傷國有所費豈非養寇而及于此
乎然兵戍持久尚未告捷豈將帥之未精而師徒之
未衆耶殆其策畫未得耳且中國之民惟習平地之

戰使之趍南寇山谷之阨則勞而少功此未為必勝
之術也中國之兵精于弓弩使之當南寇短兵之技
則違而不退此亦未為必勝之術也所以累日月而
未見勳效者以此也必欲圖其要策莫若出重賞募
他郡之蠻使之自相攻擊則形勢相諳矣器械相敵
矣然後以中國之兵為之外援此萬舉萬全之道也
然既平之後必擇賢明之吏以鎮之精銳之師以屯
之而復撫諸蠻之長結之以恩信自然洞穴之內畏
威而不敢喘息況有意于劉略乎往者不慮故胡今
日之事今日備之庶幾無他日之憂矣

公儉省吴恭儉

議財用

富國非爲難使民毋傷爲難也何則富之民一而其所以爲富有二或富而安或富而危筦曰欲實國帑何以使民毋傷而財有餘至哉斯言也誠有意于富而安者也何謂危富夫天下之財王者之財也天下之業王者之業也必欲急改以索之重賦以取之外置摠覈之官内置聚斂之臣率其財而歸諸府庫移其業而歸之倉廩不曙月而可致豐盈役下民者安能拒而絶之匿而隱之耶所可慮者亦不累月而豐盈不能自有也故封積鹿臺周王發其貨秦斂重寶

漢皇封其府豈非傷民而致此禍哉是富而危者也何謂安富什一而稅關不征市不租者不急之費以節財用則下無窮困而邦有羣蓄矣若文景公儉海内逸富至于武帝之世猶粟紅貫朽豈非不傷民而致此富哉是富而安者也國家欲實帑藏使民無傷而財有餘在乎鑒商秦之弊循文景之迹而行之若其減服用罷苑囿皆議之小者也今其甚者夷狄之賂太學冗食之員太衆誠斯二者則富盛之畜可坐致也夷狄之性貪而無厭輒與之則暮不足以有計之財而濟無厭之類其何以堪之哉吾皇咸以德懷之以威懾之歲時因其來則少加賜予以示恩信可也固不必以千萬之費而副其貪婪之心此制或定則歲之所省不可勝計矣邊郡屯兵以億萬數或白首不過一鼓終身不歷一戰皆坐食軍餉半受温飽萬一有雞鳴吠犬之警則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幟求其扞禦之功則百無一二矣若此輩者皆可罷去至于少壯可用之卒盡以屯田之法處之則兵稼各食其力而國無運粮之費其諸官吏有冗員而無補者一切廢退以絶尸素之弊如此則歲之所省又不可勝計數事既行則主用足矣邦賦少矣然後民毋

傷而財有餘國帑之實寔此爲盛也

議榷貨

榷財之制非古也自漢武始之矣當其粟紅而流貫朽莫校則不榷可也及其尚奢侈之用事師旅之費雖欲勿榷未由也已卜式請烹桑羊而救歲旱言榷財也揚雄曰譬諸父子爲父而榷其子假利如子何此皆迂古之高論也然與其重賦而榷斂則榷猶愈乎誠以國用不足利無所出舍此則無能爲也故酒酤之錢鹽鐵山澤之利一歸公家而百姓不得擅其奇嬴也晉魏隋唐以來皆沿而爲法盖後世財用設

闕不可一日無権也今國家調度之廣數倍前世而
州無横求邑無暴率廸欲罷権禁之令其可得乎試
舉一端而言之則其餘不白而章矣且三代以前未
嘗権也則曰唐虞官百爰商倍之數于今世則食祿
之吏追以手數雖賴為三代之不権其何以給之哉
況其他兵食之費賜予之用不能有者又不可勝筭
乎是権之為制于今不可廢之矣設欲廢之逆將有
不時之賦削民膏腴以補國帑之竭是謂變而不如
前易而多所敗者也孟子有言曰萬室之國一人陶
則可乎陶以寡尚不可為國況其財不足乎家國散

謂権不宜廢識非好因敏事而不能為剔高之跌缺
恐言不切時而不敢為益之對也

議教養

化教學者所以教士類而助風化也教之非其道助
之非其術與不建學同今天下郡邑雖有庠序然而
教之助之未足為得此士人所以猶未數寔也何則
今之庠序名曰有師而多不得其人或出衙廬而居
丈席或待選闕而當訓授止欲圖月給之俸又豈欲
志乎教育哉其師之貪更尚至于此則諸生執從而
正乎其所傳授又非仁義聖賢之道惟以剽竊章句
祿雖敵徉而為之危非獨其人之賢抑時病使之然
也異日選于鄉薦于朝廷以官以爵皆向者草學之
徒度其所以蘊則是足為何等人也使之主事而事
不治使之臨民而民不安豈惟不能佐輔時政殆將
有壞焉耳揣其本尋其源豈不由教之未得其道而
待教者間或非其人乎不革其敝而望士人之敦寔
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愈務而愈遠也欲為之策莫
若革取人之道責寔于州郡抹行于鄉里不以對偶
敎病為之然後專尚經術之本至于庠序之間則擇
官吏之賢者一人為之教授又選鄉之宿儒者一人

佐之其官之課最則與長民之任同如此則明師得
以得精心于學者而學者得為正人端士也朝訓之
暮習之從容造次不離于中正之道漸摩以成然後
充公朝之選則人人有所施設而不為尸祿之負也
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
采也夫不正其所教之本而責效寔于天下之士蒙
敗謂之未也夫世之有敝患在不知知之不能改行
則是敝其敝而已矣妾議塞責固究白黑

何都曹康司法考詞

前件官居官恪勤有匪懈之節用法平允無欺欺之

心既考以心宜條以狀
李縣尉二考詞
境無盜藏犬不夜吠以斯守職之效所謂尉氏之才
既及再耆宜錄其實
大冶曹縣尉初考詞
職在尉民局廉佐邑境不藏盜野無廢田及其考成
宜以寔允
通山李令初考詞
前件官從仕有年固廉平之守字民不擾持寬猛之
中鉤考及耆奉明乃績

劉尉初考詞
前件官勤以佐邑晏然尉民農桑闢于汙萊盜賊遁
于疆境始計年課足明吏才
都曹第二考詞
前件官坐曹斜事固無收求閱衆書形頗加矜慎兩
歲歲治具存吏能
永興尉三考詞
在職以勤處身以約三歲無曠厥終有成其考可書
賈縣尉一考詞
前件官奮身從仕操持潔廉與邑尉民謐境清肅及

初耆而鉤考宜美課之紀明其考可書
通山李令三考詞
前件官久從仕遠善處邑事訖三年而無玷宜多績
之具條其考可書
通山尉三考詞
前件官賛邑持平尉民撫警
書判三道
若本不同謀相與共盜　以下文對
對春秋之法原心定罪雖共為盜於倉卒會合之間
而其謀力足以前却衆人之心者罪不得不大至其

同張威勢公取貨財巨害之情既均則刑戮之施不
容復有差異惟律若本不同謀相遇共盜以臨時專
進止者為首餘為從坐注共殺盜者罪無首從
諸越訴及受者　以下文全條對
對設官臨民所以申屈直枉也官有不平則為等級
以來之民愚不知止上之愛下之意期于無刑而務為
囂訟持爭勝苟得之心奔趨高勢以快其欲苟無法
以抑其情則何以助善良而消頑薄也受訴之官宜
理而不為理或非其次而治之苟無法以懲其失則
何以止侵官而繩苟簡也唯律諸越訴及受者各笞

四十若應合為受折而不受者照五十三條加一等
十條杖九十即邀車駕及　登聞鼓若上表訴而主
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其邀車駕訴而入部內杖六
十注部伍謂入導駕儀仗中者
未斷之間能自捕得除其罪　以上下文對
對凡被命有所擒捕而不作微密輒漏露以謀其亡
幾何非同惡而相濟也其被罪均亦宜矣若其改悔
自新以功贖過失而還獲亦聖人之所容也准律諸
捕罪人有漏露其事令得逃亡者減罪人罪一等未
斷之間能自捕得亦同即他人捕得若罪人已死及

自首又各減一等

歌詞

惜春詞

人生可意秪說功名貪富貴過景閑懷且盡生前有
限盃　韶華幾許鶗鴂聲殘無覓處莫自因循一片
花飛減卻春

勸飲酒

金貂貰酒樂事可為須趁手且酔青春白髮何曾饒
貴人　鳳笙鼉鼓況是桃花落紅雨莫訴觥籌次熟
黃粱一夢休

止食詞

鸞坡鳳沼軒冕倘來何足道存養天真安用浮名絆
此身　勞生逮老擺脫紛華須是早辭致蹤雲林下
何曾見一人

望仙詞

危樓引望天氣猶寒花未放遠思悠悠芳草何年恨
即休　仙蹤何處此去蓬山多少路春靄騰騰更在
瑤臺十二層

春詞

帝城春媚綠柳參天花照地共樂昇平處處樓臺歌

板救　香輪玉鐙馳騁芳郊爭選勝妙舞輕謳撩亂
春風亭未休

和舒信道菩薩蠻（會水心亭飲）

瓊杯且盡清歌送人生離合真如夢瞬息又春歸回
頭光景非　香噴金獸暖歡意愁更短白髮不須量
從教千丈長

鵲橋仙

歲華將盡寒林蕭索極目凍雲垂地宮梅忽見一枝
芳便頓覺新春情味　小筵開處歌喉清婉舞態翩
躚爭媚況暌諸笑兩休論共舉白何須惜醉

水仙花

雕欄香砌紅紫妖韶何足計爭似幽芳幾朶先春照碧浯　玉盤金盞誰謂神情有限綽約仙姿髣髴江臯解佩時

洛陽春　丁香花

冷艷幽香奇絶粉金翦雪無端又欲恨春風恨不解千千結　曲檻小池清切衛烟籠月佳人纖手傍柔條似不忍輕拳折

永遇樂　廷評慶壽

漏新春消耗柳眼微青素梅猶小簾幕輕寒引爐烟

裊裊鳳管雍容雁箏清切對御筵呈妙此際歡虞門庭自有輝光榮耀　慶事難逢世間須信八十遐齡古來稀少況偶佳辰是桑弧曾表滿奉金觥暫停牙板聽雅歌精禱惟願增高龜年鶴算鴻恩紫詔

廷評拜官

林葉陰濃海雲峯聳蕞景漸分稀畫堂開宴筵筵尖語高香德切拜君恩漢相教家一經傳訓賞典今朝歸慶門清和晝見香飄百和樂按長春　休論萬事紛紜算壽考卿闇能幾人況鳳書才降龜齡正永莫辭金盞一醉醺醺萱草忘憂榴花含笑庭院風光如再新成歡傾願齊堅增稻穎奉綠綸

錢唐韋先生集卷十八

昇當是采其缺末筆當是避諱

大夫而上當是大父而上

書夫以小名聞

宋故左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隴西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章公墓誌銘

公諱騤字子駿姓章氏曾大父鴒父昇皆潛晦隱約自公升朝籍以恩累父至左政議大夫章氏本出風姓大彭在夏為列侯少康封其別孫亢哲于豕國章因國命氏而公自大夫而上世為衢州人由正議始從錢唐故今為錢唐人公生而警敏年十七以文謁荊國王文公見其借署賦大奇之曰吾行江南入吳越見文士惟子與董碩耳由是藉甚當時每一賦之成學者爭傳誦之皇祐五年登進士第調睦州壽昌

縣尉以太夫人憂不赴後歷興國軍司理參軍安州武義縣令遂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袁州萍鄉縣通州海門縣通判滁州楚州遂至尚書屯田員外郎會官制行改朝奉郎為少府監主簿元豐中遣使高麗今上御名選文士充書狀官寥執以功名聞有旨召試幾除公力辭爲論者以爲高元祐初詔近臣舉可任諸路使者于是資政大學士韓公維學士承旨鄧公溫伯戶部尚書李公常戶部侍郎楊公汲爭薦公之才遂擢為利州路轉運判官移福建路運判會閩飢咸議請賑貸公曰閩去京師往返數千里今民朝不及

判字可疑當是官軍慶吏料理大失字句料誤作判欲不可解

夕若上書待報是冠免從容以救焚溺者也乃檄州縣發廩而請違法之罪於朝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時有群盜阻險為閩數州患官軍屢判州縣吏畏怯爭言盜勢猛熾請招納之公曰閩盜狃于姑息養者彭孫廖恩皆依此列官于朝故奸民以恃山谷市恩為得計若遣前執是為民稔患也因為處畫所以新捕方略成就賊部內肅然召為尚書主客郎中久之出為婺州路提點刑獄秩滿知明州將代乞閑局遂提舉杭州洞霄宮其子壽隆知衢州迎公就養公因告老以本官致仕于方隨官與公遊見公秀眉永骨

皆笑樂易起居甚健謂公壽考康寧未艾也忽病痢下堂臥旬餘以崇寧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考終于郡邸年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議大夫勲上柱國爵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公性和悅清敏安貧靜退廉平著于官政孝友稱于私門嘗推任子恩以官其弟無居無聲色之娛文章藻麗以自嬉一時推先之建治命精爽不亂料理平生文稿示子孫曰吾之志在此耳集成二十卷藏于家賦二十卷行于時娶石氏封崇安縣君男六人壽隆左承議郎任尚書司封員外郎出知衢州壽朋早夭壽松睦州

軍事推官壽卿僉書池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壽成興
化軍仙遊縣尉壽佐未仕女四人適朝奉郎祥符縣
丞陳壽祺湖州安吉縣丞胡冼鄉貢進士呂師聖通
直郎太常寺奉禮郎張裕民孫男五人能述能定能
符能勇能惠孫女十一人適無為軍無為縣主簿陳
孝儀南康軍司法叅軍應處仁蘄州司法叅軍陳覺
餘尚幼諸孤以崇寧五年五月十八日奉公之柩卜
葬于杭州錢唐縣長壽鄉之原公之子司封以師錫
昔與公同時為尚書郎論官三衛又獲從公父子遊
知公治行為詳大事有期求銘以志基中所不得辭

性公文學見推士林政事彰聞朝著率德勵行有宿
儒循吏之風而位不稱德禍不厭寔士君子所嘆息
也然公子孫多賢才司封又以直諒文采振于臺閣
為時名人守衛適月以憂去吏民至今思之士君子
又知公之後將大而道為之樂也謹掇其行狀書大
事大傳者以貽後人附以銘曰
猗猗韋公　粲粲文藻　易樂干祿　一節華皓
入為郎吏　不激不矯　出使一方　剪頑起瘠
優游道宮　未衰乃老　貴非吾病　壽非吾少
不至公卿　從吾所好　公惟有子　公則不夭
考置萬家　卜此新兆　爰石幽宮　來者斯考
故任左朝議大夫致仕追贈諫議大夫陳師錫撰

錢唐韋先生集卷十八

先大父文稿二十卷家藏日久中以李父恭識携往別墅最後二卷遺失不可復得然定大懼歲月寖遠復有亡逸以聚先志謹命工鋟木于臨汀郡庠時乾道四年五月中澣孫右奉直大夫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然定謹題

右爲携李曹倦圃先生手筆識于崑山傳是樓鈔本之首余從而摸之葢乾菴先生槧本在曹氏時崑山由徐鈔得余加手傳是樓此錄別葉吳興數年後得鈔要皆槧本之苗裔也聞曹氏舊藏槧本一傳之後已歸海昌陳氏而鈔本之在吾浙者亦僅存如晨星○○後之覽者其毋忽諸　康熙乙亥冬十月石倉老人自記時年六十有三

康熙戊戌長至後三日姚世傑校閱于西勝書屋

是書藍格則式頗似蕭山王氏十萬卷樓抄本卷十七第十頁
有同異寧蘇寧訛衆蘇抄諱寧字缺心故避　宣宗御名
先時所校與翰翔此手迹書是陳恭甫筆且書恭甫藏本
同與所藏臣多王氏抄本書光緒十二年四月展閱一過因記
此書筆門弟吳生周藏書筆　辛卯五月四日袁識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三十卷 存十二卷
（卷一至十二）

（宋）馮山撰

清鈔本

馮安岳集十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馮山撰。山字允南、初名獻能、安岳人。嘉祐二年進士。官至禮部郎中。山詩文本三十卷、嘉定中瀘州周鋭與山子澥集合刊之。前有劉光祖太師左丞合集序、及何憲固一齋馮先生文集序。此本澥集全佚。山集目錄雖具、而自十二卷以後亦佚不傳。所存者惟詩十二卷。徐氏傳是樓書目所關亦同。知散佚已久、世僅有此殘本也。山與梅堯臣蘇舜欽同時。時已盡變楊劉西崑之體、故其詩平正條達、無雕紅刻翠之態。其上金陵王荊公詩、有更張漢法新句、原序所謂當熙豐間不能苟合於新法者、於此可見。蓋亦介立之士。其人足重、雖殘編所錄、要不害其可傳。至澥當靖康中奏罷李綱、宣撫西河、又受張邦昌偽命、蹟其家聲。其集與山並刻、實爲蕪穢胸器。其不傳也、正亦不足惜矣。

故太師左丞馮公文集序

郎中[illegible]安[illegible]諱[illegible]文
集三十卷太師[illegible]歸[illegible]尚書[illegible]政
殿學士字長源文集四十五卷太師卒於昭聖
元年左丞卒於紹興十年逮者百二十有九年
而近者亦八十年矣而比歲文集始行於世又
未有序之者珠玉藏於山湖其氣終不可得而
埋蝕斯文也夫莫有久晦而不彰者乎然士之
逢辰則有幸有不幸太師公在熙豐間不能苟
合於新法辭臺官不就天下高之元祐以來用
范醇夫等始立朝為郎而公卒矣時有幸不幸
而斯道也斯文也不與焉左丞年二十三登元
豐二年第名籍甚元祐執政以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科薦之進策與論人交稱為後不果試
欽授成都參元兵待之甚厚及以序送京去不
苟狗也太師卒奔喪京師三年而皇妣卒公當
自述其哀經七年中窮居閉[illegible]寡嗚呼非學
而能之乎元符上書論及言禁近而元年初非

有意於希世取寵禄也其後王國論考自以私
意進退人才而公遂延用侍郎而卿既已補外
又以奉常召俄上疏乞罷湟州及西寧之役以
請志息民公始得罪矣其講詞曰頃上書疏半
為邪言久懷異心下比流俗遂有羈唐之請實
為掎棄之謀以嗣武為勞師以昭功為往失動
搖國是鼓惑新民可送部與遠小監當尋責永
州別駕道州安置三年而自玉局召為吏部郎
明年丞相張天覺罷政公坐附麗人送吏部為
處化丞在外將十年然後知燮州復直龍圖閣
靖康即位年六十有七矣以徽猷閣待制兼侍
讀俄長諫院而女真已圍太原矣故曰時有幸
不幸也公老而遂實違時之不幸斯道也斯文
也吉之抑何艱哉道與時污隆文與時高下公
則心知之故於漳川先生楊諸甫之卒也哭之
慟而銘之甚哀公與楊公皆太師公之所作成
也其言曰昔與祐甫游垂五十年自少皆承先
訓以文學志義相期既而先後得科第中年各

歙以所學少見於世而愚不遑時自取大戾祐甫雖廢而安處鄉里然疾病窘困不能出門户而某流放楚粵江湖之遠追惟終始玄成嘆笑今祐甫卒含悲茹憤言發涕零以吾二人平生契義之私他人所不得與且所不能知者祐甫晚與成都鄭少世今之鉸不者大濱周氏子銳也可謂好事也已其邑人景君佐仕于秀州為周氏子請叙其篇端以余粗知言云嘉定十二年四月十四日簡池劉光祖序

二馮先生文集序

父子傳受古難其興有聞於前後莫之嗣作者窮矣故父作子述由庸以修周家之庶而唐史臣傳李德裕亦首表而出之曰元和宰相吉甫之子夫君臣之道尊貴於纘承者如此而況斯文手韓昌黎一世儒宗毫端所向變化莫測而得心應手之妙已不能授其子他可知也司馬談之有遷劉向之有歆班彪之有固父子相承照耀一世若可尚矣然三家之子類皆不善用其身君子或惋焉至文章公器造物者靳之而不畀人以其全耶獨吾宗三蘇先生之出捲千古而奪之氣其文辭渾浩如長江大河沛然莫禦非斷港支流之可望而其名節峻峙又如泰山喬岳巖巖層霄之間使人聳瞻而不敢議父作子述之懿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愧也彼三家者溟涬然下風矣比普慈馮公元南以文名於時其子澥承之益大以肆今觀其父子之作敷腴典重不費追琢自合法度非有本者時克兩

里人周君既閱之契於心乃鋟諸本俾惠國序其首辭不獲命則以其素所感者書爲嘉定乙亥中秋日梧溪散人何惠國叔堅序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詩

幽懷十二首　春意

送呂倅陳安仁虞部 四言

題澧州石門縣塞周輔靖翁大博三愛堂

謝夔守賈昌言禮賓

與蒲宗孟傳正祭推

辰陽館　開州盛山十二題

和程之才正輔感遇

卷二 五言古詩

趙公堂　灔澦堆

李公洞　溫湯寺

金山寺　豐都觀

利州漕宇八景　中林道上

西條道中　巴子臺 忠州

卷三 五言古詩

答王載熙傳惠詩依韻

答江安尉解子順野翁

送梓潼李諫議主赴闕
和李曼修瑞臨方謝梓守張靖子丘龍園
遊春
再和
再和
苦寒寄任瀘州伋師中
馮克民希元先生承詔堂
除夕
幽懷
獨坐
有作
郊外
城南

卷四五言古詩

送王審言秘校潞州法曹
送張子立龍圖知鳳翔府
送滿安行誠之秘丞興州簽判
謝人惠竟墨
送梓路楊絢東美度支移京西漕
送梓憲胡撰少卿赴闕
利漕劉忱明復見性堂

卷五五言古詩

謝梓漕李琮獻甫寄餘甘
送李獻甫知吉州
送梓漕李傑伯穎赴闕
送上官基容推同年
送夔漕王宗望盤叟大夫赴闕
和利漕徐師旦之才文龍山水之秀
題范亦頡聖都同年集後
發石堂并叙
送二十二舍弟赴金堂簿丹

卷六七言古詩

青塚行
鄰家婦
俠少行
採樵行
路傍柏
泛江
八陣磧
哭景館吏立之
谷中江程廷用知縣
送滿彥行秀才赴太學
寄題宇文之邵公南山止亭

卷七七言古詩

送江衍巨源提舉赴闕
果倅趙衮良弼平江亭
和允南（良弼作）　送趙良弼知廣安軍
求劉悅明復龍圖爲畫山水
寄題榮守李象求筥起太博清富樓
送程嗣恭正基提刑赴闕
和蒲安行題鮮于秀才
和任師中再中見示

卷八五言律詩

寄上金陵王荊公（豐六年）
寄上潁昌范蜀公（元佑二年）
蜀公和　和文侍中錦雞
和梓漕陳況誠伯彌節堂
閬中蒲氏園亭十詠
偶成　溪竹
春閑　即事二首
溪荊　野閑
和鮮于頃秀才見題小軒
和蒲安行誠之見喜新安梓倅
攀甌樓　龍門洞
題靈溪寺　西細道中
巴州聖壽寺小閣
廣灘驛寄知縣盧大年職方

卷九五言律詩

詠雪
和晉守句士良輔元大夫見寄二首
和眉守周尹正孺端公春游醴泉
和周正孺郡圃新霽
和程濬治之秘監楊球中立朝散
和呂賜少蒙提刑家園亭
和張若思子發秘丞同年見寄二首
和湖州文同與可學士見寄
送利漕劉明復朝議
送王求東之寺丞歸戎州

卷十五言律詩

效皮陸體藥名詩寄李獻甫

道中詠懷奉寄利州允南俊君 紫閣主
和新城郡知府鄧渴南溫伯內翰道中見寄 子鄧奉節交承
和鄧內翰遊烏奴寺
和徐之才雪
和徐之才浮萍
和徐之才延按見寄
和徐之才宿孔溪亭驛早行 一云和刘唐
和徐之才春晴偶成句皆雙關
寄高梁守勾輔元
登新安驛
武侯廟
瞿塘峽
東陽灘
施州道上遇雪
宿水轉寺 又云封水寺在通泉縣別佛俱
丁卯除夜

卷十一七言律詩

黃甘寄李獻甫
送宋擇成之運判赴闕
送徐之才赴洋州
和劉明復鐵老君硯
寄潭州何正主君表侍制二首
寄上范蜀公二首
蜀公和二首
寄上北京文侍中
和東川吳給役拜叔朝議見寄
和陳南南道中見寄
和李獻甫見寄
和朱牧宣德
運使李獻甫有書云千山萬水之間泥濘勞苦不可勝言者因以詩答之
送祥愿華彥輔中散二首
和知資州許廣淵澤翁同年朝奉見寄
和周正孺遊醴泉寺慧叢
和周正孺春遊
和李曼修孺戶曹
和徐之才回紋
和劉渲巨濟教授
和呂少蒙禁市
登宿雲亭賦短篇以紀故事
中嵓封崇寺 在雲安上三十里
扶敎驛王彖居也梁承秀居令除化縣李光吉居令崇懿寨皆工豪犯法禁以取戾滅
三家兄書散存起樓屋書而有詩

寄陳蓬州當南　和鄭溫伯二首
送鄭溫伯
和劉漕明復觀吳生畫青城宗松觀
和題成都諸公唱和集
和劉明復再遊劍州東園二首
和徐之才喜雨　和徐之才蒲體
寄靳先輩蹇碩子長書記
將過益昌先寄元南使君楊壽祺
和楊壽祺承事見寄
送苗子君還使赴河東漕二首
寄李獻甫還使　獻甫和寄
和趙良弼初秋即事
甲子鹿鳴燕上呈諸秀才二首
重和四首與趙良弼孫石　和陳興州見寄
戲謝趙良弼寄蕙苑山藥
問江巨源求茶　謝李獻甫寄鳳茶
再和
和李受長官約遊鄭園其弟數來有夢州堂
和李獻甫雲頂　和鮮于頃郎推惠詩
下黔江
和王子嚴南平道中寄示
寄賀李修孺移利憲
李仲甫作雞終有意趣為余寫關雞矜驕
自得獨有餘勇因以絕句題其畫云
卷十二七言律詩
寄利憲張光宗司勲　木門早行
送趙悅道參政大資知越州二首
和鮮于子駿遊沙溪洞侁　寄子駿郎中
興州坐閒二仙
寄李祀省向赴闕　和子駿郎中登高
和子駿郎中文臺　和山路梅花
和清暉亭
送范百祿子功學士知諫院二首
和苗時中子君運判彥溪道中雙白猿
和子駿郎中清江道中
趙辟利臺呂少蒙運判以詩回贈依韻謝

之
送文與可知洋州　和李巖起莫軒
讀劉賓客外集　賞梅呈李待制才元
還楊恬天隱長官家集
寄題合江知縣楊壽祺著術野亭
和呂少蒙題大鄉林下軒
題馮公舉郎中清音亭
行縣道中遇暴風雨寄呂少蒙太博
重陽寄文與可
過永泰文與可宅因寄
聞內舍牓將至　和苗子居新井道中
和蒲安行誠之秘丞遊烏奴寺
送李才元待制二首
李待制寄僧詩有歌它之語亷聞有岷峨
之遊因作詩以寄之二首
和晉守勾輔元郎中見寄均逸亭詩
和賁海棠　送釋存賢
和李嵓起見寄

和後唐王仁裕舍人向題自述觀
與陳萬石
閬州道中逢王子嚴由散患詩依韻和之
再和子嚴　渝州春雪
寄仲賢朝議王首龍大名人出史文
壽春稜東美有節亭
送李之純寶文二首
寄題希元承詔堂希元患詩因次其韻
小溪丞尉父母年皆九十康強過人相繼
受恩命共同未書閱見樂道其美而形
於歌頌焉　春遊
戲題辛叔儀花園　和馮太博歸州春望
和八舍弟賛賢司理二首弟多貧賤之嘆故因詩激勵
再和二首　再和二首
卷十三七言律詩
和周正孺與黃師是
再和送師是　重和師是四首
師是見督郵筆重蒙劇韻率爾為謝

和師是宴思安閣　和師是游廣利禪寺
和芬嵓起金牛道中見寄
和郭知章明叔途中寄并李熊
郭明叔按戎瀘中見寄師是
和師是借明叔進藁
師是再示連東二韻佳句後奉和二首
再和二首　飛鷹
和郭明叔宿資州山寺有作
蟻垤一　和東美小池白蓮
輦下送李傑伯穎知漳州
黃沙村　子美宅
永安宮　送蒲傳正
赤甲　藕池港
答任著作鍛刀歌 仮
寄瀘守張克明晦之求琴
送竇舜卿防禦赴秦鳳總管
和東方著作道中相示
端午日午時行衙後有卒捕蝦蟆得劍於

草閣　清水岩
寄何誠孺　過渝州
梓州至夜與三子分韻 元豐二年
和鮮于子駿登高感事
和子駿郎中勝賞亭 一作智惠錦江軒
和苗子居按文龍　四賢閣
題朝升碧、琳亭
和程監訪本廳賞白蓮
謝趙通判輒寫古詞以資觀覽豈期佳句
過爲衷稱再韵前音少抒謝言 時寫明箬詞
寄李獻甫　和汝漢臣
和明叔使萸偶成　再題碧琳亭
和明叔至青泥嶺有感
都下書懷呈蒲傳正張孟孺鄧溫伯
和孔殿丞病中作四首
嶓冢廟
壁山許靖遺余文與可詩一軸且云其人
四舉不第貧病衰老予聞其言而悲之

述此敘謝

答李漢卿　寄許少張

送楊宗禮供備知宣州

送徐敞都曹乞侍歸華州

秋吟　普閑寺

書張侍禁求退圖　留題　御書閣

和徐之才食瓜六言

卷十四七言律詩

獨遊平蓋觀坐逍遙亭久之因留長句付

道士宗文稹元豊四年五月十四日

湖灘人宿爲惡灘　過隆化縣

利州道中寄允南使君二首徐之才

和徐之才道中見寄二首

和徐之才過望星山

和徐之才宿魚老驛

和徐之才玉枕　和徐之才戲題故驛

和徐之才憩翠陰亭

和徐之才別文江　讀王丞相新義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挽詞二首曹太皇

何規世刑挽詞

劉純之殿撰挽詞二首

韓壽君玉大中挽詞二首

鄧文約內翰挽詞二首

蜀州張太丞挽詞二首

程治之太中挽詞二首

故丹稜知縣李達著作挽詞

張說樞言通議龍圖挽詞二首

安惇處厚察院太君挽詞

張公裕益孺挽詞二首

李才元侍制挽詞二首

常大夫君璧挽詞

承議先生馮希元挽詞

家退翁朝請太君挽詞

郭方進父承事挽詞　哭三家兄正臣

還李憲伯穎父洞明先生挽詞編

讀三國志　果州平江亭
果倅趙良弼公除梓州按獄將于東川盡
餞行寄以二絕
和趙良弼道中見寄近城走筆荅之
李獻甫題金泉山二絕
和李獻甫二絕　重遊清水嵓
和苗子虛宿柘溪　荅文與可三絕
舟中呈贊賢八弟司理四首
丁巳春王月三日府園見梅花尚繁因與
李侍制有開晚郊逢春之戲遂成絕句
和李修撰職方閑吟五絕
重陽晴遊禪林護國三絕
與嘉州文信太師　題遂州極樓五絕
山樂官　途中
村居　晚雲呈楊績秀
和人阻風　題羅居士江亭
古柏　至巴東呈政同年
卷十五挽詞

讀張祠部墓誌
卷十六書
上王荊公書
上趙參政大資書 成都師折
與鄧溫伯內翰書　上文太師書
再上文太師書　文太師荅書
上頴昌韓玉汝觀文書
荅范蜀公　謝程濬大卿書 治之
卷十七書
上李才元侍制納拜書
上成都路轉運使范純仁學士書
范學士回書
與孫永尚書端明小柬
與李尚書小柬　荅李獻卿秀才書
荅王時秀才書
卷十八序　題跋
送劉希道龍岡序　送陳伯成度支序
春秋通解序　海宇圖序

題處訥先生集後　題張子野小詞集後
題王從可詩集後

卷十九表

賀同天節表　神宗上仙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神宗大祥禮畢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賀哲宗皇帝登極表
賀登極赦表　賀尊立高太后表
賀冊向太后表　賀太皇后同處分表
賀太皇親崇政殿受冊表
賀大皇受冊表　賀太皇坤成節表
坤成節進奉表　坤成節功德疏
賀郊祀大赦表　又

卷二十表狀

利州謝上表　提點夔路刑獄謝上表
又謝皇太后表　謝弟丹授郊社齋郎表
謝詔諭表　代程漕謝曆日表
代張中孚峽州謝到任表
代穆寇東美謝轉官表
代范熏子功謝館職表
代穆東美謝上表　代程正輔謝上表
代高東運使平叔謝再任表
舉知梓州張靖龍圖狀 代作
提舉有事奏乞推恩狀 代作
舉范比部狀　舉岑太博狀
舉孫司戶學官狀
代李運使諸臣乞差遣狀
代穆寇東美乞差遣狀
代乞差遣奏狀
哲宗皇帝登極進奉狀
尊立皇太后進奉狀
尊立向太后進奉狀

卷二十一書啓

賀皇叔太尉書　賀韓侍中鎮相州
賀文太師致政　賀儀同文太師
賀財文富相公　賀樞密呂晦叔諫議

賀參政蔡確諫議

賀樞密馮京太尉

賀蒲傳正內翰

賀中丞蔡確內翰

賀中丞蔡確

賀蒲傳正舍人

賀蔡子容給事判院

賀開封尹

賀成都帥 張

又

又賀温伯內翰

又

賀熙師

賀慶師

賀經制閤使韓存寶

賀利路許漕

賀路憲

賀迎梓師

賀梓漕

賀梓憲穆東美度支

賀提倉 著作

賀提倉 秘丞

賀利守劉純之司封

賀頁守劉紀之端公

賀成都判府李端伯

卷二十二啟

賀益師冬

又趙大真

賀引郡冬

又

賀運使冬

賀提刑冬

賀幹轄冬

賀判院蘇舍人正

賀中丞滕內翰正

賀益師正

賀漕憲正

上何君表待制

答賀邛州常君璧大夫

謝鄧綰中丞薦御史

謝梓路李漕戩方舉陞步

謝許漕舉臺閣

謝高漕舉臺閣

謝利路張憲舉臺閣

謝梓憲程正輔舉清要

謝梓路陳漕舉臺閣

謝熊本察訪舉所知

謝成都路運使范純仁學士惠書

謝利漕

授眉倅謝益師

利州上任謝史館王相公

任蓬忠上史館王相公

謝門下中書 二相公

謝樞密 左丞 右丞

謝文太師
謝孫舅叔尚書端明參盤司
謝宮使龍圖
卷二十三啟
回謝本路知通　回謝本路漕
回渝守　回合守
回謝外路職官
利州謝提刑席朝散（時席數通巴　入境未相見）
利州待替謝鄰郡知通
果州到任謝盤司　答家禮教授
謝句士良大夫　與敘州張樞言聞侯
謝羅守天錫舉京官
代范子功謝兩府　代務東美謝兩府
又　代東美謝益帥
代東美謝西京尹　代東美謝西京漕
代東美謝梓帥張子立龍圖
代東美再謝西京尹
代張中孚峽州謝啟
代梓漕程正輔謝宰執
卷二十四記
普州移州學記（詩古）　中江縣修堤記
碧琳亭記　修寶塔院記
梓路運司修架閣庫記
夔州閱池記　武陵縣社壇記
辰州沅陽館記
卷二十五誌銘
中散大夫隴西郡開國侯李公墓誌銘
汝南先生墓誌銘
參太博母太君于氏墓誌銘
壽安縣太君汝氏行狀
二十七叔母誌銘　三家兄墓誌銘
卷二十六誌銘
故朝散郎閬州通判張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王東之墓誌銘
吳彥聖墓誌銘　鄭大夫墓誌銘
馮信道墓誌銘（通州）　楊府君墓誌銘

劉著作夫人任氏墓誌銘
朝奉郎趙君夫人劉氏墓誌銘
卷二十七祭文
神宗皇帝祭文　祭李待制文
祭鄧祠部文　祭范大夫文 名子儀字仲存
祭何誠孺文　祭張學士文
祭鄧文約文　祭李端臣文
祭鄭憲史文　祭三家兄正臣文
祈雨文　祭安村龍洞祝文
卷二十八奏議
上封事　議放鑄錢狀
議免役狀　議邊事工熊本察訪
卷二十九雜著
夏太師贊并序　李希哲真贊
灌元傳　楊二啞傳
竹書櫃銘　猫竹說
卷三十雜文
跋周邊魯梅龍南唱和詩 二公詩附
留題梓州江東普慧寺
代羅叟州天錫作陳清荔支詩序
又代作陳清西園十詠序
州學試策題二首　記畫

馮公太師文集目錄終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卷一

五言古詩

幽懷十二首

秋風蕭然起喬木葉飛颻勁聲薄以悠肅氣傷
無痕洪鈞運不私至義中有恩華滋脫塵滓生
意還本根

其二

嵯峨群峯高蓊鬱萬木滋一谷樵夫手悮落長
松枝烟雲慘無色翁鳥鳴且悲人心不為慮山
意從此泉

其三

晩林脫餘照棲鴉上林端危枝不足踏、殊
未安松柔狐狸暮穿苦風霜寒微生尚憂患物
理豈相殘

其四

李勃隐嵩高愈退名愈重區區水南北一呼輾
為用古激太同蠍出處或異動善則不可窺少
室有餘傾

其五

少年氣力壯中車騁游歷行人不能到貪遠未
有邊昔人六十化萬事豈如一誰為持寸光環
中照心迹

其六

高架環四壁古書浩萬卷腐儒坐相守大義老
不斷群言幾可用吾道一能貫巨賢已經世博
士方浩歎

其七

秋後無多日山中已倍寒蛩聲鬧壁脚霧氣出
林端農事黃時畢天形碧處寬驂人方遠意白
露溥幽蘭

其八

吾羨畦有蔬吾飯囿有菓人事少還往山田自
充足雞犬盡日閑藜藿照門綠物外乃如此熙
熙古風俗

其九

衆呼楚比夭疾走革民鷄坤尼尼兵守不輟往

歌聲外物匪憂患中懷自險千古人縱天機以
適不以矣
其十
鷙鳥出東海矯翮與天鄰初從網羅誤遂與羈
臂親一內鳥主意摯搏豈為身飛〻山間雄鼓
介不可馴
其十一
山溪漲易涸為無千里源桐孫繞雲枝下有百
尺根物理不虛發本厚末始榮功名豈易力蓄
德資深蟠不知所從來意氣行軒〻
其十二
花艸美顏色盛衰數日間富貴無定姿迭起如
循環外物偶相附固有不肯還造化弗示私力
榮何其艱
春意
賞花不須折一折春意闌飲酒不必醉一醉無
餘歡相知共清賞所屬聊孤斟朝槃坐臨池暮
憑行繞欄醒醉無異趣開落同一觀鄰花陽墻
悲慨悴枝葉卑鄰翁貪酣酊疾起春句殘但知
芳菲意常作終久看
送邑侯陳安仁虞部 四言
峨〻陽山民資以仁偕陽欺天不雷不神而乞
於民決〻沅江城繫以寧橫流潰川不害不靈
將坎於城慕汝殃俗劇於懷裏獨存援民甚於
函荒借公後時吾民幾亡舜公入城若旱而雨
若霖而晴頌公之還執靈沅江執神陽山
題澧州石門縣塞西翰蟠翁太博三愛堂
石門險且僻人跡萬山蟠蟠翁老才望來此屈
吳駕破漏須補綴頻坤索竭精力致乃坐享少
勞豈堂暇臨觀間無有游燕久以謝廢圃近城
邑丘墟甚原墉高松困藤蔓嘉果凌卉柘斬荒
使之出蒼翠若圖畫直前走橋閣當中建基榭
雍容賓朋席左右書史架命亭以三愛作詩歲
誇詫韻險語佐絕鶴讀驟汗下嗟予若羈束相
去止數舍深思一登覽君渴不得展知君群公
表南為兵民借復以三者樂何時動歸鞭吾鄉

高風景州太芬蘭蘼錦不清於漢岷峨不隷華
蔡圖豈足道寧爲耳目下苟以吾言然煩君少
識焉
　謝夔守賈昌言禮賓
伯樂善相馬相内不相外造父善御馬御成不
御敗沙丘有病馬志遠力未僝盤身怯况土俛
首周尋稈强起時奮迅悲鳴輙喑啞駑駘倏相
逐童僕幾見責斯人一回顧世俗始驚怖異比
有駿馬散蹄兩雹快去勢馳滅沒朝刷暮燕代
術學苟庸拙道途足險隘斯人一騑手千里睥
息而二者豈不偉堅人而否泰相也命所係御
也才所稍名馬世常有伏櫪困有待伯造不出
世古今重遺會相得互相起兩致一無礙所以
馬與人功名各句大
　與滿宗孟傳正寮推
五月熱無事訟庭若埽列眼底縛奇靜獨坐癡
問撥上馬出門去不避煩與渴暮中訪賢友且
歡歸擁爛酒水延我坐解帶意思洽清扶破座

渾快若飲氷雪青衫雅同服所處類中福道均
語言合殊不間毫髮十篇詩總斛金玉肉靡糞
往時草　讀恨不見本末全編使我盡寓渴都
一括諸君好詩學論議每相軋破碎失本源十
嘗見七八聖途久荒廢惟君力鋤鑱渼安陸中
集應和頗控揭馳騁氣力壯嵩岱可手揭形容
若繪畫識佩過賞番回頭索手淩春興最清越
意外得真巧漫不露銅割此皆緒餘爾太倉出
圭撮余雖素無鬪少小頗喜點解濫追古意芬
芳慕賢哲獨自狂妄走屢遭流輩唱中道偶成
病兩眼痛欲瞎見字輙昏霧恨無金篦刮凛〻
憂痼廢那更尋舊札平生志高遠縮小僅如鉢
又從縣道來屈強且回跋吏責常恐嚇民事日
喧聒中煩変態悴餘憤成嘔噦術學脫來去僥
首就一抹大叫雖慷慨已消殺清華果無分看
人起門閒羨君名聲好風恒縱超拔塊陵欲軒
翥去勢不可遏然猶滯色啟官况飽辛辣始初
未識面展手思撫摸相值偶相得青松引藤葛

意氣始投合底裏盡來叅文字本非敎輕舫楫
後風雅趣均薄高論借迂濶翁中煩慰藉何異
魚喣沫俗態重趍走仕路饒險滑且當學鴻漸
不能助苗揠窮達盡有命運轉隨坱圠蓋棺事
始定嘗聞古人說功名倘可期因君爲尋投

辰陽館

辰陽號雄理五溪地相跨邊臣重綏撫蠻獠愈
驕詐封陲苦侵暴文書困識罵誰爲太守樂一
笑不得睃張公杭辰旆烽障幾欲罷偃息有餘
地登臨無一舍乃興辰陽館城東兩山勝泉聲
落溪谷湖光照亭榭花木親種植朋僚日追逐
投壺佐盃盤圍棋太傅謝高風邈難繼維公孟
驅駕有容嘗一至席參郊枚亞覽物言思濶醒
我耳目乍欲記傳之久恨無文章侵賴公貴泉
石遊宴日來藉新詩上碑刻佳景若圖畫旦暮
趣召還歸爲中州紀

聞州嵐山十二題

宿雲亭

基構白石層風物青山圍野雲戀幽寂長遠軒
窓飛

梅嶺

繁梅照溪谷蜂蝶殊未省嚴風莫吹落留粧臘
前景

茶嶺

新萌雨露穠嶺頭春味足緣雲採擷人爭校火
前綠

流杯渠

爲愛泉石飲屢招賓朋游浮觴來不倚一水循
環流

隱月岫

月從海上來淸輝長礙山、前愛月人唯愛亭
午間

盤石磴

數步即一息始知登山勞登、行徹時踈與心
俱高

故廬沼

中虚得嘉名水清石環、天邊侍從人来照氷

雪顔

琵琶亭

片石胡琴檜楠亭事登臨考功閑中樂非好世

俗音

桃塢

聞說舊桃塢歲久無殘枝春言已不到猶有風

騷知

繡衣石桶

御史来山中拂石當優游非人句據恐為山

神羞

上士泉瓶

為愛禪翁遊漱泉聽泉音何當酌清洽洗我塵

垢心

竹嵒

倒影蔽山骨引根出嵒腹誰人萬仞間圃、種

青玉

和程之才正輔感遇

天理貴自然枉直各有病人情隨所得是非本
無定如身寄軒冕心与萬物競低回就鄙余跳
踢落机窮巧求同為果矯枉亦過正持之有原
本出處一以靜所守以吾道所安以吾命不驟
窮馬力决不暴虎性冩貴偶而已勿使憂喜並
感遇雖我知無言為心聽

潙公太師文集卷一終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卷二

五言古詩

越公墓

古賢重遺愛跡與江山遷尊者忠而已事隨州木凋越公彼何人搆堂壓山椒四阿無寸支千載不可搖自術神鬼工已窮草木妖吾嘗讀隸傳捫碑悲前朝無從借史冊奮筆誅姦驕尚能毀兹堂立使沴氣銷

灔澦堆

巨石當江衝江水皆倒退夏秋水石闊忽浪高於山長年破下峽防石如防姦柔流一無備拳石皆險艱獨使灔澦磐千載不可刪

岑公洞

武龍南浦南秀拔異衆山下有嵒洞幽嵌虛隱士關岑公江陵來一寓不復還養神脫塵滓百歲如童顏至今遺像存寂寞空幢幡老栢壯人氣清泉遶回環皆為物外遊徐向壺中閑要其静者歟深藏厭喧煩或將避擾攘甘於石穴艱不虞身後閑愛若高難攀萬事皆偶爾多在功名間

温湯寺

温湯氣如蒸谷泉寒於冰並流不相入洶湧爭奔騰佛廬煥金碧法地何時興二泉灑其間回環清且澄維舟受古柏磴道垂千層殿堂絕纖埃瀟洒嚴香燈獻欄抱泉食憑水搖懸瀑一掬洗病眼再漱祛煩膺遠訪豈憚勞勝遊誠可矜

塗山寺

巴山俗可厭萬疊涉雄偉江前一峯秀青林帶孤起長年截巨浪平與登岐趾古寺隱山背來造神巳吾猜泉遶修竹野徑入蒼葦女媧舊宅處石拗勤庥止聖神固有合天作非偶爾玉簡事恍惚越書莽非是孤亭凌絕頂坐有千古意二江結交會比屋衆材蟻把酒一長嘯忘情但高視

豐都觀

横江峯孫峯陟巇訪山境修廊轉空曲古殿冠

絶頂漢柏換骨立唐碑獨孤挺高踞白軒彬雖
追若伐頂衣生盡至未避世或箕頽遺遥冥所
適遺事傳嶽嶺藥嵩已無杜涸雲但枯井風前
几幾過物外初一右清風誰與遊高步躊難將

利州清守八景

會景亭

天下臺府稱盃昌園佳山使者高世才秀隱林
樾問仰山後仰人昔旅無由攀辟書就始志來
君遊子還吏公賓賓從與脫塵領覽會景駕峯
出碧玉森周環棟梁宿雲霧欄楹平江閣枕臨
從公遊蕭散萬慮闊洒隨至樂盡詩到無痕則
經年君朝夕話去源歎諸屬余有親閒有公趣
天顏北會不可再鴻鵠方高翔八詠風琳存二
江聲潺々

蕢堂

燕居各異處君子時以居虛堂背治開面東南
陽林巒照几席花木紛庭除委地外不煩浩蕩
中有餘雄々臺府閒寂君山中廣美景閑宴觴

清談會賓猶就翁吏隱趣但見民情舒郝夫
不知要僕々困簿書

桐軒

幽軒處清奥前有双桐起婆娑勢初合修聳意
未已葉分竹岩路根漬石沼水秋聲動棗琴曉
影覆齋几主人相對樂性靜窮物理純音藏未
弛派驂直不倚安得十仞翁春秋共栖止

柏軒

昔時柏未栽樗庵為軒名柏今已可愛題柏軒
始請賢者安厥居中懷澹無營日來對柏坐心
適眼自明尋經謝令親寄意遺俗聲落々守歲
寒常思為柏難

竹軒

翠筠清人心愈少愈可愛風驂靜中得一室處
以泰北軒隱吟几後與此君對泯然追古意蕭
森散秋籟淡薄世鮮味俛仰誰與會七賢非吾
徒心猶有君在

山齋

層層梯峻嵓　步出湖莊何人破峯聽碧天臨
跡望聊休邀回歸人物分毫芒惟見畫府雄三
軒翥相望不知身從來但覺凌空翔宮高自茲
始寶峯磨蒼蒼

閒讌亭

徹頂造閒讌據榭俯　心齋軒窗蔽修竹磴道懸
蒼崖登臨快双目應接煩虛懷群峯病擁開次
第隨天開物色無定姿變化紛難裁高吟絕倚
侶但携清尊借物理醉可一道逍遙付齋諧

寶峯亭

益昌萬山間寶峯秀惟獨使畫俯山下氣象互
盤復彎勃尚南走回環巴西屬古城割千仞危
樓轉幾曲錦備紛上嶺根圩翠握殷亭榭何參
差遠覽意尚局絕頂躋寶峯超然脫窮宋城市
裁嗟落二江可手掬重開圓天險大道不停轂
古意刻滿眼人事傷轉足主人始經構高躋非
絕俗幽懷卷雲霧長嘯動岩谷鳥雀爭曉林冥
冥有鴻鵠寸步異出處虛心見榮辱居將經濟
才分堪驕雅獨語默因可傳誰為寶峯錄

中林道上

中林山谷間出沒緣畏途梗楠蔽白日落落梁
棟軀半為野火燒摧頹委樵薪清泉勞奔注亦
為勢所驅微茫濟物心到海何其迂吾物處其
一進退難與俱置身木雁間恐非斯人徒

西縣道中

溪水引我行翠山邀我坐山水已清絕春容碧
相和下馬取酒飲梅飄酒中墮日落醉不去青

莽草閒卧

巴子臺　忠州

早渡鳴玉橋竟登巴子臺雲林擁磅礴磴道窮
縈迴古寺不足觀猶有南軒開浩蕩横深溝遶
遶環霞杯古人去我遠萬事隨塵埃赤穴何渺
茫青山但崔嵬聞名不知賓封意空倦哉節到
糅後還石蹟倦去來苟能厭舟日未免勞筋骸

安岳馮太師文集卷二終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卷三

五言古詩

答王戴監簿惠詩依韻

梓士多好學獨君用心苦始策萬里足相期一言遇荏苒去歲月差池晚途路清節執不變難鳴任風雨一日起仕進光華照門戶謂予嘗游從復此再會聚清談語言約老筆文字古新詩忽持贈病目驟觀覩蘭芷得遠思從茲識賢矩草木變秋節悲風襲原圃自可進賦詠何須俟賀宴感慨無俗音虹蜺俟重吐

答江安尉鮮于頌野翁

寶峯首相聚錦屏袂一判音容阻良覿歲月嗟易換我觀潼江曲君尉瀘水岸到處逢酒徒無人作詩伴南風洒襟袖佳句遺我顧從蜀幾萬里信息偶中斷三軒風雅會蕭條各分散孤吟少儔侶衆喙易嘲讚念君同所嗜予近聲可喚倡酬實相資幸卒莫辭憚疊疊部籍心無為簿書亂

送梓潼李琰瑞臣赴闕

道途去無窮歲序嗟易改相知念遠別遇物增感慨悲歡勞寸心漂沫與江海南歸得嘉報迅棹君旋凱機穽觸不發神明恍猶在名因困愈重事雖晚可待去就旬自謀冥冥付真宰

和李曼修獵職方謝梓守張靖子立龍圖

遊春

潼川修風俗一春事嬉遊太守與民樂高會遨良儔年豐廷無訟日夕為歡謀賓從相追隨景物多訪求名園布芳郊寶刹依重丘紅葉盛亂蓋畫鼓翻倡優人情殊未央春意亦少留最後司馬至為羅東山羞觀綦履帶闌試茗澄心幽獨狂但飲醉感既還倡酬清尊未放手急量如轉頭分司飽餘味經世志遠憂暮時襲始賦歸看滿中疑人生苟適性不羨萬戶侯丈夫負壯氣安知蹴壑溝得志位卿相失時歸田疇紛紛競所輕大聿登瀛洲肯為五斗米折腰趨道周區區事筆硯項種稱思麻酒酣且句去為我新

贅語

再和

飲酣起舞叙恥與豪侠莊雍容詩酒敵乃是神
仙傳風騷固有靈遺化陵為谿至音苟同調曠
世不可求杜陵思江東洪厓揖浮丘自然風味
殊堂特文章優哉余萬事拙吟詠心久留自媿
蘋藻微恐為王公羞晚遇青河公秉蘭溪林幽
修篇素蒙羞百贈無一酬邂逅相撫掌狼踪容
搔頭雖然再鼓衰且免三爵憂見蘭亭致事吾儒學
以仕本代親禾兢然多志尚遠擲筆思封侯前
時征南將軍唐出塞傳詩書非無助爵賞不見
晴尚能斜客朝相欽蘋詠洲三衢起蕭秋一言
貴馬周致身果有策何地無餘麻肯使韶濩音
變作巴渝語

再和

余始十五六學賦場屋遊閱君聲價高已與班
馬傳少年取科第後有經濟謀孫登不世合猶
行無名求中道多違迴痾縣盤沙丘起為瀘南
守政績梅最優思每尋先歸潁川高傍西源慨
壯士懷肯效兒女羞技綫罡故林泉石甘清幽
區區尚負恨君恩未能酬迴看名利場髣髴哉
媿頌君省縉紳士誰為天下憂人情重歎息要
若新炊蜓嗚喔四至鄉峨拔奇不僕一言反覆
手平地生重溝世務傷貫誼直道危田疇、
何當與推移歸釣滄浪洲功名雖難期歲月良
易周清風出襟袖散為生民麻無使梁父吟只
成高唐謳

若寒寄任瀘州役師中

嚴飈肅林莽晚日沉烟霏遊子事行邁悽淡凌
霜威歎策倦修阻逐往心自違層雲飛孤鴻烟
翔鳴無依雍容念儔侶欲息洲渚非此地正若
寒盟身西南飛

馮允民希元先生承詔堂

名曰南山出遠為南山止少室價自高大节招
不起君意動林壑古道變湖里堂下松桂數清
陰從此始

除夕

一年倏已盡四序循無端兒女競別歲隨就具杯盤長歎感時節却羨童僕歡明朝四十六重把青銅看

幽懷

天地有常度貨殖非善謀柔肽發機械已動莫復收割膚唉其口一身相為讎世餒味邪說十九成贅疣與王非管商極治無裝割

獨坐

兀坐窓牖寂桐葉擲瓦響衰神動秋聽遠寄勞夜想棓荷風賠面自求不盈學未躍且自固砍高又誰獎

有作

名雁娛凄拂世垢思一滌忘索脏已腫虚鴛背獨汗宕步栽兀跌高談卒成漫辰去將奈何虐頭髮如諢

郊外

杖履走世喧吟靜追古惠解中卧柔碧虛懷拼

爽氣滿竹日脚紅出亭山夫翠伶閒興未足庭遲動歸興

城南

散雪郊外風含晴霧中日江流淺可渡潺湲弄出石長堤塵未動遊子念遠適行止禎厥初輪蹄有遺跡

馮公大師文集卷三終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卷四

五言古詩

送王審言秘校潞州法曹

上黨緣青冥勁氣西北隅黃河天際來草木冬
前枯其地踞巖冽燕隴莫與俱乾爵護性命冰
霜結眉鬚土人一把寒斗酒沃始蘇中州宦遊
士未秋先嗟吁我聞已心慄凍粟生皮膚而君
風雪間程作壺關趍少年姑任氣慷慨若有餘
自爲功名行不悍氣候殊犬戎域將滅禁居近
天誅幕府收英才富貴往可圖埋頭簿書底齷
齪終非夫功業彼何人送子誠起余

送張子立龍圖知鳳翔請

公家濟水源遠爰巴蜀人公凡五入蜀東峽西
峨岷門生吏交遊故舊成姻親蜀味皆我饕蜀
音即我民潼川最後至既至情亦均忠不待公
刑善不須公仁雍容如一家笑語聞四鄰山時
參公府登鼻看參戶峯動出至誠悠久疑爲神
詔書西出閣馬首北向秦隴行客辭家擁別兒
恋親公歸且大用顧蜀還無因風收彌勒花西
壓長平壓滑臺爲公壽公飲不遇屠樂我奉公
歡榮慶適茲辰物色若爭春人情浩醉華已辭
尚可聽少駐雙車輪

送蒲安行誠之秘丞興州僉判

春郊散輕靄日出車馬動看君曉裝發送客尊
酒重衆人別良易我別情靡共飛纓轉山曲延
頸即成夢雖夢去奈何不夢存者多一言起相
顧悽慨成笑歌清吟散泉石醉墨瀑雲落人生
若汲汲浩如長江波江波西南流君行方北舟
林溪足舒戌路奉宣亭邦慶常山中居出亦山
中游不嗟吾道窮每爲斯民憂憂民竟何爲從
事猶倪扃悅達十六七萬事懸難知但窮聖賢
意吳賦離騷辭者得常記我以慰朝夕思

謝人惠兗墨

故人山東來遺我數丸墨採丸大如指盥手重
拂拭濃磨向日看古光增潤澤經肩不見紙清陵光
深墨香云藹所秘聞今已難得庭珪死已久至

久矣寶世罕識御府從追存人間萬金直兗州
檀高價比歙同少抑古松亦將盡神奇漸衰忽
文章不見貴筆硯豈可擲牢落況此君雖精淡
無色憐君情好古投贈魚以聽世事持此觀懷
嗟共冥然

送梓憲移珣東美度支移京西漕

剛強多少思寬厚或太迂峭直病不通聰明至
無徒達人困責全天理常不偶自非擴明識哲
解輕已好穆公淮海英厚重如魯儒疾惡鶴逕
在養民鳥鳴鴉斷獄求以生好善久不渝執謂
公太嚴威嚴而惠惡執謂公太異中異外不殊
然稍斂高潔不肯隨世騖美成固在久巨材期
營都西京近日還漕領出帝俞使權雖云重吏
責意巳處財利較圭撮法制環刀叟天聽畢不
遺人言紛可慮公心公且明應手萬事無防此
將顯用遠騕臨長途山也乏材技盤滯困守株
身浮一芥舟業散千金房衰遲悉鄉田存等歲
月但撫袖不願行俗指多揶揄惟公最見憐情
或昆弟踰每憐沙丘病不作氣鷹呼秋風惜遠
遠別時去迹轉冰飛黃轉騰躍舟鷁甘捨捨舟
沉各異勢從此忘江湖

送梓憲胡撥少鄉赴闕 方求宮觀

富貴一品味謂嘗須還食功名萬鈞羆貿棄少
量力不勝苦尔軀不厭傷尔聽誰餘遠涯涘百
動靡一息古人去哉遠獨公抱清識遽退處以
道始終完無隙東馬切嚴君江湖正遥憶賢達
事如此貪懦猶且哉是若時俗知棄身相纏羈

利漕劉忱明復見性堂

復斂居即明水澤澄斯清雜然外消清適在虛
中生遠武彭城公養心法無營一覺自復本妙
用皆適成性通儒佛間大抵宗與誠云見非見
故執見泯為情名堂雖取相證實不證名又書
每羨委順客瑞遠迎二錦本無礙安知堂盡盈
優游寄真賞接引開群盲登堂一開豁洒然塵
勞輕

馮公太師文集卷四終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卷五

五言古詩

謝梓潼李琮獻甫寄餘甘

我南炯瘴地草木富嘉實名果盖數品餘甘乃
其一爛熳經暑雨驕繁向秋日顆肥櫻綴圓膚
嫩李帶碧始常猶餘木酸澁固可斥稍味後土
性華池變瓊液冷冽袪酒毒看芬破茶痲堂徒
雜肴核自可名藥石東蜀部刺史江南今聲蹟
道與剖公合詩爲梅老欽遙株屬未靖使指煩
遠適絶塞偶相值殷勤爲珍惜殘菊雅趣尚唉
蘋清讌遂分甘病瘴守筍箭手封纍三年官大
道襟抱塵土積語言变爲市風騁蕩無述閑封
命謀雪一食至六七冰霜快口吻塵翁併疏滌
古意遂五藏清風生兩腋與公始邂逅一言甚
疇昔生曷感孚意香艸慕亦述人道戚以友直
諒久無教磨勵出鋒刃切磋全圭璧爭友本仁
義拂士忘疾疢或撟有所正或投有所激始逆
滲以順始疏要以密物微可以興騷雅固參據
公行浩河漢公效試澮盍不爲小人腹俗茹飫
梨栗不作兒女口甘淺事錙銖廉爹功名會或
在交際出相知雖意嚮欲報相言息追继檄攬
嵩愁無翰林筆

送李獻甫知吉州

六經出晚周日月懸太虛秋蝕復秋明微茫炎
漢初清議隱虐辯高風激貪懦翩翩起江湖從
從雜凫雁發矯始使蜀奔走非素願郎官雖内
遷柏去才一間朝廷訪耆艾人物尚漬蔺箋騰
自玆始安處歲月宴區區無足道鄉在久息偃
未契許投合相濡合孫蹇迅翻舉莫追窘步行
躁疏把酒難二性闕琴試重援別鶴如可彈新
聲謝懐怏

送上官基察推同年

我蜀君関中相去萬里餘同年皆白頭此別常
何如君行久或泥一出無停車相忘豈人情時
寄西南書

送費潛王宗望瑞叟大夫赴闕

君子不苟然每以中道居處身旣有常爲吏形
其餘太原大夫公使蜀元豐初峒嶒沸清壹文
道狼與狙公時於其間素莊唯所攄紛擾目不
瞬閉瀰心自如蜀人恃以安至今芬名譽吏駕
瀘三峽應手民瘼除適逢惠澤新禁網闊且疎
攫噬化爲麟奔馳不能聿公無異他日法度方
得拯均齊即人心簡易平徭書天遠促嚴召歲
晚巾歸輿一老成坐廟堂收實據浮虛有常豈易
得〻見將已歎行看步臺有自可風節猿非才
共封暑泥舊遊門閭贈行期有知〻公當知余
　和利清徐師旦之才文龍山水之秀
賦雪洗頹碧睛晃浴精鮮物色生席錯情輝深
不發滄浪興步空幽人罕無見步想託高懷回
頭簿書後

題范亦顏聖鄙同年集後

聖鄙生西南豪傑如山東倜儻負奇節旣身起
萬里文章學西漢不作雕篆工東京太學士議
論傾群公高適遊大梁馬周隱新豐酒酣吐素

此意氣橫烟空鬱〻落州縣束手如兒童無人
解秋隼摩天雷飛冲黃鵠垂羽翅斂喙雞鶩籠
始知命使然甘作吳〻終資陽數尺墳萬事隨
秋風相從嘉祐初聲吞每見豪死生雖云異坎
坷畧已同然獨有子雲孤芳秀玲叢慷慨悲文
書次拾塵土中蘭山四百首玉佩清玲瓏餘文
隱圭璧夜氣如長虹古人身後名乃是不世功
蜀士去不朽存者唯卿雄有子無斯名若否今
姑通聊書附篇末相與傳無窮

愛石堂 并序

熙寧八年七月安岳馮山允南至梓始踰月
出匣中文字軍硯求置同燕處得愛石堂乃
前倅府事秘書丞嘉陽李堯俞所建而石無
有也訪之得双石蔔於北垣下叢篠陰翳中
上有王舍人堯臣八分書郭祠部文寶玉箸
篆皆自寫其銘記與詩也拂拭洗剔復歸於
堂之中庭壘以假環以苦竹每公退次第取
書卷畧〻誦讀倦則撫石看王郭字法清風

蕭然古氣襲人既而又得李記於西廡下噫
奇石古字蓋無事於世俗之用雖時或見賞
而廢棄常多豈物理固然耶因係之以詩刻
於李之碑陰

双石非梓石厥功置者誰埋沒不知歲後有賢
者知王分逼漢邕鄭篆源秦斯今人竟未及墨
本妝清奇文字相楙古銘記無以詩熾晝隱石
骨贊屈蟠蚊螭李丞嘴奇古見石喜且悲耽、
建華屋落、刋豐碑尔來三十年堂在石已移
幸未仆作橋上有車馬馳趺折從九礎壘為垣
墻基一見叢篠閒若與平生期清泉去塵垢始
露金玉姿殷勤還茲堂如母逢厥兒對以古書
卷環以秋竹枝勝合結高義出處相與隨袁齋
棄違鄧頹沛不少虧豈事燕處玩可為終身規
嗟、石何有三賞百見欺好惡凡在人顯晦若
有時官滿當捨去棄置無復疑聊書告神物為
我當護持

送二十二舍弟赴金堂簿丞

巴中倦奔走歲暮增悽感睠望毅奮飛邪旅李
行役距家才十舍身若萬里適臨老如別何相
看數歸日

馮公太師文集卷五終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卷六

七言古詩

青塚行

郊外日暖春溶、千里不斷人相從填、車馬上墳去踏盡青草行人蹤松柏影重楸葉閙一區塚舍全家來展肴酹酒聚頭哭、盡更把松楸栽隔溪青塚高嵬、塼片露出宝餘碑子孫因官住南北温暖時節無人知歷有官階又無食舊日松楸已剝熱不及尋常百姓家泉中那得兒孫才休、、有子莫願為公侯有孫莫願從官遊每到年、寒食節尚有一杯羹來到墳上頭

鄰家婦

鄰家婦一貧復一富舅姑愛憎若不常憎貧愛富多心觸富婦初嫁時身上曄、生輝光舅姑好財不好義婦道無復較短長不如貧婦巧且勤巧能養家勤養親君不見古來烈女傳往、多是貧中人鄰家婦一為烏一為鵲貧婦茲孝

富婦驕

俠少行

山東自古多才雄般耕隴上看為農鄉兵名在萬選中一日聲價聞天聽十石弩力三石弓殷前野戰如飄風白錦戰袍腰勒紅詔容走馬出閭閻都人仰看如飛鴻歸來意氣人誰及道逢刺史猶長揖邯鄲白日袖劍行振武青樓來醉入傳聞南後收蘭州姓名御筆親點抽府金百鎰輕一擲且向塞外隨遨遊自於鋤犂委任俠夜事推埋畫弛獵有田無人耕有子不養家田間父老長咨嗟

採樵行

朝霞朦朧入林塢寒星背霜腰破斧田家無田有門戶不免將身犯財帛翁鶉鹿寒丁、一籌數枚千萬聲嚴風烈膚雖出句入澗飲水飢腸鳴縫無尺布春無粟菜根掃葉趁雞黍箱案趁市將輸官一錢不救長飢寒年、採樵、漸少官家苗役無時了

路傍柏

路傍有柏千尺高數丈連臂環周逾千里烟雲
蘸蒼翠一天風雨寒蕭颯縱横蟲蛇入土閒扶
挂千騎盤空走豈能霜雪歲寒知自有江山神
物守五月炎光烁草木柏影重重似華屋往還
不擇貴與賤借與清凉解炎酷本來無情杜與
人偶然相值如相親貴佚餘資萬鍾祿不到流
離親骨肉前時伏所徒東歸覩望風來争奔馳
族中倪有得指意安用留貴摩天為誰人誠從
貴庚道莫從此路爭榮推恐為路傍柏難笑

黔江

黔江遠從思播來黔中五溪此其一東出涪陵
與涪會日抱嵐光照城壁去年黔安才解纜久
矮崎嶇妻飛疾鶴端駭浪或當適萬馬奔馳兩
鋒鏑偶然剗過脫重險千悔中流無路出瞿塘
乘張秋下峽猿啼穿流夜投驛魚腹未獲身尚
在虎牙處磨竟已大乎陽一歲却歸來還向江
前酒重漉

八陣磧

永安宮前渫西磧萬疣峽口争奔激秋濤奔地
烈山谷水落依然陣圖出陣形聚卷六十四傳
是武侯親手蹟斯人管葉豈是適身在巴東心
漢室從容所遇皆法制浩蕩智中萬分一除拱
時與天地合杜氣會將鬼神役至今千載砬不
動淵莽繁深難致詰豈徒豪傑重嗟賞應有神
靈長護惜廟偏楳桯七壯士酒炙終終走巫覡
萬事顛倒皆偶然卧龍無處沾餘瀝

哭景館吏立之

去年四月二十七親見進之設醆　今年二月
十三日又聞立之死踏白身膏草野心為誰區
區身後猶魂疾進也一子久乃得立之一子稱
特恩死封疆臣古所重千載烈士多搋完立之
才武世少數胸中意欲吞河湟將軍一劍義自
決塞上援援多奔亡前功委棄不復收李癸下
士皆封侯生人默見不鮮語天道反復終相蹈
耶得二月三日書猶云持重破賊鋒等閑人事

秋十日使我淚落親書跋書文堂墓矣在墳上終不肯從山林而來故持重以侍之亡之日矣令吾當志兄癡母老女未嫁實事無一
虛名存相知抱恨寧復論誰為往予淚雨浥

答中江程建用知縣

嘉陵水落沙葉霜舟師治舟還故鄉中江一別三四年人情風物俱依然故人寄我江上吟幽蘭調高無報青流水花花恨空謾會合合江江淚下

送蒲貢行秀才赴太學

漢唐諸儒經術淺事業不及文章多六經意義失原本次第疏鑿成江河聖朝群公盡為力注海一道橫流波淵源太學得至寶洗出光耀猶鑄磨聖朝德業貴簡易一氣自在生中和針醫馬蹄鑿渾沌或恐純樸成雕訛君方茂年已知道歸浩浩渺登峨峨置身爵祿度貴外人跡斷處達立莉

寄題宇文之邵公南止亭

公南九亭名止止亭不妄作名何為群公賦詠得溪趣清絕正與斯人宜鋪張止義到無說便我下筆先進疑聖賢出處無定轍俛仰輕重爭毫厘云行非行止非止由賜狂病淵騫癡公南少年負才術試仕吐出胸中奇一言齟齬便投袂自適宜欲求人知公鄉文章強且起舉手謝絕無還期傳家萬卷書史樂負郭五里松楸悲岷峨嘉景照硯席事攬擷醉醒仍詩有時日晏臥不動囂、經濟理加腳太師竹洞枕湿落龍圖藥圃臨清伊二公止迹不止道力與名教相扶持今君所處近伊洛道在不必分高卑文章自可教行事當互皆我知為誰亭非俗亭止古止人物不到西南欺

鴻太師文集卷六

七言古詩

送江衍之源提舉赴闕

潼川昔迎公西來益昌今送公北迴常平使者
豈公志遠地久淹經濟才三年風績不勝傾欲
別有贈心留闗江陽義責互讐格邊將生事鬧
風挾連兵臣費久乃定得失未可相償陪去秋
西師出四路欲舉夏冦除根芟精殄撓運一跌
秩十存四五良可哀河南數州人封略悉土棄
壤如塵灰傳聞唐氣漸衰弱闔外復委將軍栽
借將賀蘭作鄰蕃戍守尚恐難栽培况今秦人
極疲弊菽粟責重如瓊瑰諸軍寒落氣未振肯
聽歸令傳風雷看君南詔吐蕃傳竹〻司禍成
駭胎太上神明照幽隱廣謀博訪無嫌猜近臣
從容合公議忍使漢地生蒿萊閩中支地多不有種每思
一飯三四起感慨與語何人乳會公還朝方進
用不待詩啟歸霜臺濩南関右飽聞見詎肯蔵
笑談費孩對揚上前苟可道類持此語排蓋回
平生磊落致君意豈盧言出為身災

果作趙袁良弼平江亭

文公昔記滕王閣氣象終天拂寥廓崔顥留詩
黃鶴樓今日聲華還磊落安漢城頭有佳處江
山清氣歸篇帙少陵無人謫仙死不遇材豪終
寂寞蒼苔滿地荊棘生梁棟塵埃喧鳥雀風流
賢守一登臨久倚闌干情不薄夜來風月覺澄
清天意人心如素約仙苑當見浮空來氣百年
來無此作嗟余好古今白頭到底文雖才力弱
木桃或見報瓊瑤先對江山賁謝作

允南和

牛峰絶頂凌雲閣形勝潼江照閑廓清水臺中
隐几塵坐對西山横碧落頃當登覽放懷抱釣
挂軒窗卷帷幕氣翻景藝狀不起一片風騷情
索寞无城果身倦未出無事門庭可羅雀翠筠
五瑞掃塵土溪照清風易椽薄平江最好最後
復到隐几凌雲倩依約屏坐主人竭閑散長句
森〻邀我作漳濱病起吟謔耗中散慵來筆鋒弱

鉏金入木将奈何手把新篇空愧怍

送趙良弼知廣安軍

巴黔萬山横楚封洞庭碧海蛟龍宫潜靈蓄秀天踈通楚人自古多才雄江陵故都當其胄人物蕭爽馳英風良弼崛起聲其中宏儒渾厚如山東才思娛娩春華融論議慷慨無灼豐高步壯領粮不容細翔盤紆丞與嵩筝身向蜀涪潼嘉陵一曲城古先鷹隼側臂身久羅南榮群霍醒愚聲歸來破蒙未及徒藉才撤起如旋蓬瞿塘故交復相從始遂抱子今皆翁天真適遂飲量洪世事歷遍詩尤工有時語耐笑未終環稹四坐皆塵空寒颾戚、凌辣桐去路山遠秋溟濛臨老合散情曷攻豈見謫下如兒童競耕始見斤斧功鵷鸞一息荆棘叢廣安地旱踊飛冲席恐未暖行匆、平時物理怕磨礪群樂不任界與崇唱酬自可輕閑忠無事日夕翻郵筒

求劉忱明復龍圖畫山水

晋唐諸公重小筆高價直與才名俱然多年毋少衆石清格往、人閑無至今百存無一二存者真偽難分區皆工李成精絶遠峰嵓秀拔非常挨裸之潇落亦其亞玉堂屏上瀟湘圖董居許范凡數輩隱、佟氣藏成膚乃知山水係絶品筆墨造化非功夫要之文章之緒餘世上真巧歸吾儒孟昌臺府少文字見性文空談亂盧龍門雪景生生渴山潜水奥争奇趁倚空直龢閲孫簿緣險古道盤縈紆擁衲禪僧對宗寶携琴般士來崎嶇主人肆筆聊自娛新言然與天機符公家清白傳幾世經濟滿腹冰霜壺一言不用脉捭臂五年蜀使甘馳驅時將素毫寫胸臆寧復意外分精麤復古雖清尚許格（復古有詩道年格疑其學許也）與可亦壯非燕徒（文與可學燕拷已然未至也）豈如公思駝羈來破碎嵩華傾江湖窮冬從公豪窺看愛重不覺驚嗟呼靈峯北苑馳蕭爽雪不到地風踐枯平生好畫已成癖寧借不善臨與摹出公門下父公筆有類米海遺明珠頴公秉興一揮酒束絹數幅尤芬數異時解組還故廬皈

潔將伴林泉龜

寄題榮守李象求嵓起太傅淸富樓

南樂太守傳詩郵詩題淸富城西樓〻十風物
累已盡行欲模詠雖爲酬恃公請官不累意如
與萬家同優游扁舟隨分與山水好景散漫無
人收昔人知安知不貴俗氣未斷烟雲差淺靈
把酒獨長嘯歲久此地係風流公帆南國走款
遍繙秀浩蕩皆窮搜歸來耳目殊未厭尚思勝
槩遺蹤幽九疑嵓洞識元叟三湘泉石封柳庚
名賢列處遍所過非事筆硯扶林丘五耳西梓
悠登覽百刹照水江環州得公新篇似相約正
上樓率吟淸秋塵中嗜好有可鄙恨不從往追
公遊他時三老期一笑愛闘堂是平生謀

送程副恭正基提刑赴闕

從來貢闕多豪俊夫在矜持驕與太白屋寒門
亦有人往〻窮愁積英概得時稱思報不暇安
能與語功名會歸騎攘面儀衝策一蹴中途爲
傳駛驛纓重要敗虧壯所養既完發亦大磨磐
寳刀拙圭璧更向天資才術外正基太師丞相
後學博文淸古冠第天機不露騏盤槍雲氣雖
升登氾海平生胷中未一出萬事食閒宜少待
語默機巧五輕益頹色雖眇次山丐世故未能
以身殉家聲欲傳道猶在遠別相知試一言不
是向人歎慷慨

和蒲安行題解于秀才

群峯屋背猿鳥啼二江門前鷗鷺飛雅閑君居
頗奇絶長恨不到心依〻仙翁落拓少拘檢解
舞石上凌秋輝髮冠枝袂或云起塵土一踏何
時歸

和任師中舟中見示

經年雅音曠不聞客衣依此俱紅塵六月赤日
火照地仙舟艤在交河濱君年四十已歸官去
去禁路無涯津大夫未死功業在但使道富何
受貧 師中時多言貧故云

馮公太師文集卷七終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卷第八

五言律詩

寄上金陵王荊公 元豐六年

聖賢道陳迹文章隱至神北天開盛際南國起
斯人冥濟右先覺公傳䂓大醇卑飛隨立俗默觀
養經綸俛俛懷鉛槧細翔表搢紳英聲推海岳
高步出風塵去就道難進猷久未伸兩朝雖
顧遇大節每邅迴四海傾台輔千齡佩聖辰有
為今道德無間古君臣雕琢唐文盛更張漢法
新風霆傳信令來縛解生民所志推膏澤當除
亦斧斤寸心常遠鄉獨手助洪鈞鍾呂無前蹟
江湖自在身功名非雅意出處自天真鳴雁雲
霄想芝蘭道路春轄雄平可駕房親淺非喻江
漢無良岸衣冠窮濫巾才非當世用任為有時
貧衛築樞馳久風度出浸頻古心終古合老態
強難馴名教雖依託文書但混倫師將常狀狀
相府舊術術萬里吾容淵諸生氣羨均絳紗聯
楚澤句後終津濱鄙俚粗能述精微豈素陳青
雲如可附何處更家仁

寄上潁昌范蜀公 元祐二年

大老歸真主前朝遺數公精神時一會出處適
皆同起蹈儀刑地煩温燮理功及觀光祿表謀
見古人風騁幣來何孝安車頗不東光華曆政
殿俛俛就祠宮論議高諭武文章遠離雄退身
無少憾憂國有餘忠几杖誠先覺衣冠為一空
千齡重際遇二聖極優崇特相交遊盛朝廷禮
數隆一星容處士四海望冥鴻箕潁終蹤外嵷
峨氣象中楚詞清更遠舜律遠相通公以古律定雅樂
庭玉連城價孫枝百尺桐聖賢今日是河漢戮
時窮晚輩徒瞻仰先生蓋始終冰霜嚴斂凜塵
滓坐銷融信史知何責韓詩恨不工東齊如見
錄光彩附垂虹

附蜀公和

鎮伏承提刑朝散遠貺佳作乃有舜律遠
相通之句因復次韵寄呈幸垂采覽　鎮
上

盛旦與明聖千生伏至公遭逢不出世霞露
與天同諒直誠多勉謀猷悅尾功后王明若
日英夏慶同風嘉氣中無外獻謀北至東敦
國嚴密禁握處太清宮峻拔山形大高明地
望雄起居無忘古坐卧只思忠論樂嗜論廉
求音和寂室大和非隱伏至理自窮榮曖昧
幽還顯尊卑降後隆使人思舞鳳如文慕飛
鴻世事安清謐人心處正中至醇當直詰精
義枝旁通本自閑瑤律還須撫素桐天材由
聖作物理要人窮往古為經始來今是致終
云為極微妙樣抱貯沖融斂聚陰陽氣窺觀
造化工因君既樂事詩詠照光虹

和文侍中錦雞

微生非自異翠翹頷深藏谷口逢羅網人間重
秉章全身珠綴絡一項錦城裘易啓烏啼早雖
馴雄性剛僅能逃得味何幸識台光黃閣恩優
厚青山忍渺茫鸚言未澀鋮孔翠別炎方既獲
安棲地寧須憶故鄉

和梓潭陳悅誠伯弼節堂

妖氛淵絶塞皇武懸群情並命儒臣起同謀將
略明前鋒殲醜虜降伏委高旌拓境新圖展叔
功寸草横披戈宜偃息奠枕覺燈清廣謝宏經
樽群公共落成唱酬風月冷詩議思神驚錦繡
彩將合琅玕種即生南方天外闕〔出師表云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北斗坐間傾且享憂勤樂除需恐再更

閑中潘氏園亭十詠

方湖

湖柳春陰重含無既景多輕舟乘酒去明月扣
舷歌

清蹊橋

石面苔封合波心月照空仙翁行過處清影露
華中

芙蓉溪

野景宜花看秋芳近水多溪流光不斷千尺杉
紅羅

蓮池

疊〻波紋綠搖〻雨氣香菱歌謳與發秋興似
江鄉
朝真臺
攢秀山崗合回環斗柄臨契香無俗慮一息見
天心
白蓮堂
平池風送萏照峙雪玲瓏無限發人意欄干霜
色中
涵碧亭
日影搖吟筆烟光落酒林猶嫌池外俗移入鏡
中來
魚池
活水停無滓嘉魚養不驚休言濠上意枉繪與
春羹
稻畦
物外溪山樂窮中歲月優斯人猶不起十頃稻
田秋
草菴
竹影搖金翠泉聲響珮環廣有春日落人向定
中還
偶成
長歌詠考槃酒落休官愛竹臨溪倚携書坐
石看足煩猶解襪髮禿自忘冠頂為無多砍待
身到處安
溪行
野景久不見溪行如有逢長苔抵綠髮淺水臥
青龍石出沙仍帶橋危柱半春日歌猶下馬未
腳洗塵蹤
春閑
好景雄心貴多情半睡降春聲蜂遠屋晴意鳥
臨窗漸老依花往無機付酒缸人生求適性何
苦自擬〻
即事二首
閑戶塵緣息忘機眼病除就閑司教子臨老史
知書穢粒風前稻婆娑雨後蔬窮中方得趣門
外已中年

其二

舊病花詩眼衰容雪到眉風塵憐客久筋力恨
歸遲所得真如夢無緣圖已癡不知緣盡處猶
有幾多時

漁翁

短棹撥輕舟風恬江上遊機心重浪底生計一
鈎頭盡日不多得中懷無寸憂夜深何處宿孤
嶼笛聲秋

野澗

莽蒼長郊迥村迴小澗幽勢尋山腳轉聲傍草
根流眾兩沙汀派清風岸葦秋行、須到海毋
為曲灣

和鮮于頎秀才見題小軒

一室住容拙新年尤好閑翻書消白晝隱几看
青山人事有違合英遊長往還此心猶有限半
在史文間

和蒲安行誠之見寄新受梓倅

故國連芳草吾親在白雲榮歸慰主父虛語類
終軍劍關推吟思潼江亦奇關推愁意友別分
手後何云

登甌樓

石上詩人賦城高古郡樓能將天外意寫盡曲
中愁湘瑟曾誰聽巴風秪自流倚闌吟月午臨
下更遲留

龍門洞

古洞嵌岩語青山氣象渾應龍常隱處流水不
知源關險双峰秀陵虛古木尊怯藤寒覆座修
竹畫當門混洗誰開鑿雲烟自吐吞深盤通海
脈橫透容天痕日影循崖腹泉聲遶石根江前
塵不到物外景長存避地仙蹤跡清人俗夢魂
功名歸未得回首謝岩關

題靈溪寺

野寺無俗氣勝遊方外迴水清巴字近傍慧錦
屏來秋閑山要起溪門竹引開座蹤不須掃留
恨寄蒼苔

曲細道中

一溪流石色萬木聳山陰地僻有佳景眼明勞寸心陸猿猶挂壁鷺鳥忽移林莫問去程遠行人方苦吟

巴州聖壽寺小閣

危閣已可愛野僧仍見邀　稀逢水靜城近覺山朝露發秋光潤風吹雨意銷巴童不知我㳂與在漁樵

廣灘驛寄知縣盧大年職方

轉步異南北一程千萬盤將身試豺虎無路出林巒數屋近相接孤城猶認看四惶中夜發況守二年官

馮文師文集卷八終

安岳馮公文師文集卷九

五言律詩

詠雪

半夜風威壯今朝瑞雪呈佃翔如有待附着不勝輕盈々雲歸下番々雨簇成飄錯非衆巧融結似無精河漢潛敗決乾坤款混并漫空雖潔白觸處已縱橫枯茂全粧出窪隆一概平參差相接覆散亂或逢迎遠岫依稀失高松獨自榮光明通兔穴肅殺下天兵揮霍偏隨馬憑陵或遠城威稜生劍戟物色儼冠纓樓閣危將墮烏鳶噤不鳴豈封蹲豹起岸斷捲龍騎地軸猶疑折林梢不易鋒攘寒排瘴毒和氣入春耕雖学峨々勢其如薄々名暗消知地暖坐對覺神清文砌當門舞玲瓏照眼明味宜茶品試力與酒樣爭佳景誰能賞幽吟似有情澗尋頻點綴窓竿為題評旧說三農慶量深一尺盈憂民心正切擊正助歡聲

和晉守句士良輔元大夫見寄二首

相知思命駕見教每書艸起尺去無路奮飛嗟
此身貧賤雖異於出處李為鄰肯笑劉郎病前
頭萬木春

其二

濮遲洗俗塵林下解朝紳車馬備應客談樵皆
寄身置書牘有位釀酒畏比鄰又歎西州去城
眉看一春

和石守周尹正孺瑞公春遊醴泉

捧擁行飛蓋嬉遊立遊驄風烟寒食近笑語故
人間樂轉諸天外川争一掌中回頭相與挽容
易出塵寰

和周正孺郡圃新霽

湖上多遊景囊中尚賜金清尊宜北海嘉節又
山陰晚日雲輕放林花水倒沉竭來相伴醉應
會主人心

和程　治之秘監楊琢中立朝散

身似悲鳴驥家如漢落瓢買居悲棄壤鼓俸怯
薪樵壽隱三家近佃商百步通無心隨所寓塵
滓自冰消

和呂閣少蒙提刑家園茶

蜀嵒園雖名家園未有茶曉籃親手擷依客尚
心輕瑞霧吹還合仙風坐欲生因知栽植意留
與子孫清

和張若愚子發秘丞同年見寄二首

歲月磨將老蛟龍蟄未伸文章俱不意功業竟
何人孤迹每一撇衰鄉餘氣春扁舟思共濟滄
海闊無津

其二

意氣同歸趣生平幾合離遙憐初得信相喧似
忘機世態分離合人情老自知莫將身殉物慄
悴變鬢眉

和湖州文同與可學士見寄

聞已湖州去交親不與謀京塵收馬足汴水放
船頭試茗春歸渚題詩月滿樓散人吟不盡苕
霅一溪秋

送別漕劉明復報議

中山元魏後數世十三傳皆在河南葵初從伐北遷中書謀定策玟為字仲質玘中書侍郎大理力扶頹玘字寬夫清大理寺卿渝國秉樞日改會封命國公唐公起義身議高都尉議主守深之太宗駙馬都尉名累侍郎賢寺天官侍郎死殉職數原武輔期集東阿舊俗恢聚字文秀東河令河陵才被詔落虔安河陵令戶部志純德符字端朋戶部侍郎八子生中葉行有八子秦屯字子秦屯崇其崇望崇書常泰璪封珪良顏南所度使宗望字希使左僕射雲魯字郎文指林學士三台共一經洪洞城不下封工侍攸無甫陸昭輔書儀集明宇禮意全大常卿中丞

安出處藝祖肯許延學士請基閑咸平起瀾湮斯文醇復古宏議自推墜江漢源何已公疾叱已圓信瑋師魯誌佳氣尹樊阡秘盤先儒將姚山洞地仙看公承遠搆發遐向孫寄浩蕩窮經筍縱橫信筆椽巾箱遺業綬緒見伯仲襲青乾辨論多兵略澄清累使攘風鳴雄屏翰鵲青雷力象記白南臺下車隨北斗旋鷄鴻思舊侶萬少望歸鞭師節頻軒伏戎肥未一消朝綱今有戶古遠日煙筵盡是細蹤地行承只尺天門花唐

榮戰冠斑漢貂蟬閣閬誰如此功名盡勉旃真無從子晉輕去志伊川日公之志而云子立樓遲久涑知氣義然人情嘗歲月物色自風烟士要文章別詩同錯第編碑陰如可附青玉為雕鐫

送王東來之寺丞歸戎州

喜作送君詩戎南人物稀文章唐宙變錦繡助先歸門巷容高蓋江山照綵衣不須攻錯鄭鵬鴻白橫飛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卷九終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卷十

五言律詩

效皮陸體藥名詩寄李獻甫

半夏勞奔走當歸計未成向烏頭雪白雖遠志清登

澄清可傷生泉水懷鄉國靈仙得古城萎蕤差

白屋遊偏早青雲夢數驚預知皆係命無患可

病力安息愧民情蘭州圃池靜槐花通路早野前

宜散旋敌然任縱横問話思黄葉論文憶長鄉

餘糧添覓盎乱髮散簪纓紫荷江山秀婆娑桂

柏葉楓香餘雨氣桐葉變秋靡陰語害鈎吻昏

睡屡决明鸕鷀閑自酌琥珀向誰傾莨菪官貴

淺檳榔活計輕每將蘇子枝多謝使君名滿把

黄金屑知音句玉英香箱空聚古敗將敦論兵

苦練詩方就旁通年未精前賢如及已海藻顧

題評

道中詠懷奉寄利州允南侯君

鄧潤甫

交印楚人國分襟汴水堤十年雖會合一夢

預恭蜂官序滿生拙詩文庾信壽諸公多汲

引憲府屡提携不肯乘驄馬那能出實難安

恬輕世味酒落見天倪照物聰明決為邦問

望躋笑談清岸獄嚴豫勸耕犁不忍為鈎距

何曾鼓町畦燕堂傳夜燭遊軗碾春泥衆服

題鷓鴣啼將食駃騠州黄思隼擊梧碧值鳶

栖欲問無來使開緘有舊題君方安玉壘余

亦遠金閨地隔江波潤書傳雁翼稽豈知双

鬢白相見兩當西内預微他枝殊私牧遠黎

鮮親愁不斷叱馭意空遠吴苑飛雲杳秦城

北斗低南山千里雪劍閣萬盤溪夜宿星邊

驛朝行石上泥疑嶺地軸高駭猵天梯看

岫時敲帽聽泉或杖藜蕭、黄葉下臭、冷

猿啼蜀道無艱險人心漫慘悽承懷持從橐

遂想綴朝圭直北瞻天日征西疊鼓鞞相期

郡齋論清話看揮犀

和新城鄭知府鄧潤甫温伯内翰道中見

寄與鄭奉節文承

畫舸秋離峽長江水囓隄郡樓高送別客秋悽
分睽前後聲難佳升沉分不齊私心嘗有待得
意幸相攜千里聞鳴鳳三年倦割雞一衰壞性
命萬事錯端倪英俊駢翩起淸華直上躋平生
依筆硯俛首失鋤犂同嗜殘秋菊忘言病夏畦
精麤分玉石去任卽雲泥近到多鵷鷺誰人享
駃騠細翻趍鳳閣隱約鶩雞栖訓誥貴溫潤承
冠出品題風流淸憲府威望肅朝闈戲彩江湖
樂觀濤歲月稽遲朝垂拱北曷師華陽西瘏德
傾中外歡謠決庶黎忽聞旌旆近頓解傳書迷
一笑何勝喜高談爲少低長篇追杜老餘論及
曹溪把酒聽新閣尋山傍小蹊欹斜行疊嶂空
曠上危梯拾掇留尊俎蕭踈媿樸藜故人難會
遇壯士合悲啼物理紛無定年華去可悽王師
行解甲盟府仲盤圭剗外聲文錯閨中息戰鼙
時淸數相見寧望勝金犀

和鄭內翰退烏奴寺

萬淡初離峽三程未到閑相歡才把酒倫賤更
尋山古意登臨外人生笑語間一叅遊與畫蕭
數欲催還、

和徐之才雪

農事方春作田苗待雪催忽從天外降先勝臈
前來枯槁全枚飾句萌暗養培格淸徒自照軆
弱不勝接有勢離還合無情去却迴乾坤迷境
界造化始元胎氣凜侵帷幌身輕寄草萊置璣
漫眞壞衡巧緻條枚空際如雞集毫端巳共隈
穠寒流遠罰嘉兆叶淸臺既渾山萬澤寧分石
與瑰飢鳶蹲木杪凍虎卧岩隈積怒江城滿重
疑棧閣摧誰居梁左右或溯剡溪洄凝沍陰雖
勝沾濡早可催雕鎪窮物象皴瀑離風挾雨郗
紛猶雜雲頹重不捲豪門張燕席貧灶擁寒灰
且喜蒙膏澤仍知免沴災斯民爭慶賀高會與
歡咍把酒看宜醉烘爐守至煨傳聞詩句好罷
聽樂敲催灑落吟情健玲瓏霽色開營丘無後
見誰爲寫皚皚、

和徐之才浮萍

瀟洒春容靜飄揺水性柔根從何處起身任均
生浮得地輕依記隨波旋去西潢污深不柔漢
渤望空悠花蕊看罡落蕉心久未抽直如炷夜
雨便欲陣江流既入　歌唱睛邀漢女遊翠連
芳草渡寒映綠楊樓碎剪神工巧平鋪澤國幽
微軀鳥足遁浪跡更誰牧蹈破閑行鷺倚鬬賤
上蟠但能知季順何用枝梯綱浸砍通河漢寧
虞璩馬牛逆從蔓炭密如把芰荷採寂寂芮戚
陣紛紛芥作舟居勝遺故事湛賦杜前獻蛙躍
沾双股龜行蔽雨餅聯居如有守達近亦無求
別浦千重恨吟塘萬點愁生涯隨所寓細城浩
雖等野色宜茶竈仙姿泛酒甌情芬傳潤沚餘
思滿汀洲晴與萼俎結多為荇帶鉤皇專嬉雁
鷺白可憂坡虬助黃石圖側含惻古適周廻泗
差勝梗泊浚尚恬漣赴急如趁市達枯頸轉濤
吉祥與霸業吳存格神休為發常青眼維題戕
白頭新扁盈巨軸盍張置能作

和徐之才巡按見寄

捫參趁遠道青蜀下青泥江遠縈迂帶山盤屈
曲棧行時忌腹斷自古客心低峽畫逢寧武天
寬額實雖來窮巴嶺訖向轉梓潼西地共猿猱
食居同鳥雀栖風霜傳一檄五弟走千騎力貴
多儒文窮輸或嫁妻上憂分使節參議轍耕圭
素志施膏澤塵懷去叮畦垂艘防馬德含哺止
兒啼夜寢無寧席翔豢或茹蒸驅馳宣詔令歌
舞慰童觀按郡輕駁劍迎壺滿見溪政清米出
湍民附水濕堤指穴收毳先搜群去狼孤史棱
威孔庶人樂戴春靡驛騎憶千里秋霖動一犁
憂旁如有病忍霖歎生璽委僅壽爭報封囊藥
自題茶塵思鳥背羨野憶缺靖過雁情逾叫殘
蟬曉史斷馬魅休入耳數酌且溫膝聖治我仁
壽家泉念康黎呻吟我葉石充旱得雲實駒有
苗場食驚無枳棘栖朋公深履歷清望絶乖睽
盤錯廣常試安情人自遂溪谿方促召賁諭息
言提實閑伴天仗星閑侍女吳功名當少俟歲
月尚餘待求路非依記先判廛解務崇峰雖絶

迷歸意共含悽切笑句謀拙吾將物理察舟行
嗟俛勉仰望瑀寥躋易是難是鷄雉馬水上鷺
豹梁誰計鶴車馬未安𣬠於我達諸脚文藝技
萬擊句徒惟自奮黄醆盃容批怒臂猶蛀夜鷲
覗已晴擠績貂無取者附驥亦榮弓巧拙其如
性天機不可倪

和徐之才宿孔陵亭驛早行　一云和則詩

孔爱穿既席到驛不禁秋夜永無歸夢山深正
苦寒行鉦催早發晨昌存芳醆誰識驅馳意憂
民萬事端

和徐之才春晴偶成句時以閑

雲容收雨意草色妬花妍詩若是真樂酒醒方
爛眠園亭無限景筍蕨不論錢再日因成痱江
山似有緣

寄高果守句輔元

一北按經行出南歸計日趁照孔明澗水知雨澗
春途轧歌同新醒催行趁早鋪故人休問吏相
見且催娛

發新安驛

健塞隨雞起哀歎索酒扶風蛇嚴道從霧燭棲
崎嶇迎馬闘熊幟猿聲猿虎叉山中耳根靜清
曉獸鷄呼

武侯廟

四百年流盡三分氣猷高西州稱險隘主德參
英豪統正固王業関張汗馬勞相雄爭勝負所
將僅纔堯當世安危寄斯人智識滔潛身規去
就擇主事遊遨伏順親婦漢平亡首聞曹河關
居亞向江表戰風濤雅意存中國草師請不毛
安知漢賊術指畫審兵謀積託情尤重君臣義
可褒南征才解甲北伐遽收軍渭水聞營壁祁
山擁節旄亂坤悲拆裂剝椽摧鋤娛遠結孫權
援觀將仲達奪戟宗雖再起郭塢已長號家國
猶殷富衣冠亦俊髦中達忘嚮策求手額揉猱
事業垂千載風流而一陶民思黄子國廟枕蜀
江壽史徒譏議裂碑自周宇丹青巖壯觀松
檜盡蕭騷醜弓終為志長弓未見奪吁嗟檜繼

術祠下沸沾袍

瞿塘峡

勝絶瞿唐險西陵古地形巴江深洞穴蜀王舊
門庭王氣吞三峡神功出五丁斜長天一綫桐
對石双屏湿擊岩峦瘦雲蒸草木腥衆流趍激
瀨遠意會滄溟頃盼如無地幽陰似有靈白鹽
懸日月黒石鼓雷霆鋸鑿餘痕在高深巨勢停
魚龍兆險怪烟霧鎖沉冥念昔窮探賾常言駭
視聽波濤激箭舟檝劇奔星倒挂傷猿墨横
飛鳥翎死生期一瞬出没類浮萍葉上竪忠
信胸中泯醉醒人烟逢壞峤語咲落沙汀澧洞
重灘下回頭萬仞青停橈詢故老借筆潤圖經
二孟連稱帝三川待建瓴関防雖草創基業旋
飄零藝祖收長策神旗指不寧虜時空死節書
輸首開局五嶺劉歸國重湖馬就刑磨崖誰刻
北遠續五湯銘

東陽雄

叠嶂山窮處東陽石闕間數傾紅蔽蔦萬觸水

且環遶子真去命忠臣同孚禎捨舟遂入險平
地氣時遲

施州道上遇雪

蜀下山中雪初寒塞上途郵燈催客起澗水雜
猿呼谿𣜬林驚秀輕蒙石瘦枯無人來寫取十
幅李成圖

宿水轉寺 又云封水寺在夏泉縣剝挑嶺

厭困逢僧剎烟嵐溷路隅徑深群柏老溪轉一
峯孤巴到身猶倦終因氣使蘇蟻翁知客意臨
曉解相呼

丁卯除夜

庭羅驅儺戲門收爆竹盤酒香添臘味夜氣難
春寒歲序張燈守人情遇節歡明朝五十八消
息近休官

馮公太師文集卷十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卷十一

七言律詩

黃甘寄李敏甫

果山多果遍林丘惟有黃甘格最優繁結幾枝秋雨熟完滋宜帶晚霜收霞餘點綴青林遠星散玲瓏綠葉稠秀色盈衢爭妥市穠香浮水手通舟金苞爛熳差三等乳帶龍鍾占上游一宴當珍皆絕品萬錢安價或輕酬盤筵皎潔如圓亞梨栗龐凡似贅疣驅藉佳賓祈共賞芬芳醇耐雜相投啟勤食指當先動饋盼嗟涎已自流花瓣瓊瑤紛落瓜雲肢冰雪冷侵喉蒲萄瑣碎終非匹荔子肥甘佳可儔但教兒童貪磊落不知牙齒怯颼飀力綿消渴多年病清醸騷吟一賤秋屬饕且行猶掌上間餘雖卧亦麻頭膚輕漸声手寒衣猶重種好懸囊子尚留樵悴懷而三寸小酸寒東望一枝休種均奴僕知郎貴橘顏砍砥比玉差美實應嗟遺爲貢嘉名令嫉下溫川多栽厚禾蟲施苗一熟經時汗馬牛晚歲奇為安漢守眼明重至涙庭趨已將滋味干時好寧免苞苴狥世求大嘆有誰能快意柔養無事却成羨徐陵獎歲詩辭古胡濟紛譽感羣通顏得新篇聊假借康毅聲望出遐陬

送宋構成之運判赴闕

魯衛先帝紫宸班高議雍容數刻間使節光華金口賜（公登對移數刻面奉聖旨除提點司差遣）鄉枌歌舞繡衣還纑鍾應手皆良法斤斧投虛寂大姦坐席賢勞殊未暇歸軺巖君處難攀蒙曹自是青雲器騏驥應無白日閒蕭瑞故人聊養拙君公行部每開顏新知邂逅情猶在遠別遥遲涕欲潸人事去來寧可問試看莊叟道中環

送徐之才赴洋州

三河使指皆精選八座郎官最上遊袖手看人趨要職息肩隨分領偏州遨遊方暫屈嚴明府舊部爭迎郭細侯常愛昔人爲郡樂不妨循吏與民休枌榆指顧泰川近臺榭周環漢水流閑下于羊心感慨天涯嶺客老淹留方將振羽趨庭

鷺宜使㐫㧞狎海鷗青漢遠山迎身旆北風吹
雪𣏌䶊衣從來恩館深仁遇依舊鄰封竊庇庥
遠別不唯思酒盞相忘何夢更書郵郢中無和
陽春曲時寄新聲欲強酬

和劉明復鐵老君觀

放懷逍遥物外情登真一境照人清巍然道德
玄元像傳得胚渾太古精造化工夫應默運神
仙儀相自隨成江山地勝空遺跡聖智長存即
久生寂寞黃冠猶好事微茫丹灶不知名淮南
英胄來瞻仰驂起清風化蜀城

寄潭州何正臣君表待制二首

繡㫖初從劍外還文章開府冠群仙忽聞五管
傳邊聲又出三湘領使權偃息湖山非久計翺
翔鴻鵠待殊遷不同宣室回循召台輔明時屬
少年

其二

高界鵬鷃分難攀宜意相知䟦逅間北海義時
曾薦鶚思公終日尚移山平生泯默無他技一
頃差池已厚顏猶有功名心尚在鑪錘當手待
公還

寄上范蜀公二首

去就人莫衆美難侍郎高望肅衣冠每尋當世
群公議更在清流絕等看屈宋辭多誰儔國漢
蹤名重只休官求仁已得無餘憾自向青冥著
羽翰

其二

拱極星文動少微西南風物重光輝平生親友
傾心望共慶功名畢手歸東馬歡聲傳里巷松
楸佳氣粘烟霏長鄉兒戲揚雄拙太足公前較
是非

蜀公和

小馬輕輿蜀道難身披裘褐頂烏冠已從林下
幽人往猶作朝中舊德看漁釣喜歡新得侶道
途瞻顧尚呼官多慚御友貽清唱天外高音與
鳳翰

其二

常理鄉山憶翠微此來時節更春輝林間怨鶴
久招隱花外啼鵑仍勸歸雲似隨人飛鍊〻西
如先道酒霏〻迴思仕宦平生事六十三年始
悟非

寄上北京文侍中

四紀三朝會遇同陪京猶望節旄雄獄知元老
經綸述盡在生民鼓舞中漢府重歸黃閣相商
山難訪紫芝翁陶鈞末士慚無報惟解發詩寫
至公

一

和東川吳與復辨叔朝議見寄

幕府參差恨莫追公車才下我覲閤高談乍聽
曾心死前會難尋但內飛千里有時重咳唾一
言何處盡精微惟思旌旆趁嚴召復劍西南望
落暉

和陳國南道中見寄

故人重見老相看江上秋風已薄寒會約浮沉
俱里社豈期慌倖亦侯藩休嗟華髮多年別且
喜清尊數日歡惟有舊遊難得處風騷還恨滿
三
軒

和李獻甫見寄

別腸回轉似車輪千里相忘一水濱自媿平飛
徒衰〻過蒙高義最恂〻已逼蘭春三經歲猶
恐愆期再見春趁府何當聰約束分為膏澤與
鄉民蜀中西路皆邦之鄉里

和朱牧宣德

英游相聚日相歡休唱還家蜀道難為愛尊前
文字飲不知門外雪霜寒洞酣依約群仙夢談
極飛揚巨海瀾從此追隨類語笑莫教悵悵恥
儒冠

運使李獻甫有書云千山萬水之間泥濘
勞苦不可勝言者因以詩答之

使車東按宕渠還霖潦千山萬水間為把仁恩
行郡國肯教愁色到容顏高賢本為蒼生起良
驥應無白日閑從此促歸天上去翱翔鵷鷺禁
宸班

送桂憲董彥輔四·散二首

宏材高望出簪裾久向持平意豁如擊鼓聲名
三輔最西南恩惠十年餘諸公每恨歸朝晚美
職行開半道除今日老成應不次中臺煩劇在
刑書

其二

繡衣三峽始歸來孤迹青天道上回牛馬經年
馳使擻雲霓終日望行臺鷁鴻去勢看千里桃
李遺芳占一栽都邑群公如見問漳濱衰病已
難材

和知資州許廣淵淨翁同年朝奉見寄

每思同榜多零落忽見新篇慰寂寥今日抗塵
俱白首當時聯翩共青霄休嗟遠地猶沈僕況
是深知已滿朝饑渴未能親一笑秪憂徵召促
歸軺

和周正孺遊醴泉寺梵策

衰遲猶有少年心十里名藍共訪尋椽綠郊原
逢雨後殘枝桃李覺春深陘踈欵奔隨況俗儀
洒溪山憶故林一醉不辭斜上同潭書迎青費

光陰

和周正孺春遊

路入江村五馬遊江邊生俗弄春迷客慾無地
時分請樂看能俳預點抽趣賞不辭花飲老勸
衰偏喜雨新收經年多病無歡意強逐雙旌一
舉頭

和李受修儒戶曹

青雲回首即紅塵且向畀官事隱淪衰衰泥途
方索足區區天地不容身前頭功業安知命滿
腹文章未稱貧深媿相知空握手羽書遍上穀
嘉賓

和徐之才回啟

行軺使指屬樓分路去重看思紆紛清夜峽前
江照月露天郊外劍橫雲情多苦近歸袰漢景
物應難會見國崇高俗緣因利接燕堂居媿有
移文

和劉溪巨濟教授

泰地嚴君勤馬歸思閑扶轄封鞋揚路迎黃鶴

翱翔走詩壓青山氣象低我已衰年思故國君
方高步陟丹梯迢遞且伴臨江解剝聽清猿峽
口啼

和呂少蒙鼓市

何處青衣舊俗酣峨嵋東畔蜀江南從來歲首
争為市太守民間已不堪我日笙歌常継燭晚
春桃李尚仍藍嬉遊果獲神明助太守雖貧亦
藩甘（公庫豈而春台未無羽之宗為多致云）

往時與今錢塘蒲資政傳正修史鄧內翰
溫伯同和唐彥考功張水部盛山十二
詠畀閣江吳令使榜於宿雲亭二十三
年矣因緣登覧感慨疇昔復為短篇以
紀故事元祐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安岳
馮允南

魯繼唐賢舊唱酬宿雲亭傳為遲留常溫石上
尋遺迹蒲郡天邊境復遊亭榭竟為閒處所溪
山清帶古風流神交吳漢相知遠重把狂吟此
暗投

中巖封宗寺（在雲安上三十里）

萬竹林間一徑升滿巖金碧靜香燈飛泉散亂
垂千尺危閣欹斜擁數層雨氣或從簷際落風
光時向坐中凝荒碑文字都能讀舍眼叢條問
老僧

扶顏驛王森居他県承秀居今隆化縣李
光古居今榮懿寨皆土豪犯法禁以取
戮滅

僭田收盡連雲繳舊敞從來寞溪民卑樂華風
能不痒山雖汙俗自無塵運城解表吳王溪鉅
積終刊石李倫一修英豪猶不免咄嗟三叔尔
何人

三家兄書報蔦起樓屋甚而有詩

臨街樓觀百餘年司馬辛勤五世傳凡在子孫
俱肯構數家門户式先顛瓦衰今是先人意幹
蠱或於伯氏賢他日舉杯相屬處為南壽閣井
東偏

寄陳達州圖南

臨老蹉跎柰命，閑故人留滯在蓬池光陰一別
六七載功業半生多少時謫宦可憐吳子欺狂
歸難學義識之何當江上重攜手同到三軒看
舊詩

和鄧溫伯二首

不獨高文耀世奇曾將宏議振天維誰人才術
能爭手自古功名貴及時暫別鵷鴻蓬海上少
留旌旆蜀江陲西州筆硯雖衰落會有中和樂
職辭

其二

屢譽交游共借推清途憑首倦重窺方將素志
隨鷗鷺敢拂華顛望鵷鶵衆既欣成漳浦病咲
矜猶得鄭公詩相逢少置升沉事且把金蓮為
倒巵

送鄧溫伯

長羨橫飛霄漢遠多慚窘步路途窮如何會合
青天道俱是衰遲白髮翁萬里每嗟音信絕一
尊還喜笑言同邀遊莫作經春計佇看高旌促
召東

和劉清明後觀吳生畫 [illegible]

古觀蕭條昔未名却因吳筆助神靈能將萬化
毫端意寫出群仙物外形俊逸狀如裴劍舞周
環時見蜀山青陰兵篡動驚魑魅真仗飄搖擁
戶庭按部每來除杖棘題詩留與傑風霆因嗟
畫蘚無由見況逐車塵為一經

和題成都諸公唱和集

諸公高詠蜀人編唱和春容近百篇享重江山
藏古氣軒翔鷗鷺在秋天不徒神物陰相護熏
有風謠樂共傳誰謂開元新集好退之題後始
完全

和劉明復再遊劍州東園二首

孤城寥落萬山圍惟有東溪景最奇擁傳使華
尋舊賞滿園春色寺多時援琴故故彈流水隱
几蕭蕭聽竹枝擺脫風光情不盡停車門外欲
行遲

其二

危亭飛閣照寒溪重到依然杜宇啼好事且看
韋守記補亡思欠義山題頻來已見山移刹久
坐翻為水染迷一宿有情非雅素他年嵩洛是
真栖

和徐之才喜雨

憫雨何須事禱祈霈然未足使晴暉瀾通墈畝
東禾起香遍園林櫻笋肥浮萍水生魚聚戲落
花泥熟燕交飛民謠已洽豐年望唯恐使車將
北歸

和徐之才賞櫳

菜荳全除看綠梲木陰模合乍聞雷田闢雉荷
沾濡滓水際先憂蕩溺灾火氣已隨妖焰出山
光尤喜晚晴開門前雅致無餘事惟見詩筒競
往來

寄新先輩蹇頎子長書記

年少才華句不群果然飛步出儒紳漢廷大對
無双手（謂子長系君中狀元）蜀學巍科弟四人（吾蜀李公宗楊元素王宦義子子長皆第二人也）
暫屈鵷鸞栖枳棘行看鵰鶚

離風塵來〻佳氣因相待共治棠跡晝錦春

將適益昌先寄元蜀使君　楊壽祺

衰〻京華志氣低歸心長伴日輪西蒼顏白髮
因新選明月清風思舊溪危指光陰時節晚舉
頭霄漢路岐迷巴陵太守應憐我準擬經過醉
似泥

和楊壽祺承事見寄

道屈文章債不低誤傳新句落天西忽聞命駕
趨雲棧猶憶同舟上井溪爭嘆科名淹舊發誰
憐濟領因沉迷相逢且約嘉陵酒為洗閬中數
尺泥

送蒲子君運使赴河東漕二首

聖君宵旰尚憂邊移頓并汾衬帥權漢使已更
三數節（公出使為吏三數歸日述事而云）壺關才下十餘年民
情姑息方師後兵計從容試上前卿相通途從
此致橫飛鵰鶚上秋天

其二

一領生平於我厚十年門下見公親私知誤笑

無難事誰識儒使似古人遠別未逢論出處相看何用惜沉淪清朝勲業爭相問已向蕭韓託此身

寄李獻甫運使

江淮勲績已優殊重使西南使帝命被澤民謡千里達望風邊事十分無文書項刻隨談笑駿雖雍容命僕奴三幕即闕蔽召速扶摇三有上鵬圖

獻甫和寄

半生才命苦差殊肯吏詩窮致聖命清議豈期回顧盼嘉篇聊用借虛無鄉心歲月疑如夢官況塵埃直未奴閒說南充風物好未能歸去且狂圖

和趙良弼初秋即事

尊酒相看白髮翁重來寧復問窮通十年舊事賓談朽一篋新詩載古風楚客遠行經棗節蜀人歸與莫冥鴻登山臨水無多日且伴閒中說苦空

甲子鹿鳴宴上呈諸秀才二首

知書天上頒春津經美人間沸海濤俊秀一時隨品藻文章萬選即英豪溟鵬今見摶風起郡寧辭勸駕勞當有奇才為時出中元佳氣似嵩高今年中元卽旦于郡城之北有奇雲數十峯凝然不動如遇兩兩望嵩岳也

其二

重陽高會最風流為禮賢書席俊游已愛食苹歌小雅更宜攀菊賞清秋崇觀坐見郡人喜壯志行期國士酬酒到從容當盡醉登仙名籍在瀛洲

重和四首此與趙良弼酬答

群俊爭求一字褒諸公清議晉山濤蓮仙寥落誰人繼史筆縱橫自古豪勝爭頻傾知得雋劇談無極坐忘勞勉行無負題詩意東蜀斯文價已高

其二

郡延蕭洒宴清流跌蕩相從泮與游但喜狂歌猶應即不知衰鬢已傷秋多情共把金英看擧

賭斟無王索酬未去且爲詩酒會蕭條休詠白
蘋洲

其三

瞥然狂歌散鬱陶雨落飛瀑瀉秋濤吟情激骨
清尤健飲量隨人喜更豪黃菊容顏嗟向晚哀
箏言語恨徒勞相逢宜共冥冥醉回首青雲路
轉高

其四

年少相看自華流深知惟喜舊文遊休言白髮
參差老只恐未願次第秋歡笑且從今日是功
名能有幾人酬通達不必分高下兔雁翩翩差
華洲

和陳興州見寄

音信書傳臨一水道途相去隔三州何時尋酒
同爲會無補篇章約共休鄉思難拋歸後少貪
心且向靜中收好情惟有君知我不教人問萬
戶侯

戲謝道夫衢寧惠六山藥

玲珠春出耳珠顆山藥鐵錢白玉團本草經中
俱上品故人書寄香加發輕投已獲琅玕報每
飲無資菽水歡啜把長篇酬厚意吟腸無味苦
搜難

問江巨源求茶

語笑嘉陵辭別後曾函一角建陽春不將鬧碾
無佳客每到開嘗憶主人蒙頂縱甘餘草氣月
團雖有隔年陳吟魂半去難招些頓得蘭溪數
片新（公家蘭溪每春建溪主拆紀供五六千里送官上）

謝李獻甫寄鳳茶

雙鳳嬰姿綠玉團初綱猶怯禁中寒貢從侍從
時宣賜傳到西南作寶看旋碾合由清淡氣觀
題何事常叢官感公珍惠寄須試一嘗煩懷已
自寬

再和

此品何嘗下小團分甘仍值雪霜寒恐塵竹葉
微蒸過要細銀行旋熟看焚盞烘時愁俗客清
風未履屬仙宮平江一啜吟佳句起舞不知天

地寬

和李曼長官約遊鄧園其弟叔示有夢華堂

鄧園閑尋舊亭臺晚訪冰簷凍結腮野景豁從
江上見雲扃深向霧中開早知閑處登臨好何
恨忙時取次來夢草新詩酬不得謝家兄弟盡
清才

和李獻甫雲頂

舉首看山不到山每來每恨翠微間禪關但有
經年約使傳終無一日閑春到柏林香渺渺西
餘嵓漏瀉潺潺虎溪莫過塵蹤客猿空鐘峯悵
未還

和韓于頊節推惠詩

莫駕紺來慰寂寥相看衰鬢共飄蕭風驄會裡
多年別談笑杯中萬事銷休嘆棘駒方踠趾不
知潘鶴已逍遙如將巧思吟孤憤為我商聲更
一謠

下黔江

崎嶇才喜下荊夔一水奔騰萬石林使節叙辭
重險阻客舟將命寄浮沉可憐幽賞非人境猶
有清泉慰我心勞逸賢愚寧可問但嗟衰晚愧
臨深

和王子嚴南平道中寄示

兩隨行色過重關路有思歸送別人未省我時
趁北闕且同回首望西鄰曾同在梓黃花漸近羞重
見白酒猶期醉一巡三峽苦辛嘗欲遍罝杯休
要問槐醇

寄賀李修孺移利憲

境出閑來又入閑欲聞天意未教閑一生孤直
知心處三度交承陳政間食蔗羨君方有味過
眉憐我尚何顏功名不是蹉跎物猶惜清時共
仰攀

年仲甫作雞終有意趣為余寫關雞矜驕
自得猶有餘勇因以絕句題其畫云

忘身為利得忘形棄擇莊生只自驚嗟汝虛驕
氣方盛何時全得似無情

卷十一終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卷十二

七言律詩

寄利憲張充宗司敷

曾言英館頓重尋猶記當時惡別心千里江山旁客思一年風物又春深夢中花發人將老閑外愁生酒不禁引領使臺歸未得且疏懷抱寄知音

木門早行

白虎前峰數尺高露華蕭颯滿征袍只知眼底薄書靜豈意山中車馬勞石夾雨餘重按轡草間風動我橫刀遍途聞說無多地磽瓘身輕意氣豪

送趙悅道參政大資知越州二首

乖崖威重蕪之短正獻純風重以和高世清名公取盡經邦餘事蜀儒多二江遺愛流長在雙勑銘功壁屢磨聞向蓬萊指歸路共如朝野與瞻何

其二

徒御紛紛擁劍關蜀人重是送公還歎知千里謳歌意半在百篇文字間風霰道途方過關煙霞旌旆更尋山重金不負扁舟約賀老鑑湖春水閑

和鮮于子駿遊沙溪洞仙

放懷深穷物外天少債游恨十餘年諸仙羽化曾由此千載嵒居尚宛然門轉青溪空水石室存丹灶養雲烟永韓坐久雖清澈獨有區中世俗緣

興州坐卧二仙

莫道真心際混茫豈將生死係存亡已騎雲霧朝丹闕猶脫衣冠寄異鄉姓氏不傳靈秘錄精神長在發圍光洪府丘秩攀無及分向塵中到老忙

寄子駿郎中

疊疊巴山走使軺不辭嵒陰奉寬條頻來馬足行應慣重見民情喜自謠雨過寒林微帶雪風生幽谷靜聞樵清奇定入騷吟筆已取郵筒寄

下僚

送李杞省司赴闕

使軺西走奉軍期萬貨泉流向武威統伴江聲
關外去又隨秋色日邊歸千番蜀屑供吟業一
道秦川照錦衣莫嘆奔馳傷浩氣出群鴻雁已
高飛

和子駿郎中登高

曾對夾蒸憶靜便偶逢佳節思超然相將絶頂
孤高處剩看清秋數許天雖欠羣黃面席上猶
勝風雨傍籬边好看菊蕊慇勤別旦暮除書落
枕前

和子駿郎中文瑩

地接松枝絶塞边星居人戶種畬田語音高亢
關中俗風物蕭踈紛外天一夫爲麋生保障十
分流運費刀泉閭閻漫作封侯計戎輩伴西到
上前

和山路梅花

傳聞山下數枝梅不免車帷暫一開試向林梢
親手折早知春意逼人來何妨歸路參差見更
託嚴風次第催莫作尋常花卉看江南音信隔
年回

和清暉亭

亭榭軒窓處、開清暉嘉致錦爲魁群峯有景
互爭出一水無声相向來已借寒光探傑戟莫
辭歡賞覓雅疊新詩自屬風騷將何苦登臨愧
不才

送范百祿子功學士知諫院二首

天庭高議破群姦先帝曾將侍從班談笑一辭
雙闕去搢紳遺恨十年間傾朝每憶刘賁对側
席終聞賈誼還言責遠巡非久計行看鳴玉上
鼇山

其二

聖賢中道意何如歷、樊川論諫書要在致君
成德業不當沽直徇名譽平生忠義傾心際後
日經綸試手初得意古人多氣義彈冠應有回
轄裾

和茵時中子君運判亭溪道中双白猿

雪白霜猿久已靈江山但覺有餘清優游此地不常出皎潔一身能自明高柱豈知神氣旺仰看誰爲骨毛驚因吟佳句成遺恨安得風前聞嘯声

和子駿郎中清江道中

缭绕川原又載馳ㄑ情風物共依ㄑ膠舟野水凋将盡捲雨嶺雲寒不飛豈憚長途勞使傳尚尋清景和禪扉前山次第看梅發剩帶新年春色歸

赴辟利臺呂少蒙運判以詩四贈依韻謝之

隋和匯笥號藏珍物理求多漸失真騏驥已勝千里足鵷鶵才寄一枝身自慚蹭蹬居前挫豈意蹉跎接後塵呂亦常作官自文字窮達聖賢知有分不同非望澤中人

和岑嵓起莫軒

閑在幽軒隐使華合歸清望戴重紗手持温詔方行道堂有慈親即是家得意鄉山頻上看異時蓬島合重誇登臨强欲由詩句苦恨風騷力未加

送文與可知洋州

何事年ㄑ擁使麾放身閑處避危机爲思清漢還重去猶厭承明未肯歸天上崇途方策足林間輕霧尚沾衣區ㄑ斥鷃寧能備只得蓬蒿自在飛

賞梅呈李待制才元

鎮雅墻陰看早梅蒲城惟此一株開已驅禽鳥工夫盡栽共賓僚宴賞來月照寒姿凌玉燭風傳香蕊墮清盃玉堂深切歸期近少住花前醉幾回

讀劉賓客外集

七言常愛中山好百首猶存外集多大約晚年知性命一時清韵入中和森張劍戟雖無敵隐约微瘢惜未磨三走死閑供詩盡杜陵回首歎嗟峨

寄題合江知縣楊壽祺著作野亭

野亭何處訪仙翁安樂風烟迥不同千里清泉
來塞外四時佳景出山中掄身暫遯禽魚樂放
意翻成筆硯工醉伴逍遥無計去釣藤新熟荔
支紅

還楊恬天隱長官家集

經世才高若命何微茫騷雅寄編摩純音已落
人間久孤憤猶存集外多喜看仙來鳴鸑鷟重
聞古匣奏雲和殷勤歸秩非無報誰為沉文予
汨羅

和呂少蒙題大卿林下軒

歸來何處解塵襟幽徑尋軒入茂林身到靜中
方有我事除詩外更無心江山相就能清景柱
柏新成已翠陰閑說逍遥尋酒會三卿魚袋擱
黃金

題馮公察郎中清音亭

山水清音迷翠微一亭風景里中稀為憐魚釣
生平處還向功名事了歸白傅歌童卿自遠莊

生鷗鳥自相依匿匿貪阮甚嗟嘆幾有林居使
拂衣

行縣道中遇暴風雨寄呂少蒙太傅

霖潦經時路未通公言行縣太怱怱安知風雨
欺人處正在溪山絶險中一出到頭餘日在少
留隨分覺途窮卻因下馬心方悟歇後無成萬
事同

重陽寄文與可

牛來秋色翠相摩還上凌雲宴綺羅黃菊擬逢
佳節好清歡不似去年多信居次第依重到靈
月黃條且独歌閑說洋州時節盛不知高興定
如何

過永泰文與可定因寺

數程奔走倦征車喜見蓮仙舊隱居秀氣暮嵐
排戶牖清風樓閣鑠奇書一從高步東山起重
見深秋少室虛無計畢君堂上看林間猿鶴共
躊躇

閑內舍牌將至

元豐丙舍初公選開寶中秋定試期四海諸生
趨盛集一朝新議破群疑人傳學博才張後騎
過家音未到時莫怪虛名隨子喜文章門户歆
成詩

和苗子居新并道中

閱水兼山關曉光星軒親按古村鄉臨江变龍
烟雲翠夾道林花錦繡香使者天邊勞按察人
情車下見歡康東風相伴行寬詔敢恨年來髮
鬢蒼

和蒲安行誠之拙巫遊烏奴寺

共隨春色探幽奇春到山中未發時嘯傲烟霞
凌絶頂毫芒人物亂交遮已登高閣臨清曠更
泛輕舟泛澗激落筆傳盃遊陳迹莫辭鐘鼓下
山遲

送李才元待制二首

直道崎嶇出禁林江湖長有愛君心五年漢法
更張際千里潼江惠澤深天下鶴鴻方得侶道
傍桃李正垂陰邦人不用留行色满旆薰風入
舜琴

其二

為掾初違幕府開便將清望屬非才重來門下
經年後始見天邊促召回況有平生餘事業北
行高步脱風埃孤踪已作溝中斷休費工夫為
剪裁

李待制寄僧詩有歌定之語兼聞有岷峨
之遊因作詩以寄之二首

無心宜與物相期既歌須行似不疑出處休將
人事說功名多在老成時胷中白練何妨潔足
下青雲豈自知好取聖賢權進退莫教輕重失
毫釐

其二

春遊遊盡欲尋山杖屨岷峨只等閑但放高懷
窮物外不知清磬满人間經年緑野嘗沉醉幾
日香峯暫往還自笑塵韁盤未得逍遥無路一
追攀

和普守勾輔元郎中見寄均逸亭詩

春風獵〻巷双旌太守開尊上子城地僻養成
山水趣民和流入管絃声林花遠近參差發野
景朝昏次第生引領英游歸未得東溪遺恨寃
時平

和賞海棠

三春花卉滿州城巢占風流第一名老杏酸寒
誇錦繡野梨乾強學瑤瓊猿粧雨後頻來君尤
物年深特地榮為是翰林親手植莫辭歎賞慇
民情

送韓存寶閤使

君常慷慨論兵機喜見韓侯定遠歸將略無窮
雖世出秋毫不犯似君稀封侯氣骨青春在報
主功名白日飛齷齪簿書何所恋擬投儒服換
戎衣

和李岩起見寄

一別江皐能幾時相從鷗鷺久無依樓前流水
常東去塞上征鴻又北歸交分每傳双鯉信鄉
心同望白雲飛孤吟長嘯無儔侶惟向青霄共

月
樺

和後唐王仁裕舍人西題自然觀

黃寉仙音久絕然嘉陵江上碧峯瑞惟餘寂寞
烟霞館空老陰森檜柏壇藥灶遠行雲彩動詩
脾吟拂玉声寒虛無蹤跡何須問自有清名不
死丹

与陳萬石

千首詩無百首文宗韓之子拾遺孫吾鄉北道
嗟我絕先世餘風喜僅存三变声名徒自惜平
生襟抱向誰論相知惟有賞相見撩置窮愁付
酒尊

開州道中逢王子嚴中散惠詩依韵和之

經年東北望陽臺阻奉從容一咲開良會俱從
江上得清風潛向坐中來詩成不倦衆鬧寫酒
好何妨盡醉陪百老篇章今少見滿懷歸去重
瓊瑰

再和子嚴

歸船才泊古巴臺遠見詩簡眼路開摩壘只有

軽往去報瓊何意誤投來老知仙夢終難到清
喜英游屢得陪對酒孤吟重相憶江前微霰屑
理瑰

渝州春雪

青帝雲車碾玉塵陰机和雨付江神巧將清冷
三巴景粧出繁華二月春已凜寒威驅瘴癘更
流和氣助陶鈞勸農使者雖敷賁猶念無衣索
捐循

寄仲賢朝議（王萄範大名人出文父）

仙鵷曾伴學飛翻三紀光陰一夢間龍坂舊游
今獨在鳳池高步已難攀衣冠每恨功名晚風
月誰無富貴閑契闊人情應見念故人憔悴老
巴山

壽春穆東美有節亭

淮上仙翁倚歲寒遠亭閑種碧琅玕林泉莫恨
歸時晚風月偏宜靜處看爲愛蕭森從業寄款
令蓄衍放根蟠堦庭已見清音合更長龍孫百
十竿

送李之純寶文二首

平生玉帳恥論兵勸學儒風已自成惟有愛民
常惨怛況曾廣俗回澄清直將經濟爲仁術不
假中和助政聲從此回翔歸柄用更推忠厚福
群生

其二

邂逅當年最見知台光雲霧阻重披忽聞賴上
還朝日正是潭濱養病時劍外江山愁遠別天
邊鴻鵠望歸期西南遺愛情何限千載羊公墮
淚碑

寄題希元承詔堂希元惠詩因次其韻

鷲鷲峰前舊隱亭仙翁曾此被弓旌雲山每恨
未能到松桂向人如有情（公自有詩云庭下松桂栽清陰從此始）
共把清尊懃北海更聽餘論學南榮何須酩酊
爲真賞歸袖瓊瑰已自盈

小溪尉丑君父母年皆九十康強精明尚
能讀書挫歲如五六十歲人相繼愛恩
命某因未嘗見也亦未嘗聞也因作詩

遣工君且以傳諸士大夫如果未嘗見聞則宜相與樂道其美而形於歌頌云

人間夫婦老難期九十俱全古亦稀滄海蟠桃看結子碧梧棲鳳久忘歸君恩黃髮頒新誥兒戲青衫著彩衣一尉三公無此樂百年琴瑟在庭闈

春

邀約東風共出城雲容羞日弄陰晴看人墻外銜花氣下馬石間聞水声林藥半從樵刃起草芽還傍燒痕生趁晴桃李參差發得意禽虫各自鳴閑謝眼前穷物態豈登時下見民情悔將詩筆隨春酒萬景披懷醉不成

戲題辛判儀花園

前載聞君說種花重來軒檻早芬葩只知造化隨人力豈覺光陰換歲華風雨不容旅客賞馨香寧待主翁誇牡丹珍重偏開晚料得開時已到家

和馮太博歸州春望

聞說巴東暫解顏兩回曾到十年間咤雞白古風波隘玉洞無人水竹閑霜雪為虐千尺瀑烟嵐弥望四圍山登臨欲伴春遊去唯恐藤蘿不易攀

和八舍弟贊賢司理 弟多賀成之咲故因詩叙勸之

湖外聞官四見春枕中吟咏費精神青山借得風騷古白髮相將意思新每向旅高雖得意要知閑淡惹無人歸來幸有令原識為惜鴻毛極萬鈞

其二

兄弟當年祖有欽家風傳得至今清争先蹤跡雖相讓校老情懷共一驚富貴有時當自致文章無價可能輕期君正在青雲上何止新詩敘首行

再和二首

歸來相值故園春坐對春風思慆神十里溪山依舊好一番花木為誰新青雲功業雖由我白日光陰奈趁人道在不須論用舍惟将時命託

洪鈞

其二

新詩才讀眼惺〻照見詞源澈底清白雪節闌高唱喜明珠翻值晴枝鶯児童一輩年將晚研席平生分不輕為愛恵連才思好登臨重寄遠山行

再和

莫厭詩筒来往頻閑中無物可怡神道回風雅篇〻好錄盡襟懐日〻新自笑支離多病客更隨惧悴苦吟人陽州不識英雄器重問顏高借六鈞〻

其二

休向詩中恨不平花滂西意在澄清烟霄鴻鵠飛將到雷雨龍蛇蟄未鷩声價得来知道長穷愁消盡覺身軽榮途只尺非难至侥拾功名在此行

馮公太師文集卷十二終

安岳集三十卷編在海内藏書家已不可得此十二卷得之曹竹澗處尚缺十八卷詎還璧合不在何年何之何地也

庚寅十月上弦　柯庭記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

（宋）祖無擇撰

源流始末一卷

清初鈔本

龍學文集十六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祖無擇撰。無擇字擇之，上蔡人。登進士第，歷官龍圖閣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坐事謫忠正軍節度副使，移知信陽軍，卒。事蹟具宋史本傳。無擇受經於孫復，而文章則傳自穆修。世傳穆參軍集，即所編次。著作頗富，南渡後僅存十之二三。紹熙三年其曾孫袁州軍事判官行，始裒爲十卷，取無擇知陜府日，歐陽修餞行詩中右掖文章煥星斗語，名之曰煥斗集。又採司馬光、梅堯臣等與無擇贈荅之作，曰名臣賢士詩文，凡二卷。又輯無擇叔祖昆叔起居舍人知制誥士衡、弟福建路提刑無頗等傳記敕書，及其姪知晉州德恭詩三首，曰家集，凡四卷，皆附之於後。見第十六卷行所作龍學始末中，即此本也。惟每卷標目，別題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蓋無擇分司西京時，與文彥博等九人爲眞率會，當時推爲盛事，故行特舉之以爲重。然諸家書目，緣是竝稱龍學文集，而煥斗集之名遂隱矣。集中詩一百二十三首，文四十二首。詩下閒註所作時地，頗爲詳審。其中如三教圓通堂云、龍學時知制誥，蔡州壺仙觀云、龍學四月八日遊，九老詩云、英宗卽位，龍學充契丹國信使，皆不類無擇自註。其咏震山巖彭徵君釣臺一首，註中有紹興己未雷霹石斷之語，無擇尤不及見，殆行編次之時，以所聞補入歟。又上安撫張擇端薦孫復牛仲容書，註云初任齊州通判，居官十有一月，作此書。案宋史無擇傳，但紀其舉進士後歷知南康軍，而不言嘗判齊州，與註不符，蓋史偶闕漏也。無擇爲文峭厲勁折，當風氣初變之時，足與尹洙相上下。雖流傳者少，而掇拾散亡，菁華猶未盡佚。至所附家集中如士衡之西齋話記，載宋初故事，多他書所未及，亦可以備考據焉。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目録

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上柱國花陽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祖無擇撰

第一卷

古詩十一篇
書高辛氏廟
依韻和登州推官張同年之梁山
暮秋江上送瑞州朱使君詩以申餞
蒼里寺
瀑布
遊真陽石室
許臣同年沖允作亭於公居之池上亭既而名之曰夢亭且賦詩以志焉
題仰山二十韻
陳郡袁陟字世弼奉和
送沈金陵達同年沈五判官
沈遘奉和

第二卷

七言四韻詩四十四首
和御製賞花釣魚
九日陪舊參政蔡侍郎宴穎州西湖
讀王元之後集題於卷末
寄獻 闕下一二知己
歷城郡治凝波亭
留題泰山孫復先生新居
試筆
監丞蕭君見貽嘉句仍惠芳醪强率鄙詞輒繼高韻聊資適意深愧斐然
寄泰山孫復
蕭五監丞新作堂成名曰雄且賦彫章題之屋壁勉率蕪惡以繼高韻
贈井仲容
張寺丞鳴玉亭書事
寒食清明州衙不送新火
赴任南康將經九江游二林先寄交代閔屯田
送交代閔屯田赴 闕
琵琶亭
南康春日
簡寂觀
右軍墨池
清明日與二三賓客賞花陳判官爲推勘他州事不預是會以詩抵予因次其韻酧之
秋日天平驛書事
濟上夜泊寄杜秘校
經劍池

送春長句呈李泰伯
送潘華陽
微子廟
寺有四絶一曰靈巖子以赴官獲此我鞅因賦
　拙句用誌其行
贈商水建尉同年
次韻和酬張梲秀才見寄
明水鎮水陸禪院
龍圖范給事以禪服向除修治塋域就山築室
　因兩書懷俾無擇繼和謹次用其韻
田田秘丞通判鎮戎軍
宦況
哭鄆州孔給事二首
夏州叛
寄澧州孫司理
送孟湘虞部赴闕
送劉進士遊虔
同年楊兄作尉建道兼領句稽之任賦七言四
　韻詩以送之
宋嘉言雅善飛白一日書八字貺予因成長句
　謝之
送韓尉員外
題魏野園
請王安石乞分司兩京避讒而去因以述懷

第三卷

五言四韻詩四十二首

題三教圓通堂
馬上讀韓吏部集
至齋五月兩院幾空書而成詠
賦徒于清偶書四韻寄示幕中賓客
齋中即書事
羌先生廟
贈廬山壽勝珂長老
送承澤上人歸寧富步沙
酬江西運使齊工部見寄
遊韶右
吏隱宜春郡詩十首
題紀信廟
昇州保寧寺鳳凰亭
留題安郎堂
春郊即事
送李丞知京兆司錄
送宋寺丞通判邛州
秋日感懷

寄穎州兄
舟次張澤阻風
寄題漢州西湖兼簡知郡馬屯田
寄千乘劉殿丞求字人編
寄信安判官張秘校
泗水
沈康赴江西掾
張唐民下第東歸
送人作尉臨潼
書懷寄呈萊州張學士
寄大博知忠州
送新州陳式虞部
送蓮房與馬屯田
題安成劉伯玉日新亭
寄成都詩人謝希濤

第四卷

絶句詩二十六首
秋曉寓目
鷺鷥
後池新柳
歷城春日對酒
戲別申申堂
汴水即事
澄清閣
贈江州李虛一司戶
劉仙石二首
交代屯田遠惠書問紙尾批示若就江州至軍
兼可腹背時覧廬阜因成拙句且答佳意
將至南康道中
招二三僚友遊廬阜
遊栖賢
歌若李施々
過渦河
馬上口占
登泰山簡同行
又遊靈巖
次韻酬陳判官見貽
同成職方尖臺
感事
題蔡州壺仙觀
聚爲九老句詠
遊蔡州東湖
詠繭兒

第五卷

唱和詩一十五首
歐陽永叔送 擇之赴陝府酌餞贈别
龍學次韻和
吳奎長文和
劉敞原父和
范鎮景仁和
江休復鄰幾和
梅堯臣聖俞和
龍學題袁州東湖虚摩石
宛陵梅堯臣聖俞和
樂安任大中和
廣陵蕭元宗和
盱江李泰伯題袁州東湖樂遊堂呈
龍學
又題袁州宜春臺再呈 龍學
龍學和題東湖
又和題宜春臺

第六卷

唱和詩三十九首
題尚書余襄公西園
尚書余襄公謝 都運擇之見訪西園
題余尚書山居要術
尚書余襄公荅 都運擇之借山居要術
袁州慶豐堂十閣詠十首
袁州通判陳侁和十首
江西運使閻珣謝擇之學士惠示吏隱宜春郡
十詩因成五十六言奉荅
龍學和閻運使以詩見獎吏隱宜春郡詩
李泰伯送春絶句一首呈 龍學
龍學和
盱江李泰伯送春絶句二首寄呈 龍學
龍學和二首
龍學九日登袁州宜春臺
鄉貢進士直學宗穗和
鄉貢進士教諭羅誘和
詠震山巖彭徵君釣臺
通判陳侁和
京兆韋友直和
盱江李泰伯和

第七卷

長書并記書一記九
上安撫張雜端書荐孫復牛仲容
袁州新建學記
京東路轉運使廳名記

京東路轉運使廳刻奬諭勅記
申申堂記
知雄堂記
郴州學記
袁州慶豐堂記
唐韓文公廟記
袁州東湖記

第八卷
序七篇
刻經効方序
群公送潘君秘校赴頴上詩序
河南穆公集序
李泰伯退居類藁序
建席秀才字序
進士魏舜元字序
題宜春臺詩序

第九卷
書并神道碑銘墓表祭文
與張郎中書
宋故贈尚書工部侍郎清河張君神道碑銘
宋故朝奉郎守司農少卿致仕累贈銀青光祿大夫頴川陳君神道碑銘
鄭都官墓表
故鄆州孔給事祭文

第十卷
雜文
歐陽文忠公除吏部侍郎告詞
爲病設醮青詞
進士策問三道
與盱江李泰伯五啟
謁袁州 仰山廟祝文
祈雨祝文
謝雨祝文
秋祭祝文
春祭祝文
祭韓文公祝文
祭鄭都官祝文
冉州桃源觀題名
堵田 仰山新廟題名
起知光州到任表

第十一卷
名臣賢士詩一十六首附
司馬溫公送 龍學守陝
梅聖俞再詠送 龍學赴陝府

王荆公和 龍學登紫微閣二首
梅聖俞送 龍學北使
司馬温公晚春病起詩呈 龍學
朝議大夫上柱國致仕張徽閣 龍學平昔曾
遊潁州西湖有詩以寄之
張徽又送 龍學和寄黄元之郎中詩
司馬温公送 龍學分司西京御史臺
康節先生邵雍字堯夫和 龍學詩
邵康節又謝 龍學詩
又寄 龍學詩
曾司勳詩呈恩府龍學
盱江李泰伯題袁州東湖呈 龍學
再呈
李泰伯寄 龍學

第十二卷

名臣賢士文九篇附
歐陽文忠公回答 龍學手書
歐陽文忠公又手書上 龍學
王荆公手書上 龍學求教
王荆公又手書回答 龍學
鄭内翰獬行應奉
山陵加食邑恩告詞
李泰伯寄 龍學長篇
龍學倚袁州學記
袁州教授董宗説字亭弼春祭
祖龍學
張尚書字定叟重修袁州州學舍菜祭
祖龍學

第十三卷

係家集
祖仙傳
楚山道人蘇覺尹道跋
洛陽王曜跋
祥符李平仲跋
河南席登跋
海陵查籥元章跋
宜都燕居軒菖山遺藏跋
高平范炳文跋
安陸連璧題
東萊蔡武子跋

第十四卷

係家集
狀元紫微始末
起居舍人誥詞

紫微撰西齋話記
第十五卷
孫家集
紫微撰翊衛雄勇功臣呼必顯告詞加食邑
紫微撰推忠協謀守正佐理功臣南文閣神道
碑銘
紫微撰文正李相魏國大夫人符氏墓誌
第十六卷
孫家集
提刑始末
祖氏先塋芝草記
賜提刑 勅書一十四件
提刑跋韓巡載夜宴圖
提刑子德恭詩三首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目錄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一

古詩十一篇

書高辛氏廟

平昔叙星辰元功祀事分四人列官紀行道亞皇墳高
躅追顓頊徽聲歷放勛淳風今不競帝典世無聞陵古
森喬木祠新際遠氛禋禱當季運血食屬明君 開寶六年勅建
石是舊壤資廟寢遺黍薦苾芬春秋奏簫鼓疑是大英文

依韻和登州推官張同年之渠山

峻極軋碞碞班移自混茫勢臨坤軸斷根入海濤蟠屹
立踰千仞孤標冠四荒興雲山近泰出日谷連暘絕憤
于斯勝煩攀到此涼山經終寂寂祀典護煌煌 山海經不載此
山秦祠八神五日陽即此山也 岩巖黑巉巉龍睛煙清來鳳翔藏書隨群玉
中上空桑 空桑山中栞括 材禹載無遺跡秦碑有舊章秉輿
曾直上驟石究居傳在昔初遷陽當時異者方綴心師
誕妄恃力逞彊梁儒學微言絕神仙恠說彰錫符尋徳
水留識者吾覺皇念思王受惟期至帝鄉齋男何杳杳
秋祀自狼狼詎得三山藥翻同一國狂八神寧尒福二
世果斯亡始禍聞陳涉遺書見子長龍興成大定虎噬
允交攘任事真塗炭寒心劇剌亡自從燔滅國誰復此
祠陽寬毒疑論髓凋殘競沐膏鑒宜觀夏后道合慕陶
唐聖世踰三代明君掩百王朝廷隆盛礼簡冊耀休光
運契千齡統歆喧亦逵亟古今稱治理夷夏共瞻望洪

化周無外群生洽太康東民休望幸瑞拱德芬芳
暮秋江上逢瑞州朱使君詩以申餞
矣垂清芬遠夫君素優恢人皆推世德我亦爱卿材新
命一麾守長途萬里來画船江雨暗紅旆海風開眼嶺
先声決編毗美化該此行真邂逅幾日共盤洄去矣瞻
仙棹依然对酒杯前程如見憶為寄早春梅

海星寺南康

金碧共玲瓏楼臺浩渺中雨花僧講盛星石寺基雄嶮
岬廬峯對坡瀾蠡澤通微紅看海日遠綠認江楓鷗鳥
機心息潮音梵唱同人間群玉府寺有太宗皇帝御製御書物外廣
寒宮雲衲叢多壞塵襟到白空扃舟五湖客長此作支
公

瀑布廬山

絕巘千尋勢飛泉萬疊寒光搖玉岫雲派析瑰琅哟
壁河流三巷嶁井浪翻猿悲経樹急龍駭落潭渾氣與
諸峰秀声和衆籟喧功成身退日期此濯中國

遊真陽石室 皇祐元年十一月丙申任廣東提刑日所作有石刻在英州

昔讀到難篇乃聞真陽室亦嘗惟斯人稱道或浮寔邂
在數千里莫覿烟霞質青山有獨往吾志久已必如何
驂佀駕尚此紆朝紱謬分南碩憂惟刑在欽卹孤宦难
云遠勝哉其敢失行〻訪雲巖阜樹披蒙密呀然一穴
開勢欲吞朝日嵐光屏障屢乳瑠龍蛇屈溪流自清泚
松韻何蕭瑟酌酒飲遊客謂言此可述周生誠不誣所
紀寔纖悉惜哉非吾土無由寄蓬蓽平生丘壑心與道
共湮鬱難進而易退終當守儒術祠蘭 唐周愿作到難謂此離長安遠故到者難也

景臣同年郭兄作亭于公居之地上予登而名
之曰夢草且賦詩以志焉

新 高宗御諱 俯漣漪名標謝客詩寔明溪雨過檻静竹風吹
賀厦應容燕巢蓮亦許龜何人倭漂泊此地好追隨凡
几乘盤峯巖〻倒接籬秋芳正堪賞樽酒莫過時

題仰山二十韻

維南斗牛下萬仞聳崔嵬日上先占江盤勢却回一
方蒙雨露幾度対樓臺不逐秦鞭去曾經禹載來雲生
峰㟝淡冰泮谷喧豗险外烟嵐變途中洞府開巉花春
灼〻爍溪鳥暖毶毶飛瀑含清籟毒龍走疾雷平川蕭廟
闕半騪劉壇摧精蕴瑶琨宝剖鍾杞梓材僧軒宜蔭荔
樵徑怯莓苔秀晛龍歸州擒前聴度嶺梅仙経饒地肺賦
筆讓天台神物多靈眈農田少旱灾隱居君須獨行吟咏
亦難才何客能依止伊予語数哉一麾成繫滞四友阻
遊陪未脱紅塵累徒嗟白髮催多頻生枕席賞毎倒尊
罍預恐承時代囬歸作酢媒

附陳郡袁陟世弼奉和

客意正索寞詩筒江際來一聞清瀆玉韻如見翠屏開磅

礴霄漢外騰凌鸞鳳廻仙源朝露蔽乳竇夜風𢌿九月已氷霰三時無沴熒徒均南畝澤應老鄧林材岌岌聳天柱巖巖尊國台高名皆禰爾真賞豈然哉紫蓋欹松蔓青鐵點石苔神虬潛夭矯皓鶴舞毰毸采藥番芝朮尋花有杏梅丹臺今宵宵蒼壁古嵬嵬絕頂飛泉落半崖拮栢摧勢堪畢蔣霍名不假刘雷釋子安生計幽入足隱娸雲中認旙剎溪上辭觥墨華户方窮陋盧軒阻奉陪耳聽塵事入心怯歲華催已作五噫咏元非三傑才先將丘壑意摸寫寄春臺

途次金陵逢同年沈五判官

數載天涯别年來不定居扁舟忽相值孤艳信何如公幹猶多病述春孝先仍懶書謂自人生徒坎壈客意且躊躇淺薄市橋酒鮮肥江䜣魚可來同飲食勿咲此蕭疎

沈遜奉和

一自曹侯别于今嘆索居書交思柳惠多病是相如官下頻無況天涯每得書舊懷長悅嘆此會合踟躕曉露生蘭苑秋風動鱠魚蕭然林野性與世轉為疎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一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二

七言四韻詩四十四首

和

御製賞花釣魚時為中書舍人

禁籞春深御幄開鳴鞘曉出五雲來花含瑞色三危露酒湛晴光萬壽杯香餌得魚波浪綠仙音儀鳳日徘徊微臣叨竊逢辰幸特橐甘泉此徑陪

九日陪舊參政奉侍郎宴潁州西湖

秋晚西湖勝槩多台軒來此駐鳴珂沙鷗散去驚絲竹烟柳低垂間綺羅亂擲金錢和露菊狂搖細扇倚風荷下僚幸接賢尊末牽爾翻成擊筈歌

讀王元之後集題于卷末其集三卷皆出黄州後所作詩

提筆幾回書詰命剖符長是守方州未能抗表分司去五月詩又題云何當婚嫁了抗表請分司終老為郎請官休歌舞嬾呼寒食郡寒食題郡客詩云歡舞嬾呼起上妓飢寒愁見擬中日醉吟孤坐月陂樓月陂樓詩詩猶酌詩云孤吟獨酌遲殘春坐久樓邊白鳥別文章獨步成何事太宗嘗曰王禹偁文章獨步異日垂名不朽空有離騷寄隱憂

寄獻　闕下一二知己

公道當朝絕比倫因憑暖律變孤根稼衡巖雪遊梁苑便逐風雷化禹門南郡已甘拋絳帳東州何幸佐朱旛心懷象魏身江海兩地悠悠欲斷魂

歷城郡治凝波亭齊州

耽、層構（高宗廟諱）倚清漣山色波光映共鮮形勝增雄齊十
二風流素藏客三千鋪舒柳影眠鷗渚散歷蓮香載妓
船公退每來須度日塵纓未濯媿潺湲

留題泰山孫稷先生新居

築室新成日覩前亂雲重疊稱高眠人逢門闕孤鶩亭若
衆望來駒詠賁然名理靜談誰捉塵古書閒校自磨鉛
行聞天子東巡狩羽葆親臨比札賢

試筆

濟南通守欲數年嚴課無成媿古賢却為簿書抛筆硯
每思樵釣負林泉浮名自信雖徒爾薄俸相拘且勉旃
已共妻孥約生計會須搔首賦歸田

監丞蕭君見貽嘉句仍惠芳醪强率鄙詞叙徙
高韻聊資適爾深媿斐然

遲日和風婉娩春感時情思浩無津煩君遠寄中山酒
顧我方為洛社人濡筆便思題素扇當尊難惜吐芳茵
已欽才妙兼懷惠相遇文場願捧輪

寄泰山孫稷即明復也

先生心與白雲閑五十秋風鬢不斑自有清名滿天下
更無塵跡到人間朱金樂外非攸好貪懦聞風合厚顏
不待高吟見招隱見收餘俸買青山

蕭五監丞新作堂成名曰知雄且賦彤章題之
屋壁勉率無悉以繼高韻

現堂住號塵游外題壁新吟添思春朴素自持師老氏
清醒常戒鑒靈均窮通一致由知命忤智相須合入神
困覽君詩我顏厚不能假日樂天真

贈牛仲容

吾君旰食念邊陲天下英雄待聘時仁義未行真處士
功名不立豈男兒卧龍誰識南陽隱失馬何勞北叟悲
生書來慕濟南不利莫向林泉賦長往秋風吹子鬢毛衰

張寺丞鳴玉亭書事

為憐瀟灑近城闉來往何曾問主人列岫曉昏雲郁郁
流泉秋淨石粼粼陸機詩就伏招隱班固文成正答賓
愁見西峰日將暮却驅羸馬入埃塵

庚辰清明州衙不送新火

禁烟故事存遺俗改火平時有舊章從道齊民皆按堵
堪嗟烜氏昧脩方最炊已絶供賓饌（缺此一句）
不似前年為客日富鄰猶許借餘光

赴任南康將經九江游二林先寄交代閔屯田

平生山水有心期今得軍麾慰所思我欲因行訪蓮社
君應未許過不時若逢勝槩終朝住無領閑僧到處隨
莫遣迎新吏人至雲間泉畔不相宜

送交代閔屯田赴 闕

謝公雅尚廉使政惠詳如君不可加自有袴襦歌道路
長驅旌旆訪煙霞林僧解誦松聯句廬吏能封竹檻花

今日兆軨堪健羨清風留與後人誇 居僧房西詩公庭種花甚多

琵琶亭

晚泊湓江半客舟琵琶亭下動閑愁寬裳綠腰杳何許
楓葉荻花空自秋賈傅有才悲鵩鳥楚騷絃古怨靈脩
晏言司馬青衫濕今日行人亦涕流

南康春日

魁娩東風破臈來一尊清聖為君開無方可使朱顏駐
有客相逢白眼迴老大漸能知世態疎慵卻復許身媒
遠憐伊洛水塵津芳草還荒舊釣臺

簡寂觀 觀即陸修靜先生所居 名即先生之謚號焉

順風曾屈帝王尊身後高名與觀存石室滌居虛寂子
布囊等暴楊王孫流塵暴暴疑丹灶清吹悠悠綿絳旛
穿落空山門盡掩羽人亡說絕蕭墳 梁沈璇碑云止傾日簡遠置在寂印義表名也

右軍墨池

宋人題詩後逐西見

寬廬山峯下歸宗寺曾是當年內史居繭紙世傳遺跡後
墨池人記作書初秋毫幾共樂山兔舊法空觀得水魚 筆勢用云先取樂山絕谷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又用筆法云廷卿付幽無得水合頭者景山與書也 珍重
僧家能好事朱甍碧甃壯庭除

清明日與二三賓客賞花陂刊官為推勘他州事不預是會以詩拈予用次其韻酬之

寒食春光正好時小遊應免負芳華清談且喜交揮麈
賭酒何須要畫蛇潑火雨餘微綠潤落花風急亂紅斜
幕中有客應惆悵今日金輸太守家

秋日天平驛書事

孤館無人慰寂寥感時情抱楚旌搖縱橫暑物秋聲起
旦晚遠空殺氣消袁盎已同潘騎省壯心猶羨霍嫖姚
誓江戮勇吾家事不得提戈靜虜妖

濟上夜泊寄杜秘校

十幅蒲帆一葉舟隨流逐浪我心勞幾程烟水秋光遠
半夜星河天氣高正想黃陂何處處可憐禽鳥更滔滔
猶欣明發諧相見頓奉清言散鬱陶

結叙池 皇祐元年八月晦日題時以秘書丞為廣東提刑經過

巧冶何年百煉金剗鍾云乃此湮沉氣衝斗牛難掩
鑒遇張雷始見尋恍惚莫窮神物遠波瀾空在曲池深
鉊刀也強思磨拭悵望西山與華陰

送春長句呈李泰伯 時在袁州

盡日臨風把酒卮宜春臺上送春歸已看綠樹陰陰靜
猶有殘花帖帖飛歲月任從隨手過功名未必與心違
我緣客宦無常處後會如今亦恐稀

送潘華陽

河陽當裔有英翹年少聲名動帝朝乃桂我欣同賜第
澗松人惜此沉僚金牛開道秦川險竹馬來賓漢使遙
想到刀州還知己便從平地上烟霄

微子廟

億兆夷人困獨夫惟君先見得良圖為仁始欲扶商祚去國終能啟宋都鉄鑕豈甘同諫死髡鉗仍免作宮奴千年廟食應無愧知退知亡即聖徒

寺有四絕一曰靈巖予以赴官獲此稅鞅因賦拙句用誌其行

常想靈蹤得到難因因征轡此盤桓松風逗磬僧齋冷石水環堂客夢寒聖作自同堯典布寺有僊蓋松白鶴泉及藏太宗皇帝御製御書古碑猶是魏朝刊最憐山色當樓好欲去垂來一憑闌

贈商水建尉同年

場屋相知最有情去年同試便同榮神仙名籍輸梅福典冊文章滯馬卿泣玉泪收休積恨擲金詞在誦新声公卿好致歸堂閣莫遣徒勞浩嘆生

次韻和酬張龐秀才見寄

傾蓋相知分不同遠覺郵置枉緘封題評祇益頤吏品刻畫何曾補陋容綠服侍行君得意朱轓假守我勞悰予方捧領郡事論文未遂西齋約早晚重親太撃鋒

明水鎮水陸禪院

誰卜精藍君西昇四邊山色與泉聲野僧慣見心應樂俗客偷來骨亦清曉吹乍回香篆破晚雲綵散蝎燈明吏人莫怪徘徊久自得閑情減宦情

龍圖范給事以禪服向除修治豐城就山築室因觴書懷俾無擇繼和謹次用其韻

承〻陵廟負眷親幾思定省注最昏三年已畢先王制盡日將承聖主恩名遂自同周柱史謙遠誰記魯城孫考槃在澗誰云樂祇恐泥書到遠村

田四秘丞通判鎮戎軍

身紆黃綬朝章貴手把芝函帝命新方翔上書曾自薦初奚以薦果知人公前年應運籌決勝科今為侍讀李侍郎保任被召試果入等遂領此命鎮西北用兵運籌暫逐征西將持橐看歸拱北辰我亦潛心禦戎策羨君抗旆擁朱輪

官況

物態無端困畫諳自為俗吏欠清譚豈憂宦況全蕭索祇畏人言足二三玉勒已辜尋曉陌錦鱗猶憶釣秋潭公餘自遂疎慵性徑道嵇康以不堪

哭鄆州孔給事 二首

出入多年侍紫宸封章數上觸龍鱗杼投幾見疑慈母檻折終聞記直臣闕里忽驚歌曳杖洛陽那復見埋輪師門一慟盈襟泪痛為明時惜正人

聖孫家世嗣衣纓夫子當朝有令名許國志堅存亮直致君心切費陰平明庭抗疏忠言在列郡班條惠化行不享永年兼大用終天遺恨負蒼生

夏州叛

羌虜好誅黔聖憂出師十萬擁貔貅朝廷命將詩書帥
廊廟論兵帷幄籌舜后舞干期振旅漢臣投筆待封侯
宣王六月存周雅頌斷徽声傾國猷

寄澧州孫司理

明道二年同夏課四人㒳舉盡登科孫寒惟子手勤甚
虛薄伊余忝竊多官路驅馳今各自名場出處舊相過
感今懷舊無憀賴不覺臨風發浩歌

送孟湘虞部赴闕

科名拾芥職工虞落々雄才與衆殊為改人驚今遂霸
論兵自比古孫吳倚廬已見因心著公近居先大夫喪衆服通制結
綬還陪辨色趨不似馮唐空白首漢皇今正渴嘉謨

送劉進士遊邊

朔風動地雪花明去々從知指戍城腸斷未磨千里驥
食魚翻嗜五侯鯖狂遊望斷河冰合旅館吟殘海月生
且共淹留話離索一尊濁酒為君傾

同年楊允伯尉棘人道兼領句稽之任賦七言四
韻詩以送之

縣城荒僻民居少吏事全稀似隱淪且喜桑麻接鄉樹
莫嗟藍綬染京塵鸞鳳宜合棲仇覽仙骨應難滯子真
好在公餘頻寄問我方江上學垂綸

宋嘉言雅善飛白一日書八字貺予因成長句
謝之

輕如游霧重如雲學到精微妙入神奇迹昔年傳晉帝
高名他日壓烏巾誇呈朋友防求副留教兒孫恐失真
天子清閒好揮翰似君須合侍嚴宸

送韓尉員外

幾年獻賦向公車四十方為冉々趨昔競寸陰終蹭蹬
今貪斗粟尚趑趄潘郎毛鬢看將白陶令田園說已蕪
官滿還歸省門下預應搔首重長吁

題魏野園 陝府

曉日東郊知隱扉瞳曨初日美朱旗黃鵲風舞先生柳
紫頰霜殷烏閑切赤黑色也左傳云左輪朱殷大谷梨粉豔清敧穿邃隱
碧溪寒韻落幽池我來載酒山翁醉且喜秋香菊滿籬

謝王安石乞分司西京避談而去因以述懷

割斷攀緣牢捐權憂危爭似我身全試觀竿上拋生體
且擬波中戲釣船名利不求還獨樂是非莫辯絕高眠
何當對景幽堂坐更得閒吟度百年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二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三

五言四韻詩四十二首

題三教圖通堂 其堂在蔡州開元寺內龍學時知制誥

師本佛之徒潛心老與儒一堂何所像三教此為俱香火長相續丹青久不渝高賢雅好事二記篆龜趺

馬上讀韓吏部集

驅羸勸遠征尺策亦慵擊卻得閑編看仍教縱轡行儒推文暢行詩許孟郊鳴盡日閱遺味渾如挹大羹

至齋五月兩院獄空喜而成詠

嚴預餘齋議決闌獄圩空三車用舊制五月給遺風止繫番衣治非千別駕功惟期四海內刑厝與周同

眡役于清偶書四韻寄示幕中賓客

經旬一水涌風土化緇衣豈敢嗟于役何當賦式微雲山晴特秀花木暖相輝期子同攜手春遊事勿違

齋中即書事 南事

單壘無多事朝晡且放衙吏人如野鹿公署似僧家宗信因求真實惟為闕恭忘懷塵俗外枕籍抵南華

耄先生廟

先生高世跡舊隱白雲深結宇知何代遺祠直至今地分壇杏影門接社蓮陰我亦希風者終朝託玉岑

予匪俗也

贈廬山崇勝珂長老

珂也僧中秀曹溪得祖衣雲泉聊遂性軒錫遽忘歸九月秋風老千山暮雨霏我來陪靜話相對兩無機

送承澤上人歸寧富沙

五老峯前見過從一歲餘還將隨客棹歸去侍親輿乞食江雲際孛吟風雪初秪應清夜夢時復到匡廬

酬江西運使齋工部見寄

龍坂彌年別長淮仰遺風夢回聽使節喜忽得詩筒詞藻春林秀恩私地鎮崇因將示知者傳誦滿江東

遊豁石

純音何寂寞秀色自崔嵬遺篇在溪禽學鳳來余希探禹穴人似畏軒堂登眺秋風裡煩襟盡日開

吏隱宜春郡詩十首 以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皇祐五年知袁州

其一

吏隱宜春郡年豐獄訟稀餘糧委南畝戎草滿圍扉天意憐艱食民心恥蠹衣萬家行樂處車馬有光輝

其二

吏隱宜春郡溪山若畫圖織鱗時自躍幽鳥靜相呼曉浪噴寒雨晴嵐鎖綠蕪漁樵本吾事搔首重踟躕

其三

吏隱宜春郡追惟二相賢 房琯 李德裕 節明天寶日業戒會昌年友善曾何累明誣亦自遷 琯坐與李適之韋堅善貶宜春太守德裕為王播李漢等所誣貶為宜春長史 不才非不幸異代若差肩

其四

吏隱宜春郡閑思應舉時端居者若貧賤徒步入京師謀
髭秉軒鶴均憂入廟犧功名在何許双鬢已垂絲
其五
吏隱宜春郡卿園去路賒閻閑成客宦在再度年華出
水魚吞餌辭山鳳在籔誰言千里隔夜夜夢吾家
其六
吏隱宜春郡同僚得俊髦純音爭蹴越餘力劇豪書器
識寺雲遠歌詞白雪高還令遷客意不復賦離騷
其七
吏隱宜春郡山城少客過靜中窺物理閑外養天和春
暖尋花塢宵涼玩月波睟迎者誰子旁逆兩如何
其八
吏隱宜春郡放懷詩酒閒未能懸下榻幾欲效中山杜
甫當羅雀元稹論李杜之優劣云李尚不能歷其藩籬況堂奧乎劉伶慕欝慳高
吟興沉醉榮辱詎相關
其九
吏隱宜春郡窮通嫩吏占矜名遭巧譖晦跡喜深潛昔
慕狂爲聖今師智養恬優游無一事不覺歲時淹
其十
吏隱宜春郡素飡誠有餘政聲慙遜霸文藻謝嚴徐使
節分銅虎仙盧秘石渠君恩殊未報不敢治歸歟
題紀信廟
漢祖臨危日將軍獨奪功一身雖是詐萬古盡言忠樹
老風聲灑天寒景色空我來觀廟貌無語對村翁
昇州保寧寺鳳凰亭臺舊有亭中廢已久今長老承泰建此
鳳臺雖舊址亭榭斬新開剗棘榛蕪去江山氣象來
君虞氏化賢守次公才遲爾離丹穴飛飛止此臺時尤周業起居鎮金陵
留題女郎臺
女郎臺上寺寺影蘸湖光夜梵星辰近晨齋鳥雀忙烟
凝楊柳綠風遞芰荷香欲下還慵去憑欄到夕陽
春郊即事
東方驅晚騎南畝勸春耕試與牧童語因知林鳥名雨
前茶正小社後酒猶清可笑豚蹄祝篝車望豈輕
送李丞知京兆司錄
終徒知己存公近以知己懸存改官又應辟書行今知府天章孫待制辟公鎮是任
廷尉官聯重軍謀職任清華嚴東野秀紫陌晚峯橫
盡是供吟處歸應新集成
送宋寺丞通判邛州
半刺侯藩重臨邛驛路賒將經灞陵樹先看洛陽花土
物張儀竹民封卓氏家爲君矯遠目日日斷霞斜
秋日感懷
多病多愁客新秋百感生昇鄉違土性孤宦見人情案
獻西灯讀田思帶雨耕不堪臨曉鑑潘鬢二毛成

寄穎州兄
川陸一千里炎涼六十旬意通書信少思入夢魂頻身
外官情薄眼前人事新秋兄無見念憂道不憂貧

舟次張澤阻風
舟楫雖佳興風波即畏途我心何所快世路比無殊御
尾千艘泊爭頭萬帷趁飄然不終日揮手謝渟灣

寄題漢州西湖兼簡知郡馬邑田
房相留遺愛清風湖水長人思浴池風誰識濟川航白
雪徽音遠大尉書手碑墨洪鈞道化光運開繼高躅新有召公
棠

寄千秉劉殿丞求字入編
千秉劉夫子高名継誦仙役居庇身邑已著字入編才
入鍾嶸品文期鄭氏箋何當求副本長頌播歌弦

寄信安劉官張秘校
蓮幕從軍客蓬瀛校文人車過鮑謝交契敘雷陳婉
婉謀畫暇翩翩書問頻徒知感高義猶阻奉清塵

泗水
紀地接泓澄清疑灝氣供東家遺教遠夏后建功殊吟
色平春暮長波逝勝吳關二句

沈康赴江西探
高譽冠時英人皆倒屣迎決科材尚屈掌獄職仍輕騰
閣吟登健吳山醉望清公餘如訪古一為問豐城

張唐民下第東歸
學古功非淺千時命尚迍拾青華壯志垂白念慈親歸
路天同遠生涯世自貧吾知君道闢

送人作尉臨潼
年少文能老新曾射策來從橫傳古學慷慨濟時才黃
綬官徒爾青雲志在哉他年歸會課遲子出塵埃

書懷寄呈萊州張學士
徒作東齋吏經年寡往來朱顏隨日減青眼為山開學
政慙能政論材信不材何人慰孤寂知己在蓬萊累尊書問

兼此詩筆投云

萬太傅知惠州
惠州君未到聽我送君吟去路九齡石鄰封八桂林下
車秋色老望闕海雲深善政多餘暇無忘惠好音

送新州陳式虞部
大庾嶺南郡新興事君何還珠合浦近碎惡寄香多生王
聖天如覆時平海不波更逢賢太守應有袴襦歌

送蓮房與馬邑田
問遺不必貴妥之貴關如蓮房三百枚來授亦云初持
以侑尊酒甘香即有餘野老獻芹意今予其有諸

題安成劉伯玉日新亭
積善家餘慶日新亭可云詩書盈几有道藝喜時聞兄
姪既登學最皆在克勤欲知棠地力此便是青雲

寄成都詩人謝希壽

常聞游蜀客来說謝希濤氣稟江山秀名因翰墨高新詩来自遠（去歲得詩三十首）寄意念空勞拙句聊相贈應煩報錯刀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三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四

絶句詩二十六首

秋晚寓目

梧桐冷墜春宮井沆瀣光浮漢苑槃倚杵遠天垂六幕照梁初日上三竿

鵶鳩

水宿雲飛無定期雄雌兩兩鎮相隨到頭不會天何意却使人生有别離

後池新柳

客来莫怪寡心情俗吏喧嘩不喜聽多感後池楊柳眼一回相對一回青

歷城春日對酒

數尺游絲拂面来數枝紅杏向人開眼前信美非吾土且勸春風酒一杯

戲別申申堂

翠柳和烟籠碧沼紅芳如火照諸鄰主公欲去寧無戀倚翠偎紅屬後人

汴水即事

波狂如箭雨如絲汎汎扁舟瞥鳥飛聽起謳鵶作鳴櫓却思村舍聽鄰機

澄清閣（在楚州）

范滂雅志在澄清今日兼車命閣名畢揚高標雖異美

柰何長是困蒼生

贈江州李虛一司戶

官況蕭條三語掾地居卑濕九江城曾聞午夜聞宣室
早晚君王詔賈生

劉仙石在江州太平興國觀

神仙不死石長存萬古千秋表洞門人欲求真好脩煉
莫徒時拭叩首痕

又

支機莫問君平肆取饑誰脩黃石祠誅洞自開人不見
何須惆悵憶當時

交代屯田遠惡書問紙尾批示若就江州至軍
兼可瞻背遊覽廬阜因成拙句且答佳意

廬山在境好行春猶恨奇峰屬半隣瞻背徧遊須示論
即當先謁樂天真

將至南康道中

湓江輟棹整驂騑松路揚鞭入翠微好是近郊人候望
紛紛羽服與田衣

招二三僚友游廬阜

雨餘廬阜連天碧公退鈴齋盡日閑為報二三佳客道
速須蠟屐共登山

遊栖賢

偷得浣迷簿領身暫來林下訪幽人雲泉滿眼慵歸去
便擬拋官學隱淪

歌者李蘇蘇齊州

歌妙纍纍若貫珠歷城惟粃數蘇蘇何當更唱陽春曲
為爾今宵倒玉壺

過渦河

揚鞭策羸馬播上一裴回欲擬臨渦賦慚無八斗才昔曹子建臨渦作賦書于鞍上

馬上口占

前年躡蹻念歸歟今日乘軺類使乎千里班春憂寄重
自慙翻屬簡非夫

登泰山爾周行

日日塵中眼不開暫登蒼翠寺游陪莫辭辛苦經難險
大有人生不到来

又游靈巖

紅塵滿馬三回到青嶂迎人萬疊開却被野僧相顧咲
區區還是舊時来

次韻酬陳判官見貽

一官為患枉瑤封疑得仙文自紫宮始信夫君才力大
居然天地入形籠陸機文賦云籠天地于形內

周戒職方叙臺

賈生太息唐衢哭感事傷時可柰何爭似君當堯舜日
臺頭大笑樂天和

感事

東家木鐸德音晉遠西竺金人像敎来禮樂不與王道絕
吾民何日遂康哉

題蔡州壺仙觀 龍學四月八日遊蔡人每歲于是日来集此觀賞遊歎其觀在城北十里詳有仙檜數十株亦名大木觀

駕老花殘過禁烟杖藜閑步到壺仙〻家本是無塵地
別有風光一洞天費長房蟲之地

聚為九老自詠 龍學因分司西京御史臺與司馬溫公九人為真率會謂之九老

科名高獻玉墀前歷任公卿四十年休逸老夫無事業
兩扶紅日上青天英宗皇帝即位龍學充皇帝即位契丹皇大后國信使　神宗皇帝即位是時龍學為開封府大尹

題蔡州東湖

夕陽水底霞鋪錦清夜波心月湧金此是東湖最佳處
無人来伴水仙吟

詠蠶兒

千絲萬縷自經營本為藏身却誤身待得功成歸鼎鑊
不知輕煖屬他人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四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五

唱和詩一十五首

歐陽脩永叔送
龍學赴陝府酌飲贈別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罇酒豈惟明日難重持
試思此會何嘗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〻事奔走
花開誰得屢相過盛到莫辭頻舉手歡情寡落酒量減
置我不須論老朽奈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春八九
揮之聲名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政事藹風謠
右掖文章煥星斗待君歸日我何為手把鋤犂汝陰叟

龍學次韻和

前日西行別翰林為我開尊飲之酒高冠滿坐皆賢豪
談咲喧呼時各有自慙流落跡游陪十載江湖成浪走
主人名重圖四夷典冊高文推大手發揮六藝無遺精
攻黜百家如拉朽顧我昏冥閑道晚代謝春秋四十九
當年擧節做金注此日强顔同木偶事功未省成尺寸
廩祿惟思校升斗會須歸去老東陂鼓腹含飴遂充叟

吴奎長文和

陝郡太守来告別翰林主人為置酒急喚尋常詩酒伴
要誇此會為難有帰閑騁辯何快哉恰似縱丸臨坂走
詼諧往〻發绝倒同異時〻瞋掉手共憐奇偉出塵異
却欲昏憊浪枯朽從来豪擧必無色擊郎聲侯容九〻

我定鄙鈍不曉事賢公采取寧非偶擇之文行衆所珍
昔日柔梃犯牛斗年將老矣又分符莫遣安排用狂叟

劉敞原父和

驪駒在門且勿喧主人留客姑進酒一時轉盼已陳跡
千里相望更何有祖侯聲名二十年夫天下英豪共奔走
誰云白髮寄郎曹更喜朱轓入吾手揚雄天祿就寂寞
召伯甘棠變枯朽乃知人事不如意自古十常有八九
男兒何曾計出處時運由來有奇偶莫嫌青雲晚著鞭
會取黃金大如斗君能日飲和天倪餘事無何付北叟

范鎮景仁和

使君今陝惜別難緩聽長吟速行酒荊山北面黃河南
千里封疆為己有往來無窮西複東衮衮輪蹄利名走
甘棠雖云勿剪伐未必往前不傷手當時遺愛安在哉
賴有聲詩傳不朽揮之才力如新硎歷年何啻十有九
胸中蘊蓄富術業此行直欲古人偶近世只知廚傳為
不顧虛名似箕斗寄言道路如采詩但問樵夫與田叟

江休復鄰幾和

西掖門外駐征軒修書院中傾別酒諸公磊落方具來
顧我衰遲亦何有祖侯衛使才北歸亟請甘棠複西走
函關候吏齊引領翰林主人惜分手高談抵掌爭屋頭
賦咏題詩樂難朽飛觴舉白至無筭擊揖誓清不殫九
著鞭壯士寧後時隱几先生仍喪偶擇之去冬悼亡定國能飲
動論石山公雅望潛增斗移移醉袂影就別恪悵高陽
一狂叟

梅堯臣聖俞和

古人相送贈以言今人相送舉以酒酒行慇懃意豈疎
酒能詩諸悲更有行當何之來者誰陝州兵吏爭迎走
壺漿狂狂遇函關翰林惜別方攜手自言老夫大遇知難
願得公詩為不朽公因索筆作長謠落落寓言誠十九
我愁竹管廟宮懸縱合律度應亦偶太守西行已不貪
忽獲明珠盈大斗歸主轎頭未是遲暫向崇陰問遺叟

龍學題袁州東湖盧肇石

袁山之陽秀水側草屋遺基誰氏宅皆云子發姓盧
往以文章名籍籍宅中舊物何所存惟有嶙峋一區石
闊纔三尺高倍尋反臥塵沙群瓦礫余心好異因物往
下馬環觀聊撫拭地表可見十二三已足怪駭動魂魄
呼工運掉盤其旁挽以長絙百夫力雜並鼓譟登大車
恍爾如蒙巨靈劈遷置東湖敞佳處四面澄波映天碧
倚空突兀無與儔頓覺亭臺增氣色彎環幽竇莫敢擇
恐有乖龍飛霹靂余嘗南游到陽朔衆峰矗矗春筍植
捫蘿躡蘚窮之遍若此奇峯曾未識郡人奔走亦如雲
故老驚視復唧唧乃言此石遇真賞屈指于今年二百
況埋曠代誰爾珍一日光價逾荊璧嗟余束髮大夫後
區區志尚惟狷直十年吾論非不窮猶慕堅絕無改易

如何故老不我愚感物再三形嘆息石不能言人有言
力使他時重理陁
「宛陵梅堯臣聖俞和都官郎中」
胡公疎示擇之盧石詩因和之
袁州太守蓬山客来過盧家尋怪石盧家百物今已空
唯石難移留舊蹟埋沒尚存三四分雨淋日炙如皴皺
太守惻然呼健兒荷鋤秉挿爭来役健兒掘土不爲堅
旋旋剗沙見圭隙漸奇漸異人忘勞更索更深知幾尺
高峰削出嵩華實竅鑿破蛟螭額千指曳縆垂四輪
擊鼓助力歸東西東頭河水　傍黃沙洗盡何蒼碧
故宅愈於東湖喧貴賤兢觀無礙隔太守自憐堅直心
憂少憎多屢遷謫南至蒼梧及桂林名山徧訪無窮僻
所宜厭慣不入眼向此孫吟尤愛惜我思永叔滁陽時
大誇古翠蔓奠獲作詩遠寄予與雜爲唱相隨無節拍
今知賢人趣句同玩好託情無俗格建康從事胡公疎
一見粗君如李白雄才落筆瀉天河綴韻孫清仍險窄
入探虎穴誰爲難解通造化方能敍啟後吾雖膽力强
獨鞭瘦馬終無益
樂安任大中和
宜陽刺史才祖擇之雄傑太守兩一方盡使焦枯活公
退趣向滁水石探其絶長江北岍林唐有盧子發曾居
此林下高把書組晚識遠成荒墟佳名詎泯沒有石數

尺長猶是舊時物沉辱泥塗久寘有堅重郎擇之渡水
見力爲心憐切禹夫一呼聚挽動雷聲揭地嶮若驅来
巖谷俱震裂幽輔郡東河畔得太華骨白玉漏纖紋雨
類爲操刷草蔓漸盤遶柳緑家揮拂潤恐欲迸泉怪亦
有奥穴安知無蟄龍時見微雲出幾因寒夜吟簾曉捲
殘月氣晴逼人寒象龍未吾別煌重風掃開獨王勢姿
兀蘇武見單于傲睨膝不折人皆盡將歸手筆恨蠡拙
擇之豈不肖天匪避誇舌對此憂是忘我現未甚悅不
得見媧皇補天無破缺
廣陵蕭元宗和
石是人非世所傳宜陽城郭古山川和光屈礫曾無累
委質泥沙積有年把僻久爲神物護時來方遇使君賢
介然作鎮東湖上德政何當向此鐫
盱江李泰伯題袁州東湖樂游堂呈
龍學
古郡城池已枕江東湖更在郡東方水仙座下魚鱗赤
龍女門前橘樹香路絶塵埃非洒掃地無風雨亦晴涼
使君待客多娛樂只有醒時覺異鄉
又題袁州宜春臺再呈
龍學
謫官誰住小蓬萊惟有宜春有古臺十里待看毫末去
萬家攢作畫圖來雲中羅綺香風落月底笙歌醉夢回

莫怪江山若相助騷人從後得真才

龍學和題東湖

晴烟纍歷炎湖光勢勝居然占一方拂水萬絲楊柳弱
倚風千蓋芙荷香縱遊閬從蘭舟穩半醉狂眠石席凉
公退每來須度日却疑身出利名鄉

又和題宜春臺

異鄉何處散幽懷賴得城中百尺臺還向天邊經歲在
那知春色為誰來雪消江上看梅發風暖衡陽有雁回
強擬登高聊賦詠再三愧乏楚人才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五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六

唱和詩三十九首

題尚書余襄公西園 尚書余靖在韶州居龍學時為廣南東路轉運使

童閣清風正凛然歸休車騎曲江邊及親已具三牲養
負郭新添二頃田萊子長年常綵服衡公雅意樂于泉
官閑道在心無悶惟惜光陰事簡編

尚書余襄公請謝

都運擇之見訪西園

初聞信騎訪幽齋拂曙呼僮掃綠苔方愧蓬蒿關往晚
已驚騶馭過江來杖閒載酒情偏頗門外回舟事可咍
交態于今易離合感君篤舊重徘徊

題余尚書山居要術

張衡已作歸田賦氾勝仍傳種樹書頗借山居精要術
欲將嵩洛葺吾廬

尚書余襄公荅

都運擇之借山居要術

經濟謀因當世務收藏敢秘老農書相逢莫羨山居好
歸去還山有直廬

袁州慶豐堂十閑詠 皇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其一

吏散鈴齋擁閑眠到日斜無端是春事容易繞京華

其二

鄭聲良可厭閑抱七絃琹欲識調絃意理人先理心

其三

年長身多病閑抄已試方未甘先犬馬畢命報恩光

其四

青山日相對閑看白雲生誰謂無心出中含濟物情

其五

晓挼三杯後閑烹北苑茶色香俱絶品雪泛淵甌花

其六

扁舟賓客少閑作道家裝跡靜心還靜逍遥覺日長

其七

雨霽輕埃息閑吟面曲池遊鱗時對擲變破碧漣漪

其八

朝來因試韓筆閑答故交書莫怪音塵絶吾心與世疎

其九

漸老無功業閑思惜壯年桑榆如有得猶可勅無悲

其十

晴軒足清趣閑與鶴開笼寄語北山侶無驚蕙帳空

袁州通判陳詵和十首

其一

時豊公事少筆硯任横斜環郭江山秀人情等物華

其二

有象皆前景無声膝上琹何勞分鄭衛視聽不關心

其三

窮谷寓形久漸無問俗方文章古刺史（謂韓愈）今昔窃餘光

其四

職卑誅還寄浮萍去又生輙汚如鑑淨有客若為情

其五

秀泉閑舊甕初試仰山茶寂寂有餘意池蓮三五花

其六

園涉日成趣齋詩嬾綴裝梁間秋雪句屈指歲華長

其七

洗竹逸山出流泉到曲池可憐波萬頃邑勉對淪漪

其八

道院今猶古閑中事可書鷺鷗馴不去誰可得親疎

其九

登堂方再月已許慶豊年偶継前賢跡承流頗裕然

其十

鴻鵠遠矰弋魚鳥脱池籠始覺一無物方知萬事空

江西運使閻询謝

擇之學士見示吏隱宜春郡十詩因成五十六言奉答

達觀終知世事勞利名都是一鴻毛登瀛自有仙遊樂

緩帶何妨吏隱高深意庇民躋富壽正辭華國聳英髦

持風九萬期鵬翼且傚秋軒弄彩毫

龍學和閻運使以詩見奬吏隱宜春郡詩

狂吟何足詫風騷和寡甘降郢唱高敢望與言同子夏
競推多可似山濤九成豈後虞韶美一字終虛春史褒
自笑潢汙不盈尺猶將學海去滔〻

李泰伯送春絶句一首呈

龍學時在袁州

宜春臺上送春歸淚滴金盃不自知懊惱黄鶯解言語
飛來唯見落花枝

龍學和

九十日春今日盡送春何況我偏知後期應在經殘臈
重探梅開雪裡枝

旴江李泰伯送春絶句二首寄呈

龍學泰伯建昌人也時在建昌

去年春盡在宜春郡送東風淚滿巾今日春歸倍惆悵
相逢不是去年人

又

東君此去幾時來雪裡梅根待暖迴莫似仙家寥落甚
蟠桃千歲始重開

龍學和

憶昨時相逢甲午年與君同賦送春篇等閑又見春風老
更捧新吟一惆然

又和

萬樹紅芳落漸稀浮榮能得幾多時孤根未識陽和力
春去春來兩不知

九日登袁州宜春臺

落帽佳辰又到來黄花爛熳為誰開已經多歲衰容改
更被無情急景催取次盃盤須盡醉隨宜歌管任頻陪
却慚未報君恩厚空向山城養不才

是日招郡庠職事同登宜春臺兼賦詩鄉貢進
士直學宋德和

登高佳節喜重來合客依隨五馬開帽落秋風隨意遣
盃迎露菊趁時催東籬幸有主人席絳帳那逢上客陪
時李泰伯預之 欣報君恩詔歸去不妨尊酒論文才

鄉貢進士敖諭羅誘和

九日經年一再來不妨吏隱遣懷開時豐訟少欣多暇
秋晚花黄儘任催幸遇登高賢俎樂喜容落帽偏追陪
預愁詔入三公去芹泮誰思樂育才

詠袁山巖彭徵君釣臺

彭御名雲宜春人力學多通尤善論易陰陽
圖緯無不精究注通元真往辭理深遠世
所推重隱居不求聞達唐天宝中刺史李
環以其名聞上遣使者齎延召以蒲輪徵
之凡二往始至玄宗欲官之徵君辭焉堅

乞歸鄉工元〻年六月年年年六十三歷東
原有釣臺在霞山之前
本朝皇祐五年九月二十日休暇
龍學興郡倅遊霞山巖因以詠之
霞山離州東十里釣臺本一巨石
紹興己未季春雷●轟石斷

閑作山城吏隱居
敬君真逸寓漁磯
臺前岩畔清風在
尚想煙波映芰衣

通判陳恍和
東有徵君真逸居
有臺可釣傍漁磯
志高不在魚并餌
回咲崇陽血染衣

京地章友直和
巖因吏號霞山居
臺上猶存舊釣磯
一派滄浪真隱處
澄清尚有濯塵衣

盱江李泰伯和
臺山隱傍溪居
小〻嚴陵一釣磯
天寶詔雖徵逸切
此詩錄官歸服芰荷衣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六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七

長書并記書一記九

上安撫張雜端書荐孫僕牛仲容 初任齊州通判居官十有一月作

此書

九月十二日承奉郎守大理評事通判齊州軍州兼管內河堤勸農事借緋祖無擇謹傾竭愚慮撰書再拜獻于安撫雜端執事無擇竊謂國家修戎條設民兵雖我朝之新制寔前代之遺法若郡若縣其守宰之才者皆足集事今國家擇賢于臺省以爲安撫者非直爲修戎條設民兵振其網目而已蓋將以察官吏之能否詢民事之利病然後斟酌而更化之也伏惟執事避授京東一路自棠及齊歷州一十有一矣歷縣約五七十餘矣其民蓋幾百萬家矣其吏能其吏否執事固知之矣某事利某事病執事亦固知之矣無擇誠愚而復〻數〻奉所事且不能知其能否者其利病者寔無以告執事者今無擇所知者有二人焉是皆有才而無位一居兗之泰符一居齊之章丘彼二人者常舉進士不幸爲有司所擯于是乎自放于山林間泰符者曰孫僕字明僕章丘者曰牛仲容字元包孫僕博學敏行有古人風慕孟軻揚雄氏著書牛仲容博學敏行與孫僕比善用兵如古所謂孫武吳起者觀厥二人之才非今之組繡文字以爲進士者未當執事以無擇之言信耶待將其二人

之學之行而後信邪執事苟求之不惟信夫二人之學
之行又將信無擇之言也執事既信之必將行之將行
之即當請于天子曰孫複有道者可與之官賜之祿以
養于家且旌夫賢曰牛仲容有道者可與之官假之權
以臨其民且伸其用旌夫賢足以厚風俗伸其用足以
威夷狄風俗歸厚則王化有成矣夷狄畏威則王師無
征矣是進二人而王道具矣執事倘一言而天子從則
幸甚不從再言之又不從則重言之至于四五六七言
之惟從而後已焉可也蓋二人者無擇目識而心知者
也若執事所巡按未至數州或有如孫複牛仲容之賢
更冀執事留意而博訪之嚮者執事爲京東轉運無擇
蒙被恩顧寔纍傳等今執事安撫京東無擇再獲望拜
旌旆心甚喜忭是敢輒稱彼二人之名于左右以備歸
朝日爲天子語詢之資不宜無擇僭越惶懼頓首

蔡州新建學記

孔子生中國中國之人師其教者十一二佛生西方中
國之人師其教者十八九四海之内華面而夷心獲以
成俗者于今百卅而况都邑村落之下褫衣髡首之伍
所居如市至使康民終身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愛師
友之礼待其悖逆淫亂之禍生然後寘于刑戮是王道
性々而絕也嗚呼不教而殺君子所不爲也三代之民
雖然以孝悌相養以礼義相守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學
校之化行乎卅里也兩漢以降或張或弛何嘗之有化
之不常則民之所守不固所守不固則去而爲佛去而
爲佛則君雖有政不得臣而使父雖有慈不得子而畜
師雖有教不得友而接矧其如三代之盛其可得耶今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太原王公質以清才卓識爲
上蔡使來長蔡人爲此蔡人作新學于孔子廟近市而
陋地且甚狹遷之乃表請郡治前官舍居焉突然而高
者爲之講堂次後如講堂者師所仰息翼然而夾于兩
旁者生徒列室而處之又有亭以習射有庫以藏書有
廚以具饌有莊以出粟有圃以樹蔬有什物以備用有
耕牛以墾田使居是學皆有求而足也且命軍事推官
楚泰汝陽縣主簿劉丙掌其局事既成公親領僚屬與
其生徒落之蔡人于是知孔子之教非西方佛類皆欣
澡刷前日所爲夷狄行靡然昏日鄉莫不悅懌辱在學
徒乃率其衆拜公之賜遂以是辭刻于石用識所始其
生徒書史屋宇什物莊牛之數籍于學者悉第列于石
陸云時景祐二年秋九月日謹記

京東路轉運使廳名記

昔者西漢漕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碩厥後又益數百万
碩以給乎中都故太倉之積相因而紅腐者繇此也今
上京之東海岱之間其是乎國家受天駿命奄宅區夏
析補海内爲一十七路分命官以司漕運寔兼廉察統理

郡國則漢之八使之權俱焉非夫材如蕭何威如張綱能豐儲待而肅奸貪則不與是選我司勳張公郎中工部馬公郎中領漕運于京東既再稔二公静惟國朝以來膺其任者爲不少矣皆賢能有材稱去此而入居臺省既大政者有矣而爵氏不紀其闕也乃追録前人而次之用刊諸石鄆之名州惟舊其年以河決徙今新州而二公之署在焉今所追録則斷自徙州而下凡若干人從州而上者蓋亡矣觀夫群賢爵氏森然在目未有不稱其任者矧二公之業茂績隆庶越群賢遠甚其將去此而入居臺省既大政在早暮矣重惟二公之懿著于世也不可掩蔽則人或覩此必曰某之言不爲所部吏而[illegible]且誣也康定二年夏六月十日記

京東路轉運使廳刻奬諭勅記

奬諭有勅嘉臣勞也金石刻之尊君賜也夏州叛之二年王師致討未克于是朝廷大臣外及庶官皆思循致敎出籌策輸財幣練士卒悉心陳力補綴闕漏以服乎有罪以甚乎無爲不敢自暇于位然我天子念邊警未徹日[illegible]而夕惕至午而勿食未明而乃衣所以更張決化懷來遠人此虞舜格苗周文降崇之脩文德也我南陽張公扶風馬公以尚書郎主邦詃于外寔居京之東屬國家有事于西鄙二公夙夜勞躬夏思勤宣精力殫所職在國用在民隱方今宿兵原野謂發良急首國用民隱之勿恤于臣郎乎何有乃議校贄布經費之羸者以資乎軍須遂取千萬以獻上以充國之供饋下以紓民之賦歛天子嘉其然錫以璽書而褒之二公莪對天子之休命且欲流光無窮非金石刻不永卽命某以文誌焉惟二公之才之任寔朝廷之所賴以康也雖然於二公爲小官而尚勉勉以事事如此異日天子擢賢以輔至治二公丞命爲公爲相必能推是心于天下則其德業銘鍾鼎書竹帛然后納諸宗廟燕之勛室以昭示後世某猶期爲二公稱述詎敢不承命哉謹拜手稽首盍篆其辭于璽書之下云

申申堂記

申申堂者所以偸燕息也無擇官于齊之六月郡政之暇思得賓客之有道者與之書而學政焉乃度地作堂以延賓客得隙地于寢室之後遂樹垣作限而扁諱堂焉制不侈大亦不卑陋俯砌甃二方池滇同泉水以濡其中匝岸植雜花果樹間以怪石植稱于池池之東田有竹數本又徙數十本益之成以此而賓客每至則引於此著古今之治亂評人物之是非有不學古而能通時事者亦見之以諮詢其利病焉或公退客去惟看書賦詩以爲燕息之事若夫坐于堂上則有遠峰在目鳴泉入耳時時觀魚之泅聞鳥之囀窮盛魚鳥之樂哉動林壑之趣此其燕息之趣也居是官十有九月天子有

詔俾三十日而後歸朝惜夫將去此也因書其始作且誌其物戒曰予名燕息之堂曰申〻非取孔子燕居之義乎無擇對曰然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若無擇其不為狂者耶斯亦克念矣恐後來君子未之知我以雍為遷故以其說附諸康定元年夏五月二十有五日記

知雄堂記

君子之為道也夙夜皇〻不敢懈惰蘄至于聖且賢也苟至矣又將蘄其所施焉耳苟所施惟勤而克著大林顯內充于厥躬外及于斯民光永于來世其或懈于其始而光且有終者未也蘭陵蕭君濬夙夜為道有君子之心焉雖內充于厥躬而猶蘄其所施故惟畀以慶之君求有以過人者豈不幾乎賢哉寶元己卯春以將作丞為齊臨邑明年新故堂於其聽事之左堂故無名遂名之曰知雄在老氏曰知其雄守其雌雄取大雌取小知其大守其小則寔之者虛滿之不損孔子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是矣惟君能知道之大守道之小故取老氏說以名其堂蓋將與道出處不忘乎知之守之〻義也他日其獲用于朝廷施厥所為以外及于斯民光永來世信夫道之雄也厥惟君之志是誠君子之心焉臨邑于予為屬予乃知君也詳後之來者其尚繼蕭君之志夙夜為道而又知其大守其小則聖且賢可蘄而至焉也苟不以其道而曰吾不為雄而為雌不為大而為小必也懦夫者已未可與言乎知雄之旨也

郴州學記　時為廣南東路轉運使

皇祐五年七月郴州新作夫子廟學成太守陳君遂移書俾無擇識其始夫惟聖人者人道之規矩學者王化之本原人道非規矩不成王化非本原不立我國家因唐制天下州縣置夫子廟與學用古道也郴于湘南介要荒之地向之為州者往〻陋其俗而不教之使知其方故舊祠圮毀而絃誦之音未之聞焉前年陳君通判是州與太守李君初乎始謀撤故而新之因工其事朝廷嘉之賜錢三十萬以助其費用承制再拜喜祚黃髮稚進矣不聞知　明天子崇儒尊道之如此闔境歡聲熙為太和衆工效能曉昏勵〻事以丞集謀難肇于李而成功者陳也其制宏敞尊顯為一州壯觀偶夫子與十哲于殿者右王若公若侯各視其冕服圖六十子于廡皆有次序儼然如揖乎威儀僾然如聞乎聲音左之右之有經有史學者有能用力于斯不懈可以變寅為晧言其齊聖陳君之是舉也郴人戴其德曷有窮乎矧君之自道判遷知州事凡四年矣惠恩入民心也深矣金石之刻以詒後人無擇不宜辭乃系以詩云天下有道兮庶人不議王澤旁流兮海隅萬里化莫先兮吾儒崛起德莫盛兮斯文遐被惟郴之人兮亦材而美可操為

轅兮可矯爲矢孰他其津兮孰梗其隧令我邦侯兮感慭以賁吳堅補漏兮靡艱厥爲廟學既成兮不愆舊儀生徒既集兮率由新規勤道在已兮廣業及時入聖之域兮爲帝之師無曰苟取富貴兮內以自欺遺我邦侯之姜兮汝類胥施誰踵其武兮善繼勿隳惟御之人兮無忘此詩

袁州慶豐堂記

予去年春正月自廣南東路徙荊湖北路皆爲提點刑獄秋七月按部道次鄂州奉 詔改廣南東路轉運使時廣源州蠻入寇陷嶺外數州 朝廷趣行乘遽日馳二百里浹辰而達所治遠方久無事戎備既寡粮餉不給賊氣方銳我師屢敗予不量力亦提羸兵延躡其後逐出境外未幾以罪徙典此州其始至也見城郭井邑在連遶衆山之間如圖畫屏障使人清趣自生俗慮都去郡僻務簡居多暇日小寢西有地一畝餘荒穢無人跡命糞除之爲堂以休焉公退則擁書隱几而坐考聖賢之事業以自廣間或速賓友以琴尊相歡因謂坐客曰昔也委妻子而去履山川之險冒危致命可謂勞矣今也乃無扶有祿飽食終日不亦泰乎人雖以爲貶予不以爲貶也顧無以報 陛下之德爲愧耳是歲亦大熟百姓足食上下莫不忻懌乃名其堂曰慶豐且特其說茲自賀焉皇祐五年十月二十日記

唐韓文公廟記

元和十五年昌黎韓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後二百三十四年無擇來涖此州築室而祠之公諱愈字退之幼孤見鞠于兄嫂氏嫂卒服朞喪以報德進士及第應董晉張建封辟爲汴徐二府從事入爲國子博士監察御史關中大旱民死盈路公請寬征役租幸臣切論貶連州陽山縣令在陽山有善政既去人懷其惠生子多以韓名縣江陵府法曹參軍再爲博士避謗分司東都遷尚書都官員外郎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寘于理用是後力務者衆改河南縣令時發兵鄆幽鎮西討亡卒民怨禁亦歷職方及比部考功郎中史館修撰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廷文武大臣無敢言者公以爲宰相被殺中丞傷從兒若是兵可息乎及裴度出征公以太子右庶子爲行軍司馬先馳至汴說韓都統名犯宣祖廟諱上一字故官書其韓與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曰王承宗可取乃授書柏耆以往承宗即獻德棣二州轉刑部侍郎佛骨至自鳳翔百姓大飢爭爲奉供京師公上疏極言其不可因得辠貶潮州刺史道境有鱷魚食人公以文逐之魚輒遠去人用無患移刺袁州袁州之民男女爲人隸者踰約則沒不得出公皆計傭予直而出之猶奏而著于令拜國子祭酒換學官儒生必以禮除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署王廷湊爲節度詔公宣撫既行穆宗遽止之

公已入矣衆皆危公、辭氣慷慨如蹈無人之境與士卒論逆順存亡之理莫不聽命爾深州圍歸牛元翼以吏部侍郎典選聽令吏出入令史之勢遂輕任京兆尹六軍將士咸畏憚帖帖不敢犯曰是欲燒佛骨者其為人信服也如此憲宗既貶公于潮且將復用之為皇甫鎛所忌乃以公為狂疎止可量移一郡故有袁州之命公自鎮州還穆宗即欲相之會京兆尹以不治聞乃擢公兼御史大夫有敕無臺參中丞李紳疏是不協後為吏部侍郎卒贈礼部尚書嗚呼公之器業可謂宏遠魁偉施于行事細大夷險無所不宜其文章博辨卓詭與商盤周誥相上下惜也孔子沒無聖人者為之章顯以信後世而見絀于史臣之筆其亦不幸也歟無擇何人哉道不知修學不加益夙夜感勉庶几前烈謹詳書其實以著于記云時皇祐三年冬十一月一日也

袁州東湖記

袁城之東有湖為上有四亭與白近歲厥後為州者耄昏不事、湖亭因不治以荒初予至州日其處不及往者三月既而吏曹務簡登城而觀水雖盈而甚汚屋雖存而將傾迺議葺之且官無羨財苟取于民則予不為也閩封內之浮屠氏多蓄者藉其餘什之一募匠購財一皆新之別為堂亭臺閣五楹以珍木嘉果間以奇卉幽草紅蕖綠荷雜蘂汶上于是游者日往焉予樂州人之觀遊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游其東堂曰康循屋之南其亭曰休因城之高其臺曰月抗水而榭曰采香閣為庖廚二以供賓客舊亭四皆無名亦名之在樂游之西者曰遯堂、北有射棚南有石高丈餘奇秀可愛是自盧肇故宅徙焉皆城而東向者曰朱珠閣、後有石亦惟舊康與遯采香朱珠皆東西相值據城之隅者曰銷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舫其絕有梁其登有磴道其周有繚牆南北其門後溪前市山烟水風湖魚林鳥明滅虛徐浮沉下上眺聽之際可以釋幽鬱可以道和粹予以公事不得數自放于其間月或一至再至蓋稀矣予猶以為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道予行有日矣因置酒為會同僚舉觴屬予曰湖亭雖舊而增廣之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于後盍文而刻諸金石乎予曰池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急何足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攝嶺處故朝廷往往以有罪者居之予即其人也或終年不逢王人出于其塗非數君子相與樂此予何以久處乎後之踐乎此者其以才選而來厥職是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嬉之事歟若以罪譴而來又宜有登覽之美庶幾忘遷謫之累焉繇是而言則茲境也當不廢矣其取于予文如欲識其歲時請以斯言刻之至和二年冬十月一日

洛陽祖無擇記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七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八

序七篇

刻經效方序

洪範九疇皆以天時人事本于王化其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壽康寧考終命居福之三凶短折疾居極之二句陰陽和寒暑時兵革不起晝象不犯則民壽康寧且考終命矣三代之際仁政之行非他也繇是道也風雨不時人多疾疫邊鄙不寧刑罰不中則民凶短折且疾矣暴秦之際覆亡不暇非他也亦繇是道也噫為天下國家者舍三代而不務則必暴君也汚吏也未見其仁政所由要也求今之人能繇是道以行仁者其提刑舍人彭城劉公乎公明白有材遇事輒斷奸貪下吏縮縮不敢動如老婢病妾對明鑑然常自謂曰陰陽和寒暑時兵革不起晝象不犯使民壽康寧且考終命者此宰相佐天子之職業我則不敢然念四海之廣民踰億兆飲食之失飪寒暄之作沴為不少矣非有藥石之良說故腹心之疾因取家藏方書所經效者總三百七十首且將刻石傳諸方來即出其本以示小子小子再拜拜賜不覺斂服公之用心可謂有仁術矣往者太宗皇帝集聖〻惠方凡萬餘首鏤之方版以廣流布　今上皇帝作銅人象按明堂法分布腧穴示民不惑以我國家四聖人豐功鉅德紹休天命永康民人仁政之行

周已比隆于三代也尚慮和氣或謬人乘為疹乃以藥餌之方鍼砭之法輔世所關斯又過于禹湯文武之心焉公則靡愛斯術用濟群品有以見聖主賢臣同德協心如此其至矣異日朝廷訪公以天下之利害民間之疾苦公又將以仁義之藥禮樂之術醫時之病使鰥寡孤獨有養黎民不飢寒至于海隅蒼生或仁或壽其為美利萬萬于茲也小子不敏辱命為序區區之說碩冠諸首

群公送潘君秘校赴潁上詩序

去年余遊上都肄太學會友人吾閩饒希潘君詵自七閩赴三銓余以秋賦獲升名于禮部君以冬集旬稽于潁上既而離群索居望風懷想者三十旬于茲矣今余抵潁謁舊參政戡卿蔡公屬君趨府且同傳金昏會于此雖慰無量君乃出去年所謂餞行詩錄而相見公而下暨予一十九人凡二十章其將藉不肖文以冠諸首而剗諸石請不容避可無辭乎君步步場屋為時聞人況此下僚固未充量而君累歲處之無一日戚戚于懷抱如居責任乎豈祿之為者事上官不少懈亦未嘗以毛髮事敢容于人非夫器之閎大塗之脩遠尚不可涯測則曷能如是耶戡卿蔡公以元老舊德暫辭魁柄息偃是邦為紳之士延頸翹踵以覬奬拔矧如君者詎與先焉余知君之脫塵土凌烟雲當在此時不在異日必矣敢請題是解于群公之詩左以為序時景祐五年秋九月十日也是年十一月十八日改寶元元年

河南穆公集序

積于中者之謂道發于外者之謂文有道有文然後可以為君子道有用舍文有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道與文也君子不以其命之窮而輟于為道道之不行而不廢于學文故雖身乏于當時而名顯于後世者繇此也河南穆公諱脩字伯長天平人少舉進士有名廣場中真宗封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生以經明行脩公冠在其選越三年就銓調補泰州司理參軍居職以直自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卒誣之罪逐貶池州再逢恩徙潁蔡二州為文學掾卒不復用明道元年秋九月終于家如公可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會諸仁義以為質平時所見于簡策者踰數千萬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及公之歿無捧求遺文于嗣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千與無擇所藏增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求之往往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為三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曆三年春南康清脩閣中序

李泰伯退居類稿序

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

董仲舒揚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拯敝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来禮樂則不為而任刑以毆其民將納於治遑所以亂之也歷世寖久皆謂天下當如是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尋故有奮筆舌為章句卒不及乎礼樂者末哉文也時江李泰伯其有孟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憤疾斯文衰敝曰墜地已甚誰其拯之于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兼明乎當世之務悉著于篇且又數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于 天子乃舉茂材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于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耶其泰伯之命耶或者天使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耶亦將謂得志行後有時耶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曇第為十有二巻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為序無擇既授之讀之㫷月不休喜乎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于斯慶曆三年冬至日序

連庠秀才字序

名之于身必存乎義無義不足以為名故字者所以明乎義之所存也夫春秋之法書字者貴之也書之為貴則不書者賤可知矣噫字之用亦大矣古之人名而不字者有矣字而不主乎名者有矣苟名與字存乎義甚大而人不有其道又何所取焉上霊連君學賢人者也學賢人者將有為也將有為則其思慮深其志意廣精鶩乎堯舜之道思慮不得不深心入乎堯舜之道志意不得不廣連君學賢人勤且久而不渝其心允乎賢人也其名庠庠之義亦大昔魯哀公問儒于孔子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鄭氏謂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夫堯舜之道存乎典蓋百王之所不可易之法也人苟能得其道而鋪陳之以事其君不亦孔子之心乎今連君之名庠豈無意哉無擇敢請字之曰公珍惟公珍有可為之材當可為之時又將居可為之位必能鋪陳善道以事其君亦朋友有望于公珍也公珍其勉諸

進士魏彝元字序

男子冠而不字可以謂之閼禮乎之友弟魏君彝元一日訪予以未字為請且懼其閼礼夫父名其子士字其友時乃古予不敢避因諧其名所出維其義以敢稱之字曰壽長在春秋傳彝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盖言舉十六相去四凶人也易稱乾有四德元亨利正文言謂元者善之長也在坤則曰坤元亨利牝馬之正用知乾有四德坤亦有之乾言君坤曰臣君臣之間皆備四德舉十六相世濟其美天下之人謂之元凱其不善者佳于堯舜非坤道乎彝以少年強學篤信進之心苟道曰

蓋脩志曰蓋固何患夫不爲元凱也何患夫不爲明天子之舉也孟子不云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而可及元凱其不可及乎第其勉之孟子又曰責善者朋友之道也予既辱來請且訊其舜之功又緣其坤之德重以孟子之言并而爲序以畢其說不褒而勉者亦庶幾乎責善之道焉

題宜春臺詩序

宜春郡有五臺號宜春者爲甲蓋其據會要盡登眺之樂自古迄今幾千百年遊于斯者幾千百人好事之流覽景而賦詩者豈少耶今存于屋壁者不過近世三四十人而已余意經久失其傳爾乃因暇日命工爲巨版總錄其詩凡三十首庶免散亡不以詞之妍媸不以位之高卑惟以歲月次其先後或曰子其刪之如何余應之曰非聖人之徒不敢爾爲也請俟來者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八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九

書并神道碑銘墓表

與張郎中書

月日范陽祖無擇謹致書于郎中執事無擇中間嘗奉面命碑誤先正侍郎神道碑文初不敢承命暨執事改治洛州又辱書來請伏以先正侍郎潛德勿耀克昌其家無擇才學短淺固不能發明往行然屢被見託不可無辭以慰孝思其碑今已撰成謹令繕寫寄獻文字荒謬深懼不稱伏惟尊明詳擇不宣

宋故贈尚書工部侍郎清河張君神道碑銘

寶元元年冬十一月庚戌天子有事于南郊還乃賞公卿行慶賜自公以下任于朝者其父母祖父母既發咸有贈官例也明年春知齊州軍州事尚書虞部郎中張公某語其僚大理評事祖無擇曰我先亡本無官某治毛鄭詩咸平三年擢第自有任于朝累贈爲衛尉卿今天子以圜丘之祀均釐臣庶又贈至尚書工部侍郎按令當斲石爲碑表諸神道願得文章以系以銘無擇曰不敏文章不足以信後人敢辭他日見　復言無擇曰此誤述之事非末學所宜爲　固辭未幾公改治洛州又移書來請益堅無擇大懼違孝子之心有咎乃不敢辭其碑曰惟張氏先實皇帝所自出其苗裔蕃衍甚盛漢晉暨唐有文武材爲王侯公卿大夫十五大唐末五

代天下衰亂衣冠舊族往〻流落閭閻間汶而不振故侍
郎諸祖咸爽于民曹祖諱瓌祖諱温父諱隱以中原版
蕩與其族轉徙四方無常產逮周廣順中始占籍于濟
侍郎諱瀅字仲容寔濟人也侍郎以諸祖逮數十歲避
難南北為其餘貲無以丈經費遂不為他務惟奮夜孜
孜以治生事常自儉嗇推所有以均其宗屬歷數年為
富家大族嘗有里中凶人晝日欺撲物侍郎不畀人捕
為俄而凶人自致其所盜物而去濟民於是號有善行
初郎中君以明經中選侍郎訓于庭曰汝惟清謹乃克
保厥官汝惟反是乃用瘝厥躬郎中君祗服其誨言罔
敢失墜歷州縣職為幕府客逮京朝官宰邑守郡時稱

不易其操　涵渟淵深　後必浩〻
至君起家　存諱有華　郎署卿曹
爵服裁加　周旋四紀　靡有過差
于沂于并　于新于撫　君四典國
別乘守土　王澤是宣　及爾黎庶
聽訟由人　下無冤民　發姦摘伏
異如神明　折強扶弱　愛如陽春
七十致政　雖曰禮典　卿士大夫
由之蓋鮮　惟君知止　聖言是踐
昔學而仕　卑朱兩轄　盍歸乎來
棲遲衡門　始終進退　身殁名存

康平故人咸謂張氏有子矣侍郎之配曰太原王氏積
封寧晉縣太君生六男四女男長即郎中君也次曰永
圖曰永昌曰永錫曰永肩曰肆並無祿早世女俱嫁為
士族妻侍郎以咸平五年秋八月終以明道元年秋八月
葬于濟之鉅野縣仁義鄉仁義里以寶元二年秋八月
作碑于道周自一命大理評事暨今尚書工部侍郎凡
六被贈幽也于是條其世系官閥以狀來請辭刻于石

此碑狀銘詞　辭曰

此下乃穎川陳君碑銘而缺碑文

東京陳氏　著于穎川　世莫不聞
太丘之貴　降及千載　執纂其先
君曾祖考　奕世服道　樂只丘園

咨爾來世　欽此遺懿　揚重善人
朝廷傳吏　石有時泐　斯文不墜

鄭都官墓表

予既作韓文公祠成因晝都官郎中滎陽鄭公像于東
壁以配末凡郡人之歲內者以公墓所在東安乃與僚
屬亟往觀之距城纔七里而獲焉于是增封樹植宇
遂前開以垣墉限以闌閑伐石為碣表于路隅公名谷
字守愚袁州宜春人光啟三年進士及第
以所知存擢為殿中丞遷國子博士尚書虞
比駕部員外郎中司農少卿歷知南京下邑縣廬州舒
城江陵府江陵邛州天邑　通判升州知新撫泗州

無以十五萬御肯市監光州酒稅知興國軍始為郡掾留心法律嘗言五服
不合律者非俾四年月之制輕重之失凡九條請行刊正又諳五代之法
捃之寺官親明性大有自徒加至死者亦請減定並從之赴調吏部以書判
稱也
高等遷佐江陵幕時府政尚威猛僚吏無敢言者君頗
為規正一府賴焉君在舒城主挂荼薛有大姓張廸等
五家常擅其利他商莫能行君為革其敝廸等乃誣高
而諱訟君于工在法當免轉運使察其非罪聞于朝廸
得其直廸等皆黥配焉治江陵有善政後有餘趙者代
君為治亦著能名時人歌曰前陳後徐政簡民舒民到
于今稱之有沂州殺人者及得無辜而按之会君被檄
如齊未幾而已其獄君主辨其冤後果得殺人者以

為神明樞密直學士王公雅聞君名及守太原辟以為
僚至則一府之事多以委之春州有馬萬者殺人辭連
馮資既而吏當擬將以資死焉君方為蘄州轉運使乃
以屬君錄是資得不死撫民素好訟君下車三日牒訴
數百一一照其情偽區處無有不當訟是用希泗當水
陸之會政事冗繁君處之沛若有餘刃皇祐中諸路轉
運使承詔上列郡治狀而君在淮南為第一踰年拜章
懇求近鄉一闕局以便于私寧每上乃有光州之役俄
為使者奏起之後知興國軍大江以西其俗尚鬼君一
切禁止民遂化之居二年請老既得謝歸故里一不問
家事惟與同縣人高士劉曦相往來語道義詞如也以

忌子求乃老春相擾

嘉祐六年十月十四日啓手足于私第享年七十有三
君少時孝謹諸父有欲異居者為之泣諫乃止丁繼母
憂廬墓三年極于哀毀其涖官敏職廉白明恕數見称
述若文潞公明文列公高文華公皆引重焉曾祖隱祖
懷懿並不仕詒左氏春秋世其學父谷不仕累贈尚書
工部侍郎妣李氏張氏畢氏封壽光僊遊縣涼太君君
三娶初黄氏次程氏後許氏皆望族也程許封長壽天
興縣君男八人之翰之寄之才之純之敏之道之輔之
賢翰撫州司户參軍寄宿州臨渙縣主簿純蘄縣主簿
才不幸早世餘皆舉進士女四人伯叔並夭仲季嫁為
士妻孫十一人曾孫二十二人君既有疾一日謂諸子

曰吾疾革矣吾死當乞文于祖擇之以識丘壠即瞑目
無恨焉諸子以熙寧元年四月二十日葬君及三夫人
于蔡之新蔡縣咸平鄉龍泉里從吉上京兆府鄠縣尉
終以尚書都官郎中老于鄉嘗作拾遺補闕當時正人
多称其善尤工五七言詩為薛能大拙所奇雲臺編與
外集凡四百篇至今行為士大夫家暨委巷間教授兒
童咸以公詩與六甲相先後蓋取諸辭章淳婉明白不
御不野故也嗚呼人患不學學患不至苟至矣雖小善
必聞古之賢師日者之類有能臻其極猶或不磨滅于
後世況詩者吾聖人之門六藝之一乎宜乎公之名與
詩俱存也予觀今衆人服儒而志古者誠不少矣他日

卓然以文章功業與前人並驅則誰敢乎是舉也將以
勉其所未至耳墓在宜春縣信義鄉仁成里至和元年
冬十二月五日記

祭故鄭州孔給事文

維寳元二年歲次己卯閏十二月丁亥朔十日丙申承
奉郎守大理評事通判鄭州軍州兼管內河堤勸農事
借緋祖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鄭州給事
孔公之靈嗚呼直如絃死道邊昔聞其語今見公焉嗚
呼公乎秉德自天其道甚大動直靜專惟我素王定公
遠祖王之四科方冊攸布公能兼之用濟近著克孝于
親克忠于君德行以聞再使純誠時謂辯職言語維則
五為州牧務簡刑肅政事有揆好古博雅不舍晝夜文
學是焉公以讜言得官諫垣致ゝ獻替衮闕以先中閒
左遷迺于番宣　帝思其賢趣召決旋復任于朝丞我
御史表正中外有綱有紀有議于廷惟公固爭遂被斥
逐去如流萍守徐暨兗歲華五變又詔俾歸舊職是殘
厥惟胥人寔文通臣訟起王府逮狀誠陳公按其獄細
大必親按罪忌器有刪工仁巧言如簧茲用中傷朝奪
其官夕貶汶陽道次澧州館舍以捐聞諸行路失聲消
然雲輀東歸闕里故第寓殯于郊茲辰維利敢陳薄奠
以致精意公其鑒之尚或未聲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九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

雜文

歐陽文忠公除吏部侍郎告詞 時為知制誥

先皇帝遺大投艱于朕躬俾守宗廟朞年于茲惟是三
政事之臣輔朕不逮以底于治嘉乃勞止是用疇庸推
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
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封八
百戶歐陽脩精識照于古今高名起于日月文之以禮
樂濟之以公忠頃在先朝預聞大造予嗣訓之始繄爾
定策之先屬哀毀之過差感疾疹之甚美暨禱祈至氣
詰屬苟非與在之良曷見仰成之懿宜峻天臺之秩膺
晤國棟之隆襄德懋公于是乎在爾其夙夜茂勉左右
弼諧用乂我王家爾亦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可特授
行尚書吏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功臣散官勳封食實
封如故

為病設醮青詞

臣聞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惟時上天鑒厥下厥下克
寅威因惟無咎悔亦用集于多祉茲臣固常聞于師而
臣愚不明勿克率厥道以底于休反肆志不類允宜速
災釁李厥身今天譴愚無罰而猶降疾以告戒俾怵惕
其心而臣夙夜靜惟先王之訓儆惧不怠尚克惠迪以
終有慶以承天意惟天聰在下必聞臣之言天亦既告

戒矣臣亦既儆懼矣寔𥘉藥石所治以即康寧臣其有
論今日之言惟天罰不敢逭臣無任懇禱之至

進士策問三道

第一道

問古者井田之法什一而稅國用足民食不匱雖有凶
荒兵革而民無菜色者矣 國家富有天下農田至廣
賦稅亦厚益以山澤之產鹺笄金珠犀象之利又征商
榷酤獲其饒無凶荒兵革之事而國用不足民食匱者
何也子極言其所以然而陳古道以教我

第二道

問儒者言聖人則必有夫孔子孔子之刪詩書定禮樂
贊易道脩春秋謂之六經蓋固萬世不刊之書也孔氏
序書則云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今之所存可考矣司
馬遷作史記則有五帝本紀孔氏又以少昊顓頊高辛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司馬本記則首黃帝刪紀亦既有
異同黃帝又復不同二者差殊豈無得失聖賢之旨子
其辨焉

第三道

問夫子之文章著于書載于傳所以爲世立教不爲空
言也其有並出書傳而旨遠不類非質于博識通儒則
不能無惑且如書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及稱子路則
曰片言折獄其由也與又若會于夾谷云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及對衛公問陳則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僕以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則由也片言折獄何爲而稱之苟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則衛公問陳何爲而不對蓋固學
者之所常況研耽味也進問其說以附于經

與吁江李泰伯五啟

其一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酷熱以來氣體何如驛置相望不
遠千里無階披奉祝禱瞻企洽逮君錫僕之故人有
文而善與人交泰伯見之當相得以驩矣千萬善愛慰
此多憶無擇手記頓首泰伯先生六月十七日

其二

無擇啟累日前軍拔過敝邑得泰伯所示書承起居無
他爲慰甚深也慶曆良言皆極當時之病真醫國之書
耳使今相天子宰天下者聞其言而行之何憂乎獠蠻
何患乎拓跋氏耶無擇踈賤不得言于朝泰伯又俾附
寄永叔即須良便致之也君錫行日曾託奉書必得通
上無擇近作處堂銘與文集序在君錫處宜枉覽因
風幸示可否之秋暑千萬善愛不宣無擇再拜二十六日

其三

無擇自來淮楚以地遠且少便復吏事無餘暇故不得
時時拜書徒自愧赧已已足下之門人高第者曰陳生
過聽不佞遣介走數千里惠然以書見抵且示之策捧

覽之際覥生面目茲足之下之不鄙遺我而俾之相示也
顧愚何足以當之推轂之教豈敢不勉趍奉來末由惟祝
善衷諸懇可期面會茲不布萬一無擇再拜泰伯足下
四月九日
謹上書

其四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無擇竊者居憂丹陽辱書者再無
承兄寄長篇及賦不任感仰然以道途阻遠少遇信便
無階致識而望風依依靡忘終日也去歲過洪井見建
昌牙校首詢動止且時問附乃先生赴范杭州召已行
矣又不得通區區于左右今陳秀才入來捧所貺手尺
具悉起居如宜差慰瞻渴萬一無擇方此奔走披晤未
日仰斬千萬爲道自愛愚懷所望無擇再拜泰伯先生

其五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言念久不附問惟劇瞻馳夏末抵
袁即欲致記竊聞暫卑寓洪井及詢諸相識乃云他
適蓋傳聞之不得當的耳介主忽捧手墨承體局休佳
殊慰區區敝郡已作學更三兩月可成當須坐邀長者
來此爲後生唱道此乃時專遣人礼請吹謹先此告露
秋涼希千萬若時加愛懇懇無擇再拜泰伯先生 八月二十
三日

知袁州日謁
仰山廟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仰山之神大江之西
袁實小邦于京師爲遠地近世守茲土者多不選任畫
人非不材與有罪爲時棄逐則不至焉無擇不幸既不
材且有罪其小邦遠地固所宜處既至州三日與吏民
相見矣然念雖小人不可不務爲君子蓋有志于君子
則不以進退遠邇易其慮竊惟幽明之際神人相依人
克事神以誠神必祐人以福苟無擇歧有繆盭勿協于
極以傷其和神其降罰于無擇之身罔敢怨尤無作水
旱疫癘菑害百姓尚饗

祈雨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仰山之神惟袁之民
庇于神舊矣　今天子以無擇有罪俾守茲土曾未期
月民以旱告無擇殊不知所以獲戾于神豈神以　朝
廷謫無擇之身尚存餘責而神責之乎不然何當雨而
不雨使千里之內戴目而望膚寸之雲以雨其田嘻心
憂且懼將繼之血無擇懼無罪而神責之不明有罪而
移其責於民不仁不明不仁虧神之德其作霖雨以活
百姓之命厥或後時雖雨無益也尚饗

謝雨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仰山之神歲比
不登民飢已甚公私匱乏不堪其虞憂田農之家往往
息錢以布種與斗乃克播種苟嘉穀未秀而膏澤斯至

剔西成何望爲無擇不忍見此民將轉死于溝壑遂有
禱于神蒙神哀之而以時降闔境之内靡不霑足惟神
之德大不可酬非存至誠罔以爲報神其有終厥惠無
斁予成使民感神之德于無窮豈不休哉尚饗

秋祭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仰山之神歲云
秋矣百穀用成俾民小康乃神之賜恭脩時祭是謂報
功神其永芘吾民食于玆土不已尚饗

春祭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仰山之神月旅
仲春農務東作百姓有倉箱之望三時無風雨之愆
神降康俾民蒙福厥神時歆其鑒至誠尚饗

祭韓文公祝文

皇祐五年十一月初一日策
韓文公祠堂落成以文安謝

嗟乎公之文章日光玉潔可學而式公之聞望太山北
斗可仰而尊公之篤道自比孟軻可從而信公之经學
爲諸儒倡可從而效至于排闢浮图力抵萬衆先謫于
潮旋移于袁遺愛勿忒邦人是思去古雖遠其風猶在
無擇偶以罪譴出守于斯遐想英風築宮以祠乃繪盧
鄭暨公門人賢若湜翱並列從祀比至落成爲文以告
諒云英爽其鑒于玆尚饗

祭鄭都官祝文

至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建
鄭都官郎中墳亭神像落成之後以文安謝

無擇玆以備員出守此土因嘗首尊文行以励邦俗則
搜訪前賢遺跡詎可後典于是閱唐人登科記則知公
之名有素觀郡庠雲臺編則知公之詩有體得往城之
故阡則知公之跡可仰故卜以吉日高宗廟韓以讀字繪以
亭像敎率郡僚以文告焉嗚呼公之生也其亦人中之
龍也而亡也其亦星辰山嶽之歸也則夫所以脩完墓
宇者緊欲励此邦之俗而俾後進之有所繼也噫二之
文靈其鑒焉尚饗

袁州桃源觀題名

皇祐四年六月自廣東憲從爲湖北
提刑七月奉
詔攺廣東轉運使
予按部辰陽往來再往桃源觀時皇祐四年秋七月己
酉壬戌范陽祖無擇題親書刻于觀中瞿仙庵

堵田仰山新廟題名

自廣南東路轉運使以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移
知袁州皇祐五年六月五日到任至和二年十
二月十三日尚書比部郎中俞及替罷
范陽祖無擇唯

制祭
仰山神東平費式江夏黃本南陽白文清洛陽林觀盱
江李泰伯崇陽渝及甫河東郝洪偕行至和元年夏四
月庚戌漢書 刻石五子殿下豐亭前

老謝到任表

元豐元年
神宗名起 龍學更謚

臣無擇言昨奉
勅命差臣知光州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交割管幹
訖者受命以還視事伊始戴恩懷懼撫己震驚臣無擇
中謝伏念臣世系单微天姿謭薄偶緣尺寸之投識塵
甲乙之科拚遂自下陳寖階近侍歲月滋久功效蔑聞夙
夜勤劳過咎深積果入言之足速在吏議以何逃流竄
累年飄泊散地俯臨晚節仰被洪私援切守土之崇寔
出逮辰之幸兹盖伏遇
皇帝陛下克仁㣲庸舜智無爲憫臣少被于拔擢察臣
老流于商疏遠從謫籍復置列藩臣敢不刓心省過刻
骨去非誓殫犬馬之疲劳免擿溝壑之玷辱庶逃後悔
尚益前愆臣無任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巻第十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巻第十一

名臣賢士詩一十六首附

司馬温公送
龍學守陝 狀元呂溱擀龍學夢 三名温公第六名

声教空岩穴夫君集帝庭辞華動丹扆光價塞青冥畯
德争推轂荣塗易建瓴陸離寒水玉磊落曙天星浮世
誰先識艱虞用屢经蹉跎涯涘足漂泊鳳凰翎粉署綠
恩礼甘棠寄典刑仁風思布濩疲俗待候寧職子良多
娓餘光每乞叐題名聮土版占籍倫民丁種種顛毛白
蕭蕭鬢髮青陌頭譜皂蓋獨立涕飄零

梅聖俞吾詠送
龍學赴陝府
古来分陝重猶有召公棠此樹且餘久後人宜不忘君
從金馬去郡在鐵牛傍山色臨関陰河声出地長尊無
空美酒魚必荐嘉紛鲂天子憂民切行當務劝桑

王荆公和
龍學登紫微閣 同爲知制誥日

漠漠秋陰護掖垣青雲只在雨楹間官接唱罷鳴人遠
門闕朝帰虎士閑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莱東想道家山
却慚久此隨諸彦文采初無豹一班

又

掖門相对敞銅鐶轍轍飛甍在雨間潤色手生如地禁

登臨此日嵬身閑浮雲倒影移窓隙落木回飈動屋山
忽憶初來秋向早紫薇花點綠苔斑

梅聖俞送
龍學北使

燕山常苦寒漢使涉炎騰路長人馬愁風急沙霰雜宿
遊穹廬閑行逢獵騎合獻鮮禿髮馳問驛華言吝毋食
氷生盤欲飲酒凍榼見其君長時國礼何勤納中朝孚
仁恩四海望閶闔乃知日月光照此蠻夷臣帰來易輕
裘陽對延英閣

司馬温公晚春病起詩呈
龍學

風日正和柔身輕喜病瘳嬾拋殘藥裹暖脱舊綿值
家閑青眼逢花忘白頭家家好春色何日可同遊

朝議大夫上柱國致仕張徽聞

龍學昔曾遊潁州西湖有詩以寄之

河勢横斜帶地形碧油如旆昔常経驛名未改風塵黑
碑字犹存雨蘚青薦福名寺園林僧杳渺擷芳名亭洲渚妓
娉婷汝南一值賢人降分野于今占德星

龍學和寄王元之郎中詩是時龍學在西京

未持漢節去朝元玉陛犹虚侍從班龜洛舊遊天直上
鷄林新句海中聞[illegible]有日歸陶冶隱逸無時奉晏閑

鶴馭仙遊何處所軒皇冠劍在橋山

司馬温公送
龍學分司西京　御史臺

人生榮與辱百變似浮雲自有窮通定徒勞得喪分誚
愁惟有酒娛意莫如文方丈常蕭散其餘何足云

康節先生邵雍字堯夫和
龍學詩是時龍學知開封府

吾家職分是雲山不見雲山不解顔遊興亦难分日限
夢魂都不到人間煙嵐欲極無涯樂軒冕何尝有暫閑
洛社交朋屢思約幾時曾得略依攀

邵康節又謝
龍學詩時在西京

恩深骨髓為慈親義重丘山是故人歸過洛陽舊遊地
白雲投得薜蘿身

又寄
龍學詩

三十年交舊相逢各白頭海壖曾共飲洛社又同遊脫
屣風波地開懷松桂秋而今從此後應不着閑愁

曹司勳詩呈
息府龍學

曹公諱輔字子方登嘉祐八年乙科官至朝
奉郎守司勳郎中号靜常先生

龍學出鎮杭州日司勳爲杭州司法曹界之

此生飄泊任乾坤南北東西豈更論萬里欲封防墓土十年重到李膺門少驚人事時千変盡付羈愁酒一尊主上思賢摹風俗如公終未老丘園

盱江李泰伯題袁州東湖呈

龍學

萬象城東雅入詩半湖雲靄卷殘輝老龙惜雨慵離蛰幽鷺逢人慣不飛岸僻自宜安釣石波清誰覔濯塵衣使君公退便遊此却恐吾皇急詔歸

再呈

郡藏好景有東湖誰道蓬萊遠無路水底芙蓉謾託根争如峤上甘棠樹客来坐見碧波中魚跳撥剌賴尾露下釣不及吕尚賢明月清風又歸去

李泰伯寄

龍學

衆人皆鋭進唯我復退居慮遠夢多乱身閑氣不舒干求非禄位好尚豈詩書日夜又日夜霜寒鬢須踈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巻第十一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巻第十二

名臣賢士文九篇附

歐陽文忠公回荅

龍學手書

龍學未第時發書求教差人詣洪州投下

文忠公時爲戎官次年

龍學第三名及第

修啓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穷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于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悪而未嘗荅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媿惧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礼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〻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于用果于用然後不畏而不還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经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与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来深矣后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軽其道軽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〻不篤則不知所守〻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俛仰徇時以希禄利爲急至于忘本趋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于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〻道又

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惧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
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
足下所謂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
到于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
足下者有幾士則御曲之中能為
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
足下之議論者謂誰
足下之言高趣遠好善當惟
足下之交遊能為
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
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之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
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〻
得則心定〻則道純〻則充于中者實〻中充實則
發為文章輝光施于世者果致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
也
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時某以為合故敢道
此未知于
足下之意合否

歐陽文忠公又手書上
龍季

修啟自
捧之使還未嘗一得款奉書局之会幸出偶爾遂成鄙
句無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作亦聊記一
時之事謹以附逹致誠當 捧之而行猶在齋禁不得
聽遠實深為恨暑熱道路不審台候如何惟冀以時自
愛

王荊公手書上
龍學求教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
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
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于極其書之策也則
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
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
無一焉不悖于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
也獨能不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
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
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
生十年而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也書
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于事而出于詞以警戒躬若
施于朋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
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耶謹書所為書序原說
若干篇因叙所聞与所志獻 左右惟賜覽觀焉

王荊公又手書回答
龍學

早學未成而仕〻又不能俯仰以赴時事之会是非其
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
為不肖而得罪于君子者而
足下之所知也往者
足下遽不棄絶手書勤〻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
領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
至治之世然後備礼而致刑不備礼之世非無礼也有
所不備耳故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于
江東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其小罪不知者以謂好
伺人之过遂以為明智者又以為不果于除恶然後愁
者不資此以為言乃其旲于此以為方今之理勢未可

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
而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十里之間吏方苟簡自
然狃于养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始人小者罰金大
者才拙一官而豈足以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
殺三人而止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
類此若夫為此紛〻而無預于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
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切有意焉　足下以為
如何自江東日得毀于流俗之士傾吾心未嘗為之变
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
朋友亦以為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
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為于世也人無

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变事實而傳之
則吾友庸詎非得于人之異論变事實之傳而後疑我
之言乎況
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
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為以冀
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為如此而可以無非固大善即
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為罪雖吾往者已
不及尚可以為來者之戒幸留意之報我以無忽

鄭内翰獬行應奉
山陵加食邑回恩詞 諱獬字如 鄭州時

英考皇帝馭飛龍以昇真歲衣冠于橋下萬国攬涕渴
蹶以趋事而一二蒲精之臣寔奮厥績乎蔵不勞兹有
使数庇園關學士左諫議大夫知鄭州祖無擇老于辞
學術之以仁厚而推節圖田準其所部合力以赴功未
益精審無所漏遺而紺已安宜時慶典博國奮封樹之
真食以庸制禄兹非欺〻賞之公乎

李泰伯寄
龍學長篇 是時龍學 時叔丞

我本山田人好尚與衆異平生重交遊所得固無几昨
者應茂才西行覩朝美時當慶曆初選奉寔多士茫〻
帝王州悄〻遠游子椎錢貸破屋乞火蒸陳米戦馬到
即鳴僮僕瘦难使有時造公卿努力向屢市数步則一

歇長吁乃能起衣冠信賡野言語大姣婿閣人稍之錢
時命見而避往ゝ得所請蹌ゝ向前跪何能剖懷抱泯
自慕尊貴ゝ人如天神喘息生雲氣野夫等麋鹿留恭
非所冀歸來坐空牕惆悵久不寐塵埃滿鬢髮忽惡入
口冥業已肆吾覬中道豈可廢黽勉待报聞然後遂往
歲二年正月晦閑房適假寐有奴來啄門手披杜撩之
刺承命驚下床赤脚誤穿屨從來未識面只是聞高第
名顯宦且達見我當何爲再拜謹就席熟視知可畏昂
ゝ貌甚古崕石撤氣翳澤ゝ氣甚和璞玉無苔蘚高談
貫先哲雅意在兹世昔人相遇間一言猶合契今吾于
擇之寧假舟三計自此君往還中心莫疑貳如熱息廣

廈如飢享盛饋君接南康守舟維蔡河涘我館汴之陽
前岺路則近時ゝ結帽带蹻ゝ尋莫執衆人嬌綺羅相
對紉蘭茞朱絃自三嘆笈兹彼鄭衛王命有期日都門
一反袂君行劇鴻軒我處近鶵鶖曠日及孟秋皇慈始
狀試崇ゝ九門閉窃ゝ三館秘主司隔簾幃成望不可
殿中貴當振闃蒐索偏靴底呼名授之坐敗席鋪冷地
健兒直我前武怒足防脩步小學贅能謂可當賓礼一
朝在檻穽兩目俱瞘貽援笔析所問移時數十字讀書
取大者識悉或靡記灸皆雖自奇寧當至尊意龍馬驕
大衢駑駘合羞死量才与揣命坦蕩更何事掖衣扶帰
舟河流迅弥失淮清江且年踰月在枕几及過廬山南

閘君初布治船牆既入岈馬首已來暨招我到府署相
見共欣喜擷橘擿千苞肥魚斫千尾蕭晨徹骨清佳景
邀人醉高会難暫坎放閑當達至華ゝ成別愁悠ゝ渡
湖水是時東方曙俄然北風厲陽烏畏威逃江神以儒
戲氣衣手不同波涛大可悸長帆張欲裂孤舟蕩無倚
或徒上井由或自銀山墜篙工欽手立脉ゝ無窮涓徒
者閉目坐嗟丶不敢視我時撫然歎分作長江鬼所恨
生劬劳不孝而已矣禍福果無凡險难行可弭既身得
平康引領望鄉里厥後遂決日幸得見繼拝入門何怡
怡餞具有甘旨雖女能紉針驕兒倫生盞莫除閑草萊
疏通舊沼沚吾廬可終焉生計由此始郡守方仁夫學

宮盛修理鐘門致勤恪命我護經埜麻衣何修ゝ鄉人
子若弟不惟務章句所欲與礼義施爲有本末動靜有
綱纪早與鷄同覺夜与月相值學ゝ忘飲食斷ゝ在文
史持附南康書或述北來使又素雖滿前話言难到耳
時及三年冬聞君受朝寄名稱按刑獄勢可平冤滯故
人漸大任賤子差自慰軒車日已遠輪璧益难致薄命
良可傷降灾澤未已是年之季冬奔家纏疾癘老母尚
委頓微軀益瘦羸形骸非我有魂魄与心離權柄在鬼
物功力非服餌曉灾誰能炊午閑猶未啟荏苒再閱月
幸会天不棄春風動枯槁甘雨洗根柢行ゝ夏交秋吉
徵幽不替高堂何戚ゝ疾病日攢萃一夕脾臟間發泄

不復止詰朝問無言目瞑口噤閉予歔諸孫兒雜沓大
興涕嗟哉當彼時誠恐弗可諱醫師相急熱歷觀兩徑
歸藥草拯酸辛法術殫恊譊薄暮乃復蘇險句僅知味
方茲恋庭闈旋已对獄吏試言其所由內省亦無愧有
人同州問發迹自徒隸窃彼儒衣裳曾以小材技突如
游京邑欲以干明府朝家為可欺覊旅謀自濟乃造黃〻
紙書使取青袍衣裹船歸南方欽叔謂當任自言辛苦
奇因籍官〻勢詐文牒自中宰府不預議既然能与天
且曰善興利江淮一經過郡府十不壹到處爭逢迎莫
能思處置轉運無愛奇淂之如圖器故使按坑冶庶可
長才智小人廉忖度假寵愈放肆行符責吏卒閽曰發

傳邊聞閭里塵拜州縣徒風靡遮道結縛纏鋪筵寘咊
翠車騎前後呵給使數百指何者為典刑獨自謗不嘗
在昔秦無人徒朝贈之笠繫我非奪督祿〻寧不恥作
書貽誅官奸詐志不細有詔令逮捕按驗取其偽是夫
知計窮誣我以罪戾上官猶咳我準例皆拘係幽〻困
犴中積〻爭鼓裡因旋二千日乃克見巧　晝地尚不
入叢棘罟可寘其惟茲謫吾毋幾不全髮幾教道亦難行
凡庸皇同志吁哉希英材徒以釣積毀蓬書婦敫庠序
門仕蕪穢今年仲夏後盛暑若火熾郊園有餘無蔬果
聊可嗜時復覌田疇畢力本耘耔人生俱飽煖此外皆
謾後思非一日欲去無双翅俄聞近黃州又說丁憂制

古來聖與賢誰不遭醜詆蜀日駭狗犬晏閔憖魋人
壽有桂長存子議変思滅性徒所貶節哀礼為是刹夫
王佐才簡在唐虞際揚名以顯親報德豈不諱加飯苟
如頑蒼生状有恃違時匪我長才打乃所擬道義果勿
充富貴反為累回思本無官禁紆苟淂比俗子但相非
吾心已居易近者遊葛陂念君在襄泉作詩布幽懷讀
之勿嗟鄙

補学 修袁州學記

本朝慶曆中
詔天下郡縣興崇學校皇祐五年
龍學自廣南東路轉運使移典袁州下車之
初建議改學次年至和甲子學成盱江李泰
伯撰記刻石以識其事京兆章友直篆穎河
東柳淇書世号三絕熙寧元豐間館閣第天
下學記以袁州為冠

皇帝二十有三年
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
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声倡而
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
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状大懼人材放失儒教闔疏亡以
稱上旨通判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
子廟隘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

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奉以法狀生師有舍庖
庫有次百尔器備並手措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
年成舍菜且有日时江李高宗右諱諗予揆曰惟四代之季
孜諸経可見已秦以山西壓六国欲帝万世刘氏一呼
而闕門不守武夫健將貴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發人
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秉豈富世祖出我行皆學
孳奉術俗化之季延于吴獻革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
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太息往尚數
十年敎道之持人心如此今代遺全神尔表濯矣君俾
尔由庠序識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揖礼樂以陶吾民一
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
且有所法是惟
朝廷敎學之意若其美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
之羞抑爲
國者之憂此年寔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記
袁州敎授董宗說字堯弼春叅
祖庵李
龍學祠元在州學右廡廡之前郡庠時祀之偶
坐而配饗者通判陳君侁也
維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三月丙辰朔十有一日丙
寅迪功郎充袁州 學敎授董宗說謹率在學諸生以
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前太守龍學祖公之靈惟
公學爲儒宗政爲吏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皇祐五年来刺
有文翁閣有常袞千載相望壅培道本建築新宫祠韓
退之山斗昭揭俾民不迷乃設経帷延李泰伯勒記在
堂其光有赫乃修吴基表鄭都官忠孝之教如珠在盤
乃開東湖主廉遜亭遜亦作吳造次顛沛準人以誠旣作泮
宫既多受祉报政還朝潤澤豊美遺爱迄今百有七年
所憩所茇甘棠在焉士民思
公若慈父母雨露旣濡遷雅爲酒僕忝敎官再拜祠下
薦以馨香配以別駕
公兮步苗徠春鶴狀無我歎遺此邦是庥尚饗
張尚書字定叟董修袁州〻學舍菜祭
祖庵學
尚書移其祠在州學講堂之西郡庠亦繪尚
書生祠與
龍學祠堂俱焉學正張理代作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冬十有一月庚申朔初二日辛
酉通直郎权發遣袁州軍州事兼管内劝農营田事張
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建學太守龍李祖公之靈惟
公蒞政詳明富學粹深皇祐五年來自禁林環贍李宫

地隘于偏至和甲午乃克定遷生徒居西祀官其東殿堂門廡屹然邃崇歷載深遠圮陋勿治代式更制寖違雅規士莫振耀唱然永歎豈無伊人孰意在泮矜視事三日肅躬祇謁顧視迫隘惕汗背浹廼議征制一新輪奐緬想遐風頓還舊觀工既畢事禮嚴舍菜載繪遺像雍穆如對廼立

公祠廼頌

公德邦人之恩是儀是則由今視古吞倨邦後作新斯堂以詠所芨率僚告成諸生在庭盱以清酌薦以帷替

公靈所之星辰河嶽頌言來兹以開後覺

尚饗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二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三

家集

祖仙傳

華山鄭隱撰

祖岳字景山别字伯高其先深州安平人父諱仲偁任許州觀察判官在職有能名開寶中太祖召拜右補闕通判成都府知賀州廣南轉運使久之以疾免居于許岳幼喪母哀毀過于成人年十三讀書尤嗜易與長子及長徧覽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陶隱居真誥慨然有出塵之志乃白所親願不娶補闕卒岳哭泣晝夜不絶声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親友强以淳麋乃大減性服除舉進士不利于春官氏一日有白衣書生詣之岳與語儒學之事相得甚歡終夜不寐他日復來書生謂岳曰覌子神氣秀异可以绝凡塵凌烟霞無砣三千儒學當思脫世俗之累爲佳岳曰少有志焉病未能也今日之遇先生非天之所啟耶書生曰子能從我遊乎岳曰父毋既棄養矣内無妻拏之累何往而不可書生亦未之信也言訖輒去或經句或踰月一來岳事之弥謹書生屢與之期岳未 慇素書生見而益喜且曰神僊惟有志者可學子能如此可以學矣岳問書生曰先生何居乎書生曰我所居非遠又問果何處曰王屋山岳初得辟穀之術不食者三年聰明强記日甚一日顏貌

潤澤見者異之後与書生偕入王屋山居數年徒見岳
通判河南府会王屋縣事与補闕有舊因託訪之延致
公舘見岳面冬無事之札贈以衣服等物止取淨巾一
條餘悉不受每寓坐靜室終日不語好為五言詩多述
神仙事已而輒焚棄或問山中何以度日但笑而不答
住幾月不粒食惟日飲醇酒數升而已時岳方出岳謂
門人令狐圜曰見非晩當有內艱吾不可久處此今往
矣寄語吾兄善事太夫人無以弟為念終三月吾果丁
母憂既卒乃入華山時時有人見于懸崖峭壁之間如
履平地少年追躡不及遠而望之見其入石室中以至
其處則與石室俱不見矣景德初成都道士謝又玄遇
于峨嵋山下又玄善飲酒岳相與詣酒家飲七日不歇
又玄極困憊屹略不寤醉吟嘯自若俄覺異香氣襲衣
人遂探懷中出一物如碧玻瓈其大如橘以授酒保揮
手謂又玄曰尔其往哉吾亦逝矣又玄將別再三問岳
名氏卒曰吾祖伯高也俱出酒家行十數步又玄回首
已失之山下之人謂之祖仙後莫知其所終
熙寧元年春三月從孫無擇立一石

跋一

予嘗讀九天生神章迺知為仙之道豈易然乎或名在
僊籍或骨象合仙或轉輪終歸仙道其致一也要在
其氣存其神保其命固其根世人不知此故中道大忘
深可憐者
祖公宿種善根長而不娶又神氣秀異有志于道豈骨
象合仙者乎書生異人也故与同隱王屋山絕風塵
煙霞後入華山時時有人見于懸崖絕壁間如履平地
非神存而全者能若是耶予老矣每覽真誥及神仙事
跡未嘗不掩卷興嘆但骨凡氣濁莫能繼踵于前人所
可壽者比逐遠伏浮放浪于山水間採芝餌朮以終天
年亦無恨矣　將仕郎祖擭以
高祖石刻示予丐跋其後故書其略云時紹興癸丑季
秋二十四楚山道人蘊覺尹道書 川中蘊運使是也時 仕是資州朝議大夫
祖德卒之子岳
乃擭之高祖也

跋二

祖伯高少有超然出塵之志長与異人書生遊已而仙
去後
從孫庵學公紀其本末刊諸堅珉以傳不朽今夢傳宣
教伯高從曾孫也遠示傳刻俾跋于後披卷仍覽
賢師蘊公先生題字歷陳為僊之道益求尽矣濯晚生
後進性資凡陋徒仰
祖仙之清風欽詠　蘊公之辭輪又安敢形容其万一
哉紹興癸丑初冬二十有五日　睢陽王濯再拜書 夢傳擭之
字也刊 字吉子

跋三

世之譏學仙者以為繫風捕影是徒知其末而不究其本矣文成五利少君欒大嬌誣怪誕者此固有之廣成安期赤松羨門飛昇延永者果可謂之無耶故瀨鄉記記淨仙之法凡三十六會真詮論成道之門總二十五類性質學術積累功行如何耳孰謂仙不可致歟

祖仙傳懿行炳然固有明證之以間執譏議者之口俾

世之人洞然勿疑

龍學祖公以其傳而刻之金石闡揚遠祖之景鑠功亦懋矣紹興乙卯三月二十四日祥符李平仲題

跋四

曹雞川著內篇論神仙事甚詳其門人滕弁問曰先生玄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遂歷敘數十百人為之傳以告之則神仙之有無固不可以臆度也覌

祖伯高與異人遊且謂其神氣秀異可以絕風塵凌烟霞其後卒以儀太此稱叔夜所謂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及者秦皇漢武終身求之而不得又吾儒力詆其說有係風捕影之誚皆中庸之論愚于 祖仙蓋有感也鄉人秋鄉同官昌元乃伯高裔孫暇日以

龍圖公所書傳見示因識其末紹興己未二月中澣日

河南席登夔為昌州司理日

跋五

道家言比干曾參並為仙官故知忠臣孝子誠貫天地此享不亡之壽彼以煉形服氣經伸之術求出世者亦勞甚哉

祖仙傳載其童子時居喪為闕孝至七日不勺飲人以一事親勉其兄

龍圖公泰山先生之門人故其所主居有補于世教海陵查元章書 荊南查運使是也

跋六

世以儒道釋為三門殊不知仁義清淨圓覺其歸于一攷特其所入之異耳覌

祖伯高天性孝悌神氣絕塵蓋其根器深遠心與天遊故能沖虛超詣如此彼黃冠方士朝夕整衣焚香匪匪于歡藥書符呼吸吐納而流浪于利欲者乃曰我欲學仙吾不信也紹興丙子三月十二日莒山續盧宜都燕居軒書 續叟郭是也嘗師京南後為茶馬都大乃利甫狄審學之惜與祖護

跋七

白居易有言以儒飾身以道養壽誠哉是言也

祖伯高幼耆儒學及長脫俗遂為神仙中人飾身養壽始終如此居易之言伯高其得之淳熙丙申正月十七日高平范炳文晦叔書

跋八

安陸連雞一恭擢淳熙三年季夏朔 連邵州是也安州應山縣人翰謨閣學南

夫之子庚之姪孫庚字君錫昔日
龍學與歐陽參政書同薦舉焉

跋九

祖氏素稱名族代生偉人至于君則爲列仙蓋其積德有自來矣夫傲睨烟霞粃糠萬化夐闊千載猶一朝夕此豈今日慕仙者可得夢見哉伯王何清溪戴華山隱者所作傳來三復舊刻不能釋手使媿塵滞感嘆交作淳熙六年八月一日東萊蔡武子書于江陵城西羅墨僧舍（伯王查之字也資州朝議之孫衍之族弟也其查之階子今居荊南清溪）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三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四

家集

狀元紫微始末

公諱士衡字平叔侍郎第四子十八歲　殿試狀元及第同有官移爲第二人是時試清明象天賦明微定保詩盛德大業論祥符九年也尚書李宗諤之婿後娶太師內文簡敏中之孫女唱名曰文簡在
殿上拜謝歷秘書省校書郎戸吏二部郎中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　起居注右司諫同提奏　在京諸司庫務司文簡薨恩及外族例加一官特授起居舍人晏殊行
制詞有告存焉錄之于後天禧四年八月除知
制誥乾興元年七月出知吉州任滿歸京天聖中奉
勅撰向文簡神道碑銘卒享年三十六有西齋話記一冊姪孫德恭任資州太守日嘗題跋云每覽　叔祖誥記乃見編次有序記述甚詳其間告戒亦有深意使人讀之當銘佩其言不可遺也書於資中郡舍坐嘯堂時建炎二年八月初四日也其餘所作之文頃遭兵革散失而僅存一二今編而次之略見其大槩云

起居舍人告詞

勅故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向敏中孫女婿朝散大夫行右司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同提奉在京諸司庫務司上輕車都尉祖士衡早以儁名擢于上第

文合雅儒學宗住登冊府以紬書徙地官而治賦丞弁
華貫恒著時才眷吾輔臣惟尔外族奪莊倫謝增明倜
儻夌降寵榮及其姻屬特迁史[illegible]無忘欽承可特授行
起居舍人時尚書戶部員外郎知　制誥太子舍人臣
晏殊行天禧四年四月日下
紫微撰西斋語記共三十五事
蔡州褒信縣有文秀才者名宏惟夫婦同處不知其甲
子耆舊見之约八九十年矣容貌常若五十歲
人去邑城十数里有田百餘畝歲自耕耘力不
懈凡春秋田率只種一色是歲所種之田例必
倍熟亾年亾獨有收而多辟數歲所得常綦

里中尤貧乏者輦負就寄其家约日與之饘粥
之費以充儒直鄉人服其義勿之欺也久之又
遷一處凡不數四即並尽矣未笺復如之未嘗
言事未嘗于人或有疑其有道術輒衷祈之者
乃迁避適遠或旬月或经岁不可見矣大中祥
符初今太府少卿蔡汶典郡下車之日首命牙
校邀之言前守屢州還青城隐者託以達信堅
為牙校所迫不得已俗至郡斋每行必杖策先
其牙校牙校鞭馬逐之不能及相去常百步許
蔡卿尽礼迎侍略無留意谘以化民之道修身
之術对曰六籍載之倫矣外復何求承閒訪以

黃治之事笑而不荅數日求去蔡卿欲厚遺之
悉無所受既帰故居語其鄰曰吾將遠遊然
未期迴日幸自各努力也一日挈其妻潛去于今
莫知所適耳
太平興国中相国清河張公齊賢為江南轉運副使河
南向公敏中通判吉州有水軍小校彭仲玄者
善袁許之術言二人皆當位極人臣富貴而復
壽考張先弁而不久其位向次得而最耐復向
比之張官較一資壽少一歲既而二公果相继
登庸張終于司空致仕年七十二向以太傅終
于相位年七十二

國史補云蜀人織錦初成必濯于江然後文采煥然今
則不然矣未知何以言之
翰林李李士宗讶休澣与子弟家讌有太常丞刘仲宣
是日預会酒酣因探題賦句或微妓事為令以
侍詩捉对李氏諸子中昭述者時年十數受飲
酒先酡赬而刘丞思吾抽軋与微玫頌有难色
偶顧昭述歎然得句云三杯酒後眼精赤昭述應
声荅曰一度今来唇口青
太祖之御極也忠懿王錢俶親奉職貢以修藩臣之礼
礼成辞帰而叙感遇傥伏流涕且曰願子子孫孫
尽忠尽孝

太祖曰但尽我一世尽尔一世子孫亦非尔所
可及也
予姑程氏孀居誓志携其孫幼來依 先大夫淳化中
先大夫任通判河南府姑嘗染疾沈劇久之方
愈忽夢有力士十數持符扣門追捕甚急將行
十許里至一大城入府署中見一尊官據案俟
事左右侍從甚嚴肅尊官云此人且去命授與
白絲一結令日數一莖數尽即來至咸平三年
先大夫棄養予奉姑氏寓居蔡下是歲姑復夢
向之力士追捕泊往見尊官復遣之還一與前
無異而再以絲授之其大一箸許後踰月而姑
淪逝
祥符乙卯年馬亮侍郎知荊南罷赴闕語朝士云在任
日一日午際有一道流詣郡署求相見閽者以
視事方退請謁非時因白少頃以須府公再出
道流曰故知潭州刘師道學士存某求見馬侯
刘已為衡山北門侍郎矣今日礼上某過赴会
退而來此閽者方驚訝其言忽失所在
三司林侍郎特言咸平中為殿中丞判戶部句院奉命
京兆府與府公張侍郎詠時為戶部判同定鹽法張延
於廨舍忽一日絕早相過云夜來夢一大寨徑
由名書吏修刺通謁書吏來至亞白染輪泊畢
視之乃誤結銜為叔部尚書凡三易之而皆復
然莫知何祥也後十三載張竟終于大儀
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虚者善醫尤淂
鍼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遇疾且卒經日
而心間尚暖家人因奔詣若虚求捄一往庶几
可救若虚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哭注引鍼鍼之
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云始都若夢遇故夫相
隨出郭外故夫姓宋忘其名遠歷郊野橋梁溪入叢林
草莽艱棘不相捨儀而故夫為一物刺中其足
不能痛步由是獨行忽若夢覺尔郡人競訪若
虚詢之若虚曰向之所鍼乃黃帝鍼入刺穴也
若虚伯今尚藥奉御姚可久之師耳
予先人敵庠占數蔡下郡人有与家先遊者忽夢有人
自京師至言科場事其人問祖家二秀上安及
第否荅曰已成事人問三秀才士龙及第荅曰
滯他不淂其人曰滯他不淂是何言荅曰先食
祿時天禧二年也來春二兄長果策名而遭拘
選限三兄長不利而帰都不測前夢何謂矣洎
九月予自小謙迁中謙長冬 天子有方望之
事得以三兄長之名上奏恩補右職即時受俸
乃思已成事滯不淂先食祿之言不差矣
太尉文貞王公左揆文簡向公並久在相位以疾以年

累乞罷退上意堅不允前後抗章非一凡遣中
使傳宣閤門道進司不得受二公表狀居且終
始恩顧近世罕及也
內殿承制鄧雅有淺時命四方自題姓名云登邕誰不
言安牙在左邊都亭廠置牲〻有之
戶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性詼諧累居許者同列多
羅其善謔戶部判官上官佖因戲曰石君石君
何人奉柰口何石應聲曰下官口何干上官佖
事又初為礼部郎中謁謝時執時執戲之曰今
為正郎莫須不同自前也石曰某雖塵忝豈可
改常況告勑之內並明言之時執因問告勑內
何言也石曰可授尚書礼部郎中餘如故
孟氏在蜀末年因除夜自書桃版云新年納餘慶嘉節
号長春是歲累主師受降以呂餘慶知成都長
春即
太祖誕節之名也
內臣張繼能頗知書嘗從戎兵于靈州勇戎毬閣城往
歲不解繼能作詩云夜聞塞外鈴聲響曉聽城
頭角韻哀不是感恩心似鐵何人肯向此中來
金陵瞽者王先贊聞人言音知其貴賤休咎号為王聽
聲太平興國中 先大夫為贊善知句容縣時
故參政蘇公甚貴易簡初命時作監丞倅府事

先贊言蘇公甚貴若年過四十即壽位不可涯
也至道中 先大夫為尚書外郎通判淮陽蘇
公以春官貳卿自鄧移陳方年三十九強盛無
疾衰接賓僚方退階于廳事之後被頃不救時
十二月矣前去四十不累旬也因思先贊之言
一何神耶然聞其餘後言事則稍〻矣
執金曹翰自方鎮點居環列嘗為言懷詩有曾因國難
披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之句頗為時人所許
處使錢公若水善知人太尉王公旦始直史館錢已同
知樞密院每見而歎曰王二他日窮極富貴世
無与比翰林學士李宗諤新登第大有声望皆
謂可繼其先相國之躅錢公云李主文行何官
不作而恐不滿五十歲咸平中錢為工部侍郎
知開封府李与梁顥趙安仁並命堂試錢云三
舍人將來皆不及趙其後李梁並終翰林學士
諫議大夫李年四十九惟趙參預政事官至右
丞壽六十一
廬山遠師結社之所東林寺有池極大每歲芙蓉盛開
之際而今之郡人泊鄰境士庶以八月一日為
期競集于太平興國觀捨施甚多号為蓮華会
而都不霑二林矣主事僧但自以常住飯兩寺
緇褐為遠師作忌日齋尒

大韶武惠曹公彬盛德殊勳冠于當世而謙退謹靜稟
之天資嘗因侍对處于内殿幕次道中從走屏于
他處蚤畏人知也俄有使臣數人率銜命外方
未嘗識公者因寒簾而入一揖而坐各恣談咲
久之因問公曰賢甚處淂替来公不淂已曰青州
淂替又曰合入遠近差遣公曰遠近即未知復
曰彼此班行何消藏机應是已有好勾當處又
曰果然是果然是乃問职位公曰某即樞密使
曹彬也聞之並狼狽奔迸而去曹公未嘗形于
言而京師尋悉知之蓋其中自有以語人者

屯田胡員外寀言四十年前有供奉官楊忠其乃郎帥
楊義所謂楊瘋子殿前也之弟為湘潭巡檢年甚少因至
衡山乘馬入司天帝祠庭又于諸殿焚香不甚
恭肅及出門墜馬而卒後有夜見被甲持戈步
遶祿垣稱為巡山使者今之登嶽衡山者皆說
巡山使者住即其人也

真宗好文嚮李孜孜不倦祥符天禧之際宸章奎藻宣
示日下者不闕于三五日自掌執至貼职於三
館者皆淂預賡載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撫諭
由為陝西轉運使奉辞之日面奏乞遇有奎製
欲令自當三館中使劉崇超錄本附遞至治所
庶淂知進思音從之

祠部江嗣宗郎中為夔州路轉運使奉詔討貂董牟之
獲先被掠生口千餘人有谷伴男者江陵松滋
人也始年十歲為董人所驅入山洞聞見本邑
鄰居夫婦抱一子線周歲尔亦在掠中以其安夫
婦潛謀遁歸並頸于白刃之下而棄其嬰兒伴
男即收之而行淂在一田斫研家子也蓋其嘗充給
使伴男养視其嬰兒甚至日食以山果或火食
之稍甘脆者出則以布襁負之田氏亦怜之而
不害也凡四歲而挈之以歸淂各述其家遺童
子而知為仁義也

参政趙侍郎安仁言故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先淳化
中嘗染疾一日恍惚若夢中被人召至一府署
中云命為山林主者掌世人之先代亡灵久未
生者登廳據按僕使吏胥至負簿書委積于階
下先甚駭為意謂已死矣左右云不妨陽間事
事但不可洩于人尔因問先之先代何人尚在此
地左右曰並已受生又問妻族何人尚在此亦
曰已受生矣因问馬家何人尚在此左右曰有
叔姪數人未淂受生先曰何故也荅曰為證口
舌事未了馬氏者蓋先之內子前夫之家先因
不知其家世既寤亦不敢言之俄而疾愈因暇
偶与內子言馬家骨肉為事何若荅曰亦皆如

當因語其性善惡答曰餘無他但諸子或念爭
即好于星斗下焚香作呪禱先默然心如乃言
口告事驗矣先自尔每月卑三兩次如夢寐中
至冥間泚戕積一歲頗厭怠之且慮久而不祥
乃與親友言之由是不復往矣大中祥符初始
以疾終

參政又言應奉時書未嘗至中書也而忽夢入一公府
弁堂皇而決事廻顧堂後室中有四婦人並坐
既寤思之都莫曉矣尔後由翰苑叅大政赴本
廳上事恍然究同昔歲之夢而凡四娶焉

狀元梁固手之明執也天禧丁巳歲三月遇疾而逝予
往弔之有女使如玉者卒然而倒仆于服舍如
中風眩之狀因作夾語如玉莫人而言音酷類
狀元狀元汝上人也且戒家人曰勿用悲啼吾
到此極快樂已與先丙輸相見冥間吾至錫
賜甚頻又得第宅在田畦四鞍馬僕從迆二日
又今為陰山諫議矣汝輩凡上食燒錢須呼陰
山諫議我方領之或遇尋哭即言李士恐外人
聞之以為笑也又子子居中主集夫恰設于外
將共出俸錢以庀喪事如玉又于室中云可自
貸却馬吏家間收什亦恐得少許国家恩賜足
以了得送喪不必更煩祖石二季士也俄而中
使傳宣賜錢百千羊酒等及貸馬自餘家資暴
能营辦又曰可掃廳安椅子列籍令人来矣食
頃紫微至又曰後事並託祖學士然正字年小
且与撰遣奏懇切陳乞（正字名述狀元之弟）亦令得五貫
俸錢且相惠支用因思正字未有料錢若是改
轉大藏奉礼廩俸數亦不同表既上朝旨与在
京差遣得監鑄錢務特添支錢伍貫文既擇日
小斂家人出釦器數副將置棺木中予以恐人
之所覬覦因徹去之家人並不知矣如玉又曰
祖學士不欲以銀棖梳楪入棺何不换三兩副
素漆器著時俟狀元堂弟名述会葬未至難闔
棺尚未能釘如玉又曰有一物當面甚爲妨礙
啟棺視之乃有賜作條一束横在面又如玉素
不識書因索茶匙（狀元素好事推茶器必自爲銓）起坐自閒点
啜一甌託依前封之命筆題署一與狀元同予
今尚在類此之事甚多皆不可測凡三日而息
若酒醒者自云不記矣

海州觀察推官韓炳言嘗為隴州從事会知成州屯田
負外郎刘保衡挂由召飡不食葷肉因詩在郡
日有屠者害一豕既去毛而擧蹄有黑俱若人
之文身者衆觀之中有一鼓刀之士怫然曰
此某之兄也死且二歲歸視所剌點龙之狀究

然及有丈字歷〻可驗乃以其積賤而遂之此家遂嚴其業保衛感是而不御肉

相國上谷寇準始平馮公拯唯不為礼部而皆徧歷吏兵户刑工部尚書泰政夫水趙公昌言亦不為礼部而徧歷五部侍郎相國廣平宋公琪自諫議拜刑部尚書参知政事不歷丞郎給舍太原王公欽若自學士右正言拜諫議参知政事貳卿呂公祐之自右史掌誥拜諫議並不歷郎中員外中富趙公安仁自學士工部員外郎拜諫議参知政事内翰梁公顥自司諫掌誥拜諫議户部使中憲刘公筠自學士兵部員外郎拜諫議刺翰晏公殊自學士户部員外郎拜左庶子充職並不歷郎中

僧贊寧者頗有學問近代罕有其比嘗僧史言今之車駕前中使乘馬擁從以綉帕覆之者俗指為駕頭贊寧乃云其中有人王經一部蓋不知而妄作也此乃大朝会時殿中御座尔其形如杌子

予讀高僧傳有杯渡者不知名氏時人莫測之但見以木杯渡水因以目之今其傳因事當指名之可云師或云和尚或以杯渡而字呼之亦可雖矣而乃十餘處全只稱度似寔單名者此誤為矣亦猶今之鄙俗有談開元天寶時事指明皇自稱宗者可絕倒矣

阮都官中度言陳詢為太子中允嘗夢人語之曰尔之官止于此矣既寤甚惡之而不敢泄後迁太常丞方以語其妻翊日染疾而逝

宋尚書白為貳卿日嘗夢于一水邊見一人立于水南其人隔水輒拜白曰素不与足下相識何故下拜對曰無答拜某是時未狀元侍郎即將來主文也後累年尚書果為侍郎主文以王世則為狀元及瓊林宴日視之狀貌乃昔夢中所遇人也因問其方来則曰某湖南人也

王參政化基未及第時常于齋中晝寢甚美忽為鼠囓其指覺而逐赶良久竟所掃倒白是家中不令畜貓惧其殺鼠也

古人作詩引用故寔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時中的而已如李端于郭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開金埒教調馬旧賜銅山許鑄錢善則善矣而鑄錢乃比鄧通尔既非今人又非美事何足美哉大凡用故事多以事浅語熟更不思究使犂尔而用之往〻有悞矣只如李商隱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詩云定知欲報淮南詔急召王褒入九重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屬為諸父善文辭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褒

是宣帝時人述者王禹偁作葛詩亦云稚川龍
過頻迴首認得青々數代孫稚川即葛洪之字
投杖化龍乃費長房亦蓋是使葛陂之事此乃
不思之由又孫僅傳岩詩云刺人一旦起志深
功業煌々照古今且傳說已非刺人蓋當時有
胥靡傭築岩道而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資
是為胥靡傭賃也豈可謂說為刺人哉

廬山者

按山記并郡國志匡廬山本周武王時有匡續
隱居此山學道歲久屢徵不起仙而上昇空王
時以其結廬之所賜号為匡君精廬山今山下
有匡先生廟存焉乃匡廬只是一山也近張景
匡先生詩敘引葛洪所撰五嶽真形圖記云黃々
帝署廬山為使者是黃々帝時既有廬山又取張
密廬山寔錄云因廬水而曰廬山也是山本名
廬而因續曰匡也唐李衛公望匡廬賦序曰望
匡廬之二山則不指其所出莫得而詳焉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巻第十四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巻第十五

家集

紫微祖士衡字平叔

授呼延告詞加食邑乾興元年三月日

翊衛雄勇功臣捧日左第三軍都指揮使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高州諸軍事
高州刺史御史大夫輕車都尉永安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一百戶呼延必顯
朕恭馮几之訓言肇登宸極眷執戈之營衛時奉嚴宸
庶使勞臣有以知功惟爾名登勇爵志建善經居然御
衆之林蔚有訓戎之效入奉周廬之警出嚴豹騎之容
玩誠可嘉兹遷宜及增其視品進以爰因勉報朝榮惟
忠与孝可特授檢校礼部尚書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依舊捧日左第三軍都指揮使加
食邑三百戶實封一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

大宗故推忠恊謀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充 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一万二千七
百戶食實封五千一百戶贈大師謚曰文簡向
公神道碑銘

朝請大夫尚書礼部郎中上護軍范陽縣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祖士衡奉
勅撰士衡乃文簡之孫婿也所以知文簡之詳
臣聞麗高寥者万象而斗魁制其中高宗廟諱構屬廈者衆材
而棟梁任其大民惟后而斯戴后非臣而罔乂天地裁
成之日一二萬幾圣賢仝道之期旦暮千載若乃自天
生德業時奮膺宇宙以持乎宣猷以數制切劘當世之
務嘉靖有邦之正使藩帷康黎而魏之同心照爛簡編
與闕散而争烈者其惟元宰河内公乎公諱敏中字常
之其先宋太師之裔也後世徙居大梁子孫因家焉曾
祖萊國公諱貽孫祖許國公諱載烈考贈国公諱瑀皆
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而國爵之命

凡五遷焉家印況書輝映里門曾祖妣張夫人祖妣孫
夫人妣史夫人以韓魏晉三国申追封之典喜慶之来
斯遠衰崇之數無極曾祖而下皆感榮世故優游天爵
諸侯不得友万物莫能遷鄉里稱為善人子孫宜有達
者而先曾公器局閎廓志行潔修好聚图書多交賢俊
任匪克量福成有基公生稟貴祥切懷風智山庭日角
特崇于奇姿天球河圖居然于重器始就外傅文藻日
新先令君治家尚嚴知子為美質謂史夫人曰大吾門
者吾兒也勿漏吾言恐墮其志嘗居近市遇娃踵門有
若儒生遠至傍舍覩公風骨視正行遅回与鄰母言称
有宰相之器俄失所在斯又異焉繼丧二親善哀得礼

比至除吏四壁蕭然載逾加冠之年始赴命卿之舉太
平興国五年 太宗親御便坐公以進士高等面賜登
科一命将作監丞同判吉州郊礼之慶遷太子右賛善
大夫故司空致仕張齊賢時司外計嘱 公治状 坐
書褒之九年代还遷著作郎覲見之日奏事稱旨還于
三司戶部判官賜五品服未幾為淮南轉運副使前此
泚賊卒尚剛决析毫芒制破柱求奸 公獨不然取一
磐百甄明吏課勤恤民隱屬有言 公況雄才大略可
備文武之用者驛召且至将以八作使處之非所好也
懷辞得免翌日譜寫平生業述献于 公車亟乙牘以回
現固每篇而稱善得直史館遷遷治所耕籍思超遷左

司諫入為戶部判官明年以本官知制誥賜紫當是時
也充日光華安〻為德周家忠孝都〻成風晴洛之命
亟行潤色之文尤重 公以儁望踦于禁垣發揮大哉
之言裁成恒然之制稱職之美金論歸之俄同判大理
寺有妖尼遁安者誣告庭列時諫議大夫張公去華任
京府判官寬 公之外舅 公抗疏請不顧決讞 詔
即許之既法傣悉惟謹然好事者因定 公 避嫌疑
猶涉党援 上悪其言不獲問狀俾罷綸閣出知廣州
求对清閒之燕鬐陳感恋之誠今之此行非敢憚遠幸
生還于京闕期畢尽于国家言發危心涕淚泪下
天子感動慰勉久之且留 公業又不可詔遷職方員外

郎以申奬任之意南粵旧邦為一都会重溟伊迩蛮蜒
之人雜居百貨所叢掌握之珍可當控提封之五管嚴
守府之万兵　公之至也洞見懷思知滞懸安堂皇決
事号為神明朞月有成淳風草于殊俗異代相望清節
邁于古人逾年就領廣南東路轉運使寄任誠優風宜
且異力耕火種田農之利益微草伏木棲物産之名斯
衆跋履山川之峨道推行米鹽之細務辨官属之能否
齊市賈之貪廉達民惑安列国普化　太宗察前沓之
無状惜傑才之處外詔还且以為工部郎中一日农業
作飛白体書　公及故礼部尚書張公詠之名以賜相
府詰朝二三执政進对　上曰斯二人名臣也卿頗知
之乎左右司盛称其才　上大悦　公既至即拜枢密
直学士与張公並命為銀臺之制存乎李唐近代以来
帰之樞府　公尝援引典故請更設一官局即詔與張
公同領之上書之有六体得以戴詳施令之告四方此
焉関決出納無壅　朝廷賴之陟降左右以益親從容
言事而甚衆謨有大　公任廷尉日有国子博士皇甫
偘掌無為権務以賍抵罪受其杖禍為之末職事下憲
府乃偘尝寓題尺牙公不啟緘亟遣持奏別詔即訊一
介尚存納書竹中逐亍傳舍穿掘斯獲封識宛然飛騨
以聞　上驚嘆即時召見慰労久之公頓首对以感会
非常雖死無报今此一節本畏人知飛語傍連乃至上
達非遇覆盆之照時與投杼之疑詞直氣和
上為傾聴心則不競凡用于多言道之将行弥隆于乃
眷天其或者以是開之是月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枢密
院事不十旬之間由外郎之秩廷擢之速當世罕偕甫
再見而拜趙卿未満歲而得漢相用才之急徒古而然
惟公奮厲夙夜發舒盛業遭逢明主澤及生民訏之三
賢曽何足数時淳化二年季秋也至道初迁給事中真
宗即位之始　公適在假告力疾入謁得見東序君臣
感咽悲不能勝徐奉慮安俾即親事進封户部侍郎會
陽曹王樹自鎮海節制入為枢密使以公為副西北二
鄙烽烟未寧遣戍勞旋曽無虛月我謀制勝爰在于
中堂而　公智本天生略不世出為国遠慮咸有告于
嶽言性　帝念功無感推于耄教咸平元年拜兵部侍
郎参知政事二年冬壇裏犯塞策略有方　詔公兼知
樞密院事壁壘朝行儲胥夕舍出入廷見動静咨詢惟
將練兵戒器蒐乘統事尚密運籌以馳書謀士或多
殆踝足而進計六飛潜適万旅凱还　天子以西河之
間綿及塞下師之所止国荊棘之將生歲比不登念瘡
痍之未起命　公為何北河西宣諭使羈帷飲餞貂璫
中諭蕃庶之錫莫匪珍奇仍以禁卒万人俾為衛從郡
邑相望凡数千里官司命給車騎甚盛鳴笳清路百姓
争以縱観持節労軍諸侯不敢仰視閭閻里之疾苦豈朝

廷之恩德紉艾耆悦至于涕零雖太鄉里之祀得室家
而競入跳渠山谷之盗投弓矢而求哀乃至羌戎遺種
城郭諸国聞　公之至雖嘌競臻迎拜馬前或言吾父
中原邊城震疊天声澧命来朝礼貌尤異明年三月以
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内則弥綸
百度外則鎮撫四夷志勤勞于邦家德光明于上下若
石之瞻斯属鹽鹺之味惟和直勢高之務傾將功成而
當太檢高宗廟諱貸田之訴頻致飯蝶之猜匪圖辨明深自
劾責以戸部侍郎罷政事　踰年出知永興軍府事未
幾就揆兵部高奴之壊保界一隅控大宛善馬之来為
天下勁兵之處属羌酋之慕化曰彊吏以傳言報我元

臣綏茲異黨命知延州兼兵馬鈐轄部署公作事謹始開
心見誠行其懷徠許之即叙行陰徽悍固無舊從蓄疑
敗謀遣足自棄坎軟之言惟信庭旅之貢甚勁戎索洸
寧軍政增肅儀而陰山之虜或秋南牧皇赫斯怒旰食
罷朝王于出兵宿食在野專以西事委之于公密許從
于便宜諸侯皆聽其節度調發次補不俟奏可　公毎
拜奉詔未嘗漏露外禦每兩有素坐鎮俗以同常百郡
熟乎不知四鄙終之無警　公之定大事得大体率此
類也可勝言哉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屬國建封被
召歸覲六飛時廵以　公東京留守司日般千里之廣
居鑰万戸之嚴政務簡稀令行禁止善而無迹天下稱

之礼畢遷尚書右丞餞兼秘書監局禁凝咲盛開元之
制度英髦雑集主東壁之文章　天子以下武應期閣
學篤化来金華侍講之舊躬石渠稱制之勤而　公兩
朝柄臣　上所尊礼思近耆德樂聞讜言即以為工部
尚書入政殿大學士属有事于汾睢再命叔東京留守
司礼成拜刑部尚書夏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英殿大學士　公本以平素于顕晉契神靈之運遂殘
承弼之地嘗罹疑似之謗厥性危深思遷暮之年大
福不再而杖卜斯文與誦益婦簡在　上帝之心泉為
蒼生而起　真祖下璽璽泽其寵加拜中書侍郎謹寛
修祀加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夏兼樞密院明年之

詔權泣馳道寢万遵左風館自璽馭之路格植殊廷而
嚴奉總斯重事属于台衡以　公為景靈宮使僞工畢
進位兵部尚書咸雹之匪考室成績命　公為兖州景
靈宮慶成使奉　毋推尊改元肆眚典礼蔚穆瑞應紛
綸授吏部尚書　天子推藝祖慶誕之方宣在洛宅擬
漢家頌成之廟崇建仁祠儀作繪之威神奉將行之像
衛以　公為西京應天禪院　太祖聖容奉安礼儀使
亦既渡命剡奏避位援礼径之將及奉　恩詔之勿俞
至于再三終不得請　天子以　公耆明之德宜師長
于百寮乃拜為右僕射康濟之術久稱懋于皇極命兼
門下侍郎鴻儒之才能就成于大典俾之監修國史寵

進之數率有加焉頤待之恩率無與对天禧二年先王
清昭應宮使首冠四輔奉承万樞洽于友僚帳張法度
之政惠此黎獻躋致仁壽之域啟乃之論甚精毗予之
託斯重終以衰疾晚以退休疊貢由衷頤從还政而命
切至黽勉視事三年重陽節有詔近臣盛集禁園公
伸主礼以尽欢逮暮景而罷会趨駕還第言笑自若暴
中風眩初若昏醒俄頃有療拜伏猶若中使交道五迈
以宣言太醫盈門十全而責效会就陽有日　公勿克
侍祠礼成進位左僕射加昭文館大學士闻命益惧剖
瀆固辭詔以客礼交修謀猷有素苟守小避則非朝廷
寵重宗臣ㄑ下以身狥國之意宜即祗受無復重煩

公不獲而陳但迴關損首庚申歲旦三疾势驟加湯劑並
臻徒以鍼砭江对傳詔手自封囊頤達忠設乞罷重任
非敢安宠寔恐孚困　徐言尋降皆不番允臨軒矜悳
形于顏色暮春二月風景恬和少覺体佳頗忞有思回
名門下士授席閣碁啜茗閑話及夕而罷比至中夜疾
不可起乃明日已外以不起聞享年七十有二
上即時就臨哭為慟再賜白金五千兩輟視朝三日冊
贈太尉中書令命入內省太常丞直龍圖閣馮元拜大
鴻臚持節戰喪　上又臨次發哀群臣奉尉自小歛至
掩壙而司賓凡三至其第奉常考行謚曰文簡追錄嗣
子遂及諸孫僚逮姻戚之家下司給使之列即其年六

月甲申有司具鹵簿鼓吹塋我　公于開封府縣汴陽
鄉豊臺里從先曹公之塋也　公階崇三司爵冠五等
封啟万室号登八字徽寵之数曷以加焉初娶安定梁
氏封本縣君再娶張氏封南郡夫人又娶廣平宋氏故
氈毯使延昭之女封邴國夫人後娶太原王氏故忠武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追封秦王審琦之女並夙承宮教
克著壼儀輔佐宣勞奄忽流歎五子長曰傳正次曰傳
亮並殿中丞傳正賜緋魚袋次曰傳式次曰傳師次曰
傳範並大理寺丞三女長適金部員外郎李直方次適
如京副使王希範次在室孫十人長大理寺丞賜緋魚
袋繹次大理寺丞繹次衛尉寺丞紳紹綜次大理寺丞

綸而頭供奉官純次大理寺評事維綸繼孫女八人曾
孫四人並幼　公風度凝正識局淵深简言易從守之
以信莊色难犯即之也温不伐而功益高有容而德乃
大由布衣而作丞相自妥質而至歸全出處不離于今
色色夷不失于正道曠貴全盛凡四十年享用福履大
臣莫二始令君罷符離逮宰丁評公之憂生計屢空儆
居輦下惟　公一子旁無近親偶得鮮原以營真宅儀
有隱者過而窃嘆謂其後嗣當至公台豈英氣之崇已
高天之默定而青烏之兆亦吉地之冥符釋褐臨州最
号难治刑清訟息吉人宜之亟升表著之班迭居要劇
之務享衢有漸洊問攸歸磅礴外邦遝龢重器抚庭中

之法見君子用心慕委珠之名抗章辭設論入鎮東酹
泉之郎羅郡無囊橐之貲寄侍威儀陪于駙馬贊領樞
務責之坐籌屬戎幄〻畫儀諮兵鈐之至衆朝奏幕占
靡有間時夜思晨行是辭盡力推算數納言必詣理方
書簡冊進讀如流已事而還　上為目送或問溫樹吏
荅他日每下殿門更有常處山川曲折之狀畫地可成
邊防後患之机傳檄乃定際于隆洽預茲彌諧百志惟
與一德匪懈深惟朝家之大策親贊帝者之上儀昔蕭
霸長于治民及為丞相風采不及于魏功名益損惟
公外寧方司疏豈弟之聲內秉儀綱經綸之業謝公
有廊廟之量而不閑時略惟　公長轡遠馭帷握而決

勝輕裘緩帶談笑以臨戎閫勳之謹厚可屬而樸樸少
文惟　公言成典謨孝謙韜略常以經義而進退好觀
故事而奉行辭宣之足以謀王体斷國論而煩辭不稱
美惟　公持重有成數大成裕公府未嘗按吏鄉大夫
各使任其職公孫眈粟一肉寵客仰給衣食而性忌害
外寬內深惟　公致位三事故舊不遺賦祿万鍾自奉
甚薄推轂吉士常若不及虛心待物豁然無疑張安世
匿名迹遠權勢而父子封侯在位太盛家童七百皆有
手技以殖其貨惟　公子十有餘人在　公之時無一
登務者祿賜之入猶畏盛滿躬以清德　下化成僕然
真王佐之材所以成天下之務前後屢奉

詔撰宗廟尊謚及　皇帝徽號冊文斯大手筆事于寧
壞相槩矣自餘論著体大思精遺槀僅存成十五卷齋
閣岑寂挾策觀書數歲以來手抄唐史孜孜儷校朱墨
洞分感疾之前甫尔終帙筆法遒勁自成一家檢飭閨
門數誨子姪曰朕與歆極乎義方鄭訓在家未嘗賜席
石慶入里不敢乘車念肯高宗廟諱之為難諒餘慶之斯在
翁皆屬疾涉于累旬編及宗人條約後事裁置身木寓
置墳坊及此奄然終制已具達人大觀其若是歟惟其
未報主恩不去相位垂絕言而在耳齎永恨以入冥若
乃務經大猷克膺祇德有人之惠包世之量茲所謂
岩廊蕭哲之老社稷表幹之臣者也其一話一言大功

大行同己藏之王府載于國冊而諸孤等履霜露而永
感仰風烈之如存願紀豐碑以表墓隧爰奉
俞詔屬于下臣懇悃當仁庶于傳信其銘曰

天之氣清　地之德寧
太昴儲粹　惟嵩降靈
訢合嘉運　公之生兮
舜咨于牧　湯選于衆
出政洽卜　求野肖夢
發舒盛業　公之用兮
懿行嘉言　休勛美利
文致太平　武服來格

知無不為　事二帝兮
七政以齊　五刑幾措
丹青神化　金玉王度
時惟老成　居元輔兮
其靜也嵩　其動也直
保茲一人　建皇極兮
剛亦不茹　柔亦不吐
式是百辟　遵公路兮
陟路嚴廊　助和鼎鼐
如其天下　想風采兮
屹若嵩山　湛如止水
終之宰相　自有体兮
池鳳方集　隙駒靡留
奄忽厚夜　生若浮兮
行將賜九　不獲歸印
禀然餘風　沒抗旌兮
容車秘器　衮服容章
送往無還　孝心傷兮
德音孔遐　緒言如在
翼傳子孫　令族大兮
梁墓南峙　浚波東走
真宅言歸　名不朽兮

国典禁推　　都人墮泪
穹石攸刊　　辞無媿兮

文正李公魏国太夫人符氏墓誌
李文正諱昉字明遠深州人
朝奉郎行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
起居注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祖士衡撰
士衡先娶兄部尚書李宗諤字大雅之
女斯以知夫人符氏之詳

天禧二年歲在壬午閏四月癸卯故相国文正李公夫
人考終于京師崇慶里春秋六十有七
天子以其輔佐君子之勞幹理家政之德朝宮庭者踰
于三紀啟国封者歷于五邦淑問柔儀為命婦之表自
属纊以俟主事道而行內司賓凡三至其第賻襚之礼
率有加焉存殁之恩斯為至矣　夫人姓符氏其先武
都人後徙真定占籍治產遂為北门之望族高曾而下
皆隱德藏器用晦居貞作善降祥自他有耀故殿中諱
嗣隆而李氏考妣也故吏部郎中賜紫金魚袋宗諤太
子右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宗誨翰林學士玉清昭應宮
副使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宗諤朝奉大夫国子博士宗
諒子也適宮苑使会州刺史帶御器械曹瑚次早世者
也故国子四门助教昭述今太子中舍賜緋魚袋昭逝
大理評事昭廻故大理評事元宣化軍使昭遹今大理

評事昭遜太常寺奉礼郎昭迓太常寺太祝刑部詳覆
官昭述三班借職昭運太常寺奉礼郎昭遠進士昭遹
秘書省校書郎昭遜太常寺奉礼郎昭遠二未仕昭選
昭逢孫也彭城刘湛光禄寺丞潘承右而上閤門副使
曹儀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祖士衡衛尉寺丞
錢延年孫婿也一在室而亡三尚幼孫女也秘書省校
書郎元卿次仲卿李卿耀卿真卿堯卿舜卿正卿舟卿
晋卿魯卿孫也九亞幼曾孫女也　夫人和順在彭由閨
成德始在孩稚天資不群沉靜寡言未嘗嬉戲同心則
孝宗族稱之逮于成人蔚為女士居玩圖史動守箴誨
母氏鍾愛擇對未行以為婉之見求輒違寠而不克時

有識者知其貴徵年二十六矣文正公任翰林學士承
旨工部尚書始納采焉公先夫人即夫人之從祖伯姊
也二姓好合永資裡室之美百兩御帰逢於宜家之美
一命受封武都郡夫人明年文正公入踐秘殿乃贊中
樞春月之間正位宰府夫人時疏封于曹國儷我碩德
嬪于清門朝夕执勤聿成于閫範先時稱度遂冠于内
朝而既富能哉在貴思降寬裕謙約慈惠柔明比宗親
待娣姪則以已下之奉粢盛澄酒醴則以身先之衣不
同施言無出閫五服之戚中外寔繁憧憧往來盈門交
道親疏有序榮悴不移家用益肥人以潛化為絺為綌
見功行之勤如山如河知服位之盛每休澣宴集子婦

佐餧兒童捧觴夫人親奉案以致恭儉加賓而相待敬
當世言家法者稱李氏焉洎文正公曳杖晨歌夫人帷
堂盡哭哀有餘而尽礼居無慮以勉喪既而整飭閨庭
率勵宗党門内之治不肅而成　今上嗣統封許國太
夫人始從子也自尔国家再欽崇於陽位陞秘玉于天
封臨頴之祥薦膺于神貺顯揚之澤用旌于母儀由是
進改陳魯衛國号為于時愛子令孫懿親近屬或代言
玉署或籍金閨納駙之第通衛附貂之冠充盈畫青蓋
紫濟濟詵詵諸婦在旁莫非甲族芬澤之鈿並列環珮
之声相聞夏清冬溫克仲于孝養出告反面匪遠于慈
顏而卜比部帰全翰林淪謝曾未數歲戴宣化之悲慈

念彌鍾居多感泣平生無疾未始晝臥今兹首夏常膳
靡加涉乎旬時遂至羸瘠雖勉進醫藥而撤瞑不言情
然又真如熟寐者易簀之夕家老始告周已儲量人之
財庀送終之具佟约後事咸有素焉豈知命之靡常何
違生之如是博士君与孝孫昭廻等即以其年孟秋甲
申号奉靈輴帰窆于河南府河南縣伊水鄉諸葛原与
文正公同域而異壙合葬非古得吉兆以在兹其生君
淳惟芳猷之不泯嗚呼夫人淑謹内積瑞孚外彰言無
奇衰鉛忘在節儉賓祭之外靡事珍羞朝覲之餘不衣
異采賦性勤敏精力過人自始笄至内外婦逾四十年
率鳴鳴而起盥服正容暑雨祈寒無一日少懈服勞攻

若常風度而警戒閔疾弔喪必先往而後罷家有孫孺
乃自鞠之推燥分甘無所不至謂人爲善必欲成就其
身名撫下有恩未嘗假借其顔色若乃居春秋小君之
重得易象中饋之宜修内則之齊莊窺女史之說悖來
蘋之餘循度隱雷之功以義鍾夫人之礼却夫人之法
惟是數美無不兼之宜其式孝慈于六親享康寧于五
福著戚君之家節禱壽毋之頌声方抱孫于高堂遽收
神于太素蘭薫玉碎己嗣徵于昔人石泐金生當取信
於來裔恭惟先考諫議文正公自出士御無狀又爲夫
入諸孫之塔周知尊行欽奉緒言銜哀不文庶貽寔錄
銘曰

其馨如蘭　比德如玉
終然允淑　出令秩兮
長守富貴　能循法度
居中有助　嬪矣輔兮
表率命婦　肅肅雝雝
元服盛容　啟國封兮
言惟婉柔　性本沖澹
國史是鑒　成閫範兮
生若夢幻　疾在膏肓
復命曰常　壽不臧兮
疑尚如存　求則不得

孝心惻惻　思罔極兮
東望吾夫　北望吾子
卜塋于此　掩萬里兮
刻辭介石　追美重泉
孫無媿言　表松阡兮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五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六

家集

提刑始末

朝奉大夫提点福建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使提舉河渠公事柱國賜紫金魚袋祖無頗贈

宣奉大夫

公諱無頗字夷甫喜讀書不事他好刻意為詩賦年十一用父府君蔭補官試于京師其文中有司銜尺授河南府永安縣尉到官一年用兄無擇為廣東轉運使遂蝟恩例奏乞家便授江陵府法曹移廣安軍渠江縣令以廉幹称改天平軍節度推官知福州寧德縣遂書民事之暇讀書溫習寢食不釋卷会是年舉進士鏁試中格廻改大理寺丞荊門軍簽判數月移知化州治平四年轉太子中舍又轉殿中丞監在京布帛轉国子博士通判登州時熙寧初役法行為管幹官轉虞部員外郎通判婺州拜治吳興郡元豐三年官制行换朝奉郎復轉朝散郎為九江守有治狀為 朝廷所知械被 召权開封府推官三院獄空開封尹王存上表稱賀賜公奨諭銀絹脩京城用夫役十餘万人為專一都大提舉官元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 公上殿奏修城事務旨賜金紫謝恩當 殿面拜河決陽武会虞使巫王命 公覆治適路無命浸之患特减年磨勘改朝請郎除駕部郎中自陝西罷牧馬監其廢地多為民所占公奏請官根括皆如 公所請復賜帛元豐八年 公上疏為亡兄無擇安葬事乞補外任遂知潁州轉朝奉大夫移知邢州乞將合轉官永不改贈父止乞改贈兄官所請不行而竟不下磨勘就移提点荊州路刑獄未逾年以西京蔡州族屬口衆食貧乞宮觀以便撫恤授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因尽散所有以給不足 公居蔡日以松楸為事於宮觀任不離墳側芝又生于墳者數本蔡人異之以為孝德所感秦觀紀述其事獎勸風俗尋授提点福建路刑獄諸州斷案有宜輕而誤重應出而誤入皆原情斟酌不動州縣情輕者以減無辜者獲免廉司和憲未嘗起獄以決時奢大抵明敏尤長于吏事其持己也儼其治人也恕見于行雖不為驚俗可喜之事人皆知其中寔而不華行於政雖不為振衆可惧之法人皆知其公正而不倚自福建歸元祐八年正月二十日感疾卒于杭州餘杭之江亭享年六十有五故死之日無不歎息皆曰天奪吾善良其子球礼舁柩護歸于蔡紹聖三年正月六日葬從先塋也初府君常以蔡州土厚水深可以為他日歸息之宅乃囑其子吾死當出祖于蔡及没至自鳳州 公与兄無擇能奉父之遺訓寶元二年冬十一月歸葬于汝陽縣西十里岡定居蔡州自此始也 公有子七人長曰瑀次曰球礼

過房在　虎李住曰琥曰德孫曰德恭曰復曰德彰皆
邁仕版女二人長適奉議郎前知蘇州長洲縣李程次
適承議郎尚書司勳員外郎陳昇孫男女二十人遜位
仕官南北昨經兵革之後惟有恭住樹于招興辛巳歲
自蔡州歸正近已見之德恭叔祖也終于朝議大夫知
資州賜紫金魚袋招興間卒葬于川中富順監廕補子
孫官四人今在荊南府清溪居

祖氏先塋芝草記

秦觀字少游撰少游時為蔡州教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宮並居于
蔡將送丨
朝請高郵秦觀曰祖氏本涿州之范陽晉將軍逖寔我
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
鄉十里岡之原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
本產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迨今不絕夫豈一氣之運
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
致之也予其為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
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為瑞物今乃歲生于先塋之中者
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
明之汝南在漢為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寔皆
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故天下
號汝南為名士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屯宿重
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
民眦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
西為盜之藪　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
為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
以宣布教化而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才相繼出為蔡
唐之舊俗寖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
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予無擇通籍內
閣大夫踐更中外為省名郎作時膺使行且登用諸子
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為汝南和氣
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民李興房于父
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于房上柳宗元以為孝治
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于股肱之郡侍從
之家也我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于上庶
為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与
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元
祐八年四月吉記（至道年號是 朝太宗末耳）

勑書一十三件

一

勑祖無頗省所進奉賀尊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太妃絹共一千三百匹事其悉朕嗣膺

景命祗本
慈闈春言共服之良朱效貢琛之慶碩惟忠藎深所歎
嘉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凉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一日

勅
二
勅祖無頗省所進奉賀
登位銀三百兩事具悉汝早分邦寄具師朝奠肆于泹
祚之初爰有旅廷之貢載循順鄭㝡彌褒怀故茲示諭
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十一日

勅
三
勅祖無頗省叔知開封府王存上來辭賀三院獄空事
開封典治輦甸辭爲浩穰獄刑之蕃其來旧矣汝拾心
師職囹圄空虛載惟公勤良以褒尚今賜汝銀二十兩
絹三十疋至可領也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十七日

勅
四
勅祖無頗朕德學政綱力求民隱蠢茲多辟各在一人
屬當暑令之行尤念囹圄之苦汝出分憂寄宣布化條

大阪5青日

宜体朕之哀矜以勅天之長育益思明謹無使奇留
勅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洒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
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洗枷扭及逐日供給
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主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
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
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
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
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
有冤枉仍散下會內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
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炎熱汝比好
否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七日

勅
五
勅祖無頗朕臨御緒區輯和兆姓式屆長嬴之序爰矜
庶獄之殷申勅攸司載懷欽恤汝職當寄任身奉詔條
宜察滯留益加明謹勅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洒掃
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
洗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
差人看承醫療其無人供食者官造給之有人供送茶
飯者亦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
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

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関人命亦須尽理速
行勘断不得淹延致有冤枉仍散下管内汝宜常切提
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餘依條制故
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七日
勅

六
勅祖無頗省所進奉
興龍節功德疏一軸事具悉瓊花含祥誕辰属慶嘉一
忠之体国舜万寿之対
天勝集妙緣誼形善祝精誠弥励欣歎良多故茲示諭
想宜知悉春暄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九、
勅

七
勅祖無頗覧所進奉
坤成節功德疏一軸事具悉節紀誕辰慶均率土集貢
乘之妙教演空梵之洪音式將臣子之誠同登人天之
祝春惟忠恪良用歎嘉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涼汝比
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六日
勅

勅祖無頗省所進奉
坤成節功德疏一軸銀軸頭事具悉秋簽方更金行協
應属
懸弧之盛德紀弥月之嘉辰恭結勝緣祝延寿祉載惟
勤至良孚褒稱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春暄汝比好否遣
書指不多及
二十二日
勅

九
勅祖無頗覧所進奉
坤成節功德疏一軸事其悉節属誕弥慶均中外集三一
乘之妙教祈百順之休祥眷君忠誠良深嘉嘆故茲示
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若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六日
勅

十
勅祖無頗朕惟教導之不篤俾無知之民横罹罪署方
夏繁滋累繫犴牢朕甚憫之汝砥節首公出于憂寄宜
務矜哀勿令滞礙以時視獄剖決欽卿之懐勅書到日
汝可速指揮溼飾洒掃獄房常須浄潔每五日一度差
人就獄内盖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無罪

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妻無骨月者
支与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畫時轉送不得邀难
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俟處斷之時
給与酒食如小可罪犯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
事関人命亦須尽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寃枉仍
散下會內汝宜常切提牽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
行訖聞奏故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
多及

一日

勑

十一

勑祖無頗代
天敗民欽哉惟刑之恤司敗典獄罔不惟德之勤宜申
餙于邦常以奉承于夏冬方方有罪謫非朕志之哀矜
一夫向隅豈動物生之茂豫肆吾身号戒尔在官事無
变于明清心必存于忠恕惟察惟法勿替朕言勑書到
日汝可速指揮涯餙洒掃獄房常須净潔每五日一度
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無
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妻無骨月
者支与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畫時轉送不得邀
难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
時給与酒食如小可罪犯使須逐旋次遣若是大段刑

禁事関人命亦須尽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寃枉
仍散下會內汝宜常切提牽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
施行訖聞奏餘依條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
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十五日

勑

十二

勑祖無頗朕君古御國本
天布化永念編氓之衆靡勝羅罪之𦳝属失盤盂之正典
在條纍之負吾將導盛陽之德尚廣庶獄之苛循用旧
章特須矜諒勑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涯餙洒掃獄房常
須净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
及逐日供給水漿無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
承醫療其妻無骨月者支与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
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难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
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与酒食如小可罪犯使須逐
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関人命亦須尽理速行勘斷
不得淹延致有寃枉仍散下會內汝宜常切提牽無令
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悉知
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四日

勑

十三
勑獄者人命之至重也故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方盛夏長養之時有司其蠲煩獄出輕繫以奉順天氣
夫川哥為察以剡為明豈勝朕所以哀矜之意我勑書
到日汝可速指揮灑飾洒掃獄房常須净潔每五日一
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刀例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
無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妻無骨
肉者支与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畫時轉送不得
邀难餓冤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
之時給与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决遣若是大段
刑禁事関人命亦須尽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冤
枉仍散下管內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
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
書指不多及
二十八日
勑

跋韓熙載夜宴圖
南唐中書侍郎韓公熙載後主時知国祚將廢放懷孟
酒閒以自汙後主欲用為相而聞猶逸不撿每伺其家
宴令畫工顧弘中毋青以進其卷首即与公門生朱銑
紫微郎粲狀元及教坊副使李嘉明并其妹授胡琹又
公自擊鼓妓王屋山舞六么王屋山後慧非常公最怜之
每醉須與睹之乃醒幼令二婢出家号凝酥素質後主
復信小人之譖遂黜公以右庶子分司南京受命日尽
逐群婢乘車即路後主怜之留為尚書不數日群婢復
集飲逸愈甚後主嘆曰孤不得熙載為相矣既而薨于
私第後主詠之慟贈平章事謚曰文元豊己未孟夏二
十日洛陽祖無頗題
按刑第五子諱德恭字甫之乃德安府落鴈米
少師之孫婿也頃于宣政間待普州太守闕挈
家寓居安陸縣城北普光寺中与張金紫之孫
字宣卿者皆為親契同出塗賦挽詩今附之于
末云

德恭伏承
致政安卿承事出塗有期不勝感愴輒成挽詞
三首以道追往之意范陽祖德恭上
一
孝養人誰及清修少比倫旋聞母施具俄見軸車存空
欢音塵遠犹思燕席温安然向窀穸感涕一銷魂
二
清白傳家旧天鍾間世才大椿宜更寿喬木遽先摧难
止交情泪空遺宝燭灰凿墟歸埜處棖棖暮雲堆
三
重數張夫子神襟遠匀寧推山頃獄巽萎哲奄椿齡耆

堂帷图像新阡但刻銘何堪聽歌挽埋玉在幽坰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六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并源流始末

祖氏源流

上世幽州祖于范陽為著姓涿州三縣范陽固安新城其後稍從深州而回家安平縣凡數世幽州南一百二十里至涿州南又一百二十里至深州倚郭縣曰安平

遠至

皇朝曰諱仲宣仲儁者隨李丞相自深而遷汴故相文正李公昉之壻則仲宣是也仲宣仕為都官生侍郎諱岳貫開封府開封縣清河坊戶至道間始來寓居蔡州

仲儁遭際

太祖拔擢為右補闕廣南西路轉運使與其子諱岳回居許州岳以宿骨為仙侍郎有四子伯曰士良無祿早世仲曰士安登天禧三年進士科終銀青光祿大夫季曰士龙用弟士衡蔭補官終大中大夫曰士衡狀元及第終知

制誥

龍學始末

公諱無擇字擇之蔡州人王父尚書吏部侍郎諱岳父銀青光祿大夫諱士安公宝元、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授承奉郎通判齊州年餘名試充直史館次知南康軍海州遷秘書丞廣南東路從荆湖北路皆為提點刑獄加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改廣東轉運使時廣源州蠻入寇陷邕州數州　公提兵勦逐未幾移典袁州自慶

曆　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徒為文具無命教之寔
公下車首建學宮置生師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
召除同修起居注時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宗愿為文宣
公　公言前代所封在漢魏曰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
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尊孔子為
文宣王遂封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礼
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公尋奉使契丹回數月出
知陝府及湖北轉運使入為中書舍人兼宗正寺修
玉牒官判太府寺嘉祐六年富相奏舉天下遺材
詔從時王拱辰尹洛薦邵雍　仁宗命　公行詞次後
公与宰相吳充復薦之嘉祐八年假右諫議大夫充

英宗即位契丹皇太后國信使还見对以
御書御篆　四朝宝字賜之　仁宗虞主至自山陵
英宗迎至集英殿　公与諫官司馬君実奏請親虞下
礼院詳議以聞治平元年献皇極箴司馬君実献戰国
通志並賜　詔奬之二年糾察在京刑獄迁左諫議大
夫加龍圖閣直學士权知開封府七月進龍圖閣學士
知開封府其後出知鄭杭二州　神宗召知通進銀臺
司初詞臣作　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与　公同知
制誥　公為先進安石辞一家所饋以其物置舍人院
梁上安石憂去　公性端毅以安石詰嬌虚名取為公
用安石聞而怒之後安石出使江東多招士謗　公作

書馳報可謂忠言安石荅書其言怒益甚至是安石當
国密諭監司求　公守杭之事監司承風旨捄以妄言
聞于　朝廷乃遣御史王子韶按治終無所得子韶知
安石意誣以送賓客酒三百小瓶蘇頌鄭獬御史張戩
等皆上疏力言其不可是時　公年六十不幸值安石
當政司馬君実堅辞求出　公慨然乞分司提舉西京
御史臺与文潞公富韓公司馬温公數君子為真率会
洛中謂之九老　公分司十餘載　神宗嚴達安石出
于外元豐六年復起　公典藩賜玉带方大用　公卒
矣時元豐八年正月十五日士論惜之　公為人好義
篤于師友少從孫復學经術從穆修為古文而人気力

求其遺本稾次之傳于世以言語政事為時名臣賢見
于史冊　公平生所作文甚多自兩经兵革之後家藏
并收拾止得十之二三今集為十卷名曰煥斗集益取
公出知陝府日歐陽永叔餞行詩有曰西州政事謡風
謡右掖文章煥星斗故也又有名臣賢士詩与文兩卷
附之　公之叔祖諱岳為神仙叔士衡為狀元紫微
諱無頗為福建路提刑亦有傳記勅書与文其姪惟有
資州太守諱德恭者詩三首又作四卷亦附之　公之
妻叅政王舉正長女連袂梅堯臣韓繹李複圭范子爾
紹興三年九月吉日曾孫承直郎将淶差袁州軍事判
官仍鉴務范陽祖树頓首再拜謹題